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创造辉煌——鲁宾斯坦传



1982年12月21日，一位毕生致力于钢琴演奏的世界级乐坛明星，在瑞士日内瓦陨落。他就是掌握了20世纪的钢琴音乐世界，尤精于“以琴键来解释肖邦”的美籍波兰人亚瑟·鲁宾斯坦。

亚瑟·鲁宾斯坦从叩开生命的大门起，即以对音乐的独特天赋而饮誉乐坛。

他精于琴艺，在全球进行了卓著成效的精采演奏，享誉遐迩，被奉为“欧洲最后的贵族”……

## 丛书总序

戈宝权

在我的案头上，摆着厚厚的一摞书，是刚从“秋风万里芙蓉国”的湖南捎来的，它们散发着淡淡的墨香。我惊喜不已，湖南文艺出版社竟在出版界不景气的今天，接连出版了那么多世界名人传记，我感到欣慰。丛书主编郭锷权同志在信中告诉我，第一辑十二种书印了两万套，第二辑十二种书初版拟印一万套。据我所知，在全国几百家出版社中，成辑出版如此多世界名人传记，实属少见。

翻阅这套丛书之后，我百感交集。我们的社会今天太需要这样的图书了。如果三十年前某个出版社能如此系统地、不间断地出版这样一套介绍世界名人的大型丛书，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出书，受这套丛书恩泽的中国人，尤其是青少年，就能更多一些，这种潜移默化的效应是无法估量的。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今天，湖南文艺出版社以魄力和道义为青少年和全社会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我由衷地感到敬佩。我多次去过俄罗斯，并在那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前苏联有一个著名的“青年近卫军出版社”，从1933年开始到苏联解体时为止近60年间，几乎不曾间断地出版《名人传记丛书》。这套丛书是俄国文星高尔基倡导的。早在十月革命前夕，他曾设想为遭受战争和愚昧蹂躏的俄罗斯青少年编辑出版一套世界名人传记丛书，并聘请文学大师罗曼·罗兰、威尔斯等人撰稿。1916年12月，他写信给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请求他执笔写一本贝多芬传，回信中，罗曼·罗兰颇为感慨地说：

“我们成年人不久将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将留给我们子孙的，是一份可怜的遗产，我们将留给他们十分忧郁的生活。这场荒谬的战争（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编者）便是我们道德衰竭、文化没落的明证。我们应当提醒我们的后代，各个民族都曾有过——而且现在也有——伟大的人物、高尚的心灵。您自己非常了解，在今天没人比下一代更需要我们关怀的高尔基给前苏联千千万万青少年做了一件为后人称道的实事。这套丛书囊括了近千位世界名人的生平和奋斗史。其中有文学家、科学家、政治家、教育家、音乐家、美术家、工程师、宇航员等。雨露滋润着世间生灵、半个多世纪来，前苏联的教育机构造就了一大批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润物细无声”，许多青少年受益于这套丛书。郭锷权同志告诉我。他去年在访俄期间亲眼看到，在许多学校、工厂、机关的图书馆里仍珍藏着这套丛书，甚至在一些教授、新闻记者、中学教师、工人、农民的家庭小图书馆里也把它当作家珍收藏起来。

人生如一湾小溪，历史是一条长河。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是由杰出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各个历史时期出现的著名人物，不断更新和完善自己所处时空的文明史并推动人类社会进步。英国发明家斯蒂芬森发明的火车，从利物浦驶向世界，推动了英国的产业革命，推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进程。爱迪生发明的电灯缩短了人类历史昔日缓慢的航程。毕达哥拉斯、达尔文、诺贝尔等巨人更是人类杰出的精英。文学大师莎士比亚、列夫·托尔斯泰、歌德、雪莱、拜伦、车尔尼雪夫斯基、雨果等人杰则用智慧、良知去剖析世界，剖析灵魂，讴歌正义和真善美，揭露暴力和专制，他们给世界注入了新的活力，给人类带来了美好、善良和希望，他们企盼着人类社会不断自我完善，跨入一个又一个崭新的、文明的、公正的门槛。

作为一名作家和文学研究工作者，并以一个读者的名义，我衷心希望湖南文艺出版社持之以恒，继续出好这套对我国社会和现实，对广大读者，特

别是青少年读者带来知识、榜样、良知、智慧和力量的丛书。我国的读者需要这套丛书，我们应该向教师和家长推荐这套丛书，希望他们的学生和子女认真读一读这些书，从中汲取营养，师法世界英才不畏艰辛，敢于攀登知识高峰，勇于探索正确人生之路，努力奋斗，自强不息，为真理和正义献身；学习名人对祖国、对社会、对民族、对人类的责任感、使命感。不贪图安逸和享受，应该成为青少年的新风尚、新道德准则。全民族文化素质下降，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的抬头是社会大厦精神支柱倾覆的不祥之兆。我希望青少年朋友首先要追求人生开拓、奋进的真谛——猎取知识。我相信，伟大的中华民族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一定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成为一株文化与知识的参天大树。我确信，不久的将来，中华民族中将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对人类各个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像诺贝尔、贝多芬、过尔文、列夫·托尔斯泰一样的举世英才。

我还想和青少年朋友谈一点个人体会：世间的每一位名人英才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各异，他们的思维空间、智慧、创造力也有其局限性。我们万不可囫囵吞枣一般地学习和承袭。

据悉，人民日报将和湖南文艺出版社举办世界名人知识大奖赛，这将是我国出版界的一件十分有意义和值得称道的事。时下，一些师出无名的“大奖赛”充斥社会，使一些涉世不深的青少年扑朔迷离，荒废学业，甚至误入歧途，这难道不使一些莫名其妙的“大奖赛”的始作俑者感到汗颜吗？十年“文革”绝不亚于一场战争，使我们丧失了多少人才，损失了多少时间和机遇，滋生了多少“文盲加流氓”！至今“文革”的后遗症仍斑斑可见，这是我们民族应该永远记住的教训和耻辱。我们的社会舆论应该鼓励什么？我以为要鼓励类似人民日报和湖南文艺出版社共同举办的这种旨在为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的竞赛，社会各界也应该支持这种引导青少年读书、激励青少年成才的活动，我们的“关心青少年”的口号才不会落空。

岁月匆匆，人生易老。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进入垂暮之年的我，正在和病魔顽强搏斗。有生之年能有幸看到湖南文艺出版社的《世界名人文学传记丛书》一辑接一辑地出版，这套丛书愈来愈受读者和社会的青睐与器重，无疑也将是我感到十分高兴的事了。是为序。

1993年盛夏于北京

## 鲁宾斯坦传

## 第一章天生我才

### 1. 童年的小亚瑟

1887年1月28日，一个不平凡的小生命在波兰的第二大城市罗兹市呱呱堕地。他就是后来被誉为“一个真正热爱生命的音乐家”的亚瑟·鲁宾斯坦。

19世纪中叶，罗兹还是一个在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统治下的城市，以蓬勃兴起的毛纺工业而著称于世。它在拥有全俄和亚洲大部分市场之后，迅速发展成为俄罗斯帝国中仅次于莫斯科的第二大工业新城。在发财致富的强大磁力吸引下，波兰心脏地带的罗兹市周遭农民纷纷涌入各个大小工厂谋生，波兰境内的犹太人也纷至沓来，涌入这个新兴工业大都寻找机遇，碰交好运。

小亚瑟的外祖父海曼也是最先来到罗兹市碰运气的淘金者之一。由于经营有术，他生意做得十分红火，家庭生活也很美满幸福，并生育了8个男孩和两个女儿。小亚瑟的母亲是海曼的长女，年轻貌美，身体健康，善于体谅人，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性情温和，举止娴雅，深受全家人的尊敬和爱戴。由于长期操劳家务，这位后来也落得个多子女的母亲不幸罹患慢性支气管炎，咳嗽不断，响声疹人。

小亚瑟的父亲来自波兰北部的小城博士科，幼时便成了孤儿，父母在1863年的波兰革命中于同一天死于俄国的炮弹下。为生计所迫，小亚瑟的父亲被迫到罗兹来找生活，开办了一家手工织布小厂，娶了小亚瑟的母亲为妻。他们很快便生下三男三女共六个孩子。8年之后，这一对夫妇又生下最后一个取名“里奥”的小男孩。后来，就是这个“里奥”，又改名为“亚瑟”，因为邻居家有一位很会拉小提琴的男孩叫亚瑟，父母依照第三个儿子艾纳西的倡议和坚持给改的。说来也怪，这个8岁的小哥哥竟然有预感，认定自己的弟弟“将来也能当个大音乐家”，所以哭着恳求父母把“里奥”的乳名从此改成为亚瑟。

亚瑟的父亲为人执着公正，对宗教的信仰极为强烈虔诚。他曾进过希伯来学府研习犹太法典。为了掌握和领会各个大哲学家的思想轨迹，这位对知识狂热追求的年轻人又千方百计地学习法文和德文，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亚瑟诞生时，父亲已年逾四十。在亚瑟的印象中，父亲长得虽不十分英俊，却具有迷人的魅力，暖人的微笑和超人的气宇。平时他厌烦经商与铜臭味，唯一的爱好是手不释卷，唯一的特点是具有过目不忘的惊人记忆力，并常常以此引为自豪。

小亚瑟的大姐嘉薇格，昵称嘉紫雅。大姐夫毛利塞·岚道是位很有经营头脑的年轻羊毛商。他风骨伟岸，皮肤黝黑，英俊潇洒。这对年轻夫妇一共生育了三个孩子。

小亚瑟的二姐海勒，学名为海伦娜，嫁给了毛利塞的哥哥亚道夫·岚道，一个很有地位的大好人。

小亚瑟的小姐姐佛兰妮亚也订了婚，正等待出嫁中。

小亚瑟的大哥史丹尼斯拉夫，是一位银行小职员，为人忠厚朴实，心地纯真，深得小弟弟的喜爱与敬重。

小亚瑟的二哥大卫，远离家门，去柏林学习电气工程。

小亚瑟的三哥艾纳西，是一个所谓的“异己分子”，但却是四兄弟中最聪慧的一个。给小亚瑟更改名字的，就是这位才8岁的最小哥哥。他因为参加社会主义活动，遭到学校的除名。后来艾纳西干脆参加了共产党，进行地下革命斗争，给全家惹下了极大的麻烦和不安，俄国警察终于在他的房间里查抄出了一些革命性宣传鼓动文件，于是一举将他逮捕投狱，关在华沙的一座戒备森严的牢房里。

一天早上，小亚瑟陪伴着抱病在身的可怜母亲，去拜访罗兹市的俄国秘密警察头子，送上了一些金钱、香烟和食物。这个满脸堆笑、说话和蔼，但眼露“花豹般冷森森凶光”的家伙，对音乐却颇为喜爱，小亚瑟为投其所好，特意展露出幼儿天才，专门给他弹奏了钢琴。在母亲的恸哭哀求下，这个警察头子不仅告诉了艾纳西的关押地点，还表示“如果他在狱中表现良好，不久就可能获释”。果不其然，两个月之后，艾纳西便出狱回家了。他脸色苍白，清瘦了许多，人也变得温顺了不少。他虽然为给全家招惹偌大烦恼与不安而深致歉意，但全家人都看得出，这个艾纳西丝毫不愿放弃对革命理想的追求，也不愿中断“他的危险活动”。几个星期一过，艾纳西又再次被捕，这次却是被放逐至西伯利亚服劳役5年。全家人惊慌失措，好一阵才平静下来。

小亚瑟的父亲对子女的活动一概不予干涉，尤其是属于孩儿们的私事。他有一颗冷静明达的心境，几乎没有发过脾气。但后来据亚瑟记忆所及，父亲一旦脾气“发作”，“也是够吓人的。”

母亲生亚瑟时难产，痛苦不堪，但终于未能阻挡住这个神童降临尘世。

86年之后，亚瑟·鲁宾斯坦在回忆自己曾经“大摇大摆地跨入这泪如泉涌般的尘世”的同时，不无余悸地写道：“我这条命是姨妈莎罗蜜娅救出来的。”亚瑟接着用诙谐的笔调写下去：“我是家中最小的一个儿子，相隔八年之后，母亲才生下我这个第七胎来。我的双亲断然不想要我，假如不是我姨妈莎罗蜜娅·梅耶的苦苦劝说，我也许是可免去投入这场痛苦深渊的劫运的。”

亚瑟·鲁宾斯坦的11口之家（包括外祖父母海曼夫妇），最早住在罗兹市区普罗特考斯卡大街上的一所明亮宽敞的公寓里。为了带养好这个“禀赋颖异”的婴儿，父母特地请了一位“认真负责”的奶妈。不料这个外表殷勤的老憨却因犯偷盗衣物罪而锒铛入狱，小亚瑟的幼儿心灵受到了极大的戕害。他老是惴惴不安，生怕吃了奶妈的奶水，也会沾染上这种不良恶习。好在日后证明他的这份忧虑纯属多余，因为他始终胸怀坦荡，从没做过那见不得人的犯罪勾当。

后来，亚瑟的父亲又在罗兹市区购置了一处公寓的二楼，楼的半边住着亚瑟一家9口人，另一半边让给了海曼夫妇居住。这样翁婿比邻而居，亚瑟全家便与母亲的大家族有了密切的联系。

亚瑟的母亲是正统的犹太女子。而依照犹太教传统，孩子们在每周星期五都要守在族长四周，庄严隆重地过好安息日  的。

幼儿时期的小亚瑟就表现出对音响的极大关注。每天清晨麻麻亮，成千上百个工厂的汽笛声拉响，发出凄厉的哀号，把工人们唤醒。六点钟以后，门前又来了耍猴把戏的吉卜赛人  ，他们载歌载舞，配合多种多样的奇妙乐器，声音着实悦耳动听。

加上犹太人兜售衣物，俄国佬叫卖冰淇淋和各种小贩自卖自夸瓜果、蔬

菜和蛋禽的声声吆喝，——这些音响交相混杂，谱成一曲曲奇妙的交响乐，悠悠凤啼，娓娓传神。常人党出的市廛喧嚣，在小亚瑟听来却宛如流利自然的天籁，他总爱哑哑学语，恰恰习唱，什么声音都学，学得全家老小无不捧腹大笑，也赢来一阵阵的齐声喝彩。这种频频喝彩声最终演变为全家人的例行消遣，谁都乐意教小亚瑟唱上几句歌，小亚瑟也十分高兴地跟着学，还能从家人所哼出的曲调中辨认出是谁在歌唱，甚至具有隔墙依声识人的本领。

多年之后，亚瑟·鲁宾斯坦还忆起幼儿时的两件趣事：一是当小亚瑟想吃一种当地的薄饼干时，就会婉转地哼一曲动人的小调；另一是用特定的歌喉来表达给他蛋糕吃的是露西亚阿姨。

## 2. 家教的魅力

幼小的亚瑟在哑哑学语时，经常讨得全家人的欢心，他那鹦鹉学歌的能力委实不同凡响。这样的巧妙摹仿持续了约两年之久。一棵稀罕的异苗仿佛破土而出了。一天，在小亚瑟之家出现了一桩影响这棵异苗挺拔向上、长成为凌云木的大事。原来母亲为长女嘉薇格和二女海勒买了一架竖琴，供她们练习。当时嘉薇格已许配于人，练习钢琴是使婚前多一份大家闺秀式的教养。小亚瑟一见到这架庞然大物，顿时心花怒放，从此家里的客厅便成了他的安乐窝，一天到晚都徘徊陶醉在这架大乐器的周围，抚摸弹唱，其乐也无涯。谁想把他赶出客厅，小亚瑟准会连哭带喊，死活不肯离开。

嘉薇格的钢琴教师是一位肥胖的女士，名叫齐珍斯卡夫人，这其实也是小亚瑟的头一位启蒙钢琴教师。大姐在学习弹琴时，小弟始终在一旁全神贯注地谛听着。有时大姐练琴出差错挨打手心时，都由这位小弟弟来掌鞭执行，这个幼儿觉得如此怨艾无比开心。耳濡目染，小亚瑟对各个琴键的名称也就耳熟能详了。他背朝钢琴，竟能准确无误地叫出每一条弦键的名字来，即或是最走调的音阶，小亚瑟也能捕捉得出，分辨得清。随后他还会辨识键盘的复杂性质，熟练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简直是像玩儿戏似的。不多久，小亚瑟每听到一支曲子，先是能用单手，接着再进步到用双手轻而易举地弹奏出来。有时，小亚瑟还代替姐姐与齐珍斯卡夫人四手合弹一些曲子，甚至能腾出手来及时翻揭乐谱，摆出一副俨如钢琴老手的优雅和潇洒。

小亚瑟的这些超常音乐天赋，自然使全家人深感惊异。因为一家老小，包括外祖父母、舅父母等人，都缺乏起码的音乐素质。父亲对小提琴很感兴趣，认为它比钢琴更为优雅，且容易入门。不少天才儿童一举成名为小提琴手，给他的印象忒深。所以父亲经过多方观察，确认小亚瑟具有音乐禀赋后，赶忙给了他一只简陋的小提琴。谁知小亚瑟不领情，随即把它摔个粉碎，虽然为此挨了好一顿打，但他始终不喜欢玩小提琴。小亚瑟需要的是弹奏多音与和声音乐，而不喜欢小小一提琴，因为它的音响单弱，且经常走调，又离不开伴奏。异苗要长成凌霄佳木，全靠阳光和雨露的煦煦滋润。小亚瑟长到三岁半时，他在音乐方面的定向，已经十分明显。一家人都关怀这棵幼苗的茁壮成材，姑父楠山·傅尔曼表现得尤为突出。他精通德文，与柏林皇家音乐学院院长、著名的小提琴家约瑟夫·约克琴过从甚密。为了找个名师指点栽培，楠山姑父专门致函约瑟夫院长，把小亚瑟的详细情况作了介绍，并恳请他设法培植这棵异苗。约瑟夫教授接信后随即函复，指出在小亚瑟六岁之前，最好不要急于求师，更不宜揠苗助长。不过他同时指出，现时替小亚瑟找位优秀音乐教师引导入门，倒也无碍。这位院长在信尾还加上一句：“假如你能带这孩子来柏林一行，我是十分高兴见到他的。”这一句颇具千钧之



力的提示，给小亚瑟一家人带来了莫大的兴奋——约瑟夫大师对亚瑟这个幼儿居然大感兴趣哩！恰好这时大姐嘉薇格与其未婚夫毛利赛·岚道正张罗起结婚事宜，父母也决定去一趟德国首都，替大女儿准备嫁妆。他

们于是携带着幼子一道启程。

跨越俄德两国边境后，他们到达了柏林，投宿在姨妈莎罗蜜娅·梅耶家里。这是小亚瑟初访柏林。至今留在脑海中的，除整洁的街道和楼房、黄白两色石块镶嵌的人行道，以及有轨电车和电梯外，

还有就是他和美丽迷人的小表妹芬妮·梅耶的合照。这张小亚瑟四岁时拍摄的一张照片，常常能勾起他对柏林的美好记忆。

一天早晨，母亲和大姐领着小亚瑟去会晤约克琴教授，在他的音乐教室里见到了他。大师约莫60来岁，身材魁伟，满头飞霜，加上络腮胡、浓密的山羊须、细长的仁丹胡和粗硬的眉毛，把一张脸都遮掩得所剩无几了。他说起话来瓮声瓮气，厚重、空旷的声音，听了叫孩子惊悸。他那对大耳朵里，也长出了长长的茸毛，密密匝匝。但当他用慈祥和充满温馨的眼神望着小亚瑟时，

仿佛爷爷在呵护着幼孙，暖烘烘的，立即把他那份多余的疑惧扫除净尽。约克琴教授在耐心地听取大姐对小弟弟的天才情况简介时，丝毫不动声色，也不妄加插话。他不轻信别人的介绍，他准备亲自来检验。毕竟眼见为实，耳听为真嘛。

他正襟危坐在钢琴前，先弹奏一些繁杂的弦音，要小亚瑟指出它的音符，接着又测验了幼儿的辨音听觉是否敏锐无误。最后，教授哼了一段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要小亚瑟把那段美妙的第二主旋律重弹给他听，同时要求后者在找到正确的合音之后，再把这段旋律转变成另一音调弹奏出来。

小亚瑟的这些天才表演，显然令教授十分满意。他把四岁的幼儿从地上轻轻抱起，甜滋滋地亲吻了一下小脸蛋，赏给了一大块巧克力糖。然后满脸春风地冲着母亲和大姐嘉薇格说道：“这孩子终将成大器，他的确天赋不凡，会成为一名伟大的音乐家的。为今之计是切莫给他强行灌输音乐，只给他听一些优秀歌曲就行了。待时机成熟，该正儿八经地学习音乐时，再把他带来，我将乐助其成，不吝指教。”

谢过大师的指点与教导，来访者高高兴兴地返回住所。两周之后，嘉薇格的嫁妆采办齐备，他们才回返罗兹市，受到了盛大的欢迎。全家得知小亚瑟“将成大器”，自是兴奋不已；全城人都为约克琴教授的激赏而深深自豪，地方报纸也对此作了一些添油加醋的热情渲染。

待父亲买了新房、搬往新居，与外祖父母海曼夫妇等同处一层楼时，舅父保罗·海曼和舅母弗兰西亚也同住隔壁。舅妈领养了一个女儿，名叫诺蜜，长得活象拉斐尔笔下的小天使：圆圆的小脸上披一头金黄的卷发，蓝湛湛的双眸闪烁着智慧的异采，配上细嫩的雪白肌肤，显得天真妩媚，活泼可爱。小亚瑟与诺蜜玩得十分投缘，两人经常做小家庭游戏：诺蜜作小亚瑟的“夫人”，对他百般依顺，挑最好的食物给“小丈夫”吃，

一见他惹了麻烦，便急得泪水迸涌；小亚瑟弹起钢琴来，能叫她钦佩得瞪大双眼，屏息静气。他们还常在一起编讲故事，相互逗乐。小亚瑟则把这些故事或日常生活中的小插曲用钢琴弹奏出来。其中最成功的节目，是模拟外祖母和家中厨师的争吵——一阵低音的颤声弹奏出风暴来临的序曲，接着是连续不断的渐强音代表了两种嗓门的争吵，最后来一阵突发的和音，将这

幕闹剧推上了高潮。

罗兹市经常有各种音乐晚会，如意大利巡回歌剧团主办的演唱会，波兰钢琴家约瑟夫·史立文斯基的演奏会，小提琴家、年仅 10 岁的音乐天才儿童勃朗尼斯洛·侯伯曼的独奏会等，都曾在全城引起了一阵阵的轰动效应。

后来，荷兰指挥家裘力亚·柯华斯特领导的一个小型交响乐团也来罗兹作访问演出。小亚瑟醉心于他们所演奏的由格里格谱写的《培尔·金特》中的第一组曲，当下熟记在心。晚上回家之后，他就能把所听到的几乎全部弹奏出来，叫全家人着实惊叹不已。父母邀请柯华斯特先生到家作客，还听了小亚瑟的弹奏。临别时，他建议是时候了，应该让小亚瑟正式开始学习弹奏钢琴。父母采纳了这位荷兰指挥家的意见。

给小亚瑟请的头一位钢琴教师是鲍罗斯嘉太太。她教法古板，要求不切实际，试教以失败而告终。

接替鲍罗斯嘉太太的，是一脸痘疮的阿道夫·浦瑞琪纳先生。这位钢琴教师虽然长相奇丑，声音怪异，却执教严格而正确。在较短时期内，小亚瑟就有了长足的进步，学会了弹奏莫扎特、巴赫、蒙特威尔地的曲子。

1894 年的一天，父亲给 7 岁的小亚瑟带来一则噩耗——安东·格利高列耶维奇·鲁宾斯坦与世长辞。父亲边说边挥动手中所持的当天报纸，声调悲痛地喃喃自语：“这下你的前途算是完喽！”显然，父亲原本是打算把自己的最小爱子送去圣彼得堡深造的，这位与他们同姓的乐坛大师当时担任圣彼得堡皇家音乐学院的院长。这位乐坛大师的早逝，使小亚瑟父亲的如意算盘完全落了空，只是小亚瑟当时年幼，还不能充分理解这份不幸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罢了。

小亚瑟长到快 8 岁时，一个机关委员会派人来走访他的父母，打算邀请这位天才幼儿参加一项筹募慈善基金的演奏会。在征得钢琴教师浦瑞琪纳先生的同意后，大家立即行动起来，为这名 8 岁幼童初试钢琴演奏家的不凡身手所定下的高风险节目而紧张地开展各项准备工作。

1894 年 12 月 4 日，是小亚瑟平生首遭公开演奏日。那天早上，全家人既兴奋又紧张，他却表现得十分镇静愉悦。那天，小亚瑟除收到诺蜜表妹的一份好礼物外，还试穿了漂亮端庄的黑天鹅绒小礼服，前胸镶上一条白绸花边，俨然一副小绅士派头。

演出开始，先由一位年轻小姐演奏了一支蒙特威尔地的小提琴协奏曲，一名男士接着唱了几首歌，随后即轮到小亚瑟表演了。

当 8 岁幼童在演员休息室里看到一大盒巧克力糖之后，他不由喜从中来，优化了演奏前的心绪。小亚瑟于是高高兴兴地弹奏了一支莫扎特的奏鸣曲、两支舒伯特和蒙特威尔地的短曲。这次演奏的效果极佳，多次赢得了听众的热情喝彩。观众席上端坐着罗兹市的犹太人和德国的音乐迷，以及小亚瑟一家的亲朋好友。诺蜜为好友的成功演奏感到自豪，而她的自豪又给好友内心注入了绵绵不尽的欢乐。

两周之后，小亚瑟开始进入俄国人办的学校念书，下午放学回家，才和姐姐们一道共学波兰语，为幼小的他带来了无穷的乐趣。

这以后的一整年，小亚瑟的生活都过得十分呆板、乏味和千遍一律。恰好这时，他儿时的好友诺蜜表妹被可恶的猩红热夺去了生命，更使小亚瑟堕入了痛苦的深渊，每天只懒洋洋地练弹音阶，或是跟外祖父玩一玩桥牌来打发时光。俄国人的学校又引不起小亚瑟的好感，每天他只机械性地背一些课

程了事。街头的流血惨剧，更加深了小亚瑟对俄国宪警的仇恨和对被蹂躏祖国的热爱。

老外祖父海曼的去世，给小亚瑟的心灵又一次沉重的打击。对俄国人学校的厌恶与日俱增，连练琴也给荒废了，钢琴教师浦瑞琪纳先生经常埋怨他心不在焉与懒惰懈怠。当时，这位9岁神童只爱看书，甚至爱到饥不择食的程度。这一切的颓废表现，引起了父母的深深焦虑。他们决定送幼子去华沙试试好运。

一天早上，小亚瑟跟随母亲乘坐三小时旅程的火车，到达波兰的心脏地带——华沙市，下榻在历史古迹的安哥拉特大饭店，房内烛影摇红，家什古老精致，大镜子厚实亮堂，令小亚瑟的眼界大开。大饭店附近有波兰王奥古斯特建造的著名萨松花园、贵族们的宏丽官邸和古老的皇家城堡。

根据事前的约定，母亲带着爱子去拜见华沙音乐学院的首席教授、大钢琴家亚历山大·米可罗斯基。他们在一间音乐教室会晤，教室里摆满了扎着五色缎带的月桂冠，全是他参加各项演奏会所赢得的奖品。米可罗斯基教授在听罢小亚瑟的试弹后，说了一些热情鼓励的话。不过，他认为孩子年纪太小，不能立即接收为弟子，表示一年后，他会很乐意再听听试弹的。眼下这位大钢琴家只介绍母子俩去找罗赛琪教授，说他出版了一些钢琴练习曲谱。母亲于是又带着孩儿去走访罗赛琪先生。罗赛琪很高兴接纳小亚瑟为他的学生，连试弹也不搞，便说道：“有我那名牌同事的推荐，也就足够了。”

母亲将爱子托付给一位华沙亲戚照管，便在千叮咛万嘱咐声中离别，径自回罗兹了。这个亲戚是一位寡妇，名叫葛拉斯太太，与一个很漂亮的小女儿依莎贝拉相依为命。她们母女俩同居于一座破陋老宅子中院的三楼上，租了一架竖琴塞进小客人所住的又暗又窄的小屋子里，小亚瑟预定将在这儿待上几年。

葛拉斯太太的家里藏有许多有关波兰历史的禁书，小亚瑟把它们一一看完，又看了波兰作家亨利·山克维志撰写的史诗三部曲。他写的一部名叫《汉妮亚》的小说，赋予了孩子一份灵感，他读后立即着手将它谱成一出歌剧。

小亚瑟的新教师罗赛琪先生是一个高大肥胖的老头儿，两眼流淌出的是懒散无神的寒光，配上一把灰长的胡子，活像个庸碌无能的市井小民。头一天上课，罗赛琪便显得漫不经心。他吩咐幼小的学生弹一首莫扎特的奏鸣曲，弹着弹着竟然把他催眠进入了梦乡，直到孩子弹到最后一个音阶，他才猛然惊醒，这才打了个呵欠，又咕哝几句听不太真切的话。接着这位教授先生吩咐小亚瑟买一些他出版的钢琴练习曲谱，带回家去每天练弹三个小时。说完，他便把小亚瑟打发走了。

随后上的几次课，也都是重复老一套。这样一些无聊功课，使小亚瑟很不开心，他只看那些感兴趣的乐谱。要不，就是跟同龄的波兰儿童在迷人的萨松花园追逐嬉戏，那里成了这名客居华沙的幼童的快乐磁场，稍慰母亲离去的孤寂落寞。在居所内接受波兰语家教，也能激发孩子的最大兴致。

舅舅和姨父们经常从罗兹来华沙探望小亚瑟，也是幼儿日

常生活中的一大乐事。他们常带孩子听歌剧，上馆子。保罗·海曼舅舅是个嘴不饶人、但心地善良的最可亲的人，喜欢刻意打扮修饰。他的弟弟贾柯博·海曼是个抱定独身的花花公子，成天泡在歌舞厅里，嘴里爱哼一些黄色小调。他最喜欢带小外甥去吃早点。姨父鲍勒斯洛·司尼可对小亚瑟的影响很大。在小亚瑟生日的那一天，他特地送来贝多芬和莫扎特的两尊小石



膏像给了孩子作生日礼物。这位意大利籍的男中音姨父本人就十分喜爱歌剧，他曾给小亚瑟演唱了安东·鲁宾斯坦的《恶魔》与威尔地\_的《茶花女》两出歌剧，歌喉美妙，使小亚瑟“深深着迷”。也就是这位鲍勒斯洛姨父，曾经坚定地对小亚瑟说道：“你要牢记，亚瑟，世上有三位伟大的音乐天才，他们是贝多芬、莫扎特和柏辽兹\_\_！”他的话对小小的幼儿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至少是“由衷地信服”姨父的论断是正确无误的。

小亚瑟继续去罗赛琪教授家上课，罗先生继续在上钢琴课时睡大觉，严重影响到孩子的学习情绪。每一次去上课前，葛拉斯太太都交给小亚瑟一个信封，里面装着缴交罗先生的学费。有一次，他去上课时忘了带钱，结果遭到罗先生的儿子鲁德密尔·罗赛琪的野蛮拒绝，吃了闭门羹。后来鲁德密尔成为著名的歌剧、芭蕾舞曲和其他音乐的作曲家，亚瑟·鲁宾斯坦却从不曾演奏过他所创作的曲子。

小亚瑟还是有生以来头一次吃人家的闭门羹，屈辱之甚，使他伤心得坐在罗赛琪家门前的台阶上痛哭了好一阵。小亚瑟写了一封信给父母，向他们概叙了受辱经过，还汇报了罗赛琪老师上课时爱睡大觉的毛病。

不久，母亲自罗兹赶来华沙接孩子回家。行前走访了罗赛琪。教授在母亲面前抱怨小亚瑟上课不专心，表达了他对小亚瑟的失望，以及成为钢琴家的前途很渺茫。母子只好垂头丧气地离开华沙，灰溜溜地返回了罗兹老家。

当时罗兹市一片萧条，父亲的手摇纺织工厂在机器现代化的大工厂冲击下，也不幸倒闭。借过钱给父亲的亲友们纷纷上门讨债，其中就有母亲的一个表兄。这人高大凶狂，一闯进门，就大嚷大骂，还威胁要去官府告状。态度之骄横，气焰之嚣张，使小亚瑟忍无可忍。小家伙见父母受辱，便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抓住对方的手背狠狠地咬了一口，咬得鲜血直流。这个张狂至极的人大叫一声，在小亚瑟的额头上猛敲一顿之后，才悻悻地走了。父亲信守诺言，把房子、工厂、部分家具、金玉珠主等全都变卖一空，偿还了所欠的债务。后来这位母亲的表兄见到了小亚瑟，冲着他一阵苦笑，孩子倒是有种，硬是不理睬他。小亚瑟的家从此一蹶不振：父母在楠山·傅尔曼姑父家借了一间房子暂时栖身，哥姐们也都纷纷离家自谋前程。小亚瑟则跟着已婚的大姐嘉薇格去皮立卡河畔的避暑小镇艾诺罗兹暂住。在姐姐家里好不容易弄到了一架钢琴，小亚瑟又参加了一名华沙大学生主办的家教班，每天上课，练钢琴，跳舞，去树林子里游玩。生活过得倒也十分痛快。通过跳舞活动，小亚瑟结识了一位名叫曼妮亚·赛尔的12岁女孩，第一次堕入了情网。曼妮亚身材修长，面容姣好，腰际垂着两条乌亮的小辫，一双玉腿摄人心魄，一对波斯公主般的水灵灵秋波，更是一笑百媚生。郎才女貌，一点不错；一见钟情，心照不宣。小亚瑟为曼妮亚的绝色而拜倒，曼妮亚则钦佩小亚瑟的钢琴弹得好棒好棒。

秋天来到，金风乍起小亚瑟又回到罗兹的父母家。家里已经大变样：父亲在姑父的工厂里当一名会计，闲时除专心看书外，比过去更加沉默寡言；母亲在过去一年里也变得苍老多了，而且容易发怒，咳嗽的毛病加剧。这一切，都令小亚瑟忧心如焚。这时对小亚瑟来说，生活确是每况愈下，家庭乱成一团麻。他只能在姑父傅尔曼家的客厅沙发上打铺，没有钢琴可练，也没有别的家教课程，整天无所事事。然而，小亚瑟却感到喜出望外的是：初恋的情人曼妮亚·赛尔原来就住在姑父傅尔曼家对过的一幢公寓里，每天都能见到这个小明妹的一举一动和一颦一笑，好不幸福！

这时的小亚瑟，已经长到 10 岁了，必须关心他的前途和发展问题。大家讨论并磋商之后，认定去华沙注定是个失策；自从安东·鲁宾斯坦去世后，去圣彼得堡也已成了泡影；维也纳虽是个理想之地，著名的席尔多·雷协替茨基教授当时正在那里，但缺乏熟人引荐，也是白搭。大家思来想去，最后决定把孩子送到柏林去。

## 第二章柏林岁月

### 1. 在良师益友的熏陶下

主意打定，决心下定，几天之内，小亚瑟便跟随母亲一道前往柏林。离开至亲至爱的父亲和曼妮亚·赛尔，幼小的心灵不由蒙上了一层阴影。

家住柏林的姨妈莎罗蜜娅·梅耶和姨父赛格佛瑞·梅耶以及他们的 4 个孩子，热情地接待了母子俩。客人们在主人家待了一段时期。

柏林。这个原先是个小王国的京城，如今发展成为一个世界瞩目的大都市，1871 年成为德意志帝国首都。一条又长又宽的大道，包含了著名的林登大街，通过勃兰登堡门，穿过动物园，一直延伸到城外。市内的新房舍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新街道星罗棋布，四通八达。沙洛登区，原本是一市郊，如今已发展成为重要的商业与艺术中心，戏院、咖啡馆、餐厅触目可见，比比皆是。克佛斯登堤岸，也成了柏林的香榭丽舍闹区。人口似乎一夜之间增加了数千。1900 年左右，柏林市的艺术与文化生活在品位上极高。除了众多的优良戏院之外，歌剧院和专门上演古典戏剧的皇家剧院，均由皇帝私人出钱赞助，而且拥有一批优秀的演唱家与名演员。由奥地利名指挥家领导的歌剧院交响乐团，经常举行预售订座方式的演奏会，演出季节性的精采节目。

在姨妈家居留期间，母亲携带爱儿拜访了当地著名的钢琴教师，诸如艾立克教授、杰利兹卡教授、沙温卡教授，还有著名的钢琴家约瑟夫·霍夫曼父子，还给他们一一试弹过。这些教师收费偏高，经济上不十分合算，母亲决定再带小亚瑟前去拜见约瑟夫·约克琴。尽管她明知约瑟夫先生本人是个小提琴家，对培养一个年幼的钢琴学生缺乏兴致，仍然认定亟须他的指点。这回约瑟夫教授照旧热诚而高雅地接见了来访的母子俩，态度始终和蔼可亲。他用他那特有的浑厚、轻柔的男低音对小亚瑟说道：“弹一首莫扎特的曲子给我听一听！”孩子应命弹了一首 A 小调轮旋曲，他听罢相当满意。随后，教授出去，拿来一块不带糖浆的林德牌巧克力。与此同时，约瑟夫教授邀请母亲去另一房间单独磋商会晤结果。后来得知：这位了不起的大师亲自负责指导小亚瑟的文化与音乐教育工作，母亲高兴得淌下了泪水，感激得说不出话来。几天之后，教授通知母亲，他已组成了一个 4 人基金会，凑足了培养“小天才钢琴家”的大部分款项。4 人基金会的成员是：教授本人、业余大提琴家劳勃·孟德尔松、银行家劳勃·华绍尔和退休商人马丁·李威。李威很喜欢小亚瑟。他爱好谱写弦乐四重曲，还经常举行宴会，莅会的多系普鲁士封建王国中的名门望族和柏林外交圈内的人士，小亚瑟也时常被邀请去为他的贵宾们演奏。

其实，约克琴教授并不富有，为了造就一名异乡少年，竟破釜沉舟，乐意解囊相助，的确难能可贵。他订了一项规章，要母亲不把幼子当作天才儿童的摇钱树，要求在艺事成熟之前，必须完成正规教育。母亲对此作了坚定的承诺。

经约克琴院长的推荐，皇家音乐学院的高级钢琴教授亨利克·巴斯答应收小亚瑟为学生，并同意不收半文报酬，亲自教导他。此外，巴斯教授还担

任为孩子处理财务的各种责任，包括向4位捐助人收取款项、从小亚瑟的基金中拨出生活费与其它课程的学费等事宜。

约克琴、巴斯跟母亲商议多时，最后双方达成协议：不送小亚瑟进入正规中学，就在家中聘请教师，学习普通中学的全部课程，参加每年一度的中学同等学力鉴定考试。

经过多方寻找，好不容易才聘请到席尔多·奥特曼先生，由他主讲全部中学课程。一天早上九点钟，巴斯教授亲自陪同小亚瑟去上头一堂课。此后，规定每天上课两小时。

席尔多·奥特曼先生年近40，是个高大胖硕的男人。他蓄一头典型的德国式短发，国字脸，眼中闪烁着暖人的慧光，高挺的鼻梁上架一块钢丝夹鼻镜片，透出满腹经纶而又慈善和蔼的长者神情，叫小亚瑟见了便产生激惹反应，喜爱上了他。

亲爱的席尔多·奥特曼在孩子幼小的心目中，始终是一位地道的“伟大好人”。最初，他同一般家庭教师一样，教小亚瑟以中学课程。他们先念德国历史、地理、拉丁文，还有令孩子头痛的数学。这些不同的学科，奥特曼都讲得妙趣横生，深入浅出，极易接受。小亚瑟几乎把他那准确、明白的每一个字眼和每一句妙语，都全部深印在脑海里，经久不忘，历历如画。

奥特曼坚持趣味性教学，废止注入式的教条讲读。他巧妙地将孩子的眼界开拓至生活中不断变化的美景，以及辉煌人生无穷无尽发掘的可能，并极力培养孩子具有面对它们的无坚不摧的勇气。

在上历史课时，奥特曼先生扬弃了书本的枯燥，引领孩子经历了人类各个世纪的长廊，为小亚瑟揭示了人性的弱点对当代所产生的后遗症，鞭挞了人类对权势的贪婪与交往的险诈。

在讲授哲学时，奥特曼先生为幼儿开启理性的心扉，展示出人类伟大的哲学家从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一直到康德和叔本华的卓越成就。他们一道研读了尼采的《苏路支语录》，小亚瑟虽不太热衷作者的思潮，但对其优美的散文却十分欣赏；对尼采的第一部著作《悲剧的诞生》深表赞许，认为作者精辟地论述并阐发了音乐与其他艺术的差别。

在研究文学课时，奥特曼先生引导小亚瑟参观人类的文学殿堂，让孩子认识歌德、海涅、克莱斯特、巴尔扎克、莫泊桑、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和托尔斯泰。11岁的小亚瑟被这些文学大师的作品深深打动了，全身心地被吸引住了。奥特曼先生也把他看作一位成年人，全神贯注地倾听这个“小天才”的频频发问、屡屡打岔或畅抒见解，表达疑团，而且课堂上显得趣味横生，百讲不厌，甚至连孩子的尖刻批评，他都胸怀大度，海纳百川，装得下，容得了。

不过，说到数学，这位“乐坛神童”却了无兴趣，而且往往成为他无端烦恼的主因，欧几里得几何和代数的高深理论与学识，常常带来枯燥和腻味。在上这门课时，小亚瑟常据理力争：“你为什么还要我求证这些伟大的原理？我都百分之百地信服了！”孩子甚至气急败坏地厉声抗议，说道：“你很清楚，我对高深数学即或完全茫然，也不至于会阻碍我未来的理想出路呀！”为此，奥特曼先生大光其火，甚至向巴斯教授告状。经过双方几个回合的急风暴雨式的交锋后，小亚瑟终于从家庭教师那闪烁诚挚光芒的双眸中，读出了他对自己内心痛苦的一丝理解，一脉同情和毅然决然的默许。

奥特曼博士的授课，从此愈来愈引人入胜。往往在他们之间长久“辩论”

或“争吵”结束之后，他的一两位朋友会来看望他，他也毫不回避，让孩子在一旁静听他们那动人的谈话。

来访奥特曼的，经常是阿弗烈德·柯尔博士，一位令人敬畏的《人生日报》剧评家。他的文章有其独特风格，使用简洁词句，字字犀利，俨如连发子弹。另一位来访的，是在柏林发行政治性周刊《未来》、享有令人敬畏的名气的犹太裔人麦克西米伦·哈登。《未来》周刊原先默默无闻，后来由于读者认清了哈登报导与评论的均为铁一般的事实，才渐次异军突起，成为德国新闻界的“杰出刊物”。就在小亚瑟认识哈登不久，他表现

了一次罕见的政治性行为：开始抨击德皇威廉二世<sup>1</sup>的声名狼藉和他那些智囊奸党的骄横暴戾。这是需要一股子勇气才作得到的。这无疑在亚瑟的幼小心灵中激发了某种共鸣和油然而生的崇敬。

小亚瑟打从内心感激那执掌自己中学教育的老师席尔多·奥特曼先生。是他，开拓了这位异乡少年思想启蒙的新途径，给这位高度热爱自己祖国——波兰——的年轻人以机会听取众多名人、伟大文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们的精辟论述和生动演讲。在奥特曼执教的4年过程中，小亚瑟获准参加了一系列高智能聚会，听到了威廉莫维兹·穆林道夫教授讨论希腊，著名老历史学家孟森阐述罗马历史，还听了另一位小亚瑟记不起姓名的伟大尼采评论家的长篇宏论，另外还有好多著名的学者为他灌输了各种学说。无疑，这些论述和演讲都教导了小亚瑟“如何思想”。他认为这是一种“天赐之恩！”

一天早晨，奥特曼先生递给小亚瑟一张名剧作家葛哈德·霍普特曼<sup>2</sup>新作世界性首演的入场券。在1900年，霍普特曼剧本的首演，被公认为是戏剧界的一项最重大的活动，人人做梦也想能大快耳目。那天演出的新剧《露丝·伯恩德》，使观众感触良深，也使小亚瑟大开了眼界：演员的演技无懈可击，尽善尽美；观众席中名流满座，济济一堂。尤其令这个毛头小孩铭诸肺腑的是，休息时名剧评家阿弗烈德·柯尔还请小亚瑟喝了一杯咖啡，而且跟他一道讨论了这新剧的成就。

散场之后，小亚瑟惊愕地发现奥特曼先生竟伫立街头等候他，还要求他把当晚的演出盛况从头到尾转述一遍。事后小亚瑟才了解那天他只买得起一张票，然而奥特曼先生宁愿自己错过这个良机，却让自己的弟子去欣赏佳作。

这一切活动，都极大地启发了小亚瑟的心智。所以他就开始贪婪地抓牢任何有价值的读物。大批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俄国与波兰的文学，小亚瑟都用原文把它们一一读完。但是，这个少年在阅读上的饥渴状态，也必然会影响到他的钢琴学业，特别是巴斯教授的课程。孩子虽仍继续上他的课，但却比以前更漫不经心了，小亚瑟愈来愈多地把心神投入了席尔多·奥特曼的世界中。这一切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巴斯教授决定辞退奥特曼博士，理由是奥特曼的能力有限，剥夺了孩子需要练琴的正规音乐时间，对上进心产生了不良影响，必须另觅良师。不久，奥特曼便离开了柏林，小亚瑟从此与他断绝了一切联系。在街头送别时，两人都喉头哽咽，难舍难分，小亚瑟甚至忍不住哭出声来。这当是后话不表。

且说母亲给幼子安排好音乐进修的良师益友之后，就要准备回家照顾其他亲人了。行前她必须为儿子找个安身之所，在姨妈家寄住终非长久之计。可是，要找个可靠的托付照管之家，并不是那么轻松容易的事。一般可寄宿的人家，多半受不了练弹钢琴的喧扰，也不愿承担照管一个未成年孩子的责



任。

经过四处奔忙，母亲终于给小亚瑟找到了一户富贵的遗孀家。她名叫弗罗·乔安娜·罗森陶，一位60岁上下的妇人，波兰出生，仍能讲一点蹩脚的波兰语。她逝去的老公给她遗下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一幢漂亮的公寓，三个女儿和一个远去伦敦、杳无音讯的儿子。她常把富余房子租给涌来柏林学德文的年轻女生，以贴补家用。这样，罗林陶太太的家，也就成了富有年轻姑娘的寄宿人家，同时也是小亚瑟今后3年的栖身之所。

这位才11岁的小亚瑟还真觉得自己蛮像希腊神话中的英雄阿喀琉斯——众香国中的唯一男孩哩！

母亲回家之后，小亚瑟就由罗森陶太太照管了。她大女玛丽，二女艾尔莎，三女阿丽丝。三人搞了个三重奏：玛丽弹钢琴，艾尔莎拉小提琴，阿丽丝凑合着拉大提琴，只是“呕哑嘲哳难为听”。小亚瑟立即溶入这户人家，自觉在脂粉堆里其乐无穷。

在接受音乐教育方面，亨利克·巴斯决定每周授课两次，每次最长一个半小时，地点是在他家中。此外，小亚瑟还得跟巴斯以前的学生、从西班牙马约卡岛来的米奎尔·柯隆智学习大学音乐系的预备课程。经由约克琴院长的安排，小亚瑟又特别获准在该学院选修音乐理论、合声与乐器合奏的课程，有时还在约克琴主讲的小提琴课上担任伴奏，从而为了解与通晓有关小提琴学识提供了机会。

巴斯教授是个敬业乐业精神特强、但令人见而生畏的人。他身高6英尺多，肥大胖实，但行动快捷。他年逾花甲，灰白的头发略显微秃，花白的长胡子和一撮板刷须，把嘴唇和下巴遮了个严实；鼻梁上架一副金边眼镜，隐隐露出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不光是小亚瑟怕他，就是那些来自美国的女留学生，下了他的课后，也是泪光盈盈的。他那一丝不苟、极其严格的教学态度，迫使这些来德国镀金的女孩子，不得不稍稍收敛自己的懒散劲儿，乖乖地苦练那些单调乏味的音阶了。

巴斯教授倒是挺尊重小亚瑟的那份弹钢琴的先天秉赋，孩子凭第六感觉也机敏地察出巴斯教授对他的偏爱。他那张忧伤、严峻的脸上，偶尔也会流露出一瞬温馨的眼神、一丝孩子般的羞怯微笑，特别是当小亚瑟弹奏精采的时候。可是，假若孩子没有备课就去上他的课，那准会挨剋。须知弹错了一个音符，巴斯教授的长胡子便会龟行蚁步地朝上挺翘，直翘到一定程度，待到上齿咬下唇时，准保要光火发怒了，甚至跳起脚来一顿臭骂，拳头砸得钢琴盖砰砰儿响，然后溜出房去。等到心平气顺，他又会一言不发地板起副脸，挥手打发小亚瑟回家。

另一位辅导老师米奎尔·柯隆智，则是截然不同的教学风格。他年约30上下，蓝色的眸子常常流泻出一脉笑意，柔顺的黄胡子则表露出他对音乐的由衷喜爱。他弹奏古典音乐时，毫无习见的那种刻意表现“感情深度”的忧郁神情，尽管那种神情是德国音乐界最崇尚的，也是音乐演奏批评家们所最为欣赏的。音乐，在柯隆智的眼里纯系娱乐，他也高兴要与被辅导的学

童一道分享。他们师徒俩兴致盎然地合奏一曲四手合弹的舒曼交响曲或一二首贝多芬的四重奏，边弹奏边品尝随身携带的巧克力。最后，柯隆智还会弹上一曲西班牙的流行歌曲，作为打圆场。这一切，都叫无忧无虑的少年期亚瑟感到“十分过瘾”。

可惜这样的好景不常。巴斯教授认为这个约卡岛人的行为出格，也不甘



心辅导老师与得意门徒的超常亲密关系，于是找个借口，又把小亚瑟心爱的柯隆智先生予以辞退，换上了另一位老处女克拉若·韩柏小姐来补缺。韩柏小姐也是巴斯教授从前的弟子，她秉承师训，严格限制小亚瑟的活动，规定他只能认真学习，练好那些要命的音阶，“忘掉在音乐中寻找无谓的快乐”。

对这样的刻板教学，激起了小亚瑟内心的无尽义愤。他想起4岁时父亲强迫他咽下一碗难喝的菜汤时的情景，也极不喜欢巴斯教授硬塞给他练的老朽曲子。这些曲子多半是巴斯年轻时流行的，如今都老掉牙了，逗不起练弹的兴趣来。通常巴斯教授都要强使孩子练一些蒙特威尔地或舒曼早期并不那么出色的曲子，然后让步似的教弹一首贝多芬的浅易奏鸣曲，熬到最后，才好不容易教他弹一首巴赫那美妙绝伦的前奏曲和遁走曲。

总之，在巴斯教授的指导下，小亚瑟练弹钢琴的生涯是枯燥乏味、不堪回首的。

小亚瑟在柏林的生活，始终是以紧张的节拍向前推进。1898年与1899年的夏天，他曾小别柏林，回罗兹度过了两次短暂假期。家人欣喜若狂，特别是见到他身体健康，琴业进步，更是喜出望外。父母做了一大堆小亚瑟最爱吃的食物来接待远离家门的游子，为的是给他进补。光阴似箭，短暂的假期很快结束，小亚瑟又在一片泪水与祝福声中，被送回了柏林。这两次去罗兹，小亚瑟都没有去看望曼妮亚·赛尔。第二次自罗兹回来后，巴斯教授剥夺了他剩余的两周假期，强迫性地每天要跟孩子一起练习所有能找到的两琴合奏钢琴曲，其目的据说是要强化孩子的视奏能力。那阵子小亚瑟满腔愤恨，愤的是巴斯教授剥夺了他的剩余假期，恨的是死死抓住他不放，而且一抓到底。多年之后，亚瑟·鲁宾斯坦才恍然大悟，也才感激这位乐坛导师牺牲了其宝贵的闲暇，为培养这棵幼苗投入了无限的心血！此后巴斯也变得更通人情，对年幼的学生更加友善。他开始在练完琴后，经常留下小亚瑟共进午餐。孩子也从而增进了对他一生的了解。

原来巴斯九岁时，就父母双亡，由贺尔·斯丹曼夫妇领养成人。养父贺尔也曾当过钢琴教师，教琴时也是严厉极了。巴斯在严父的教养下，成长为一名资深的钢琴演奏家。在德国和英国，他的演奏生涯曾经十分成功。可惜演奏之花过早凋谢，因为他年纪轻轻时，就应聘但任了柏林音乐学院的教授，并经腓特烈皇后指派为她自己皇宫中的宫廷御用钢琴师。他是一位

虔诚的俾斯麦崇拜者，自然对当时的威廉二世皇帝毫无好感。

巴斯教授的个人生活，也一直是落落寡欢的。斯丹曼先生去世后，遗孀就理所当然地由养子巴斯来奉养，她而且搬来柏林与他同居。巴斯的胞妹从小两下分散，这时也投奔前来，当起了哥哥的女管家。这样，巴斯教授长年生活在一个脾气暴烈、不满人生、靠轮椅行动的老太太与一个成天愁眉苦脸、骨瘦如柴、缺乏生活乐趣的老处女之间，必定是艰苦惆怅、了无温馨，

因而落落寡合，不愿与人际交往。她们残忍地给他判了个终身光棍的徒刑，挤迫他如蜗牛升壁，涎不干不止。

尽管个人生活失意，巴斯对钢琴教学始终兢兢业业；在音乐学院他终日忙忙碌碌，毫无半点休闲；对小亚瑟的教学，也一直抓得很紧，毫不放松。有时他还不得不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必要的改革。譬如巴斯在与尚未辞退的奥特曼博士磋商后，终于接受了小亚瑟对数学的反感这一事实，憬悟到它必将成为深化教学的绊脚石，从而允许孩子放弃中学同等学历的鉴定考试。

他们根据约克琴院长的建议，用法文和英文两课程的家教，来取代废止

的数学课教程。教授法语和英语的，由巴斯与奥特曼分别承担，每周各为两次。多年之后，亚瑟·鲁宾斯坦由衷感激这一教学上的变革，毕竟语言是演奏家必备的最重要资产，变革体现了他在教学上的远见卓识。

尽管如此，小亚瑟与巴斯教授的师徒关系，却仍在一点点地恶化。孩子对那些自认为无甚价值或一心厌弃的乐谱，愈来愈难以适应了。一首贝多芬的奏鸣曲，小亚瑟也许偏爱它的第一乐章，却不太欣赏第二乐章。这就像他那第九十号作品奏鸣曲中，开首的乐章是那似的美不堪言，且令人充满期望；但在孩子的眼里，第二乐章就大令人失望了：过于重复的轮旋曲式，

使第一乐章的功力大为削弱。除一些练习曲之外，巴斯先生不愿教授肖邦的其它作品，而选出的那些练习曲，最多仅是学习指法，而毫无任何艺术价值可言。巴斯先生也过于疏略巴赫的作品。6年学习期间，小亚瑟仅学过巴赫平均律钢琴曲集中的三段前奏曲和遁走曲，以及李斯特\_\_改编的伟大G小调幻想曲与遁走曲。巴斯教授执意不停地教导小亚瑟弹练一大堆蒙特威尔地、舒曼与舒伯特等大师的次要作品，对他们真正伟大的作品却从不教孩子弹练。而最令小亚瑟难以容忍的是，巴斯教授命令他学习的曲谱，都不是演奏会节目中能用得上的，它们不是太冗长，就是像舒曼的《大卫同盟》那样，显得结尾太悲枪，要不就是老掉了牙，感人效果极低极差。有一次，巴斯教授又强令小亚瑟学习阿道夫·万·亨赛尔特的一部冗长、艰涩的仿肖邦协奏曲，作曲家显然又缺乏肖邦的才华。这次，小亚瑟忍无

可忍，而巴斯教授却又毫无妥协迹象。结果小亚瑟奋起反抗，把乐谱撕了个粉碎。巴斯见状猛然一惊，待他情绪甫定，不得不向孩子作一点让步，放弃了我行我素、一意孤行的立场。

小亚瑟由此痛苦地认识到，他在音乐习艺方面，无疑是在过着“双重生活”——一个是在巴斯教导之下令人气馁的生活，

另一个则是孩子喜欢聆听、力求演奏与学习一切美妙音乐的生活，不管这种音乐是交响乐，是歌剧，还是任何其它形式的曲子。当时最令小亚瑟心醉的，要算柏林的音乐活动了。德国的首都——柏林，很快就成为世界各地演奏家与演唱家蜂拥而来接受聆听与评价的重要音乐中心了。当时的音乐与娱乐界大亨赫曼·乌尔夫，为柏林听众引来了最伟大的歌唱家、钢琴家和大小提琴家，同时为柏林交响乐团请来了最伟大的指挥家——

匈牙利的亚瑟·尼基希，让他来领导演奏。

小亚瑟·鲁宾斯坦对尼基希简直崇拜得五体投地。尼基希那魔术般的指挥棒，将贝多芬和莫扎特所有的交响乐都展示给了小亚瑟聆赏。经他指挥演奏的彼·伊·柴可夫斯基\_\_等人的作品和年轻的理查·施特劳斯\_\_被认为时髦的作品，对幼小的

亚瑟·鲁宾斯坦来说，都是莫大的启示。此外，尼基希还为小亚瑟介绍了许多当时尚名不见经传的俄国作曲家，诸如林姆斯基、高沙可夫，以及鲍罗廷\_\_和穆索尔斯基\_\_等人。尼基希还使小亚瑟有缘听到了理查·施特劳斯的《狄尔开玩笑》、《死亡与变容》等新奇作品。但这些作品在他那深怀成见的巴斯教授看来，全都是劣质音乐，他认为音乐到了勃拉姆斯\_\_时期就已成为绝响，认为瓦格纳\_\_的音乐是“反基督的魔鬼音乐”。他的歌剧，小亚瑟只能偷偷地欣赏。同样，小亚瑟对乐理与和声课程，同样感到失望。巴斯教授永无休止地要他练习轮唱曲和其它腻味的练习曲，而从不鼓励他下功夫弹练较艰深的曲子。

尽管在音乐教学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矛盾、龃龉，小亚瑟·鲁宾斯坦始终是在良师益友的熏陶下稳步成长。根据约克琴院长的决定，小亚瑟被安排了一次公开演奏的机会。院长计划在皇家音乐学院大礼堂举办专场演奏会，由小亚瑟演奏莫扎特的A大调协奏曲，约克琴亲自出任指挥。巴斯教授自己也正在酝酿这事，一心要给予爱徒以预演机会。他则计划在波茨坦    的一次交响乐演奏会上，让小亚瑟演奏同样的节目，由孩子的合声学教授柯隆肯夫担任指挥。

小亚瑟听到这样的安排，简直高兴到了极点，他知道波茨坦活象法国的凡尔赛，有众多的宏伟宫殿，尤其是腓特烈大帝    

为自己建造的音乐厅，经常举行音乐会，大帝自己还担任长笛吹奏，而且有很高造诣。

一个冬天的夜晚，巴斯教授亲自陪同小亚瑟乘火车前往波茨坦。在1小时的行程中，巴斯教授像拳击教练似地谆谆教诲，

给孩子作了最后一次临阵磨枪：

“你一登上台，就要向听众深鞠一躬，再向乐团浅鞠一躬。

接着把钢琴的坐凳摆好，以便控制你的活动。切莫往台下看，要把精神全部集中在自己要弹的音乐上，然后再示意指挥，你已作好演奏的准备了。”

这还不够，教授接着又补充说下去：

“要注意你的踏瓣节奏，不要扮鬼脸，弹奏时，嘴边不要跟着哼，绝对不要变换指法，那样可能会出纰漏……”

真个是师爱的关怀之情溢于言表，说个没完没了。

这一番说教不打紧，倒是在小亚瑟的心中制造了一阵惶恐，怪害怕的。那一瞬间，对涉世不深的孩子来说，演奏会仿佛异化成一个大的狮子笼，孩子谨小慎微、战战兢兢地闪身进去，稍稍错移一步，准会给饿狮群撕得粉身碎骨，尸体残缺不全。

但是，这次演奏的结果却大出意外。先是听众见出场的，竟是一位翩翩美少，稚态可掬，立即响起了一阵暴风雨般的热烈掌声，其中自然夹杂了一些友人和罗森陶一家人为他的首次登台表演而大肆捧场。在众人的热情鼓励下，小亚瑟也就尽力听从了巴斯先生的一些训示，他演奏的协奏曲成绩还算不坏，只略嫌干涩，且学院气十足。

演奏完毕，听众欢声雷动，高呼再来一曲。巴斯教授一直捏着一把汗，心情紧张多时。直到这时，他才镇定下来，非常满意地吩咐爱生再弹一曲《双重奏》，是蒙特威尔地所作的一首无词歌曲。这时，小亚瑟也完全放松下来，全副身心都陶醉在自己的初奏告捷中，全然不顾恩师的忠告，顺手弹来，一面向台下的朋友频送灿烂的得意笑容，脑子里胡思乱想，根本没去注意自己在弹的音乐。突然大难临头，小亚瑟的脑中轰的一声，出现了一片空白，一个音符也记不起来了，只知道这只曲子是降A调。这时，虽说心里吓得冰凉，手指却还管用，没有停下弹奏，而是即席编弹。他按着A调随意编出了一个主题，与蒙特威尔地的原曲已毫不相干。几个转调之后，小亚瑟又编创了一个小调，作为对比，又借题发挥了一阵，再返回罗曼蒂克的降A调。尾声用的是很细致的琶音，用最弱的音配以轻柔的踏瓣。

显而易见，听众对这支曲子并不熟悉，所以他们仍像先前那样报以一阵急骤的热烈掌声。由于随机应变，巧涉险滩，没有出洋相，已是命运之神的垂顾了，孩子怎么敢谢幕呢？他于是浑身像筛糠般缩回到了后台，准备听候



师长宰割了。说来也怪，小亚瑟竟然不相信眼前的事实：原来巴斯教授不但没有举起板斧，反而兴冲冲地朝他走来，紧紧地握住了孩子的手，眼里闪烁着泪花，冲他惊呼：“好小子，够调皮捣蛋的，可真是个天才！我一辈子也耍不出你这种鬼把戏来的！”

两周之后，小亚瑟在音乐学院的大礼堂里，又跟约克琴院长演奏了这首莫扎特的协奏曲。这一回，小亚瑟变得老练多了。他轻松地按照巴斯教授的指示，严守演奏会上应有的正确演奏方式，丝毫无拘束之感。通过这次实践，他也亲身体会到这种方式极好，并乐意推荐给每一位钢琴演奏家。这次协奏曲的演奏效果，要比上次在波茨坦的好多了，因为演奏者注入了脉脉温情，心地舒畅，而约克琴伴导式的指挥也妙不可言。他们在向听众鞠躬答礼时，院长喜不自胜，竟当众拥抱了孩子，亲吻了他的双颊，这是孩子永志不忘的日子。

通过这两次演奏会的激励，小亚瑟简直觉得人生美好极了，从而勃发出一股勤学苦练的劲头，专心致志，力求使自己的演奏技艺更加炉火纯青，游刃有余。

第二年，大伙儿决定为小亚瑟举行个人演奏会，由柏林交响乐团伴奏演出两首协奏曲，中间穿插演奏几首独奏曲。当然，这是一项十分吃力的任务，但他却感到异常兴奋。也就在这时，孩子发现了自己性格中的一份特质——只要工作得出色，为众所公认，他就会作得很好，演奏会是这样，稍晚的唱片录制工作也是如此。在连续多场演奏会之后，小亚瑟才真正体验到俗语的真谛：“没有比成功更美满的事了。”孩子而且发现，他周遭的气氛也开始呈现出某种祥瑞的势头：罗森陶太太家的餐桌上出现了他爱吃的菜的频率增多了；巴斯教授的长胡子也伏帖了许多，脸上时常漾起洋洋自得的笑靥；就连凑合着拉大提琴的阿丽丝的乐声也听来柔和多了。

在柏林学习期间，小亚瑟的交游日广，视野更为开阔，良师益友组成更坚实的人链，彼此情感升华，心灵沟通，更激发了这个远离家门的游子越发放孜不倦地上进，技艺日臻成熟佳境。

举例说，在尼基希指挥下的柏林交响乐团，就成为小亚瑟的音乐经验与发展的中心。须知在他面前展示的音乐生活，是多么丰富多采，又是何等美妙难忘！尼基希指挥演出的独奏家阵容尤为异彩纷呈，各具特色。这，也许显示出这位少年欲在世界乐坛一展雏鹰雄姿的心灵躁动吧？！当然，在观看独奏家的演奏时，小亚瑟总不忘记自己是个成熟老到的苛求鉴赏家。

听过英国钢琴家尤金·达贝尔演奏贝多芬第四号协奏曲，在孩子的心目中，深感那份高洁与柔雅，正是这首曲子的典范演出。

看罢意大利籍钢琴家费鲁西奥·布索尼的演奏，小亚瑟又会油然而起一种意念，觉得他那俊美、苍白如玉的容貌和魔术般的弹奏技巧，堪称当今世界最具意味的钢琴家。正是布索尼，在弹奏巴赫的作曲时，超异的手法能一时弹出风琴的宏厚，

一下又奏出大键琴的稳重，真是水乳交融，珠联璧合，而且结合得最为理想，相辅相成。布索尼在演奏李斯特的作品时，他的乐律和无懈可击的精练，是无与伦比的，他能使乐曲听来比本身更为高大。小亚瑟还认为，布索尼在演奏李斯特的《铃》时，

实在是一种令人屏息晕眩的经历。

在正面评价布索尼演奏的同时，小亚瑟也严肃地正视了他的某些瑕疵。他真没想到，布索尼会以一种讽世的心情来弹奏贝多芬最后的几首奏鸣曲。而且在速度与节奏上也过于放任。至于他弹的肖邦曲子，尽管技术超凡，但却缺少肖邦作品中最重要的那份温馨与柔媚。不过，在所有钢琴演奏家中，小亚瑟仍然认为布索尼是第一流的，境界高超。布索尼坚持不屈不挠的敬业精神，为自己作品所树立的高超水准和他所具备的高尚修养，为演奏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在艺术界中实属罕见。

比利时小提琴家尤金·易沙意是当年小亚瑟崇拜的偶像。

这位比利时小提琴手在演奏时所表现的蓬勃朝气与所散发的美感，使一向习惯于约克琴演奏时的高雅与对情欲的压抑的小亚瑟来说，简直整个儿被征服了，易沙意后来终于成为他的金石之交。

对栽培小亚瑟始终如一、兴趣始终高昂不衰的约克琴院长，在自己的住所里组织了著名四重奏练奏活动，特许自己的被赞助人参加，从旁协助。这对孩子在音乐方面的进展，无疑有重大的影响。小亚瑟感到至为荣幸的，是能有机会听取这位年长的大师在练奏中所作的讲解与述评，既兴味盎然，又极富教导性启迪，令人受益匪浅。

一天，小亚瑟在协助四重奏的四位先生——约克琴、贺利尔、乌尔斯和郝斯曼——练奏时，出了一起万没料到的事。那天练奏贝多芬的最后一首四重奏都超过了两小时了，天气奇热不堪，小亚瑟正在阳光直照下端坐着，感到非常不舒服，不知不觉中竟然昏昏沉沉地睡着了，众人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唤醒。即使这样，约克琴院长仍保持一向的客气，若无其事，毫不介意，而小亚瑟自己却为此难为情了好一些日子。

在柏林的音乐圈中，小亚瑟·鲁宾斯坦开始逐渐被公认为“小天才鲁宾斯坦”，被称作“约克琴的爱徒”。因此，柏林喜爱音乐的人士也都对他产生了兴趣，纷纷邀请小亚瑟到他们家中去。其中银行家威廉·岚道\_的夫人，乃是一位来自罗兹银行家的女儿，两夫妻都对音乐极为爱好。

岚道夫人跟小亚瑟在一起时爱说波兰语，岚道先生则爱听他弹的钢琴。这一对夫妇经常邀请“约克琴的爱徒”去他们家作客，参加各项正式宴会。小亚瑟的房东罗森陶太太对财势人物向来顶礼膜拜，因而很乐意让孩子去攀龙附凤，结交他们。小亚瑟远离家人，有个老乡在一起，能大快朵颐，又何乐而不去。不过，事后总要为他们夫妇弹奏几支曲子，作为报偿，这在当时是很流行的一种社会风尚。

在一次宴会上，小亚瑟认识了岚道夫人的妹妹洛泰·韩。她是一位芳龄35、美貌迷人的夫人，钢琴的造诣很高。要不是家庭富裕，以及丈夫和儿女的羁绊，她在钢琴演奏方面，当会有一份很灿烂的成就的。

韩夫人丽质而贤慧。她对孩子的“孤寂”深表同情，总像慈母般对待小亚瑟。为了找个同龄的男孩子作伴，她把自己那才13岁的大儿子寇特介绍给了小亚瑟做朋友。寇特经常在各家举办朗读会，每周六一次，会员都是他的同学。小亚瑟也被邀请为荣誉会员。大家分派角色，朗读古典剧本。孩子们的母亲不仅轮流在家中为他们安排这种聚会，而且亲自准备丰盛精美的晚餐。当年奥特曼老师认为这种集会是很好的活动，既有利于广交朋友，又有益于身心的健康发展，因而曾经大力支持过。

此外，韩夫人还经常邀请小亚瑟和寇特去皇家剧院观赏名剧。这样，孩子便有幸欣赏到莎士比亚\_一系列有关国王的名剧的精采演出。

韩夫人也很喜欢弹奏室内乐，由于她的启蒙，小亚瑟才认识了勃拉姆斯的音乐。一天下午，她与人合奏，弹了两首勃拉姆斯的钢琴四重奏，一首 A 大调，一首 C 小调。小亚瑟听了无比喜爱。韩夫人注意到这个孩子的激动之情，等别人走后，她把小亚瑟单独留了下来，又为他弹了一些勃拉姆斯的钢琴小曲，

使这个“小天才鲁宾斯坦”对勃氏音乐更多了一份喜爱和更深一层的了解。

从那一天起，小亚瑟就迷上了勃拉姆斯。勃氏写的曲子他都要学。孩子把课程应该练的曲子全都搁置一旁，一旦弄到一份勃氏作品，他就喜出望外，立即抓紧研习。宁愿赊帐，小亚瑟也要购买勃拉姆斯的乐谱。对别人拟送的礼物，小亚瑟干脆明言索要这位可爱大师两手合弹的交响乐编曲、歌曲集子或室内乐谱。为此，小亚瑟早期的中学家庭教师席尔多·奥特曼先生为了给他买一些昂贵的编曲，真花了大把大把的钱，简直到了山穷水尽、倾家荡产的地步，因为这位可怜又可爱的老师奥特曼，毕竟是靠教孩子的菲薄收入来维生的。小亚瑟还强逼着接替柯隆智辅导老师的克拉若·韩柏小姐在钢琴课中专门教弹勃拉姆斯的四手合弹交响乐曲。对小亚瑟勃发的这股学习狂热，也使巴斯教授大感惊异。当孩子告诉巴斯，他要学弹 D 小调钢琴协奏曲第十五号作品时，巴斯睁大了双眼，惊呼道：“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呀？你疯了吧，我的孩子？那只曲子太艰深了，你怎么学得好呢？”但是，事实证明，狂热是成功的先导。一周之后，当“我的孩子”弹出那首协奏曲给恩师听时，巴斯的脸上终于绽开了一丝笑意，惊讶中掩饰不住其内心的喜悦和欣慰。

众多的良师益友，各方面的循循善诱，终于春风风人，夏雨雨人，使小亚瑟心中编织的理想之花逐步转化为名重当时的壮观果实。

## 2. 跻身上层社交圈

在柏林学习期间，小亚瑟·鲁宾斯坦的社交生活面也同时迅速地扩展开来。小亚瑟在性格上属于外向型，他同生活圈子各个层面的各色人际的交往，从无困难或丝毫勉强。

一天，约克琴院长介绍小亚瑟认识了英格曼一家人。英格曼教授是柏林大学生理学研究所的所长，他的夫人艾玛·卜兰德丝是一位很有名气的钢琴家，曾经师事德国著名作曲家和音乐评论家舒曼的夫人克拉拉·舒曼。不过，艾玛·卜兰德丝自与英格曼结婚后，就放弃了公开演奏生涯。好在小亚瑟经常去她家，因而经常有机会听她独自弹奏，也曾跟她双琴合奏过。英格曼夫妇有个最小的儿子叫汉斯，高大金发，与小亚瑟同年，两人玩得很投合。所以，小亚瑟·鲁宾斯坦几乎成了英格曼家的一名成员。

英格曼家就住在柏林大学生理学研究所里，占了整整一个前院。大音乐室的左右两侧各有一间小屋，摆满了书籍，真所谓“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给。相形之下，音乐室中的那两架贝司坦大钢琴就显得特别小了。汉斯有他自己的娱乐室，满地都摆放着精巧的电动玩具火车。小亚瑟跟汉斯常在一起玩。汉斯介绍小亚瑟看卡尔·梅的探险故事，小亚瑟一口气便看完了。作为对等，小亚瑟也把裘勒斯·佛恩的科学神奇小说介绍给汉斯读。两个少年的友谊就这样发展起来，成为名副其实的总角之交。

威廉·英格曼教授是从荷兰徙居柏林的。早先在荷兰时，他也是担任同样职位。当时勃拉姆斯曾是他们家的座上客，勃拉姆斯的降 B 调弦乐四重奏

就是献给他的好友英格曼的。小亚瑟获悉之下，觉得结交英格曼夫妇并进入他们的社交圈中，真是无上的荣耀！

小亚瑟跟英格曼一家人在一起，简直如鱼得水，对他个人生活和音乐进修，都有难以言喻的欢乐和长足的进步。后来亚瑟·鲁宾斯坦成年之后，每当回忆起这一家人安详而温煦的晚餐，心里便充满了无限的蜜意；餐桌上的大灯，精美的荷兰乳酪，香浓四溢的咖啡，特别是他们言谈举止中所流露的那份智慧灵光，与一般的庸俗灰黄，是那樣的截然不同。在英格曼教授家，小亚瑟还有幸结识了一位瑞士画家菲列普先生。他是一位可亲可敬的才子。他最出名的作品，是一座流淌灵性的罗伯特·舒曼雕像。后来，这位画家还曾为亚瑟·鲁宾斯坦画过像。

乔治·苏罗门教授医师也是小亚瑟早年柏林生活圈中的忘年之交。

苏罗门教授是罗森陶家的私人医生，他的教授头衔纯粹是荣誉性的。他的家庭堪称典型的上等犹太人之家，虽没有波兰籍犹太人那么民族性强，却比德国人更为爱国。苏罗门家共有4人：他和夫人，还有两个儿子理查和弗瑞兹。苏罗门教授为人和蔼，说话温软，平时一脸红光，对音乐有一股狂热的奉献精神，本身也是个相当好的钢琴家。

一天，小亚瑟微感不适，罗森陶太太立即把苏罗门教授请来看病。教授对小亚瑟当即产生了疼爱。从此，两人常来常往，远离家门的小亚瑟在教授家中，又找到下一个暖心的小天地。苏罗门夫妇在社会上很有地位，又能克尽厥职，履尚清鲠，极富人性磁力，能竭尽全力帮助自己的同胞，因而受到社会的普遍榆扬和敬仰。多年之后，亚瑟·鲁宾斯坦还以能结交这样的人类精英为荣。他不胜感慨地写道：“也只有像希特勒那样丧心病狂的恶棍，才会毁灭德国人民中如此宝贵的资产。”

苏罗门教授很喜欢跟小亚瑟一道合奏一些四手合弹的曲子，甚至到了忘乎所以、放意肆志的地步。

一天，小亚瑟突发高烧，罗森陶太太又把自己的私人医生请来。苏罗门教授给孩子检查了一番，又把了一下脉，即笑着说道：“不打紧，是出疹子。”苏罗门说完，又兴致勃勃地间小亚瑟道：“你弹巴赫的F大调风琴触技曲是用的什么速度？”其时他手中早就准备好了乐谱了。待罗森陶太太一走开，教授就一把将小亚瑟从床上抱到钢琴座上，两人像发了狂似的倾注全力弹奏起那首触技曲来。罗森陶太太和她的三个女儿都给吓了一跳，病号和医生怎么精神失常，疯疯癫癫的？！

苏罗门教授经常邀请小亚瑟到他们家去，一顿丰美的晚餐之后，一家人便团团围坐，恳请小客人给他们弹几首莫扎特的协奏曲。经常是小亚瑟不曾练奏过，拿了乐谱就弹将起来。这位“约克琴的爱徒”在看到他们全家4口人都凝神谛听，感动得眼噙泪水，心中便会油然而勃发出一股感奋之情，其势如高屋建瓴，锐不可当。

为柏林听众请来当时最伟大的歌唱家、钢琴家和大小提琴家的音乐与娱乐界大亨赫曼·乌尔夫先生，在小亚瑟的眼里，简直如天神似的奥秘和高大。每周星期天的上午11点钟，小亚瑟都会仁立在柏林交响乐团的票房门口，满脸渴望着能一睹赫曼·乌尔夫的丰采。他后来回忆道：“有时见不到这位大亨，我会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那时的柏林，演奏会的举办次数愈来愈频繁。赫曼·乌尔夫大师手头有一份演奏乐师和学生的名册。当演奏厅未能坐满时，他就会拉学生们来捧场。

小亚瑟自然也被列于名册之上，经常可以获得免费赠票的优惠。

一天，入场券虽说已销售一空，小亚瑟却有幸弄到了一张票，可以进入贝多芬演奏厅去听钢琴家达贝尔的演奏。英国钢琴家尤金·达贝尔的这场演出着实精采，特别是由他编曲的巴赫 F 大调触技曲和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更是演奏得非常成功，妙不堪言。

终场时，乌尔夫先生见孩子鼓掌喝彩，不由怦然心动。他拉着小亚瑟的手，说道：“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大师。”当时艺术家休息室里挤满了人，组成了一道道的人墙。他们费了好大的劲，才连挤带搽地穿过了人潮，来到满头大汗、欢天喜地的钢琴家面前。赫曼·乌尔夫在恭维了演奏者之后，就把小亚瑟引荐给了尤金·达贝尔。

“这是少年鲁宾斯坦。”乌尔夫介绍说。

“你这是指的他的姓，还是他的天才？”达贝尔不由好奇地问道。

“二者兼备。”乌尔夫一本正经地回答。

钢琴家猛然一惊，瞥了小亚瑟一眼，随后朗声一笑，说道：

“那就证实一下吧，年轻人。我们到台上去，我要听你试弹一曲。”

达贝尔错愕未定，孩子已经坐在舞台上那架钢琴的座椅上，弹了勃拉姆斯第七十九号作品的两首狂想曲。最初，在一旁倾听的只有达贝尔和他的几个朋友，其中之一是歌剧《汉赛尔与葛雷泰》的作曲家恩歌伯·亨伯定克和一些有雅兴的人。过了不久，一些正忙于领取衣帽的原先听众，骤闻演奏厅又传来了音乐，以为钢琴大师达贝尔应邀再奏一曲，于是纷纷挤回大厅。人们募见一个少年正在为达贝尔弹奏，便满心狐疑地坐下来谛听。小亚瑟弹奏完毕，从这群意想不到的听众中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孩子不由头晕眼花，仿佛刚刚完成了一次演奏会似的。

这时，达贝尔把小亚瑟紧紧抱住，说道：“一点不错！你的确是个真正的鲁宾斯坦。”小亚瑟听了，好不快活。

归途中，乌尔夫先生心情舒畅地鼓励小亚瑟继续努力，在弹奏技艺上精益求精。临别时乌尔夫大师强调说：“假如你努力，你必然前程无量。”

赫曼·乌尔夫大亨在亲历小亚瑟的多次演奏会之后，开始以对名人般的眼光来看待他。1900年12月的圣诞节前，小亚瑟在贝多芬厅举行了一次正式演奏会，那次演奏的节目包括：莫扎特 A 大调钢琴协奏曲的独奏，舒曼的《蝴蝶》，肖邦的 B 小调夜曲与诙谐曲。休息之后，最后演奏的是圣—桑的 G 小调钢琴协奏曲。由于这项节目的安排切合小亚瑟的心意，所以在他与交响乐团排练时，一切进展顺利，演奏团员们也都对这位后来被誉为“第一流战马”的少年深感佩服。这样，在正式登台演奏时，小亚瑟完全镇定下来一展所长，充分发挥演奏者的再创造能力，结果每一支曲子都受到赞赏。当他弹完了最后一首圣—桑的曲子，听众们都从座位上一蹦而起，狂呼喝彩，用脚跺地。约克琴教授和柏林市音乐界名流——作曲家马可思、布鲁赫和钢琴家李奥普、果朵涅斯基——当时都在场，整个音乐厅爆满，挤得水泄不通。当“第一流战马”弹完第四首答谢的曲子之后，乐坛名流都跑上台去恭贺他，约克琴教授张开双臂。

热情地拥抱了孩子。为了听这次成功的演奏会，小亚瑟的大姐嘉薇格和大哥史丹尼思拉夫还专程从家乡罗兹赶来。

第二天的柏林报纸刊载了小亚瑟·鲁宾斯坦在贝多芬厅的演奏盛况，他



已被推崇为“一颗未来的新星”。两位当地最具影响力的音乐评论家——《柏林日报》的李奥普·施密特和《音乐新闻》的奥图·李斯曼——宣称，小亚瑟是演奏莫扎特最理想的钢琴家，因为他对莫扎特有最深刻的了解。施密特甚至认为，小亚瑟“将会成为一名杰出的演奏家”。

一天，这位未来“杰出的演奏家”从英格曼夫人处得到了一条令人振奋的消息：马克伦堡——史佛伦的公爵夫人殿下有意召他去她那史佛伦宫中演奏。公爵夫人玛丽一直十分欣赏英格曼夫人的钢琴才华，爱屋及乌，她也亟想一睹小亚瑟的演技。巴斯教授对这项邀请极感荣幸；小亚瑟因系破天荒第一遭与皇族接触，自然也是喜出望外，激情满怀。

小亚瑟心里明白，19世纪的整个欧洲除法国与瑞士外，均由各自为政的王侯们统治，光是一个德国，就有上打的侯爵。这些皇族掌握着歌剧、交响乐与长期演出的剧院。他们出资赞助，当然也主宰着一切。一位钢琴家一旦获得他们的青睐，就会被指派为宫廷御用琴师，享受到诸多的特权。皇族在赐赠奖章与勋位上，表现得同样慷慨。更何况皇族成员们彼此通婚，关系盘根错节。一个音乐家只要获得其中的某一统治者的惠顾，一封推荐书信，就足以开启事业借以飞黄腾达的众多门道。小亚瑟事后获悉，这位马克伦堡——史佛伦的公爵夫人是荷兰康苏德亲王的母亲，而这位康苏德亲王的妻子又是荷兰女王维莲密娜。

一个细雨霏微的早晨，小亚瑟乘坐火车赶到史佛伦。当天下午3时，他跟随典礼官进入宫中的华丽舞厅。那里仆役如云，盛装贵妇侍立两旁，男士们则是清一色的燕尾服，穿着高雅考究，胸前挂满了勋章。其气派的堂皇，权势之显赫，俨如好莱坞宫闱影片中一幕欧洲皇宫镜头。

待宾客们全都落座之后，小亚瑟不慌不忙地献奏巴赫、莫扎特和勃拉姆斯的作曲，持续一小时之久。演奏完毕，掌声骤起，玛丽公爵夫人和蔼地给予了肯定与赞美，并赐以咖啡，还邀请少年钢琴家当晚到她的内宫与她共进晚餐。

那晚的盛宴特具风味。一名仆役把小亚瑟引入宫中二楼的一间僻静的内室，但见公爵夫人换了一身轻便的衣裙，两名美貌的宫女和那位片刻不离左右的典礼官随侍身旁。大家围坐在一个温暖如春的火炉四周。晚宴不拘形式，小客人也自感轻松多了，竟大着胆子给她们讲了几则娓娓动听的犹太故事，还表演了他最拿手的模仿演奏，赢得了主人的暗暗称奇。

小亚瑟回到柏林几天之后，英格曼夫人转述了公爵夫人的来函，对小客人的应邀献奏极表满意，还转达了有意请他再去史佛伦演奏，日期定在1月的29日，届时将为公爵夫人的生日举行盛大的音乐演奏会，并配以交响乐团伴奏。

对于这次盛情邀请，小亚瑟一时乱了方寸：由于他自己的生日恰好是1月28日，接受邀请就意味着失去往常过生日的机会，失去与好友们的聚会，享受不到美饌佳肴，错过众多精美的礼物；不过，拒绝邀请则更不明智，何况生日那天能在史佛伦与交响乐团排练演奏，又有机会首演刚学会的一首肖邦的波兰主题幻想曲，也确实颇具诱惑力。经过权衡利弊，小亚瑟还是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决定前去参加这一盛大的演奏会。

到达人口不足2万的公爵夫人治下的小京城时，但见史佛伦全城旗帜飘扬，一派节日景象。原来一位公爵夫人的生日，在她统辖的京畿内竟被视为国家的庆典。玛丽公爵夫人的丈夫一向在法国雷维拉海滨挥霍其臣民血汗避

寒消遣，这时与一些皇族亲友特地赶来庆贺夫人的生日；玛丽公爵夫人的儿子康苏德亲王陪同妻子、荷兰女王维莲密娜也同时到达。他们都在小亚瑟与交响乐团练奏时出现，给演奏者带来了紧张不安。指挥即使发现演奏中出了些差错，也不敢贸然停止交响乐团的演奏。这样一来，原先优美的一支曲子，在后来正式演奏时，成绩极不理想。好在听众们的音乐素养都不高，也就没有听出有什么异样，甚至同样地跟随王族们一齐礼貌地拍手赞赏。

演奏会结束之后。公爵在宫中摆国宴，交响乐团则在盛宴与后来舞会上伴奏。小亚瑟端坐在宫廷典礼官的席位上，被眼前的豪华声色给搅得眼花缭乱。当宾客们举杯祝贺时，小钢琴家按捺不住一时的冲动，竟悄声儿把自己的生日也透露给了典礼官。典礼官禀告公爵夫人后，顿时引起大厅内一阵小小骚动，人们又纷纷向小亚瑟敬酒，同时赠送了不少贵重的礼物。公爵夫人殿下从此对小亚瑟的生日念念不忘，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她还每年定期发送贺电来庆贺“彼此”的生日。

### 3. 小钢琴家的罗曼司

古人云：“食、色，性也。”

小亚瑟·鲁宾斯坦在柏林习艺成长的道路上，除了满足“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之外，还需要事业上的鲜花和感情上的依托。在柏林求学期间（1897～1903），他至少堕入过三次情网。

第一次是在罗森陶太太家寄居的时候。当时小亚瑟本来就在脂粉堆里过日子，他的朋友们，包括住在柏林的赛格佛瑞·梅耶姨父一家，都一直很担心孩子的起居，认为他“处在女人窝中，实在是个很不健康的环境。”其实，小亚瑟住在罗森陶家，总感到枯燥乏味。罗森陶太太平时严肃有余，风趣不足，一副学究派头，喜欢在房中像只鸽子模样，一步一点头地来回踱步。她的大女儿玛丽长得又高又瘦，“一尊恶鸟似的长鼻子”，“毫无风韵可言”。二女儿艾尔莎“长得很好”、“仪表却很高傲”。三女儿阿丽丝“长得真丑——红泥巴颜色的头发，鼻涕流个没完没了的红肿鼻子，又短又没线条的双腿，配上她那副别扭脾气”，孩子还常被她那“杀鸡般的大提琴声吓个半死”。

直到有一天，罗森陶太太家才开始出现了转机。她接待了3名短期女房客，其中两位年轻小姐分别来自美国的波士顿和费城。小亚瑟一眼便注意到了“令人销魂”的贝莎·朱小姐，她有一头光泽柔软的浅浅棕发，雪白的肌肤，灿烂夺目的笑靥，微笑时绽露出一排完美无疵的贝齿，穿着朴素，风味却无比优雅，脸上找不出一丝儿化妆的脂痕和粉黛。正是天生丽质，美赛芙蓉。

小亚瑟很快还发现朱小姐对音乐的欣赏也非常敏锐。她是瑞德克立夫女子大学的毕业生，是来柏林进修德文、参观博物馆、上戏园子、参加社交聚会的。小亚瑟对朱小姐已一见倾心，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愈陷愈深”，即使荒废琴业，也在所不计。巴斯教授的胡子往上翘的次数愈来愈多，上他的课简直忒不好受。所幸朱小姐在一旁打气。他们一起去动物园散步时，她就会给小亚瑟晓以利害，提醒他切切不可辜负自己的这份天纵才艺和未来的璀璨前程。小亚瑟很喜欢在她房里两人单独品茗时的那份隐秘和温馨。每当朱小姐外出应酬——赴宴请或观戏剧时，小亚瑟独自呆在罗森陶家，心头往往会泛起一种落寞、无聊和悲凉感。

1900年1月28日，是小亚瑟13岁生日。他觉得自己已长大成人，但接受生日礼物总是很高兴的事。贝莎·朱送给了他一份由卡尔·陶西克高起改

编的瓦格纳歌剧《名歌手》的钢琴演奏曲；小亚瑟所敬爱的奥特曼博士则送给他四组勃拉姆斯交响乐中的钢琴乐谱，价格相当昂贵。其他贺礼也很实用或相当精美。

罗森陶太太特别安排了小亚瑟的庆生会，非常热闹。小亚瑟乘兴表演了特长——模仿著名的演奏家，随后又演奏了他最拿手的乐曲：从歌剧选曲、交响乐曲、一直到轻歌剧选曲，就是不曾弹奏正统的钢琴乐曲。

朱小姐艳光照人，这天破例多喝了两杯樱桃白兰地，醉醺醺的，姿容更是绝代，妩媚动人。她借着小亚瑟的伴奏，轻移舞步，袅袅婷婷，还唱了几首美国歌曲，柔和缠绵，荡气回肠。

宾客尽欢之后，纷纷离去，惟独朱小姐仍留在客厅里跟小亚瑟闲聊，没有跟随女伴回房就寝。最后，当小亚瑟像往常对她道声“晚安”时，她蓦地张开双臂，一把将孩子搂住，在他嘴上深深地吻了一下。小亚瑟不由一阵哆嗦，心脏霎时像停止了跳动似的，慌忙奔回自己的卧房，也不知是害臊，还是逃避难以克制的冲动。“她爱我，她爱我！”——小亚瑟的脑海里回旋着这一意念。

彻夜未眠之后，第二天一早，小亚瑟怀着既喜悦又胆怯的心绪等着见朱小姐。她早餐时来迟了一步，面色略显苍白，但却十分镇定。她说她从不曾像昨晚似的玩得那么痛快极了，说着还给了小亚瑟一个泰然微笑，漾起的酒涡是那样甜美，那么醉人！小亚瑟尽管十分佩服这位姑娘的镇定与沉着，内心却感到万分的失望，一切似乎恢复到了往常。那么甜蜜蜜、暖融融的香吻呢？如何解释？朱小姐这种费解的表现，使小亚瑟愁苦了好一些时日。

这时发生了一件很糟糕的事：罗森陶太太要小亚瑟从自己的卧房里搬出来，在客厅里打铺，叫他晚上就睡在那儿。小亚瑟丧失了属于自己独有的小天地，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儿。

一天早晨，小亚瑟鼓足了勇气，敲开了朱小姐的房门，径自走了进去，不容对方发言，就如洪水瀑布般倾泻出几天来积压在心头的苦恼、想思和痴情。

姑娘不解地问道：“我有啥地方对不住你啦？得罪了你吗？”小亚瑟在立即给予否定答复的同时，猛然抓起她的手狂吻不已，温言说道：“最近简直见不着你的倩影。你几乎每晚外出，深夜才回，我根本无法见到你。啊，要是你能来亲我，跟我道声晚安，不管多么晚，敢情多美！那我就感到快活得多了！”

这种孩子向母亲央求的事，居然出自一己之口，小亚瑟说完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好在朱小姐并不介意，而且爽快地答应了他。

这样一切如愿，一种新的夜生活开始了。朱小姐夜晚常去听歌剧，尤其是当《崔斯坦与易梭德》或《纽伦堡的名歌星》这两出长歌剧上演时，更是经常早出晚归。一名在柏林的美国年轻牧师常常陪伴着他，小亚瑟最初对这位“情敌”并未引起足够的猜忌，相反心里还倒挺高兴的，自以为对她有了某种程度的安全感哩。就这样长夜孤守，一等就是好几小时，直至伊人悄然夜归。小亚瑟会踮起个脚尖，悄声儿关上门，当朱小姐头一次坐上小亚瑟的床沿时，他会情不自禁地狂吻着她，颤声儿在她耳边轻诉缠绵情话，她也微笑着浅吻孩子的热辣辣嘴唇。以后她来到小亚瑟的床边，总是异常小心，轻移款步，避免惊动其他人。在一次这样的幽会中，小亚瑟竟壮起胆子向朱小

姐求婚，要她等过 10 年，再双双成亲，她又用她那甜美的微笑和香吻感谢了他的海盟山誓。

纸总是包不住火的。罗森陶太太终于察觉了情况有异，她不能容忍在她的家里竟发生这号浪漫事。

一天早上，罗森陶把小亚瑟和朱小姐都喊进了自己房里，冲着后者厉声呵斥：“你不觉得害臊吗？一个姑娘家竟勾引起这么小的孩子！真是荒唐透顶！”

朱小姐一脸苍白，惊恐万分，结结巴巴地进行了自我辩解，说她对待小亚瑟纯系出于同情，可怜他远离亲人，所给予的充其量也仅是他久违了的母性柔情。谁知罗森陶太太竟反唇相讥，尖声嚷道：“那你为什么要嘴对嘴地亲他，还偷偷摸摸的？真不要脸！”

这下朱小姐的花容大为失色，含泪抗辩道：“你怎么敢这样放肆，还说我们勾引和不知廉耻？须知在我们美国，对着嘴亲是常有习见的事。”

这情景使得小亚瑟不知所措，目瞪口呆，对于朱小姐所强调的“母性柔情”，更是惘然若失：原来他还以为那是爱的流露呢？！好一个小傻瓜！

后来朱小姐被挽留住了几天，原因是她的父母就要来柏林看望自己的女儿。这样，小亚瑟和朱小姐在餐桌上的会面，就不胜尴尬。他们得当着众人的面滑稽地亲脸，罗森陶太太的三位千金则窃窃讪笑。有人把朱小姐受辱的事反映给了巴斯教授，后者也怪罗森陶太太做得有点过份。后来朱老夫妇到达柏林，朱小姐便搬进他们下榻的旅馆里去住了。

一天，朱老夫妻殷勤地邀请小亚瑟与他们共进午餐，待他如家人般地亲切。他们对女儿所描述的罗森陶家事件，仿佛无动于衷。她父亲只气愤地用出了一句：“这些德国佬，真没教养！”

他们回返波士顿的那天，小亚瑟特地带上新鲜花和自谱的一首小曲送行。在车站，朱小姐介绍了她的未婚夫给前来送行的少年。哈，原来竟是那位年轻的牧师！他们不久之后就在美国结婚了。

多年之后，亚瑟·鲁宾斯坦去美国旅行演奏期间，曾多次与朱小姐夫妇相聚。在她去世之前，他们一直维系着良好的友谊。后来，朱小姐的爱子无限崇敬地将他母亲在柏林时期遗存的日记赠送给了鲁宾斯坦。这位钢琴演奏大师在捧读这些遗作时，不由惊喜交集，涕泪横流——原来在贝莎·朱小姐那段青春期间，还真勃发出对小亚瑟一缕处女恋的真情哩！

小亚瑟·鲁宾斯坦第二次堕入情网，则是后来徙居温特夫妇家中的事。

朱小姐离去后，小亚瑟·鲁宾斯坦在罗森陶太太家简直待不下去了。他蓦然觉得自己已成了个陌生的多余人，经常跟主人家争争吵吵，打嘴巴仗，怨恨自己的小天地被无端剥夺。这种怨愤情绪有增无已，一直发展到一天他勃然怒起，将客厅中的钢琴坐凳摔了个粉碎。那些女士们和小姐们给小亚瑟的狂暴行为都吓得缩回到自己的卧房去了。小亚瑟则以胜利者的姿态，一人独自在客厅里享用晚餐。

巴斯教授风闻这事，对罗森陶一家人处理朱小姐事极为愤慨，于是决定将小亚瑟搬出这座“女性碉堡”。为了寻觅适当人家，巴斯教授的确煞费苦心——不是房东太老，就是爱徒太小；要不就是人家受不了钢琴的骚扰，或是没有空余的住房。经过很长一段时期，他终于找到了一对理想夫妇——温特先生家。这是当时柏林的中上层之家，男主人很老，经常远出公干，很少在家；女主人 30 来岁，身材秀美，姿颜姝丽，含笑的蓝眸，有说不清道不明

的妩媚。他们膝下无儿无女，仅有一名女佣。他们夫妇在经过好一阵密谈之后，主要是看在皇室钢琴乐师和皇家音乐学院资深教授的份上，才决定收留他的爱徒借住。

温特夫妻家离小亚瑟的几位教师家都不甚远，离动物园又近在咫尺，拨给他住的卧室还挺宽敞，与温特夫妇的卧室仅一道长廊之隔。平时住处很幽静，这与罗森陶太太家中的成天喧闹吵嚷相比，无疑有天渊之别。巴斯教授特请钢琴制造商贝司坦为爱生送来了一架小型演奏用钢琴，供孩子练习。这样，小亚瑟的生活再度充满了祥和的阳光。

温特夫人是一位地道的贤妻，但在她的性格深处，却有一股浪漫主义的潜在在突兀躁动。她对小亚瑟弹奏的乐曲和阅读的书籍，都表现得如醉如痴，甚至对这位乐坛神少的生命涓滴也充满着无尽的好奇。面对如是情势，小钢琴演奏家不仅没有感到丝毫的不安，反而私心窃喜。他们虽然年岁殊异，但整天厮守在一起，很自然地，导致两人关系日渐微妙、热络，相互倾吐胸中积愆，几乎袒露无遗。温特夫人与小亚瑟之间日益亲近的关系，突然使他意识到对方是个女人。孩子的心头涌起了一种莫名的嫉妒。嫉妒谁？意识深处影影绰绰地竟然冒出了温特先生的轮廓来。不错，正是他。小亚瑟再也受不了目睹着他在亲吻她或是抚摸她，即令一些挑逗性的亲昵动作，小家伙也看在眼里，恚恨在心。这种心态愈演愈烈，越来越糟，而她却丝毫未曾察觉。小亚瑟最后决定摆脱这一苦海，而且想出了一个奸滑的妙计。

一天早上，小亚瑟正在练琴，温特夫人端了一杯牛奶，送进了他的卧室。孩子抬起头来，安详地冲她脱口而出：“亲爱的温特太太，我非常抱歉，但我必须尽快从尊府搬走。”这话恍如晴天霹雳，她手中的杯子好险没掉落在地。她大声嚷嚷：“怎么啦？我们有啥地方得罪你了吗？”小亚瑟急忙答道：“不，不，不是那么回事。我说不出口，但我非离开不可。”温特太太茫然莫知所措，眼含泪水恳求道：“你必须告诉我为的是是什么，莫非巴斯教授在背后捣鬼？”小亚瑟忙不迭地答道：“不，不，不是。这纯粹是我个人的决定。我也希望告诉你原因，但这却又是不可能的事。不过，我请求你别跟温特先生提起这事，只我们俩私下有数就得了。”

以后的几天，温特夫人都一直在私下劝小亚瑟打消原意，否则也得告诉原因，但都被房客温言婉拒了。

一天早晨，温特夫人再也忍耐不住，竟发疯似地冲着小亚瑟吼道：“我不能让你走，除非你说个明白，为啥要这么对待我。”孩子见时机业已成熟，对方已入他彀中了，这才压低嗓门，说起悄悄话来：“你定要逼我说，那我只好实情相告了。可是，你得答应我不会生气才行。”温特太太含笑点了点头，说道：“怎么会呢？亲爱的亚瑟，你总该晓得我是多么喜欢你的。”孩子终于结结巴巴地说了起来：“可你听我说，我……我对你有一种不该有的感情。我吗我实在受不了啦，每天跟你生活在一起，又这么亲近。”接着，是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这以后，她显然是故作镇静，淡然一笑，说道：“亲爱的，别说傻话，你不久就会忘掉的。这么说，你也不该就为了这么点傻事离开我们呀！”小亚瑟听了，好不痛快，她真的入彀了！

当天夜里，温特太太通过黑漆漆的长廊，身穿一袭轻柔蝉翼般的玄青晚褙，飘然来到小亚瑟的卧房，柔声向他道了声晚安。小亚瑟羞羞怯怯地握住她的手，她也态度坦然，毫不退缩。然后，俩人拥抱并亲吻着，用这个年方二七、正值发育之龄的小亚瑟自己的话说便是：“开始了我第一次真正的恋

情。”“这也是一段颇费周章的恋情。”

从这时起，小亚瑟已开始把温特太太昵称为“涵妮”了。她是个多情善感的女子，喜欢限挚爱的少年诉说自己的过去，恰好小亚瑟也是个健谈的小伙子，两人十分投契。涵妮在家里无所事事，成天闲着。温特先生公差外出的时候多，即使在家，平常也只是开饭时才露一下面，中午又要睡午觉，晚上也休息得很早，难怪涵妮成天泡在小亚瑟的房里了。

巴斯教授早就发现小亚瑟在发育期间难免的苦恼，如今则察觉爱徒的脸色不佳，问又问不出个所以然来。一天，他突然提出要见温特太太，还要小亚瑟预告一声。第二天下午，他扳起一副面孔走了进来，表示要单独跟温特夫人谈话。小亚瑟在房中惴惴不安，好不担惊受怕，惟恐教授了解这段“窃玉偷香”的艳情哩。

半小时之后，巴斯教授黯然返回，小亚瑟则迫不及待地一头冲到涵妮跟前，向她打听秘谈情况。小亚瑟这才知道，巴斯教授向温特太太抱怨“这孩子愈来愈懒，从不备课”，“最糟的是，最近容易疲倦，连记忆力也衰退了”，“面色难看，神思恍惚。”温特太太则责怪他“功课布置得太重太多”。教授作了完全否定的答复，然后突然面红耳赤地嗫嗫嚅嚅：“温特太太，我想你大概不甚明白少年常犯的毛病，你不妨查一查词典，这个字眼就是‘手淫’。”说完，巴斯便仓皇离去。温特太太在转述这段秘谈经过时，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不自觉地流淌出来。

小亚瑟第三次堕入情网，是在认识年轻的华沙作曲家佛德立克·哈曼的妹妹蓓莎，一个有着“银铃般笑声的女孩子”，也是一个“难以应付的小妖精”之后，可说是一见着迷，再见倾心。

佛德立克·哈曼，是小亚瑟在参加一次华沙交响乐演奏会之后结识的。那是一个刚从华沙音乐学院毕业并在毕业生作曲比赛中获得金奖的美男子。佛德立克的父亲是华沙一家高级进出口商行的主管，祖父则曾是华沙声誉显赫的一位银行家。佛德立克的母亲漂亮、动人、爽朗，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法、德三种语言，对艺术与文学的欣赏能力也挺高。她生性极爱社交，对一切有趣的事都持有开明的态度。佛德立克有个17岁的妹妹叫蓓莎。

小亚瑟与蓓莎的头一次邂逅，是在他应她哥哥的邀请，去他们在华沙的一幢豪华无比的私邸的等候时刻。她那份矜持和自信，以及“银铃般的笑声”，都给小亚瑟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后来，佛德立克专程从华沙赶到柏林，计划主办一次演奏会，决定作曲、指挥与钢琴演奏一把抓。他在街头巧遇小亚瑟，立即邀请后者去他在德国首都下榻的寓所。

小亚瑟对佛德立克·哈曼在柏林的小桃源也一见就爱上了。佛德立克的房东是一名波兰老寡妇，丈夫生前曾是华沙一律师，与哈曼相交甚笃。哈曼住的是她的一间客厅兼书房，另在底层还有一间小卧室。壁炉中烧着噼啪作响的火柴，房中立着一架贝司坦大钢琴，地上堆满了书籍与乐谱，一张长沙发、一张矮条桌和几把软椅，予人以温馨、舒适的感觉。

小亚瑟的初次造访，就对佛德立克的智慧与生命活力，对他演奏的那些优美动听的自作曲，以及对他能操5种流利的外国语交谈，一直到他那临时住房的温馨、舒适，都倾心得五体投地。哈曼的住处又距温特夫妇家不远，因此小亚瑟常去看望他，协助他准备演奏会，佛德立克成了小亚瑟在异乡的生活中心。佛德立克家中供给他巨额津贴，因此他经常请小亚瑟在他的寓所



用饭，那里有他自己的小餐桌，菜食不像温特家那样单调，那么缺乏营养和淡然无味，而是十分可口精美。有时哈曼还请这位“小天才”一道去观剧，听演奏会或带他去吃名贵的馆子。总之，哈曼使小亚瑟领会了过去一无所知的另一层面人的生活方式。与哈曼交谈，无论是谈音乐、论文学、艺术或人物，他都具有超人的智慧和卓越的见解，永远是一种无上的乐趣。

音乐，自然是哈曼与小亚瑟两人友谊的基础。他们热烈地讨论各类作曲家、演奏家和指挥家，说着说着就扑向钢琴，用弹奏来佐证各自不同的观点。哈曼原本对勃拉姆斯缺乏认识，小亚瑟竟然使他热爱上了这位毕生维护德国古典传统、追慕贝多

芬风格的德国作曲家；而他也呈献给小亚瑟以独具的天赋——

为他启导了正宗的肖邦音乐，纠正了他过去对肖邦的一些偏见或误解。

佛德立克·哈曼对肖邦有一股子狂热和沉醉，他弹奏肖邦的作曲可说是得心应手，无懈可击，恰当正确，妙绝时人。那是因为哈曼具备了演奏肖邦音乐的最纯正风味：马祖尔舞的波兰乡土旋律，波兰舞曲中的高贵与活力，诙谐曲或叙事曲中原有的热情，以及华尔兹舞曲的妩媚和典雅。因此，小亚瑟从佛德立克对这一波兰作曲家和钢琴家的肖邦所具有的深刻体察和直觉了解，也启发了他自己对这位波兰大师的深远灵感，从而学到了如何欣赏肖邦音乐的精髓。

在相互交往与随意漫谈中，小亚瑟也了解到佛德立克与他的父亲很难相处，而且格格不入，因为父亲根本不重视他在音乐方面的天赋。正因为如此，佛德立克必须全力以赴，办好这次演奏会，尤其是演奏会还有一个月就要举行，因此小亚瑟也必须协助他，忙得不可开交。巴斯教授力劝小亚瑟不要过于热心；温特夫妇对他整天与佛德立克黏在一起，也颇有微词。但小亚瑟自己却满怀喜悦，乐此不疲，原因是近期内他的音乐课程与苦练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这都归功于他与佛德立克的切磋琴艺与笑谈人生，并从而对音乐的真谛和全面的人生有了新的认识和更大的兴趣。

演奏会举行的前两天，佛德立克·哈曼的母亲和妹妹赶到了柏林。哈曼的母亲是一位高俏的棕发妇人，徐娘半老，仪态爽朗。哈曼对母亲百般敬爱，因为她了解儿子的志愿，她本身的音乐修养也很高。哈曼的妹妹就是小亚瑟在华沙的哈曼家里所见识过的那个“有着银铃般笑声的女孩子”，眼下出落得更是楚楚动人，也更成熟更稳重了。她身材娇小，乌黑的秀眸喷射出智慧的灵光，丰满的红唇微启时凸露的闪亮皓齿，以及那股高雅的气派，实在使小亚瑟见了着迷。

两位女士都对小亚瑟有如家人般的亲切。她们留他吃了晚餐之后，就迫不及待地要听他弹琴。为了尽量取悦母女俩，小亚瑟几乎亮出了自己的全部绝招，献给了女士们一道音乐什锦果盘：他先弹了一首巴赫的遁走曲，接着是瓦格纳歌剧《名歌星》的序曲，然后是一二首勃拉姆斯的短曲、佛德立克交响曲中的片断，以及其他一些曲子。母女二人的音乐素养部很高，一再请客人弹了又弹，对他十分倾倒，临别时还坚持要小亚瑟答应以后有空再来，在她们逗留柏林期间尽可能多多陪伴她们。小亚瑟作了令女士们满意的答复，因为那时他已发现“自己对哈曼的妹妹已是一往情深了”。

正式演出的那天下午，小亚瑟待功课一完毕，就赶去参加了演奏会。这次佛德立克身兼三职的表演总算没有失误之处，甚至可说是相当成功。第二天柏林的报纸都以很大的版面报导了这次演奏会的场景，评语都十分客气：

喜爱哈曼的歌曲，也赞赏了他的钢琴演技，但对他的管弦乐却未予置评。不过，小亚瑟却对哈曼的管弦乐颇为失望，因为乐器的编曲钩力过强且显得笨拙，整部作品过于接近柴可夫斯基。所幸他那全部作品中所流露出的地道波兰的纯朴与清新，倒是别人所欠缺的特色。佛德立克的指挥也不太稳定，以致阻碍了乐曲的流畅，这多半是他的整体音乐结构存在严重的弊端所致。

其后的数天，小亚瑟把所有的闲空都用来陪伴哈曼一家人。通过频繁接触，小亚瑟觉得蓓莎“是个十分难对付的小妖精”，她对他下的挑逗功夫也愈来愈成功，不愧为调情圣手。她心血来潮时，会让小亚瑟情不自禁地去亲吻她。

蓓莎与她母亲的离去，使小亚瑟非常沮丧。他对蓓莎的思慕日甚一日，整个思维都从柏林转向了华沙。

一天，小亚瑟在内心狂热的驱使下，给蓓莎写了一封火辣辣的情书。发誓要把整个世界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说他要把她吻死，会爱她到海枯石烂，地久天长，等等等等。

寄出这封炽热的情书之后的整个一周，小亚瑟始终生活在恐怖的悬疑和苦苦的期待中。佛德立克想尽了一切方法去岔开好友对他胞妹的痴恋，但都无济于事。佛德立克在柏林的寓所里有一位相当漂亮的少妇，刚与她那出名的剧作家离了婚。她那修长窈窕的身段、美妙悦耳的娇声和俏脸鲜亮的化妆，都给小亚瑟以极深印象。在黔驴技穷之余，佛德立克企图利用他公寓中的那名离异少妇来使痴情好友分心。当时，少妇正热恋着佛德立克，用情书附上鲜花、糖果来展开爱情攻势。在公寓晚餐，她那火热的秋波死死盯住这位俊男不放，使出了全套狐媚缠功。在桃色面前，佛德立克毫不动容，却利用他的魅力转而推销朋友。谁知这位轻佻的离异少妇，认为小亚瑟权当替代品并无不可，聊胜于无，于是便将一腔痴情向这一翩翩俊少泼洒而来。这段艳曲固然令小亚瑟受宠若惊，却也惹下了不少麻烦——涵妮，即小亚瑟呢称的温特夫人，首先就难以容忍竟有她所陌生的狎女荡妇用香喷喷的信笺来侵袭她的领地，连巴斯教授也嗅出了一股异香从爱生的口袋中喷涌而出……

当然，在这段时间，小亚瑟也享受到了一些愉快的时光。比方说，他、佛德立克和另一位波兰钢琴家约瑟夫·霍夫曼三人聚在这位少妇温暖的客厅里品茗，围在钢琴上弹奏各类作品。也是在这种场合，小亚瑟才真正发现并深深佩服霍夫曼特有的天赋：他能轻松地单用左手弹奏整个贝多芬奏鸣曲的左手演奏部分，而由小亚瑟弹右手部分；他还能在人群高声谈笑的喧闹声中，在一旁全神贯注地静静谱写他的协奏曲。

两个多星期挨过去了，蓓莎居然杳无回音。她的沉默导致了小亚瑟的更大冲动，他一口气连写了两封火力更猛的情书给她，明白无误地向她坦陈，生命没有了她，是毫无价值可言的，暗示出自裁的可能。又过去了两周，依然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可是有一天，佛德立克念了一封由蓓莎代其父亲写来的短笺，信中说哈曼家要举办一次大型舞会，邀请 200 名客人宾临舞场，舞会之前还要举行一次演奏会。她写道：“不知亚瑟是否能来华沙演奏一小时的音乐，父亲还能为他另行安排一次公开演出。他可以在我们家住上两周，看看有无其他的机会。”她还表示她父亲愿意酬劳 300 卢布（折合 150 美元），外加旅费；此外，小亚瑟如若公开演奏，她还可以为他争取到同样的酬金。未了，蓓莎又补上一句“又及”：“说服亚瑟”——就是这么一句附言，竟然改变了小亚



瑟一生的轨迹。

蓓莎的这一句“又及”，简直是一道无形的命令，是小亚瑟盼望已久的佳音。他先是去征得巴斯教授的首肯。出于爱财心切，他听说会有两笔报酬，他那绝无妥协余地的态度终于有了转机。他说道：“如果你答应将报酬悉数带来，只准自留少许零钱，我就准许你去。不过，你一定得在两周之内赶回。”小亚瑟听了，大喜过望。

哈曼给小亚瑟买了一张去华沙的卧铺票，把他送去火车站，又叮嘱他跟父亲美言一番。小亚瑟感激地拥吻了佛德立克，便乘车出发了。

次日清晨7时，小亚瑟到达波兰的首都，当即直扑哈曼家。到达目的地，因天时尚早，太太小姐们还没起床，小亚瑟被接待进入餐厅，受到老哈曼的款待——共进早餐。这位商行主管头发全秃，嘴上蓄一撮浓粗的灰胡子，由于最近中风，左脸因麻痹而深陷，戴的眼镜是一明一暗的两块镜片，以掩盖一只瞎掉的眼睛。稍事寒暄，他们便坐下共进波兰式早餐，包括茶、各式面包卷、香肠、干酪和鸡蛋。

他们边用餐边闲聊，哈曼先生谈得最多，主要表达了他对儿子成为“职业钢琴家”的忧虑，小亚瑟则按照事先想好的，尽量陈说佛德立克的天赋，诸如他对肖邦的深刻理解，具有拿起乐谱就可即时演奏的能力，以及他作为指挥家的潜在素质，等等。哈曼老先生把孩子的话似乎听进去了，颌首说道：“听你这样一位天才少年的一席话，我很欣慰。但愿你的看法正确。”说完，便径自离席而去。

管家将小亚瑟安置在佛德立克的专用房间，包括一间舒适的卧室，一间摆满书籍、乐谱和一架精美贝司坦大钢琴的客厅。他刚一进屋，就听见那熟悉的银铃似的笑声，正是蓓莎。她很美很美，配上一副傲慢加妩媚的神态，真令人销魂。她伸出双手，非常亲切地表示了欢迎，但却只字不提情书的事。小亚瑟自然不便追问。

他们谈起了这次舞会、演奏节目和选用的钢琴。不过，谈得更多的是蓓莎，小亚瑟只是心不在焉地听着，心中暗暗奇怪对方毫无爱慕的表示。突然，蓓莎说道：“舞会中会有一位画家前来，我将为你作个介绍，你要想法使他高兴才是。”小亚瑟仿佛挨了一闷棍。完了，她爱的准是这位男子无疑，小亚瑟的心儿已经破碎，但仍存一丝儿侥幸：她爱听他的演奏，或许音乐有助于呼唤爱心哩。他冷冷地答了一句：“好吧！我会尽力逢迎你的朋友。”说完，便头也不回地进卧室打开行囊。

午餐时哈曼夫人露了面，她拥抱了小亚瑟一下，以示欢迎。她丈夫也下班回来。餐桌上的话题都集中在当晚的舞会与准备工作上。小亚瑟一声没吭，饭后即回房练习演奏节目，他决心晚上要倾注全力弹好钢琴。

晚上9时，宾客陆续来临。10时过后，演奏才开始。那晚，小亚瑟以空前的激情，把满腔绝望与微茫希望交混的复杂心绪一股脑儿倾注入演奏中。演出非常成功。当他弹完最后一支曲子，亦即离开柏林前几天特为这次演奏准备的曲子——肖邦的降B小调诙谐曲时，听众噌的一声朝他团团地围拢过来，很多女士们的泪水夺眶而出。主人更是感奋不已，哈曼太太发狂般地深吻少年钢琴家的脸。

小亚瑟环顾四周寻找蓓莎。蓦然回首，却见她正与一个30多岁的男子谈在兴头上。那人穿着考究的燕尾服，襟上别一朵红色康乃馨，一只眼上嵌着镜片，头发乌青且修剪整齐，蓄一撮英国绅士式的短髭，一张大嘴，正在唾

沫横飞地高谈阔论。

蓓莎发现有人在注视她，便跑了过来，把小亚瑟从人群里拉出，一把拖到那位男士跟前，把他介绍给了这个“了不起的画家”，还希望他们“作个朋友”。男士在恭维钢琴手的演奏的同时，脸上泛起了一丝嘲讽的冷笑。孩子注意到对方有点跛脚，奇怪的是他竟能将这一缺陷也转化成诱惑的魅力。百思不得其解！这时直觉告诉小亚瑟，这人无疑是蓓莎的爱人。

想到这里，小亚瑟也顾不得什么礼仪，粗鲁地甩掉了这两个男女，径自来到餐厅，端起桌上的伏特加酒，接连猛喝了五六杯。接着，他又喝了红白葡萄酒，还有香槟酒，碰到什么酒，就一仰脖喝干，满指望能一醉解千愁。谁知喝了这么多酒，头脑反而极度清醒，心境也像泼翻了个五味瓶，甜酸苦辣咸，应有尽有。

舞会一直闹到天明。这时酒性发作，小亚瑟的头痛得像要炸开，一整天胃都不舒服。那晚就寝之前，他跟在蓓莎的身后走进了她的绣房。小亚瑟从蓓莎的嘴里证实了那个画家的确是她的情人，蓓莎还要求他帮助成全一下。小亚瑟听了，委屈地点了点头，便头也不回地冲出了她的房间。他内心既无怨恨和愤怒，也不存有半点幻想，蓓莎的冷酷无情给他的打击太大了，他从此心肠也变得僵硬起来，变成了一个冷笑人生的失意混混。

在华沙的两周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原定的公开演奏也没有举行，不过哈曼老先生还是如数照付给他那应得的酬金，还说他不久要再去柏林一行，为小亚瑟和佛德立克安排一次演奏会。辞别时，哈曼一家人争相拥抱小客人，蓓莎还驾驶她们家的马车，送小客人去火车站。她抱着小亚瑟柔情地吻了一下，然后又飘出一阵银铃般的嘲笑声。小亚瑟听了，不由心底滴血，他暗忖：这个小妖精虽说没有对他作过任何承诺，但她的肆意挑逗，却比承诺更为可怕十分。

#### 4. 与巴斯教授分道扬镳

小亚瑟·鲁宾斯坦准时回归了柏林。

涵妮见小亚瑟回来，自然十分高兴。

巴斯教授最初的表情十分冷淡，而且立即向孩子伸手讨钱。待小亚瑟将钱悉数交给他后，他的脸上才顿时由阴转晴。他又重弹老调，要给小亚瑟在音乐学院谋个教职，不过这要等上一年半载。小亚瑟对恩师一再为自己的将来擅作主张，简直是越俎代庖，听来暗自恼火，只是按捺住性子，暂时还没有发作罢了。巴斯教授最后又安抚说：“孩子，看来下一季节没有你演奏的机会了，因为你上次演奏会的表现不佳，说明你的努力还不够。”

其后的两三周内，小亚瑟的生活又恢复了常规：上不完的课，偷偷地与佛德立克晤面，因为巴斯教授一直对哈曼不感兴趣，甚至命令自己的学生兼被监护人断绝与佛德立克的往来。巴斯斩钉截铁他说道：“无论从音乐还是从道德的角度来看，他对你的影响都是相当危险的，也不是我所能容忍的。”他对小亚瑟荒废大量时间用在一个花花公子的身上，多次动了真怒，并大声训斥过“爱徒”。

不过，巴斯教授一厢情愿地妄图按其个人心意来塑造爱生，却往往南辕北辙，效果不佳，甚至适得其反。

一天早晨，哈曼老先生从华沙专程抵达柏林，并通过儿子佛德立克转告小亚瑟邀他晚餐，地点选定在当时德国首都最著名的德瑞赛餐厅。这位老先生和他的家人都十分同情小亚瑟对监护老师巴斯的不满，加上他对柏林反犹

太人的浊流心怀耿耿，所以极力采取笼络手法。为表盛意，这位老先生特意请小亚瑟吃特等全餐，直到吃至最后一道甜食时，这位商行主管才开始透露他的近期计划：准备雇请华沙交响乐团在两周之后在华沙举行一次演奏会，作为该季节的大轴演出。计划规定，他的儿子佛德立克担任演出指挥，小亚瑟负责演出一部管弦乐曲与两首钢琴协奏曲，其中一首建议采用佛德立克的幻想曲。恰好小亚瑟对这首幻想曲早已练得烂熟于心。此外，哈曼老先生还异常热诚地邀请小亚瑟夏天限他们全家在波兰塔特拉山岭的避暑胜地沙克礞度假，他们家在那里租下了一幢别墅。

哈曼老先生对小亚瑟如此垂青，除了对孩子有相当的好感这一因素外，主要是希望他成为佛德立克的生活好友兼事业助手，协助自己的爱子在音乐生涯及其他事务上有所建树。

不过，小亚瑟在听完哈曼老先生的计划蓝图后，内心却泛起了一种矛盾加阴悒的潜流。他当然是想立即答应，但却有大多的“但是”在阻止他这样做。首先是巴斯教授绝对不会允许他去华沙，两人可能会因此闹成决裂。其次是小亚瑟一直身无分文，他家里早就没有给过什么钱了，巴斯教授也从来没有给过他代为保管的基金，连赞助人每年给孩子的零花钱，甚至孩子历次演奏会所得的酬金，也悉归巴斯教授统管，从未给过分文。小亚瑟当然不忍心向一个多年来为自己花费如此巨大精力而又不索取任何报酬的恩师伸手要钱，更何况巴斯教授对他如此关怀备至、胜似亲人且无私奉献呢！与此同时，小亚瑟也注意到，假如贸然接受哈曼老先生的安排，那就意味着要跟传统宣战，后路就将被堵塞，从此丧失继续求学深造的一切赞助，无人会再去提供经费支援了。这样，他就得承担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风险，就要自食其力，就得冒险去闯世界。不过，也正是这一风险，对小亚瑟具有强大的磁引力和诱惑力。他意识到自己体内的冒险血液在汹涌澎湃，在向上沸腾。席间小亚瑟经过缜密考量，答应与巴斯教授磋商后再给予正式答复。不过，此时的小亚瑟主意已定：不管磋商的结果如何，他是决计要离开的。

第二天下午上课时，小亚瑟弹了巴赫的一首前奏曲和遁走曲，巴斯教授深感满意。于是，孩子鼓足勇气，按住狂跳的心脏，将自己的全盘计划向他托出，还尽量把话说得平和、委婉、达观。小亚瑟满怀信心地接下去说道：“我认为我在波兰的职业前途是远大的，而且这对我将来在俄国的演奏，可能带来更多更大的机会。”孩子接着又说道：“您知道我过去一年的不如意。不过我坚信，只要您准许我自立，我的信心就会很快恢复过来。我正在为夏季演奏会而加紧练琴呢！”

巴斯一声不响地听完了小亚瑟的倾诉后，额头上沁出了汗水，眼中喷射出了两道凶光，胡子梢也从未翘得这么高过，满脸怒容，却还是强作镇静、一字一板他说道：“你现在还没到时候去过那种生活。像你这样懒惰成性的人，一旦不受监督，过着奢侈生活，会毁了自己的。我替你在音乐学院筹划了很好的教职，只要你肯努力上进，你迟早会获得正教授的头衔。”说到这里，巴斯再也忍耐不住了。他陡起高腔，大声怒吼：“我敢说，有朝一日你会去要饭的，你这忘恩负义的家伙！”接着他甚至跳起脚来吼叫：“你硬是要走，就甭想再回来，也别指望你的赞助人再会支持你。我要向他们报告，你是不顾我的反对强行离去的。”

小亚瑟至此已忍无可忍，自制力冲破了恐惧的防线，终于把多年来积压心头的怨气全都抖了出来。他不紧不慢地反唇相讥：“教授先生，我很难过，

因为你一点也不了解我，看不清我的真实性格。你为我的未来所作的筹划，纯粹是按你自己的人生模式篆刻的，我万万无法接受。我宁肯痛痛快快地活上哪怕一个星期，或如你说的那样去要饭，也不愿活得像你这样窝囊。我看你每天从早忙到黑，一点人生乐趣也没有，只知道教一些毫无天分的学生，从不外出旅游，从不懂得享乐。我知道你很高尚地奉养了你的养母，现在又在供养你的胞姐，你们俩都不敢结婚，就因为你们彼此一离开就都无法生存。即令你的音乐观点，也给你的偏见和缺乏好奇心、毫无乐趣所阻隔。你把奥特曼撵走，是因为他代表了一切使人生更有意义的事物。对不起，教授先生，我无意在柏林继续待下去了。我不愿意仰人鼻息，寄人篱下，我要自立，我要有所作为。不过，请你相信我，我对你的一切栽培永远感激不尽，尤其是你对我的爱，我更是永记在心。”小亚瑟说到这里，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并拉过他的手来亲吻。巴斯教授却把手猛力抽回，怒气冲冲地吼道：“那好，要走就走了！不过我为你存的钱仍放在我这里，我得为你日后着想，现在要是给你，你会马上挥霍一空的。”小亚瑟听了，硬咽地表示：“这些钱我都不要，也永远不会向你索。请代我赠送给其他急需的音乐家吧！”

小亚瑟就这样怀着异常沉痛、愧疚的心情，怆然离去了。

回到寓所，小亚瑟默不吱声。涵妮见他如此难过也十分伤感。孩子要求让他独自安静一下，过后再告以详情。半小时之后，门铃响了，巴斯教授来了，提出要单独会见温特夫人，而不想看到“昔日的爱生”。涵妮只好独自面对他的愤怒与怨恨，只听他一人在咆哮：“我真该宰掉他！他竟胆敢如此放肆，目无尊长，我气得真不知该说什么好。”他又重弹小鲁宾斯坦将沦为乞丐的老调，宣布今后不再管他了。巴斯力劝温特夫妇也不要阻止小亚瑟离去，他再也不愿见到这种离经叛道的异教徒了。

小亚瑟在柏林的最后几天，也是他在那里度过的最灰溜最沮丧的日子。当他去拜见约克琴教授的那天，心情显得十分沉重。作为一位热心提携人才、扶掖后进的长者，这位院长教授

一如既往地表现了充分的谅解。他说道：“孩子，我知道这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我谨祝你一切顺利，愿你将来幸福。你前途难免会遇上逆境，我们都是过来人，也曾经遭遇过，但我对你、对你的天才却很有信心。”小亚瑟听了泣不成声，一再感谢这位崇高的艺术家和毕生关爱他人的谦谦君子。

小约瑟的众多朋友都非常同情他，不少人表示愿意协助他，有的甚至义愤填膺，要找那个“恶毒、残忍”的巴斯算帐，讨个公道，让他得到应有的教训。其实这种过激情绪，对崇奉“苦行僧”信条的巴斯教授也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毕竟是听信了小亚瑟的一面之辞。

小亚瑟给柏林的三位赞助人分别发出了一封感谢信，词意恳切，文笔清丽，把他决心自闯世界的主意一一告知了他们。

从1903年起，亚瑟·鲁宾斯坦即揭开了他人生那崭新的一页。

### 第三章大器早成

#### 1. 融入哈曼一家

亚瑟·鲁宾斯坦在与涵妮和其他好友挥泪话别之后，终于义无反顾地与哈曼父子离开了柏林，启程前往华沙。这次到达波兰首都，16岁的游子大有衣锦还乡之感。哈曼一家人，包括他们的仆役，都热诚地欢迎小客人的莅临。他们将佛德立克的客厅为这位罗兹少年布置成一间舒适的卧室。很快，这个富裕的上层人家所特有的豪华与热闹气氛，立即将他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全都

助推一新。

这幢住宅的气派确实不凡，令这位渴求鲜花与鼓掌的少年才子惊羨得难以笔状——这个家的豪华生活，精美珍馐，欢叙之后宾朋相聚的盛大宴会……这一切无疑都使亚瑟迷恋，并使他深深陶醉于其中，水乳交融，紧密结合。几天之后，亚瑟早已把巴斯、柏林以及最近的种种烦恼全都抛诸脑后，开始尽情地享受这份渐臻自立的新的自由。

哈曼老先生是一位被家人憎厌的父亲，为人乖戾，个性错综复杂，但有时又表现得异乎寻常的可亲可敬，非常精明。佛德立克在经常埋怨父亲的盛怒的同时，总喜欢有意无意地暗示自己不是他父亲所生。他曾经给好友亚瑟·鲁宾斯坦提到过，说他自己是个私生子，因为他母亲玛黛琳娜女士曾跟一位浪漫成性的著名钢琴家有过一段风流韵事。当时亚瑟听了虽曾感到吃惊，但对他言之凿凿却也不能不信。

其时，佛德立克的母亲已是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用亚瑟的话说便是：“仪态爽朗，有些卖弄风情”。这位女主人热爱歌唱，兼有社交与好客的旺盛精力，经常在家中举行小型的英国式茶会，邀请年轻的作家、演员与音乐家们相聚一起，对这样一些小型家庭聚会，哈曼老先生有时就不参加，玛黛琳娜女士曾对亚瑟说过：“我丈夫有个情妇，是个很漂亮的芭蕾舞女，他晚间都陪她在一起，他只有在特殊的场合才回家来。”无怪每次佛德立克谈到他的家庭时，会那么坦率刻薄了。

哈曼夫妇除蓓莎女儿外，还有一位长女叫波拉，已婚，有个女儿，每天都回娘家来作客。

跻身于华沙上流社会，亚瑟·鲁宾斯坦开始过着无忧无虑的醉人生活。每天都有迎接不暇的新鲜事物：在家里、友人家里或高级餐厅举行午宴，主客大多是科学界、艺术界或政坛的名人。

午后是音乐时刻，亚瑟和佛德立克经常用两架钢琴弹奏交响乐，一弹就是好几小时。有时亚瑟为家中的女主人伴奏。蓓莎偶尔同母亲来一段二重唱。佛德立克的嗓门也不错，他唱自己谱写的歌曲。晚间多半在剧院中消磨。

华沙的剧院很多，其中伟奇歌剧院独具一格，宏丽壮观，当时波兰最优秀的演唱家都在那里演唱过。洛斯麦托琪剧院专门

上演古典戏剧和喜剧。亚瑟曾观赏过公认为“波兰莫里哀”的傅瑞德洛所写的喜剧，演员们演技无懈可击，不逊于世界上任何一地的精英。在华沙上演的维也纳式轻歌剧极为成功，比在维也纳市更具气派，演唱家的水准也相当高。

每晚看完戏，哈曼家里还常常举行小型晚宴，邀请众多歌剧界或戏剧界的明星参加。在这种场合，一种加了调味汁的俄国珍贵鲟鱼配以波兰名贵的伏特加酒，最能助兴。有时宴会过后，大家开始演唱或弹奏，气氛十分热烈。来宾中的行家演唱莫扎特的歌剧《唐璜》或摩尼乌斯卡的《哈尔卡》中的歌曲，由佛德立克或亚瑟来作钢琴伴奏。这时，哈曼夫人玛黛琳娜会坚持跟亚瑟结成搭档，说什么他们俩“在音乐上有某种最精妙的了解。”男主人哈曼老先生在这种深夜晚宴中绝少露面，通常的这一时刻，他和他的情妇在餐馆特设的套房中共享晚餐。

不过，哈曼老先生也有例外，即有时他会晚上回家来，而且很早就上床就寝。这样，常常会演出吓人的事来：午夜一过，

当全家大小正在欣赏音乐或文化方面的乐趣时，大厅的门会突然敞开，

出现那穿着睡袍的老头子。他凶神恶煞般站在门口，满脸怒容，嘶起嗓门大声吼叫：“出去，出去！都给我滚出去！”这样吼完，他会砰的一声猛然关上门，震得四壁嗡嗡作响，客厅吊灯的水晕坠子也会丁零零地响个好久。亚瑟头一回遭遇到这种难堪事时，吓得噤若寒蝉，莫知所措。再细看周围的人，却都若无其事，处之泰然，甚至把老先生的突发噱头列为余兴节目之一。玛黛琳娜会漠然无动于衷，甚或一笑置之，说道：“我先生太神经过敏，他工作太辛苦了。”说完，大伙儿又继续寻欢作乐，尽兴方罢。

按照预定计划，佛德立克和亚瑟·鲁宾斯坦专心致志地准备音乐会。佛德立克准备指挥柴可夫斯基的幻想序曲《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是他非常钟爱的一首曲子。亚瑟则弹练勃拉姆斯的D小调协奏曲和佛德立克谱写的一首幻想曲。由于双方配合默契，这次演奏会办得很成功，听众也非常踊跃。亚瑟为此获得了一笔很可观的酬金。接着，他又在华沙音乐学院演奏厅举行了一场独奏。

这两次盛大的演奏会，吸引了很多人，包括亚瑟·鲁宾斯坦的大姐嘉薇格和二姐海勒（学名叫海伦娜），她们都是从罗兹专程赶来的。她们同小弟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质问他对家里人的疏礼行为，因为这位负笈从师异国的老弟没有把他离开柏林，来到华沙的事告诉家里人知道，联系到上一次她们的母亲去柏林看望儿子时不受欢迎的事实，姊妹俩指责时的愤怒表情确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当她们发现小弟竟居住在这等富贵门第、如此声望卓著的友人家中之后，马上转怒为喜，甚至暗暗艳羡，觉得弟弟在外面单枪匹马，竟然混得不错，甚至步步高升。亚瑟·鲁宾斯坦认为，两位姐姐的这种态度，使他更是难以容忍，他宁愿她们能保持住愤怒的尊严，因此尽量回避见到她们。

蓓莎经常整个下午见不到人影，她的那位画家“朋友”倒经常被她带来晚餐时作客，好在亚瑟那短命的爱情火苗已开始熄灭。主要原因是佛德立克帮了大忙，他为失恋的好友介绍认识了许多漂亮的女演员，还带这位翩翩神少出席了酒会，使之有机会接触上流社会中的佳丽名媛和大家闺秀。这些明妹表面上含羞答答，谈吐儒雅，凛然难以接近，但眼神却时不时会窜出春情勃发的两道熊熊火苗。

到了此时此刻，亚瑟准备好好地放纵一下自己，亟想认识这位少女或接触那个小姐，练琴的事被置于次要地位，何况演奏会已经结束，而且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呢。也正是在这时，亚瑟才弄清了佛德立克那怪异的私生活，即一是他长期存在着某种生理缺陷，使他无法与女性交欢；二是佛德立克早期也有过罗曼史，爱过一名女佣，惟因对方系农家女，门不当来户不对，生怕父亲反对才作罢。这位咫尺天涯惜无缘的薄命红颜名叫海伦娜·巴托辛斯卡，她的照片一直都摆在佛德立克的书桌上。

明乎此，亚瑟·鲁宾斯坦也就解开了一个哑谜：为什么佛德立克对任何女性都无动于衷，不管对方多么殊姿婵娟，艳光照人，也不管异性对他何等钟情，愿将身许，像他在柏林寓所中的那位美貌的离异少妇，就是一例。有许多次，佛德立克还总想转移目标，利用对他有意的女人来引发亚瑟的兴趣，甚至发展到了为自己母亲拉皮条的地步。

一天，佛德立克给自己的好友一语破的：“亚瑟，今儿个晚上你给我母亲伴奏，她唱歌时有一种梦幻神情。我想，她准是爱上你了。”

亚瑟听了，不由扑哧一笑，漫不经心地甩出了一句：“你真是神经病发



作，佛德立克。我看有一天你还会对我说，你老爸也爱上我了！”

谁知对方却认乎其真地又补充了一句：“我很了解我母亲，我敢打赌，打我早先告诉你的她那段情史之外，我还从没见过她这等模样呢。”

亚瑟虽说仍是一笑置之，却也不能不怦然心动。从过去的蛛丝马迹中，他确实恍然有悟。不是吗？最近玛黛琳娜的表现有点异常：她的个性原本欢愉开朗，如今却一反故态，变得紧张浮躁，这就导致她不时地与暴虐的丈夫争吵不息。一天午饭时，哈曼老先生突然把一向和气的老厨师喊到饭厅来，着实奥骂了他一通，故意在饭菜上吹毛求疵。这种事情过去也曾经有过，也只是哈曼老先生唱个独脚戏，发一通脾气就拉倒。但这一次却不同了，一向不说话的玛黛琳娜忍耐不住，竟破口大骂，热泪盈眶，历数丈夫的残暴，为人不公。哈曼老先生暴跳如雷，针锋相对，由此引发了一阵剧烈的咳嗽。结果他把一口假牙忽地从嘴里滑出，跌落地上。大家都心存惕息，吓得连大气也不敢吭一声，也没人敢替他捡起那个臭玩意儿。这可怜的老头子只好乖乖地自己将它捡起来。这时他夫人的情绪已濒临全面崩溃的边缘，歇斯底里大发作。大家费了好大的劲，七劝八劝，最后总算使她平静下来。

下午一家人喝茶时，玛黛琳娜也会无缘无故地与女儿争吵，怒气冲冲。与此同时，她对亚瑟·鲁宾斯坦（虽说两者年岁悬殊）却情意缠绵，对他表现了过分的温慰与关爱，每天对他的饮食和穿着都殷勤呵护，嘘寒问暖。她在钢琴旁与亚瑟高歌时的欢欣雀跃，简直年轻了许多，倒退了整整 30 个春秋。

一天晚上，玛黛琳娜女士在唱完舒曼那动人歌曲《我不怨恨》之后，竟然欲火难熬，一把将亚瑟搂进怀抱，两人“激情地吻在一起”。事后，双方默默无言，亚瑟径自离开了客厅。

这一夜，亚瑟心头烦乱，久久无法成寐。许多相互矛盾的意念频频袭来，不断折磨着这个尚未成年、只能依人篱下、怕惹憎嫌的少年。一方面，他自认为幸福无比，有这么一个令人十分动心的女人“真的爱上了”自己，他从此在他们家中便拥有了支配一切的地位；另一方面，在他这般年纪，还需要母性的温暖，可如今却重复了与涵妮的故事，从一主妇的怀抱转而投身到另一朱门的裙下，也不知道这会有什么可怕后果。不过，话又说回来，亚瑟本人也承认：“我对于柔媚的女性，又是最缺乏抗拒力的”，因而他在心理上似乎获得了一种报复蓓莎之后的满足和痛快：哼！她自认为比我大个三岁，就可以骑在我的头上，恣意耍弄我；可现在好了，她母亲跟我年龄相差得那么悬殊，却……

但是，不管亚瑟这一晚如何思索，怎样斗争，毕竟落花随流水，再作任何决定都已为时过晚：他发现自己已无可救药地陷入了她的情网，后路已被截断，又别无他途。而最糟糕的是，他根本毫无抵抗这种诱惑的能力。

有人说，人在走投无路或歧路彷徨时，常常会想到家，可亚瑟·鲁宾斯坦当时的心态却是这似的：

“就这样，我踏入了一段漫长、动人又刺激的人生，也正因为如此，我这段人生便充满危险，不仅对我的艺术前途是这样，

对我的人格完整也是一种威胁。是时候了，这该由我父母出面加以阻止，强迫我回家，然后想办法送我到奥地利首都维也纳

的波兰钢琴教师席尔多·雷协替茨基，或最好到费鲁西奥·布索尼那里去深造。可惜这一切只是我个人的奢望罢了。我全家都像我两个姐姐那样，

似乎非常满意我当时的生活情况，竟无一人意识到，我那时候最迫切需要的是艺事上的严格管教。”

佛德立克对促成这一“好事”，看来非常高兴，亚瑟甚至觉出他在默默地祈祷祝福。他母亲因为找到了一个“璧少”，也似乎精神一爽。亚瑟则除一阵惊愕外，余下的只有自惭形秽的份儿。尤其是当晚宴之后，客人都走光，客厅里只剩下亚瑟和母子三人时，佛德立克总会为好友说：“亚瑟，你何不多陪我母亲坐一会儿？她还想听听音乐呢！我先回房去赶写一些歌曲，一小时后我准会来叫你的。”当时，亚瑟与佛德立克的卧房与客厅隔着一幢楼，只佛德立克有一片钥匙。他说来接朋友，只不过是说得好听罢了。

亚瑟在华沙的最后几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度过的。

按照计划，他要随同哈曼一家去沙克礞度假消夏。由于佛

德立克要带他游览波兰的古都克拉科夫，所以他俩便先行了一步。

克拉科夫，距离哈曼一家的度假山庄不到一半的路程。他们俩清晨抵达，用过早餐之后，立即出发游览古城。克拉科夫真是一个未经时代污染的地道古都，城里满是堡垒与城墙，很有一股子中世纪的风味。瓦维尔皇家古堡建造在山顶上，是一座规模宏伟、纯文艺复兴式的巨型宫殿建筑。站在古堡上，可以俯瞰全城和维斯瓦河。毗邻的大教堂内，有许多波兰国王的陵墓。

次日晚间，他们一行到达沙克礞。沙克礞是塔特拉山谷中的一个小小村镇，原系避暑胜地，后因空气纯净，又成为冬季疗养地区。

哈曼一家在近郊通往塔特拉山脉最高峰捷望峰的山路旁，

租下了一座偏僻的宽大别墅，可以俯览全城。待佛德立克和亚瑟从古都克拉科夫到达时，玛黛琳娜、蓓莎和仆人们已经将别墅布置完毕，行李包也都已打开，安置停当。楼下有一间带钢琴的大客厅，钢琴是专门从克拉科夫为佛德立克订来的贝司坦大钢琴。此外，楼下还有饭厅、搭篷的阳台、厨房和仆人的房舍等。别墅入口的另一边，是两间小房，供蓓莎和预定第二天抵达的她的大姐波拉居住。佛德立克共有两间幽雅的房间，位于楼上左侧。亚瑟的住房在楼梯右边，与玛黛琳娜的住房仅隔着一条短廊和一间浴室。他对这样的安排颇感不快，特别是听说那原本是给哈曼老先生备下的房子。他由当芭蕾舞女的情妇陪同去巴德嘉斯坦城看病去了，预定夏末才能来得了。

蓓莎对这种安排自然心里有数，她的态度不冷不热，温顺中稍带漠视，佣人们则习以为常，玛黛琳娜的随身女侍宝琳更是司空见惯，把这视为人生最自然不过的事。

第二天一早，蓓莎的大姐波拉带着奶妈和一岁的孩子来了。没住上几天，波拉就对亚瑟看不顺眼，有他在场就三缄其口，极少说话，平时也只在用餐时才露一下面。蓓莎对亚瑟的态度虽未改变，也仅是表面上的客客气气。她们两姐妹形影不离，不是缩在房子里，就是长时间地外出散步。她们母女之间经常吵闹，感情极不融洽，后来甚至恶化到了彼此叫嚷、嚎哭和摔门的地步。

玛黛琳娜把这一切都看得十分正常。她把波拉的一系列异常行为一概说成是妊娠反应，还安慰亚瑟·鲁宾斯坦说：“切莫认为她这都是冲你而来的。”但却无法使人信服。

哈曼夫人对亚瑟过分殷勤而全然漠视其子女，倒是使得这位小客人怪不自在的。佛德立克故意装得无所谓，很自然，但成效不显。他成天忙着谱写他的歌曲，经常深夜来找亚瑟交换意见；遇上他不在屋内，他便径去敲他母



亲的房门，准能找得着。

这种折磨对亚瑟·鲁宾斯坦来说，是难以承受的，他只有认真练琴，来求得精神上的解脱。但这种练琴生活，又只有夜间才能开始，白天是无法安下心来。因为这里的作息时间颇为奇特：早餐开得很晚，然后是山间漫步、冗长的午餐，接着又是茶会和晚餐，几乎占去了他整整一天的时间。摆有钢琴的客厅恰好与别墅中其他房间隔得很远。因此，亚瑟只能在大家都就寝之后的午夜时分才能练琴，一直练到凌晨三、四点钟。这些深夜勤练，无疑为他日后声誉日隆的钢琴家生涯，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亚瑟·鲁宾斯坦早就对自己所掌握的狭窄、过时的演奏曲目范围深感忧虑，所以他才倾注全力补课，勤练苦练过去几年来巴斯教授禁止他弹练的曲子，包括勃拉姆斯的降B调协奏曲；贝多芬的C小调、G大调协奏曲和《热情奏鸣曲》；肖邦的两首大奏鸣曲、两首叙事曲、三首诙谐曲、数首前奏曲、六首练习曲、F小调幻想曲、《船歌》与他的升F调和降A调波罗奈斯舞曲；舒曼的《狂欢节》和交响乐练习曲；李斯特的圆舞曲，等等等等。所有这些基础乐曲，全都是他在沙克磻居留的两个星期期间深夜学成的。而亚瑟能有如此成就，又全凭他那超人的记忆力和特殊天赋——能迅速悟解一支曲子的含义和结构。事实上正是如此，任何曲子他只要看过数遍，就准能弹奏。不过，他也难免会忽略其中的许多细腻部分，尤其是那些需要有特别技巧之处。在外行听来似乎悦耳动听的曲子，受过训练的里手却能辨出其中总缺少了点精髓。但为了贪多求快，亚瑟·鲁宾斯坦也就顾不上这许多了。他后来不无得意地写道：“依靠大量运用踏瓣与自己天赋的绝技，无论从乐质方面还是比喻层次，我还真作尽了蒙混世人耳目的能事。”

在沙克磻度假期间，亚瑟经常在清晨外出散步，乡间的景色宜人，满目旖旎风光，加上经常与纯朴山民的交往，对他产生了“极佳的影响”，有助于“勤奋学习”，还恢复了往日愉快的心境，慢慢地也就间接影响了别墅中的一切人。这样，原先的紧张空气逐渐消失，僵持关系得到改善。欢乐的谈话和欣悦的笑脸重又在餐桌上出现，大家友好相处，关系融洽多了。

在沙克磻消夏过程中，他们也认识了一些从华沙和罗兹前来度假的人士，其中多半是对亚瑟略有所闻或听过他演奏的人不少人都很知道他将来的发展计划。在应付那些令人烦厌的质询时，亚瑟曾经顺口溜出一句胡诌的话：“我要到巴黎去。”

一天早上，玛黛琳娜给亚瑟看了一封信，使他不胜惊讶，惊讶之余又无比兴奋。原来那封信是从巴黎寄来的，写信人是一位在华沙非常欣赏他演奏的慕名人士，叫康斯坦享·史卡辛斯基。信中写道：

“我有一条关于年轻的鲁宾斯坦的喜讯奉告。一位音乐协会经纪人贾伯瑞·亚斯楚先生，为了向巴黎听众大量介绍新的音乐与音乐家，特发起组织了音乐协会。他刚与波兰女竖琴演奏家温黛·蓝道夫斯基签署了首场音乐会合同。我想他一定会乐意邀请年轻的鲁宾斯坦来演奏的。你何不劝他前来沙维尔与我们小住一两个星期，我一定会找机会把他引荐给亚斯楚先生和巴黎其他的重要音乐家。”

这真是人生奇迹，也是一次重大机遇！亚瑟难以相信的是自己漫不经心的一句回话，竟然弄假成真，哈曼一家对这条消息也群情感奋。亚瑟不敢怠慢，立即抓住这一意外机遇，开始作好行前的相关准备。其中十万火急的准备工作，则是筹措必要的旅费和活动经费。他很不情愿向佛德立克商借，因

为他也并没有多大财权，那样势必又要向他母亲伸手讨取了。想来想去，亚瑟觉得惟一的办法是冒险举办一次音乐会，通过卖座来筹措所需资金。

说干就干，亚瑟·鲁宾斯坦当即租下了当地唯一的大会场——莫斯科奥可旅馆的小剧场。音乐会定在两周之后举行，演奏节目全部出自在沙克礮勤练的首弹乐曲。

这次幸运之神又再度垂青这位全靠自我奋斗而令名远播的少年，门票几乎预售一空。沙克礮人热爱音乐，关心亚瑟·鲁宾斯坦艺事的进展，由此可见一斑。

亚瑟在莫斯科奥可旅馆所举办的演奏会也非常成功。他演奏了许多刚学会的曲目，虽说还未能全盘消化好，但因为心绪极度兴奋，演奏时倾注全副精力，观众也难听出其中的瑕疵和缺乏润饰。不管怎样，他反正已筹集到足够的钱去巴黎了。

## 2. 五百颗星抛媚眼

演奏会才过去没几天，玛黛琳娜和她的爱子佛德立克就驾车送亚瑟·鲁宾斯坦和他在沙克礮结识的一位年轻的波兰作曲家卡洛·许马诺夫斯基一道去火车站。亚瑟即将启程去巴黎，许马诺夫斯基要回到乌克兰去探望家人，决定陪亚瑟一程到克拉科夫。分手时，母子的心情都挺愉快，因为他们相信亚瑟在巴黎不会有多大的发展前途，因而算定他不久又会重返华沙的。

火车启动后，亚瑟和卡洛在车上找到了一个无人的小隔间，这样夜里可以躺下歇一会儿。这时，亚瑟突然号啕大哭起来，持续了好几个小时。这是他心中长期抑郁的宣泄：与巴斯的决裂，固然对他的心灵造成了创伤；未完成的学业又一直在烦扰着他；而最主要也是最痛心的，当然是哈曼一家对他施展的堕落淫邪等险恶的魔力。好在他终于挣脱了牢笼，不然准会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卡洛不置一词，只将他的大衣垫在亚瑟的头下，然后用报纸给他盖了个严实，说声：“这样你就不会冷了。”他们之间的永恒友情在那晚即开始萌芽了。次晨，他们分手时，亲如手足般地拥抱了好一阵。

这次亚瑟的旅程相当长。从克拉科夫径去柏林，然后再转车，经过一夜才到达巴黎东站。接着坐街车去圣拉萨车站，最后又乘郊区小火车抵达小小的沙维尔。史卡辛斯基伯爵在车站迎接，他接过客人的行李，然后两人坐进他那考究的老式汽车，一道朝他的别墅驶去。

伯爵的别墅并不很大，亚瑟安顿好后，便去饭厅，史卡辛斯基夫人正在等他们用早餐。这位夫人年轻时曾是一位名歌剧演唱家，举止仍活泼动人。亚瑟后来才知道，是她在华沙注意到自己的天才，从而对他产生了兴趣。夫人说道：“午饭之后，我先生将带你到巴黎城内观光，明天再带你去见亚斯楚先生。”

当天下午，史卡辛斯基伯爵果然驾车带亚瑟到了巴黎市中心。他们到达康考特广场时，伯爵停下马车，领着亚瑟爬上广场中心的著名埃及石塔，从那里可以一览世界最美的四大景观：右方是圣母院，当年肖邦的葬礼曾在那里举行；左方是下议院，两座建筑物的设计系采用希腊风格；前方是壮丽的香榭丽舍大道，大道的尽头是凯旋门；背后是杜维丽花园，一直延伸到庄严的鲁佛尔宫。

接着，亚瑟·鲁宾斯坦与史卡辛斯基伯爵乘坐的单马拖拉的马车，徐徐地驶过香榭丽舍大道。星形广场向四面八方辐射开的12条宽阔大道，其雄伟

气势令人叹为观止。眼前的景物把亚瑟·鲁宾斯坦征服得无言以对，他默默地立下誓言：除了这座美好的城市之外，今生今世将别无他求，只愿在此定居，颐养神性了。

第二天，史卡辛斯基伯爵亲自带领亚瑟·鲁宾斯坦去拜会贾伯瑞·亚斯楚先生。

贾伯瑞·亚斯楚先生是一个西班牙犹太世家的后裔，父亲曾是比利时犹太大法师。亚斯楚对美术与戏剧都十分爱好，但都缺乏造诣。他先是在伊诺克父子乐谱出版公司工作了一段时期，得幸做了公司老板的乘龙快婿，后经一位好友、土耳其银行家伊萨克·嘉满度公爵的资助，发起成立了巴黎音乐协会，专门经理与推广表演艺术与戏剧演出。

巴黎音乐协会座落在意大利大道和路易大帝街口的一处宫殿旧址。协会拥有一间圆形会客室，室内有三扇宽大的窗户，可以远眺意大利大道的全景。

亚斯楚约莫 40 多岁，身材胖硕，额顶早谢，显得比实际岁数要老许多。他从私人办公室出来迎接伯爵二人时，毫无客套，也不问亚瑟的教育背景和音乐学习经历，冲着伯爵嚷道：“请你明天下午把这位年轻人带到普莱耶钢琴公司去，我想请几位音乐界高手听听他的试弹，面试之后再作安排。”

第二天一早，伯爵二人离开沙维尔，来到坐落在若施绍大街的普莱耶钢琴公司，恭候亚斯楚先生和所谓的“音乐界高手”的到来。亚瑟内心紧张，自不待言。

面试的地点选在钢琴公司的客厅。亚斯楚先生先是以一种带鼓励性的微笑接待了伯爵二人，并为他们介绍了在场的三位法国音乐家。他们是管弦乐曲《魔法师的弟子》的作者拉罗·杜卡、著名的小提琴家贾克斯·狄博和一位当时尚未成名的作曲家莫里斯·拉威尔。亚瑟·鲁宾斯坦发现其中并没有职业钢琴家在内，心里也就踏实多了。加上狄博又是个老相识，他们曾在柏林先进过午餐，这时也表示很高兴再次见面。所以亚瑟的自信心便大为提高。他先弹了一首布罗卡协奏曲，那曾是狄博于柏林演奏成功的曲目之一。接着亚瑟又弹了蒙特威尔地的小提琴协奏曲，挑选那最动人的一段。这一幕开场锣鼓，使另两位像法庭陪审员似的“高手”肃然动容，他们原先的那种漠然冷峭的神情，一下子转变为兴趣盎然的神色，开始对这个才 17 岁的小娃儿另眼看待了。稍后，亚瑟·鲁宾斯坦又认真地弹了巴赫的触技曲、贝多芬奏鸣曲的一个乐章和一些肖邦的曲子。“高手们”听得都很倾倒，一致向亚斯楚先生推崇亚瑟的天才，认为前途未可限量，应该作他的经纪人等。这，正合贾伯瑞·亚斯楚的心意，他当场拍板答应跟亚瑟签约。

随后，亚斯楚一行三人坐街车返回巴黎音乐协会，并进入亚斯楚先生的办公室，讨论合同内容。鲁宾斯坦最关心的事是，为了保障生活，必须预付每月开支。亚斯楚欣然同意，并提出合同期为五年，每月 500 法郎（折合 100 美金）。合同中的其他条款则十分严苛：不论卖座情况如何，举凡音乐会的演出，他都要抽取百分之四十至六十的所得。不过，鲁宾斯坦此时对这些过苛条件也并不介意。因为他最羡慕佛德立克在柏林的生活，如今自己也有了收入，那 500 法郎在他的眼里，恰似五百颗璀璨的明星在天空中向他抛闪媚眼哩！

于是，鲁宾斯坦满怀愉悦地答应了亚斯楚的条件，他也欣然起立，亲了亲对方的双颊，说道：“好了，亲爱的孩子，如今还剩下一道手续：你得回波兰一趟，请令尊、令堂在合同上签字。合同还须经公证和法国驻华领事

馆批准之后，始能生效。”接着，亚斯楚又郑重其事地补充了一句：“快点把合同签好，并立即返回，我们要尽快策划演奏的宣传和一应准备事宜。”

听了亚斯楚的一席话后，鲁宾斯坦不由一阵心悸。他从与巴斯决裂时起，就不曾跟父母联系过，他们也全然不知儿子现在何方。这下好了，他的前途和未来又将由父母来操纵决定了。当然，在亚斯楚和史卡辛斯基二位先生面前，鲁宾斯坦未动声色，强装镇定，因为他们对他的家庭一无所知，要是他们知道了，天晓得他们会作出什么决定来。

离开巴黎音乐协会时，鲁宾斯坦请伯爵先回沙维尔，说他想去法国喜剧院看一场戏，其实他是想一个人在街头徘徊，筹划下一步的行动：是顺从父母的安排呢，还是干脆打消签约的决定。可怜的伯爵还以为孩子是想独自享受一下这个大喜大庆的吉日呢！

鲁宾斯坦在街头好一阵漫步，权衡各方利弊之后，终于下定决心：回罗兹去说服父母。主意打定，他先去饭店饱餐了一顿，又跑到法国喜剧院看了一场戏。那出戏是描述一个心狠狡诈的商人的故事。看过戏后，鲁宾斯坦更是铁下一条心了，觉得人生的道路上充满了荆棘和险阻，毕竟 500 颗星星的媚眼是难以坐怀不乱的啊！

那时节，哈曼一家已从度假地返回了华沙，并在高级住宅区租下了一幢公寓的整个底层。亚瑟去信给他们，告知有关巴黎签约的讯息，说明数天内即将返抵华沙。玛黛琳娜当即复电，代表她们夫妇欢迎他的到来。

亚瑟在史卡辛斯基伯爵家又待了一星期，夫妇二人对他殷勤款待，百般奉承，伯爵尤其深感自豪，因为他又发掘出了一名音乐界的天才。

从巴黎去华沙，火车整整走了 36 小时。亚瑟由于一路辛苦，到达目的地时几乎累瘫了。佛德立克赶来车站迎接，友情一如既往，毫无变化。他的热情，使亚瑟深深内疚，因为他在沙克碯后期偏爱新知卡洛·许马诺夫斯基等人而有意无意地怠慢了旧雨佛德立克。哈曼一家在新居摆上盛宴，为鲁宾斯坦接风洗尘。哈曼老先生不无骄傲地宣称：“你已为你的事业打赢了第一仗，未来已胜券在握！”玛黛琳娜热情地拥抱了亚瑟，就连蓓莎也流露出了些微的激动之情。一家人都鼓励他要抓住机遇，万万不可放弃，认为父母已无权干涉儿子的行动。哈曼老先生甚至慷慨陈词：“假如你需要什么帮助，我会伸出援手，义不容辞。”在哈曼新居小住数天之后，亚瑟即启程返家。家人都集合在罗兹车站，跳着喊着，热情地欢迎远方游子的归来。在以后征询父母意见时，父亲竟像孩子般痛哭起来。亚瑟从未见过他这等模样，心里不由一阵深深的愧疚，自感罪孽深重，亏欠太多太多。待父亲心绪平静下来，他才认定亚斯楚先生的计划切实可行，表示愿意在合同上签字。母亲在稍事沉吟之后，也在父亲的力劝下签了字。亚瑟在将签好双亲姓名的合同放进了行囊，便匆忙回返华沙。轻易得来的胜利，反倒使他的心中又泛起一阵歉疚和不安。回到华沙，亚瑟获悉两件令他头痛的事。一是哈曼夫妇决定送女儿蓓莎去巴黎从著名的男高音尚德·瑞斯克学习声乐，先由父亲送去，数周后母亲也要去同女儿作伴。另一是亚瑟的舅父保罗·海曼去华沙哈曼办公室求见他，央请他提拔自己的姐夫任公司驻罗兹的业务代表，哈曼先生表示将尽力而为。稍后，老哈曼还专程去洛兹为此事拜访了当地的一位同业。那人恰好是亚瑟母亲的一房亲戚，父亲破产后，他一直瞧不起亚瑟一家人。这事父亲最初一无所知，待他发觉时，还以为是亚瑟背后搞的小动作，舅父则矢口否认这事与他有关。后来父亲虽然知道儿子无辜，却已是伤心透顶。亚瑟一时

恨得牙痒痒，“真想把我那轻举妄动的可恶大舅宰掉！”

办好一应手续后，亚瑟与哈曼父女一道去巴黎。亚瑟为新争取到的自立和每月 500 法郎的薪水而沾沾自喜，一路上都陶醉在深深的自豪中。

当亚瑟到达巴黎，带着签署的合法合同找到亚斯楚先生时，获悉他的经纪人已为他设计了一大堆计划：由管弦乐团协奏，将他隆重地介绍给广大的巴黎听众。为顺利执行这项庞大计划，亚斯楚先生特邀法国钢琴制造商伊登·佳符襄助，后者拟用这一宣传手法来推销他的产品——“佳符”钢琴。

首次演奏会订于 1904 年 12 月中旬举行。亚斯楚先生特请蓝莫如管弦乐团与亚瑟·鲁宾斯坦合作演出，该团由已故创办人查理士·蓝莫如的女婿卡密尔·谢维拉担任指挥。管弦乐团将为鲁宾斯坦伴奏两首他自选的协奏曲，另几首曲子由鲁宾斯坦独奏。为充实演奏会内容，亚斯楚先生还请了一位女高音歌唱家玛丽·嘉登演唱三首歌曲。

亚斯楚先生还计划促请葛瑞福女伯爵发起组织“法国贵族试听会”，会员全是法国贵族社会中的顶尖人物。该组织成立的宗旨是培植并赞助他们喜爱的一些戏剧和音乐活动。透过亚斯楚先生的神通，女伯爵总算答应在她秋天居住的城堡别墅中接见亚瑟·鲁宾斯坦，并进行必要的面试考核。

亚瑟应召去了女伯爵的宝德兰林荫别墅，仆人引他到女伯爵跟前。当时她正在音乐厅同一位高大英俊的青年人谈话。少时，他们才注意到来客的到来。她转过身去用一种极为高傲的神态瞅了亚瑟一眼，冷漠地把她的朋友唐·鲁佛道·凯丹尼介绍给了被接见者，然后吩咐亚瑟试弹。他先弹了一首肖邦的波兰舞曲。女伯爵听罢，冷冷地说了一声：“不错！”不过此时她的朋友倒听得入了神，还说他在翡冷翠学音乐，正在谱写一出歌剧。言谈中他还透露出自己是个“瓦格纳迷”。亚瑟听了，迅即投其所好，回到钢琴边为他再弹了《名歌手》的整个序曲，从而达成了这次拜访的目的：唐·鲁佛道·凯丹尼对亚瑟的钢琴技法赞赏不已。女伯爵听了，这才展眼舒眉露齿一笑，当即应允出席亚瑟在“法国贵族试听会”的首次演奏。话别时，葛瑞福女伯爵再次露出和蔼的微笑，说道：“我们为你准备好了晚餐，回去时，还安排了马车送你到火车站。”语调中隐含着一种皇家的气派。

在亚斯楚先生的协助下，亚瑟·鲁宾斯坦在巴黎卡丁尼街 42 号的一所寄宿公寓租下了一间二楼住房，宽敞明亮，佳符先生特地送来一架钢琴供使用。这样，他总算在巴黎找到了一个立足点了。

亚瑟搬进公寓的那一天，亚斯楚先生请他去家里晚餐。在餐桌上，他见到了亚斯楚夫人和他们唯一的独生女儿——六岁的露珊妮。此外，他还应亚斯楚先生的请求，为音乐会拟定了一份节目单：亚瑟先演奏肖邦的 F 小调协奏曲，接着是一首勃拉姆斯的作品和肖邦的两首练习曲；幕间休息后，为女高音玛丽·嘉登演唱的三首抒情歌曲伴奏；终场演奏圣—桑的 C 小调协奏曲。

这时，亚瑟的经纪人看到“圣—桑”二字，不由惊呼道：“那太好了！我立即安排你们会晤。我正希望他能去听你的演奏会呢！”

几天后的一个早上，亚瑟·鲁宾斯坦被邀请去拜会这位著名的法国作曲家。他单人独住一栋古老楼房的底层，卧室是名副其实的“音乐厅”——摆满了乐谱、书籍和形形色色的音乐家的照片，还有一架钢琴。

卡密·圣—桑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来访少年，高兴地说道：“听说你要演奏我的协奏曲，我很高兴。这首曲子首次演出时，是我亲自指挥的，演奏的人是你的家门安乐·鲁宾斯坦。”他接下去又说道：“你的演奏会，我怕是



去不成了，因为我晚间从不外出。不过吗我会尽量去听你的预演的。”

当圣—桑听说亚瑟是波兰人时，一时情绪激奋，嚙地冲到那架伊拉德钢琴跟前，大声嚷道：“这是我最喜爱的一首肖邦曲子。”他边叫嚷边弹奏了那首E大调诙谐曲。看来速度稍稍嫌快，但他的弹奏技巧却是无懈可击的。临别时，圣—桑把客人送到门口，这位年长52岁的主人还帮助小后生穿上大衣，其恭敬礼貌程度实在让亚瑟·鲁宾斯坦暗暗吃惊，因为他曾听说这位乐坛先辈的不客气是出了名的，而现实表现却与斯人的恶名声大相径庭。从这里，鲁宾斯坦憬悟到“以讹传讹”、“危言耸听”的真实内涵。

且说蓓莎到达巴黎后，由她父亲安排住进了一家女子公寓，经尚德·瑞斯克先生面试后，正式作了他的女弟子。哈曼先生在返回华沙前，吩咐自己的女儿晚间不得外出，除非有亚瑟·鲁宾斯坦的陪同。亚瑟还没来得及享受这份特权，就收到她母亲玛黛琳娜女士即将来巴黎的电报。亚瑟与蓓莎一同去巴黎北站迎接，才发现这位哈曼太太带来了贴身女仆宝琳和一大堆行李。她在古老幽静的艾依娜旅馆租下了一间套房，说是“这样可以就近照顾女儿。”

午饭之后，玛黛琳娜假托自己的身子骨不适，早早地打发女儿回了公寓，却坚持要亚瑟一人留下陪伴，一陪伴就是一整天。他觉得自己又陷入了可怕的旧日漩涡中。

距离音乐会的举办期还只剩下两周的时间，可是亚瑟却摆脱不了玛黛琳娜女士的骚扰，陪她去逛街购物，看病，找牙医和其他做不完的琐碎事儿。而矛盾的是，他又不否认自己是个老饕客，酷爱高级美食厅里大快朵颐的餐桌，尤其是抗拒不了向往已久的剧院的诱惑。而凭着他这点500法郎的可怜收入，对类似的豪华生活方式简直望而却步，不敢问津。

致命的一天终于到来。这天上午，在巴黎新生戏院正式举行预演。卡密尔·谢维拉指挥整个乐团倒是十分稳健，团员也都能追随他的节拍，只是他很少运用表情和明暗变化的提示，也没有把肖邦协奏曲的弹性速度及其大段缓板的超凡美感给表现出来。亚瑟·鲁宾斯坦深感不悦，心中暗暗叫苦。

正在这时，忽听一声悄悄话：“圣—桑来了。”乐团人众随即向他鞠躬致敬。大家准备就绪，开始预演他的协奏曲。亚瑟立即弹练起始的那段装饰节奏，害怕得心儿急剧地跳动，而谢维拉却正指挥得来神，他用快速自始至终追赶着他，终尾时简直像是在燃放烟火。大伙儿走上前去向大师致意，他只简捷地赞了一句：“你们都不赖。”说完，便掉头走了。这时亚斯楚先生与他的秘书劳勃·布鲁索匆匆赶来。亚斯楚见鲁宾斯坦面色苍白，满脸沮丧，就笑着说道：“年轻人，我看你今儿个气色不佳，我要请你去一家餐馆吃顿午饭，饭后你的气色也许会恢复过来的。”

他们一道去陶然亭院对面著名的“下里巴人”餐厅。亚斯楚给亚瑟·鲁宾斯坦点了一道龙虾菜，又吩咐侍者送上一瓶冰镇香槟酒。但不幸的是，亚瑟在酒酣饭饱之余，返回寓所重练一段肖邦曲子时，却发现自己的十指全然不听使唤，硬邦邦的，可能是喝多了香槟的缘故。这该如何是好？还有五个小时就要开始音乐会了。多亏同寓所的人赶来相助，七手八脚护理，房东柯德威纳斯先生又为他煮上了浓咖啡。经过紧急抢救后，手关节总算恢复了平时的灵活，可以正常活动了。从此时起，每逢演奏之日，亚瑟·鲁宾斯坦再也不敢沾一滴酒了。

新生戏院全场客满。亚斯楚先生为扩大影响范围，还送了一些免费票给

显要人士和音乐学生。而势力最强大的捧场人士，还是来自“法国贵族试听会”，他们盛装出席观看，为演奏会增添了不少的声色。

作为一个17岁的少年新手，面对全世界水准最高、一贯骄纵的听众，内心的焦虑是可想而知的，说他万分惶恐也决不为过。

在这次音乐会上，亚瑟首先弹奏肖邦的协奏曲，觉得很不理想。因为平时优美、圆浑的琴音，都在没有用惯而且在音调微弱的佳符大钢琴中消失殆尽，其缓板中的细腻纤巧几乎听不见。之后，他开始了勃拉姆斯间奏曲的独奏，弹得相当不错，

听众反应却十分冷淡。在最后演奏肖邦作曲时，为追求演奏效果，表演者不得不投机取巧，改弹肖邦作品第二十五号之十一的A小调大练习，先用左手强力击出了英雄主题，再借助踏板，

整出了那一段的高音部分，最后圆满地结束了这首曲子，赢得了全场的欢呼和喝彩。由此亚瑟顿悟到：喧嚣猛烈的演奏，尽管从音乐观点上来说并不可取，但却能赢得缺乏音乐素养的部分听众的热烈欢迎，适合他们的胃口。

演唱美妙的玛丽·嘉登受到某些听众的掌声，但满足的面却很有限。节目中最后的压轴戏——演奏圣—桑乐曲，管弦乐团演奏得十分成功，亚瑟则因钢琴缺点的影响而未能奏出应有的水平，不能把那段诙谐曲中隐含的机智献奏无余，最后一个乐章也缺乏应有的力量。尽管有这么些缺点和不足，却仍然赢

得了听众的喜爱。在“再弹一首”的盛情要求下，亚瑟·鲁宾斯坦又演奏了一首肖邦的华尔兹舞曲。大体说来，这次演奏会还算是成功的。会后在休息室里，大家都对亚瑟的精湛演技作了必要评价，人们对他谢幕九次之多深表赞许。

随后亚瑟在梅树餐厅出席了玛黛琳娜母女的小型晚宴。哈曼夫人为纪念他在巴黎首场演奏的初战成绩，特地送给少年钢琴家一块很好的金表。亚瑟深受感动。

翌日早晨，巴黎《费加罗报》以首页报道了亚瑟·鲁宾斯坦的成功演奏，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听众的热烈反应，为“法国贵族试听会”美言了一通，并预期少年演奏家的前程似锦。其他报纸的评论则毁誉参半。无版面刊登音乐新闻的日报，多半评价良好，简要指出了亚瑟的禀赋颖异，前途远大。几家音乐期刊则作了专门性的认真评论，有位乐评家甚至批评中肯，一语中的：“他（按指亚瑟·鲁宾斯坦）的功力尚未成熟到大肆鼓吹、向巴黎听众广泛介绍的程度”。同一篇文章还指出亚瑟是个不成熟的心狠钢琴家，未经练熟就竟敢妄弹肖邦的练习曲。文章的作者表示怀疑亚瑟在艺术上会有什么大的发展，但却“具备了以性情和技巧去哗众取宠的天才”。亚瑟本人对这种一针见血的评论中的“许多见地”，不能不表示“同意”，只是对评论自己在音乐上无“实质天资的论点”，觉得“有欠公允”，未能苟同。

亚斯楚先生对这些尖锐抨击一点也不在意，反而显得异常高兴，决定下月在农民厅再安排三场演出，那个厅多半是供音乐会演奏用的。他并要求亚瑟到时候“真正露一手”给观众瞧瞧。

成功者总是逆流而上、不畏险阻的。亚瑟·鲁宾斯坦也不例外。他打算下大力练好琴，用出色的成绩去赢得广大听众的青睐。只是这时尚在巴黎的玛黛琳娜，却成为他前进道上的一块绊脚石。她仍然要这个少年整天陪伴着她，要不，她就会自行闯入他的公寓来。后来亚瑟为准备在农民厅的三场演

奏会，经过好说歹说，总算使玛黛琳娜让了步，同意亚瑟只在晚间陪一陪她。这一来，他才有时间练琴。

亚瑟为这三场演奏准备了一套完美的节目，包括两首贝多芬奏鸣曲——《韦尔·兹坦奏鸣曲》与D大调《田园奏鸣曲》，舒曼的《蝴蝶》和《狂欢节》，肖邦的两首练习曲和一首狂想曲，李斯特的《魔鬼圆舞曲》，几首过时的蒙特威尔地的曲子，以及许马诺夫斯基和杜卡的作曲。

由于亚瑟的记忆力发挥了效能，三次音乐会的演奏节目终于苦练成功，抒情部分可以得心应手，碰到难点，就用华丽的技巧一笔带过，凭借踏瓣的支撑去掩饰漏掉的音符。结果，这三场音乐会的演出成绩都还不错。巴黎的评论家们终于注意到，亚瑟·鲁宾斯坦的确是一个音乐家，虽说尚未成熟，却也是一名真正的钢琴家了。

玛黛琳娜女士返回了华沙。在亚瑟两周的紧张演奏期间，她耐不住寂寞，终于黯然离去。蓓莎也很难见到面，因为她也忙于她那声乐课程。

此后，亚瑟·鲁宾斯坦过起了自由自在的生活，尽管500法郎的津贴，听起来数目不小，在巴黎却很不经花，付去房租、洗衣与其他杂费之后，便所剩无几了。命里注定，亚瑟必须熬过巴黎多年的艰苦生活，始终缺少钱用，还欠下了一身的债。但就是这样，500颗星星抛洒的媚眼，使巴黎的魔力丝毫未减。亚瑟·鲁宾斯坦既没有变得孤僻远人，还能充分运用他那有限的收入，广交友，深受益，在这个城市中求得最大的享受。

### 3. 幸会促成机遇

亚瑟·鲁宾斯坦在早年“谋自立”中，曾经与音乐、戏剧、美术、商业甚至军政各界人士结缘，有过多次幸会，也促成了多次机遇，实现了他广交友、深受益的目的。

一次是亚瑟结交波兰人约瑟夫·贾洛辛斯基，得到了他的经济资助。

先说蓓莎离开了她早先寄居的住所，又在巴黎雨果路租了一幢设施良好的公寓。

一天晚上，蓓莎请了几位朋友喝咖啡：两位是与她同屋居住、从瑞斯克先生学声乐的英国姑娘；其他三人是亚瑟、她的华沙画家爱人和另一位波兰男士，名叫约瑟夫·贾洛辛斯基。

贾洛辛斯基当时30出头，身躯魁伟，出生在乌克兰最富裕

的波多利亚省，兄弟4人。他从小就立志当一名职业钢琴家，对音乐情有独钟。只因父母反对，他才进入基辅大学念法律。父亲故世后，他辍学在家，除继承了一大片土地和一家庞大的制糖厂外，还买进了大批田地，以发挥其经营农业的天才，用全新垦殖法耕作。他还抱定独身主义，喜欢旅行，随寓而安，聆听一切能听到的音乐。当他听罢亚瑟弹奏的肖邦、许马诺夫斯基等人的作曲，简直欣喜若狂，用狂吼、疯跳、在地上翻筋斗来表达他内心的喜悦。真是“怪人”！

从此之后，亚瑟·鲁宾斯坦跟约瑟夫·贾洛辛斯基便成了要好的朋友。凭借约瑟夫的财大气粗，鲁宾斯坦又享受到了巴黎的富裕阶层生活：看戏、出席音乐会和去高级餐馆美吃。

不过，这时的鲁宾斯坦仍然手头拮据，债台高筑。他害了一场猩红热大病，搭帮大姐嘉薇格专程来巴黎看他，病中又有她的悉心护理，总算死里逃生。后来亚瑟又罹患耳炎后遗症。这两次大病的结果，欠下了医生和药房的不少钱，以致房租逾期一月未交，最后连给小费的钱都出不起。

一天，贾洛辛斯基提出要回乌克兰料理一些商务事，特邀鲁宾斯坦同行，一个星期之后，再双双结伴回返巴黎。

约瑟夫的建议正合亚瑟的心意：他想回罗兹举办音乐会，利用他在巴黎首次演奏盛况在家乡所引起的良好连锁反响，争取卖个满座。主意拿定，亚瑟当即给大哥史丹尼斯拉夫拍了个电报，请他在当地宣布弟弟首次举办演奏会的公告，如果门票销路好，可紧接着宣布第二场演出。两天之后，亚瑟就收到大哥的热忱回电：“反应极佳。”

出于急需钱用的心态，亚瑟采取了一个不择手段的计划：向亚斯楚老板谎报自己需要短期休息，并与家人小聚，而隐瞒了私办音乐会的事。他认为在家乡主办演奏会，当不属于他抽取百分之四十佣金的范畴之列。约瑟夫也赞成他这样做。于是他们便结伴乘北上特别快车前往波兰，这是亚瑟第一次舒舒服服地享受的一次高级旅行（以前为省钱，全是乘坐慢车，风尘仆仆，困顿疲惫）。亚瑟于早晨7点转车返回罗兹，约瑟夫则继续往乌克兰趲行。亚瑟在家乡成功地完成了第一场演奏任务，门票销售一空。演奏之后，照例举行了一次20人参加的小型家宴，亚瑟饱餐了一顿家人给他做的最爱吃的美食。第二场音乐会也几乎卖了个满座，经济收入颇为丰厚，总算解决了燃眉之急。在返回巴黎之前，亚瑟在华沙停留了两天，等候约瑟夫·贾洛辛斯基。玛黛琳娜和佛德立克看到他身体已完全康复，都十分高兴。他们异口同声地邀请他当年夏天的7月底去瑞士跟他们共同度假。亚瑟正愁两个月后不知如何消夏，听了当然正中下怀。约瑟夫·贾洛辛斯基和亚瑟·鲁宾斯坦于5月1日回到了巴黎。他们先在林荫大道上的皇亭餐厅吃了一顿午饭，稍事休憩，又一同去皇宫大戏院看了一场典型的法国闹剧。晚上再一道前去著名的马克沁餐厅寻欢作乐。这个餐厅只是晚间营业，当

时到那儿去的顾客都是当权的君主、微服出游的王侯、俄国大公、戏剧界的大牌名星和社交圈的顶尖人物。这些人都伴着情妇，在这里夜夜春宵。亚瑟并不是头一回来马克沁，不过以前都是坐在临街的阳台上，用1法郎买一客火腿三明治，再以50生丁来一杯咖啡，外加往餐厅里偷窥风流情种们的签歌曼舞。

如今他却可以阔绰地享受一切了。他们还请了一个红发女郎到他们的身边，陪他们跳舞。总之，亚瑟和约瑟夫这天玩得异常痛快，分外轻松。

另一次是亚瑟结识在巴黎首次演唱的俄国男低音歌剧演员费奥多·夏里亚平，应他的邀请去橙桔村度假。

一天，亚瑟在巴黎的经纪人贾伯瑞·亚斯楚先生给了他一张入场券，说道：“这是今晚在汽车俱乐部举行的盛大演唱会的门票。夏里亚平先生今晚将在巴黎首次演唱，你将坐在‘法国贵族试听会’的包厢里。”当时的法文报刊多年来一直在大张旗鼓地报道费奥多·夏里亚平在歌剧方面的成就，他那独特的金嗓子、震惊世界的艳史、迥异于常人的英俊容貌、与俄国名作

家高尔基的亲密友谊，以及出身贫苦农家的身世，都成为巴黎街谈巷议的传奇素材。这就难怪亚斯楚与耿斯博两位先生部如此殷切期待并百般关切他在大歌剧院的正式首次演唱了。

亚斯楚决定先以慈善演唱向巴黎介绍这位大牌歌唱家，而由葛瑞福女伯爵来主持盛会。

亚瑟·鲁宾斯坦永远忘不了这次精采的演唱。夏里亚平本来计划演唱古诺歌剧《浮士德》中魔鬼独唱的选段，后临时改唱包益多的《梅菲斯多



夫》。他的戏装独具一格。大幕升起，

舞台上出现了一个全裸男子的健美胴体，像希腊神话最伟大的英雄赫拉克勒斯——那么雄壮，是标准完美的男性典型。听众席上当即爆发出“啊”的一阵惊叹声，像滚滚雷鸣，由近而远。然后歌手用他那独特的音质唱出了著名的小夜曲，雄浑、柔媚之声动人心魄，慑人精魂，轻软胜男中音，柔婉赛男高音，听来又如说话似的流畅自然。夏里亚平的确名不虚传，他后来饰演古诺歌剧中的魔鬼，有时倾向于轻松喜剧中的人物，但却点出了歌德所要表达的邪恶意念。

演唱完毕，听众全体起立，发疯似地大声嚷嚷：“高！”“再来一个”，这位歌剧界的巨人前后谢幕 20 次之多，接着又唱了一首歌剧选曲。一夜之间，夏里亚平即被尊为巴黎人士崇拜的偶像。

演唱会之后，亚斯楚和耿斯博把亚瑟·鲁宾斯坦带到后台，见到了这位歌坛巨子。原来他身穿的“戏装”、引起广大骚动的裸体形象，竟是一袭罩在身上的肉色紧身衣裤所制造的，再在身軀画上一些大力士的雄健肌肉。据说他本人就是个业余雕塑家，对人体学有非凡的造诣。为了套近乎，亚瑟特意用俄语向夏里亚平致以祝贺之意，引发了他的极大兴趣，连声说道：“好极了！我总算找到了一位能交谈的知音。跟这两个不会说俄语的洋包子在一起，我真受够洋罪了。”当下，这两个“洋包子”便笑着附和说道：“吃晚饭看来该带上这个孩子了！”

他们在巴黎大饭店的二楼一间套房里大饱了一次口福：吃鱼子酱，喝伏特加酒和香槟酒。耿斯博从蒙的卡罗——还专门带来了两名芭蕾舞女。这时夏里亚平的兴致挺高，喝起伏特加酒来简直是一杯接一杯，两名舞女轮番坐在他的腿子上；他则左拥右抱，乐不可支。

亚瑟·鲁宾斯坦眼尖，偶然瞥见房角立着一架老旧的钢琴，顿时心生一计。他借着几分醉意，一个箭步扑到钢琴边，

弹了一些《浮士德》、《叶甫盖尼·奥涅金》——等歌剧中的选曲。

夏里亚平也一时兴起，放开喉咙随之伴唱。从那天晚上起，

亚瑟·鲁宾斯坦便跟费奥多·夏里亚平结成了莫逆之交，终生不渝。临别时，夏里亚平兴冲冲地用俄语对他说道：“阿辽沙——，

你下个月一定要跟我到橙桔村去，我们好好玩一玩，你也可以给我当个翻译。”这对鲁宾斯坦来说，简直太棒了！用他自己的话说该是：“先到橙桔树，再去瑞士度假，这个夏季可过瘾了！”

亚瑟说的一点没错！在去橙桔村度假之前，他还跟贾洛辛斯基继续品味法国的山珍海味与戏剧艺术。

通过亚瑟的介绍，约瑟夫·贾洛辛斯基也认识了他崇拜已久的费奥多·夏里亚平——。那天他们一道去费奥多居住的大饭店套房，主人热诚地与两位来访者握手。他们在一起谈笑风生，

他乡遇同好，倍感亲切。大家围坐一起，按俄国习俗喝茶——

吃熏鲑鱼干和沙丁鱼，品尝冷肉拼盘，痛饮伏特加酒。

几杯酒一下肚，男低音歌唱家兴致勃发，他乘着几分醉意，

郑重其事地宣称：“我的好友高尔基来了封信，还寄给我最近他写就的一部短篇小说的抄稿。写得美极了，我一定得念给你们听听。说着，便起身去取手稿和来信。约瑟夫听了，心绪激动到了顶点。加上天热，又喝了许多杯伏特加酒，看来确是醉醺醺的了。少刻，夏里亚平手持一大沓子稿纸，坐



下来开始了朗诵。于是，室内随即响起他那洪亮悦耳的琅琅读书声，高尔基笔下的西伯利亚大草原、森林，俄罗斯的河流、饥馑、疾病和贫穷，都像一泓清泉，汨汨流出。来客们屏息静气，侧耳倾听了许久许久。突然，亚瑟·鲁宾斯坦吃惊地瞥见约瑟夫·贾洛辛斯基正在竭力驱散袭来的瞌睡虫，一时似乎眼皮铅重，睁不开眼睛了。很快地，他终于完全失去了自我控制，脑袋耷拉到了胸前，随之响起了雷鸣般的鼾声。说时迟，那时快，费奥多·夏里亚平从椅子上弹跳而起，眼露凶光，大声吼道：“滚出去，滚出去！你这个混蛋，我再也不要见到你了！”

亚瑟慌忙把昏头昏脑、满脸泪水的朋友拉出门外，回到了他所住的旅馆。这一整天，亚瑟都无法把被撵逐的好友解劝过来。几天之后，贾洛辛斯基又返回故乡。亚瑟去巴黎北站为朋友送行。这时，贾洛辛斯基突然掏出两张1000法郎的票子塞给了亚瑟，说道：“我知道你很缺钱用，只是要细水长流，别一下子都花光了。”

钱一到手，鲁宾斯坦早把诤友的话忘得一干二净，立即悉数挥霍一空。他一口气定做了四套高档西服，一套深灰色西装还带个丝襟，又买了一顶令人瞩目的巴拿马礼帽和一双黑白两色的高级皮鞋。

等衣服做好后，亚瑟便去巴黎音乐协会提醒亚斯楚先生关于承邀去橙桔村度假的事，老板告诉他说：“夏里亚平昨日先走了一步，赶去排演。不过，临行前他要我一定得把你平平安安地送到他的别墅去。”这时，亚瑟才真正吃了一颗定心丸，并打点行装，准备启程了。

橙桔村位于法国东南方，濒临地中海的阿维尼翁和阿尔两大城市之间。这个村子驰名全球，全凭高更  和凡·高  的画幅。而最令该村引以为荣的，是它保存了完善的古罗马剧场，与附近城镇保有的圆形竞技场迥异其趣。由石块砌成的一道巨型墙壁，成为一个大型露天剧场的基背，前方伸出一座坚固舞台，成为每年一度的歌剧和戏剧节日举行的场地。包益多的《梅菲斯多夫》和柏辽兹的《特洛伊人》的演出，是该村歌剧演出的一大盛事；而法国喜剧团演出索福克勒斯  的希腊悲剧《俄狄

浦斯王》  等，则代表了严肃戏剧的演出。前来参加这个节目的观众非常踊跃，许多人经常要在附近的城镇预先找好住处。亚瑟·鲁宾斯坦十分幸运的是，他不仅能来橙桔村观光，大开眼界，大饱眼福；而且还能在费奥多·夏里亚平的乡间别墅中一间舒适的房里安身，住处离露天剧场又只隔一条街，并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全部演出节目的入场券，这不能不是幸会促成的第二大机遇了！

再说当亚瑟·鲁宾斯坦到达夏里亚平的乡间别墅时，一名年轻貌美的女仆笑吟吟地对来客说道：“夏里亚平先生这会儿正在剧场上，他要你到他那里去见他。”由于一心急着要看排演，

亚瑟匆匆忙忙地把行李交付给了她，便风风火火地赶到剧场去了。在剧场中，他果然见到了夏里亚平和紧张进行的排练。费奥多对当年公认为悲剧“圣手”的蒙奈·苏利赞叹备至，把他说成是“一位伟大的天才”，是“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演员”，还要“拜他为师”。最初亚瑟对此未予苟同，甚至在排演时还觉得“实在没法子欣赏他那种演技”，但在以后的正式演出中，他才猛然省悟到夏里亚平为他“在戏剧方面缺乏认识上了一课”，因为在尔后正式演出悲剧《俄狄浦斯王》时，蒙奈·苏利那真实的情感流露与他阐释索福克勒斯悲剧时那强有力而又极富音乐感的演出，不但没有使他发笑，反

而激发出了他的泉涌泪水。这时，也只有这时，亚瑟·鲁宾斯坦才有了真正的领悟，觉得“费奥多的看法终究是正确的”，他并且向费奥多“申致了衷心的佩服。”

在橙桔村的十天假期中，亚瑟的另一件开心事是亲眼目睹夏里亚平个人作风上的玩世不恭和超越常规：任何撩人的女性和年轻貌美的女演员都成了“他那无羁热情的俘虏”，虽说在《梅菲斯多夫》演出时，他仍然是具有“无人能模仿的金嗓子”，“演出仍然是无懈可击”，“观众们仍如巴黎一样，如醉如痴地欢呼、喝彩”。

住在夏里亚平别墅中的一位朋友，天性具有拉皮条的本领。演出的当天晚上，他带来了四名戏剧圈里的女孩子。恰逢大歌唱家那晚多喝了点酒，兴致勃发，想一人独霸四名美女，“全包了下来。”最后他不得不只留给自己两个，其余两人赏给别墅中的朋友。这种安排也就成了他们“每日花天酒地的必要节目”，亚瑟毫不讳言，他“也觉得过瘾极了”。

第三次是亚瑟·鲁宾斯坦去瑞士度假时，认识了英王爱德华七世弟弟康诺德公爵的侍从武官柯莱登上校，在一次“丰盛的晚餐”上，他得到这位上校的邀请去伦敦观光并结交一些“上流社会”人士。这次幸会，又在亚瑟的一生中带来了一次巨大的机遇。

一天，亚瑟·鲁宾斯坦的老板贾伯瑞·亚斯楚先生对雇员

说道：“现在该去瑞士了，你的朋友正在那里等候你哩。我们可以同行，一起在里昂过夜。第二天一早你就转车，我稍后到艾克斯温泉去疗养。”

每年夏天，巴黎酷热，居民们都纷纷离走。阔老阔少们大都躲进他们的别墅山庄，或是逃到避暑海滩或赌场，过他们穷奢极欲、逍遥自在的日子。有的在长年猛吃狂饮之后，都跑到附近的疗养院去接受为期三周的严格节食疗程，以挽救自己的老命。那些“逃”不起、“离”不“走”、非得留居巴黎的贫苦大众，也是整个夏季帘幔低垂，说明他们的住所也已“人去楼空”。

亚瑟欣然接受了老板的建议，在十天“胡闹”生活结束的最后一天，他跟一些音乐家和评论家一道愉快地共进午餐之后，

回到别墅打点行李，准备动身。这时，费奥多依依惜别，拥吻着他说道：“阿辽沙，到俄国来吧！我会好好地带你玩一玩、乐一乐的。”

午夜时分，亚瑟等二人抵达里昂。不巧，全市的旅馆一律客满。这时，亚斯楚先生却不慌不忙地说道：“放心吧，我有的是办法。”说完，挤出一副浪笑和淫笑。原来这位娱乐界大亨胸有成竹，他早已宾至如归，计划在全城一家最佳妓院安歇了。他对老鸨吩咐道：“明儿个早上八点，把早餐作好，再叫醒我们。”

说罢，他把亚瑟交给了一名高大丰满的棕发姑娘，自己则挑了个瘦俏的金发女郎，径自走了。也就在这一夜，亚瑟·鲁宾斯坦又尝到了禁果，享受到了那说不清道不明的风流韵事。

第二天，亚瑟在车站同老板话别，搭车前往瑞士的蒙特勒。到达目的地后，他在车站餐厅胡乱吃了点东西，便从附近的塔瑞特乘坐缆车前往考宫大饭店。佛德立克在站上一如既往地热情迎接了好友，把他带到了大饭店的大厅。哈曼夫人和女儿蓓莎也同样友好地欢迎他的到来。亚瑟自己也觉得奇怪，因为尽管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十分正常，他却有一种游子归家的感觉。

考宫大饭店是一幢五层楼房，高高屹立在立曼湖畔的悬崖上。沿断崖的一边，围有一道长长的栏杆，立曼湖的全景和阿尔卑斯山的皑皑白雪，可以

一览无余，尽在视野中。

饭店内部的装潢含蓄高雅，管理井井有条，在散发出瑞士旅馆所待具的那股家庭温馨。宽阔的大理石阶梯，上铺猩红色地毯，从旅馆的入口大厅一直延伸至二楼礼堂。二楼礼堂有向外凸出的巨型大窗户，住客们经常聚在这里一起玩桥牌、喝咖啡或侃大山。邻室是金碧辉煌的饭厅，附有一个伸向外边的阳台。晴和天气，客人们可以在这里边吃边享用温煦的阳光。

哈曼一家在三楼租下了一个三房连在一起的公寓。亚瑟的卧室被安排在长廊的尽头。佛德立克就住隔壁。他从洛桑  租来了一架大钢琴，每天都在赶写他的一首协奏曲，经常端坐在钢琴旁边。

在考宫大饭店度假，俨如与世隔绝。每天唯一的外游活动只能是爬山、下山，这两件事都挺吃力费劲的。乘缆车下山，来回要花上一整天。正因为如此，大家除每天在断崖的栏杆内徘徊散步外，就只有跟聚居饭店的各色人等唠嗑交谈，结朋交友了。

上午，亚瑟·鲁宾斯坦都去佛德立克的房里，共同研究他谱写的那首协奏曲，有时用他的钢琴练奏。午后和夜晚则是跟饭店的其他住客一起谈天说地，从严肃的艺术、哲学、宗教与政治等主题到漫无边际的泛泛闲聊，简直无奇不有，无所不谈；精采的故事、机智的辩论或滑稽的模仿，都能引发一阵阵的哄堂大笑。

后来，亚瑟在饭店里认识了一位英国绅士约翰·华森先生，原来他竟是奥斯卡·王尔德  的一位密友。在当时的欧洲，王尔德的著作与多姿多彩的生活方式正当时髦。他们闲谈的内容，自然也就常常以这位英国的唯美主义作家为焦点题材了。

一天，亚瑟与华森又谈起了王尔德的剧作，说到兴处，他不由手舞足蹈，表演起剧本《莎乐美》中的片断来，真个是绘色绘色，引人入胜。《莎乐美》这个剧本，是王尔德为英国名女伶莎拉·彭贺德特意撰写的。当年小亚瑟在柏林的一次非公开演出中，曾亲眼目睹德国名导演马克斯·伦哈德监制的演出。所以他顺手拈来，表演（或正确点说是模仿）得恰到好处，维妙维肖。这一表演不打紧，却无意中引发出他一生中的又一可喜机遇来。

且说亚瑟·鲁宾斯坦这番异常精彩的表演，他对演员表情的摹拟和声音的仿效，以及某些紧张剧情的细腻刻划，宛如给饭店那一泓平静枯寂的死水，投下了一颗石子，激起了阵阵涟漪。整个饭店的观众闻风而来，看了都佩服得五体投地，就连一向稳重矜持的大英帝国绅士华森先生也失声高呼：“妙！妙！”他甚至提出了一个建议：“何不在此表演它一场呢？这是绝对可行的。这儿饭店里有舞台，各位又都深谙艺术精髓，大家来个齐心合力得了。”他说的也不无道理，在考宫大饭店投宿的，既有对音乐“非常热爱”的一名德国太太，又有唱腔“甜美温柔带颤音”、使亚瑟听了“感动落泪”的一位来自阿根廷的女士亚密丽亚·罗若。有了这么些人，要凑成一个节目，并非是不可能的事。

于是，大家决定两周之后正式演出，全饭店的人都行动起来，同心合作，分头准备。演出场址就选定在饭店舞厅里的小舞台上。这个舞台平时闲着，只周末供舞会演奏时用一下。演出场地有了，大伙儿决定大造声势，在附近的报章上发表演出公告，以广招徕。此外，佛德立克还计划与鲁宾斯坦联袂在当晚排练《莎乐美》之前，合奏杜卡的管弦乐《魔法师的弟子》  ，以便培养观众的情绪。

一场盛大演出终于到来。那天晚上，大出意料之外的是观众云集，不少人还专程从附近的蒙特勒、洛桑、塔瑞特和克拉伦斯

等地赶来观赏，整个舞厅挤得水泄不通。他们的演奏大获成功，

观众频频起立喝彩，鼓掌之声不绝如雷，《莎乐美》更是演得好极了。

亚瑟·鲁宾斯坦饰演男主角哈洛德，蓓莎演女主角莎乐美，

玛黛琳娜则饰演莎乐美的母亲海勒狄亚丝。鲁宾斯坦全副身心投入，整个儿融入剧情中，恍如在重现个人的生平遭际一样：哈洛德对莎乐美的痴情正唤醒了他对蓓莎的爱恋，而同时他所痛恨的却是莎乐美的母亲，饰演者又正巧是蓓莎的亲娘——玛黛琳娜。真是离奇的巧合，又是一个多么发人深省的巧合！

晚会完毕，饭店总经理兴高采烈，特意邀请全体演出人员和工作人员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也真是无巧不成书。恰好这时，

从洛桑来了一对很斯文的夫妇，男的自我介绍是英国人，名叫柯莱登上校，担任英王爱德华七世皇弟康诺德公爵的侍从武官。他的夫人是一位法国女伯爵，美丽秀逸，风韵不凡。他们很赞赏亚瑟与佛德立克的钢琴合奏，因此特邀鲁宾斯坦去伦敦小住数日，

并为康诺德公爵及其女儿柏翠西亚公主演奏一场。此外，他们还负担来往旅费，准备重金酬劳。这种意外机遇，简直使亚瑟喜出望外，因为他将有幸前去伦敦观光，并结交一些英国上流人士。

双方当下敲定，亚瑟将于该年的 11 月间去伦敦一行。

整个夏天就这样在热闹欢娱声中度过去了。亚瑟与哈曼家人离开大考宫饭店，取道日内瓦返回巴黎。他们在日内瓦\_\_停留两天，然后直达法国首都。到巴黎后，佛德立克陪同母亲转车回返波兰，蓓莎则留在巴黎继续深造。

时光荏苒，转眼 11 月已到。亚瑟·鲁宾斯坦怀着几分喜悦又几分敬畏的心情，动身前往伦敦。那一时期，欧洲人士对约翰牛的生活方式、习俗、服饰乃至日常的礼仪等都极感兴趣。

统治世界五分之一地区达 64 年之久的维多利亚女王\_\_对其子民管束极严。她的继承人爱德华七世在任王储时，就有“深谙享受人生”的美誉，尽管其母皇的训示极为严格，他却仍热中于佳酿、美人和赌博。亚瑟踏上伦敦时，正值爱德华时代的开始。

经过旅途跋涉，好容易才到达目的地。亚瑟根据柯莱登上校的来信所示，乘独马双轮小马车驶过雾茫茫的晦暗街道，来到波特兰广场大道 78 号。主人夫妇在居室接见了来访者，当时柯莱登上校身着礼服，女主人穿一袭华丽的晚礼服。

上校的老管家把小客人领进卧房，并给他放水洗澡，准备沐浴更衣。他要立即参加莫莱男爵招待的晚宴。正当亚瑟泡在热水浴盆中不多久，老管家又急匆匆走来，告诉客人，说他的衣服拿去熨了，只是找不着他的大礼帽，问他究竟放在什么地方。

亚瑟见老管家表情异常严肃，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可他根本就没有礼帽嘛！咋办呢？哟，情急智生，亚瑟随即想好了对策。他煞有介事地答道：“糟了！我在巴黎的佣人准忘记带了。这该如何是好？没有礼帽我怎好去赴宴呢？”男管家信以为真，便把上校的一顶礼帽借给了他。谁知亚瑟的头又太大，戴不进。他随即又灵机一动，决定把上校的帽子拎在手中，权当天热戴不住的模样。



莫莱男爵家中的晚宴虽然规模不大，总共才 10 个人，但却讲究气派，开得隆重正规。进入餐厅的宾客，必须成对入席，每位男士的手臂都得挽住一位女士。入座之后，大家的注意力都专注在食物上，谈话十分节制。食物的味道虽不甚出色，侍候和礼仪则堪称一流水平。

当宾客们正在吃最后一道甜食时，主人霍然起立，举起一杯香槟说道：“各位贵宾，祝我王万岁！”于是大伙儿同时站起身来，默默地啜了一口酒。晚宴之后，莫莱男爵夫人引领女士们退至客厅，男士们则留下浅饮咖啡和甜酒，大家谈笑风生，热闹了半个小时，主人才提议大伙儿去客厅与女士们会聚。作为柯莱登上校家的客人，亚瑟·鲁宾斯坦为有机会接触当时典型的伦敦社交场合而深感荣幸和无比欣悦。

柯莱登夫妇为人和气，对待亚瑟优礼有加。他们请他去参观国家画廊和大英博物馆，观赏了许多旷世杰作，诸如巴森农神殿中的白色大理石缕纹石柱、维纳斯裸像等。对比巴黎的鲁佛尔宫，亚瑟发现英国的展品紧凑、集中，参观时能就近一一看到，而参观鲁佛尔宫则“会把人累掉半条命”，因为要想一次看到某些珍贵作品，“得奔走好几英里的路”才行。

两天之后，在柯莱登家中举行了盛宴。整个住宅布置一新，大件家具悉数换掉，大会客室被装饰成音乐演奏厅，厅内四角放满了艳丽的花盆。为了不影响晚宴的准备工作，根据柯莱登上校的提议，他们仨专程去伦敦毕卡德里广场著名的史考特餐厅饱餐了一顿龙虾，因为只有这里才能吃上爪子比尾巴还大的新鲜龙虾。

当天晚上，柯莱登夫妇和亚瑟·鲁宾斯坦盛装完毕，在楼下备有鸡尾酒的会客室中恭候贵宾光临。8 时正，贵宾们准时来到，康诺德公爵带着亚瑟王子和柏翠西亚公主最后驾临。这次盛宴并不像在莫莱男爵家那似的严肃、庄重。柯莱登夫妇为鲁宾斯坦介绍了每一位贵宾，并对他的天才备加称道。客人们对音乐所作的评论，说明他们都具有较高水准的艺术素养。当老管家通报入席时，柯莱登夫人挽着康诺德公爵，柯莱登上校则陪着柏翠西亚公主为首步入餐厅，其余人等紧跟其后鱼贯而进，无拘无束。

鲁宾斯坦被安排坐在公主的对面，两人谈得很投契。公主问到他对伦敦的观感和巴黎的生活情景，亚瑟回答得头头是道，使她的芳心大悦。到晚宴接近尾声时，他们之间“已建立起融洽的友谊”。柏翠西亚公主是一位高俏的棕发美女，丽色迷人，头部线条清晰秀美，黑眸散射出智慧的柔光。其他贵宾也都来自伦敦上流社会中的知识阶层，他们均有颇高的文学造诣和艺术素养，经常出没于伦敦高级音乐会和正统戏剧的盛大场由于柯莱登夫人是法国人，所以这次晚宴办得美味丰盛。晚宴之后，大家举杯敬酒，然后男士们留下小饮片刻。紧接着，主客纷纷登楼去大厅观看音乐演奏，二楼的两间大厅顿时济济一堂，坐满了客人。当晚演奏的节目主要是瓦格纳作曲，是当时伦敦的时兴作品。加上公爵与女儿又都熟知这些音乐，所以听众也像波兰一样，表示了由衷的喜爱和激赏。

音乐晚会结束之后，大家又共享了一顿丰盛的自助餐，等到最后一位客人离去时，已到了午夜时分。

晚会完毕，柯莱登夫人对亚瑟·鲁宾斯坦大加赞美，还亲吻了他。柯莱登上校显然也十分惬意，乐滋滋地同他握手道贺鲁宾斯坦在伦敦居留的最后几天，玩得都很尽兴。周末是在乡下勃恩翰爵士家度过的。柯莱登夫妇带他去乡下，主要是想开拓亚瑟对英国风土人情的了解层面。当他们乘坐火车到



达乡间别墅，见到勃恩翰爵士一家人时，受到了热情喧闹的欢迎。这位爵士是犹太人，60多岁，头发全秃，身材肥胖，面颊红润。他是英国影响力很大的《每日电讯报》的董事长。亚瑟后来才知道，英国也有不少的犹太人，只要事业有成，同样可以获得维多利亚女皇陛下的封爵、赠勋。所以这次乡间之行，亚瑟的确大开了眼界，他那内心的种族荣誉心理更是获得了巨大的满足。晚餐后，在勃恩翰爵士家举行了一个小型音乐会和舞会。首先由鲁宾斯坦弹奏了几首正统严肃的曲子，然后再弹了一些轻松曲目，作为给年轻人跳舞伴奏用。大伙儿玩得尽欢而散，时钟指针已是午夜之后。

第二天一早，他们一行由乡间回返伦敦。在英国之旅的这最后一天里，柯莱登夫妇举行了盛宴欢送亚瑟，并把小客人送至维多利亚车站搭车。作为友谊的纪念，柯莱登太太还赠送了一份贵重礼物给亚瑟·鲁宾斯坦，它们是一副镀上白色珐琅的金质袖扣，中镶一颗小钻石，一侧镶有翡翠，另一侧则缀满小红宝石。

亚瑟这次旅英之行，使他骤觉自己的形象高大了许多。尽管此行未能碰到一位英国乐坛的知名人士，但毕竟结交了英国的皇室、贵族、武官与报业大亨。因此他回到巴黎之后，虽说风尘仆仆，劳累疲惫，但内心却是甜滋滋的。与英国皇室成员的侍从武官的邂逅相遇，想不到又引发另一奇遇。18岁的亚瑟·鲁宾斯坦真是个罕有其匹的幸运儿！

当然，亚瑟·鲁宾斯坦在巴黎客居期间，他所遇上的幸运事远不止上述的三次。由于他年纪轻轻便脱颖而出，在钢琴演奏的技艺方面日臻成熟，更兼智力超群、性格外向、广结人缘，他的第四次机遇又飘然而至了。

一天早上，老板亚斯楚先生给亚瑟留了一张纸条：“我要火速见你，有要事相商。”看罢字条，亚瑟立即赶往巴黎音乐协会，边走边怀着个鬼胎：莫非老板要自己交出在家乡罗兹演出所得的百分之四十的佣金？谁知一见面，亚斯楚却满面春风，异常和蔼地大声嚷嚷：“年轻人，恭喜你交好运，有人要请你去美国演出了！”

亚瑟听了，像遭电击似的一下僵在了那里，双目圆睁，嘴

巴张开，简直不能置信。好久好久之后，才嗫嗫嚅嚅地憋出了几句话：“你搞错了吧？！那个国家我可是连一个熟人也没有的；

再说，我认为我在巴黎演奏的名气不见得能传得那么远呀！”

亚斯楚不由噗嗤一笑，徐徐说道：“今天下午，你就可以在我的办公室里与这位美国先生见面了。到时候你就会明白的。”

果然，那位山姆大叔准时践约前来，用生硬的法语对亚瑟说，他一直在寻找他这位少年钢琴家，这下总算找着了。

“可你怎么想到要请我去美国呢？”亚瑟仍心存疑虑地问道。

那人笑着回答：“我是巴尔的摩\_\_奈博钢琴公司的代表。我们的总裁威廉·奈博先生曾听一位资深乐评家对你赞不绝口的评介，说他在瑞士巴德瑞夫斯基\_\_的家里听过你弹琴。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希望与你取得联系。”

至此，亚瑟才恍然大悟。他不由忆起几年前在柏林就读时的一段往事来。

一天，约克琴教授把小亚瑟·鲁宾斯坦喊到他在音乐学院的办公室里，对小亚瑟说道：

“孩子，听说你目前与令堂相处仍有许多困难\_\_，我感到很遗憾。不过，我倒是给你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上次在波恩\_\_举行的贝多芬音乐节中，我们曾与贵国同胞巴德瑞夫斯基合作了一次三重奏；他不但不是一位卓越的音乐

家，还是一位高尚的绅士。由于我跟他私交甚笃，我曾去信谈到过你，并问他可否接你去他在瑞士的别墅，听你演奏，提供给我一些评论意见。我刚收到他的电报，表示非常欢迎，不过你必须立即动身，因为他就要远行就医。你后天出发，在瑞士休息一周。”

小亚瑟对前去一个美丽的国家，拜访一位事业和声誉如日中天的音乐家，又能摆脱母亲的“纠吵”，心里简直乐开了花。

小亚瑟在柏林学习的赞助人之一的马丁·李威先生为他慷慨解囊，拿出了一笔旅费，足够他旅居时宽裕地花上一个星期。

小亚瑟搭乘火车到达洛桑，然后又乘火车抵达离洛桑不远的莫吉斯，最后乘坐巴德瑞夫斯基派来的马车直达目的地——里昂宝桑别墅。

年方40出头的巴德瑞夫斯基很礼貌地接见了来访少年，并听了一下他弹的琴。没想到小亚瑟班门弄斧，向大师逞能，竟选了自己还没练熟的勃拉姆斯所作《巴格尼尼》主题变奏曲第二部分，加上一路疲累与临阵紧张，很多地方都给弹错了。弹完之后，小亚瑟自认晦气，心想这下可完了，一定会给撵逐出门的，他羞涩得低下了脑袋，默然不语。谁知大师不仅不加责怪，反而比先前更为和气，更显亲切。他说道：“亲爱的年轻人！不要因为弹错了几个音节，就垂头丧气嘛。我知道你这次弹得未能尽心，但我看得出你是极有天分的！”小亚瑟听他这么一安慰，尤其是还赞赏自己“有天分”，悬着的心才算落实下来。看来大师接待他，还全是凭借约克琴教授的面子了，何况大师还说过：“知道你也是波兰人，我更高兴极了。”

紧接着，巴德瑞夫斯基挽留他吃中饭。大师能操五种流利的语言，极善词令，极大地增进了小亚瑟对他的崇敬心理。午餐之后，大师又陪着他走到前厅，送给他一根藤条手杖，一端镶嵌象牙，非常诚恳地说道：“年轻朋友，因为我的马车这会儿不在，没法子送你去莫吉斯车站，你只好徒步走着去了，好在路途不远，这根手杖拿去用，就留作这次来玩的纪念品吧。坐下班车回洛桑，赶快把行李整理好，立即赶回来，今天晚上还有客人来吃饭，你得换好衣裳。我希望你能多住几日，等五天后我们去艾克斯拉宾斯求医时，你再回去。”小亚瑟听大师把自己当作亲人看待，心里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两小时不到，小亚瑟便兴冲冲地又从洛桑赶回到了莫吉斯车站，再叫了一辆街车来到里昂宝桑别墅。男管家马赛林带着小客人上二楼卧室。房子宽敞、明亮，兼有一个阳台，正对白朗克山的美景，舒适极了。更换衣鞋后，小亚瑟赶忙下楼，见客人都已到齐。他们是两三对中年美国夫妇，一位瑞士男子，都用英语交谈。小亚瑟当时仅能听懂，还不敢说。主人将小亚瑟一一介绍给了客人们，并当众盛赞了一番。

晚宴丰盛而又精美，仆人也服务殷勤周到，彬彬有礼。小亚瑟有幸品尝到了南海龙虾和巴德瑞夫斯基最喜爱的粉红色香槟酒，这可是他平生第一遭，因而记得挺牢。

宴会之后，大伙儿在客厅里喝咖啡，巴德瑞夫斯基先生邀请小亚瑟弹奏钢琴。这回，小亚瑟已有了思想准备，心情也轻松得多，因而倾注全力弹奏自己最拿手的两首勃拉姆斯的狂想曲、一首间奏曲和一首肖邦的即兴曲，赢得了客人们的一致好评。巴德瑞夫斯基先生竟一蹦而起，跑上前去抱住亚瑟说道：“我早就知道你天才横溢。我一定要写信给你那位约克琴教授，把我这次听你弹奏的事告诉他。”

客人们离去之后，大师把小亚瑟送回他楼上的卧室，还在一只矮椅子上

随意坐下，像慈父般地问起他的家世、波兰情况和约克琴教授发掘他的经过，还问到了他的一些生活琐事。当大师了解到小亚瑟母子之间的关系不好时，他丝毫不予以宽恕，但却表现出深深的谅解，不无感慨地说道：“艺术家在找到自我之前，前途是布满荆棘的。医生、律师和工程师都能把个人的事业规划得井井有条，可我们这群可怜的艺术家的生活，一生却充满了疑团迷雾。”

巴德瑞夫斯基谈得性起，随即站起身来，在室中慢踱了片刻，点燃一支香烟后，又坐了下来诉说自己的伤心往事，包括他的原配生产时死亡：可怜的独生子天生头部畸型，四肢残废，但聪慧超凡，性情温顺，深得大师的宠爱，可惜几个月前

夭折。说到这里，他已是泣不成声了。

他的情绪在经历一段痛苦回忆后，显得异常疲惫。他跟小客人道了声晚安，临离去时又丢下一句话：“莫把烦恼看得太严重，须知一个艺术家的生命中，更艰辛的事儿是屡见不鲜的！”

原来这就是快乐、富有和驰名的巴德瑞夫斯基！原来这也是小亚瑟所认识的最少乐趣的音乐界大师！

在里昂宝桑别墅休假的最后几天，小亚瑟听过巴德瑞夫斯基在楼上练琴。当时他正在弹练韩德尔的一首勃拉姆斯变奏曲，几段艰深处，他都要一节一节地反复练习百次以上。精神可嘉！但小亚瑟也发现大师的弹奏受到一些技术缺陷上的障碍，

尤其是按键的指法有问题，以致在旋律上显得不甚平衡。一般在中午便餐之后，他总要练琴持续到晚上7时。

最后一个晚上，巴德瑞夫斯基坐在客厅内的一架钢琴前，为小客人弹奏了近两小时之久，给他示范了各种钢琴演奏的困难、指法的精练、巧妙的踏瓣和其他一些引人入胜的细节。他还不时弹出一些美妙的乐句或俏丽的音调，令人陶醉于其中。不过，

有时他那稍嫌夸张的抢板和破坏合弦，又不禁使小亚瑟听了失望。他由此逐渐发觉到他们二者钢琴的演奏性质迥然有异，大相径庭。

临离别时，巴德瑞夫斯基建议小亚瑟陪同他们夫妇乘车去日内瓦，实地参观那个美丽的城市，莫吉斯离日内瓦不远，火车驶进月台后，他们两个波兰老乡热情话别，小亚瑟还吻了巴德瑞夫斯基夫人的手，感谢他们的一番盛意。在火车启动的同时，巴德瑞夫斯基先生还特意打开车窗，冲着小亚瑟大声嚷嚷，发自内心地要他暑假再来共度美好的时光。

“要是你暑假没有其它计划，何不跟我们一块儿来度假！”——当年巴德瑞夫斯基先生在日内瓦火车站冲着亚瑟·鲁宾斯坦说的热情友好的话，此刻又回荡在他的耳畔，他细细咀嚼着他们共处的那段“美好的时光”，心头漾起一股感激、甜蜜的回味。

啊，对了！在亚瑟的记忆屏幕上，也隐隐现出那晚在巴德瑞夫斯基家中弹奏自己最拿手的两首勃拉姆斯的狂想曲、一首间奏曲与一首肖邦的即兴曲之后这位钢琴演奏大师所作的热情赞美，以及美国客人们和那位瑞士男子的韵味绵长的微笑。亚瑟·鲁宾斯坦不由意识到，人生中的许多巧遇，往往事后能助人发迹，这次又正当其时矣！他迅即辞别这两位先生——美国客人和亚斯楚老板，由他们去洽谈合同的事，他则一个人独自跑到卡波辛大道路口上的宁静咖啡馆，一口气连吃了两客巧克力布丁。

朋友们都深为这则喜讯庆幸，特别是老板亚斯楚先生和音乐协会的雇员

们。亚瑟·鲁宾斯坦顿时身价十倍，行情看涨。在人们眼里，他似乎成了一棵很有价值的珍稀摇钱树了。他们聘请了一名年轻画家给他画了一幅作报章宣传用的素描像。

去美国演奏的合同签好后，给亚瑟过了一下目。主要条件是：三个月中举行40场演奏会，美方负责小钢琴家的旅行费用，生活费则完全自理。演奏报酬4000美金，还得扣除百分之四十的佣金。这比亚瑟原先想象的要少得多，他心里像泼了一盆凉水似的。老板见状，当即安慰他说：“看开一点，年轻人。这次旅行演奏必定会使你的事业大展鸿图的。”

1906年的新年前夕数天，亚瑟·鲁宾斯坦启程去美国，坐的是法国的远洋客轮“吐伦号”。亚斯楚先生送给他一些零花钱和一袋盥洗用具。他说，零花钱是供在船上作小费用，祝他此行圆满成功，旅途一帆风顺。

“吐伦号”出海后，正遇上猛烈的风浪，船身左摇右晃，颠簸得委实厉害。亚瑟一脸苍白，又晕又吐，两夜辗转难眠。五天之后，海浪转小，胃口才渐趋舒适。

8天之后的早上，“吐伦号”终于驶抵纽约港。为了观望法国送给美国的“自由女神”巨像，亚瑟一早就起身，穿戴整齐，登上新大陆使他兴奋已极。当他看到巨大高耸的塑像时，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触：身为一个遭受帝俄统治的波兰犹太人、他为巨像所象征的自由意义而深深感动。

上岸之后，亚瑟受到奈博钢琴公司派来充任他在美国巡回

演出的经理人尤里克先生的欢迎。他下榻于纽约华尔道夫大饭店的一个套间，有舒适的卧房和设施齐全的浴室。这是他有生以来头一次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洗澡间，并从而深深感到欧洲在卫生设备方面的确赶不上美国。沐浴更衣之后，他们到楼下咖啡室里喝茶，商谈在美巡回演出事宜。当下主客双方决定：首次演奏会定在两天之后举行，由费城管弦乐团伴奏，地点在卡乃基大会堂。节目选了圣-桑的《G小调协奏曲》，同样节目还将在巴尔的摩、费城、和华盛顿等地演出。另由管弦乐团伴奏的音乐会，也将在芝加哥、辛辛那提、明尼阿波利斯等城举行。其余地方举行的仅是他个人的独奏。

第二天上午，亚瑟去卡乃基大会堂试弹奈博钢琴，发现舞台上摆的三架供选用的钢琴都不甚中意，不是音色沉闷，便是

动作机不灵便，低音极弱。他别无选择，只好从矮子里拔高子，

挑选了一架较好的，并请调音师调松动作机，把音色也调得宏亮一些。

第三天预演之后，当晚就要正式演出了。

预演的那天，亚瑟·鲁宾斯坦提前半小时就来到卡乃基大会堂，没想到管弦乐团的许多团员们已端坐在舞台上，或欣赏调琴师的工作，或练奏自己的乐器。10时正，乐团指挥佛列兹·席尔先生走上舞台，立即马不停蹄地开始预习在亚瑟协奏曲之前的韦伯序曲。

席尔先生是一位典型的德国音乐家，指挥扎实，训练有素，

但稍嫌冷峭。管弦乐团演奏得十分成功。轮到亚瑟预习时，发现钢琴的音质改善了许多，说明钢琴师相当尽职。这样，他才定下心来，把协奏曲中的长段前奏部分弹奏得十分美妙，从而很快赢得了乐团团员们的敬慕。预演成绩出乎意外地好，席尔先生的指挥颇具效率，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亚瑟在协奏曲最后一个乐章所表现的惊人速度，着实逗起了席尔的一些好感，尽管他的表情一直很冷漠。他预习一开始就问亚瑟道：“你与‘伟大的鲁宾斯



坦’\_\_有亲戚关系吗？”这句问话叫亚瑟听了好不气恼。

且说预演完毕，亚瑟·鲁宾斯坦兴冲冲地返回华尔道夫大饭店，静候晚间正式演奏的来临。当晚，尤里克先生很早就来接他去大会堂，还说道：“大会堂已坐满了听众了。威廉·奈博先生夫妇和他的弟弟恩尼斯特夫妇都专程从巴尔的摩赶来观看。演奏完毕，他们将设宴招待你。”

到达大会堂，亚瑟在演员休息室里坐了不到 20 分钟（前奏曲很短），就被请去上台。音乐厅的照明不错，台下坐满了人，看来整个大厅比上午预演时似乎大了一倍。亚瑟一出场，便赢得了听众的热烈掌声。他这人有一大特点，即演奏厅愈大，听众愈多，他的信心愈强，愈能镇定自若。亚瑟领悟到，这一特点乃是对他演奏生涯最有助益的另一天赋，而许多伟大表演家身受其害的怯场毛病，与他毫无缘分。所以当亚瑟鞠躬致意时，深深引以为荣，以此自豪。正因为如此，这回亚瑟·鲁宾斯坦就能以无比的冲击力弹出了圣一桑的《G 小调协奏曲》。每一乐章完毕，听众都报以热烈的掌声，而当他弹完乐曲那辉煌的结尾时，听众们都起立喝彩，显得如醉如痴。亚瑟两次请指挥佛列兹·席尔先生出面答谢听众的热情，还与乐队首席握手致贺，可是听众的掌声势头依然不减，并大声呼喊：“妙！精采！”“再来，再来一个！”此时亚瑟已经谢幕三、四次，最后又乘兴弹了一首肖邦的降 A 调波兰舞曲。紧接着，听众又掀起了新一轮的鼓掌、喝彩的声浪，简直汹涌澎湃，势不可挡。无奈，他只好再弹了一曲，总算暂时满足了听众的热望，平息了厅堂的热浪。但是，正当亚瑟此时踌躇满志，高高兴兴地走进后台休息室时，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费城管弦乐团指挥佛烈兹·席尔竟然冲着他怒吼道：“你怎敢弹恩可曲\_\_？！你破坏了整个演奏会，我不能容许你再在我的管弦乐团中演奏了。”说罢，他把门砰的一声关上，冲出了休息室。

亚瑟这时吓得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的确，他并不知道在交响乐演奏会中，不能应听众要求擅自演奏《恩可》曲的，因为按照惯例，在欧洲完全可以这样作。席尔的怒吼和恫吓，对这位才交 19 岁、初登美洲大陆的钢琴家来说，实在打击太大，他那最初的欢欣情绪早已烟消云散了。正当他一筹莫展、无限懊丧之际，蓦然房门大开，一大帮人蜂拥而入。尤里克先生走在头里，笑吟吟地一把抓住他的手，猛摇不已，又重重地猛拍了一下他的后背，大声嚷道：“了不起，你真了不起呀！成功了！”说完，他才一一介绍了奈博的家人。这一家子都表现得异常热情，奈博兄弟拥抱并祝贺了亚瑟，他们的夫人每人给了他一个热吻。威廉·奈博喜笑颜开，连声说道：“别忙，别忙！你且休息一会儿，我们请你好好儿吃一顿晚餐。”

亚瑟·鲁宾斯坦一时高兴，便把席尔指挥的怒吼如实地告诉了奈博先生和尤里克先生。他们听了，也觉得席尔做得太过分。奈博先生说道：“他有义务继续与你合作演奏，我们已经付钱给他了。”亚瑟这时才得到了很大的安慰，像吃了定心丸似的。他开始为一大群听众签名。忙活了好一阵。这以后，大伙儿才离开大会堂，分乘三辆华丽的英国式两轮大马车，来到当时纽约最气派的一家餐厅——德蒙尼可夜宵餐厅。在宴会上，奈博兄弟俩频频举杯祝贺亚瑟演奏的成功，他们都表现出最大的欢乐。奈博兄弟都是 30 岁出头，一表人材；他们的夫人也都年轻漂亮，仪态娴雅。

第二天，纽约各报都刊登了对亚瑟演奏的评论文章，其中有两位音乐评论员对他大加赞赏，认为演奏技艺超群，未来一片光明，同时也指出了他的音乐造诣还不够高；另一位叫柯瑞贝尔的人，则对亚瑟的演奏持否定态度。



以后的巡回演奏，这位柯瑞贝尔先生对亚瑟更是大加抨击，充分显示了他对这位波兰钢琴新星的某种成见。亚瑟·鲁宾斯坦后来也承认：“有许多年，我们两人是水火不相容的死敌。”

第二天，亚瑟在享受了一顿开心的早餐之后，决定好好地对纽约市进行游览观光。在亚瑟的眼里，在那个年代，纽约还是个很丑陋的城市，这座夹在两条河流之间的狭长洲城，大道和窄街纵横交错，将全城分割成许许多多的小方格。街道都用数字标示，显得单调乏味。那时还没有建起摩天大楼，最高的佛莱第龙公寓大楼才只 21 层。最好的两个市区当推百老汇大街和第五大道，其他地区则显得杂乱无章，难以掩饰贫穷的面貌：街道肮脏、恶臭，挤满了衣衫不整、奔忙不息的劳苦大众。至于华尔街、唐人街和河岸大道等市区的出现，那已是多年以后的事了。

游览纽约市区一整天之后，亚瑟拖着疲惫的身子返回了饭店，已是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的时分。在卧室，他发现了奈博家留下的条子，请他于当晚在大都会歌剧院他们的包厢观剧，观

看意大利歌唱家卡鲁索演唱《阿依达》。

从外表看来，大都会歌剧院其貌不扬，打前面经过甚至很容易被人忽略掉，但内部装潢却十分壮观，红、金两色，气度辉煌。亚瑟与奈博一家人坐在“钻石马蹄形”包厢区。座中人珠光宝气，与包厢名副其实，相映成辉。

亚瑟·鲁宾斯坦本来就喜爱《阿依达》，听了卡鲁索的演唱，

更是迷上加迷。卡鲁索的歌喉卓绝，宏亮中透出柔婉，换气的过程堪称上乘，加上优美的句法，证明他不光是一位男高音，而且是一个了不起的音乐家。他唱出的抒情曲子，音色清澄，感情真挚，竟使得鲁宾斯坦潸然泪下。这种慑人魅力，除夏里亚平等极少数世界级歌唱家外，可说独步歌坛，无人足与相侔。不过，夏里亚平的确费了多年的努力，才得以在纽约唱红，也是不争的事实。

第二天一大早，奈博兄弟和他们的夫人陪同鲁宾斯坦乘火车前往巴尔的摩演出三天。他们乘坐的车厢是当时最豪华的普曼列车，欧洲还没有这种设备呢。

奈博兄弟在他们的家乡举行了盛大的酒会，将亚瑟介绍给了他们的亲朋好友。此后，他们一行又去费城和华盛顿演奏了两天。一连三天举行的三场音乐会，成绩与纽约不相上下。唯一的差别是亚瑟不敢再应听众的喝彩，表演再弹曲了。他与席尔先生之间的关系虽不甚融洽，至少也恢复到了正常。调琴师乔治·霍志曼技术精巧，一直陪同他巡回演奏，帮助很大。

三天巡回演出之后，亚瑟返回纽约，准备举行独奏会。

这时有一个小小插曲。亚瑟在回返纽约的当天，接到一家著名的“蓬模瑞——格里诺”香槟酒公司老板马奎斯·波里奈克的宴请帖子，在纽约圣·瑞吉斯大饭店吃饭。波里奈克先生是一位热爱音乐的美食专家，也是一个“积习难改”的风流浪子。他不仅给宴会的参与者享受了源源供应不绝的“蓬模瑞——格里诺”公司出产的最佳香槟酒，而且带来了三位“美艳如花”的姑娘。亚瑟立即选中了一位高大的金发女郎来相伴。这位小姐名叫陶乐赛，就坐在年轻钢琴家的右侧。她对席间偷摸她玉腿的风流才子未加推拒。而当亚瑟进一步挑逗，低声问道：“我什么时候在哪里能跟你相会？我很喜欢你，我要你！”时，陶乐赛嫣然一笑，说道：“我把我的住址给你，星期四下午五时来相见得了。”说完，还给了他一个香吻。

赴约的那天，亚瑟准时去东三十九大街陶小姐住宅，经男仆开门并延上二楼，却俄见绣房中挤满了人，其中有几位还是纽约上流社会中的名媛。这与他早先预想中的伊人穿着睡衣“躺在沙发上”、静候他到来的情景截然相反，大谬不然。他不由尴尬得很，狼狈万分，好久才镇定下来，强装自然地轻吻了女主人的手。陶乐赛反而甜甜娇笑，为他引荐了每一位嘉宾。亚瑟仿佛给泼了一盆凉水，内心惭愧万分。他勉强寒暄了几句，喝了杯茶，正准备趁早离去，不料陶乐赛竟在门口堵住了他，说道：“别走，请留下吃晚饭！”这时，亚瑟的心里忐忑不安，不

知前头将有什么灾祸在等着自己。好不容易挨到客人都散尽，他和陶乐赛小姐才在楼下吃了一顿愉快的晚餐。接着，他们俩又在客厅里喝完了咖啡和甜酒，陶小姐频送秋波，淡蓝的眸子不停地向他瞟来，叫亚瑟好不魂销。最后，这位美女屏退了所有的仆人，偕同年轻钢琴家双双进入她楼上的闺房，共度良宵。在亚瑟的记忆中，这是他纽约之行中“最精采的片段”，因为他“特别喜欢她”，她具有神话中的维纳斯\_那样的“风情”。可惜好景不长，他们的“来往”很快就夭折了，因为亚瑟在纽约待的时间太短。尽管如此，亚瑟在纽约的头一个星期，可说是事事顺心，他的艺术生涯和个人生活都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根据合约，亚瑟必须在全美巡回演奏 40 场音乐会，为期三个月，即差不多每隔一天演奏一场。预定在芝加哥、辛辛那提和明尼阿波利斯等城市洽妥了第一流管弦乐团为钢琴演奏搭配，波士顿\_的那场还选在正统的音乐厅盛大举行。在纽约的两场独奏会则安排在舒伯特兄弟钢琴公司拥有的一家戏院中，

而且是在下午，上午不行，因该院另有演出，亚瑟为此好不懊恼，但也无计可施，只好入境随俗了。

巡回演出的头一站是芝加哥市。亚瑟和调琴师霍志曼抵达目的地时，几乎超过了预演时刻，管弦乐团的团员们都在舞台上等候着。亚瑟不敢怠慢，把大衣和帽子往地板上一扔，便奏起了圣—桑协奏曲的第一个八度音程；在不到半小时内，他们相互配合，既没有停歇又不再重复地一口气练完了这支曲子。年轻的乐团指挥佛德立克·史塔克先生从指挥台上一跃而下，热情地拥吻着亚瑟。其他团员们也一个劲儿地高呼：“妙！精采！”最令他们叹服的还是，经过一段疲惫的旅程之后，年轻的钢琴家居然能有这等精力和锐气！当然，亚瑟更需要同仁的真心鼓励，他在同行们的真心实意的鼓舞下，能爆发出最大的青春活力和永不衰竭的斗争意志。

芝加哥是一座有名的风城。那天寒风刺骨，街道积雪滑溜，亚瑟只得放弃徒步观光市区的计划，当晚改去歌舞团，观看“典型的美国娱乐表演”，节目包括轻松的歌舞、闹剧与轻歌剧，重头戏系由小丑们表演的短小滑稽剧，虽嫌趣味低级，却颇能逗乐，能笑痛观众的肚皮。

尽管巡回演出的行程十分紧凑，而且一个接一个，但亚瑟·鲁宾斯坦的兴致反而越来越高。一次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城\_演奏时，亚瑟刚开始弹一首贝多芬奏鸣曲的第一乐章，不小心大姆指的指甲因夹在两个白色琴键中而被撕裂开来，顿时鲜血迸涌，键盘淌的满是红艳艳的血液。他不顾指头疼痛，依然全神贯注，继续弹奏。直到第一乐章弹完，才骤感伤痛难忍，只得去后台匆匆包扎一下伤口。待他返回到舞台上，落座在擦拭

一净的键盘前准备继续弹完这首奏鸣曲时，台下的听众爆发出一阵雷鸣

般的鼓掌声，因为当他们目睹琴键上满是鲜血之后，都断定钢琴家是无法弹完这支曲子的了。第二天的早报大肆登载有关年轻钢琴家那“斯巴达人的坚忍精神”，对他的演奏技艺反而不予置评，像被忽略了似的。

在赶回纽约举行第二次独奏会的途中，调琴师无意中谈起了旧金山，他对那座城市作了一通绝妙的描绘：“多可惜！这次我们去不了那里了！那可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也是最开心的地方。这是当前所仅余的西部大都了，酒吧、赌场、女人、歌舞，真是应有尽有。它是天生为你创设的安乐城。”

霍志曼的这一席话，简直逗得亚瑟馋涎欲滴，亟欲一睹为快。所以当他一到纽约，尤里克先生当面宣布将在旧金山举行两场演奏时，他那份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后来从巴尔的摩却寄来了一封信，奈博公司在信中通知亚瑟关于旧金山的演奏取消的决定，改为再去芝加哥加演一场。这项改变的原因，主要是从经济观点出发——去“风城”当然要比去千里迢迢的加州首府要省钱得多了。也是吉人天相，亚瑟命大。就在预定在旧金山第一场演奏的当天，这个西部的最大都市发生了一场特大地震，市区全部被毁，居民死伤狼藉，灾情惨不忍睹。消息传来，亚瑟和调琴师都在暗暗庆幸自己奇迹般地逃过了这场浩劫。这当是插话，毋庸细表。

话分两头，且说亚瑟和调琴师乔治·霍志曼回到纽约后，很快在舒伯特戏院举行了第二次演奏。这次比上一次更为成功。可惜乐评家通常只听首场演奏，这次却未曾到场观看。当地当时报纸刊登的，尽是著名的波兰钢琴家约瑟夫·霍夫曼拐跑南卡罗来纳州一户名门母子的桃色新闻，对钢琴演奏反倒弃之不顾。

在波士顿约旦音乐厅举行的那场演奏会，是最令亚瑟高兴的一次。那晚虽说天气奇寒，却依然卖了个几乎满座；也只有在美国的这场演奏，才与欧洲有点近似。他感到惟一遗憾的是，在该地没有见到在柏林相识的那位朱小姐。亚瑟多想见她一面啊！

这趟旅美巡回演出业已接近尾声，除了还有几场预定的场次外，应听众的盛情邀请，亚瑟后来在巴尔的摩、辛辛那提、普罗维登斯等城又加演了几场。这一事实充分表明，他这次旅行演奏是相当成功的。

芝加哥是亚瑟最后的一场演出。那天他的精力特别旺盛，演奏动人，听众报以频频的惜别鼓掌和高声喝彩。这一天亚瑟的最大收获是，意外地见到了老朋友朱小姐，她在休息时专门去后台看望年轻的钢琴家。她告诉他说，她的丈夫在市郊的一所教堂里当牧师，他们婚后就一直住在那儿。第二天，亚瑟应邀去他们那温馨的小家庭吃午饭。宾主畅叙离情，尽欢而别。

这次旅美巡回演奏，对亚瑟的观感是，美国的确是人人有机会发展的土地，名不虚传。来自欧洲各地的移民大举徙居这块新大陆，尽管彼此相异之处甚多，却能融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汇流成一个欢洽的大家庭。看到他们在新环境中求发展的意志，的确令人振奋。与此同时，亚瑟也一针见血地指出，1906年的美国，大部分是丑陋的。理由是：除几座大城市外，其他地方都很“单调”；供人休憩的广场或公园，“几乎看不到”“座椅、树林和喷泉”；乡间尽是“一望无垠的荒地”，“广漠而平淡”；森林“无特色”，铁路两旁尽是“堆积如山的垃圾”，等等等等。

而令亚瑟更为惊讶的是，美国的音乐界同行似乎在有意抵制他和他的演奏，理由是他被公认为“天才横溢，精通乐章，前程远大”，但技艺“欠熟练”，“要学的东西还很多”的稚齿钢琴家。亚瑟·鲁宾斯坦自己也不否认

这一看法。

由于不善理财，又挥霍无度，结果亚瑟把合约中应领的钱全都给花光了。无奈，他不得不拍电报向巴黎的老板亚斯楚先生求援。这时威廉·奈博先生也慷慨地伸出了援助之手，指示尤里克为他支付了华尔道夫旅馆的最后一笔帐。

1906年4月底，亚瑟·鲁宾斯坦正式结束了旅美活动，依旧搭乘“吐伦号”海轮回返巴黎。奈博、尤里克和霍志曼等人亲去码头送别，许多在美期间结识的新朋友，还为他送来了鲜花、水果和香槟酒。此外，陶乐赛送给了他一盒高级手帕，并附上一封温馨的芳笺。

四月，是航海最舒服的季节。果然，“吐伦号”轮船出海后，只是头一天早上波涛汹涌，其后的航程一直很平稳。8天的越洋航行很快结束了，轮船在法兰西的哈佛港终于靠岸。旅客们都在忙着打点行李，与岸上的亲友们打招呼，大家乱得团团转。

这时，亚瑟·鲁宾斯坦却不胜伤感，因为他返回巴黎之后，前途仍充满着许多的未知数：下一次公开演奏遥遥无期，钱又快用光了，还欠下房东柯德威纳斯先生三个月之久的房租与挂帐做衣服的钱没还。这该如何是好？鲁宾斯坦似乎看出自己前景黯淡，不由倒抽了一口凉气。

#### 4. 力求生存的挣扎

回到巴黎后，亚斯楚向亚瑟·鲁宾斯坦提出的头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下次是否还请你去演奏？”亚瑟当即答道：“没有，他们请了布索尼。我这次去，只不过是一次检试，他们现在知道他们得请国际上的音乐高手去了。”老板听了，固然感到失望和沮丧，亚瑟的心里当然也极不痛快。

亚瑟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回到卡丁尼路上的柯德威纳斯公寓，就因为积欠三个月之久的房租钱还未偿还。房东先生原以为一个艺术家去了一趟美国，准会发大财的，谁知见他回来依然是两手空空，阮囊羞涩，不由大失所望。好在柯德威纳斯为人心肠好，充分理解这个不善理财、挥霍成性的年轻人的落魄、气馁和艰难的处境，不仅允许他以后一点点地还，而且表示他还可以在这里暂住无妨。

亚瑟在巴黎没有见到一个熟人，就这样好歹苦熬了一周。

一天早上，他想起了在旅美途中结识的一位白皙的法国青年伯爵阿曼·耿陶毕荣，他是一名法国著名汽车公司的经纪人。阿曼幼年丧母，与哥哥路易相依为命，在巴黎一所公寓中过着法国贵族社会中一个典型的闲散公子哥儿生活。几个月前，阿曼的哥哥结了婚，他受不了一个人过日子的孤独，才找到一份工作干，第二次去美国为公司推销汽车。他在亚瑟巡回演奏期间先行回返了巴黎。如今在走投无路之际，亚瑟只好找他，试试自己的运气了。

结果电话拨通，好友阿曼竟然在巴黎，并邀请亚瑟去香榭丽舍大道福挂小餐店吃午饭。真是绝处逢生！

座落在乔治五世大道街口的著名福桂餐厅，当时仅是一间长条形狭小店铺，是年轻贵族与富豪子弟聚会的所在。这些所谓“金色年华”的少爷公子，他们生活的重心在赛马、运动和追求异性的事上。阿曼虽说是这个团体中的一员，却保留有一颗很有修养的心，并热爱音乐。

在餐桌上，当阿曼了解到亚瑟的困难处境后，决定提供支援。他要这位认识不久的钢琴家搬来与他同住。他哥哥路易结婚之后，已经搬出去了，如今他的屋子空着。阿曼还表示，他的住宅雇有佣人，可以提供简单的早点，

中、晚餐在外头吃；衣服会有人拿去清洗，每周两次。

亚瑟·鲁宾斯坦高兴极了。他先筹足了一个月的房租，还给了柯德威纳斯先生，并保证剩余的款项以后再还。当天下午，他就搬进了克伯大街的阿曼寓所。阿曼老兄的屋子，对亚瑟不啻是个天堂：一张宽大舒适的床铺，几件老式家具；卧室之外还有布置典雅的客厅和一间小餐室，客厅里有一架很不错的普莱耶钢琴；另有宽大的浴室、厨房和杂物室等。亚瑟一进门，男管家佛狄南就接过他的行李，把衣物拿出清洗、浆熨去了。

从这一天起，亚瑟通过阿曼的介绍，就逐渐被接纳入这“金色年华”的群体中，跟他们一起过着纸醉金迷的富家子弟生活。他们每天的日程很晚才开始：早点在床上吃；中餐一般都是在福桂餐厅；晚上从不错过音乐会，不然就去听餐厅里的音乐演奏，香榭丽舍大道底段的大使酒店是他们常来常去的地方；听完音乐，再去马克沁餐厅吃晚饭；深夜多半是在蒙香特酒店或当时巴黎最时髦的夜总会消磨；他们整夜除香槟之外，别的酒一概不喝。亚瑟也是如此，很少在凌晨四时之前摸回自己的住所。所不同的，是在下午这群公子哥儿们去看赛马或去俱乐部赌博之时，他才能一个人静下来练练琴或看看书。亚瑟·鲁宾斯坦自己后来也承认，这种生活虽说对他“艺术上和道德上的修养并不妥当，但对一个 19 岁的大男孩，的确是令人兴奋、晕眩的一段人生旅程。”

由于亚瑟比那些纨绔子弟年轻 10 岁，是外国人又是艺术家，所以在过着挥霍生活的同时，他是从来不花一文钱，不让付帐的。这样，他在这两个月中，就比住柯德威纳斯公寓时更能积蓄亚斯楚先生每月支付给他的 500 法郎了。

在这两个月的糜烂不堪的生活中，亚瑟·鲁宾斯坦极少与外界接触，只跟佛德立克和他的母亲通过两次信，他们也是唯一知道他换了地址的朋友。蓓莎返回了华沙。而由于亚瑟长时期没在音乐会中演奏，他与巴黎音乐界的联系也中断了，情况相当可悲，前景不堪设想！

这种空虚的人生虽说颓放，荒诞不经，却也不是一无是处。多蒙阿曼和他的一些好友的宣传，亚瑟曾被巴黎的“上流社会”认可为他们圈内的一员，经常应邀到他们家去午餐或晚宴。他经常去阿曼哥哥路易的岳父家里。雷士曼先生是一位富有的美国人，后任美国驻罗马大使。

此外，在当时欧洲各国首都的艺术，几乎全由贵族们操纵，他们按照自己的传统，经常邀请音乐家去他们的住宅中举行小型音乐会。经由阿曼·耿陶毕荣的推动和宣传，亚瑟也曾为这些贵族们的“音乐晚会”演奏了几场。而出乎亚斯楚意料之外的是，他经手为亚瑟每场演奏所收酬金竟高达 1 千法郎。

常言道，人生没有不散的筵席。亚瑟·鲁宾斯坦所过的短暂的贵族子弟式的生活，随着阿曼·耿陶毕荣的去纽约也就结束了。这次他把男管家佛狄南也带了走，不过他表示亚瑟还可以继续住在他的公寓里，他而且关照了佣人，每天早上为遗下的好友准备早点，打扫好房子。当亚瑟在圣拉撒勒车站送他们俩启程的那天，待火车驶出月台，他不禁黯然泪下。他甚至为自己的那“一段短暂的青春，充满特异的美丽和快乐，就这样消逝了”而悲悲切切，顾影自怜。

从阿曼走后，一切都得靠自己了。亚瑟所赚的钱，都挥霍在购买名牌贵重的衣物上。全身上下一副时髦公子哥儿的包装，里里外外是清一色的全新



行头。公寓里的佣人、饮食、洗衣、订报、乘车等多项费用，如今都得由亚瑟自个儿掏腰包了。他哪来这么多钱？光是凑足早晨买面包的钱，他就想尽了办法绞尽了脑汁呢！

这时，亚斯楚又来个雪上加霜，训令他的下属收紧帐面，只准零星地给亚瑟一点有限津贴。他明知亚瑟债台高筑，但对这个年轻人放荡不羁，早就很恼火了。

亚瑟有时穷到不名一文，晚间经常空着肚皮上床；早点之余，顶多能在便宜的小食摊买块三明治和一杯咖啡，有时在街头买点水果充饥。正因为生活潦倒，亚瑟还念念不忘他的那些贵族子弟，仍准时在晚餐前的小饮时刻赶到福桂餐厅去。浊酒虽说喝不起，却总得寻觅机会呗！

一天晚上，机会又来了。阿曼的好友乔治·布鲁克顿和亨利·格兰梅逊请亚瑟去巴黎大饭店晚餐。

巴黎大饭店座落在歌剧院大道和道诺街的交汇处，以名菜精美和晚会音乐而著称。那一晚，亚瑟享受到了一周来的第一次正式晚餐。在那里，他邂逅了一个在纽约听过他演奏的棕发美女奥莉芙。她原是一名歌星，后来嫁给了一位纽约富商，丈夫因有商务缠身，就聘请了一名女伴陪她首次来欧洲观光。

饭后，这位奥莉芙邀请亚瑟等三人去她下榻在宝隆林荫大道 80 号的寓所。亚瑟的两位朋友布鲁克顿和格兰梅逊都礼貌地婉辞了，只有亚瑟一人应诺同去。这样，奥莉芙·怀特夫人便带着亚瑟、女伴莎莉和一位德国男爵范·霍琪伟特（奥莉芙在欧洲的情人）去了她的寓所，他们一直玩到了深夜。

这样，亚瑟·鲁宾斯坦又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开始了三个星期吃喝玩乐的逍遥生活，他们四人不是去巴黎大饭店，就是在奥莉芙寓所，要不就在蒙马特夜总会鬼混。

后来，东窗事发，奥莉芙被丈夫促返美国。这下，亚瑟·鲁宾斯坦又重新陷入了落魄境地。好在这时佛德立克来信告诉他，他那一家人都去马伦贝疗养去了，剩下他一人住在华沙乡下的友人卜瑞奥斯基夫妇家。信中邀请亚瑟去他那里好好休息，调养身体。

对照自己那十分懒散的生活和形体消瘦、一脸苍白、双颊深陷、眼圈发黑的现状，亚瑟对好友佛德立克的来信，是十分动心的。加上作曲家拉罗·杜卡也建议他去波兰乡下疗养。也就在这时，拉罗·杜卡给亚瑟看了他正在谱写的《阿丽安与青髯客》的片断。两人还四手合弹了一下，的确很动听。

1906 年的整个夏天，亚瑟·鲁宾斯坦都是在华沙乡下度过的。他同好友佛德立克、卜瑞奥斯基夫妇和他们那 4 个非常可爱而又聪慧的儿子在一起，感到非常痛快。天天练琴、看书、骑马、钓鱼、打球，过得好开心！平日吃得虽很简单，但极富营养，有新鲜牛奶和水果，蔬菜也是自家园子里栽种的。下午去附近林子里采蘑菇，回来大伙儿团坐一起，享受传统的波兰“饮茶”：一大堆烘焙的食品，冰镇柠檬汁以及果酱、蜂蜜、香肠、干酪和水果。晚间再喝上两大杯新鲜牛奶。搭帮这样的饮食和非常理想的作息习惯，没过多久，亚瑟的体重就增加了，体力也得到了恢复。

秋天，亚瑟和佛德立克从乡下返回华沙。这时，哈曼夫妇也从国外归来。玛黛琳娜虽仍以夸张的装腔作势欢迎了亚瑟，不过后者却察出了那一丝淡淡的冷漠，也许是长期不在一起的缘故。哈曼老先生倒是显得十分殷勤，亚瑟的美国之行显然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实，当时波兰报纸都报道了鲁宾

斯坦在法国和美国的“成功”，并冠之以“波兰著名钢琴家”的雅号。名重一时，利也就随之来矣！

华沙交响乐团团长兼首席指挥艾密尔·莫林纳斯基立即邀请亚瑟·鲁宾斯坦以客座身分演奏三场，报酬优厚。紧接着，罗兹的一位演奏会经理也请他去家乡独奏两场。亚瑟在欣喜若狂之余，立即紧张地投入演奏节目的准备中。他决不辜负故乡人民的厚爱，因为他们已不再把他看作天才儿童，而是当成威震美国的大牌明星了。

亚瑟的几场演奏都极为成功。莫林纳斯基先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指挥家，也是一位伟大的导师。在演奏的几首协奏曲中，他在如何表现方面，给予亚瑟许多宝贵的指点。

亚瑟的好友约瑟夫·贾洛辛斯基也闻讯赶来华沙，参加了各项演奏会。通过约瑟夫的介绍，亚瑟·鲁宾斯坦认识了一对膝下无子女的史丹尼斯拉夫·瑞乌斯基夫妇，他们二人都热衷音乐。瑞乌斯基夫人过去是一位美女，至今风韵犹存。她与巴尔扎克的情妇韩丝卡和李斯特的爱人魏亭斯坦公主都系来自乌克兰。瑞乌斯基夫妇随后又为亚瑟介绍了几位华沙的名媛阔老。他们是华沙的无冕皇后韦洛波斯卡女侯爵，以及跟巴黎贵族洛斯契尔德有亲戚关系的富家伊帕斯坦。他们都对亚瑟无限推崇，奉承有加。

哈曼一家人都因亚瑟的三场演奏而引以为荣，玛黛琳娜女士并为他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欢宴。这一回好幸运啊，连哈曼老先生也破例赏了光！亚瑟的大姐嘉薇格特地从罗兹赶来一睹盛况。此外，她还带来了一则忧心消息：亚瑟的三哥艾纳西从西伯利亚放逐归来，又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如若再被抓住，等待他的不是杀头，也会被科以重刑的。大姐示意亚瑟帮助他逃出俄国，最好是去巴黎学拉小提琴，兄弟就近还有个照应。多亏亚瑟的交游广，人缘好，他终于给三哥弄到了一张通过险恶俄国边防的通行证。根据鲁宾斯坦的回忆所及：“在当时的快乐年代，除了俄国和土耳其外，其他各国都是不看护照的！”幸运的是，艾纳西总算平安出境，到达了巴黎。为了给他买车票和零用，大姐从小弟手里要走了200卢布。此外，她自己还买了一些衣服，要小弟付帐，总额300卢布。这样，亚瑟·鲁宾斯坦便一下子从腰包里掏出了500卢布，比他一次演奏会的报酬还要多。当然，这也难怪，因为故乡父老亲友都认为亚瑟在美国赚了大钱，而他那身光鲜亮丽的行头更加深了他们的错觉，怎么解释也是对牛弹琴，徒费口舌。正因为如此，亚瑟干脆拿这次演奏所得的一半份额给了老父老母，以尽乌鸦反哺之义，羊羔跪乳之恩。这也就难为他了，因为扣除这一切，余下的钱仅仅够他巴黎一两个月的生活费用。

哈曼家中的生活一切照旧：哈曼老先生仍在跟他的芭蕾舞女幽会；哈曼太太仍邀她的一帮朋友喝茶，吃饭；佛德立克继续谱写他的协奏曲，并计划将作品带往巴黎，试试自己的运气；蓓莎下午通常不在家，大概是跟刚回返华沙的画家情人形影不离。亚瑟与玛黛琳娜之间的亲密关系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冷却下来。倒是这时却爆出了另一桩风流韵事。

那是一天黄昏，大家饮罢茶之后，纷纷离去，只剩下亚瑟和波拉两人仍坐着闲聊。顺便提一下，这次鲁宾斯坦重返波兰演奏，蓓莎的大姐波拉一反其在沙石碛的态度，变得对亚瑟和气多了。恰好此时两人对坐无语，亚瑟的心儿愈跳愈快，最后他用探询式的目光痴情地望着这位有夫之妇，发现她并未回避开。用亚瑟的话说便是：“刹那间，我们俩都意识到，我们相爱了，

激情地深深坠入了情网。”然后两人手拉着手对坐着，一言未发，直到有人来到，才从甜梦中猛醒过来。后来波拉留下来吃了晚饭，后来玛黛琳娜请亚瑟送她回家（仅隔五条街），后来在她家门口，两人紧紧拥抱、热吻。波拉眼噙泪水，悄声儿说道：“明天上午 11 点，在咖啡馆见。”

回到住处，见佛德立克还没睡，正在等他。亚瑟便把他与波拉的事儿，一五一十地全都告诉他了。他听完后，泰然说道：“我知道这事迟早总会要发生的，这个圆圈儿你总得连起来。这是无法回避的。”的确也是！造化弄人——自从亚瑟认识佛德立克和他的家人以来，他便走火入魔，不论是跟他们在一起还是远离他们，总也拂不去挣不脱那无形的魔力。如今，多情的风流才子又无可挽救地落入了他们的魔掌了。第二天上午。咖啡馆中一个角落的桌边，有一位少妇在惊惶不安地边喝咖啡边四处张望。她就是波拉。当她瞥见亚瑟踱进店来，立即起身，冲着心上人悄声儿说道：“我们不能在这儿，我的熟人常来常往，要赶快走开，分开走，我会找到一个更好的会面地点。”说着，紧握了一下亚瑟的手，便自顾自地匆匆走了。经过好一阵寻寻觅觅，总算找到了苏菲亚的家。她是一位名律师的女儿，痴恋着佛德立克。为了照顾情人的姐姐，这位少女情愿让出自己的闺房，供波拉和亚瑟幽会之用。就这样，这一对痴情男女在一起欢快地度过了好几个星期。

不久，佛德立克去了巴黎，在一位英国老太太的寓所里租到了一间很不错的房子，另有一间房子尚待出租。哈曼夫妇与蓓莎要去德国与亲戚共度圣诞，玛黛琳娜却要亚瑟仍住在她们家里。这样一来，一位未婚青年和一位已婚少妇又有了在一起的良机。他们每次相会，都海盟山誓，永远相爱不移。波拉答应写信给亚瑟，但求他别回信，说那样“太危险了。”

在 1906 年的圣诞节前夕，波拉把亚瑟请到了自己家里，与她的丈夫和两位小叔子夫妇相聚吃饭。三位男士强装礼貌，两个女人则非常冷淡，表现了典型的反犹太人倾向。波拉则显得手足无措，极不自然。吃完饭后。亚瑟立即先行离去。

第二天，他们在苏菲亚的寓所里相聚，波拉解释说，他们故作冷淡，系因外人在场，破坏了他们一家人的团聚气氛，别无他意。亚瑟听了，“仍无法释然”，还耿耿于怀。两天之后，这一对痴情男女就在苏菲亚房中话别了。波拉哭得泪人儿似的，亚瑟也郁闷难解。

1907 年初，亚瑟回返了巴黎，立即去劳瑞斯顿 25 号找到了佛德立克，他们开始住在一起。房东考尔太太是英国人，60 多岁，心地良善，对她唯一的两位房客都非常好。

安顿下来后，亚瑟即去看望亚斯楚先生。这段期间，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很好，主要是亚斯楚见亚瑟的琴艺无甚长进而颇感失望，尤其对他在去年夏天的挥霍生活方式不太满意。因此，他是揣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去见自己老板的。谁知他一踏进老板的办公室，亚斯楚那善意的笑容立即使他放下心来，知道这位娱乐界大亨仍然支持他，对他并不另眼看待。

亚斯楚向年轻人畅谈了他近期的两项计划：一是为亚瑟接洽到了交响乐团协会的一场演奏会，即在容量很小的农民厅举行一场独奏演出；二是正在筹备一次盛大的日场慈善义演，邀请全市的名人鼎力相助，届时法国的著名钢琴家、86 岁高龄的弗朗西斯·普兰特将特地从塔贝斯赶来演奏高夏克创作的塔朗泰拉舞曲，由共和大乐团伴奏，以作为压轴节目。当下他们商定，在日场慈善义演中，亚瑟献演两首肖邦曲子。

这两次演奏，亚瑟都取得了成功，因而他再度受到巴黎上流社会的注意。接着，他又应邀参加了为年迈演员筹募基金所组织的一次演奏会。参加演奏的有卡鲁索和美国女高音杰拉婷·法拉尔，再就是亚瑟·鲁宾斯坦。这三位演员在宣传中被礼遇性地冠以“三大国际巨星”的称号。这使亚瑟和他的老板极感荣幸。演出地点选在可容纳 3000 名观众的楚卡德罗音乐厅。卡鲁索和法拉尔演唱的选曲很精采，而作为压轴演奏，亚瑟选了李斯特编曲的歌剧《崔斯坦与易梭德》中的选曲《爱之死》。全场听众听得全神贯注，如醉如痴。那天，著名作曲家卡密·圣-桑也曾到场聆听，他称赞亚瑟说：“这首曲子由钢琴演奏，要比演唱动听多了。”因此，在往后的多次演出中，亚瑟也常弹此曲。

在那一期的巴黎生活中，亚瑟·鲁宾斯坦充满了斑斓的艺术经历，而波拉浓情蜜意的来信和佛德立克在知识上的扶持，都对亚瑟的艺事提供了难以衡量的新的推动力。

紧接着，亚斯楚先生为本音乐季又安排了重大的艺术活动，决定将理查·施特劳斯的新歌剧《莎乐美》带到巴黎，由原班人马演出。

这一决定是具有很大政治风险的，因为这将是法德战争之后，德语首次在美国公共场合中使用。此外，奥斯卡·王尔德所著《莎乐美》一剧中稍涉猥亵的内容，加上莎乐美对圣徒洗礼者约翰的狂热爱，甚至热吻盛在盘子里的约翰首级，都可能引发法国天主教徒的愤怒。亚斯楚屏弃了这一切的世俗顾虑，结合他的八面玲珑，再次赢得了葛瑞福女伯爵及其“法国贵族试听会”的支持。更值得推重的是，当时的法国总统阿曼·法立瑞也允诺参加首场公演的观赏。

《莎乐美》演出公告规定在沙特勒戏院演出六场，由理杰·施特劳斯担任指挥，当时演技高超的女高音艾美·戴丝汀出任女主角，亚瑟·鲁宾斯坦则参加团体排演并协助独角排演。戴丝汀要求亚瑟陪她排演最后一幕，那是全剧中最困难最复杂的一部分。通过排练，他也就在不知不觉中把全剧音乐熟记在心了。

六场盛大演出的入场券，每张票价尽管高达 100 法郎，也被抢购一空。亚斯楚见此情景，不由喜上眉梢，情绪十分振奋。他对亚瑟的大力支持，也深表赞赏。

《莎乐美》在沙特勒戏院演出最后一场后，女主角艾美·戴丝汀邀请亚瑟·鲁宾斯坦在她下榻的女王饭店套房中晚餐。她姐姐跟她同住。她俩都换上了晚褙，三人一起坐着吃冷盘、喝香槟。亚瑟向戴丝汀表达了自己对她那高超的歌唱艺术的景仰。他说道：“你的演唱方法给我上了宝贵的一课。你教会了我如何正确运用弹性速度，而早先这种自由表达乐曲的定义遭到普遍的曲解。我想把你那完美的换气控制引用到我演奏的句法中，我深信当年肖邦在他的作曲中采用弹性速度时，一定也是这样想的。”

亚瑟越谈越来了神，滔滔不绝，一如川流大海。谁知艾美·戴丝汀却越听越嫌烦，竟猛地绰起香槟酒杯摔向了壁炉中的熊熊大火中，随即怒吼起来：“够了，够了！我知道我是个了不起的歌唱家，可我也是个女人呀！”

亚瑟听了不由一怔。这时她的老姐霍地立起身来，退出了屋子。而此时的鲁宾斯坦“虽然心中仍念念不忘波拉，却也有意要证明自己也是个地道的男子汉！”那天晚上，亚瑟目睹她大腿上的蛇头纹身，不由“吓个半死”。从脚踝一直到大腿根部盘踞着一条巨蟒的身子，使人久久无法释然。好在她

并不介意，此后她更是显得柔情脉脉，女性味儿十足。

第二天，艾美·戴丝汀就启程去了伦敦，参加在那里中心广场歌剧院的重大演出。她跟亚瑟分别后的头几个星期，都始终信札不断，而且她用的还是高级信笺、优美书法和散文诗体呢，活象个情窦初开的少女！

这一期间，亚瑟·鲁宾斯坦凭借天赋记忆能弹奏出《莎乐美》歌剧中的全部乐曲。这种特技实际上证明了是一项稳赚大钱的功力。而由于六场盛大演出的成功，这出歌剧也成了巴黎音乐界高手们趋之若鹜、奉为奇宠的重型剧。许多业余音乐爱好者，为求对这一繁复的现代作曲有进一步的了解和熟悉，常请亚瑟私下为他们作“职业性”的演奏。亚瑟当然来者不拒，乐意接受，因为这毕竟是一项新兴的赚钱门道。他定下了这类演奏每次收费 500 法郎的规章。听众们对这位年轻的钢琴家所具有的惊人记忆力，叹赏不已。这使被叹赏者内心无比得意。这种演奏的气氛与一般音乐会截然不同。在这种场合下，全部听众不过六七个人，而且是清一色的施特劳斯的乐迷，他们对着乐谱和歌词，一面聚精会神地听亚瑟演奏。

一天，佛德立克到亚瑟房里，交给他一封来自蓓莎的信。信中要求亚瑟立即退还波拉的全部信函。亚瑟“心痛如绞，未发一言”，将珍藏的她的信件一一交给了佛德立克，紧接着数夜失眠。他深信波拉这么遽然绝情，必定遭到了外力的强逼，家长里短，情出无奈。他还指望有朝一日两人私下重逢时，再去澄清真相哩。

亚瑟与有夫之妇波拉的暧昧关系到此似乎尘埃落定，可以划上句号了。可就在这时，这位年方弱冠的情种偏偏又碰上了一桩意想不到的好事。由于他具有背弹《莎乐美》整个乐曲的能力，一位美国富婆特邀他去伦敦演出。

这个美国富婆名叫波特·珀模夫人，曾在巴黎的一次音乐晚会中听过亚瑟的精采演出。当此人得知歌剧《莎乐美》由于涉嫌影射宗教而在英国遭禁，偏偏英王爱德华七世又表示有兴趣一快耳目时，她便决定顺水推舟，为这位当时的英王陛下安排一次演出。苦于找不到够大的场所供管弦乐团演奏，她这才想出了改由亚瑟·鲁宾斯坦钢琴演奏的好主意，于是租下了伦敦沙泽尔王子的皇邸，作为演出地点，并向亚瑟发出了一封邀请函。

面对为英皇圣上献奏的殊荣和堂堂的 100 英镑的酬金，加上能与艾美·戴丝汀再度欢聚的良机，亚瑟·鲁宾斯坦喜不自胜，慨然承诺。他满怀热情地抵达了伦敦。他跟波特·珀模夫人头一次会晤，发现她正在为这出歌剧过于冗长而忧心加焦虑。她冲着年轻钢琴家发问：“你可否只弹几首选曲呢？”亚瑟当下的答复当然是肯定的，但担心那样会太零散，因而灵机一动，说道：“假如在我单独演奏其中的《七重纱舞》之外，你再邀请艾美·戴丝汀演唱剧中的最后一场，由我来伴奏，那就相当完美了。”这位富婆听了，竟失声尖叫，大加赞赏，并当即雷厉风行，训令她的秘书照此办理。但最后请到的，却不是艾美·戴丝汀，而是美国一位名叫奥莉芙·傅兰丝德的女高音。兴许这位富婆是出自某种爱国心理，也未可知。

艾美·戴丝汀不知内情，欣然接待了亚瑟，并请他一道晚餐。当然，她对傅兰丝德与他成为搭档，毕竟酸溜溜的，说不出个滋味来。尽管满心的不快，她还是邀请亚瑟去观赏了她与卡鲁索合作演出的《阿依达》。

那天在伦敦沙泽尔王子皇邸举行的茶话会和演奏会，定于下午三时开始。来宾只到了 30 人，英王最后一个驾到。座中有四位倾国倾城的美女，据说都是英王陛下的情妇，亚瑟内心暗暗佩服这位风流天子的眼力。波特·珀



模夫人作为举办人，特意在大客厅的一端布置了个小舞台，还租来了一架贝司坦大钢琴备用。其时英王的座位紧靠舞台前沿，周遭则是其他贵宾。

亚瑟·鲁宾斯坦演奏的《七重纱舞》，赢得了听众的激赏，大厅里静悄悄的。奥利芙·傅兰丝德不愧为优秀的女高音，她用抑扬顿挫和富丽大方的唱腔，细腻地表现出女主角那一大段的哀恸。美中不足的是，这种唱腔略逊于戴丝汀歌声那满是凄婉的强烈韵味，却也赢得了全场应有的掌声。她还彬彬有礼又谦逊大方地跟亚瑟分享了她的荣耀，两人躬身答谢了多次。难能可贵的是，在她演唱的整个过程中，英王抽着一支大雪茄，不停地将烟雾喷吐到她的脸上，她居然不受影响，的确难能可贵。

出席这次演奏会的英王，着实气宇不凡，他的服饰堪称上乘：一袭大翻领、单排扣的深色长礼服，两个钮孔上方，分别有一颗蓝莹莹的宝石，系在一条小金链上，礼服下摆垂出一道弧线，飘逸潇洒。他被誉为当时世界上服饰最佳的俊男，不无几分道理。

英王说话声音低细，但音域却异常宏亮，稍带德国口音。演奏完毕饮茶时，亚瑟和傅兰丝德一道晋见了英王。他当面夸赞了女高音歌手，又转过脸去，跟亚瑟谈论了施特劳斯这部作品的内涵。他说道：“我听了并未发现有什么震惊之处，真不懂我们的检查官为何提出异议。”看来，他原本是想听出一些赧颜之处的，结果难免暗自失望。

当天晚上，亚瑟去观赏了戴丝汀和卡鲁索合演的《阿依达》，亲眼目睹艾美所赢得的喝彩要比男主角为多为长为热烈的场景，这或许是作者威尔地巧妙地为阿依达安排的歌曲，远比拉达麦斯更为优美的缘故。

亚瑟利用这次赴英之便，在伦敦多待了几天。他每天都去戴丝汀两姐妹所租住的寓所，或弹琴歌唱，或共进美食，或去歌剧院观剧。亚瑟始终忘不了他们那段短暂的恋情，虽说十分缠绵，但双方都没有过分认真。权当逢场作戏，露水鸳鸯。

亚瑟回到巴黎，才发现佛德立克去美国为一位歌唱家伴奏，而且他在返回巴黎后不久，还要去布列塔尼。离开了这位多年的好友，亚瑟也就无意去华沙了。那时，巴黎的好友阿曼·耿陶毕荣又仍滞留在纽约。而一向钟爱佛德立克的英国太太考尔，也决定将他在巴黎劳瑞斯顿 25 号的寓所关闭，去美国度过夏天。这样一来，亚瑟·鲁宾斯坦便陷入了困境，不仅没有了投宿地点，而且还拖欠考尔太太整整一个月的房租钱未还。所幸考尔太太为人仁慈而又慷慨。当这个浪荡钢琴家筹足了一个小数目，先还给她部分房租时，这位老妪抵死不肯收受，还关切地说道：“等你手头宽裕些时再还给我吧，亲爱的！这点钱权且留作自己备用，漫长的夏天才开始呢！”说得亚瑟由衷感激，热情地拥抱了这位好心的老太太。

除此而外，直到这一时期，亚瑟·鲁宾斯坦仍欠下裁缝和以前房东柯德威纳斯的钱没有还清，而他从老板亚斯楚先生那里领取的津贴，也委实透支太多。手头的钱都花光了，债台越筑越高。他自己也意识到，情况简直“是一团糟”。

怎么办？如何挣扎下去？

为了求得生存，亚瑟·鲁宾斯坦不得不像过去那样，继续当个混混，在贫困与挥霍的矛盾境况下继续在巴黎苦苦挣扎：荒废严肃的琴艺工作，为侯门似海、削尖脑袋挤入的贵族家庭“音乐晚会”献技，博得一笑，以赚取法郎，同时赢来丰盛美食的招待。

一天，巴黎贵族洛斯契尔德男爵邀请亚瑟·鲁宾斯坦在一次音乐酒会中演奏。那是1907年巴黎最重大的一次社交活动。幸运之神又一次地垂幸亚瑟，向他绽露出了微笑。

当鲁宾斯坦去马伦尼大道叩开那宏伟住宅的大门时，他有幸受到了洛斯契尔德男爵夫人的热情接待。男爵夫人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酬金，她说道：“我要你先独奏一曲。休息之后，再请你为戴丝汀小姐伴奏《卡门》中的两首选曲和《莎乐美》中的最后一场，你的酬金是1000法郎。”她说话的语气铿然，显示出毫无讨价还价的余地。她以同样的权威，指挥着她的秘书、管家、园丁、木匠和演奏台的装饰人员等立即行动起来。于是，白、金两色镶木的豪华大客厅内，悬挂起了价值连城的字画和争奇斗艳的盆花摆设。

这次演出，乃是亚瑟·鲁宾斯坦参加过的无数次音乐酒会中最为辉煌的一次。出席酒会的，有老一辈的贵族显要，知近好友，以及法国研究院和高等学府的学者、画家、作家、音乐家等高级人士。几乎整个巴黎的头面人物都到齐了，真是济济一堂，衣香鬓影，令人目不暇给。眼花缭乱。

这次音乐会固然是戴丝汀的一次重大胜利，对亚瑟来说，也

是一次飞黄式的腾达。掌声停歇之后，亚瑟和众宾客被邀请排入了一条供应丰盛的自助餐长龙。配有精美佐料的冷龙虾、鲜鱼、鸭子和鸡、咖喱熟食、特制的冰激凌、堆得山高的樱桃和杨梅、各色甜食等，简直摆满了一大桌。香槟是当晚饕客的唯一美酒。

音乐酒会一直持续至深夜。当亚瑟送艾美·戴丝汀返回寓所时，只送到旅馆门口就“嘚嘚”了。她没有邀请亚瑟进屋，因为第二天一早，她又得赶回伦敦上演。

除了这次音乐酒会之外，亚瑟·鲁宾斯坦还参加了波多基伯爵家的宴请。在那次宴会上，亚瑟认识了一位银行家兼业余钢琴爱好者艾德华·魏斯伟勒先生；此外，他还认识了一位名叫玛丽雅拉的意大利美人，她的情人是科隆的一位银行家奥本海默。就是这位“科隆的老奥”，给她在巴黎租了一幢挺好的公寓，每月来陪情妇玩几天，其余日子任其逍遥。

在1907年的7月下半月，亚瑟·鲁宾斯坦手头的钱连吃、住都不够。考尔太太关闭了她在劳瑞斯顿的寓所、去美国消夏之后，亚瑟被迫搬至卡诺大街上的一家房租低廉的旅馆。后来他因为拖欠了该店几天的房钱，又被赶了出来。无奈，他只好接受收容，在魏斯伟勒的一所逼仄小房子里住了三天；此后，亚瑟又接受波多基伯爵的邀请，去他那在乡间“狩猎用的小木屋”度假。至于填饱肚皮吗，亚瑟只好厚着脸皮靠朋友请客周恤了：或到波多基伯爵家混一顿午餐，管个天把子；或接受玛丽雅拉或她那情夫“科隆的老奥”的宴请，饱餐一顿，直到第二天都不必再吃什么东西了。

在这段极为潦倒的两周内，当波多基伯爵提醒亚瑟：“八月一日就来吧（按指他那乡间别墅），要住多久就住多久。我特地为你选好了一架钢琴”时，后者真如获至宝，顿时又使他恢复了与生俱来的求生欲望，同时，也助长了他那花钱如流水的漫不经心的劣习，结果一天夜晚，他用手头仅有的少量钱财，在马可沁餐馆饱餐了一客鱼子酱三明治和咖啡之后，很晚回到卡诺大街上那家小旅店时，因手头无钱支付积欠几天的房钱，竟被拒之门外，在街头露宿、挨冻了整整一夜。直到第二天打电话向魏斯伟勒求援，才被允许拎出行李，“离开了那个鬼地方！”这真是狼狈透顶，又全然是走钢丝，力求生存的挣扎！

这位银行家艾德华·魏斯伟勒，还是亚瑟·鲁宾斯坦在患难时期的钢琴弟子，他当时唯一的收入全靠教魏斯伟勒弹琴，课程每周三次，每次一个路易金币，“实在不够！”

#### 第四章益友良师

##### 1. 同“病”才能相怜

亚瑟·鲁宾斯坦在巴黎熬过7月的最后一周后，来到波多基伯爵的夏日别墅——狩猎用的小木屋。其实，这座别墅并不“小”，倒是个地道的特大庄园。别墅主人在整个夏天与9月的狩猎季节，都同他那名叫玛蒂达·阿薇依的情妇在这里度过。这个女人40多岁，身材虽不错，却一脸冷漠，更兼耳聋。波多基伯爵的这片田地，正好与法国总统的夏季官邸毗邻。亚瑟所住的客房，是一间红白两色的美丽套房，另有一间摆有鲜花和水果的卧室，书架上堆满各种名著，浴室尤其宽敞明亮。从客房的窗户外眺，雅致的草坪和锦绣的花圃尽收眼底。窗下暗香浮动，幽馨四溢，那是茉莉花散发出的阵阵芳菲。两棵枝繁叶茂的橡树，在微风中幽静地款摆树影婆娑，摇曳弄姿。真个是怡情悦性，遁世绝俗！

在波多基伯爵的庄园中，还住着他的两位挚友，风度翩翩：一位是俄国伯爵史卓格诺夫，60岁上下；另一位是主人的表亲、波兰贵族的后裔史丹尼斯拉夫·蓝毕林斯基，50岁出头，是个学识超人的士绅。

宽大的客厅中，立着一架普莱耶钢琴。敞开的壁炉前方，有两张摆满杂志和报纸的长条桌，另有一些沙发和靠背椅；墙上则挂满了铜版雕刻的猎景。亚瑟·鲁宾斯坦经常在客厅弹琴，波多基伯爵和其他两位客人对音乐的趣味都非常浓厚，常在一旁乐观其技，怡然自悦。

庄园上的生活丰富、生动而且有趣。波多基伯爵亲自教亚瑟“绅士的骑马术”，一本正经地传授养马和御马经。这位伯爵嗜养名马，后来虽因摔伤脚趾，不能再骑马了，但仍热心担任巴黎马术俱乐部的主席，每年还主办全市的名马展览赛事。

在庄园每顿进餐时，蓝毕林斯基先生的学识、语言的艺术，常令一席惊服。他跟自己的表兄说话时，总隐含不易察觉的谦恭；但对他的情妇阿薇依女士则不停地嘲讽。日落时分，这位波兰贵族的后裔常喜欢跟这个20岁的小同乡在园林中悠闲散步。他们相互交谈的话题不限，五花八门，从宗教到哲学，从音乐到建筑，从政治到经济，简直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他的博学似无止境，令亚瑟肃然起敬；他言谈中的生动和风趣，又叫青年钢琴家回味无穷。亚瑟深深喜爱上了这个“知天命”的绅士，同时也察觉出蓝毕林斯基对他也很有好感，而且这种好感常常被有意掩盖起来，含蓄隐蔽，绝不显山露水或故作姿态。

亚瑟·鲁宾斯坦还从波多基伯爵的波兰秘书贝尔纳基先生那里听到了有关蓝毕林斯基的逸闻。原来这位贵族后裔是一个风流出众的儒雅人士，他继承的财产全花在旅游和女人身上，年轻时周游全球。埃及总督对他非常赏识，曾请他担任财政主管和博物馆、建筑研究院的主持人，还盛传总督愿以女儿相许，只要他肯皈依伊斯兰教。这一切都遭到了他的一口回绝。此外，还有一桩涉及蓝毕林斯基的一件桃色艳情。在波多基伯爵的图书馆里，悬挂着一幅邦奈绘赠的意大利公主肖像。这位美人儿就是当年波多基伯爵的妻子。可是没过几年，她竟跟其表弟蓝毕林斯基私奔。这位公主的占有欲极强，虽然爱蓝毕林斯基“爱得要命”，终因后者放荡不羁，一年之后，这对情侣就



分手了。待这场风流冤孽波平浪静之后，蓝毕林斯基来看望他那可怜的表兄，揭露了那位意大利公主心狠手辣、诱逼他私奔的内情，并表达了他那愧疚心态。这样，被一个女人同时坑害的表兄弟重又言归于好了。

在这段时期内，亚斯楚先生通过亚瑟的穿针引线，终于向波多基伯爵募集到了 10 万法郎，作为他计划兴建壮丽的香榭丽舍大戏院的部分基金。后来香榭丽舍大戏院成为巴黎最华丽的舞台艺术表演中心，从而实现了这位娱乐界大亨的宏伟心愿。中心的主楼是大型歌剧和芭蕾舞的演出地点，设有改装为音乐演奏会的装置，另附有两侧翼楼，作为演出舞台剧和喜剧的中型场地，以及专供实验演出的小型剧场。

在 8 月庄园的悠闲生活中，有两件事深深镌刻在亚瑟·鲁宾斯坦的脑际，久久不能忘怀。

一是上述的亚斯楚筹建舞台艺术表演一事，虽搭帮亚瑟穿针引线，波多基伯爵也暗示出于他和亚瑟的交情，才捐出了 10 万法郎。但对这一经过及其策划详情，亚瑟却不得而知，始终蒙在鼓里。待他从巴黎有关方面稍稍了解内幕之后，才顿觉心灰意冷，深夜赶回庄园。他见众人都已入睡，便猛自一人在大厅弹起肖邦奏鸣曲中的丧礼进行曲来。他原以为大厅离各个卧房远，朋友们熟睡后听不见。但当亚瑟弹到丧礼进行曲的中段时，却隐隐听出从壁炉方向传来的啜泣声。他定睛看去，才发现可怜的俄国伯爵史卓格诺夫一人独自背朝客厅，坐在一张高高的靠臂椅子上，悲哀地哭道：“完了，一切都过去了！这支进行曲告诉我一切都完喽！”亚瑟一惊，立即将伯爵扶进卧室，再帮他安顿到了床上。离去时，这位俄国伯爵仍哭个不停。没过几个星期，他就在巴黎谢世了。从此，亚瑟·鲁宾斯坦便开始变得很迷信，在别人家里拒绝弹奏这支丧礼进行曲。

另一是法国总统法拉瑞先生在其夏季别墅举行盛大酒会，欢宴柬埔寨国王，会后燃放烟火助兴。波多基伯爵与其他绅士都接到请柬，但不是参加酒宴，而只是观赏烟火。这位伯爵和其他受邀绅士都喷有怨言，拒绝前往。只有亚瑟非常想去一饱眼福。波多基伯爵为了不使年轻人失望，便两人穿上燕尾服，打上白领带，戴上白手套和高筒帽，乘坐由两匹纯黑马拉的四轮大车来到总统别墅，并有意顶着两筒大礼帽迈入客厅，又登上阳台，晋见总统先生。波多基伯爵吩咐随行的亚瑟跟着学样，见总统和柬埔寨国王时摘下帽子，又随即戴上；见其他宾客时，只按英国人的习俗，用一只手稍稍触碰一下帽沿。亚瑟均一一照办不误。事后波多基伯爵悄声儿对亚瑟说道：“非得教训教训一下这些庸夫俗子不可，让他们也懂得一点儿礼貌。哪有酒宴之后才请绅士到场的道理！”尽管如此，他们毕竟很高兴地观赏到了多姿多彩的烟火，而且意外地欣赏到了柬埔寨国王的嫔妃们所表演的优美舞蹈——那种脑袋和四肢、胴体齐舞的缓慢而高雅的和谐韵律，简直令人叹为观止。罗丹\_\_先生当场看得着了迷，还专程陪同她们回返柬埔寨，完成了他那著名的素描作品。

九月是庄园的狩猎佳期。大厅里尽是各路狩猎高手，此去彼来。庭前堆满了众多的猎获物：鹧鸪、野鸡、野鸭和兔子，每天餐桌上供应的，尽是各式烹调的精美野味。狩猎季节甫告终结，伯爵立刻转向他的另一嗜好——钓鱼。

亚瑟这次钓鱼的收获不小，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原来他右手的一个指尖给钩子刮了一下，夜间即被一阵胀痛惊醒。第二天虽经包扎，却发现指

甲下面的炎症不轻。事不宜迟，亚瑟旋即被送往巴黎动手术，而且是一次非常疼痛的手术：把病指的每一丝脓血排除干净，以使血脉畅通，关节得以舒展活络。这次手术没用麻醉药。大夫用一把小银锥子，把伤口的皮肉掀开，然后在指尖上又钻又挖地持续了好几分钟，痛得亚瑟哇哇直叫，直至痛昏了过去。类似性的手术，以后又连续做了三次，总算熬过了这一劫。事后亚瑟·鲁宾斯坦想起这次意外创伤，还常常心有余悸，痛不堪言。

在波多基伯爵夏日别墅度过难忘的假日之后，那脏乱、阴暗的卡丁尼小屋，只能供亚瑟栖身过夜，他的心情一直很恶劣。而最使他心灰意懒的，是他身无分文这一可怕现实。亚斯楚和魏斯伟勒两人都不在城里，亚瑟只能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无人再可以求援了。在万般无奈之际，他只好去市里的一家当铺当掉了一套西服和一件大衣，所得的一点钱也只够一个星期每天俭省着一餐之用。两次去当铺，心里真不是个味。首次去那里，是乘的公共马车，正碰上关门歇业，只好又手捧着一大堆厚重衣物，徒步回家，路上还生怕熟人看见，羞愧难当。那天亚瑟手头仅有的钱，只够喝咖啡和吃一小块点心了。第二天一早，亚瑟为填饱肚皮，又不得不忍辱含垢，二次去叩响当铺的门。谢天谢地，这次总算当成功了。

另一件感人至深的事，是亚瑟总能得到一些好心人的慷慨施舍。他从来到巴黎起，就一直在宁静咖啡馆露台前的报摊上买报纸。那天去当铺吃了闭门羹，午后，肚子里只填了一杯咖啡和一小块点心。正当饥肠辘辘、枵腹难熬之际，这位年轻钢琴家信步来到报摊前，存心看看报上的大标题，并无意于买报，实际上也买不起一份报纸了。那位卖报老妇见他买报，又形容枯槁，满脸菜色，便大大方方地送给了他一份报，又顺势塞给了5个法郎，说道：“年轻人，拿去买点东西吃吧！将来方便时再还给我好了！”亚瑟一阵脸红，但还是接受下来，内心无限感激，仿佛又一次感受到了母爱的温馨。

等这5个法郎花光后，亚瑟决定再去亚斯楚的会计处碰碰运气，看能否再搞点透支。会计抬头俄见这个年轻人，他那宽厚朴诚的脸上登即绽露出笑意，一迭连声地说道：“你来得正好，来得正好！我正要找你呢，这里有一封信。”哇！是华沙来的一封邀请函，请亚瑟会同另两位音乐家参加一项慈善演奏会，报酬是400卢布，指定他演奏的节目是肖邦的F小调协奏曲，另一位波兰小提琴家保罗·高占斯基演奏柴可夫斯基的协奏曲，还有一位演唱者竟是蓓莎。

看到亚瑟喜气洋洋的神态和喜中含忧的表情，好心的会计也猜到了几分，就从自己的荷包里掏出20法郎借给了他，说道：“我只能资助你这些了。”亚瑟无限感激地接过钱，欣欣然离去了。

这区区20法郎当然不够，因为演奏日期定在一周之后，去华沙的车费和其他各项开支都还没有着落呢！这该如何是好？！蓦地，他想起了波多基伯爵：亚斯楚多么容易就得到了10万法郎的筹建戏院捐赠，自己生活上的一点急需，他能不解囊济困吗？但是且慢，他的秘书贝尔纳基先生曾告诉过他，伯爵是很不喜欢别人向他借钱的。这位波兰贵族兴许有一种错觉，以为这位天才青年生活准没问题，事业也处于大鹏展翅的阶段呢。殊不知他不久前酬给亚瑟演奏的一份赠礼——一对镶有四颗天然蓝宝石的白金袖扣——早就给卖掉、换取生活费了。亚瑟只知道蓝宝石出手时卖价不高，因为太容易仿造。天啦！他哪里知道，那可全是货真价贵的天然蓝宝石，而且又是白金镶嵌的呢？！不过，想到这里，亚瑟仍难免一阵悔憾加寒心。但他走投无路，形势



逼迫着他不得不硬着头皮给蓝宝烈庄园挂了个电话，请仆人转达他要跟伯爵通话的意愿。

“亲爱的伯爵！”亚瑟拎起话筒，尽量装出愉快的声调，说道：“再过几天我就要去波兰了，我想去向您辞行；假如不打扰的话，我还想向您面谢，我的手指伤口已经全好了。”说这话时，亚瑟估计医生治疗他指尖的手术费和药单准寄给了伯爵，因为巴黎的外科医生从未向他索取过医药费用。

电话筒中传来了一声欢快的声音：“好极了，好极了！明儿个是星期六，来吃晚饭得了！你可以住上一晚，星期天我们还可以练一练马术呢，啊？”

亚瑟到达庄园后，口袋里的 20 法郎只剩下一半了，好在正赶上开饭。波多基伯爵到大厅里来招呼他的忘年之交，一面细心地查看他手指的活动情况，见一切运转正常，也就满心欢喜，笑呵呵地领着他步入饭厅。这边厢的餐桌旁，正端坐着阿薇侬女士、刚从巴黎回来一周的蓝毕林斯基和贝尔纳基等人，都在等着他们俩用饭呢。

晚餐虽极为精美，但亚瑟那饥饿已久的肠胃，却毫无味觉。他心中盘算的，只是何时提出借钱为宜——是当天晚上，还是第二天凌晨，待伯爵心情最佳时机？正在焦虑时刻，饭后的蓝毕林斯基却意外地邀请他去散步。那个夜晚也的确温煦如春，空气中像洒了香水似的，芬芳馥郁。鸟儿的啁啾歌唱，伴着唧唧虫鸣，上演一曲怡情悦耳的交响乐，令人心醉神迷。

“你要多少钱？”蓝毕林斯基单刀直入地突然冲着亚瑟发问。

“你这是什么意思？”亚瑟猛然一怔，故作不解地反诘。

“别装佯假痴了，亚瑟。”蓝毕林斯基又进逼一步，语气还是委婉友善的：“晚餐时我一直在盯着你看，你脸上已表露无遗。你需要钱用，琢磨着向尼柯拉斯\_商借。没错吧？别借，亲爱的，千万别那么冒失；他可能会对你产生反感的，还一定会对你丧失信心。假如你需要钱的数字不大，我倒能办到，我是非常乐意帮助你的。”

“不，不能。”亚瑟感动得几乎哭了起来，他嗫嗫嚅嚅地说下去：“我不能让你这么做。我需要 300 法郎，一笔不小的数字。但这对富有的伯爵来说，其实算不了什么事。可我听你说过，你自己手头上也是挺紧巴巴的。”

蓝毕林斯基听了，露出了一丝儿苦笑。他们这时正走到一条长椅子边，他拉着亚瑟的手，一道坐了下来，然后颇具哲理性地说出了一席语重心长的话。蓝毕林斯基不紧不慢地说道：

“你要听我规劝，因为在漫长的经历中，我在人际关系方面学到了许多东西。我可以简要地把它们转赠给你：你要是遇上困难，该向在困难中的过来人求取理解和帮助！假如你失去亲友，或是患了不治之症直至一般的牙疼，你当会发现，只有从同病相怜者那里，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和同情。在这类情况下，你最好的朋友通常也只能表现出一些礼仪性的动作。他们会劝你节哀，或去医院给你送花，或为你推荐最好的牙医，可他们的内心世界却缺乏同样的感受，因为他们处于另一天地中。在那里，他们并未失去任何亲友，无病没灾，好端端儿的，也没有牙痛。”他顿了顿，又继续说道：“尼柯拉斯有一副好心肠。要是他马术俱乐部中的朋友赌博欠了债，他绝对会帮他们忙，而且会毫不犹豫，因为他了解内中原委，也尊重靠声誉的借贷。可你的情况不同，他会想不通，凭你的天才，以你的人品，一个受上流社会欢迎的青年竟会向他借这么点小钱，而不是从银行中提款，或向亚斯楚先生甚至家人索取！”说到这里，蓝毕林斯基不由咧嘴笑了，又加上几句话：“好了，

亲爱的亚瑟，恕我把话扯得这么远，扯到了人类行为和道义上去了。我想再说一句，那 300 法郎还不至于会使我倾家荡产的。明几个晚上我们一同回巴黎吧，星期一早上你就可以拿到钱了。”说完，他轻轻地拍了一拍亚瑟的肩膀，接着双手向上一扬，非常高雅地婉拒了对方必然作出的感谢。一宿无话。翌日一早，亚瑟在练马场上作了精采的马术表演。“这下你什么马都能骑了！”——伯爵赞道，流露出了几分执教有方的自得之意。亚瑟没有向他提出借钱的事，心里好不轻松自然！当天晚上，大伙儿才依次惜别。

星期一早晨，亚瑟·鲁宾斯坦径去伏尔泰码头叩开蓝毕林斯基住所的门，受到友好的欢迎。那是两间宽敞、亮堂的房间，四下摆满了书。蓝毕林斯基笑吟吟地说：“这就是寒舍，我能坐拥书城，虽说孤单，也自得其乐。”最后他才拿出了钱，如数交给了亚瑟，又补充了一句：“我知道你急着要走，我也不多留你了。”说完，他把客人送到门口，临别的赠言是：“祝你好运，亲爱的亚瑟！”他们紧紧拥抱。谁能想到，这次一别，竟成了永诀——过不了多久，蓝毕林斯基便在瑞士溘然长逝。好人不载寿，徒增世人忧，呜呼！

亚瑟·鲁宾斯坦又以胜利者的姿态，兴冲冲地应邀回返了华沙，下榻于音乐厅对街的维多利亚旅馆。他高兴的是，一些昔日老朋友，如保罗·高占斯基和指挥家葛利格·费特博格，都住在同一家旅馆里。

主办慈善音乐会的年轻名媛们忙忙碌碌，在音乐厅的会场上出售节目特刊。这两场音乐会都卖了个大满座，听众多半来自上流人士。演奏结果很成功，亚瑟也赢得了一笔相当丰厚的收入。其他波兰大城市也纷纷邀请他前去演奏。罗兹的一位演奏会经纪人还为亚瑟安排了一场 1000 卢布报酬的演奏会。亚瑟一家人都出席了那场演奏会，会后照例又举办了一次丰盛的家宴。亚瑟将演奏所得的一半交给了父亲，好为这次盛宴付帐。

一周之后，亚瑟又通过姐夫毛利赛·岚道<sup>1</sup>的穿针引线，获得了一次在俄国首都圣彼得堡为音乐学院的师生专场演奏的机会。

当时的俄国沙皇政府有条歧视犹太人的法规，即犹太人均不得在俄国大城市居留，只能住在外围的村镇子里，不过大学或音乐学院毕业的学生例外。毛利赛·岚道作为高级富商，则享有无限期的居留权，但必须缴纳一种特殊捐税。

尽管这种种族性歧视令人厌恶，但因为这是一场在安东·鲁宾斯坦创始的音乐学院中为音乐同行们演奏，亚瑟·鲁宾斯

坦自然难以抗拒这一良机的魅力，他只有感谢姐夫的盛意安排，决计前往。

一天清晨，亚瑟和姐夫抵达圣彼得堡，下榻于该市的一家最好旅馆——欧洲大旅社。稍事歇息，他们进罢早餐，随即赶到了音乐学院，格拉祖诺夫<sup>2</sup>教授彬彬有礼地接见了他们，并当即领着他们去演奏厅。他要亚瑟试试钢琴，稍稍休息，下午三时演奏会正式开始。演奏大厅悬挂着一幅安东·鲁宾斯坦的照片。当年这位大师就是在这个音乐厅为崇拜他的听众演奏的。

院长和毛利赛离去后，亚瑟便坐下来开始练琴。钢琴是俄国造的贝克牌，凑合着还可以使用。

当天下午三时，演奏会正式开始。音乐厅坐无虚席，连舞台边缘都挤满了学生，格拉祖诺夫院长、姐夫毛利赛等坐在第一排。当亚瑟走向舞台上的钢琴时，大厅里即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在这一小时的节目中，他演奏的头一首曲子是巴赫的一首徐缓的前奏遁走曲，获得了听众惊人的喝彩，掌声

经久不息。以下的一首奏鸣曲更激起了全厅的汹涌狂潮。演奏接近尾声时，听众的热情似已失去控制：全体人士立起身来，喝彩、鼓掌、顿足，吼声阵阵，男女学生一拥而上，有的女学生亲吻他，

不少男学生要把他抬起。亚瑟的《恩可》答谢曲是在听众的一片次呼声中奏完的。当亚瑟退回到后台休息室时，已是精疲力尽，但情绪却异常兴奋。他做梦也不曾尝到这种成功的滋味！

格拉祖诺夫陪同毛利赛进了休息室，向亚瑟致以热情的祝贺。院长在亚瑟的双颊上亲了一下，还说了一些恭维话。但当姐夫握着他的手，大声嚷嚷：“太成功了，好一场胜利！”时，这位作曲家竟十分平静地甩出了一句：“圣彼得堡的听众总是这么殷勤客气的。”亚瑟听了，顿时凉了半截。这，也就为他日后记取了一个教训：在演出前，先得摸清当地听众对演奏者所持的反应。

第二天一早，亚瑟便回返了华沙，俄国首都是个什么模样儿，全然没有看到。随着手头的宽裕，亚瑟便从维多利亚旅社迁到市内最优级旅馆之一的布瑞斯多旅馆去住。保罗·高占斯基成了他每日的游伴，两人的友情与日俱增。亚瑟与保罗不仅都有天赋，趣味又相投，而且两人在生活和事业上也有诸多类似之处，并富有幽默感，喜欢模仿他人，而更重要的是，两人在华沙都同样出名。

保罗与亚瑟决定在华沙举行一场音乐会，演奏三首小提琴和钢琴奏鸣曲。华沙著名指挥家艾密尔·莫林纳斯基一直将保罗视为义子，他要求他俩先把准备好的节目演奏给他听。这位华沙交响乐团团长兼首席指挥针对两人演奏乐器的平衡、句法和进行速度的指点，使亚瑟铭记终生。莫林纳斯基说道：

“演奏时要能舒放开，但却要模塑自己的句法；不要为求表现而演奏，而应让乐曲流露一己的心声；要牢记：缓慢的乐章要演奏得稍快一点，而急板则要演奏得稍稍徐缓，才能达到应有的效果；要练习，练习，不停地练习。”为了照办，亚瑟将保罗介绍给了苏菲亚小姐家。他们受到苏府上下的热烈欢迎，享受了一顿丰盛的晚餐。苏菲亚的父亲是当地一位著名的律师，常公差周游欧洲，对保罗极端喜爱。饭后，他们两人便去苏菲亚房中练习钢琴。

这次演奏会又获得了一次空前的成功。音乐评论家们对亚瑟与保罗合奏的完美和风格一致备加赞颂，特别是对贝多芬的《克罗采奏鸣曲》好评如潮。这次演奏会之后，社会各界争相邀请他俩演奏或去一些知名人士家作客。

此后，亚瑟又在波兰的卡利什  和卢布林  等地连续举行了几场成功的演奏会，获得了一笔不小的收入。

1907年已接近尾声。亚瑟和保罗在华沙音乐厅和罗兹市同场举行了两次演奏会之后，他就结束了在波兰的巡回演出。这时有一个矛盾想法在困扰着亚瑟·鲁宾斯坦：一方面，他不时生动地夸大描述巴黎的社交生活，使人们深信他在法国已飞黄腾达了；可另一方面，他的好友们却担心他长期不回巴黎，怕不是什么好兆头。亚瑟思来想去，觉得自己已别无选择，只有一走了之。

亚瑟在跟朋友们度过狂欢的1907年除夕之后，正式宣布将在1908年元月的第一个星期内动身。朋友们去车站送别他时，还真以为他会去法国首都哩。因为巴黎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波兰人的麦加。  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倒是他根本无意回返巴黎，而是决定去柏林。其理由有三：一是亚

斯楚先生在近期或中长期内不会为他安排演奏会，甚至对他的“玩世不恭”与缺乏职业生涯的干劲表示心灰意冷和无比失望；二是继续教授魏斯伟勒弹钢琴，以换取那间令人窒息的逼仄小房子栖息，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三是他的《莎乐美》的演奏早已过时，不能再指望春季会有获取收益的音乐晚会了，何况还欠下一屁股债呢！

在一个寒风凛冽的早晨，亚瑟·鲁宾斯坦告别了华沙的亲友，抵达柏林那熟悉的佛德烈克车站，下榻于波茨德玛广场上的贝利夫大饭店。客房带浴室，著名的钢琴制造商贝司坦先生免费借给了他一架小钢琴备用，饭店总经理梅兹格先生喜爱音乐，也不反对房里摆上一架钢琴。亚瑟预计在波兰赚的钱，约可维持在当地两三个月的用度。

由于羞怯和大志交混的自卑感在作怪，加上意识到自己的演奏生涯暂时面临死角，所以亚瑟决定韬光养晦，藏匿不露，避免碰到或拜访1904年分离后的众多老朋友，只会晤了艾美·戴丝汀，她是来柏林演唱她的《卡门》的。她送给了亚瑟一张票，声称届时威廉皇帝陛下将会驾临歌剧院观赏。

亚瑟到达艾美的客厅时，就被她一把搂住，在双颊上亲吻，而且介绍了她的未婚夫，那是她所在歌剧团的一位芭蕾舞手。

第二天晚上，亚瑟在近距离内，亲眼目睹了那声名狼藉的凯撒·威廉二世。他由他的皇后和两个王子陪同，坐在靠舞台边的大包厢里。那次“御前献唱”的场面隆重盛大，观众全凭帖子入场，不发售门票。观看演出的人还必须盛装戎服，包括晚礼服、白领带、军服，佩带勋章等。

除了艾美·戴丝汀外，亚瑟还去看望了姨妈莎罗蜜娅·梅耶和姨父赛格佛瑞·梅耶。由于姨妈的去信，亚瑟的大姐嘉薇格特地赶来柏林陪弟弟游玩、看戏、逛百货公司与参观博物馆。嘉薇格住在姨妈家中，经常来贝利夫大饭店与小弟同桌吃饭，来往车费、小费和饮食费一概由亚瑟支付。

这种生活方式，自然不能维持长久。一天，大姐表示她带来的钱已快花光，要回家去了。亚瑟的手头储蓄也亮起了红灯：旅店的帐单积压很多，零用钱也所剩无几。怎么办？他只好向良友约瑟夫·贾洛辛斯基求援了。他于是写了一封长信给约瑟夫，请他寄5000马克（相当于1250美元）来，以便返回巴黎。与此同时，大姐临别前夕告诉弟弟，她当了一只手镯和一枚胸针，给了300马克给他，还要他收好当票，将来有钱时再把手饰赎回。

大姐走了之后，亚瑟自感孤单寂寞得难受。他谁也不见，包括戴丝汀和姨父母梅耶夫妇在内。他一心只关注着一件事——贾洛辛斯基的回信。

这期间，亚瑟·鲁宾斯坦曾在街头邂逅了钢琴家欧赛普·加布里劳维契。后者又把他拉到钢琴家约瑟夫·赖文家中吃晚饭，赖文的夫人罗赛娜也是一位杰出的钢琴家。这期间，亚瑟曾去贝多芬音乐厅听了加布里劳维契的独奏会，对他演奏舒伯特和肖邦作品所表现的完美和温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后，他们一道去奥斯汀凯乐餐厅晚餐。入席时，当亚瑟从侧面了解到“今天晚上是各付各的帐”时，吓得扯了个谎，独自狼狈地逃出了餐厅，而当时他又冻又饿，心头真不知是个什么滋味。

旅店老板梅兹格先生因亚瑟积欠拖欠过多过久，几乎要下逐客令了，餐厅的签帐也给取消了。在万般无奈之际，亚瑟不得不又给约瑟夫写了一封挂号信，寄到他那基辅的乡村别墅去，向他要钱吃饭，向他要钱去华沙。他在写这第二封信时，自感到“像是要淹死时在猛喊救命似的”。

两周一晃又过去了，仍然杳无音信。旅店经理从门缝底下塞进来的讨债



信越积越多，现实一筹莫展，荷包空空如也。每天节省了一顿早点，中、晚餐也只是去阿森纳自助商店花二分半钱买一个又干又冷的面包裹香肠充饥。

到了这时，亚瑟自觉走进了人生的尽头。“自杀”的意念，开始在他的脑海里扎下了深根，问题只在于考虑如何了结此残生会好过一些。

最后，他决定上吊，而且说干就干。他从一件旧睡袍上取下一根腰带，打了个死结，再在浴室里找了个挂衣服的铁钩子，然后搬了张椅子，把腰带套牢在铁钩上，接着便把脖子伸进腰带环里。谁知当他一脚蹬开椅子时，腰带“啪”的一声断裂，他一屁股摔到了地板上。

作为这幕悲剧的生还角色，亚瑟的头一个反应是痛哭失声，然后昏昏沉沉地爬回到钢琴边，用音乐来哭出他的心声，为他那破碎的心灵带来一丝儿平静，而音乐“在那令人羞辱的一

天”，也确实把他“救回了人间”，让他从此获得了新生。

在“自杀未遂”之后，亚瑟开始感到肚子在饿得咕咕叫了。在去阿森纳购买他想吃的“两个香肠面包卷”时，亚瑟突然觉得街头的一切包括市廛的喧嚣，在令他极端的着迷，人生也遽然变得美丽而且值得活下去了，脑海中涌现出一种无价的真理：一个人无论是处于逆境还是顺境，都得无条件地珍惜宝贵的生命。

那天晚上，亚瑟从阿森纳自助商店归来的头一件事，便是给大哥史丹尼斯拉夫写信，恳求他设法筹集 1000 马克，将自己救出困境。大哥心地善良，他替小弟瞒过了父母，自己出资 300 马克（这已是罄其所有了），再向姐夫毛利赛筹集到了必需款子，电汇去了柏林。亚瑟收到汇款后，付了旅馆的半数欠帐，余额写了张“日后还清”的借据，便欣然返回了华沙。为了在亲友面前保持住面子，他又找了个借口：21 岁了，要设法逃避服兵役。

到达华沙维多利亚饭店，亚瑟碰到了保罗·高占斯基。两人一拍即合，同是 21 岁，征召期为 1908 年的 11 月。保罗还给他介绍了史屈莫可夫上校，说他喜爱音乐，帮得上忙的。

当话题转到贾洛辛斯基时，保罗说出了一段使亚瑟大为吃惊又吃醋的事来，原来他一直在华沙，几天前才去了基辅，几天之后就会回来的。保罗继续说道：“我定要告诉你，这人有多伟大。你知道我家不是从俄国搬到德国的莱比锡定居了吗？我弟弟在当地学音乐，几个姐姐也都找到了工作。是我接济他们去的，如今我又得供养双亲。今年春天，音乐会季过去之后，我身无分文，勉强够自己用，但还得筹款支付父母的房租。我向约瑟夫商借，言明秋后还他。你猜他怎么来着？他竟一下子给了我 4000 卢布！足够供养父母和我过一年的用度。你说是不是太棒了？”

亚瑟在恭贺保罗的同时，在征得他保密的前提下，把自己在柏林的那场恶梦如实地道来，说得保罗始而感慨继而悲怆最后一脸刷白，大声嚷道：“他怎么会这个样子？我觉得自己像是偷了你那笔钱似的！”亚瑟以约瑟夫根本没有收到那两封信或另有隐情来解说，当下双方都存疑在心，急盼贾洛辛斯基回来后再把悬疑弄个水落石出。

一天上午，保罗电告亚瑟，说贾洛辛斯基刚到华沙，下榻于布瑞斯多旅馆，建议三人一同去吃午饭。席间一对话，原来亚瑟的两封信，他都全收到了，不过他对亚瑟那两封惨兮兮的求援信并未当真，而把它当成是恶作剧，觉得朋友“在柏林准是乐昏了头”或是“要钱仅是去满足寻欢作乐的私欲而已”。当保罗把亚瑟在柏林的那副惨状和自杀未遂的详情和盘托出之后，贾



洛辛斯基不由热泪盈眶，赶忙去亚瑟的住处，两人作了好几小时的恳谈，最后真相大白。亚瑟回忆儿时念过的童话《狼来了！》，才猛然省悟，自己的遭遇跟这则寓言何其相似乃尔。他过去也曾给贾洛辛斯基写过更紧急、更可怜的求援信，而实际上远不是那么回事，而他却总是毫不拖延地及时给予帮助。这最后一次的呼救，使他也产生了“狼来了！”的怀疑，因而未加重视罢了。原因一清二楚，事情又业已过去，亚瑟对贾洛辛斯基也就毫无怨恨，双方友谊一如往昔。

一天，贾洛辛斯基要回到萨路杰的乡间别墅去，并邀请亚瑟·鲁宾斯坦一道前往。亚瑟欣然同意。第二天晚间，他们乘火车离开华沙，次日清晨到达基辅，他的马车已在等着接他们去萨路杰了。

贾洛辛斯基的大片田产、农庄、糖厂和其他产业，都在俄国最肥沃、最富饶的乌克兰中部萨路杰，这里的外观十分简朴，毫不起眼儿；房子虽宽大、舒适，内部装饰却了无特色。不过，客厅倒是有一架贝司坦大钢琴，与这幢房子的其他简陋设施相比，倒是有鲜明的强烈反差。

在乡间住了一周之后，他们一道回到基辅。由于尚需几个小时等车，约瑟夫便把亚瑟带到城里他家的住所去观看。整个二楼全属于他一人，他的学生时代就是在这儿度过的，室内装饰优雅，一切用具均属高档。这时，贾洛辛斯基提出有件要事急需外出，一会儿就回。果然，不到一个小时，他就气喘吁吁地赶了回来，随即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又大又肥的信封，一把塞进亚瑟的手中。哈！信封里原来装的是4000卢布！贾洛辛斯基腼腆地说道：“刚才我是去银行处理了一些帐目。点钱时，我想起了前段对不住你的事，现在要予以补偿。我只希望你仍能返回巴黎，重整旗鼓。”

这份赠礼和口袋中那鼓鼓囊囊的钞票，使亚瑟·鲁宾斯坦激发出一股火山熔岩式的冲动，他亲吻着贾洛辛斯基的双颊，一个劲儿地嚷嚷：“谢谢，谢谢你，约瑟夫！你真是世界上最讲义气的好朋友了。”

至此，亚瑟·鲁宾斯坦猛然回味起在波多基伯爵的蓝宝石烈庄园时波兰贵族后裔史丹尼斯拉夫·蓝毕林斯基所说过的一席话，才真正懂得了良朋密友的温暖、支持和鼓励的重大意义，切身体验到它确是一个人在事业成功的征途中不可或缺的助推器。

## 2. 极度挫败之后的崛起

1908年春，亚瑟·鲁宾斯坦在启程前往柏林之前，终于在华沙解开了波拉冷淡他的疑团，那就是波拉丈夫柯先生的纠葛和哈曼夫妇的卷入，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绯闻：

A，柯先生向亚瑟发出了一封带侮辱性的恐吓信：“我郑重警告你立即离开华沙，如果你一意孤行不走，一旦给我碰见，我会狠揍你一顿的！”在朋友们的怂恿下，亚瑟提出双方决斗。但在决斗场上的最后一刻，柯先生妥协了，决定收回他的恐吓信，这场决斗才终止进行；

B，亚瑟·鲁宾斯坦在维护自己名誉上所获得的新口碑，大大提高了他的社会地位，在哈曼老先生的眼里他也成了个英雄人物，私下庆幸这个青年钢琴家终于给了那个碌碌无能、又养不起妻儿的女婿以一个应有的教训；

C，由于亚瑟对波拉“的爱从未熄灭”，而且他“心中爱她的情火永远在文文地燃烧着”，这惹起了她的母亲玛黛琳娜勃发的醋意，因为她依然认定亚瑟“和她之间的那段过眼云烟的风流韵事，还应该继续维持下去。”她“那怀恨的怒火，只不过是一种妒忌情绪的发作。”这样一来，玛黛琳娜对亚瑟

与自己女儿在“秘密地点”幽会，便耿耿于怀，终于发展到与女婿柯先生一道“恐吓要杀死”波拉，还毒打了她。亚瑟闻讯，不顾一切地闯入波拉家，把她强行救走，并秘密送往德属波兰名胜地巴德·伦纳斯的两个姐姐嘉薇格和海勒处保护起来，一时造成“波拉失踪”的传言不胫而走；

D，那一时节，蓓莎正在柏林准备歌剧演唱的初试阶段。通过她的安排，波拉专程去柏林与父亲会晤，准备向他索回被抢走的女儿，结果反被哈曼先生诱骗，囚禁在柏林市郊的一家精神病院里。这当儿，又是这个亚瑟挺身而出，设法把“比过去更爱”的人儿波拉救了出来。“以夫妇身分住进了施密特旅馆，这是我们头一次彻夜厮守在一起”，哈曼老先生对外界则暗示亚瑟拐跑了他的女儿，说什么亚瑟此举意在诈骗他们家的钱财；

E，曾经热忱地支持亚瑟跟哈曼家对抗的一位俄国将军的遗孀宝琳·娜珀，邀请了亚瑟和波拉去她那乡间农庄——宝琳田庄居住了好几个星期，亚瑟对“这位身世神秘的犹太女士（她从不曾透露过她娘家的姓氏和出生地点）”感激涕零，认为她“已成为华沙知识分子与艺术圈内的生命泉源”，就因为她“不仅解救了我们一些经济上的困窘，也让我们有机会度过了一段情侣般的蜜月。”尽管他的好友保罗·高占斯基也担心他这样胡来会把事情搞糟，并质问朋友是否存心叫波拉“离了婚好嫁给”他，亚瑟的回答却是这样的：“当然不要。这还用解释吗？首先，她是个天主教徒，不准离婚的；其次，就我目前的事业情况来说，也养不起一个太太；第三，我也不会跟一个年纪比我大许多又有孩子的女人结婚的。”这种言行不一的自相矛盾心态，真个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

正是因为这一些绯闻，华沙舆论界一度闹得沸沸扬扬，也就不足为怪了。

正因为有这一情场风波，亚瑟·鲁宾斯坦与佛德立克也就疏而远之并最终断绝了来往，因为后者不愿违背父亲意愿，再跟他母亲痛斥为“人面兽心的妖魔”的亚瑟和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多年之后，一次亚瑟在华沙演奏完毕，佛德立克曾闯入他的休息室，热情不减当年，还邀约亚瑟出去晤谈。结果因亚瑟当晚要出席一个重要盛宴，无法分身而作罢。直到三年之后的一天，亚瑟在巴西的伯尔南布科小城一家餐厅的阳台上坐着看报时，才惊悉佛德立克在华沙音乐厅指挥《纽伦堡名歌手》那段他最心爱的序曲高潮时因心脏病突发而逝世的消息。这当是后话不提。

且话亚瑟·鲁宾斯坦在得到约瑟夫·贾洛辛斯基的一笔4000卢布的厚礼后，突然激发了一股轻率的冲动情绪——“有乐同享”，建议他们仨（亚瑟、约瑟夫和保罗）结伴去柏林、巴黎、伦敦三大城市旅游观光。他知道自己的“这个主意有点近

乎发疯，但一定会好玩死了。”他还振振有辞，说：“有钱不就是为了享乐的吗？而享乐才是真正的人生，其余都不过是为享乐所作的准备工作而已。”约瑟夫起先还有点犹疑，因为他预定8月份去奥地利的卡尔斯巴德作静休疗养，而当亚瑟表示到时候他和保罗都“可以陪”他一道去时，约瑟夫也就同意了。他笑过之后，又露出了原形——跳将起来，然后翻了几个拿手的斛斗，用以表达内心的极度喜悦。紧接着，约瑟夫·贾洛辛斯基又狂笑不已，一面口中嚷道：“你这个鬼家伙，你一你杀了人都没人会怪你的！”

1908年春，亚瑟·鲁宾斯坦、约瑟夫·贾洛辛斯基和保罗·高占斯基三人结伴，畅游了德法英三国的首都。在柏林，他们仨下榻于全市最豪华、最昂贵的帝王酒店。亚瑟要作的头一件事，便是跑到当铺去赎回大姐嘉薇格的

首饰，并开心地将首饰藏入箱底。在几天的畅游之后，约瑟夫和保罗都认为是“一项伟大的成功”，亚瑟则快慰平生，觉得这是他“在这个城市饱经风霜之后的一次个人报复！”——他们仨在柏林居留期间，可说是居住豪华，吃喝高级，玩得痛快。

他们一行在巴黎只待了一天。亚瑟的老朋友不是度假或休养去了，就是去了美国；保罗则发现他要去修小提琴的铺子也关了门。他们只游览了一下鲁佛尔宫，并看了一场精采的法国喜剧，第二天就去了伦敦。

在伦敦，他们一行下榻于维多利亚旅馆，住宿倒挺便宜，但他们经常去高级餐厅大吃大喝，享受人生。几天后，他们分两批先后去了奥地利的卡尔斯巴德。约瑟夫进行他的“静休疗养”，亚瑟和保罗则安排了他们每日的“反静休”生活——吃喝玩乐，无所不为。后来，约瑟夫也耐不住寂寞，加入到了“反静休”行列。他们仨曾两度去世界瓦格纳迷的朝圣地——巴伐利亚的拜雷特——去听歌剧《巴西法尔》。从卡尔斯巴德到拜雷特镇，乘火车要走两个多小时。随后，他们又在卡尔斯巴德小城的康乐厅里举行了一次演奏会：保罗和亚瑟合奏了一首贝多芬的小提琴和钢琴奏鸣曲，外加轮流独奏了一些曲子，约瑟夫则为保罗伴奏。这次演奏会全面成功，净收入 3000 多奥元，在当时是一笔很不小的数目。这时的约瑟夫·贾洛辛斯基已超过了预定的停留期限，急须为生意上的事离去，并应允稍后在华沙聚会。保罗在回波兰之前，要去德国的莱比锡探视家人。亚瑟作为瓦格纳迷，则决定去慕尼黑参加在王子大戏院举行的瓦格纳音乐节揭幕仪式，观赏菲列克斯·莫托指挥的歌剧《尼伯龙根指环》和压轴戏《崔斯坦与易梭德》。

慕尼黑作为巴伐利亚王国的首都，充满了桃色艳史。在一天之间，亚瑟便游览了全城。但在他的脑海中，总也抹不掉该城过去和瓦格纳诸多风流韵事的回想：“西班牙舞女罗拉·蒙蒂丝先是巴伐利亚国王罗德威一世的情妇，继而又与李斯特私奔；优秀钢琴家韩斯·范·毕罗是瓦格纳的崇拜者，当他夜以继日地奉献出数月的生命，排练《崔斯坦与易梭德》这出歌剧在慕尼黑首映时，他的夫人柯玛竟跟着瓦格纳私奔到了卢塞恩。这桩艳事终于演变为丑闻，毕罗成了新闻界取笑的对象，而那迷恋中的情人也受到了严厉的抨击。”

可是，在亚瑟到达慕尼黑时，这一切都已异化成历史的云烟。1908 年，整个慕尼黑城全都沐浴在瓦格纳的荣耀中。为与拜雷特镇瓦格纳自建剧院相抗衡而斥巨资建造的王子大戏院，在音响、座椅和建设宏伟诸方面，均较之拜雷特的音乐剧场要高级许许多多。

在慕尼黑的最后一天，亚瑟观看了压轴戏《崔斯坦与易梭德》的演出，他认为管弦乐团的演奏与莫托的指挥都是超水准的，他们的演出完全掩盖了演唱者的光芒。

亚瑟于次日返回华沙，又住进了维多利亚旅店，又会见了保罗·高占斯基、保罗弟弟伊利（一位大提琴演奏家）、葛利格·费特博格和卡洛·许马诺夫斯基。这时的华沙音乐协会管弦乐团濒临破产危机，因为从艾密尔·莫林纳斯基辞去团长兼指挥的职务以来，该团的演奏水平和听众人数就一直在直线下滑。在这一关键时刻，拉德斯拉斯·鲁勃莫斯基王子答应资助管弦乐团为期 8 个月的演出季节，并承担可能发生的一切亏损。他的交换条件是：音乐协会管弦乐团必须更名为“拉德斯拉斯·

鲁勃莫斯基王子管弦乐团”，由他的门徒葛利格·费特博格出任乐团团



长兼指挥。有关方面完全接受了这些条件，乐团从此出现了转机，面貌焕然一新。

亚瑟还没来得及安顿好，费特博格就来敲他的房门，邀请他与保罗担任他首次演出指挥中的独奏部分，但没有报酬。后来他们又为亚瑟在省内安排了另外三场演奏，好歹给了点报酬了。

“王子管弦乐团”的首次演出非常成功，整个音乐厅爆满，连极少在音乐会上露面的波兰贵族，这次全体出席。大众舆论和新闻媒体好评如潮。鲁勃莫斯基王子对亚瑟·鲁宾斯坦的演奏似乎特别激赏。两人晤谈良久，话题主要是瓦格纳。

亚瑟与保罗服兵役的事，这时已有了点眉目，得到了较为理想的结局。通过一位在陆军医疗委员会任军医的犹太医师的协助，他俩取得了一年缓征的证书，加上史屈莫可夫上校的帮助，他们总算不必去征兵局报到了，但不得出国，护照作废，他们俩还给了那位犹太医师一大笔酬劳。

就在这一时期，亚瑟·鲁宾斯坦收到了从波兰克拉科夫和罗武\_两市发来的关于举办演奏会的邀请函。这两个城市是仅次于华沙与罗兹的两大名城，但当时均隶属于奥地利版图。又是通过那位犹太医师的协助和相关的接应，耗费 25 卢布和大量酒食，亚瑟总算进入了德国；五小时之后，他终于到达了克拉科夫，只比自华沙搭乘普通车晚到了三个小时。

亚瑟在克拉科夫演奏会上的第一个节目是贝多芬的奏鸣曲。由于心情紧张，弹得生硬，听众反应不佳，掌声稀落。但等他弹奏卡洛·许马洛夫斯基的《波兰主题变奏曲》时，由于灵感勃发，热情奔突，弹奏却异常成功。听众猛喊“精采！”亚瑟竟答谢六次之多。

这次演奏会，是鲁宾斯坦在波兰境内这个“外国地区”广受欢迎的起点，此后迄未消减过。亚瑟返回华沙时，克拉科夫市长签名发给了他一张通行证，用的是化名。其实，在当时分裂为三部分的波兰境内，存在着一个庞大的走私集团，专门伪造文件，为偷越俄国边境的人效力。

1909 年 9 月，华沙城仍在夏眠状态下打盹。亚瑟的夏天是在宝琳田庄中度过的。他认为那段生活“是一首难忘的田园诗篇”，他“与波拉的恩爱之花也就在这纯粹的波兰气氛中绽放开来”。

回到华沙后（波拉仍留在田庄），亚瑟发现除费特博格之外，多年的朋友都去了国外。保罗到莫林纳斯基的利突尼亚田庄度假去了，卡洛回返乌克兰与家人团聚。

这时离开正式音乐季节的日子仍很遥远，可亚瑟的手头已经亮起了红牌，吃饭问题响起了警钟。他的一些金珠宝贝和高级西装不是送去典当，就是变卖一光。

正当生活处于危急之时，亚瑟·鲁宾斯坦巧遇上拉德斯拉斯·鲁勃莫斯基王子和他的弟弟——银行家史丹尼斯拉夫。他们建议他去维也纳、罗马、柏林、巴黎等大城市演奏，还同意作他的经理人。当下双方签定协议书，王子拨出一万卢布（折合 5000 美元）到他弟弟银行，亚瑟可以随时支取，以安排这类演奏会。协议书当即交给了王子弟弟银行的主管金托瓦先生保存。

亚瑟顿时感到如天堂，这是他一生中得意的时刻。卡洛·许马洛夫斯基听了，也为朋友高兴，并邀请他去他家小住些时日。亚瑟欣然前往乌克兰的泰莫索瓦克。金托瓦先生也拨出了 200 卢布作为他的首次支用基金。

亚瑟在卡洛田庄度过了 10 天愉快的假日，返回了华沙。但是，第二天他

就碰到了一次意外的打击：金托瓦先生写了一封婉转的信通知亚瑟，他暂时无权再次动用基金中的任何款项。

很快，亚瑟便发现这是费特博格在王子面前出的鬼点子——不该把一大笔钱交给年纪轻轻、阅历浅薄的亚瑟自由支配。出于朋友的关怀，费特博格愿意为他安排在柏林演出。王子听从了自己门徒的主意，亚瑟也只好听从“魔鬼驱使”了。不过，好在这时鲁勃莫斯基王子已放弃了他独当一面的赞助人身份，管弦乐团也经历了一次重组，聘请了经理人员，有权选聘指挥和音乐家，拟定音乐会节目等。这项改革结束了费特博格无偿演奏的惯例。

接着，亚瑟便投入了一连串的演奏活动，在去外地演出时，他都携带波拉同行。她还被带去罗兹，见到了亚瑟的父母亲，也经历了一次典型的“鲁宾斯坦式家庭聚餐”。

1909年底，柏林的音乐会正式开始。费特博格租下了该市最大的演奏场地——柏林音乐厅，并以高薪聘请了著名的柏林交响乐团。指挥费特博格坚持要亚瑟演奏贝多芬的G大调和勃拉姆斯的降B调协奏曲，而不让他演奏他喜爱的肖邦和圣-桑作曲。费特博格全然拒绝指挥他未曾选定的乐曲。

尽管指挥与钢琴师配合不善，但演奏会的成绩倒并不坏，亚瑟先后谢幕三次之多。柏林的评论对他的这次演出也是褒贬兼有或曰褒多于贬。后来亚瑟回返华沙，还收到由柏林音乐厅经理转来巴斯教授的一封信，原来他那天也曾亲莅音乐厅聆赏。他在信中称呼亚瑟为“亲爱的鲁宾斯坦先生”。这封信不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遗失了，不过至今他仍记得信中的大意。教授说，他很欣赏亚瑟开端与第二乐章的演奏，但其他乐章则嫌“混浊”。巴斯也称赞了亚瑟在勃拉姆斯协奏曲中表现的“威力”与“韵律上的精力”，不过他指出“你应该注意细节，少用踏瓣”。巴斯教授能捐弃前嫌，写信给亚瑟，表明他道德的高尚和爱才的心切，所谓“高瞻大谈，言不同流俗”是也。

亚瑟·鲁宾斯坦在宝琳·娜珀田庄和波拉等人共度1909年的圣诞之夜，又跟保罗、约瑟夫等人在当年除夕狂欢一宿之后，就开始根据演奏会经纪人朱皮沃斯基的安排，准备在克拉科夫与罗武两地的演出了。上次去克拉科夫时他即已被告知，原定的罗武演奏会推迟到了1910年春举行。朱先生甚至断言，该两地都热烈期待着亚瑟的演出。亚瑟则对罗武城更为向往。

1910年，是肖邦的百年华诞。罗武城计划在歌剧院举行盛大的肖邦作品发表会，由亚瑟和艾格纳斯·符利曼两位钢琴家担任节国演奏。前半部节目由符利曼担任，包括肖邦的奏鸣曲《丧葬进行曲》；后半部由鲁宾斯坦担任，有肖邦的B小调奏鸣曲。中间安排了他们俩通力合作的轮旋曲。

在克拉科夫的演出，入场券竟被预售一空，这在该城是极为罕见的事。那是一场自始至终的成功演出，终场时听众硬是不离座，亚瑟不得不再演奏了四首答谢曲。鲁勃莫斯基王子也欣临盛会，并去后台道贺，说道：“高！精采！我能亲临这场演奏，真是太幸运了。明天中午我们一道吃个饭，有要事相商。”

在市中心的宽大公寓用餐时，亚瑟认识了拉德斯拉斯。鲁勃莫斯基王子的王妃和他们的两男两女。王妃是一位家世清高的维也纳夫人，身材高挑且心地善良。席间，王子说道：“蓓德嘉·波多卡女伯爵想请你在罗武演奏会的晚间去她的宫邸演奏。我答应今天下午回话。”

午饭之后，王子在征得同意之后，即去书房与波多卡女伯爵通了一次话，作了同意演奏的回复，同时也提出私人演奏会的酬金应为三千奥币（折合600



美元)。

亚瑟·鲁宾斯坦乘机进言，把费特博格的不友好行径向王子作了通盘汇报。鲁勃莫斯基在进行必要解释之后，慨然坦率陈词：“那我就叫他不再干涉你的事得了，今后我将亲自抓你的演出。首先，我要你把这次在维也纳的首场演奏安排成一次盛大演出，由管弦乐团伴奏，并请维也纳的一位音乐家担任指挥。你知道如何接头吗？”

亚瑟答以容易，他提出让他的经理人朱皮沃斯基充任这一角色，说这人在维也纳方方面面的关系良好。王子当即授权朱皮沃斯基担任各项安排工作，并保证付出一切费用。朱皮沃斯基对这项任命甚为欣慰，积极争取到了维也纳的最佳演奏场所——乐协音乐厅，又请来了奥斯卡·奈贝尔担任指挥，与优秀

的音乐艺术管弦乐团亲密合作。演奏日期定在 1910 年的 2 月，

王子表示届时将会参加观赏。

亚瑟在动身前往罗武的前夕，王子夫妇设宴为他饯行，宾主一共是 12 人。内中有一位名叫亚历山大·柯兰辛斯基伯爵的美男子，是欧洲著名的单身汉。这位俊美异常的青年是来自加里西亚的波兰人，是奥地利驻罗马梵蒂冈教廷大使馆的武官，

学识丰富，又懂音乐，而且非常富有，在巴柯维亚拥有油田。

饭后，亚瑟应主人之请，有意自炫其才，弹奏了几首瓦格纳歌剧中的选曲，随后又弹了几首肖邦的曲子。柯兰辛斯基伯爵听了似乎十分激赏，在赞美了一通之后，特邀鲁宾斯坦去罗马演出。王子当即趁热打铁，要他付给亚瑟 5000 里拉（约合 1000 美元）。伯爵作了肯定的回答，坚信酬劳会比这个数字还要高。当下双方商定，伯爵一回罗马，就将着手联系，届时通过电报通气。不过，他认为演奏的最佳期为三月。王子对他完成的这笔交易颇感得意。

紧接着，亚瑟到了向往已久的罗武，一下火车，就受到一个叫杜克的人的欢迎。那人自我介绍之后，说他主管这次音乐会，明天的入场券已经销售一空。杜克把亚瑟送去乔治亚大饭店下榻。这时，一名服务生递给了他一封信，内附蓓德嘉·波多卡女伯爵的一张请柬。亚瑟当下喜不自胜，当晚立即去伯爵宫邸赴宴。女伯爵和丈夫罗曼·波多卡伯爵在客厅欢迎嘉宾。女伯爵热情道贺了亚瑟在克拉科夫演出的成功，还说：“明天将倾城出动，去听你的演奏。”那晚共有 100 多位贵宾来女伯爵家就宴。

亚瑟被安排坐在两位年轻美艳的小姐之间，一位是女主人的外甥女瑞兹威尔公主，另一位是亚历山大·柯兰辛斯基的胞妹泰诺武斯基女伯爵。宴会之后，亚瑟应这两位小姐的盛情促请，欣然弹奏了三四首短曲，博得宾主的一片掌声。

第二天下午稍晚，亚瑟·鲁宾斯坦偕同艾格纳斯·符利曼盛装赶到歌剧院预演两琴台奏的轮旋曲。符利曼是克拉科夫夫人，比亚瑟年长 10 岁，是钢琴大师雷协替茨基的高足，以演奏钢琴优美著称。

晚八时演奏会开场，但观众来得还不多，台下只坐满五成的位子。符利曼不得不出台演出，亚瑟因为心情太紧张而没有去注意听。接着是两人合奏轮旋曲，听众反应还不错。

幕间休息之后，当亚瑟二次登台时，却发现台下挤得满满的，上流人士的包厢附近尽是鲜花，蓓德嘉·波多卡伯爵夫妇和他们的嘉宾们就坐在里面。

灯光一暗，剧院鸦雀无声，亚瑟立即觉出自己与听众之间涌起了一股奇妙的电流，这种神秘兮兮的电流一撞击亚瑟的神经，便会产生出一股神异的灵感来。那晚，便成了鲁宾斯坦演奏生涯中最重大的一次成功，也成为他极度挫败之后的新崛起。从那次演奏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罗武始终是亚瑟稳保卖座的唯一城市。

这场演奏会之所以下半场爆满，可能是听众有意延宕到下半场才赶来剧院。这是因为符利曼是罗武城的本地琴师，习以为常，不足为奇，而亚瑟则被标榜为音乐界的新秀，加上报刊竞相刊载鲁勃莫斯基王子的赞助、克拉科夫的成功演奏、传自华沙的绯闻和波多卡女伯爵家的盛宴等，人们都想一睹斯人的风采罢了。顺便提一下，蓓德嘉·波多卡女伯爵果然“小气”，

即未曾送礼给亚瑟，也没有提过报酬一事。

二月的一个星期六早晨，亚瑟携带波拉抵达奥匈帝国的首都，接待人是朱皮沃斯基的联络人、维也纳乐协音乐厅的经理顾格先生。由于第二次预演是第二天星期日，亚瑟便带领波拉游览全市，还买了鲜花，乘车去墓园凭吊了音乐界的伟人——

海顿、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约翰·施特劳斯等人的坟墓。莫扎特的墓地也在那里，但只是个衣冠冢。在返回旅店途中，亚瑟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场演奏会办好办成功。当天下午三个小时的预演非常顺利，星期天上午的预演也挺圆满，钢琴虽是维也纳制造的勃森道佛钢琴，但音色相当理想。亚瑟真没有料到，他原先曾指定要贝司坦钢琴，认定那才是他“唯一能演奏的钢琴”。为此还出了点小波折——亚瑟预演一完，曾匆忙赶去维也纳市的贝司坦钢琴经销店，跟该店经理吵了一架。

由于维也纳星期天的音乐会都提前半小时举行，事前亚瑟又没有得到正式通知，结果演出迟到十分钟。当他晚上8点正出现在舞台上时，听众给了一阵稀落的掌声，管弦乐团的团员们也以不屑的神情睨了他一眼。但这一切在亚瑟启奏贝多芬的G大调协奏曲时就全都消失殆尽。这座当年勃拉姆斯演奏和指挥过的音乐厅、它所勾起的感怀和在墓园中涌起的崇敬，都激发了亚瑟对这场演奏的灵感。指挥和乐团的配合默契，与钢琴演奏更是合作得天衣无缝。一曲奏罢，全场当即爆发出如雷的掌声。稍后，他们全力演奏勃拉姆斯的作品，又获得了全场的大声喝彩。亚瑟偕同指挥、音乐会主持人和独奏优异的首席小提琴家向听众鞠躬答谢了多次。

休息一过，继上半场贝多芬的第四交响曲和勃拉姆斯的第二交响曲的成功演奏之后，亚瑟又在其娴熟的圣-桑的G小调协奏曲中发挥了威力，全场听众又爆发出喝彩和《恩可》的欢呼。波拉泪光盈盈地赶到后台来，她为这次极其成功的演奏前来与亚瑟分享快乐。因为鲁勃莫斯基王子没有到场，波拉决定次日返回华沙，免得碍眼。

在这次演奏会的幕间休息时，出现了一个小小插曲。一位老者去后台找到亚瑟·鲁宾斯坦，说道：“我是鲁德威格·勃森道佛，现年86岁，晚间很少出门。不过，这次一定要来听听不愿用我钢琴的年轻鲁宾斯坦的演出，当年安东·鲁宾斯坦可是除我的钢琴外，别的钢琴他是一概不喜欢的。”当亚瑟正要向老人作解释时，对方拍拍他的肩膀，笑着说：“你也不必太在意，年轻人。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很高兴你终于用了我的钢琴。明天中午到我们公司来一下，有事相商。”说完，老人便蹒跚地走出了音乐厅的后门。

亚瑟在第二天中午在柏林大道上的钢琴公司办公室里见到了鲁德威

格·勃森道佛老先生。晤谈之后，他才知道老人因年事已高，钢琴公司现已易手他人，但老人仍拥有勃森道佛音乐演奏厅，准备把一位歌唱家的本季演出档期延至明年秋天，空出的节目由亚瑟于下周五主办一次独奏会来填补，勃森道佛先生将亲自下请帖，邀请维也纳的知名艺术家参加。

亚瑟听了，正中下怀，决定在维也纳多待一周。

当他赶回旅馆时，服务人员又交给他一纸电话留言，原来是鲁勃莫斯基王子今晚 10 时在沙笛旅馆摆设便宴，特请鲁宾斯坦先生参加。

亚瑟准时赴会。席间才获悉王子昨晚没有出席演奏会，是因为忘了去，门票揣在口袋里都两周了。王子向亚瑟致以歉意，并听取了演奏会情况的汇报和勃森道佛的邀请，感到非常高兴。最后王子举杯，祝贺亚瑟“在世界各地的演出成功。”

亚瑟在维也纳待得十分惬意，上午在勃森道佛钢琴公司专意辟出的一间钢琴室练琴，中午在奥本凯勒餐厅便餐，下午参观皇家画廊和一些著名的私人画室，晚间去戏院看戏，观剧之后去沙笛饭店出席王子招待的便宴。

一天晚餐时，王子正式告知亚瑟·鲁宾斯坦，他亲自跟柏林音乐界大亨赫曼·乌尔夫联系妥了，三月底将在贝多芬音乐厅举行鲁宾斯坦独奏会。亚瑟听了，笑逐颜开，喜悦之情，自当不在话下。

一两天之后，王子又打电话去钢琴公司，要亚瑟赶快到沙笛饭店来看亚历山大·柯兰辛斯基伯爵拍来的电文。

亚瑟赶到王子所在的沙笛饭店，看过电文，才知道自己在意大利的名气不响，乐协婉辞了他的演出，但柯兰辛斯基仍践约作私人邀请。王子根据来电所示，坚持要亚瑟去罗马主办演奏会，还给他订好了下一周的车票，并负责电报通知柯兰辛斯基伯爵有关启程和到达的时间。亚瑟虽然心里忐忑不安，也只得恭敬不如从命了，何况还有机会游览罗马呢。

星期五晚，勃森道佛音乐厅的演奏会如期举行，可说盛况空前。在老人的盛邀下，维也纳的上流人士齐刷刷地出席。许多著名的音乐家也一一来到，席尔多·雷协替茨基教授偕同他的第五任夫人、钢琴家莫利斯·罗森大尔坐在前座。教授在整个演奏过程中，始终用一架望远镜盯牢亚瑟的手指。此外，维也纳歌剧团的首席指挥和最具影响力的乐评家，以及包括两名部长在内的波兰殖民地官员也在座。拉德斯拉斯·鲁勃莫斯基王子陪同鲁勃莫斯基公主和她的两个女儿也来捧场。

尽管在这种场面下，亚瑟不胜紧张，但这座音乐厅的理想设备和那架优质钢琴提供了勇气，这次演奏还是相当够水平的，听众也给了演奏者以由衷的不息掌声；在《恩可》声中，夹杂着阵阵欢呼。这在应邀来听音乐的听众中，是不多见的。许多人来后台祝贺，其中钢琴家罗森大尔女士说的尽是赞美加鼓励的话。鲁勃莫斯基王子为亚瑟大摆筵席。在晚宴结束时，王子

交给亚瑟一张罗马来回的双程头等车票，包括他个人专用的卧铺车厢。此外，两名经理人还请亚瑟在下一季中再度来维也纳演出。

到达罗马车站，亚瑟受到柯兰辛斯基伯爵的欢迎，下榻于梵尼托大道上的艾塞索大酒店。伯爵还告诉亚瑟，后天将在他所下榻的豪华大饭店的舞厅举行演奏会。伯爵在约请亚瑟明天去与他共进晚餐后，径自回到他那豪华大饭店去了。

当天，亚瑟就抓紧时间，去古罗马议坛和圆形竞技场等地游览观光了一整天，然后赶到豪华大饭店与柯兰辛斯基伯爵共进晚餐。

第二天早餐后，亚瑟又匆匆赶到西斯廷大教堂观赏米开朗琪罗的顶画杰作，他躺在地上仰望良久，暗自惊叹这一旷世杰作的内涵和完成的艰辛。教堂墙壁上挂的其他名作，在米开朗琪罗的超人天才之下，都相形见绌，显得黯然无光。但拉斐尔这位画家中的莫扎特，在他所作的壁画和四行韵诗中所表现的质朴温婉，给亚瑟·鲁宾斯坦也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下午稍后，他又在艺术馆中欣赏到许多收藏的雕像。晚饭后，亚瑟前往玛格丽泰酒店观看那不勒斯的红歌星帕斯奎·瑞洛的精采演唱。

亚瑟这次首遭来罗马，共举行了三场演奏会，在演奏会之间还插花式地去了几处名胜古迹观光游览。

第一次演奏会是在亚瑟来罗马之后的第三天举行的，地点选在豪华大饭店的舞厅。经过精心布置，这个平庸的舞厅顿时变成为一个典雅的小型音乐演奏厅了，观众都是不拘形式地围着钢琴表演者入座。意大利的权贵显要似乎都到齐了。亚瑟不停地演奏了一个多小时。巴赫的触技曲只获得了稀疏的掌声；肖邦曲子演奏得很成功；李斯特改写的《崔斯坦与易梭德》歌剧中的《爱之死》也受到听众的激赏。在演奏会的那个辉煌夜晚，亚瑟接受了两项邀请：一是圣·马丁诺伯爵请他在奥古斯都音乐厅的交响乐演奏中担任独奏；二是年轻女侯爵杜拉·鲁蒂妮邀请亚瑟在她的乔迁盛宴中举行一次演奏，酬金为 2000 里拉（约合 400 美金）。

第二次演奏会在宏丽的巴巴尼宫的侧厢，其中有一座空着的教堂，里面布置了一个小舞台，摆放了几排座椅，就成了一个小型的音乐厅。听众缓步进入教堂，风度高雅。亚瑟演奏了贝多芬奏鸣曲，这群显要哲嗣凝神谛听，然后热烈喝彩。随后演奏的舒曼、肖邦和李斯特的作品也激起了台下的一致掌声和猛增的热忱。演奏会之后，三间屋子里摆出了丰美的自助餐。

第三次演奏会是在鲁意莎·卡赛提侯爵夫人那摩登的寓所里。听众除了一些名人外，还有许多真正的知识分子和音乐爱好者，他们都是一些经常参加音乐会的听友。因此，亚瑟在演奏时，好象觉得在为柏林的音乐会举行预演似的。

当鲁蒂妮女侯爵履行诺言，通过邮局把 2000 里拉的酬金汇

给了亚瑟时，他一拿到钱，就寻恩去那不勒斯一行，而且说干就干，当晚就启程前往。从罗马到那不勒斯只需要 6 小时。早晨 7 点到达，9 时驱车到国家博物馆参观，看到了从庞贝和赫库兰尼姆废墟中挖掘出来的青铜器。真是超级艺术品！此外，那里还展出了一些半身雕像。博物馆的底层收藏了许多名贵画和织锦画。那天的其余时间，亚瑟都花在游览庞贝，有好几个小时，

他都感受到了古罗马贵族生活的风味。

次日一早，亚瑟乘公车去游览维苏威火山，遭到当地向导的无情勒索。当他爬近火山口边缘，正往洞里窥视时，蓦地一声惊雷巨响，大块石头自火山洞底喷出，凶焰几乎将他吞噬，脚下泥土也在颤栗。亚瑟吓得尖叫一声，手中那支巴德瑞夫斯基送的手杖不幸滑落烈火中，人也好险跌落到了灰烬里，而向导和马匹却纹丝不动地稳如泰山，处变不惊。亚瑟终于体验到维苏威火山永远是“活”的道理。

亚瑟回到维苏威旅馆后，第二天又加入了“卡波里一日游”，以体验这个蓬莱仙岛的神奇风光。在卡波里，亚瑟与人结伴，游览了著名的“蓝洞”，还雇了部马车，欣赏了这座古城充满诗意的街道、广场和喷泉。在一家饮食



店里，亚瑟在吃冰激凌时，注意到俄国大文豪高尔基也坐在一张小桌子旁，正在聚

精会神地看书，手里握着一只装有柠檬茶的高脚杯。他没有前去搭讪。傍晚快6点时，他正打算赶回渡口，却接受了一名导游的存心误导，贪看了多处景致，结果回到港口时，渡船早已开航。导游邀他同宿一处，他认定对方不怀好意，费了好大周章，次日一早才逃出了虎口，搭上了一艘便船，4小时之后，才返回那不勒斯。接着，他又搭乘火车，回到了罗马。

回到罗马之后，亚瑟换了宿处，从艾塞索大酒店搬到了柯索大道上的勃特里尼大旅店，费用便宜得多，又地当城市闹区。

他随即用电话通知了柯兰辛斯基伯爵。

抓住演奏会的间隙，亚瑟·鲁宾斯坦还游览了翡冷翠。他在大街上、公园、市场和维奇诺桥上徜徉了好几个小时，深深呼吸着这个可爱城市的浪漫气氛。在这里，亚瑟还观赏了艺术史上一些巅峰时期的伟大作品，但在这些作品中，只有米开朗琪罗的巨大雕像《大卫》在他的脑海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看完了这些无价之宝，再加上这座珍宝之城所给予的启示，

亚瑟满怀激动之情转往威尼斯。他一下火车，就立即坐上一条两头尖的平底船，匆匆赶到了大运河，一直航行到下榻的鲁纳大饭店。匆匆登记，甩下行李，亚瑟就赶到圣·马可广场。他一直走上佛罗兰咖啡室的阳台，找了张桌子坐下，开始观赏圣马克大教堂圆形屋顶上的金色光轮，在灿烂的晚霞里熠熠闪闪。他花了整整两天的时光，在这个天堂里的窄街和数不清的小桥上漫步、徜徉。亚瑟·鲁宾斯坦有句名言：“对我来说，威尼斯予我有宾至如归之感。我爱这座城市形同爱一个女人。”其留连忘返之情，溢于言表。

亚瑟依依不舍地离开威尼斯城，返回了罗马。在举办过鲁意莎·卡赛提侯爵夫人的演奏会之后，他又急着赶赴柏林，同时给波拉发出一函，畅叙在爱之城威尼斯的思念之殷，再度请求她去柏林相逢聚首。

亚瑟动身的那天，柯兰辛斯基伯爵在大饭店为他饯行，交给他2000里拉的演奏酬劳，另加给他承诺过的1000里拉保证金。此外，这位伯爵还赠送给他一只精巧的银质香烟盒，上书有镶金的“亚·鲁”字样。

亚瑟搭乘晚班火车启程，于次日清晨抵达柏林。波拉比他早到一小时，在预定的旅馆里守候。他们匆匆用过早点，就去音乐厅熟悉场地和练弹钢琴。赫曼·乌尔夫先生办公处的新任经理佛诺接待了他，并转告了贝利夫大饭店老板梅兹格有关讨还积欠房租的事。亚瑟虽然暗暗吃惊，表面上却假装坦然。在试过钢琴和坐凳之后，他便去贝利夫大饭店，向梅兹格先生作了必要解释，先付了欠款中的一个小数目，又赠送了6张门票之后，总算平息了这场风波。

当天下午，亚瑟去看望启蒙导师、皇家音乐学院的高级钢琴教授亨利克·巴斯，受到了很客气的欢迎，他并且表示晚上会去听演奏。当问及亚瑟当天晚上演奏的节目时，这位钢琴新秀据实相告：贝多芬作品第五十三号、舒曼的交响乐练习曲和肖邦的叙事曲与两首练习曲，巴斯教授听了都频频点头，以示赞许。但当亚瑟最后谈及德彪西的两首作品时，巴斯竟勃然怒起，两手猛敲桌子吼将起来：“粗俗不堪！你怎么会演这等蹩脚的破烂货！”随后又唠唠叨叨地埋怨了好一阵。

当天晚上，亚瑟去音乐厅时，心里很不舒坦，大有“去奔丧的感觉”。但当他一走上台，向听众一鞠躬之后，马上恢复了信心。梅兹格先生及其家



人端坐在头排的座位上。亚瑟见了很高兴，他就是要让这位贝利夫大饭店的老板亲眼看看，台上的人“除了会欠帐之外，也能弹琴”。

这次柏林演奏会的结果，远比上次由费特博格指挥时要好得多，获得了真正的成功。连德彪西的两首曲子，竟也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据事后侧面了解，巴斯教授也深表激赏，说什么：“这小子准是下了点功夫的！”

很多昔日的老朋友都去后台看望并祝贺亚瑟·鲁宾斯坦。他们对他的热情和友爱，丝毫不减当年。不过，亚瑟在向他们介绍波拉时，只说她是“偕去巴黎的一位华沙朋友”。在街上的后台入口处，亚瑟还看见涵妮在等候自己。她骤见昔日房客的身旁多了个波拉，虽说显得不太自然，还是有礼貌地跟亚瑟握了握手，并祝贺他的演出成功，还说亚瑟长大了。她一说完这几句话，便掉头匆匆离去。

梅兹格先生寄来了一封感谢兼祝贺的信给了亚瑟。信中只字未提债务一事，亚瑟不禁大失所望，他原本期望会一笔勾销前债的，他由是得出了“德国旅馆老板的脑子里，是全然不懂慷慨和优雅的风度”的结论！

柏林演奏会之后，亚瑟带上波拉去了罗马，在勃特里尼大饭店订了两个房间。不巧这回柯兰辛斯基伯爵去了维也纳，指望他安排一些私下演奏的希望于焉破灭。

亚瑟这次来罗马，曾经撇下波拉，应邀独自去鲁意莎·卡赛提侯爵夫人寓所和杜拉·鲁蒂妮女侯爵宫邸共进午餐；随后他才偕同波拉应邀至雷史曼大使夫妇家饮下午茶。他在介绍波拉时，把她说成是一位波兰“老乡”。

但是，在罗马的一周，他们还是过得挺开心的。他们曾手牵手，瞻仰了罗马丰富的宝藏；大吃意大利菜；往希望之泉里扔硬币，祈求上苍保佑平安；听了帕斯奎·瑞洛的演唱；双双去逛街、散步和在格瑞柯咖啡店饮咖啡。亚瑟还给波拉买了一件衣服，就因为发现她先后看过这件衣服两次。

由于始终找不到任何演出的机会，亚瑟身上的钱又快花光了，他迅即采取措施，一是把波拉打发回去，尽管对方很不情愿走；另一是写信给罗武的杜克先生寄点钱来，作为票房收入的预支。但由于罗武才举办完巴德瑞夫斯基的两场演出，票价又特高，吃空了听众的口袋。杜克先生只好据实相告：“音乐会目前不宜举行。”亚瑟复信时，坚持要向听众宣布他的演奏，即令门票只能卖到五成，也要坚持举行，并一再要对方寄点钱来。在等待寄钱的这一期间，亚瑟又只好勒紧裤带，每日三餐也减限到只吃炸酱面、咖啡和水果的地步了。

在焦急等待之余，亚瑟收到了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的请柬，原来雷史曼夫人请大银行家约翰·皮尔彭·莫根先生赴宴，特地邀他饭后为他们献奏。在赴宴之前，亚瑟虽说也曾经想到：“我这个分文不名的钢琴家，得尽力为他（按指百万富翁莫根）演奏，而他这个全世界的著名富豪之一，却一毛不拔地尽情享受”，而心有不甘，但他还是去了。谁知席间这位富翁两次被请去接电话，没有听完全部演奏，就中途退场，一走了之。“他工作很忙，每天清晨7时就得起去办公室工作”，——雷史曼大使为莫根先生的早退和先前的姗姗来迟作了简要的解释。

亚瑟回到旅馆，脑海中始终翻腾着这样一个念头：“比起一个亿万富翁来，我这个不名一文的琴师该是何等幸福！他得每天早上7时起床去照顾他那座金山，他认为那是属于他的，殊不知并不能带进棺材里去。”

罗武的回电寄到了，杜克先生通报了演奏会的日期，还寄来了500里拉。

亚瑟的生活总算有了保障。

到罗武后，亚瑟才知道安排的不是一场而是两场满座的音乐会，他事前的一切担心纯属多余。听众的欢声如阵阵狂潮，杜克先生还为“没有多余的票好卖”而焦虑不安哩！

演奏会之后，亚瑟·鲁宾斯坦通过关系，又再次穿越德、俄边界，返回了华沙。

### 3. “第一特别奖”的得主

亚瑟回到华沙，住进了维多利亚旅店，又与老朋友卡洛·许马诺夫斯基和保罗·高占斯基等重温旧情，大伙儿惊喜交集，

自不在话下。亚瑟还接通了波拉的电话，约定次日一早会面。

通过保罗的关系，亚瑟结识了经营股票生意的莫士可夫斯基一家人。这位老先生热情、好客，对音乐情有独钟。他们俩经常去莫士可夫斯基家练琴，准备即将在华沙和罗兹联合演出的合奏节目。

莫士可夫斯基夫妇有三个儿子。一天晚上，长子安泰克拿来一份俄国报纸，要亚瑟看一看“新闻”。那是一则关于当年（1910）在圣彼得堡为纪念安东·鲁宾斯坦而举行钢琴家和作曲家大赛的详细规章；参赛人员年龄限制在25岁以下；两名优胜者各获奖金2000卢金（折合美金1000元）；大赛评审委员会由12人组成，主席为作曲家、圣彼得堡音乐学院院长格拉祖诺夫

——。朋友们都鼓励亚瑟·鲁宾斯坦去大显身手，摘取那顶大奖桂冠，亚瑟本人则迟疑不决。正当这时，报章上又刊出了另一则消息，才使亚瑟抛开一切顾虑，决心一露锋芒。原来格拉祖诺夫曾与其他评审委员向沙皇请愿，要求放宽俄籍犹太人只准在京城停留24小时的禁例，并准许参与比赛的犹太音乐家在举行期间继续在俄京逗留。对此，俄皇尼古拉二世“虽未批复”，但俄国首相斯托雷平却横蛮地予以拒绝。

亚瑟作为犹太裔波兰人，理所当然地感到这是一种带侮辱性的荒谬绝伦的种族歧视。他掩饰不住满腔义愤，决心采取行动：假如沙皇当局阻拦他逗留俄京，他准备把事情闹大，形成一桩国际性丑闻，以此向斯托雷平显示抗议。

由于大赛还有两周就要开始，必须加紧练琴。为此，安泰克把比赛选曲的乐谱都找了来，还为亚瑟安排有关参赛事宜，诸如填写并发寄报名表格等。苏菲亚有个表哥，在圣彼得堡当记者，他愿意提供参赛期间的宿处。经过十天严格的闭门练琴，亚瑟深信自己在比赛中，起码可以表现不错了。

苏菲亚的表哥叫史提芬·葛罗斯登，此人亲自去圣彼得堡车站迎接亚瑟·鲁宾斯坦的到来。在从车站去他住所的途中，他还提供了一条重要信息：他已经串通了本市的一位犹太律师，这人也对斯托雷平的措施感到极度愤慨，准备当好免费诉讼律师，并肯定亚瑟准能打赢这场官司。

一宿无事。次日早餐后，亚瑟就前往音黎学院报到并拜望格拉祖诺夫院长。后者感到极度不安，他认为亚瑟是涉及这一困局中的唯一参赛选手，其他俄籍犹太青年都毕业于音乐学院，成为“自由艺术家”了，而其他各国来的参赛者又都持有相关护照。经过亚瑟的一再恳请，院长终于颌首同意他的报名。

参赛选手还不到20人，都在楼下会议室填表、抽签，决定演奏顺序。亚瑟抽到的签是第12号。根据决定，参赛选手可以自选钢琴。亚瑟终于找到了

贝司坦钢琴代理商安德瑞·戴德烈志，那人本身也是一位优秀的钢琴制造师。他请亚瑟试弹了一下他特地为这次大赛准备好的一架钢琴，音色亮丽，性能优越。试弹之后，安德瑞请亚瑟共进午餐。在餐馆中，当安德瑞得知亚瑟此行是为了抗议斯托雷平而来，而且可能会遇上警方麻烦时，他义愤填膺，亲自送亚瑟回返住所，分担了对警察干涉的焦虑。而当一整天都在警戒中的葛罗斯登告知他们警方一直没来骚扰时，亚瑟也只是一笑置之，听任自然了。

次日上午 10 时，音乐大赛正式开始。

在评审席上，端坐着 12 位评审员，其中有评委会主席格拉祖诺夫；另一位重要评委是女钢琴家安妮泰·伊丝波娃，她是雷协替茨基教授的第三任夫人。

第一位参赛选手是瑞士钢琴家艾德文·费沙，他弹了安东·鲁宾斯坦协奏曲中的第一和第二乐章。这首协奏曲虽说形式上属于古典的，却包涵着许多韵律极美的部分。开始时迈向庄严，但在结尾时却要表现豪放。按亚瑟的说法是：“要把这首曲子弹好，必须何扫荡的威力和激昂的热情。”他认为第一天的参赛选手，都具备了高度的技巧和力量，但都欠缺这两大重要素质。

第二天下午，在上午五位钢琴家参赛过后，就轮到亚瑟演奏那首协奏曲了。这可是他有生以来头一次参加钢琴比赛，因此神情异常紧张。他坚持一贯作法，演奏前不吃东西。这次也没有吃午餐，只喝了两杯咖啡。他还婉拒了与管弦乐团的排练，因为他认为没有多加准备的演奏，听来更觉流畅自然。

当喊到“亚瑟·鲁宾斯坦”的名字时，他心头一颤，手指冰凉；待他一鞠躬之后，刚坐下就头晕目眩，但他很快便控制住了自己。等到协奏曲的第一段和音弹出之后，他就仿佛飘飘然进入了化境，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了，俨然有股莫名其妙的神力在推动着自己演奏。当他弹完那节装饰曲之前，听众已开始欢呼。最后一个音节奏完之后，全场爆出了如雷的掌声，夹杂出叫嚣和脚跺地板的砰砰声，连评委都霍地起立鼓掌。亚瑟暗忖，带有浪漫韵味的第二乐章或许能镇定住听众的情绪，谁知大家的热情喝彩迄未消减。

在休息时刻，全体评委纷纷到后台祝贺亚瑟。格拉祖诺夫对他大加赞扬，说：“我还以为安东·格利高列耶维奇·鲁宾斯坦在演奏呢！”伊丝波娃女士也亲吻了他。事后安德瑞·戴德烈志请亚瑟和史提芬·葛罗斯登到彼得堡最著名的法国库拔餐厅吃饭，大家玩到了深夜。得意之余，亚瑟早把警方的骚扰和斯托雷平的倒行逆施置诸脑后了。

第二天的早报纷纷报道了亚瑟的成功演奏以及评委的高度评价。

随后的几位参赛人员都没有能表现出这支协奏曲的本质。学识渊博、年轻而谦虚的亚佛烈德·霍恩虽然弹得特别精心，但在亚瑟看来“却没有散发出任何光芒。”不过，这位霍恩和来自瑞士的艾密尔·傅瑞倒是很有夺标的希望，其中傅瑞同时参加钢琴和作曲两项比赛，很令大家钦佩。两位俄国钢琴家勃罗夫斯基和皮士诺夫，同是安妮泰·伊丝波娃女士的弟子，也被认为是潜在的劲敌。

第三天比赛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音乐厅一时爆满。亚瑟听了前 4 名选手（艾德文·费沙、赛罗培、皮士诺夫和另一位英国钢琴家）的演奏，实在感到心虚，因为这 4 人都弹得很棒，还具备他个人所独缺的技巧上的圆熟，又毫无失误。想着想着，亚瑟不由产生了一种自卑感。

第四天下午，当喊到“第十二号”时，亚瑟猛然“觉得自己像是走向绞刑台似的”，心情紧张到了极点。这时，音乐厅挤得黑鸦鸦的一片。听过前

十一名钢琴选手汇演之后，听众们似乎压不住心头狂热希冀之泉的爆发，就连评委们也似乎沉不住气了。而奇怪的是，对亚瑟·鲁宾斯坦说来，赛场的气氛愈是紧张，愈是富有刺激性，他倒是演奏的成功愈有把握似的。

亚瑟用贝司坦钢琴弹出的第一首巴赫前奏曲和遁走曲，听来清澄而且庄严，博得了听众的热情鼓掌，评委们也多次点头赞许。接下去是演奏贝多芬奏鸣曲，亚瑟这时忆起巴斯教授的话来。他曾经说过，当安东·鲁宾斯坦当年演奏这一乐章时，到了能催人泪下的化境。所以在亚瑟全心演奏这首奏鸣曲时，注意将每一可爱旋律的重复部分注入新颖、有力的含义。结果，听众在起初还有些困惑，最后却响起了疯狂的掌声。紧接着，亚瑟弹奏舒曼的《蝴蝶》，又是个不折不扣的辉粕；肖邦的首波

兰圆舞曲，他弹得感人至极，连伊丝波娃女士都免不了频频拭泪；李斯特的练习曲，他虽说弹错了几个音符，但却发挥了难以抗拒的锐气。

音乐厅的听众又掀起了一阵狂吼、鼓掌和欢呼声。亚瑟几乎无法挤回到后合休息，评委们也都是一个个地挤来祝贺，有几位已经挤得衣衫不整了。格拉祖诺夫说了一大堆热情的祝贺，伊丝波娃女士则对他那首肖邦作曲的演奏大加赞誉，特别感谢，说她“是永远难以忘怀的。”

晨报对此作了大肆渲染的报道。一份拥有广大犹太读者的《开放报》用的标题是：“只有鲁宾斯坦才能赢得鲁宾斯坦大奖”。华沙的媒体也纷纷予以转载，波拉、保罗和莫士可夫斯基一家子也纷纷拍来贺电。

最后一天的赛场上只剩下五六名选手，其中包括勃罗沃斯基、霍恩，伊赛利斯（另一名俄国钢琴家）和艾密尔·傅瑞。

用亚瑟的话来评判，则勃罗沃斯基“是个卓越的钢琴家，稳健的音乐家，但却缺乏个性；他不管弹什么曲子均嫌过分谨慎，

因而缺乏灵感。”尽管音乐学院的许多朋友都对他特别看好。

亚瑟对霍恩演奏的第二首曲子 贝多芬的第一 六号作品《汉马克拉维奏鸣曲》 赞赏备至，认为“演出极为出色，可以媲美一位高超的大师”；认为“这首曲子有如深植入于他的体内，演奏起来一如他自己的作品那样洒脱”；亚瑟还“由衷钦佩”霍恩“在第一乐章中所表现的高超意境”，同时“被他那优美简朴的慢板乐章所感动，”还觉得“最后那段艰深的遁走曲也美妙无比。”霍恩获得了应得的欢呼。他的其他演奏则显得一般化，“乏善可陈”。

与霍恩的超级表演相比，伊赛利斯就显得平淡无奇，无足轻重了。

傅瑞的演奏很引人注目，评委们似乎很欣赏他那三重奏的演出。他虽被公认为是惟一可以获得作曲奖的夺魁人选，却没人会料到他竟是如此出色的钢琴演奏家。在亚瑟的眼里，傅瑞弹的“《汉马克拉维奏鸣曲》，即使不如霍恩那样感人，但在技巧上却比霍恩更为完美”，“从他的各项演奏总体而论，其成就的确不同凡响。”听众对傅瑞的频频喝彩，评委们也显得有些目瞪口呆，亚瑟暗暗吃惊：“这位瑞士音乐家是对我威胁最大的强手了。”

格拉祖诺夫决定将大赛获奖名单延至次日下午2时公布，人们因此焦心地苦等了24小时。

但是，次日下午2时，当人们齐集音乐学院的音乐厅时，大赛获奖名单仍迟迟无宣布迹象。一直到下午5点，在人们等得精疲力尽之际，评委主席格拉祖诺夫才徐徐迈向台前，庄严宣布：“经评审团一致票选，作曲大奖的得主为艾密尔·傅瑞，奖金2000卢布。”

傅瑞在一片欢呼声中，走上舞台领奖，并接受了评审团的祝贺。

随后，格拉祖诺夫又继续宣布：“经评委们一致票选，钢琴比赛大奖的得主为亚佛烈德·霍恩，奖金 2000 卢布。”

台下一阵喧嚣，喝彩、掌声中夹杂着嘘声，好久才平静下来。

紧接着，格拉祖诺夫提高嗓门，近乎大喊大叫：“经评审团一致同意，致赠亚瑟·鲁宾斯坦第一特别奖，奖状一纸；赠予亚历山大·勃罗夫斯基第二特别奖，奖状一纸。”

霍恩、勃罗夫斯基和亚瑟纷纷上台领奖。亚瑟心里明白，霍恩演奏的《汉马克拉维奏鸣曲》，的确远比他演奏的那首 E 小调分量“重了太多”；而他在听了傅瑞的独奏之后，“对自己应获大奖的信念早已打了个折扣。”亚瑟·鲁宾斯坦在这里作了十分客观的评价，结合他具有虚怀若谷的自知之明，公开表示：“我一向只能将乐曲轮廓弹得婉转动听，却始终忽略了细节与技巧上的润饰，而这正是我多年来的恶习。”人们不能不对这位“第一特别奖”的得主感到由衷的喜爱了。

#### 4. 天生的福星

朋友们都为亚瑟·鲁宾斯坦没有摘取这次音乐大赛的桂冠而愤愤不平。其中以安德瑞·戴德烈志最为突出。

正当亚瑟准备在颁奖之后的第二天返回华沙时，一个意料之外的重大机遇正在悄悄地朝他走来。启程的当天一清早，安德瑞没有敲门，就一头闯进了亚瑟的卧室，一面大声嚷道：“亚瑟，你算是赢得大奖了！今天晚上你就得动身去哈尔科夫！”他

紧接着，格拉祖诺夫提高嗓门，近乎大喊大叫：“经评审团一致同意，致赠亚瑟·鲁宾斯坦第一特别奖，奖状一纸；赠予亚历山大·勃罗夫斯基第二特别奖，奖状一纸。”

霍恩、勃罗夫斯基和亚瑟纷纷上台领奖。亚瑟心里明白，霍恩演奏的《汉马克拉维奏鸣曲》，的确远比他演奏的那首 E 小调分量“重了太多”；而他在听了傅瑞的独奏之后，“对自己应获大奖的信念早已打了个折扣。”亚瑟·鲁宾斯坦在这里作了十分客观的评价，结合他具有虚怀若谷的自知之明，公开表示：“我一向只能将乐曲轮廓弹得婉转动听，却始终忽略了细节与技巧上的润饰，而这正是我多年来的恶习。”人们不能不对这位“第一特别奖”的得主感到由衷的喜爱了。

4. 天生的福星朋友们都为亚瑟·鲁宾斯坦没有摘取这次音乐大赛的桂冠而愤愤不平。其中以安德瑞·戴德烈志最为突出。

正当亚瑟准备在颁奖之后的第二天返回华沙时，一个意料之外的重大机遇正在悄悄地朝他走来。启程的当天一清早，安德瑞没有敲门，就一头闯进了亚瑟的卧室，一面大声嚷道：“亚瑟，你算是赢得大奖了！今天晚上你就得动身去哈尔科夫！”他

紧接着，格拉祖诺夫提高嗓门，近乎大喊大叫：“经评审团一致同意，致赠亚瑟·鲁宾斯坦第一特别奖，奖状一纸；赠予亚历山大·勃罗夫斯基第二特别奖，奖状一纸。”

霍恩、勃罗夫斯基和亚瑟纷纷上台领奖。亚瑟心里明白，霍恩演奏的《汉马克拉维奏鸣曲》，的确远比他演奏的那首 E 小调分量“重了太多”；而他在听了傅瑞的独奏之后，“对自己应获大奖的信念早已打了个折扣。”亚瑟·鲁宾斯坦在这里作了十分客观的评价，结合他具有虚怀若谷的自知之明，公开



表示：“我一向只能将乐曲轮廓弹得婉转动听，却始终忽略了细节与技巧上的润饰，而这正是我多年来的恶习。”人们不能不对这位“第一特别奖”的得主感到由衷的喜爱了。

4.天生的福星朋友们都为亚瑟·鲁宾斯坦没有摘取这次音乐大赛的桂冠而愤愤不平。其中以安德瑞·戴德烈志最为突出。

正当亚瑟准备在颁奖之后的第二天返回华沙时，一个意料之外的重大机遇正在悄悄地朝他走来。启程的当天一清早，安德瑞没有敲门，就一头闯进了亚瑟的卧室，一面大声嚷道：“亚瑟，你算是赢得大奖了！今天晚上你就得动身去哈尔科夫！”他的音乐会，他都一概予以拒绝，只同意在华沙和罗兹两地各举行一场。

这期间，亚瑟收到圣·马丁诺伯爵发自罗马的来信，原定在奥古斯都殿堂举行的那场交响乐演奏会，预定1911年1月的一个星期天午后举行。信中要求亚瑟自选两首协奏曲，另外加奏二或三首肖邦的独奏曲。伯爵的胃口还真不小，酬劳却相当菲薄（仅600里拉）。不过，亚瑟一转念，能在喜爱的罗马公演，毕竟是一大幸事，所以也就满口应承下来。那次音乐会的演奏日期恰好是在莫斯科首次公演的前五天。

这年的秋天，亚瑟过得无比写意，“沐浴在爱情和弹练中，又享受到朋友们的温暖。”到了年底，麻烦事来了：口袋里的钱已所剩无几！本来，他这次是预支了2000卢布回华沙的，但因缓役一年的事，先后被勒索去了1250卢布；波拉因病动手术，又花了一大笔钱；圣诞节的送礼和新年狂欢，使得亚瑟更是捉襟见肘，人不敷出了。而这时去罗马和莫斯科演出的日期，却一天天地在临近。囊空如洗，身无分文，就会失去到罗马和俄国演出的机会，这该如何是好？！

俗话说，情急计生。也是合该亚瑟命大福大，他突然想起了他的最忠实朋友、库办驻俄国首都的代表安德瑞·戴德烈志。从他那里可以把钱借来，待该市音乐会完毕之后再行归还，纯属预支性质嘛！想到这里，亚瑟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似的，连夜给安德瑞拍了个急电，要他火速电汇500卢布来。

亚瑟预计次日中午就可以收到钱的，不过那一整夜他却未能须臾合眼。第二天中午，他没有收到汇款。等呀等呀一直等到下午2点，还是毫无动静。就在他已经死了心时，突然听到有人敲门。门儿开启，见系一名邮差，亚瑟的心里简直乐开了花。

“你是亚瑟·鲁宾斯坦吗？”邮差用俄语发问。

“是的，我就是。”亚瑟忙不迭地回答。

“你是在等电汇吗？”邮差又问道。

“是的，是的，我是在等呀！”亚瑟高兴得大声嚷了起来。

“从莫斯科汇来1000卢布？”对方很负责地又接着追问道。

亚瑟霎时给问懵了：怎么会是莫斯科，而且又是双倍于所需款额？但这一意念只在脑海中一闪即逝，如惊鸿一掠而过，另一意念瞬间冒起：一准是安德瑞一时手头没钱，这才打电话请莫斯科办事处求援了。想到这里，他不禁脱口而出：“是呀，当然是的！”

邮差随即把电报交给了亚瑟，又交给了他一张华沙商业银行的汇票，转身就走了。由于银行四点关门，亚瑟也就迅速行动，一会儿就把事情都办妥了。

钱一到手，亚瑟就又觉得自己是个百万富翁，开始大手大脚地花钱。他

先买了一张去罗马的来回程二等车票，再带波拉夫布瑞斯多和维多利亚两大饭店享用了两次豪华大餐，又请保罗和莫士可夫斯基兄弟痛饮了一顿酒。午夜时分，亚瑟正式启程去维也纳，第二天中午抵达。话分两头。先不妨解开那笔 1000 卢布电汇的谜底。原来那纯是一场绝妙的阴差阳错。当亚瑟结束罗马之行回到华沙之后，在维多利亚旅店收到安德瑞·戴德烈志的一封电报：“刚从芬兰休假两周归来，才看到你的急电。如果你仍需钱用，我会立即汇去的。”这是怎么一回事，既然当时戴德烈志在国外度假，没有收到他要钱的电报，那又是谁从莫斯科寄来钱的呢？亚瑟·鲁宾斯坦不胜纳闷，而且百思不得其解。这个谜团一直到他抵达莫斯科时，库塞威茨基办事处主任艾伟瑞诺才帮忙给解开了。原来在 1910 年 12 月中旬，库塞威茨基去柏林途中在华沙转车，曾约见亚瑟·鲁宾斯坦。两人在车站晤谈了半小时，讨论亚瑟去莫斯科演出的节目事宜。几天之后，艾伟瑞诺收到库塞威茨基的一封电报，电文是：“急汇 1000 卢布鲁宾斯坦与我在华沙见面诸事办妥库塞威茨基”。由于在“卢布”和“鲁宾斯坦”之间没有句断，艾伟瑞诺一时疏忽，竟把钱错汇给了华沙的鲁宾斯坦。事后再仔细看了一眼电文，才发现已经为时过晚，追悔莫及了！这就是当天收到钱的，不是库塞威茨基本人，而是亚瑟·鲁宾斯坦。当然，他必须将钱如数归还给艾伟瑞诺先生。事后想起这事，亚瑟不能不以手加额，庆幸自己的“福星”高照、吉人天相。这当是后话不提。且说亚瑟到达维也纳后，立即从车站驱车去帝国大饭店吃午饭。早先，他从保罗·高占斯基的朋友金·史泰辛斯基处弄来了一张法国护照，只要在维也纳的领事馆能办到法国的签证，就可以顺利地通过俄国边境。金·史泰辛斯基在把自己的护照

交付给他时，还叮嘱他直接叫旅馆的服务生去办就可以了。所以当亚瑟在旅馆下榻后，立即按照金·史泰辛斯基的嘱咐找来一名服务生，要他去法国领事馆代办签证事宜，还赏了那个服务生几枚奥国金市。谁知过了不大一会儿，服务生却回复说：

“领事馆拒绝签证，说是这位先生没有在法国服过兵役。”

这张法国护照如果没有签证，就穿越不了边境，不能直接去莫斯科了，而罗马与莫斯科两次演奏会只间隔 5 天，这该如何是好？思来想去，他只有硬着头皮先去罗马再说。

亚瑟到达罗马，下榻于勃特里尼大饭店。圣·马丁诺伯爵预留给他一封欢迎函，告知了有关音乐会的安排细节，规定有三次预演，指挥是勃纳丁诺·莫林纳里先生，钢琴是贝司坦牌的。

亚瑟为护照问题一直在绞尽脑汁，冥思苦想对应办法。可是，他又探知亚历山大·柯兰辛斯基伯爵去了波兰，失去了一个有力台柱。经过一阵思索，终于想到了上次来罗马时结交的莫德斯特·柴可夫斯基，觉得只有他是唯一的希望所在了。通过电话联系后，莫德斯特准时来到，两人一起去一家高级餐厅用膳。席间亚瑟将护照一事如实相告，恳请朋友协助解决。莫德斯特·柴可夫斯基是个爽快人，当即表示他与此间的俄国领事很熟，可以求他帮点忙。

亚瑟回到旅店，如释重负。这时又意外地收到了杜拉·鲁蒂妮女侯爵邀请他明晚九时去巴勃瑞里宫“便餐”和“演奏”的请柬。亚瑟好不喜悦！鲁蒂妮女侯爵出手大方，报酬必然又是 2000 里拉，与圣·马丁诺伯爵这次演奏会的 600 里拉酬金相比，显然是合算的。一小时之后，柴可夫斯基一脸沮丧地走了回来，说那个领事一口回绝，还出言不逊，扬言“不是看在你（按

指柴可夫斯基)的份上,我可不会就这么轻易地饶过他(按指鲁宾斯坦)的!”看到亚瑟绝望的神情,柴可夫斯基答应再去想办法。当晚,他还去看了亚瑟的第一次预演,见在庄严的奥古斯都殿堂的预演进行得十分顺利,以勃纳丁诺·莫林纳里为指挥的管弦乐团与亚瑟的钢琴演奏配合默契。当时圣·马丁诺伯爵只听了贝多芬的协奏曲,就已经深表满意了。

星期五又举行了第二次预演。时间拖得很长,因为莫林纳里先生对每一个细节都十分注意,有很多段落还曾反复练习,尤其是那首贝多芬作品。所以预演结束时,亚瑟已感到精疲力竭,心里却觉得挺舒坦,蛮值得,不虚此练。

当天晚上9时正,亚瑟赶到巴勃瑞里宫参加杜拉·鲁蒂妮女侯爵的便宴。席间他才了解到鲁蒂妮女侯爵和她的丈夫“已经分居了”。出席便宴的,还有一位阿根廷男青年。鲁蒂妮在介绍这位青年时,说他是“我亲爱的朋友”。

便宴之后,他们三人去音乐厅喝咖啡。女侯爵跟那位阿根廷青年坐在一长长沙发上,请亚瑟演奏肖邦的《船歌》。宾主一直欢坐到了午夜时分。亚瑟离去时,管家递给了他一个信封,里面装着2000里拉。

星期六上午,亚瑟举行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预演。下午,亚瑟随同柴可夫斯基去当地的俄国人俱乐部,应邀去听塞尔基·伍康斯基王子的演讲,这位王子是彼得堡皇家剧院的总督。因为届时俄国大使和大使馆雇员都将出席,柴可夫斯基想利用这次机会,打开护照的困局。他还告诉亚瑟道:“当年安东·鲁宾斯坦最后一次在罗马演奏之后,曾将他的钢琴留给该俱乐部作纪念。要是今天的演讲不太长,也许你可以用那架‘鲁宾斯坦钢琴’献奏一番。有俄国大使在场,兴许有什么好兆头出现也未可知。”这个主意一下子又把亚瑟说活了,他决心抱着试试看的心里,去参加在罗马的“俄国贵族的活动”。领事不是会员,没有被邀请出席,亚瑟也就不必担心领事从中作梗了。

当天下午四时,亚瑟在柴可夫斯基的带领下,进入俄国俱乐部。俱乐部位于一安静的大街上,从正门大厅一直进去就是音乐演奏厅。厅里前排的舒适座椅上,已坐满100多位俄国贵族。舞台的一角耸立着一只高高讲台,讲台正中摆放着那架钢琴。亚瑟和柴可夫斯基在后座选了两张椅子坐了下来。塞尔基·伍康斯基王子作完剧院历史和表演艺术的报告后,听众懒洋洋地鼓了鼓掌。柴可夫斯基立即把亚瑟介绍给俄国大使杜格鲁基王子,说:“阁下,这位是极有天才的青年钢琴家,他姓鲁宾斯坦。”这位俄国大使面对眼前的这位青年竟与大名鼎鼎的俄国钢琴家安东·鲁宾斯坦同姓,又都是钢琴家,因此特感兴趣,也很想在沉闷的演讲之后,听一听这位年轻人的演奏。

亚瑟于是揭开那架老式俄国造毕克钢琴,把自己所会的俄国乐曲都弹奏了一遍,激起了听众的热烈反响。大使也大加称道,连声说:“精采!绝妙!”柴可夫斯基见时机成熟,立即采取行动,对大使说道:“大使先生,这位年轻人不幸丢失了护照,而他却要在明天奥古斯都演奏完毕之后立即赶往莫斯科,开始一次与管弦乐团合作的巡回演奏。”大使对此深表同情,认为领事馆可以协助办理。柴可夫斯基扯了个谎,说什么领事馆星期天不办公,等到星期一就耽误事了;还说什么“领事本人也不在”,言下之意是要大使帮忙。大使把武官找来,两人嘀咕了好一阵,最后谦恭地对亚瑟说道:“我明天星期日将去听你的演奏会,到时会给你带去一份厚礼的。哈哈!”

亚瑟在罗马的首次公开演奏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听众的叫好声此起

彼伏，一再谢幕多次，仍不能平息听友“再来一个”的大吼声，在“可别惹得他们动粗”的规劝下，促使亚瑟再弹奏了一首肖邦的练习曲，总算缓和了意大利听众的火爆性格。

俄国大使杜格鲁基王子由柴可夫斯基陪同，来到演员休息室，他兴奋地吻了吻亚瑟的双颊，以示庆贺，又随手交给了他一只大信封，一面说道：“亲爱的，这就是我的礼物。上头有我的签名。”他边说边把站在走廊里的武官喊来，吩咐他将表格中的各栏填好。亚瑟正想表示感谢，大使用手势止住了他，说：“哈哈！别谢，别谢！这没什么。你过境后，就把它撕掉，再领一份护照得了。哟，你真把我感动得流泪了。哈哈！”说完，他就告辞走了。

当武官从信封中取出那张表格时，亚瑟瞥见一大张硬板纸，上面用俄、法文写着：“证字第一号。恭奉俄皇尼古拉二世上谕，请予国民亚瑟·鲁宾斯坦以协助并加保护。”后附有日期和大使签名。在填表时，亚瑟有意少报了两岁：“1889年在华沙出生。”这比征兵年限一下就少了两个年头。武官将表填好，把它交给了亚瑟，郑重其事地说道：“这是一份外交护照，按规定应由我来填写。”

这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好事，而且竟会来得这么顺利！亚瑟·鲁宾斯坦是够“福运”亨通的了！他满怀感激地同莫德斯特·柴可夫斯基握手道别。在与圣·马丁诺伯爵辞行时，亚瑟又高兴地接受了要他再度来罗马演出的邀请。

在返回华沙时，大使送的这份厚礼——外交护照，为亚瑟赢得了极高的尊荣。当他怀着几分疑惧的心态，战战兢兢地向边防警卫递上这份来得轻巧容易的文件时，想不到对方看了，竟“啪”的一声并拢军靴，向他行了个军礼。这名军官不仅小心翼翼地把文件折叠好，又必恭必敬地送回，而且还领着亚瑟到餐厅，请他坐下，为他叫来了茶点。那份虔诚，真叫亚瑟心中涌起了莫大的感触和喜悦，自然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了。

一个严寒的早晨，亚瑟·鲁宾斯坦准时赶到了莫斯科，正式开始了在俄国各地的巡回演出。

库塞威茨基非常客气地把亚瑟介绍给了管弦乐团。次日晚间，第一场演奏会在宏伟的贵族音乐厅举行。全场满座。那支安东·鲁宾斯坦协奏曲演奏得相当成功，尤其是第一乐章。

两天之后，他们又在彼得堡美丽的贵族音乐厅演奏了同样的节目。尽管亚瑟认为这首协奏曲跟自己的音乐感并不合拍，觉得“这首曲子缺乏启发性”，但他仍竭尽全力去演奏，因而也十分成功。

亚瑟在这两个大城市的独奏会显得生动多了。附加的《汉马克拉维奏鸣曲》引起了广泛的评论，所有的乐评家都热衷于比较亚瑟和霍恩对这首曲子所怀的不同概念。有些人认为亚瑟·鲁宾斯坦表现得过于浪漫，另有部分人则批评亚佛烈德·霍恩的演奏稍欠生动刺激。事实上，他们二者的表现手法都是正确的，只不过各有其侧重面罢了。

在莫斯科的独奏会上，亚瑟的这首奏鸣曲显得更为成功，因为听众没有听过霍恩的演奏，无从比较辨析。

对于自己在俄国这两大都市的演出，亚瑟·鲁宾斯坦有其精当的结论：“成功是成功，却还算不得轰动。”对此，他个人的解释是这样的：“这次在俄国，我的姓氏对我确实有害而无利。在那个年代，约瑟夫·霍夫曼可说

垄断了俄国的钢琴演奏行当。他作为安东·鲁宾斯坦这位传奇性俄国偶像的入室弟子，已被公认为是这位音乐大师理所当然的一代传人，继承了他的衣钵，相形之下，我倒像是个冒犯圣名的亵读者了。”

尽管如此，亚瑟·鲁宾斯坦已稳住了在俄国的成就，未来重返该国演奏的事也已敲定。他在莫斯科停留了一个多星期。

在这趟巡回演出中，亚瑟去了哈尔科夫和罗斯托夫两个城市，那是俄国皇家音乐协会为他操办的。下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演出地点是基辅。这次演奏由库塞威茨基驻莫斯科的办事处安排，而由一家经营乐谱、书籍的大店老板艾兹柯武斯基先生主办。这位老先生是波兰籍人，建议亚瑟把舒曼的作品换成波兰老乡卡洛·许马诺夫斯基的曲子。其实，为有了解力的听众演奏卡洛的变奏曲，也正合乎亚瑟的心意。

这晚的音乐会不够理想，听众来得很少。后来又陆续来了一些，主要也是为了来听许马诺夫斯基的作品的。在休息时刻，一位自我介绍是甫鲁辛斯基伯爵的波兰人，来到后台休息室，向亚瑟致贺，并邀请他共进晚餐。

甫鲁辛斯基伯爵把亚瑟带到了豪华大饭店的餐厅，他的朋友们已在那里等候他们。席间亚瑟认识了乌克兰的贵族领袖、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外甥德密屈·戴维杜夫。此人的内弟高丁·李可维志是乌克兰省长崔勃夫的女婿。甫鲁辛斯基伯爵和他的朋友们都意见一致，要求亚瑟不必急着回去，一定要给基辅的听众再加演一场，而当亚瑟悲观地说出，他在此地的演奏会不卖座时，大伙儿告诉他说，“打出德密屈·戴维杜夫和他内弟的牌子，连10个音乐厅也填得满的。”

事后亚瑟跟艾兹柯武斯基商讨再办一场演奏会时，这位乐谱和书店老板却哭丧着脸说：“昨晚库塞威茨基的办事处赔了钱，今年再举办演奏会是不成的，且待来年得了。”

当亚瑟坚持要办第二场音乐会，顺带提及两位赞助人的大名时，艾兹柯武斯基脸色立即流露出无限喜悦的神色，他双手一拍，用波兰语高呼：“你真是天生的福星！”

紧接着，艾兹柯武斯基就打出广告，将亚瑟的演奏会定在周末。这场音乐会卖了个满座，而且盛况空前。省长身着戎装，配戴勋章，坐在头排席位上。省长的家人和僚属以及当地的显要人士等，都紧挨在他的身旁。在这次演奏会上，亚瑟弹了许多肖邦的曲子，听众大为激赏。音乐会之后，德密屈·戴维杜夫在豪华大饭店大摆宴席，为亚瑟·鲁宾斯坦庆功摆好。

艾兹柯武斯基大喜过望，又宣布再增加两场肖邦作品独奏会，不仅场场爆满，而且十分成功。但当清算帐目时，亚瑟只得到了近1000卢布，而不是原来期望的那么多。原来要扣除头一场音乐会的亏损和举办四场演奏会的庞大开支，以及华沙电汇中尚拖欠的尾数500卢布等三项支出。

尽管结局不十分理想，但亚瑟·鲁宾斯坦毕竟结交了德密屈·戴维杜夫和他的妻子娜莎丽，在停留基辅期间，他白天在他们家练琴，也同他们一起吃饭。戴维杜夫两口子还举行了一次盛大酒会，将亚瑟介绍给基辅的上流阶层。他们在沃勃夫卡有个乡间别墅，因此一度邀请亚瑟去那里共度夏天。这对亚瑟来说，了不啻是又一大机遇，幸运使者为他的“福运”卷轴再绣加了一朵锦上添花。

## 第五章 一举成名

### 1. 预期奇迹的出现



回到华沙后，亚瑟的例行活动又随即开始。在外省举行演奏会；华沙也安排了两场，一场由管弦乐团伴奏，另一场与保罗·高占斯基合作演出。

1911年的夏天行将过去，亚瑟决定接受戴维杜夫两口儿的邀请，到他们那个位于沃勃夫卡的乡间别墅去度假。沃勃夫卡距离卡洛·许马诺夫斯基的泰莫索瓦克别墅仅有十几里路远，

因此旅程是熟悉的。

亚瑟·鲁宾斯坦受到戴维杜夫夫妇的热烈欢迎，被安排住在戴维杜夫的舅父、已故俄国作曲家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避暑时用的厢房。他在该乡间别墅的度假生活过得非常惬意。

一天，卡洛带着他的表弟哈瑞·钮霍斯\_\_来到了这座别墅。

哈瑞是一位很有才华的钢琴家和作曲家，他父亲是一位德籍钢琴教授，娶了卡洛母亲的堂妹为妻。卡洛带来了他新作的奏鸣曲。

亚瑟结束在沃勃夫卡的休假，返回了华沙。当时华沙的音乐季节正光芒四射地开展起来，其中有比利时的小提琴家尤金·易沙意和法国钢琴家若武·浦格诺在交响乐厅举办两场奏鸣曲演奏会；费奥多·夏里亚平在波兰的短期演唱会。夏里亚平一行共四人：夏里亚平、他的伴奏昆尼曼、大提琴手艾伟瑞诺，

还有夏里亚平在俄国和波兰巡回演唱的经纪人、以卖鱼子酱致富的商人希金。

演唱会之后，富商希金在布瑞斯多大饭店摆下盛宴，亚瑟也应邀参加，并在宴会后露了一手“弹奏了各式各样的曲子”，从而受到富商的青睐，接受了希金关于去他家乡俄国羊毛产地阿斯特拉罕\_\_主办一场演奏会的邀请。

卡洛·许马诺夫斯基有一位挚友兼资助人史蒂芬，后者的母亲是一位化学药剂富商的遗孀——史派斯夫人。这位老太太热爱音乐，要求卡洛把他的第二交响乐中的片断介绍给乐迷们。

于是，亚瑟和费特博格等被邀请来到她家。

这首奏鸣曲给在座人士特别是史派斯夫人极深的印象，她高声宣称：“这是一首大手笔的杰作，的确应该介绍给全世界的听众。”

在卡洛和费特博格两人合弹了那首交响乐第一乐章片断，以及整个优美的第二乐章之后，这位老太太感动得已是热泪纵横了。她又表达了一己看法：“这两部作品是源于同一灵感，相得益彰。”

这时，费特博格便同亚瑟开始了一唱一和，说服了史派斯太太决定资助他们在柏林、维也纳和莱比锡举行音乐会。她斩钉截铁地说道：“如果费西奥\_\_答应指挥这首交响乐，亚瑟愿意演奏这首奏鸣曲，我一定出钱赞助这个计划。”

宾主双方于是一拍即可，皆大欢喜，当下决定把这三地音乐会的日期订在1912年的1至2月间。这样，亚瑟·鲁宾斯坦也就有充裕的时间在波兰举行几场音乐会，并履行在俄国五至六场的契约，包括已经接受的去阿斯特拉罕富商希金处举办一场演奏会的邀请。

亚瑟·鲁宾斯坦抓紧去柏林等三地演奏前的这段时间，除克拉科夫和罗武之外，还在奥地利占领的波兰境内其他几个大城市演奏了几场。由于身上揣着俄国大使杜格鲁基王子所“厚赠”的那张神奇护照，亚瑟在国境内外穿行，已感到无比的安全。此外，他还在莫斯科、哈尔科夫、罗斯托夫和萨拉

托夫\_\_等地俄国皇家音乐协会的小音乐厅中举行了几场音乐会，酬劳都普遍低得可怜。

紧接着，亚瑟又沿着伏尔加河及其三角洲经过 24 小时的疲惫旅程，到达了阿斯特拉罕，在车站上受到希金先生的热情欢迎。演奏会开得很精采，赢得了听众的卖劲鼓掌。音乐会完毕，亚瑟应邀出席了希金的晚宴，大饱了鱼子酱的口福。

1912 年新年才过去几天，亚瑟、费特博格和卡洛·许马诺夫斯基就在柏林乐协的音乐厅举办音乐会，第一次发表许氏作品，乐协的管弦乐团担任演出。音乐会节目计有卡洛的第二号交响乐；休息之后，由亚瑟演奏第二号奏鸣曲。

这次音乐会由费特博格全权负责各项安排工作，包括与卡洛·许马诺夫斯基作品发表会有关的一切财务事宜。不管怎么说，这次音乐会对他们三个人，都是一次重大的经历。费特博格主持的两次盛大排练均取得了预期效果，他使管弦乐团的团员们都了解到这首交响乐的重要性和它的优美性。为了演奏好下半场的第二号奏鸣曲，亚瑟特地去贝司但公司挑选了一架性能最佳的钢琴，专心致志地勤弹苦练。

为了参加这场音乐会，戴维杜夫两口子特地从基辅赶了来，当时卡洛的表弟哈瑞·钮霍斯正在柏林巴斯教授门下深造。

这次音乐会是一次罕见的成果，获得了极高的评价：费特博格富有魄力的指挥受到舆论的推崇，而亚瑟的记忆力和他对这首奏鸣曲所持有的概念和乐律，也得到各地报纸派来的第一流乐评家们的赞赏。

戴维杜夫夫人娜丽莎请亚瑟、卡洛、费特博格和哈瑞 4 人在德瑞赛大饭店晚宴，大家欢庆到了深夜，才席终人散。

紧接着，亚瑟等三人赶往莱比锡，但在“这个以音乐著称的德国撒克逊城市”的演奏会，效果却远逊于柏林。主要原因是管弦乐团系胡乱拼凑而成，演奏场所音响效果又奇差，外加听众“不能代表莱比锡音乐界的精英”。不过，乐评家一致赞颂这首交响乐的紧凑，同时很欣赏奏鸣曲进行得扣人心弦，称赞它所独具的特色。

数天之后，他们仨启程去维也纳，下榻于一家高级饭店——柯兰兹大饭店。费特博格洽订了音乐协会大厅为演奏场地，并预请著名的交响管弦乐团担任演奏，前后预演了三次。亚瑟在这里选用的钢琴是勃森道佛厂生产的。音乐会的入场券销路极好，音乐会也是一次重大的胜利，听众热烈欢呼鼓掌。卡洛则多次上台鞠躬答谢。各报的乐评家们都对这两首作品一致赞扬，称之为“充实我们音乐遗产的不朽杰作。”鲁勃莫斯基王子也在维也纳，他特地在沙筋饭店宴请亚瑟、卡洛和费特博格三人。维也纳音乐学院优质班主任利奥普·果多夫斯基向他们致贺，并请他们仨去他家作客。总之，这三位朋友在维也纳享尽了成功的荣华。许多在社会上有影响的人士，都对他们大加捧场；当地音乐界的名流纷纷邀请他们参加观剧、出席音乐会和酒会。各界公认他们这次的音乐会是维也纳本音乐季的最大盛事。

正因为这次音乐会产生了轰动效应。卡洛·许马诺夫斯基获得了最负盛名的音乐出版社“环球出版社”的一纸长期合同，这是他迈向名作曲家坦途的一大胜利。

无独有偶，费特博格也经由鲁勃莫斯基王子的推荐，被维也纳歌剧院聘任为乐团指挥，头衔是皇家宫廷指挥。

亚瑟·鲁宾斯坦本人也分享到他们三人小组努力赢得的荣誉：果多夫斯基有心请他到维也纳音乐学院接替他执教钢琴课程，给的头衔是教授。但是，尽管这是一个极大的诱惑，也是一项莫大的荣誉，但作为素谙自由美味的亚瑟，却不准备轻易接受。这是因为，他“下意识中永远活在一种预期奇迹出现、突然剧变和无法预见的心态中”。

一天早上，亚瑟从报上看到帕卜洛·卡沙斯几天后将在维也纳首次演奏，不禁大喜过望。这位大提琴大师在当时已很有名气，奥地利的音乐协会准备出动全体会员去欢迎他。在这次演奏会上，卡沙斯以无可比拟的全音演奏和全神贯注，征服了整个维也纳。当亚瑟高高兴兴地去后台休息室向他祝贺时，他把随同前来的英国经纪人蒙泰古·柴斯特介绍给了亚瑟，说这位柴斯特先生是伦敦历史悠久的“佛尔特”音乐社的主管。

结识柴斯特，是亚瑟预期中的又一奇迹的出现，他于是迅即抓住了这一重大机遇。

第二天，蒙泰古·柴斯特先生在布瑞斯多饭店宴请卡沙斯和鲁宾斯坦。席间，柴斯特首先打开了话匣子，说道：“你在维也纳的成就我都听说，卡沙斯对你也推崇备至。他建议我为你在伦敦的盛大音乐季中安排几场音乐会，时间是今年的5月或6月。”

亚瑟当下表示同意，但随后听说他安排的几场音乐会都是无报酬的，不由心里犯起了嘀咕，表示举办音乐会而缺乏巨额资金，是不可能的事。柴斯特马上追问：“那你这次在维也纳和柏林的音乐会是怎么举行的呢？”亚瑟立即答道：“我有的是赞助人，而且他们对我的才华很有信心。”柴斯特听了，登时兴奋起来，决定跟亚瑟的赞助人协商，让他资助这位“有才华”的钢琴家在伦敦演出。

这时，卡沙斯插话了，“音乐季开始时，我将在伦敦的女皇音乐厅举行一场演奏会。假如你愿跟我上演奏鸣曲，那对你今后的独奏会将会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

柴斯特对卡沙斯愿为亚瑟铺成功之路的建言大加赞赏，他对亚瑟说道：“须知卡沙斯定会卖个满座，你就可乘机让全伦敦都能听到你的演出。”说着，他就向亚瑟索要他赞助人的姓名和地址。几小时之后，这事就办妥了，鲁勃莫斯基王子同意了柴斯特的安排。

紧接着，柴斯特、卡沙斯和亚瑟高高兴兴地研究了去伦敦的演出计划。亚瑟准备跟卡沙斯合作演奏勃拉姆斯与格里格的两首奏鸣曲，作为他在伦敦的首次公演，同时应允把他在独奏会上预定的节目单也寄给他们。

## 2. 伦敦之旅

当亚瑟·鲁宾斯坦在向伦敦“佛尔特”音乐社的主管蒙泰古·柴斯特提供自己未来的演奏计划时，怀的是一种奇迹业已出现的预期心理，自以为又重铺了一条锦绣之路，加上鲁勃莫斯基王子给了他1000奥市，他又从一位非常富有的范·奥勃莱斯先生那里要来了800奥市，作为上次在他的府第宴会时的演出酬金。这样，亚瑟离开维也纳时手头颇为充裕，对伦敦又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美好憧憬。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每天都在作他的“白日梦”。

为了去伦敦玩个痛快，亚瑟把波拉也从华沙请了来。他们在巴黎会合后，便一道向伦敦进发。

到达伦敦后，他们在汉诺威广场租了一幢套房住，包括一个客厅，一间卧房和一个浴室，房租每星期为5英镑（合25美元）。住所供应饭食，价廉

而物美。贝司坦钢琴公司驻伦敦经销处还主动送来了一架小钢琴，借给他暂时使用。

“佛尔特”音乐社离亚瑟的寓所不远。柴斯特欢迎客人的到来，并告知卡沙斯正在外地巡回演出，将在举行音乐会的前两天赶回来跟亚瑟预演两场；还说在女皇音乐厅的那场奏鸣曲音乐会的入场券已销售一空。

在卡沙斯返回伦敦的前4天里，亚瑟和波拉曾先后两次参观了英国国家画廊，还去剧院看了戏。

第一次预演是在亚瑟的住所进行，自始至终双方配合良好。正式演奏订在下午3点钟的日场，迎合英国乐迷们的需要。那首勃拉姆斯的作品给予听众极深的印象，他俩出场答谢多次。节目中的第二首曲子是大提琴独奏巴赫奏鸣曲。休息之后，他们演奏了格里格的作品，深受听众欢迎，喝彩之声不绝于耳。为答谢大家的盛情，亚瑟和卡沙斯只好重复演奏了最后的一个乐章。乐评家们对这次演奏会赞不绝口，有的甚至认为：“他们俩的合作是最完美的化学混合剂”，从而把刚出茅庐的亚瑟与这位早已成为大提琴偶像的卡沙斯等量齐观。伦敦“佛尔特”音乐社的主管蒙泰古·柴斯特甚至认定亚瑟·鲁宾斯坦是一位“崛起的新秀”。

一周之后，亚瑟在伦敦贝司坦音乐厅举行了首次独奏会，演奏了巴赫的一首幻想曲和一首遁走曲，一首贝多芬的奏鸣曲，舒曼的《交响乐练习曲》，一组肖邦的短曲和一首李斯特的狂想曲，赢得了听众的狂热欢呼。

到后台休息室祝贺亚瑟的，有戴丝汀、小提琴家贾克斯·狄博。贾克斯还邀请亚瑟合作两场演奏会。挤进休息室的，还有一对自我介绍为约翰·博甘的老夫妇，态度至为虔诚，同时邀请他去吃饭，而且一再坚持。这给亚瑟出了个难题；他既不愿意将波拉扔下，单人赴会；但“又没有勇气将波拉介绍给他们，说是与我一起旅游的‘女朋友’。”最后还是波拉出面，力促亚瑟去赴宴，这事才定了下来。

博甘夫妇住在伦敦北郊贝尔赛斯公园小街拐角上的一幢三层楼房。出席博甘夫妇晚宴的，除亚瑟外，还有一些很有来头的宾客：在南非致富的犹太百万富翁艾德门·戴维斯爵士，演唱家兼波士顿交响乐团的首任指挥乔治·韩雪尔和他的女儿女高音海伦，年轻英俊的绅士瑞尔夫·彼图先生及其夫人等。

宴会之后，亚瑟应邀弹了瓦格纳所作《崔斯坦与易梭德》中的《爱之死》和他自己特为演奏而编写的歌剧《女武士》中的选曲，效果特佳，加上韩雪尔又是瓦格纳迷，亚瑟演奏的曲目符合他的胃口，因此受到热烈的欢迎，尽欢而散。

亚瑟在众宾客走后，被博甘先生单独留下，带进书房小叙片刻。从这位老先生的自我介绍中，亚瑟才知道博甘是靠与亚历山大·柯兰辛斯基伯爵合开石油公司而在波兰发的迹。这样互通情况后，博甘和亚瑟的关系似乎又紧了一层。临走时，博甘先生还送给亚瑟25英镑，作为“精彩演奏”的酬劳。亚瑟举办的第二场独奏会，听众来得比第一场要少得多。他演奏了一些新节目，包括作曲家卡洛·许马诺夫斯基的一首练习曲和两首前奏曲。乐评家对卡洛的这几首新作评价较好，但也提出了多处有待改进的地方。对亚瑟演奏的肖邦波兰舞曲表示了激赏。这期间，亚瑟参加了应酬不完的宴会，自然也作了多次献奏，但都没有得到酬劳。例如在参加戴维斯夫人的一次盛大酒宴时，宾客如云，且都是银行界和企业界大亨。他在那次酒会后也演奏了，用亚瑟自己的话说是：“我心里盘算着该有一笔不小的收入，岂料我所获得的

只是千谢万赞而已。”

在亚瑟最后一次独奏会上的听众倒是相当踊跃，其中有不少是三场都来过的听众。这次他演奏的节目包括了肖邦含有《丧葬进行曲》的那首奏鸣曲，还有李斯特编写的《爱之梦》，都赢得了听众的大声喝彩。博甘夫妇到后台致贺时，脸上还满是泪痕呢！三次独奏会之后，亚瑟急于想知道自己会有多少收入。为此，他特地去柴斯特办事处查询。岂料这位先生竟大为惊诧地说道：“我真不懂你问的是什么问题。我正在结算帐目，然后寄给鲁勃莫斯基王子过目。他还得倒贴我的亏空近 200 英镑呢。阁下还要钱，当然是没有的了。”

至此，亚瑟才知上当，明白这次来伦敦的演出，最终落得个春梦一场。当初他满以为王子既然承担了全部演奏会的费用，那票房的收入就非己莫属，悉数归于自己的门下了。何况他开这些音乐会无分文可取，加上旅费、住宿和餐饮全是自掏腰包。这样下去，该当如何活命呀！？这正印了“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奇憾。

亚瑟心有不甘地说道：“柴斯特先生，你在维也纳时说得天花乱坠，说什么如果我的音乐会成功，你会为我安排一系列演奏会的。如今你得承认我至少没有把事情弄糟吧？你们的听众和报上的乐评就是最好不过的明证。可你为我作了些什么呀？”

柴斯特也极力为自己辩解：“这不能怪我。我已经尽力而为了，只是按季节来说，你实在来得也太晚了一些。就在你到达之前，档期全给排得满满的。不过吗，明年春季我定可为你安排两场很好的演奏会。”

后来，博甘先生又寄来一份晚宴请柬。亚瑟很高兴出席，因为每次去他们家演奏，都能收到一张 25 英镑的支票。

一天，在博甘家吃午饭，邂逅了宝琳·娜珀女士，她当时正与波拉在一起。事后波拉告诉亚瑟，说宝琳对他这位钢琴家的怯懦很有意见，两人都是同居爱侣了；却一直不把她介绍给博甘夫妇。这是什么意思？

波拉决定跟宝琳·娜珀同返华沙，在她那乡间寓所小住数日。亚瑟却误以为，这是波拉心里时刻惦记着她和柯先生所生的那个孩子的缘故。

波拉回华沙之后，亚瑟仍要在伦敦再呆一些时日，心里企盼着能从博甘那里再收到一两张支票，或是柴斯特能为他安排两场业已承诺的演奏会。很显然，亚瑟的手头又开始吃紧了。他和波拉欢聚伦敦的 7 周，已把他的口袋掏了个精光，房租也欠下一周末还清。恰好这时大提琴家帕卜洛·卡沙斯又回到了伦敦，他把亚瑟请到他下榻的杜唐尼旅店的餐厅吃中饭。席间，亚瑟抱怨柴斯特，说他演奏了六场，却分文未得，至今还不替他安排新的音乐会等等。亚瑟这样说，意在提醒卡沙斯别忘了把在女皇音乐厅举行的那场音乐会的收入分一点给他，谁知卡沙斯对他的暗示竟无动于衷，毫无反应。亚瑟干脆厚起脸皮，开口向对方暂借 10 英镑了。他稍稍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满足了亚瑟的要求。两人闹得不欢而散。此后，亚瑟经常跟博甘夫妇见面，双方的友情日益加深，他成了他们家午饭的常客，也从而认识了他兄长留下的两个孤儿——侄儿彼得和侄女妮娜。在平时的闲聊中，亚瑟知道了博甘先生原来还是拜雷特瓦格纳音乐节的最早赞助人之一。他也详尽地问到了亚瑟的情况，当他说出柴斯特的为人之后，这位老先生忿忿然说道：“你得尽快摆脱掉这个市侩。下一季节，我要亲手经管你在英国的演出，你也应该跟我们住一起。”博甘先生的这番隆情蜜意深深打动了亚瑟·鲁宾斯坦的心，他开



始喜欢起这位老先生了。他离开伦敦时，博甘夫妇除表示衷心祝福外，又赠送了一张 50 英镑的支票。

### 3. 柳暗花明的欢欣

1912 年夏，亚瑟·鲁宾斯坦离开伦敦，到了维也纳，他准备前往乌克兰沃勃夫卡别墅欢度夏末，戴维杜夫夫妇欢迎他去。为了通过俄国的边界，俄驻罗马大使上次出具的那张护照显然不能多次使用，免得招来俄国秘密警察的严密盘究。他找到了一位忠实朋友、奥地利皇家图书馆的汉斯·艾芬博格，请他帮个忙，弄张护照来。这个“正在偷编一册国际黄色文学目录”的官员果然神通广大。他通过“正在与他相爱”的情妇玛丽亚，终于偷到了她丈夫“不再需要”的护照。两天之后，亚瑟到达沃勃夫卡，第一件事便是把那份护照寄还给了汉斯。

在戴维杜夫家的生活过得十分愉快，无忧无虑，恬静安逸。

晴天一声霹雳。一天，亚瑟惊悉博甘先生车祸身亡的噩耗，不胜伤感，便写了一封悼念信给了仅受轻微擦伤的克拉拉·博甘夫人。这是亚瑟在别墅短暂停留的唯一憾事。

回到华沙，亚瑟在维多利亚大饭店中收到博甘夫人的一封回信，信中谈到了她先生的另一个侄女玛芝嫁给了博甘生前事业的伙伴麦加威的儿子佛利德，现在一同在维也纳小住；信中表示要继承其先夫坚定支持亚瑟事业发展的遗愿，请他来伦敦时务必住在她家。信中流露出她确是一位坚强的女性。亚瑟很感激地回了一信，答应接受她的邀请，去维也纳看她，因为他要在那里举办一场音乐会。

这次秋季演奏季节，亚瑟系在老家罗兹揭开的帷幕。在俄属波兰举行过两三场演奏会之后，他前往克拉科夫举行了一年一度的演出。音乐厅经理兴奋地告诉他，这次入场券的销路良好。这位经理有个秘书叫鲁道夫·艾森巴赫，是钢琴家傅立德曼的表兄，是真正总管他演奏会的人。在这次成绩辉煌的音乐会之后，亚瑟感谢了他的辛劳。后来，亚瑟和艾森巴赫在一家咖啡室晤面。后者毛遂自荐，愿意充当“天生具备了事业辉煌本钱”的艺术家的私人经理人，安排他去巡回演出，争取优厚报酬，并表示在亚瑟日后手头宽裕、能补付“他全部收入的百分之十”以前，他愿意自己承担一切费用。亚瑟听了，自然是求之不得，于是双方签定了一纸三年合同。

艾森巴赫马上行动起来，成绩斐然。在他经管的一场罗武演奏中，收入较之以往大增。此外，艾森巴赫又在加里西亚接洽了几场高报酬的演奏会。接着，艾森巴赫又经与俄国音乐协会的高效率通信，为亚瑟安排了一次包括圣彼得堡在内的巡回演出。这位经理还开展宣传优势，印制了一些精致小册子，附上亚瑟的照片和各种佳评的片断，分送给各地的重要音乐中心。

亚瑟·鲁宾斯坦就这样马不停蹄地忙了整整一个秋季。在俄国的巡回演出，尤其是基辅那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彼得堡演出时，碰到戴维杜夫夫妇也在城里。亚瑟曾随同他们出席各类宴会，还接受了冬宫卫戍司令将军的午餐邀请。在女伯爵尤库·纪兰班德巨大的府邸举行盛宴时，亚瑟还见到了“对沙皇和皇后有着极其危险影响力的僧侣瑞斯普廷。”

1912 年的圣诞节和 1913 年的最初几周，亚瑟都是在华沙度过的。他经与艾森巴赫商议后，决定在维也纳和罗马各演奏两场。在罗马奥古斯都殿堂的演出，听众很多，好评如潮，只是收入菲薄，仅够支付旅宿和伙食，加上故旧友好都去休冬假，亚瑟也就失去了收入可观的私家演出的机会。所以他

只在罗马呆了几天，又去威尼斯停留了近一周，随后就返回了维也纳。但是，维也纳因有盛大舞会和歌剧公演，音乐会的前景也难以看好。

通过电话联系，这次亚瑟在维也纳亚伦勃格广场上的一幢公寓楼房中，见到了博甘夫人和麦加威夫妇——佛利德·麦加威和玛芝·麦加威，并被邀请共进午餐。在餐桌上，他们谈到了音乐。原来佛利德和玛芝都很懂音乐，也热爱钢琴，因此大家谈得很投机。

那天下午，艾森巴赫应邀来到博甘夫人的住处，向她概述了他对安排亚瑟演奏的计划，并当即获得了博甘夫人一笔 1500 英镑的信用贷款，佛利德·麦加威也提供了 500 英镑的资助。双方议定，这两笔总数 2000 英镑的款项是用来为亚瑟在伦敦、维也纳和柏林等大城市推广演奏会的，艾森巴赫按约要定期将一切开支报帐。维也纳的两次演奏会都使亚瑟·鲁宾斯坦非常满意，虽说第一场稍有亏损，但第二场则达到了收支平衡。维也纳音乐学院优质班主任利奥普·果多夫斯基曾亲临两场独奏会，他在对亚瑟演奏的《汉马克拉维奏鸣曲》夸赞的同时，也告诫他“还得多多练习。”艾森巴赫在柏林声乐学院大礼堂为亚瑟安排了一场独奏会。这次音乐会进行得很好。听众虽不很多，欣赏力却相当高。演奏时，亚瑟特别注意细节和指法上的正确，但却不是一成不变。巴斯教授也到场观赏，事后他写了一封信给早先的弟子，指出要克服演奏技术上的问题，但对肖邦作品的演奏则颇有好评。离开柏林后，亚瑟·鲁宾斯坦和鲁道夫·艾森巴赫前往克拉科夫，艾森巴赫有些私事要去处理，亚瑟则在加里西亚有两场加演，其中一场是在靠近罗马尼西边境的一个富裕的工业中心塞诺维志举行的。

待他们回返维也纳时，博甘夫人已经去了伦敦。亚瑟常去看望麦加威夫妇，用他们家的钢琴练奏。为了充实演奏会中的节目，亚瑟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又增添了两首贝多芬的重要奏鸣曲、勃拉姆斯和舒曼的几首短曲，以及肖邦的伟大 B 小调奏鸣曲。在练奏时，亚瑟总能抓住一首作曲结构的清晰概念，并对作曲家真实感情的意境作到出神入化。不过，由于他手指头太懒，又疏于细腻所在，对曲中艰深段落懒得勤学苦练，以致演奏时不能尽善尽美，只把重点完全放在乐趣中的内在神韵上。

伦敦乐季一开始，亚瑟·鲁宾斯坦和鲁道夫·艾森巴赫即双双赶赴伦敦。在维多利亚车站，博甘夫人派来的车夫走近前去迎接，他们穿过拥挤的市区，驶到僻静的贝尔赛斯公园。博甘夫人表现了由衷的亲切欢迎。她将亚瑟安置到二楼一间挺漂亮的房子，又叮嘱女仆维琴丝好好儿侍候贵宾。艾森巴赫则由车夫送到另一处由博甘夫人预先订好的一间房子安歇。

亚瑟在博甘夫人家里度过了一周安静甜蜜的生活。每天早餐后，博甘夫人就请他到自己的卧室听她朗读上午收到的信件。待最后一封信念完，亚瑟才可以脱身，去弹练演奏会中的新节目。他猜想，这一定是她从前常跟丈夫一起共享的习惯。

艾森巴赫为亚瑟争取到了在贝司坦音乐厅举办两场独奏会，时间是 1913 年的 5 月底和 6 月中。这次他选定的经理是丹尼尔·梅叶先生，一个手头拥有多名职业音乐家的娱乐界人士。

一天，一位上次在伦敦演出时结识的美国歌唱家保罗·德瑞柏特邀亚瑟去他家吃晚饭，饭后演奏音乐。

德瑞柏和他的夫人茱丽儿搬离了原先在京世顿的漂亮房子，这会儿住在艾狄斯丛林大街 19 号，一条很不起眼的小街，四邻尽是贫困户。但茱丽儿发

挥她的独创性，把自己那简陋的住房改造成一处惬意、舒适的寓所，随后又把房子后边的一间酒窖式的陋室布置成一间高雅、宽大的方形音乐演奏厅。

那天晚上亚瑟去德瑞柏夫妇家时，在门口听见了贝多芬第五十九号作品F大调四重奏第二乐章的主题曲，乐声美妙悠扬，把个亚瑟都听得入了迷。在音乐演奏厅里，亚瑟又认识了几位新朋友，其中三位是西班牙人，即小提琴家兼指挥恩立克·阿博斯和大提琴家奥格斯丁·鲁比奥，两人都是西班牙皇家音乐学院的教授；第三位是中提琴家彼得洛·莫瑞勒斯。此外，还有一位柏林的小提琴家兼作曲家、后来成为著名指挥家的尤金·古森斯等人。

当时，由有才华的青年亚伯特·山蒙斯领导的伦敦弦乐四重奏，正崛起为这类合奏中的一个最佳乐团。当下，这四位演奏家邀请亚瑟跟他们来一次五重奏。晚餐后随即开始。

他们五人先演奏了勃拉姆斯的五重奏，获得了其他朋友们热情鼓励；随后，他们又演奏了舒曼的五重奏，赢得了一片喝彩声。接着，陶醉于音乐中的亚瑟，又恳请古森斯和鲁比奥一道演奏舒伯特的三重奏。结果，这首降B调三重奏演奏得美妙极了，的确具有演奏会的水平。大伙儿的音乐胃口一吊起，便一发不可收拾，随即又奏起了舒伯特的降E调三重奏，较之前首更胜一筹。最后，保罗·德瑞柏又在亚瑟的伴奏下，用他那训练有素且表情深厚的尖细嗓门，几乎唱遍了舒伯特《冬之旅》中的系列歌曲。他唱完后，亚瑟·鲁宾斯坦继续弹奏他所喜爱的勃拉姆斯和舒曼等作曲家的歌曲，直到兴尽而散，各自归家。

从那天起，在亚瑟·鲁宾斯坦的心目中，艾狄斯丛林19号几乎成了世上的仙乐瑶台，甚至是他“一生中至高无上的音乐陶醉”。亚瑟还用最美丽的词藻讴歌了艾狄斯丛林的音乐晚会，认定它具有“最高境界”词义的“启示”作用，因为“聚在一起的这群音乐家们对他们所表达的纯艺术作了至高无上的奉献，同时也丰富、升华并颂扬了在场的朋友们（不管是听友还是演奏者）的生命。”这种评价之高，简直高得无以复加了！亚瑟及其同行朋友们在德瑞柏的第二次聚会虽属偶然，却更为盛大。参加者除原班人马外，还有在女皇音乐厅举行演奏会时参加管弦乐团伴奏的小提琴家贾克斯·狄博，以及亚伯特·山蒙斯和他的好朋友、中音提琴演奏家里昂纳·特提斯。当这些音乐精英们在德瑞柏家中用过莎惠烧烤店顶订的晚餐后，保罗便将乐谱架好，贾克斯、山蒙斯、特提斯和鲁比奥就坐定下来，演奏德彪西的一首四重奏。第一个小节一奏出，亚瑟·鲁宾斯坦就觉出他们合奏中有一股新颖而响亮的力量。那是来自里昂纳·特提斯那如泣如诉、强劲夹委婉的中音提琴。他甚至认为，那“是一位我毕生有幸认识并听到过的最伟大的演奏家。我跟他之间亲密的终生友谊也就在那时奠下了基石。”接着，亚瑟技痒难耐，立即加入了他们三人（特提斯、贾克斯和鲁比奥）一伙，合奏了勃拉姆斯的C小调钢琴四重奏。特提斯在第一乐章中的独奏妙音，摄人心魄，亚瑟觉得“至今仍在耳边回荡”。这确是一次辉煌的音乐之夜。

这以后，在德瑞柏夫妇家中举行的迷人音乐演奏会上，亚瑟把博甘夫人也带了去。六月以后，保罗·高占斯基和苏菲亚两口子也来到伦敦。德瑞柏夫妇立即吸收了这位新人为他们家演奏会的新成员。他和苏菲亚不久也就成了博甘夫人和德瑞柏家中的座上客了。

亚瑟的首场演奏由丹尼尔·梅叶安排得极为顺利，听众虽未满座，人数却也不少。亚瑟第一次演奏了几首自己新学的曲子，得到了很好的反应。

幕间休息时，梅叶和艾森巴赫通报了一则好消息：亨利·伍德爵士邀请亚瑟·鲁宾斯坦于当年7月间与他的管弦乐团合作演出。

亚瑟以肖邦的降A调波兰舞曲结束了这场成功的音乐会，当然也少不了答谢几支曲子。

亚瑟的第二场独奏会在6月如期举行，虽说叫座又叫好，却不尽如人意。这是因为欧洲大陆各国的音乐活动，都要休息到人秋之后才开始，于是各色演奏家便蜂拥而来英国首都，使各个音乐厅和剧院一时爆满。而声势浩大的俄国戴基雷夫芭蕾舞团也宣布7月份在伦敦上演。

丹尼尔·梅叶还为亚瑟安排了两次“家常音乐会”，一次是在艾雪男爵夫妇家，另一次则是在贝尔格瑞夫广场一位南非富翁奥图·贝特爵士的豪华寓所里。

一天，亚瑟正在房中看书，突然德瑞柏太太急电把他喊去。原来她的先生4天前又酗酒外出，无影无踪，打电话报警迄未找得，直到那天早上才把他找回，已不成个人样，医生给打了一针镇静剂，至今仍在躺着，不太清醒。茱丽儿这时穿一身粉红色便服，滑润的金发，飘云似地散落肩头，瀑布般泻盖住半边粉脸，一双亮晶晶的含泪蓝眸无助地凝视着急急赶到的亚瑟·鲁宾斯坦，似带雨芙蓉滚珠，一面哭诉着：“亚瑟，我实在受不了啦！我一直是一个人挺着，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有这种可怕的毛病，只有你和一两个朋友晓得，你是亲眼见到过的，我求你帮帮我呀，亚瑟！”

亚瑟一时语塞，也不知能帮上些什么忙。他们相对无语，沉默良久。蓦地，亚瑟一把将她搂进怀里，热吻着她，说了许多安慰的话，又柔情脉脉地抚弄她的金发。用亚瑟自己的话说是：“我堕入了情网。”

保罗·高占斯基和苏菲亚回波兰去了，艾森巴赫也走了。亚瑟却不想结伴归去，主要是伦敦在他感情上难舍难分，艾狄斯丛林已成了他的第二家园。他整天跟德瑞柏夫妇泡在一起，经常在莎惠烧烤店或苏哈区的意大利餐馆就餐，亚瑟还陪茱丽儿去逛画廊或去定做衣服，有时一道观剧或看杂技表演，有时则在小音乐厅中演奏音乐。

在这一期间，亚瑟还发现德瑞柏先生是个不可救药的赛马赌徒，每天总钻研一阵子赛马专家们提供的线索和预测。有一次，他竟然赢得了3000英镑，酗酒和赛马，是这位美国歌唱家的两大痼疾顽症。

其实，这时的亚瑟·鲁宾斯坦正值26岁年华，不说他已经移情别恋，至少在感情上已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他原先曾答应到沙克磬去看望波拉的，她将在那里消暑，后来竟随同德瑞柏夫妇去翡冷翠他们的好友玛贝儿·宝奇家度假，宝奇在那里有一幢美丽的别墅。这事连博甘太太都“意味深长地笑了”，还说：“我早就料到了”，“一点也不感到惊奇。”

在宝奇夫人的克隆尼亚山庄别墅生活，想不到竟然使亚瑟腻烦起来。主要是来山庄度假的人异常复杂，终日喧扰。保罗·德瑞柏忍受不了，就独自回伦敦上课去了。茱丽儿、亚瑟和另一名“年轻漂亮的室内装潢家”约翰·麦克马伦则结伴去威尼斯“透透空气”。在那里狂欢的三天中，亚瑟是这样描述的：“我又发现我当初堕入情网时的那个茱丽儿。在这里，她终于将一头金发从发网中解脱出来，也学会了轻声软语，恢复了女性应有的柔媚。”这三天中，他们仁除去美术馆参观，去马丁尼餐厅饱吞龙虾和无穷无尽地大摆龙门阵之外，竟然“在阳台上一坐就是好几小时”，默默地欣赏这个“天堂般城市”的美色。第三天一早，当他们在旅店阳台上共进早餐时，茱丽儿向

两位男友含笑宣布她“有喜了”，当天就要赶回伦敦告知保罗这一“喜讯”，亚瑟和麦克马伦除表示祝贺之外，“然后是大家又亲又抱地欢乐了好一阵。”

当天下午，两位男士乘小船送茱丽儿去火车站，在月台上与她吻别，又照顾她上了火车。当火车启动时，亚瑟竟“被一股无法控制的冲动所驱使，一跃跳上了车厢，对麦克马伦嚷道：‘我会回来取行李的。’茱丽儿倒也不介意，我们这天就在车上又谈又吃、又说又睡地度过，一直到了巴黎。我在北站送她上车，一个人神思恍惚，在这个空无一人的炎热城市中苦挨了整整一天。”后来亚瑟返回威尼斯，谢过麦克马伦照看行李，付过房钱，就乘车经由维也纳和克拉科夫抵达沙克磻。

接到电报后，波拉去车站迎接。她对亚瑟仍一往情深，柔情万种，把后者深深感动了。他于是在去她在沙克磻住所的途中，向她“招认了”一切。她默默地听着，粉颈低垂，默然不语。随后她柔声地说：“亚瑟，我早知道会有这么一天的。我配你实在嫌太老了，我除了添麻烦之外，对你毫无好处。”听罢波拉的独白后，亚瑟急得哭出声来，说道：“不，不，不！这话不对。你不了解我，亲爱的，我比以往更爱你，我也钦佩你！我只是禁不住自己爱上了那个女人，可我根本不喜欢她！”波拉没有再答腔了。

马车在一幢宽大的房前停了下来。这是一户私宅，主人是波拉的好友萨葛斯基女士。她丈夫去世后，她就少量出租房屋，

只接待自己的朋友暂住。波拉在她的隔壁为亚瑟定好了一间房子，两人“浓情蜜语直到深夜”。

波拉和亚瑟在沙克磻度过了一段无比完美、十分和谐的日子，他们从来没有提起过茱丽儿，加上亚瑟也确实没有收到她的片纸只字，又没有主动跟她联系。博甘夫人虽曾从英国一处避暑胜地来过几封信，但信中迄未提起过德瑞柏夫妇的事。

萨葛斯基跟她的一个未婚女儿安妮拉在一起居住。这位活泼、能干的姑娘，其实是这家的主心骨。正是由于安妮拉的关怀，亚瑟才能在客厅的钢琴上安心工作，她把每天上午客厅的时间全都留下给了这位房客。其余时间，亚瑟可以随心所欲地安排，或看书，或跟波拉闲情漫步，或双双采摘蘑菇等。

经过在沙克磻六七周的休息，亚瑟才知道房东萨葛斯基女士原来是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sup>[1]</sup>的表妹。她的女儿安妮拉身为康拉德小说的最佳翻译，因而在波兰作家和诗人圈子中的口碑甚佳。也正因为有她，萨葛斯基家便成了波兰作家们最喜欢聚会的地方。

随着秋日的到来，萨葛斯基家中的宾客也就稀少了。波拉返回华沙，亚瑟去了克拉科夫，一直待到1913年音乐季的头一场演奏。由于艾森巴赫那紧锣密鼓式的安排，亚瑟·鲁宾斯坦整整一个秋冬都在马不停蹄地巡回演出，仅在圣诞节前后，才休息了两周。

亚瑟这次巡回演出的头一站是加里西亚。在克拉科夫和罗武的演出，已成为当地每年一度的盛事。在罗武，亚瑟宣布了全是肖邦作品的四场独奏会。这显得十分冒险，因为他拿手的肖邦曲子，其实只够演两场，其余两场必须在旅途中赶练新曲来填补、充实，好在没有出大的纰漏。

在加里西亚巡回演出终了，亚瑟乘车去罗马尼亚的布加勒

斯特作首次访问。第二天，他在皇宫中的伊丽莎白皇太后御前献演了30分钟。演奏完毕，皇太后用德语夸赞了几句，又在亚瑟右襟上方佩戴一枚闪闪光亮的胸章，上刻“实至名归”四个小字。



返回华沙后，亚瑟在波兰举行的音乐会，一直忙到了圣诞节。

1914年新年之后，亚瑟就踏上去俄国巡回演出的漫长旅途。首站是基辅和敖德萨，沿着顿河溯流而上，在罗斯托夫和哈尔科夫等地演出。在莫斯科演奏了一场。最后在伏尔加河沿岸的诺夫哥罗德、喀山和萨拉托夫等地举行了几场演出。总之，这次漫长的演奏系经由皇家乐协主持，一路上毫无乐趣，收入也仅够旅费和住宿费的开销。

回到华沙后，亚瑟立即着手去维也纳、罗马、柏林和伦敦等城市举办演奏会了。波拉对他此行的最后一站很不放心，说道：“你会再跟她见面了。”亚瑟慌忙答道：“是的，我想是会的。

可是，别担心，亲爱的，我那邪症已全好了。”波拉眼里流露出一不信任的神色，亚瑟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容我说句实话，我自己也同样没有把握。”

在维也纳举行两场音乐会，一场是亚瑟的钢琴独奏；另一场是跟世界著名的洛赛四重奏乐团合作演出五重奏的钢琴部分——演奏勃拉姆斯和舒曼的五重奏。亚瑟对这两首曲子都很熟悉，靠的是在伦敦艾狄斯丛林19号所度过的那些音乐狂欢晚会的日日夜夜，因而获得了一致的好评。洛赛四重奏乐团团长亚诺·洛赛还邀请亚瑟·鲁宾斯坦加入他们团预定于1915年在西班牙举行的巡回演出。这一邀请被亚瑟在感激不尽的声中欣然接受了。

亚瑟在罗马的鲁意莎·卡赛提侯爵夫人家中举行了一次音乐会，收入颇丰。在奥古斯都殿堂由莫林纳里指挥的音乐会上，他演奏了贝多芬的G大调协奏曲，颇多好评。在圣塔·西希里亚音乐厅的那场音乐会上，他演奏了李斯特和肖邦的许多曲子，极大地满足了听众的胃口。

接着，亚瑟和艾森巴赫匆匆赶赴柏林，在贝多芬音乐厅举行了一场独奏。虽然这次听众仅达五成座，其中大部分听众还是持招待券入场的。但因为他这次弹得认真踏实，赢得了舆论的一致好评，被认为是他演奏以来成绩最佳的一次。

1914年早春时节，亚瑟二人来到伦敦，受到博甘夫人的热烈欢迎，并下榻于她在贝尔赛斯公园的私邸中。

最初，德瑞柏先生对亚瑟表现得十分冷淡，原因不外是这位“声名狼藉”的情场浪子勾引了他的爱妻。但当亚瑟向他坦诚说出自己“对她那份难禁的爱慕”业已“过去”，在威尼斯又从不曾“片刻与茱丽儿单独相处过”之后，保罗·德瑞柏先生也就以美国人特有的豪爽与旷达原谅了他，并领着他去自己家看他们那“新生的宝宝”。

艾狄斯丛林的音乐室又照旧继续它那狂欢的音乐之夜，成员还增加了几个：大提琴家佛烈克斯·赛孟、中提琴家皮耶·蒙杜。

亚瑟预定的首场独奏会在贝司坦音乐厅举行，赢得了好评。

舒曼的《幻想曲》、G小调遁走曲和交响乐练习曲都受到特别的赞赏。他预感到自己这才在伦敦站稳了脚跟。艾森巴赫也高高兴兴地告诉他，这次他们的财政已不再出现赤字了。

亚瑟的下一场演奏，是跟保罗·高占斯基合作举办奏鸣曲音乐会。这次保罗又是同苏菲亚一道来伦敦的。

一天，茱丽儿为了在她家凑齐演奏舒伯特五重奏的人选，特地跟她丈夫和保罗·高占斯基一起去拉大提琴家帕卜洛·卡沙斩入伙，结果垂头丧气而返。一问原因，才知道对方仅是因为上次亚瑟借10英镑没有归还。亚瑟哑然

失笑，马上还了卡沙斯 15 英镑。四五周后，卡沙斯又退还了 5 英镑。尽管另一大提琴手奥格斯丁·鲁比奥从中调解，多年之后卡沙斯和亚瑟摒弃了前嫌，毕竟难以抹掉这一不愉快的记忆。

俄国高音歌手费奥多·夏里亚平主演的《鲍里斯·戈东诺夫》  ，掀开了伦敦歌剧和芭蕾舞季的精彩序幕。卡洛·许马洛夫斯基和约瑟夫·贾洛辛斯基也被这一盛况吸引到伦敦来了。

他们也经常到艾狄斯丛林来参加音乐晚会。这次，夏里亚平大大方方地原谅了约瑟夫·贾洛辛斯基上次打瞌睡的怠倦。

1914 年 6 月 28 日，奥匈帝国王储法兰西斯·斐迪南在萨拉热窝  遇刺身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云密布欧洲上空。但亚瑟等人的音乐小圈子，却丝毫未受影响，生活一切照常。他们仍去杜瑞街观赏歌剧和芭蕾舞，著名的艺术家全都在城里。他们在艾狄斯丛林 19 号新曲的练习和新演奏家的不断加入，更显得丰富而多姿，晚宴也开得比以往更狂热了。在亚瑟·鲁宾斯坦的眼里，伦敦的生活的确令他陶醉！

这时节，保罗·高占斯基和苏菲亚早已结婚，他们夫妇应莫林纳斯基指挥的邀请前往避暑。卡洛返回他的老家泰莫索瓦克，贾洛辛斯基也去了基辅。朋友们都走光了，只剩下了亚瑟·鲁宾斯坦。他本来是打算跟他们一道回返的，但后来却改变了主意，决定留在伦敦。原因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这样的：“一来是因为我喜欢留在有大事发生的地方；二来我仍在患相思病。”

保罗·德瑞柏因最近赌债高筑，虽有妹妹露丝的支援，愿将其个人继承的遗产，拿出来为哥哥偿还因赌马输掉的 5000 英镑，仍然显得捉襟见肘，手头拮据，所以决定离家远走德国。茱丽儿对丈夫弃家出走的态度泰然不惊那天晚上还跟亚瑟去观赏了本季最后一场的芭蕾舞剧。

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全面爆发——1914 年 7 月奥匈帝国进攻塞尔维亚，8 月德、俄、法、英参战。以后战火遍及欧、亚、非三洲，而以欧洲为主战场。

#### 4. 烽火中的幸运儿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初期，原本平静、祥和的欧洲，顿时陷入苦难的深渊。善良的人民被一小撮暴君和野心家驱使，纷纷奔赴相互杀戮的战场，炮受兵燹之灾。

博甘夫人亲去车站送侄儿彼得·博甘参军，她的侄女妮娜也进了一家医院效命。伦敦蓦地变成了一座大兵营。作为亚瑟秘书兼经纪人的艾森巴赫的处境相当窘困。他是奥地利国民，留在英国很可能被关进战俘营的。好在亚瑟过去在一次家庭音乐会中见过奥国大使孟斯多福伯爵，通过他的帮助，艾森巴赫最终跟奥国大使馆人员一道从海路撤回到了特瑞斯提。

这时来自波士顿的美国人茱丽儿·德瑞柏，对亚瑟·鲁宾斯坦没有从军走上前线抗击德国佬，流露出了一种不屑的眼神。其实，亚瑟也有难言苦衷：自己的祖国波兰一分为三，骨肉兄弟一直被逼着相互残杀，他巴不得有机会抗击德国人，但却不乐意为俄国人卖命。

后来，亚瑟听说，数以千计的住在法国的波兰人正在组建波兰兵团，在法军的旗帜下参战。他决定不再迟疑，去法国投奔该兵团，临行前，博甘夫人送给了他 5 英镑金币。当日傍晚，亚瑟抵达巴黎，投宿于卡波辛大道上的斯克瑞柏旅店，计划第二天上午向俄国大使馆报到之后，即去波兰兵团中心应召入伍。

次日，吃罢早点，亚瑟去格伦尼尔大街的俄国大使馆，获悉大使伊格纳泰夫伯爵奉召回圣彼得堡去了，暂时代理他的奥斯诺毕辛上校出来接见。两人一相遇，便认出来了。原来他就是史屈莫可夫上校的朋友，即那个曾在华沙帮助过亚瑟和保罗缓征兵役的乐迷。当下，亚瑟把自己来巴黎投“琴”从戎的决心说了一遍，上校略事沉吟，便建议他不必参军，因为“战场上的弟兄已经足够了”，他认为亚瑟·鲁宾斯坦的责任是“为人类的幸福而维护伟大的天才。”上校还把沙皇取消了组建波兰兵团的圣旨通报了青年钢琴家。他要亚瑟留下通讯地址，还答应尽量给他“找一份不致戕害宝贵手指的后方工作”。最后上校跟亚瑟握了握手，就让他走了。

在返回旅店的途中，亚瑟庆幸自己的好运，幸亏伊格纳泰夫大使奉召去了圣彼得堡，要不然，他说不定会把这个青年钢琴家送去俄国充当炮灰的。

一周过去了，奥斯诺毕辛上校迄无消息。经打听，才知道法国政府和俄国大使馆均已撤退到了波尔多。巴黎已实施宵禁，当局号召市民疏散。

怎么办呢？亚瑟给弄得一筹莫展，手上的钱已所剩无几了。他不得不从斯克瑞柏旅店搬出，找了家较便宜的尼罗河旅社住下。眼看仅存的一点零用钱也快花光了。一连四五天，他只能在街头买些小葡萄果腹。就这样，亚瑟·鲁宾斯坦几乎饿惨了，饿得夜晚睡不着觉。

次日，亚瑟饿得实在支撑不住，又没有办法，恰巧这时打听到香榭丽舍大道有一个为艺术家施舍食物的摊点，他急忙赶了去，发现那里已挤满了人，总共 50 多个，排了好一阵队，亚瑟才领到一碗泡上几片面包的素菜汤。他囫囵吞了下去，才觉出是真够美味的了。咽着吃着，突然听到有人在呼唤自己的名字。亚瑟骤然一惊，抬头看去，原来是贾伯瑞·亚斯楚先生，当年巴黎音乐协会的经纪人。他不禁一阵脸红，在这个施舍点给熟人碰见，怎不教他害臊！

晤谈之下，才知道这个施舍点还是这位当年的老板为首进行了多方策划才办起来的。亚斯楚把亚瑟带去一家小餐厅，细细聊起别后的经历。亚斯楚答应在近期内给他安排些事做，还给了 100 法郎，作为“日后安排演奏会的定金”。

亚斯楚给亚瑟找的工作，是翻译从战俘身上缴获的公文、函件。工作报酬是每周 100 法郎，下午不上班，纯系文职差事。这下，亚瑟在英、俄、德、法、波兰等语种中的知识，总算派上了用场。

此后，亚瑟经常去旋转厅餐室。在那里，他碰到了离散多年的三哥艾纳西；在那里，他结识了来自华沙的画家柯兰斯蒂和久居巴黎的波兰音乐家、后任华沙国家音乐学院院长的莫洛斯基，他们从此成了终生的挚友。

在那段时期，亚瑟·鲁宾斯坦还充当模特儿供人画像。画家是一位 50 多岁的老处女奥佳·波茨兰斯卡，在巴黎画坛颇有点名气。这位女士曾在克拉科夫听过亚瑟的演奏，对他相当欣赏。每天下午四时，亚瑟便来到她在蒙帕纳赛大街上的一间很大的画室，让她画上一两个小时的像。

法国政府又从波尔多迁回了巴黎，各国使节也跟着陆续回返。一天，亚瑟去格伦尼尔大街俄国大使馆处，得知伊格纳泰夫伯爵已述职返回。在一间较小的办公室，他又见到了奥斯诺毕辛上校。他显得有点儿尴尬，向亚瑟作了必要解释，并表示可以随时接见他。其实，命令下来，必须仓促撤离，也是可以理解的。

一天，亚瑟在旋转厅餐室遇上了一个英国人，递给了他一份伦敦的《每



日电报》，上面刊载了一则消息：“1915年1月，亚瑟·鲁宾斯坦将在伦敦交响乐团演奏会中担任贝多芬G大调协奏曲的独奏。”亚瑟看了，不由大喜过望，赶忙谢过了那位英国人。他早就盼望有这么一天，能尽快回返伦敦。

亚瑟去拜会了奥斯诺毕辛上校之后，问题迎刃而解——他签署了一份合法证件，上书“鲁宾斯坦的艺术工作对战时盟国的宣传事业是一大贡献”。亚瑟欢欣若狂地给博甘夫人寄去了一封短笺，告诉她即将归去的消息。他另给茱丽儿写了一封信，向她解释回伦敦的理由。

1915年的战时伦敦，与疏散几乎一空的巴黎大相径庭，各国逃避战祸的难民纷纷涌来远比欧洲大洲安全的英伦三岛。伦敦的戏院、音乐厅和电影院每晚爆满。音乐会比战前吸引了更多的听众。

博甘夫人派车到维多利亚火车站迎接亚瑟·鲁宾斯坦的到来，对他仍是那么诚挚和友好。次日，亚瑟去看望茱丽儿，得知保罗从战争一开始，就返回美国去探望病危的老母去了，扔

下了妻儿，债台高筑。“好在英国店家是世界上最慷慨、对顾客最放心的商人”，所以仍然相信这位美国太太还得起债，因而继续赊帐给她；所以她才继续在家中举行音乐演出，外出访友或在自家客厅以茶点待客，只是规模较之从前小得多了，不可同日而语。

在一位喜爱音乐的朋友家中，亚瑟邂逅了比利时小提琴家尤金·易沙意，并被邀请参加弗兰克  的C小调四重奏。由于亚瑟在演奏中专注了感情，受到易沙意的失声惊叹：“真美，真美！弹来如诗，深孚众望！”亚瑟于是重又运足情感，重复了这一乐章中的钢琴部分，而易沙意在同一乐章中由小提琴回应的优美一节中，演奏得更是美妙极了，感人肺腑，亚瑟不由一阵哽咽。想不到弗兰克的这段美妙音乐，从此竟成为亚瑟和这位比利时小提琴大师奠定了父子般的情谊，直到后者骑鹤仙去。

为了开辟生财之道，亚瑟通过朋友的帮助，找到了一份教授一户子女钢琴的工作。因为工作地点距离博甘太太的贝尔赛斯寓所太远，所以亚瑟在靠近艾狄斯附近的福兰路上租到了一间被煤油灯熏得又脏又臭的廉价陋室栖身。

由于结识尤金·易沙意并与之同台共演，亚瑟的演奏生涯开始蒸蒸日上。易沙意也常去茱丽儿处参加晚餐和演奏。在这次音乐季中，亚瑟同他一共举行了20多场演奏会，多半是为红十字会、比利时人、波兰人或其他战时工作所作的慈善义演。易沙意在女王音乐厅举行独奏会上，亚瑟曾与他合奏过奏鸣曲，而且婉谢了他付的酬金；亚瑟在魏格摩音乐厅  举行独奏会上，易沙意也曾跟他合作演出，纯粹是作的捧场活动。

通过画家挚友约翰·沙金特的引荐，亚瑟在这次伦敦居留期间，认识了一位智利外交官的下堂夫人尤琴妮亚·伊拉苏瑞丝女士。这位头发灰白的老妇人过去在巴黎有“绝代美人”之誉，如今与外甥荷西·安东尼奥·甘达瑞拉斯夫妇一起住在泰德街和河堤大街的交叉口上，离沙金特的画廊不远。她外甥的太太温妮泰很富有，是智利驻伦敦大使的妹妹。亚瑟猛然忆起一段往事来：那是1906年，亚瑟·鲁宾斯坦与阿曼·耿陶毕荣伯爵曾和这位尤琴妮亚女士及其女儿一起吃过一次午餐，她当时对亚瑟演奏的《狂神之午后》欣赏极了。据说此后这位已过天命年的妇人非常想见亚瑟，多年来一直在寻觅他，多方打听他的下落。

事隔九年之后，尤琴妮亚女士终于如愿以偿，在伦敦见到了亚瑟·鲁宾

斯坦，并以一种神奇、诡谲的方式潜入了他的生活：邀请他去她家里吃饭，赠送礼品，还给他在皇家医院路与泰德街口新租了一间带浴室和一架贝司坦大钢琴的套间，让这位一心景仰的钢琴家住得舒适自在。

作为回报，亚瑟也把自己的朋友博甘夫人、茱丽儿和易沙意等人介绍给甘达瑞拉斯一家人认识。一天，艺术家们聚在甘达瑞拉斯家中演奏室内乐，画家约翰·沙金特、智利大使夫妇、画家奥古斯特和西班牙大使夫人也都在座。

俄军放弃波兰的消息传到了伦敦，接着号外又报道华沙已被德军攻占，亚瑟在悲愤、绝望和忧心之余，用拳头无助地猛击自己的脑袋。

一天，荷西·安东尼奥·甘达瑞拉斯夫妇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宴会。客人中包括两对大使夫妇、外交部的哈洛·尼柯逊和画家约翰·沙金特等人。亚瑟坐在尤琴妮亚·伊拉苏瑞丝的身旁。他在席间向这位女士倾吐了对西班牙的仰慕和错过了同洛赛四重奏赴西班牙演奏的嗟悔。尤琴妮亚留心听取了他的话，突然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明天，啊哈，明天你就会去西班牙果然，第二天一名陌生的演奏会经办人打来电话，问亚瑟能否跟恩立克·阿波斯大师合作，去西班牙的圣塞瓦斯提安演奏勃拉姆斯的D小调协奏曲。亚瑟听了，不由大喜过望，当即表示“试试看，下午再打电话联系。”当时西班牙是个中立国，而亚瑟是从事战事工作的俄国臣民，要取道法国去西班牙，是极为困难的事。

多亏尤琴妮亚从中协助，通过俄国驻英大使班肯朵夫伯爵的一位朋友，拿到了大使亲手签发的去西班牙的专访签证，又通过外交部的哈洛·尼柯逊找到外交部主任秘书葛瑞爵士，后者准许亚瑟搭乘一艘英国后备战舰前往毕尔保。当亚瑟·鲁宾斯坦去向茱丽儿辞行时，她笑着说道：“你这个家伙真是幸运儿！等你回来时，大概见不着我了，我要回国啰！”

去毕尔保的航程委实难受。海上风浪极大，为防德国潜艇偷袭，乘船者奉命得随时穿着救生衣。谢天谢地，亚瑟总算在音乐会举行的前一天抵达毕尔保，转乘火车赶到了圣塞瓦斯提安，阿波斯先生为他在大陆饭店预订了一个房间。

在阳台上喝咖啡时，阿波斯对亚瑟说道：“西班牙人也和法、意两国人民一样讨厌勃拉姆斯。为了反抗这种愚蠢的偏见，我这才决定在圣塞瓦斯提安安排了这次纯属勃拉姆斯作品的音乐会。马德里是不许我这么搞的。但在这里，我的交响乐团却可以随心所欲地行事了。”

第二天一早，亚瑟去参加唯一的一次排演，发现街头张贴的音乐广告上，名字是临时用笔填上去的。这说明他们对他能否来参加演出，原本的期望值并不很大。音乐会举行的场地是选用一家赌场的小戏院。这次预演进行得非常顺利，乐团成员对亚瑟·鲁宾斯坦的演奏也十分赞赏。演奏完毕，全体团员聚集拢来，用西班牙语高声大喊：“精彩！捧极了！”

正式演出时，小戏院只上了五成座。但在这首肃穆的超凡作品演奏甫毕，亚瑟却获得了全场的一致喝彩。没有一首圣-桑、李斯特或肖邦的曲子曾令听众如此风靡过。他们直逼得亚瑟一再鞠躬答谢，最后回报了听众一阕《恩可》曲，才算勉强收了场。赌场经理当即拍板，要求亚瑟加演三场音乐会：一场与交响乐团合作，另两场是独奏。

西班牙皇太后玛丽亚·克丽丝汀娜在她的密拉玛夏宫亲切地接见了亚瑟，并表示她将去听他的音乐会。



第二场与交响乐团合作的演奏会来了个大爆满。入场券在一小时内全被抢购一空。演奏会预演时，闲杂人等用尽种种借口，乘机溜进戏院里，力争一睹为快，一聆为乐。阿博斯先生这一次特请亚瑟演奏圣—桑的G小调协奏曲。正式演奏会开始前一小时，买不到票的人占据了楼梯，阻塞了入口和通道。

一名西班牙交响乐团协会的代表跟亚瑟签定了一份合同，规定从1916年1月起，在西班牙的各主要大城市举办20场演奏会。不论前景如何，亚瑟仍然期盼着能在这个情有独钟的美好国度里多演奏几场，好站稳脚跟。

下一场在圣塞瓦斯提安的演奏，预定在两周之后举行。亚瑟立即抓住了摆在眼前的大好时机，以满足观光西班牙的宿愿。这时，阿博斯提出了一个好建议：“先估算好你的旅程，再买一张相应的火车票。每到一站，查票员会核算你走过的里程。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是你付三等车票的钱，却可以坐上头等列车。”于是，亚瑟一下就买了一本2000公里的里程票册，足够去马德里、托莱多、科尔多瓦、塞维利亚、格拉纳达和最后返回圣塞瓦斯提安之用了。

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亚瑟待了两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参观草原艺术馆，亲眼目睹了一些“举世无双的伟大杰作”，认识到那个美术馆的确是“世界上最完美的画廊”。

托莱多的中古风味最令亚瑟倾倒，而给予他最大感慨的，是置身于市中心的宽阔广场，那是西班牙大审判时代大举屠杀犹太人的地方。

所以，亚瑟真正喜爱的西班牙名城，还是塞维利亚、科尔多瓦和格拉纳达。那才是他想象中的西班牙，也是他向往已久的西班牙。亚瑟毫不讳言，他对西班牙的终生爱恋，肇始于他对莫扎特的《唐璜》和《费加罗的婚礼》、比才的《卡门》、夏

布里埃的《西班牙狂想曲》、罗西尼的《塞维勒的理发师》、阿尔贝尼斯的《伊贝利亚组曲》和其他名曲的热爱。这些来自各国的作曲大师受到了西班牙民歌的启发，才写出了各自不朽的作品。正是这些作品，也才唤起了人们对以塞维利亚为中心的安达卢西亚音乐、生活格调和风俗的美好感情和无限热爱。

伊萨伯拉女王对格拉纳达和西班牙其他地区的解放，以及她资助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的先知卓见，很早以前就激荡着亚瑟·鲁宾斯坦那颗幼小的心灵。西班牙伟大的人文主义作家塞万提斯的煌煌巨著《堂吉珂德》，是用的千钧笔触，无人可以模仿和比拟。

在塞维利亚，向导领着亚瑟看了圣塔·克鲁斯区那保存完好的17世纪城区，他给亚瑟指着一条角落里的长凳子说道：“唐娜·艾尔薇拉就在那一条长凳子上等候过唐璜。”那的确极富诗意，余味隽永。

在科尔多瓦，亚瑟在游览多处之后，又在向导的带领下，来到一户“中等阶级的良家妇女”家。那里的屋脊有一架钢琴，亚瑟一时性起，一口气弹了西班牙音乐、《卡门》和许多维也纳华尔兹舞曲。音乐征服了这群“不满25岁的八九个漂亮女子”。她们一涌而前，又抱又吻地将亚瑟·鲁宾斯坦团团围住。她们请客人在钢琴上签名留念，亚瑟于是欣然命笔。这架钢琴将永远作为亚瑟在炎热的1915年8月来当地一游的见证。

在格拉纳达，亚瑟游览了浓荫密蔽、清凉幽暗的美丽公园；从下榻的阿尔汗布拉宫大酒店的阳台上俯瞰全城——绿野、山峦、寺院和教堂，都一览

无余，予人以一种宁静祥和的世外桃

源之感。当天下午，他又步行至摩尔人\_\_回教国王那著名的阿尔汗布拉宫\_\_殿，发现这一建筑依然矗立在那儿，一如最后一位摩尔国王包巴底尔在伊萨伯拉女王和斐迪南国王夺回格拉纳达城池而被迫离去时的模样。宫殿雄踞高山之巅，纯摩尔式造型——圆屋顶、尖塔、凉廊和通道，以及华丽迷人的内部设计。

阿尔汗布拉宫弥漫着一股淡淡的哀愁，深深渗入到亚瑟的心房；

伟大的整体史迹，令他既迷茫又神往，勃然生发出“花草埋幽径，衣冠成古丘”那种青莲居士式的浩叹。

晚饭之后，亚瑟又在向导的怂恿下，去了阿尔汗布拉宫对面的阿尔白辛山，观赏居住在山洞中的吉卜赛人表演狂歌劲舞。

歌舞女郎那无比优美和激情的舞蹈，给了亚瑟以美的享受；但她们的那种争拉游客和伸手索钱，却又使他不胜恐怖。他最后是怀着一种美感加怵惕的复杂心绪而匆匆离去的。

次日一早，亚瑟一身疲惫地乘火车抵达了马德里和圣塞瓦斯提安。当阿博斯告以两场独奏会的入场券都已预售一空时，亚瑟不由精神一振，结果演奏得也十分成功，听众像崇拜偶像般热烈鼓掌，阿博斯也设宴为他饯行。

正当欧洲大陆那漫长、可悲的阵地战和残酷、野蛮的血腥

杀戮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的时候，沐浴着幸运之神灵光的亚瑟·鲁宾斯坦却取道法国，安全地返回了英国首都——伦敦了。

回到伦敦后，亚瑟才得知茱丽儿已返回了美国，她在伦敦的生活已难以为继了。她在艾狄斯丛林的寓所，已由立陶宛的希尔维亚·史帕罗租下，那里照旧笙歌不断。波兰著名指挥家莫林纳斯基转道瑞典，前来苏格兰举行音乐会，他也成了艾狄斯丛林音乐会欢欣的听友之一。

尤琴妮亚女士一家像接待英雄凯旋似的，欢迎亚瑟·鲁宾斯坦的荣归伦敦。她们在西班牙的朋友，早将亚瑟在该地举行音乐会的盛况，全都给她们作了全面的报道。

亚瑟在伦敦休息了几天，便同尤琴妮亚一家人同往苏格兰消暑，他们在那里租了一幢房子，还特地为亚瑟准备了一架很好的钢琴。亚瑟在因沃内斯\_\_的佛瑞斯镇度过了两个月愉快的时光，而且练弹了一些演奏会中需用节目。因为他曾应邀在苏格兰和利兹\_\_两地与交响乐团合作演出，规定要演奏柴可夫斯基的降B调协奏曲和拉赫玛尼诺夫\_\_的第二协奏曲。此外，格拉斯哥\_\_和艾丁堡\_\_两地也请亚瑟同苏格兰交响乐团合作演出，指挥是亚瑟日后的岳父艾密尔·莫林纳斯基。演奏柴可夫斯基的协奏曲，对亚瑟来说还是他平生第一遭。这位指挥家以长者的身分，就这首严谨曲子的音乐本身和技术上的处理等问题都作了宝贵的指导，并使亚瑟永远铭记在心。艾密尔要求删去作品中一些由钢琴表现的一连串极强音，适当加了一些乐句中的渐强音，这样不仅听起来清新，也能突出曲子的整体效果来。这位卓越的指挥家还证实了第二乐章的圆舞曲部分演奏太快实是严重错误的道理，亚瑟在以后每次演奏这首曲子时，都不曾须臾或忘。

亚瑟在伦敦举行了两场演奏会：一场系与伦敦交响乐团合作，由佛布鲁根担任指挥，演奏的全是贝多芬的作品；另一场是跟易沙意合作演出的独奏。伦敦的两场演奏会结束后，亚瑟便赶往格拉斯哥和艾丁堡。他在这两地的演出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亚瑟在伦敦的尤琴妮亚家中度过了传统天主教式的圣诞之夜，圣诞日则在博甘夫人家中吃的英国传统圣诞大餐，包括火鸡和梅子白兰地布丁。新年除夕，亚瑟和他的朋友们在午夜群集在艾狄斯丛林，由温妮泰·甘达瑞拉斯负责招待，狂欢尽兴地迎来了1916年。

新年甫过，亚瑟便启程前往西班牙。他的头三场演奏预定在萨拉戈萨\_\_、奥维亚多\_\_和毕尔保三地举行，与一位西班牙著名青年大提琴家卡斯伯·卡萨度轮流演奏。这三场演奏会都相当成功，虽说并没有产生轰动效应。紧接着，亚瑟开始了到各地的巡回演出。

巡回演奏的头一站是帕伦西亚\_\_城，原来只计划演两场，结果应当地交响乐学会委员会的邀请，又加演了两场。

继帕伦西亚巡回演出之后，在西班牙第二大城市巴塞罗那\_\_的首场演奏是在一个小音乐厅举行，五天之后在另一宽敞的“音乐宫”演奏时，听众竟然爆满，这场演出堪称是不折不扣的全面胜利。

接着在西班牙首都的演出产生了轰动效果。三场音乐会的入场券均预售一空，拉若剧场经理立即要求加演两场。首场演奏会便一鸣惊人，成绩辉煌，答谢的《恩可》曲演奏了四五首之多，观众仍迟迟不肯退场。伊萨伯拉公主、阿房索国王三世的老姑母也驾幸剧场。她在包厢中召见青年钢琴家，并约请次日下午去皇宫饮茶。她和蔼地说道：“明天下午五时，我将在宫中恭候你。维多利亚·尤金妮亚皇后希望能聆赏你的演奏。”那次“茶会”可说是亚瑟跟西班牙皇族建立终生友谊的肇始。这份“情谊”或曰“恩宠”历经西班牙革命和内战久而弥坚，长盛不衰，一直延续到阿房索国王和维多利亚·尤金妮亚皇后的第三代哲嗣。

从去皇宫献奏的那一天起，亚瑟在马德里的演奏会更是盛况空前，皇室成员每场必到，包括很有音乐修养、年轻貌美而又亲切怡人的尤金妮亚皇后、伊萨伯拉公主、玛丽亚·克莉丝汀娜皇太后，以及两位小公主。阿房索国王虽然对音乐不太爱好，而且只在必要时才驾临音乐会，但他喜欢跟亚瑟交谈。这样一来，成为亚瑟演奏会座上客的人日益增多，几乎囊括了马德里的一切风云人物，从皇室成员、政坛显要、外交使节，一直到著名的作家和音乐家以及其他人士。

尤琴妮亚一家人特地从伦敦赶来协助料理亚瑟的最后一场演出。尤琴妮亚女士在西班牙的上层社交界享有盛大名声，她也介绍亚瑟结交了许多当地的显赫人士。

四月复活节期间，佛南·纽奈斯伯爵夫妇等显宦组织了一次去塞维利亚的旅游活动，邀请亚瑟、尤琴妮亚和温妮泰参加。途中的“野餐”异常丰盛，美味可口，排场不小。大队人马到达阿尔黑西拉斯\_\_。亚瑟却不肯休息，偕同几个游伴乘船走了两小时航程，到阿拉伯城市丹吉尔\_\_走马观花，观赏了一番异国情调。在他返回阿尔黑西拉斯后，餐后邂逅了一名美丽少妇，她的丈夫不幸战死。亚瑟跟这个“心碎的女人”由闲聊到走进海边的一处幽静花园，最后竟又逢场作戏，两名男女竟“在一处阴暗角落的长凳上疯狂地作起爱来”，还毫不掩饰地说，这是他“毕生最没意料到的经历”。这一行人经由马拉加\_\_、格拉纳达和龙达\_\_，最后回返了马德里。巴仙公爵夫人立即在宫中设宴，为旅游归客洗尘。这时荷西·安东尼奥夫妇从马德里乘火车返回伦敦，尤琴妮亚太太则陪伴亚瑟，留在了马德里。亚瑟·鲁宾斯坦经常去皇宫为众多的外交使节、西班牙的各界显要和公主、王子们演奏。每次去演奏，



都能得到国王和皇后的名贵赏赐：一副镶有小钻石的袖扣、一个刻有“维多利亚·尤金妮亚”签名和日期的金质香烟盒、一条白金项链和一块金表。地位仅次于西班牙国王的阿尔巴公爵，经常邀请亚瑟赴宴。但是，他三次去瑞拉宫都因故迟到，这对于“极端守时”的公爵来说，是极不愉快的。头两次亚瑟都靠扯谎，胡混过了关。最后一次确系汽车中途爆胎，但因谎扯得不够生动，公爵竟没有相信他，亚瑟又一次地尝到了“狼来了”的苦头！

亚瑟·鲁宾斯坦这次在西班牙的重要收获之一，是他物色到了“一位很有才干的音乐会经理人”。他名叫艾纳斯图·桂萨达，30岁出头，古巴人。亚瑟立即聘请他担任了他在西班牙演出的经理人。此人表示，他将发挥在柏林著名的娱乐界大亨赫曼·乌尔夫事务所工作的经验，为下一季节拟定一项庞大的巡回演出规划。

1916年6月初的一天早上，亚瑟到达了圣赛瓦斯提安，准备迎接预定7月举行的演奏会。

一天，在下榻的大陆酒店的餐厅里，亚瑟邂逅了举世闻名的芭蕾舞界大亨沙吉·戴基雷夫先生。当时在餐桌旁的，还有顶替了他那芭蕾舞团首席舞手尼金斯基的新宠列昂尼德·马辛尼·基戴雷夫。晤谈之下，亚瑟才知道这位芭蕾舞团的团长处境不妙：战争把他推入了绝路深渊，他只好来中立国西班牙避难；又因为他极度嫉恨首席舞手尼金斯基竟然背叛他而结了婚，结果将这位非凡的舞蹈家解了聘，而换上来的马辛尼知名度不大，被拒之于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门外，连阿根廷首都    的柯隆剧院也拒绝与之签约。如今，这位可怜的大师只好重邀尼金斯基回返舞团，参加这两地的演出。他目前的收入有限，而经济负担却奇重：除原班人马之外，还得负担两名俄国画家和乐

团指挥恩耐斯特·安沙密特的生活费用，还聘请了西班牙作曲家曼纽·法雅    为下一季的演出谱写芭蕾舞曲，另聘请了毕加索    担任服装设计和舞台布景。

在这些时日，亚瑟还结识了舞团的所有团员，包括剧务工作人员，诸如舞蹈家丽蒂亚·鲁普寇娃、阿道夫·鲍姆、莉拉·卡修芭和沙白尔斯基姐妹等。

西班牙名画家荷西·赛特的夫人蜜赛亚·赛特给戴基雷夫提供了大笔资金，主要是从国际富有阶层募集到的钱。这使他大大松了一口气。

阿波斯这时也从马德里赶来参加圣塞瓦斯提安的夏季音乐季，并请亚瑟在他的首次协奏曲演出会中担任独奏，为热情的听众再度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协奏曲。听众中就有戴基雷夫和蜜赛亚·赛特夫人，他们俩都喜欢由亚瑟主演的这首协奏曲，从此亚瑟也才赢得了戴基雷夫的真诚友谊。

这个芭蕾舞团在马德里交响乐团的伴奏下，由恩耐斯特·安沙密特担任指挥，在维多利亚·尤金妮亚大戏院进行了两场盛大演出。随后，安沙密特又邀请亚瑟在交响乐团的一场协奏曲演出会中担任独奏。客座卖了个爆满，他们将收入全部捐给舞团团员偿还旅馆的欠帐。当时戴基雷夫正在伦敦募款，他带回了两条漂亮的领带送给了亚瑟。真是盛意感人！

这时，亚瑟自己的巡回演出也已经开始。首站是巴塞罗那和卡达隆尼亚省的一些其他城市。每到一处，都赢得了满堂彩。在马拉加港，亚瑟接受钢琴家兼作曲家阿尔贝尼斯的遗孀邀请吃饭。她跟两个女儿住在港口市郊，长女已出嫁，小女罗拉年轻貌美。晚餐之后，她们母女请亚瑟弹奏一些阿尔

贝尼斯的曲子。起先亚瑟以不敢班门弄斧、贻笑大方为由而加以婉拒，随后禁不起母女俩的一再恳求，才勉为其难地说道：“夫人，我演奏他的音乐，注入的全是我个人的情感。实不相瞒，我个人觉得《伊贝利亚组曲》的音乐结构过于浓密，以致阻碍了旋律的流畅。我演奏时会省去许多音节，您听了可能会感到震惊，可我的目的却在于保存原曲的精华。”

母女二人都是钢琴家，听了这一席话并不感到惊诧，反而一个劲儿地催促、鼓励，说道：“就按尊意弹得了！我倒想洗耳恭听你是怎样阐释这支曲子的。”

亚瑟开始弹起《崔安娜》，并将个人对西班牙韵律的热爱尽情倾注进去。弹完之后，母亲对女儿说道：“太妙了！他的弹法跟你爹爹如出一辙。”女儿也脱口而出：“是啊！可不是吗！爹也把许多无关紧要的伴音给删了。”听了她们母女的对话，亚瑟的胆子也就壮了起来。他随手又弹了三四首《伊贝利亚组曲》中的曲子，完全是依一己感受去弹。这两位听友不时地赞叹，惊呼：“爹在这儿正是用的抢板，他结尾时也是用的最弱音，他们用的速度也完全一样。”诸如此类的赞语，都是出自原作曲家的妻女，这就使亚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他对阿尔贝尼斯夫人说道：“假如您肯赏光去马德里或巴塞罗那参加这首曲子的首演会，我愿在我的音乐会中演出全部《伊贝利亚组曲》中的12首曲子，请不吝指正。”这两位女士都不约而同地答应下来。亚瑟离开马拉加之后，继续往各地巡回演出，沿途一直没有停止抽空勤练这部极为艰深的组曲。

一个月之后，亚瑟在马德里宣布了三场演奏会，每场节目都包括了这部组曲的4首曲子。由于此前无人演奏过《伊贝利亚组曲》，因此亚瑟的这项创举既是对听众的新启蒙，也是他本人事业的真正转折点。每演奏完组曲中的一首，台下就是一阵轰动，要求“再来一首”的呼叫声此起彼伏，逼得钢琴家一再重弹这些曲子。音乐会结束时，听众给了亚瑟一生中所获得的最盛大的欢呼。他至少答谢了10多次，鲜花从台下集束飞掷上台，以示高度热情欢迎。阿尔贝尼斯夫人、罗拉、阿博斯和法雅也给予了亚瑟最高的赞颂，说：“你弹这首曲子就像是天生的西班牙人一样。”

从那一天起，亚瑟·鲁宾斯坦就赢得了“西班牙音乐最卓越的阐释者”的美誉，在其他城市演奏这些曲子，也获致了同等的成功。后来，亚瑟还演奏了阿尔贝尼斯逝世之后才发表的作品《纳瓦拉》，这首曲子也成了他演奏生涯中最受欢迎的恩可曲了。每次演奏会如不以这首曲子答谢，听众就不准许他下台。

这时的亚瑟·鲁宾斯坦在扬长避短、博采众长的道路上，已迈出了坚实的步子。一次，曼纽·法雅领着他去欣赏著名的吉卜赛女歌唱舞蹈家柏丝朵拉表演他自编自演的芭蕾舞剧《巫师的爱情》。该剧叙述一名少女中了一个男士的巫术而堕入情网的故事。亚瑟对该剧中的《火舞》曲子大感兴趣。他坚持要作曲家把那首曲子借给他，然后将它改编成了一首钢琴演奏曲，在下一场音乐会中用作《恩可》曲演奏，听众简直像着了魔似的，坚持要他反复重奏3次之多。在亚瑟·鲁宾斯坦的记忆里，在1916至1917年的音乐季中，单是在西班牙一个国家，他就举行了100多场演奏会，足迹踏遍了西班牙的大小城市。而更重要的是，他那时已能很流畅地说西班牙语了。在马德里期间，亚瑟还结识了西班牙著名画家毕加索，而且还满足了尤琴妮亚渴望结交俄国芭蕾舞团人员的心理，特地在皇宫大酒店的烧烤餐厅摆下盛宴，邀请戴



基雷夫、马辛尼、法雅和毕加索赴宴。尤琴妮亚对每一位客人都深表叹服，而最喜欢的却是毕加索这位名画家，以后还经常请他为自己作画。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年夏天，她曾邀请毕加索去她那毕雅瑞芝的乡间别墅小住。临别的早晨，毕加索为报答女主人的盛情，特地在自己卧室的墙壁上画了一幅大壁画，跟她吻别后，径自走了。待到尤琴妮亚进入他卧室，才发现了这幅名贵壁画，不由高兴得惊呼起来。惟一遗憾的是，这座别墅是她租来避暑暂住的。这当是后话了。俗话说，福至心灵。好运来了，亚瑟的心灵也就更加开窍。有两件事正在大力推动着他的钢琴生涯更上一层楼，即所谓“芝麻开花节节高”。

一天，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最大的巧克力工厂的老板专程来马德里聘请最佳剧团，去阿根廷帮助发展他那妹夫的唯一戏院生意。他原本是买了张戏票观看拉若剧场的喜剧的，想不到竟碰上亚瑟在该剧场举行钢琴独奏会。这位富商一见全场居然爆满，已是怦然心动；继而见皇后和公主们都坐在包厢里，还给了他平生从未见过的喝彩，于是决定把亚瑟请去国内，以振兴他那妹夫的戏院事业。听了来人的介绍，亚瑟并没有立即相信，仅表示要同自己的秘书商量之后再行定夺。

当亚瑟把这事告诉了艾纳斯图·桂萨达之后，这位秘书劝他“先别答应来人，等布宜诺斯艾利斯驰名歌剧院柯隆剧院的主持人佛斯丁诺·罗沙和其他戏院重金礼聘你时再作决定。”艾纳斯图认为罗沙靠得住，是当地唯一能把亚瑟介绍给阿根廷听众的人。亚瑟听信了自己秘书的话，所以第二天那位阿根廷富商再来找他时，他故作冷淡，希望早点把来人打发走。孰料善者不来，来者不善，那人硬是死气白赖，缠住不肯走。亚瑟无奈，只好直言相告：“只有佛斯丁诺·罗沙经办我的演出，我才会考虑去阿根廷的。”来人马上插话：“你错了。我妹夫开的圣·马丁戏院比罗沙的奥登戏院大得多。再说，他这一季的节目档期全都排满了。”这时，亚瑟显得有点不耐烦，冷冷地说道：“很抱歉。我还想再等个一两年，也不愿让一个从未安排过钢琴家演奏的人贸然将我介绍给贵国。失陪了，眼下我很忙。”说完，他起身便走。来人气得也一扭头走了。后来，桂萨达和拉若戏院的人听了亚瑟的叙述，也都听得入了神。

几天之后，这位富商又找了来，还打开他带来的一只袋子，把亮晶晶的金币倒满了亚瑟的一床铺，咧着嘴笑道：“这是给你演奏会的定金。在阿根廷和乌拉圭演奏15场，我们愿确保支付给你4500英镑（当时一英镑金币值美金5元）。”说着，便在床上数出了500枚金市，先行成交，亚瑟一时几乎看傻了眼。这些黄澄澄的金币在亚瑟面前闪闪烁烁，俨如阿里巴巴的宝藏，撩得他心痒难耐。当天下午，亚瑟便同这位富商签下了一纸合同，于1917年6月初生效，另加两张头等来回船票。

亚瑟这次为什么要索取对方“两”张船票呢？原来他现在“福至”也就“心灵”了，他要求艾纳斯图·桂萨达担任他的秘书，陪同他一道前往。亚瑟作为履行合同去阿根廷演出的新雇主，付了雇员一个月的高薪外加供应一切费用。亚瑟暗忖，有艾纳斯图在身旁使唤，再由那边的人安排演出事宜，比自己去孤军奋战，总要保险得多，安全得多，也方便得多。他总结了30来年的经验，深信“一个好汉两个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到阿根廷去另行开辟新战场，这是亚瑟“福至心灵”的一件事。另一桩事便是想方设法去弄张护照来。他为此也煞费了一番周章。

首先，亚瑟通过好友、美国驻西班牙大使魏乐先生的关系，拿到了这位大使写给美国驻阿根廷大使的一封推荐信，请那位大使先生在必要时提供协助。

其次，亚瑟打算通过西班牙国王从中协助，拿到去阿根廷的有关证件。在豪华戏院举行的一次交响乐团演奏会的休息时刻，亚瑟在皇家包厢中觐见阿房索国王陛下，告以弄护照的实际难处。国王听了，深表同情，当下钦定次日中午请亚瑟去皇宫一行。在寝宫，国王给亚瑟介绍了他身旁的一位男士，说道：“他是我的警察总长，他将给你发给一份合法的西班牙护照，注明你是一位波兰籍国民，虽然在我宫廷内没有外交头衔，但我可以亲自保证你的身分。我想，有了这份文件，你就可以自由进入任何一个国家了。”接着，他以亲切的微笑接受了这位钢琴家的感谢，并送给他一帧银框玉照，上书：“给永远的亚瑟·鲁宾斯坦，一位西班牙的好朋友。阿房索·R。”后来，亚瑟把这张玉照和皇后送给的另两帧芳照一直珍藏多年。不幸，它们在纳粹军队攻占巴黎期间统统遗失掉了。

多谢这张西班牙护照，亚瑟也就成了这个伟大国家所承认的自由波兰的第一位公民，他的美梦才能成真，他才有可能远渡重洋，进入南美，多年的夙愿才得以变成活生生的现实。

1917年5月中旬，亚瑟·鲁宾斯坦在艾纳斯图·桂萨达的陪同下，乘坐西班牙邮轮《伊萨伯拉公主号》从加的斯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同船远涉大洋的，还有拉若戏院的团员和法国安德烈·布儒勒—蕾琴娜·巴德的喜剧团，后者是预定去智利和秘鲁演出的。长达两周的漫长旅程，由于有这么些难得的旅伴，不仅不感到枯寂，反而笙歌不断，其乐无穷。

在亚瑟抵达目的地的前两天，他收到阿根廷那位富商的妹夫拍来的电报：

“我将把跟你本人及拉若戏院所签的合同一并出让给佛斯丁诺·罗沙，他非常想你能去他那奥登戏院演出。他那原本排定档期的纪崔剧团，因不愿冒遭受潜艇偷袭的风险而拒绝渡海前往西班牙。”

看罢来电，亚瑟的心里乐得像开了花。他把桂萨达喊来，搂着这位西班牙籍的古巴秘书又嚷又跳地欢腾了好一阵：“艾纳斯图，这可是我这一辈子所遇上的最美最美的神助了！”

桂萨达捧着电文看了又看，说道：“不可恩议，真难以置信！这恰恰是我们早先梦寐以求的结果嘛！你，你，你还真是个幸运儿哩！”

经桂萨达这么一点拨，亚瑟·鲁宾斯坦反倒头脑清醒过来，凛然说道：

“没错儿，艾纳斯图，我的确是个幸运儿！不过吗对‘运气’一说，我倒有自己的浅见拙识。我从个人的经历和观察中看出：神的眷顾，大自然、上帝或我常说的造物主，对那些接受人生并无条件地热爱人生的人，似乎特别宠幸。我吗正是这种无限倾注、当之无愧的一员，我也由此发现了一个我只能称之为奇迹般的事实：只要我下意识中有某种内在欲求，生活总会惠顾并恩泽于我的。”

## 5. 向钢琴大亨迈出了第一步

从踏上南美洲的土地时起，亚瑟·鲁宾斯坦便开始了真正赚钱的演奏生涯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头两年，亚瑟都是在西班牙度过的。去100多个城市举办的演奏会无不容满，西班牙的广大听友、新闻界和王室成员都对他极为

钟爱，竟认定这位鲁宾斯坦是惟一能真正演奏并阐释西班牙音乐的钢琴家。这一令名也就在 1917 年他 30 岁时传到了拉丁美洲——接受了那边一纸报酬丰厚的合同。弹琴广交这才奏出了凯歌，结出了硕果！

亚瑟·鲁宾斯坦和他的秘书兼音乐会经纪人艾纳斯图·桂萨达于晚间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受到拥有柯隆和奥登两家戏院的娱乐界大亨佛斯丁诺·罗沙派来的秘书的欢迎，被安顿在当地第一流的广场大饭店安歇。

早在搭乘《伊萨伯拉公主号》邮轮来阿根廷的途中，亚瑟恰好跟法国女伶雷琴娜·巴德比邻而居。他被这位美貌的芳邻打动了，决心再来一次偷香窃玉。他用了一点小费买通了服务生，把联通他们两人舱房的门儿打开，从此几多快活几多春宵！由于在第二天，她便要随同剧团前往智利，所以在到达广场大饭店的晚上，他们还打算共度最后一次良宵，结果演出了一幕闹剧来。

大饭店为亚瑟准备了一间很舒适的客房，床边还有一张长沙发。雷琴娜来到这位风流倜傥的钢琴家的房间，正准备寻欢作乐时，电话铃声骤然响起。话筒中传来经理的严正警告：“那位女士必须立即出来，旅店规定不准未婚男女同房居住的。”亚瑟赶紧穿上衣服，跑到楼下跟经理协商谈判。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回来，他只好把雷琴娜留在自己房里，一个人独自在另一间为客人随从准备的斗室里栖身，双方“含泪话别”。这一夜，亚瑟都是在一间既无自来水、空气又龌龊不堪的陋室中度过的，懊恼失眠，苦熬苦撑。好在为时不长，第二天一大早，他就送雷琴娜去车站搭车去智利了。

亚瑟回到自己客房，正准备补睡一会儿觉，电话铃声又把他吵醒，原来是住在另一家旅店的桂萨达打来的。对方要他准备一下，罗沙就要派人去洽谈演奏会的计划事项。一小时之后，桂萨达陪同两个年轻人来了。他们向亚瑟索取节目单，还要这位新来乍到的外来演艺人员在当天下午去拜访当地的五家报社。由于亚瑟“拒绝向新闻界的权威磕头”，双方争执不下。最后来人让步，只请亚瑟去拜访当地最有名气的《民族日报》老板路易·米德里。

一提起“米德里”这个名字，亚瑟马上想起马德里著名的吉卜赛女歌唱舞蹈家柏丝朵拉写给路易·米德里先生的介绍信。当时，那位吉卜赛美女还对亚瑟说道：“这封信拿着，对你的事业一定会大有帮助的。”

当亚瑟提起这桩旧事时，来人几乎失声惊呼：“哇！这简直是奇迹嘛！这位路易·米德里迷恋柏丝朵拉都迷得快要发狂了。为了博取她的欢心，他是啥事都肯做的。快把这信交给我们送去。”这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弹琴广交硬是再度显示了神通！

这封由柏丝朵拉署名的撒娇式芳笺中，极尽揄扬亚瑟“神奇”之能事，威力万钧。米德里当即指令《民族日报》的首席乐评家在头版头条撰文介绍鲁宾斯坦在西班牙的成就及其高超的演奏技艺。负责撰写乐评的荷赛·奥海达哪敢怠慢，马上遵命行事，大造了一通舆论，为亚瑟以后在南美的成功演奏铺就

了一条鲜红的地毯。

1917 年 7 月 2 日，亚瑟·鲁宾斯坦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奥登戏院举行了首场演奏会。宏丽的戏院全部客满，该市的豪门显贵几乎都到场了，包厢挤得水泄不通。据罗沙办公室的人说，

包厢的票向来很不好卖。这次却是例外，入场券已被抢购一空。

听众对几首古典乐曲反应冷淡，可能是艰深不熟悉的缘故，

也可能是大家肯定不了，演奏者对这些作品的表达方式是否正确。他们对亚瑟弹奏拉威尔\_\_所作《加斯巴之夜组曲》中的《水妖》的反应则是一派沉寂，没人知道这支曲子究竟什么时候奏完。不过，阿尔贝尼斯的《纳瓦拉》却为亚瑟扳回了面子，而李斯特的《第十二幻想曲》演奏完毕，全场掌声雷动。他答谢的《恩可》曲有4首之多。喝彩声最响亮的，来自舞台两侧的马德里市拉若戏院剧团的团员们，他们在亚瑟于西班牙首次轰动之后，就一直紧跟着他，做他的义务拉拉队和坚强后盾。佛斯丁诺·罗沙和票房人员也对亚瑟的首场演出深表满意。

第二天，各报刊都对鲁宾斯坦的钢琴演奏发表了贬褒不一的评论，而以《民族日报》的荷赛·奥海达所唱赞歌的调门最高，而该报的劲敌《新闻报》的乐评家拉瓜迪亚先生则批评亚瑟演奏的巴赫触技曲和贝多芬奏鸣曲不够成熟，但认为肖邦的曲子演奏得不错，而结尾的《幻想曲》，充其量只是画廊中的展品而已。正是这位对外国艺术家毫不买帐的拉瓜迪亚先生，当年曾经迫使波兰钢琴大师巴德瑞夫斯基未结束他的巡回演出就提前离开了阿根廷。另一家《论坛晚报》刊载了一篇署名密奎尔·马斯楚吉安尼撰写的评论，指责有关方面把票价定得过高，却叫听众去听一名年纪轻轻而又不成熟的钢琴家的演奏。至此，亚瑟的经纪人便聚在一起，责怪他在来的当天没有去拜“码头”，才惹来这等吹毛求疵、抓腕别臂的麻烦。大家都担心5天之后的第二场演奏会，惟恐结局不妙。

正当亚瑟心怀忐忑之际，他在演奏前收到了两封热情洋溢的信：一封来自阿根廷已故总统的遗孀曼纽·昆塔纳夫人的便笺，特邀他参加茶会；另一封是作曲家阿伯图·魏廉斯邀他赴晚宴的请柬。他信中表示，他家中有当地大部分重要音乐家聚会，欢迎亚瑟前去会晤他们。

当亚瑟应邀出席昆塔纳夫人的茶会时，才知道这位夫人已年近八旬，但精神矍铄，同两位已婚的女儿和四名已成年的孙儿住在一所宽敞的大宅子里。她家的宾客都是阿根廷社交界中的顶尖人物，如骑师俱乐部主席米奎·马丁尼斯和他的女儿妮娜·萨拉曼加伯爵夫人等。这些贵人的官邸，圈外人是很难进得去的。亚瑟同时发现，昆塔纳老夫人的最小女婿莫瑞诺先生，是当时阿根廷驻马德里的公使（那时还没有大使），也是亚瑟在西班牙的最热心的听友之一，从未错过他在马德里的任何一场演奏会。正是这位公使先生，敦促昆塔纳一家子尽量去听名震西班牙上下的卓越钢琴家的演出，并力争晤面。而马丁尼斯的

女婿，正是尤琴妮亚在西班牙的挚友路易·萨拉曼加伯爵，跟亚瑟在马德里也混得很熟。也正是这位萨拉曼加伯爵从马德里写信给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妻子和岳父，要他们将宅门向亚瑟大大敞开。就这样，因为有了故交莫瑞诺先生和路易·萨拉曼加伯爵两人的遥控指挥，才使得这位已故总统的遗孀昆塔纳老夫人对亚瑟表现出“慈母般的呵护深情”，她才会对亚瑟说：

“你什么时候有空，都可以来我这里吃饭，我们随时都会给你留个位子的。”而头场演出时包厢爆满，贵族人士乐“听”不疲，

也不无他们的推动和影响。其实，严苛的阿根廷首都的上流社会，一向是不轻易出席任何音乐会的。

在应邀出席作曲家阿伯图·魏廉斯的家宴时，亚瑟·鲁宾斯坦被介绍了其他来宾，其中有《论坛晚报》那位持全盘否定的乐评家密奎尔·马斯楚吉安尼先生和另一位同样含敌意批评的乐评家荷赛·佛莱雅斯。其他陪客还

有以主人名字命名的“阿伯图·魏廉斯音乐学院”的教授、教师，还有演奏家和几位出名的业余音乐家。亚瑟简直沐浴在真挚的友谊气氛中。

饭后饮咖啡时，魏廉斯音乐学院的一位小提琴教授请亚瑟演奏几支曲子，亚瑟则提议与他台奏一首小提琴—钢琴奏鸣曲，

得到了对方的积极响应。这时，魏廉斯却不无歉意地说，可惜他家中没有小提琴和钢琴的乐谱，都放在音乐学院了。亚瑟便问那位小提琴教授，能否不看谱演奏。他自己因有与好友保罗·高占斯基长期合奏小提琴奏鸣曲的经验，涉及范围又广，而且是从不看乐谱的。谁知那位小提琴教授的造诣也很高，表示“可以试试”。显然有点儿怯场。于是，包括那两位乐评家在内的来宾们，都满怀好奇和怀疑的心态坐下来聆听。亚瑟和那位小提琴家都拿出了各自的绝招，在谨慎、相互合作下演奏了全部克罗采奏鸣曲，非凡的神技赢得了在场听众雷鸣般的掌声。紧接着，他们还演奏了双方都特别喜爱的勃拉姆斯D小调奏鸣曲，又赢得了正式演奏会的至佳效果。这下两位乐评家坐不住了，向亚瑟深致歉意，不该把他视同一名肤浅的乐师。此后，马斯楚吉安尼和佛莱雅斯两位先生也就对他另眼相看，一变而成为鲁宾斯坦最热心的支持人了。因此，这次接受魏廉斯先生的宴请，对亚瑟来说意义十分重大，他把首闯南美洲的第一站——阿根廷首都的乐评家和顾曲周郎们都拉到了自己一边，他又一次地尝到了“弹琴广交奏凯声”的甜头。

这以后，昆塔纳夫人家差不多成了亚瑟·鲁宾斯坦的家，他几乎天天去那里吃中饭；晚餐则经常是在尤琴妮亚的挚友之妻妮娜·萨拉曼加伯爵夫人家里受用。

这以后，亚瑟·鲁宾斯坦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站稳了脚根，不仅没有重蹈巴德瑞夫斯基的覆辙，而且以下几场的演出卖座情况良好，而且其中一场的门票早已预售一空。

待这预定的6场演奏会举行过后，亚瑟跟那位经营巧克力富商所签订的初步合约已履行完毕，只是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

的亚的苏里斯戏院仍欠他4场。

蒙得维的亚虽然音乐学院不多，但当地人士却更热衷于高尚的音乐，加上亚瑟在当地新结交了一些朋友，包括亚瑟的师兄、亨利克·巴斯教授的另一个波兰弟子威廉·高利谢，以及小提琴家侯昆·莫拉等。有了这些人的支持，他在那里的第一场演出门票便预售一空。

亚瑟在蒙得维的亚的演奏节目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奥登戏院的首场音乐会相同，但效果却截然相反。这里的雷鸣掌声、大喊《恩可》和其他狂热欢呼，以及把演奏者高高地抬举空中，

都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所不曾有过的。

在不到两周内，亚瑟结束了在蒙得维的亚的4场演奏，返回了布宜诺斯艾利斯。

艾纳斯图·桂萨达发挥了他那经理才华，显示出娱乐大亨的非凡手腕。他在智利圣地亚哥跟当地戏院院长瑞纳图·沙维提签下了3场演奏，另在瓦尔帕来索2场；在蒙得维的亚他又为亚瑟宣布了3场音乐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奥登戏院还谈妥了4场，这4场中甚至能从票房中直接提成。

经过艰苦的旅途跋涉，逃过了灰土袭击、山崩危险和大雪活埋等的灾祸，亚瑟·鲁宾斯坦终于到达了美丽的圣地亚哥城。

搭帮温妮泰·甘达瑞拉斯的隆情美意，她从遥远的伦敦寄给了她家乡的



亲友一封信，要他们全部出动去为鲁宾斯坦捧场。这样，在圣地亚哥和瓦尔帕来索的几场演出门票均预售一空；这样，尤琴妮亚·伊拉苏瑞丝女士的兄嫂还不停地为亚瑟摆下盛宴招待；这样，每当演出时，亚瑟的手还没有触及琴键，台下的听众就刮起了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这样，说来难以置信的是，亚瑟·鲁宾斯坦返回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反倒谢天谢地，高兴不已！过于“隆情美意”，反倒成了精神上的重大负担。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亚瑟·鲁宾斯坦的第二次演奏季终于使得他时来运转。经过许多年经济上的拮据之后，他突然发觉自己十分富有：可以买鲜花献赠年轻的靓女；可以买一些昂贵的礼物馈赠特别要感谢的恩人；可以在自己身上更多更勤地花钱了——在一家最高级的珠宝店买了一块极薄的白金表，背面用白色珐琅刻上了“亚·鲁”字样。当时在那个富裕的首都四方范围内，还找不出第二个人拥有这么一块价值连城的高级表。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骑师俱乐部主席、萨拉曼加伯爵的岳父米奎·马丁尼斯曾对亚瑟说道，“你今后会有大钱可赚的，亲爱的！我本人就要出价2万阿根廷比索（时值1万美元），请你

在骑师俱乐部演奏一场。”亚瑟很感激地接受了这一邀请。不过，在骑师俱乐部的演奏尽管报酬极高，但听众尽是一些嗜睡好赌之徒，对音乐的兴趣不大。他们往往要到演奏完毕喝香槟酒时，才会振作起来。

尽管如此，在亚瑟·鲁宾斯坦首次来阿根廷演出时，听众对音乐的欣赏能力还是挺高的，对他弹奏的几首超现代化的乐曲，也表现了相当程度的敬意。他们常常主动要求这位青年钢琴家演奏普罗科菲耶夫、许马诺夫斯基、拉威尔、斯克里亚宾

或德彪西的某些曲子。阿尔贝尼斯的曲子也深受阿根廷听众的欢迎，亚瑟的演奏为这位西班牙作曲家的家人提供了一笔为数可观的版权收入。此外，西班牙的另一作曲家曼纽·法雅的作品也受到疯狂的喜爱。由于倍受阿根廷人民的欢迎，这位作曲家在西班牙内战时期干脆搬到阿根廷的科尔多瓦定居，直到1946年在该地寿终正寝。

在返回西班牙之前，亚瑟·鲁宾斯坦跟佛斯丁诺·罗沙签下了1918年演奏季的合约，包括到巴西、乌拉圭、阿根廷、智

利、秘鲁和经巴拿马去古巴哈瓦那的演奏。经理单位负责亚瑟的旅费和宣传，还提供给他一位私人秘书，亚瑟的酬劳是在全部总收入中提取百分之五十五。这样一来，亚瑟·鲁宾斯坦在南美洲的名气和地位都有了质的巨大提高；在多年潦倒落魄之后，他已向钢琴大亨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拉丁美洲业已成为他钢琴生涯的“发迹之地”了。

在亚瑟·鲁宾斯坦的《自传》中，他对曼纽·昆塔纳老夫人流露出内心的无限感激和至诚爱戴，认为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像母亲一样照顾我”，“几乎每天请我同她家人一起进餐”。此外，这位已故阿根廷总统的遗孀还以80高龄的长者对亚瑟呵护备至：经理他的演奏事宜；经常一早去他的旅店查看衣物是否清洗放好；为他推荐城里的最好裁缝，为他裁制了一些演奏会中的最佳礼服；帮他赚来的大批款项存入阿根廷银行，享受高达六分的银行利息。

临别时，这位老夫人赠送给亚瑟·鲁宾斯坦一颗其先夫遗下的带虹晕的美丽珍珠，外加一只装满最上等雪茄的银质烟盒。

在以后的 65 年生命历程中，鲁宾斯坦每天打领带，都忘不了别上昆塔纳老夫人赠送的这颗美丽彩珠。

## 6. 乘胜再闯南美

亚瑟·鲁宾斯坦回到已成为第二故乡的西班牙，颇有衣锦荣归之感，得意的欢欣自不待言。

亚瑟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和巴伦西亚还有几场演奏会。

在漫长的巡回演出中，他用的是一架新史丹卫钢琴，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代理商处订购，冒着大战炮火从纽约运来马德里的。鉴于即将二闯南美，亚瑟决定在西班牙的几场演奏之后，即将这架钢琴卖掉。他把这事委托给了好友、巴塞罗那《先锋报》的乐评人贺昆·裴纳，让他全权处理，便宜行事。

一天晚上，亚瑟在马德里歌剧院（即豪华大戏院）观赏了《卡门》，女主角嘉柏丽拉·毕珊梭尼饰演卡门，她那精采美妙的歌喉使马德里的观众惊叹不已，而“她浑身散发出来一股狂野、肉欲的兽性”，也不能不使亚瑟拜倒裙下，觉得她是“最完美的吉卜赛女郎的化身”。

佛斯丁诺·罗沙专程赶来马德里，打算礼聘嘉柏丽拉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柯隆剧院演出，并为亚瑟的二闯南美巡回演出作最后的细节安排。

每天午饭之后，亚瑟在皇宫大饭店的圆型大厅里，都能看见罗沙跟这位卓越的演唱家和另一女士共啜咖啡。他每次经过他们身旁，指望结识她，而罗沙总会站起身来迎上前去跟他搭腔，有意避开相互介绍。这样，这对一见钟情的男女之一方，“只有深情地盯着她以表达自己内心的钦慕”，另一方“也还以浅浅的一笑”，心有灵犀一点通。

一天夜里，罗沙离去，亚瑟在空荡荡的走廊上见她径直走来，一时喜得脸红耳赤。她走到亚瑟跟前，突然止步不前，不容对方自我介绍，猛然双手紧紧抱住亚瑟的脑袋，疯狂地吻起他的双颊和嘴唇，嘴巴皮子都给咬出血来。

次日，正是马德里举行狂欢节的第一天，亚瑟租来一辆缀满鲜花与彩带的敞篷马车，邀请嘉柏丽拉一同沿着卡斯特兰纳大道兜风，嬉戏，狂欢，热吻，玩得好不痛快！

回到旅馆，嘉柏丽拉牵着亚瑟的手，一同进入她的房间，对着他说：“宝贝，我们躺一会儿吧！”以下是亚瑟的心灵独白：

“3 个小时之后，我疲惫不堪却无比快活地离开了她的房间。能将‘卡门’拥入自己怀里，对这次艳遇我固然自鸣得意，却也只当作是一个多情女子的一时逢场作戏罢了。”

谁知这位杰出的演唱家却并不“逢场作戏”，她可是真的爱上了亚瑟·鲁宾斯坦。她而且坦承，她跟罗沙之间确有韵事存在，但发誓那只是基于职业上的利益考量。这时亚瑟倒是生怕假戏真做，弄假成真，担心关系再发展下去，会一发不可收拾，有可能使他们两者的合同被白白毁掉。嘉柏丽拉可不管这一套，她始终缠住亚瑟不放，甚至不惜将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行期一延再延。最后虽说她泪眼迷蒙地勉强跟亚瑟话别，但等到在阿根廷首都两人相会时，嘉柏丽拉甚至说道：“我比以前更爱你。”说得亚瑟胆怯虚虚，因为这时罗沙对她的接待已十分冷淡，而且把她的首演往后推延。

就在亚瑟结束在西班牙巡回演奏准备乘船前往南美的前夕，他的秘书兼音乐会的经纪人艾纳斯图·桂萨达却提出辞呈，自行成立了一个“丹尼尔”音乐会，准备开创自己的事业。鲁宾斯坦在一阵气馁之余，只好另聘焕·亚威拉随行。

这次他们乘的船，还是去年他所乘的那艘舒适的“伊萨伯拉公主号”旧轮船，不过航行期间亚瑟又享受到了一次女性的“温存”。

开航没过几天，焕·亚威拉就以他那双“慑人魂魄”的色眼、“具有一股磁性魅力”的个性、“永远不会合上”的油嘴和“精明而又睿智”的头脑，赢得了女性的欢心，船上几名漂亮的妞儿，就都一个个地落入了他的掌心。

一名年轻迷人的法国妓女，正要回返巴西重投老相好的怀抱，也成了亚威拉的爱情俘虏。他将这个小妞当作“一盘可口的小菜”让给了亚瑟·鲁宾斯坦。且听亚瑟这位情种的自白：“四处无人的时候，我也就在上层甲板上那处堆放救生艇的空当儿享受到了她的温存”。

上岸之后，亚瑟一行在广场大饭店刚安顿好，就看到妮娜·萨拉曼加女士在柜台上的留言，说她先生仍在马德里，她约定次日设晚宴为亚瑟洗尘。亚瑟当下打电话给她表示欣然赴宴，并通知她有关新任秘书的姓名。萨拉曼加伯爵夫人听了很高兴，也请他一道光临。次日晚宴时，菜还没有端上桌，焕·亚威拉已跟米奎·马

丁尼斯一家人谈得十分投机。他把马德里社交界的传闻说得绘声绘色，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听得津津有味。待他们离去时，主人郑重其事地约请亚威拉今后常来常往。

那天，罗沙派人来取走亚瑟预定的首场音乐会的节目单，并通知这次巡回演奏的路线将从巴西开始，然后前往阿根廷、乌拉圭、智利和秘鲁，最后一站是古巴。

由于巴西业已参战，阿根廷和巴西之间的海上通路不好走。

亚瑟一行只好改乘火车，用了4天时间终于到达了圣保罗。罗沙的合伙人、也是里约热内卢大都会戏院和圣保罗歌剧院的主管华德·莫可琪派人来车站迎接。亚瑟一行被安顿在一家三层楼的旅店里。

次日晚上，亚瑟和亚威拉一道乘火车抵达里约热内卢。华德·莫可琪先生在大都会戏院的大厅为钢琴家举办酒会，介绍几位音乐家和显要人士给他认识。在当地有6场演奏会，入场券几乎预购一空。

首场演奏定在5天之后举行。歌剧院的音响设备很理想，演奏用的史丹卫钢琴也性能特优。

首场演出的成绩非常成功。最后一首曲子结束后，顶楼后座的听众鼓掌、喝彩，持续半小时之久。

在音乐会的间隙，亚瑟应邀参加了巴西国家音乐学院院长奥斯华图先生的盛宴。这位音乐大师60多岁，和蔼可亲。通过这次赴宴，鲁宾斯坦认识了巴西两位首席作曲家法兰西斯可·布拉加和阿伯图·兀波穆塞诺。此外，他还跟法国驻巴西公使的私人秘书、小提琴家兼作曲家的达立奥·米约一见如故，通过这位米约先生，亚瑟又与法国公使保罗·柯劳德攀上了知交。此后，亚瑟和亚威拉几乎每天都去法国大使馆作客，又结识了大使馆的领事亨利·郝普诺夫妇。亚瑟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6场演奏会，柯劳德和米约每场必到。音乐会过后，他们通常在大使馆或餐厅聚个欢乐餐。亚瑟也拿出了两场演奏会的酬劳，来宴请柯劳德、米约和郝普诺。那是一次最奢华的宴会，凡是亚威拉能弄到手的美食，他都全部摆上了餐桌，使客人们惊慕得目瞪口呆。

亚瑟·鲁宾斯坦在里约热内卢的6场演奏会的节目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同小异，但令亚瑟感到惊喜的是，普罗科菲耶夫、许马诺夫斯基、布索



尼和拉威尔等作曲家的现代曲子却赢得了更多听众的喜爱。

亚瑟·鲁宾斯坦在大都会歌剧院又加演了 9 场，前后 15 场。另外在圣保罗的 6 场也演得很成功。在返回里约热内卢后，他又继续举行了几场演奏会，最后第 15 场是在星期天下午举行的。戏院内的听友不仅为亚瑟起立喝彩，街上的人群也像在蒙得维的亚似的将他团团围住，有些年轻人甚至把他抬起，高高地举在肩膀上。

亚瑟一行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受到的欢迎十分热烈，演奏会的入场券也预售一空，乐评家们都没有挑毛病。只有那个曾经迫使巴德瑞夫斯基没有结束巡回演奏就提前离开阿根廷的《新闻报》乐评人拉瓜迪亚先生却仍然不肯买帐，但也成了孤家寡人，应者寥寥。

亚威拉成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富有人士的“宠儿”，当地的各色大门都为他敞开。不过，他并未失过职——演奏会的票房可说都怕了他了。

在亚瑟准备前往智利之前的一个上午，亚威拉建议他雇用一名随身仆役，月薪不高，只需包下他的旅差费用就行。亚瑟于是雇用了加利哥·恩立克随身干点杂事。他们三人在昆塔纳夫人家和马丁尼斯家分别接受饯行之后，就动身去了智利。

亚瑟在圣地亚哥的几场音乐会中演奏的新练曲子（如拉威尔的《加斯巴之夜》等），比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得到了更多听众的了解。尤琴妮亚·伊拉苏瑞丝在智利那数不清的庞大亲属，都纷纷为亚瑟、亚威拉和恩立克大摆接风酒宴，亚威拉感到非常荣耀。

音乐会之后，他们一行乘船于 1918 年 11 月初抵达秘鲁首都利马。由于亚瑟在西班牙的辉煌演出早已传遍南美，所以他的首场演出非常成功。当地的音乐家看到秘鲁的上流人士都光临了他的音乐会，因而感到十分惊异。他当即宣布了 4 场演奏会。就在亚瑟第二场音乐会正在进行的当儿，戏院中爆发出了一阵骚动。“休战了！”听众边喊边往外冲。他们把音乐会全忘了。利马倾城出动，人们唱着《马赛进行曲》，载歌载舞地欢庆达旦。也就在这时，亚威拉辞掉经纪人一职，去了西班牙，罗沙戏院派了一名叫白卡曼诺的代表一路陪送亚瑟，算是顶替换·亚威拉了。但亚瑟对这个人的看法是：“这人的手脚可绝不像他的名字那样清白”。为了欢庆战争的胜利，亚瑟·鲁宾斯坦决定取消预定的几场音乐会，专门为法、英、美三国组成的红十字会作一场盛大的慈善演出。这场音乐会募集了一大笔钱，都分别交给了三国的大使。亚瑟一行从智利前往巴拿马，到达科隆时，他们的衬衫都湿透了。那些海港城市都在炙热的赤道线上。他在这里没有准备演出，只想雇一条船驶往古巴。当天晚上，白卡曼诺给亚瑟送来了嘉柏丽拉·毕珊梭尼发自巴西里约热内卢的一封信和一封电报，向亚瑟表达了“终生不渝的爱情”，信尾还加了一句：“给我亲爱的图图洛一个热吻。”对她给自己起的这个呢名，亚瑟看了“很讨厌”。电报的结尾则是：“恨不能就见到面”。亚瑟倒在床上，绞尽脑汁，思考解决这一扰乱他生活的突变。面对这一种新的复杂的责任感，他同时又感到胆怯虚虚的。他觉得自从波拉之后，自己一直没有固定的异性情侣，过得倒挺痛快，潇洒自由的，尤其是他那“男性的虚荣受到了高抬”，他“无意跟嘉柏丽拉结婚，但又非常害怕这正是她的目的所在。”亚瑟虽然有这种心态，但这个女人一直在缠着他，“根本没法子阻止她”来，这种矛盾无奈的心理是造成他苦恼不堪的根源。尽管内心矛盾，责任感却驱使亚瑟拍了一封长电给智利的好友若奥·舒德，请他经济上接济她，就近帮

助她。

嘉柏丽拉终于来到巴拿马的科隆，“像朵初开的野菊，跟我又热吻又发嗲：‘图图，图图洛，图图利诺！’”

他们俩乐滋滋地走进旅馆。亚瑟把嘉柏丽拉带进了一间干净、舒适的房间。她刚把门儿轻声掩上，猛听得一声急促的敲门声。原来是一名美军催促亚瑟快快离去。嘉柏丽拉吓得要命，以为亚瑟犯下了什么滔天大罪。待亚瑟给她讲解清楚后，她这

才尖声嚷嚷：“什么？我的天呀！简直疯了！他们是什么时候连男女合欢都不准的呢？”但是秀才遇见兵，有礼讲不清。他们从此只好在进餐时或走廊上见一下面，而不能一起待在房子里。女方根本受不了，几乎要发疯。

鉴于巴拿马的所有船只都给军方征用，以接运从欧洲回归的部队，他们将会在当地待很久很久。亚瑟决定去见当地的行政长官。

说来也是人生的巧合。这位行政长官正是 18 年前小亚瑟（那时才 13 岁）去德累斯顿演出时，在火车上向他索要签名、题词的那位乘客。这人当即拿出有亚瑟签名的那本小册子。于是，一件意外的奇迹又出现了。

这位行政长官不仅给亚瑟一行三人（这时白加曼诺决定离开），办好了去美国的签证，而且联系好了一艘开往哈瓦那的希腊水果公司的轮船，船长甚至还允许免票搭乘。交换条件是为“弟兄们”举行一场劳军演出。亚瑟当然愉快地接受了这一条件。

音乐会是在露天场上举行的，大约有一万名军人参加。因为场地太大，大概谁也听不见什么，军人们也只是在长官的引导下，在适当的骨节眼上鼓掌，以示感谢。不过看得出，那位地方行政首脑倒是十分满意的。

经过几天艰苦的水上行程，亚瑟一行抵达新奥尔良，然后搭乘火车到达迈阿密，再从那儿乘每天一班、航程 8 小时的汽轮抵达了古巴首都哈瓦那。他们住进了十分舒适的广场大饭店。这中间有一段小插曲，饶有兴味。

且说嘉柏丽拉和恩立克使用巴拿马的签证，通过了检查护照的关口。亚瑟则因当时仍属战时，在过了民政关口后，还得将护照交给军事单位检验。一名军官仔细查阅了他的护照，产生了疑问：这人是波兰籍，怎么用的是西班牙护照？于是加以穷诘盘究。亚瑟无法，最后搬出了西班牙国王阿房索这把保护伞。谁知那名美国军官根本不买帐，反而把他的护照扔到了地上，说：“我讨厌那个家伙。从护照看来，你其实是个俄国佬。”好象“俄国佬”是什么间谍似的！亚瑟怎么也说服不了他，又提出他的签证是科隆的美国长官发的这一事实。对方也嗤之以鼻。亚瑟最后情急智生，忽然想起行李中有一封信，是美国驻西班牙公使约瑟夫·魏拉德（一个酷爱音乐的人）托他带给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外交同事的。亚瑟忙得一直没有交给那人。为了摆脱眼下困境，亚瑟终于拿出了这封信。军官边看边露出了惊讶之色：“你怎么不早给我看呢？”亚瑟知道事情有了转机，就将了对方一军，厉声说道：“请把你的姓名和地址给我，我要向上头反应，还要控告你对一位友邦国王的大不敬。”这位军官一下子变得像个泄了气的皮球，结结巴巴地为自己寻找辩护的借口，又是哀求，又是买鲜花，又是帮提行李，又是送他们到了火车站，极尽卑躬屈膝之能事。再说亚瑟在广场大饭店要了两间紧邻又可俯瞰大广场和歌剧院的套房，恩立克立刻帮助他们安放好行装。由于时间已晚，他们便胡乱吃了点东西，便各自回房歇息去了。亚瑟原本只打算稍躺一会儿，当晚还得去会晤歌剧院的主管，商谈演奏会的相关事宜的。哪晓得一觉醒来，才



知道自己已足足昏睡了 16 个小时。

第二天，亚瑟前去哈瓦那歌剧院会晤其主管安东尼奥·布拉卡勒先生，双方决定将演奏会在 10 天之内结束，亚瑟给了对方 4 套节目单。当随后他们谈到西班牙的女低音歌唱家嘉柏丽拉·毕栅梭尼时，那位主管高兴极了，说他们邀请她都已经两年，这下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了。见面之后，布拉卡勒先生不住地恳请嘉柏丽拉跟卡鲁索搭档主演《阿依达》中的安奈丽丝公主，稍后特地为她再度推出《卡门》。当嘉柏丽拉提出她的报酬时，布拉卡勒先生的热忱稍稍低了点，不过还是同意下来。此后，他们就卷入了没完没了的新闻访问，睡觉的时间很不充裕，中、晚餐都吃得很晚，从没有好好儿享受过一顿舒心大餐。亚瑟去试了试史丹卫钢琴，结果比他预期的还要好。他于是在史丹卫公司的库房里整整练了一天。嘉柏丽拉也开始排练：先与钢琴伴奏，随后又与芝加哥的出色指挥家乔吉奥·波拉柯为首的交响乐团共同排练。

嘉柏丽拉和亚瑟的演出都非常成功，赢得了听众的欢呼。布拉卡勒见听众反应这么好，有利可图，就决定在哈瓦那至少再演奏 6 场，在其他省区另加映几场。嘉柏丽拉首场演出《阿依达》中的安奈丽丝公主，可说无懈可击。舆论界认为从未听过一位女低音歌唱家竟有如此的音量，唱得这般美妙动人。美中不足的是，演唱卫队长拉达木斯的意大利男高音歌王卡鲁索当时演唱一场的酬金高达 1000 美金，相当于当地老百姓一年的辛苦所得。一时舆论哗然，卡鲁索在首场演出过程中遭到臭弹的攻击。好在这类恶作剧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

亚瑟在第二场演奏会结束之后，从西班牙花腔女高音玛丽亚·巴伦托丝的口中得知自己在波士顿交响乐团音乐会中担任的独奏和首场音乐会将在一周内举行的消息。这使亚瑟·鲁宾斯坦猛然忆起上次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演奏时发生的事。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位意大利钢琴家玛丽亚·卡瑞拉斯。她的丈夫是阿根廷人，也是她演出的经纪人。亚瑟经常跟他们夫妇见面。一天，卡瑞拉斯先生带给亚瑟一封从纽约寄来的信。他从信中获悉一位名叫姜森的美国音乐会经纪人请他这个钢琴家去美国巡回演出 15 场，每场酬金为 400 美元，而且旅费和宣传费用统由他们包下。这次邀请并非基于亚瑟在南美洲的名气，而是因有比利时小提琴家尤金·易沙意的大力举荐，不过，在转来姜森的邀请函的同时，卡瑞拉斯先生出于好意，曾经建议亚瑟先把最后 4 场演奏会的酬金拿到手，再跟姜森签约，据说姜森这人在跟艺术家们打交道时的口碑不佳。他还说，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是一种防患未然的自卫措施。亚瑟听从了卡瑞拉斯先生的建议，在接受姜森的聘请时，附加了这么一条要求，并对卡瑞拉斯表示了谢忱。这一段时间，亚瑟都一直在等待姜森的回复，想不到海报却倒抢先一步，登出了他在波士顿交响乐团的音乐会中担任独奏，而且一共是 6 场，包括纽约、费城、波士顿、巴尔的摩等地。

且说亚瑟听罢玛丽亚·巴伦托丝的口传消息后，不由惊喜交集。喜的是每场 400 美元的酬金虽不算多，但有机会再会一闯美国这个难关，不能不叫他怦然心动；惊的是至今还没有收到向姜森索要的合同和钱，是否业已寄出，只是尚未寄到呢？

想到这里，亚瑟感到要作的事太多了，包括取消在古巴的演奏会，打电报给姜森通知即将赶去赴会的决定等。布拉卡勒先生心里虽不痛快，却也能予以谅解，只希望能答应他尽快回古巴演奏。说服嘉柏丽拉留下来履行合约，

亚瑟倒是费了好一番唇舌，因为她执意要跟随他一道去美国。

次日一早，亚瑟收到姜森的复电，得知他们已在巴尔的摩大饭店为自己订好了房间，并请他抵达后立即去姜森办公室面洽。尽管电报不尽如人意，亚瑟还是决定去那里，因为能与波士顿交响乐团合作，才是他再度赴美的真正原因。当天晚上，亚瑟·鲁宾斯坦启程，嘉柏丽拉和布拉卡勒两人送他上了船。

## 7. 再闯美利坚和初战墨西哥

经过漫长而疲惫的旅程，鲁宾斯坦跟恩立克深夜抵达纽约市。他们下榻于巴尔的摩大饭店，看到姜森留的条子：“因太晚未克趋迎，明日中午在办公室见。”另有一封信，是亚瑟在维也纳时代的朋友达嘉玛·果多夫斯基写来的，在表示热烈欢迎之余，还希望亚瑟第二天请她吃饭。

这一晚，亚瑟睡在舒适的房间里却难以成眠，心头想的事太多。首先，他怕见茱丽儿·德瑞柏，因为他不喜欢这个女人，但却爱上了她；而对嘉柏丽拉虽没有爱上，却又挺喜欢。亚瑟生怕再度陷入茱丽儿的情网。至于波拉，他相信她已找到了她的孩子，与家人言归于好了。其次，他又想念家人和波兰的一些朋友，大战以后彼此都失去了联系，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是死是活。他就这么想着想着，直到第二天凌晨，才勉强合上了一下眼。

次日，亚瑟·鲁宾斯坦去百老汇大道与第10大街交叉口，找到了大都会歌剧院旧址对面的姜森办公室。两人见面，免不了要寒暄一番。姜森是个60来岁的跛脚老人，他告诉亚瑟在纽约的几场演奏会：一是易沙意跟亚瑟在辛辛那提合作两场；二是佛德立克演艺公司也给他安排了与芝加哥交响乐团的演奏；三是姜森为他争取到一场在卡乃基音乐厅的独奏会。

接着，亚瑟·鲁宾斯坦请女友达嘉玛·果多夫斯基在丽池·卡尔登大饭店吃中饭。客人迟到，他在餐厅前的大厅里倒是邂逅了茱丽儿·德瑞柏。相见之下，茱丽儿显得很一般，只说了她已跟保罗离了婚，“希望不久再见面”之后，就有朋友把她拉去吃午饭了。

几分钟之后，达嘉玛才姗姗来迟。她已长得非常漂亮，参加了几部电影的演出，又详细通报了纽约艺术界的简况。

晚上，亚瑟出席了好朋友亚道夫·鲍姆的宴请，席间认识了普罗科菲耶夫。亚瑟对这位俄苏作曲家兼钢琴家评价甚高，认定斯人是“俄国最重要的作曲家”，“俄国其他作曲家总令人感觉缺乏普罗科菲耶夫作品中那股纯粹的罗斯民族色彩。”在鲍姆的宴会上，亚瑟还拥抱了理查·奥汀斯基，他们早在奥汀斯基在柏林担任名剧作家马克斯·伦哈德的助理时就相识。

姜森在卡乃基音乐厅安排了亚瑟·鲁宾斯坦的首场演出，那是在他抵达纽约10天中的一个礼拜天的下午。这次首演对鲁宾斯坦的职业生涯意义重大，他心头感受的压力可不小。他准备了一些他最成功的曲子，开头是贝多芬的《华尔斯坦奏鸣曲》，接着是几首肖邦的短曲，三四首德彪西的作品，阿尔贝尼斯的《崔安娜》，最后以舒伯特和陶西克的《军队进行曲》终场。每天早上，他都要练几小时钢琴，希望在多年演奏之后，能赋予这些作品一些新的、更严谨的探讨。

战争的胜利为纽约居民带来了狂欢的高潮。街头从早到晚都挤满了人群，又是哭来又是笑，话谈个没完没了。酒肆、餐馆和舞厅全是人，挤得水泄不通。不表示一些庆祝的热诚几乎很危险。达嘉玛的许多朋友都想把亚瑟也拖进这狂欢的潮流，可他就是不肯。那10天中，亚瑟整天守在钢琴边和普

罗科菲耶夫的身旁，普罗科菲耶夫也一样，不理睬一般大众这种疯狂的发泄。姜森嗜酒如命，这时酒就喝得更凶了。他通过其情妇露露告诉亚瑟·鲁宾斯坦，入场券的销路很好。

在演奏会的前一天，亚瑟·鲁宾斯坦去码头把嘉柏丽拉接到巴尔的摩大饭店。由于美国旅社也禁止未婚男女同居一室，所以亚瑟为从古巴前来美国的女友在一楼找了间宽敞的公寓套房，他自己的房间则在 12 楼。嘉柏丽拉第一句话便是：“我不喜欢美国。”作为她不满的发泄。

首场演奏会如期举行，这是亚瑟·鲁宾斯坦自 1906 年以来首次在纽约的演出。由于嘉柏丽拉的突然来临和连带的诸多琐事，对亚瑟的精神和心绪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到达卡乃基音乐厅时体力虚弱，好在听众踊跃，又有普罗科菲耶夫、约瑟夫·赖文、贾克斯·狄博等好友的不断打气，总算恢复了他的信心。亚瑟向听众致意时，视线落到了保罗·德瑞柏和茱丽儿两人身上。他们静静地坐在一起。亚瑟的演奏会总算把他们俩暂时拉回到了一起，尽管也许仅是那么短短的一天。

那天的首场演出结果不坏，特别是几首短曲。弹奏贝多芬作品时，亚瑟的神经仍有些紧张。姜森这一天竟然异常清醒，对亚瑟的成功极感兴奋。他又为亚瑟安排了另一场。

朋友们都到后台来祝贺亚瑟，也善意地为他的下一场演奏提供了一些参考意见。

那天纽约的重要乐评家都到场了。当时最具权威的詹姆斯·胡尼克对亚瑟颇为欣赏，只不过把他称为杰出的“工笔演奏家”，使他颇难受用。其他的舆论大多褒多于贬，持论公允。

一夜之间，嘉柏丽拉·毕珊梭尼的露面亮相成为纽约歌剧界和经纪人圈中最热门的话题，而亚瑟·鲁宾斯坦也发觉自己的身分已由一名钢琴演奏家转变为世界级的大牌经纪人了。亚瑟的电话铃声响个不停，大部会歌剧院那响当当的院长欧利奥·贾提·卡塞沙要求跟他接头；纽约跑红的艺术经纪公司吴夫森公司殷勤地表示要为她安排一次巡回独唱会；胜利唱片公司有意跟他签约，当时的一些音乐界名人如卡鲁索、戴丝汀和巴德瑞夫斯基等同属于这家公司的旗下。

亚瑟·鲁宾斯坦花费了两个小时才跟大都会歌剧院院长为嘉柏丽拉谈妥了一纸合同，只可惜没有为她争得饰演卡门的方便。因为这个角色仿佛是走俏的歌唱家杰拉停·法拉尔的“专利”，她宁死也不肯将它转让给他人。派定嘉柏丽拉·毕珊梭尼的角色，只限于法国作曲家比才所作歌剧中的女中音和女低音。开始时嘉柏丽拉的态度是不能唱卡门就拒绝签约。经过亚瑟做工作，使她认识到在大都会歌剧院演唱的重要意义，这才勉强签下了合同。

吴夫森公司则同她签订了总共 10 场巡回演唱，每场定价 3000 美元。

胜利唱片公司的老板卡文·柴尔滋一副好莱坞影业大亨的派头。当他得知嘉柏丽拉没有灌过唱片时，表示可提供咨询服务，条件是“跟别人一样抽取百分之十的提成”，被亚瑟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这位势力雄厚的企业机构总裁见一计不成，便又提出了另一备用方案：只要亚瑟能够帮助请到嘉柏丽拉，“也许我可以在唱片中为你本人安插一两首小曲子，这对你也是有利可图的”。亚瑟气得语无伦次，怒斥道：“你这是在贿赂我嘛！你直接去跟嘉柏丽拉接洽好了。再说，在你们的唱片里钢琴听起来像是五弦琴。”他一说完，便拂袖而去。

回去之后，嘉柏丽拉听了亚瑟的偏激话，很不痛快。她一心要灌制唱片，觉得能跟卡鲁索等大牌歌星并列排行榜，乃是她毕生梦寐以求的理想。因此，她责怪亚瑟不该拒绝百分之十抽成的条件，更不该拒绝为自己灌制“一两首小曲子”。几天以后，她亲自出马跟那位总裁签下了当年秋季的3项合同。亚瑟的临时经纪人生涯至此告终。

当时的纽约正流行着“自动钢琴”的风尚，即把穿了细孔的纸卷塞进一个所谓的“自动钢琴”，钢琴家便能经由另一架钢琴听到自己的演奏，从而拓宽了赚大钱的门路。在欧洲的布索尼、拉威尔和德彪西曾经灌制过这类乐卷。

纽约也有两家生意红火的公司，一家风神艺术公司，另一家是奈博公司经营的安比歌公司。通过美国商场上的激烈竞争，亚瑟·鲁宾斯坦跟风神艺术公司草签了为期5年的合同，每年6000美元，灌制3卷自动钢琴演奏。此外，他又跟安比歌公司灌制了3卷，酬金也很高。头3卷中包括了阿尔贝尼斯的《崔安娜》。美国人对这种赚钱方式并不大惊小怪，他们认为不管任何工作，只要认真去做，领取报酬即使是高额报酬，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无可非议，反而值得尊敬。

亚瑟·鲁宾斯坦在卡乃基音乐厅举行第二场独奏之前，在辛辛那提市还有两场：一场由尤金·易沙意担任指挥，另一场是跟他们合作演出小提琴——钢琴独奏。嘉柏丽拉对尤金·易沙意佩服得五体投地，坚持要陪着亚瑟一道去。临行之前，姜森为这两个不是夫妻但却胜似夫妻的相爱男女预订了辛辛那提的旅社，房间虽系两个，却彼此相通，用不着担心这对露水鸳鸯会被活生生拆散了。这都搭帮旅馆经理是位爱尔兰人，跟姜森是多年的老交情，好朋友。

到达辛辛那提市的当天晚上，易沙意就请亚瑟和嘉柏丽拉晚宴。他吻了嘉柏丽拉的手，又亲了她的双颊。他们在餐桌上无所不谈，既回忆了在伦敦的美好时光，又聊起了大战胜利后的欢欣。易沙意举起手中的香槟冲着亚瑟说道：“来，为日后布鲁塞尔的演出干一杯！”

饭后，他们去客厅唠嗑，嘉柏丽拉恳请易沙意演奏《赞美颂》。她曾经听过大师灌制的一张瓦格纳的《赞美颂》，感动得潸然泪下。这次她陪同亚瑟来辛辛那提面谒这位乐坛先辈，就是要亲身耳闻目睹他拉这支曲子的。易沙意开始时不想拉，因为年岁太大，多年又没拉过。但他经不起嘉柏丽拉的软缠硬磨，又是央求又是吻手，只好拿出寡奈鲁制的名琴，调了调琴弦，示意亚瑟开始伴奏。谁知才奏出一个音阶，易沙意拉弓的手已是抖个不停。他停了一下，又试了试，还是不行。易沙意只得坐了下来，悄声儿说道：“我有点儿累了……”嘉柏丽拉暗自饮泣，亚瑟赶忙拉起她匆匆离去。

次日一早，他们练奏贝多芬的G大调协奏曲。易沙意是属于老派的指挥家。他没有配合亚瑟先慢速再渐次达到适当速度的要求，结果这一乐章在排练和正式演奏时都显得很沉闷。第二乐章却进行得极为美妙。所以即使第一乐章稍有瑕疵，辛辛那提的听众对他们仍表示激赏。

他们的奏鸣曲演奏会才是真正的成功演出。在这里，这位年高德劭的大师表现了他那真实的功力。演奏《克罗采奏鸣曲》有如一头雄狮，《勃拉姆斯D小调》则流露出曲中蕴藏的非凡尊严，对弗兰克早期的奏鸣曲中那古派的魅力也淋漓尽致地发挥无遗，因而各界好评如潮。嘉柏丽拉虽然觉得奏鸣曲远不如《赞美颂》那么动人，却也聊胜于无，总算听到了这位伟大艺术家

的演奏了。

亚瑟返回纽约之后，即专心准备自己的第二次独奏会。节目包括一支巴赫的触技曲、肖邦的B小调奏鸣曲、《伊贝利亚组曲》中四首最繁重的曲子、两首许马诺夫斯基早期的练习曲和李斯特的《魔鬼华尔兹舞曲》。这次演奏会的听众较上一次为少，姜森颇为失望。

当时纽约的音乐圈子掀起了一种“音乐联谊会”的活动。最先的发起人是一名叫贾格比的商人。这位始作俑者在华尔道夫——亚斯特利亚大饭店邀来一批艺术家演出，参与盛会的多是洛克菲勒等大财团们的太太，她们上街头买东西累了，就到大饭店来听一听音乐，票价奇昂，却场场爆满，座无虚席。贾格比尤其热衷于在这种演奏会之后举行餐会，纽约的社会名流和在纽约的欧洲贵族几乎都受到邀请。贾格比则把他的艺术家向客人们炫耀，使之俨如赛牛场上获奖的优胜公牛。

当时巴尔的摩大饭店也不例外，姜森在大饭店经理鲍曼的支持下，也组建了一个“巴尔的摩大饭店音乐联谊会”，聘请了一名轻歌剧演唱家、一名大键琴家和一名二流水平的小提琴家。亚瑟·鲁宾斯坦也受到礼聘，他的房间租金因此优惠，打了个大折扣。其原因盖出于此。但亚瑟却“实在不太情愿让朋友们知道这件事”。

后来鲍曼先生受聘为当时新建的司令大饭店总经理，那是一座与中央火车站毗连的摩天大厦。姜森建议在饭店开幕之日，举行一场超级“联谊音乐会”，并奇迹般地请来了卡鲁索、小提琴家米沙·艾尔曼、女高音歌唱家玛丽·嘉登和亚瑟·鲁宾斯坦同堂演出。有近一年的时间，在巴尔的摩大饭店的餐厅菜单上和干酪食品下方印有他们这四人的名字，还附上一句：“明年将在司令大饭店联袂演出。”

一位热爱音乐的名人查尔斯·蓝尼尔先生创立了“音乐之友社”，开始时无声无息，不久便在纽约声誉鹊起，变得极为活跃。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起，纽约的音乐界有了极大的进展。全球最佳的乐团指挥、第一流的演奏家和杰出的演唱家几乎全都涌来了美国。当时称雄纽约乐坛的钢琴演奏铁三角——巴德瑞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和霍夫曼仍然无人与之抗衡。巴德瑞夫斯基在出任波兰总理之前，曾举行过两场不同凡响的演奏会。拉赫玛尼诺夫在大战期间从瑞典辗转到达美国，立即成为众口交誉的钢琴家和作曲家。亚瑟“特别羡慕他那钢琴演奏中罕见的美妙歌喉”。他还认为“霍夫曼仍是震撼力特强的鬼才”，但却觉得听霍夫曼演奏，“无法得到预期的乐趣。”

亚瑟·鲁宾斯坦在卡乃基音乐厅第二次演奏会之后，就再没人邀请他演出了。姜森还是为他争取到了一些重要演出，即在1920年元月开始的下一音乐季中作15场巡回演奏。

亚瑟在纽约的社交活动十分广泛，其中蓝尼尔夫人成了对他最有助益的朋友。通过参加她举办的许多宴请，亚瑟认识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她的丈夫是个很富有的银行家。就是这位热爱音乐的银行家创立了“音乐之友社”。也由于他夫人的引介，纽约的“音乐之友社”曾邀请亚瑟在他们的演奏会中担任独奏。同样，也是这位蓝尼尔夫妇捐出5000美金给波兰作曲家伊果·史塔温斯基，亚瑟也捐了500美元，加上另外几个人的乐捐，总共凑成一万美元汇给远在瑞士、身无分文的艺术家。作为回报，史塔温斯基把他谱写的第一首钢琴曲献赠给了赈济他的发起人——亚瑟·鲁宾斯坦。蓝尼尔太太有个



怪性格：她喜欢乘上她那敞篷汽车带亚瑟到中央公园去兜风，而她自己则说是去“谈音乐”。平时亚瑟去蓝尼尔家赴宴时，都不带嘉柏丽拉去。用亚瑟自己的话说便是“除了我们的微妙关系之外，语言的隔阂也是一大障碍。”据说嘉柏丽拉只会说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也仅是在他们交谈时夹杂一两句而已。

保罗·德瑞柏常到旅馆来找亚瑟，而且多半是在早上，他依旧表现得可亲。他在茱丽儿到达美国之后，就跟她离婚了。此后他便跟他那当医生的哥哥乔治、嫂嫂和妹妹露丝住在一起，他们一同监视他的不良嗜好。他跟嘉柏丽拉很合得来，尤其激赏她的广阔音域，常请亚瑟和嘉柏丽拉吃饭。

亚瑟在此前后跟波兰老家的人和朋友们迄无联系，所以急于去伦敦，那里比较容易打听到波兰的消息。嘉柏丽拉则决定在美国的音乐季结束之后返回罗马。正在这时，一位墨西哥演艺事业大亨荷西·瑞维拉专程赶来纽约，邀请嘉柏丽拉去歌唱《卡门》和其他歌剧。这位大亨在墨西哥城主办了一次音乐季，意大利演唱家提塔·鲁佛在当时正在那里走红。瑞维拉提出的酬金非常优厚。一向事业心特重的嘉柏丽拉自然满口答应，加上卡鲁索也答应去演出。但这时她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要求亚瑟·鲁宾斯坦也去。据鲁宾斯坦自己说，“这并不是爱情的誓言，而是出于对当时墨西哥正在发展中的内乱的某种恐惧。”他不想去，一心要回欧洲，即使瑞维拉先生用高酬引诱，他也毫不动摇。后来还是嘉柏丽拉再三说服和提示，亚瑟才不得不作出让步，签下了合同。他们俩最终还是不能同时前往，因为嘉柏丽拉在墨西哥城的首场演唱行将开始，而纽约的合同又迫使亚瑟不得不结束在当地自动钢琴的演奏。

在去墨西哥的前夕，亚瑟·鲁宾斯坦与几位朋友在一起，去一家私人俱乐部玩起了赌博。据说由于手气好，他两个夜晚都赌赢了。到预定星期天早上8时动身的那一天，他竟赌到了凌晨四点，总共赢得3500美金。

恩立克对能够去墨西哥，再度接触西班牙语系国的生活，感到异常兴奋。他星期天很早便起了身，立即赶去把主人喊醒。亚瑟迷迷糊糊地穿好衣服，胡乱用了些早点，就去搭车，开始了这次漫长的南行。

到达墨西哥后，亚瑟·鲁宾斯坦下榻于维多利亚大饭店。柜台服务生告诉他，嘉柏丽拉女士正在排练歌剧。那天，瑞维拉先生居然没有去车站迎接，连地主之谊都没有尽到。

原来提塔·鲁佛演唱季竟使得瑞维拉先生破了产，卖座奇惨。嘉柏丽拉原本打算回返纽约的。幸亏后来有几位银行家保证支持她的演唱。瑞维拉先生没有钱为音乐家作宣传，可旅馆对面的亚碧奥大戏院却贴出了亚瑟演奏会的海报，日期定在三天之后。

下午，瑞维拉先生来了，并极力劝说亚瑟不必担心。亚瑟本人业已看到海报上印着他演奏的节目，戏院舞台上也放着一架性能极佳的史丹卫钢琴。在音乐会的前两天，他都是在戏院或旅馆客厅里练琴。谁知首场演奏会上的听众却不满意。瑞维拉没来，酬劳自然成了一纸空谈，因为酬金都是在半场休息时间由经纪人支付给演奏家的。后来嘉柏丽拉赶了来，还带来一位名叫赖佛尔·山加士的律师，愿意接管有关演出事宜。

次日一早，山加士先生带来了好消息：经他与亚碧奥戏院老板谈妥，决定由亚瑟·鲁宾斯坦演奏两个月，双方8:1.5分成，亚瑟得大头，老板得百分之十五。他还负责一应宣传事务。这么优厚的条件，简直叫亚瑟有点惶惑，

难以置信。

按照计划，亚瑟一连演奏了 26 场，每周 4 场，场场爆满。其中 23 场是在亚碧奥戏院，另 3 场则是在墨西哥市郊的一个大电影院中，以大众化的票价售出门票的。乐迷们都对亚瑟热烈欢呼。嘉柏丽拉主演的《卡门》也轰动一时，墨西哥人迷恋得简直如醉如痴，往舞台上扔不完的鲜花，走在街道上总有一大群人求她签名，留个长久珍藏的纪念。

这一切都是在墨西哥可怕的内战中发生的，这说明任何战乱，都丝毫阻止不了墨西哥人享受音乐的豪兴和本能。

一天，嘉柏丽拉因为抗议戏院不让艾达·柏姬饰演她的配角，发展到装病罢演，先是医生由官方派来检查，出具无病证明，继而两名警察把她强行押上戏台。她坚决抗争，在台上用西班牙语夹杂着意大利话大肆指控戏院方面的手段阴狠和墨西哥法律的不公。谁知她的指责立即被台下的咒骂和恫吓声压了下去。两名警察又上台把她拖走。好大一阵，嘉柏丽拉才被迫换上戏装重返舞台，一本正经地把角色演好演精采，赢得了听众的一致喝彩。

演奏完毕，亚瑟高高兴兴地去后台迎接嘉柏丽拉吃晚饭，她却忙着要去拜访新闻界，将戏院“耍阴谋”的事予以曝光。亚瑟只好空着肚子奉陪到底，一整天没吃东西，他简直饿得心里发慌。直到凌晨三点，他们才到达餐馆。这时，嘉柏丽拉的胃口特别好，一连吃了三份沙拉。而当她得知这种美味无比的“沙拉”竟是掺加了一种蛆虫时，她那作呕劲儿就甭提了，还在大街上猛跑，狂呼“杀人！杀人！”那一清早，亚瑟都一直扶着她的头，让她尽情地大呕大吐，倒空肠胃。

在这种多事之秋，亚瑟除了专心勤练自己要演奏的节目外，还要抽出功夫来协助嘉柏丽拉即将在纽约举行的独唱会。

亚瑟在墨西哥的马拉松演出活动终于到达了终点。他在举行“最后三场”之后，又加了三场“结束演奏会”，接着再加了四场“临别演出”。最后的一场他还接受了赠送的鲜花和礼品。随后亚瑟·鲁宾斯坦又在市郊演奏了三场，而且场场爆满。他从中得到的定金是“一袋金币”——250 枚金币。

此后，亚瑟还在瓜达拉哈拉演奏了几场，在经纽约前往欧洲的途中，又跟嘉柏丽拉联袂在圣路易斯波托西和蒙特雷各演出了一场。亚瑟将他那爱不释手的一小箱金币换成了美钞，但仍偷藏了一千比索的金币（50 枚金币）。嘉柏丽拉还得返回墨西哥跟卡鲁索同台演唱。亚瑟·鲁宾斯坦写到这次分手时是这样描述的：“两人都没有落泪。她巴不得跟那位伟大的男高音搭档演唱，我则是等不及要回返欧洲。”

在纽约，亚瑟·鲁宾斯坦办完了三件事：一是给博甘夫人拍了一封长长电报，通知有关他抵达英国的日期；二是去向李奥纳德·赖柏林索要 3500 美元的赌债，结果遭到赖帐、骗债，空手回返；三是去了一趟“波兰共和国驻纽约领事馆”，在缴验西班牙阿房索国王于 1917 年签署的“独立波兰公民”的御赐证件之后，拿到了一份领事馆颁发的临时护照，但西班牙的那本“珍贵的护照”则由副领事柯瓦皮兹夫斯先生代为保存，当时领事尚未到任。

## 第六章名扬欧美

### 1. 社交界中的天骄

横渡波涛汹涌的大西洋，亚瑟·鲁宾斯坦又来到英国伦敦。热心的博甘太太来迎接时，说道：“你一定要住在我家，它也就是你的家，亲爱的亚瑟。”她那份英国人的古道热肠并没有因为战乱和艰难岁月而有丝毫的改变，亚瑟

很感动地接受了她的盛情邀请。这位老太太亲眼目睹他的两只大箱子和一大堆行李，并有个仆人恩立克随侍左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惊得半天合不拢嘴，因为她对亚瑟囊空如洗的昔日穷途潦倒是记忆犹新的。

博甘太太在贝尔赛圻公园的住宅景况依旧，管家维琴丝还在。故交久违重逢，自然有诉说不尽的话儿。老太太对亚瑟事业上的成功，真是无比感奋；对战时的浩劫也仅是轻描淡写为一般居家的困难：茶、糖难买到；花房里的暖气不足，等等。

第二天一早，亚瑟·鲁宾斯坦就给伦敦的友人拨电话，发现甘达瑞拉斯一家人尚在伦敦。当天下午他就去看望他们，畅叙离情，欢乐自在话下。只可惜尤琴妮亚·伊拉苏瑞丝不在，去了法国。荷西·安东尼奥先生和他的太太温妮泰常跟希尔维亚·史帕罗和中音提琴家里昂纳·特提斯等人晤面。

为了一己虚荣，亚瑟特地跑到邦德街专卖昂贵精品的亚斯勃利公司，给博甘太太买了一只黑鳄鱼皮坤包，给希尔维亚买了一瓶法国香水，又买了一大包鲜花分送给其他朋友。此外，在希尔维亚的音乐室，他还和昔日好友如亚伯特·山蒙斯、里昂纳·特提斯、韦立克·伊文斯等举行了一次室内乐演奏。

在伦敦期间，亚瑟得知该市有了波兰大使馆，高兴之余，他立即去拜访了沙培亚王子和在华沙时就有一面之识的王妃。通过这次专访，亚瑟·鲁宾斯坦了解到战后波兰的情况，对威尔逊总统促成联军的胜利、建立国际联盟、恢复波兰的自由与统一表示了由衷的感激，对巴德瑞夫斯基出任第一任总理表现了真诚的拥护，认为他“雄风未减”。

在沙培亚王子家，亚瑟碰到了好友理查·奥汀斯基，得悉波兰将闹饥荒，便委托他代为寻找自己的姐姐们，还请她们转交给他父母 50 比索墨西哥金币，外加给母亲的一件驼毛披肩，以及包括优质奶粉在内的一大堆食品。

在伦敦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日子，亚瑟即离开英国，取道法国返回西班牙。在巴黎停留了几天，并在第一乡村大道的一户住宅中找到了他的三哥艾纳西。4 年中他没有任何改变，只是完全放弃了小提琴的学习。现在住在一对法国夫妇家中，先生是法国左翼报纸《土鲁斯电讯报》的记者，雇用艾纳西为该报撰写《星占专栏》，双方关系不坏。一如上次，他们兄弟之间仍然热络不起来。艾纳西把家庭近况告知了四弟：父母仍在罗兹，二姐海勒跟孩子们住在华沙，大姐嘉薇格一家仍住在俄国。他也证实了波兰在闹饥荒，亚瑟这时惟愿奥汀斯基能尽快地把那些珍贵食品送到亲人们的手里。

这次在西班牙的巡回演出跟以往一样成功。艾纳斯图·桂萨达已经成为西班牙唯一的音乐会经纪人，他在许多城市成立了“爱乐之友社”。他告诉亚瑟，说他在南美洲的一些重要国家都设有“丹尼尔”音乐会主办公司办事处。他建议亚瑟巡回演出之后，先到巴西，然后再去阿根廷和乌拉圭。他表示由他来经管亚瑟的演出，准会赚到大钱，而且必定会比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大都会戏院主管华德·莫可琪和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柯隆剧院主持人弗斯丁诺·罗沙要满意得多。由于他在经理才华上的优异表现，亚瑟·鲁宾斯坦就满口答应了。

西班牙的几个偏远城市的经理人坚持邀请亚瑟·鲁宾斯坦去演奏，包括伊比利亚半岛南端的海港城市卡培黑纳，以及阿尔梅里亚和木尔西亚等。亚瑟喜欢去那些没有到过的地方，热衷于旅游，所以也就同意了。

在西班牙的巡回演出—结束，亚瑟·鲁宾斯坦立即赶往伦敦，跟两位同



行会合，开始他们那短促的演奏。首先是亚瑟和法国小提琴家贾克斯·狄博合作演奏贝多芬的《春天奏鸣曲》，然后是年迈的卡尔威女士的古典歌曲独唱，亚瑟与狄博分别演奏各人的独奏曲之后，卡尔威女士再度独唱，结束了那场演出。音乐会一结束，又举行了一次时间很长、充满法国罗曼蒂克欢乐的晚餐。

这次在伦敦，亚瑟·鲁宾斯坦没有投宿在博甘太太家，而是下榻于丽池大饭店，因而身陷于一连串上流社会的社交活动中。荷西·安东尼奥·甘达瑞拉斯把亚瑟介绍给美丽的黛安娜·古柏夫人，通过古柏夫人，亚瑟又认识了她的许多朋友。这些人纷纷邀请亚瑟午餐、晚餐和酒会。甘达瑞拉斯还推荐亚瑟加入邦德街上最高级俱乐部——国宾俱乐部——充当会员。

在一位名律师家中，鲁宾斯坦认识了一对年轻夫妇。先生是乔治·路易斯，是一位最高法庭的出庭律师，身材魁伟，容貌端庄，仪表不俗；夫人是威廉·乔维特·李丝丽，是一位苏格兰美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任英国最高大法官。两夫妻都成了鲁宾斯坦的终生挚友。

李丝丽曾给亚瑟看了她写的一页日记，上面尽是这位苏格兰丽人在听过他的一次演奏之后的赞语。霎时间，亚瑟成了伦敦社交圈中的焦点人物。他的照片也经常出现在伦敦流行的画报上。著名的《说天道地》杂志就曾刊登了一张鲁德兰女伯爵和亚瑟的合照，所加的说明是：“鲁德兰女伯爵和一位友人。”其他画报周刊每天都有亚瑟的照片刊出。但是，他在伦敦演奏会上的卖座率却不甚高，当地的乐评家竟批评“鲁宾斯坦弹奏西班牙乐曲还算在行”，其他乐曲一概不予置评。他的同行们由于嫉妒他在社交界中的人缘，也发表类似的想法。因此，伦敦始终是亚瑟·鲁宾斯坦难以驾驭的地方。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他才受到伦敦听众真心实意的爱戴，还据说“可能更甚于其他城市”。

亚瑟·鲁宾斯坦这次在伦敦期间，正碰上博甘太太梅开二度喜逢春，找到了一位来自墨西哥的英国绅士，共同享有她那美丽的住宅和馥郁的花房。

一天，博甘太太打电话给亚瑟·鲁宾斯坦，说道：“亲爱的亚瑟，我很想为你举办一次盛大的宴会。你可否请来你那群室内乐好友在酒会中为我们演奏？当然是有报酬的。还请你为我代邀你喜欢的一些社交界朋友光临”。

亚瑟不负所望，把小提琴家贾克斯·狄博、伦敦弦乐四重奏头儿亚伯特·西蒙斯、中音提琴演奏家里昂纳·特提斯、大提琴家佛烈克斯·赛孟都请了来，这样可以演出四重奏和五重奏。此外，亚瑟的一些颇有名望的友人都欣欣然恭临其盛，一时传为美谈。就是刚在胜利舞会中摔伤了腿的丽人黛安娜·古柏太太，因轮椅缠身、人推不便，也被亚瑟雇了一辆灵车，在朋友们的簇拥下，出殡似地朝博甘太太的寓所驶来，蔚为奇观。那天晚宴十分丰盛，演奏也极为成功。博甘太太的那份高兴劲儿，就甭提有多大了。

1919年除夕，亚瑟·鲁宾斯坦同甘达瑞拉斯夫妇、威廉·乔维特·李丝丽和伦敦社交名媛克莉丝泰宝·麦克拉伦一起共同摆下了一次盛宴。宴会之后，大伙儿去亚伯特厅共享一年一度的通宵达旦活动。

通过名律师乔维特夫妇的引介，亚瑟结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男爵亚斯奎斯一家。那时亚斯奎斯还没有封爵，他的夫人玛葛以机智能言著称。他们有个儿子安东尼，因一头蓬发，绰号叫野鸭子，极有音乐天赋。三人都对鲁宾斯坦极有好感。亚瑟曾在他们在牛津的田庄上度过了两个周末，弹奏了许多曲子给安东尼听。他还跟亚斯奎斯夫人玩桥牌，亚斯奎斯男爵则在一

旁讲故事。此外，玛葛还经常参加亚瑟的演奏会。

1920年初，亚瑟·鲁宾斯坦又横越浪涛汹涌的大西洋，返回了纽约。当即打电话给嘉柏丽拉。因为上次离别后，他一直没有跟她联系过，她曾从罗马写信到伦敦臭骂了他一顿，后来才把她在纽约的新址和电话号码告诉了亚瑟。这次她本人接的电话，经过亚瑟的一番哄劝，她总算消了气，并答应晚上在丽池—卡尔登大饭店烧烤餐厅共进晚餐。见面时，双方亲热地拥抱之后，开始畅叙离情。嘉柏丽拉谈到了母亲已接来纽约，还说这次来纽约的首演受到了来自德国的女低音歌手玛芝诺尔的严重挑战，形势很不利，但她决心继续唱下去。纽约大都会歌剧院院长贾提·卡塞沙虽然对她很不错，但合约到一月就期满，他却还没有跟她续约。此外，嘉柏丽拉在和吴夫森先生双方协议下，她那每场3000美金的10场巡回演唱也被取消了。这是因为，嘉柏丽拉感到自己能唱的独唱曲不多，加上新闻界又对她不利，成功的把握自然不大。吴夫森先生倒是付给了她一笔不小的补偿费。就连胜利唱片公司也抛弃了嘉柏丽拉。该公司认为她的头一张唱片的水准不高，前景不容乐观。这样一来，嘉柏丽拉只好返回罗马，星运才再度大放光芒，接着在南美也获得了新的成功。

在纽约市，钢琴家委实太多。经纪人一般都点名道姓地要约瑟夫·霍夫曼和谢尔盖·拉赫玛尼诺夫。只有这两人，在纽约堪称票房第一，听众看好。当然，这两人的功力的确不同凡响，拉赫玛尼诺夫“在钢琴演奏中罕见的美妙歌喉”，是连亚瑟·鲁宾斯坦也叹为观止的。尽管他听霍夫曼的演奏“总无法得到预期的乐趣”，但也不能不承认“霍夫曼仍是震撼力特强的鬼才”。

正因为如此，姜森先生在给鲁宾斯坦看了1920年音乐季中演出活动日程的同时，只给亚瑟安排了10场演奏，而且充其量只能算是二流的巡回演奏，清一色的小城市，只有在卡乃基音乐厅的一场跟易沙意携手合演，两三场跟交响乐团搭档演出算是例外。不过，在司令大饭店开幕期间的演出还算轰动，热闹无比。接着，亚瑟又在辛辛那提演奏了一场，演奏的是圣—桑的协奏曲。

回到纽约后，亚瑟·鲁宾斯坦收到了史塔温斯基献赠的第一首钢琴曲。曲名是《钢琴繁音演奏曲》。这是一首精心手抄的曲子，附有他的亲笔签名。他还在亚瑟的名字周围，画上了一圈小花朵。亚瑟高兴之余，立即放到钢琴架上，开始研读。看了四五遍之后，总算弄明白了曲子的含义，不愧是史塔温斯基所说的“第一首真正的钢琴演奏曲”。但是，鲁宾斯基经过短暂的激情冲动后，却对史塔温斯基的这首曲子评价不高，只觉得它“像是一首敲打乐器的练习曲，与我所知的繁音乐曲或任何音乐可说全无关联。坦白地说，我当然是万分、万分地失望。我拿去给许多优秀的音乐家看，他们也与我有同感。”嘉柏丽拉离去之后，亚瑟的心里已毫无牵挂，可以专心于自己的演奏事业了。蓝尼尔先生再度邀请他为“音乐之友社”演奏。有人向荷兰指挥家威廉·孟其保推荐亚瑟·鲁宾斯坦担任他指挥下的勃拉姆斯D小调协奏曲的钢琴独奏，孟其保对亚瑟的表现很满意。另一位在大都会歌剧院担任过指挥的亚佛烈·贺兹也邀请亚瑟在他旧金山的交响乐团两场音乐会中担任独奏。为了使亚瑟远道前往西部的演奏获利更多一些，他保证另外为他安排两三场独奏会。这时的亚瑟·鲁宾斯坦面对接二连三的邀请演奏和赚钱良机，不由心花怒放，深信自己在社交圈子中有左右逢源的本领，可以独自接洽音乐会的演出，而不必仰人鼻息，单纯依靠那个“与艺术家们打交道时口碑不佳”的姜森了。



## 2. 赚大钱的“人妖”

由于有上次 15 场演奏的辉煌成果，亚瑟·鲁宾斯坦又抱着去南美赚大钱的极大期望，重返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在码头上，他巧遇早期的秘书兼音乐会经纪人艾纳斯图·桂萨达。这次他把家人也带来了，并由他再度经理这次的巡回演出。亚瑟最初还深庆得人，但当他了解内情后，才惊呼上当。

原来桂萨达已开始了八场演奏联票的预售，其中四场是鲁宾斯坦的，另四场则由罗马尼亚钢琴家乔治·鲍斯可夫担任。据亚瑟所知道的，这位新搭档只在巴黎的酒店中有些名气，从未深入过广大的听众。因此，亚瑟认为桂萨达是用很少的报酬把鲍斯可夫请来，目的是借用亚瑟上次赢得的轰动声誉来大赚特赚钱财，实质上是将鲁宾斯坦的第二度盛大演出降为跟另一位钢琴家的竞赛表演了。竞赛结果，亚瑟以西班牙乐曲获得好评，鲍斯可夫则针对听众的胃口以柔情脉脉的德彪西曲子讨俏。

联票八场音乐会之后，鲁宾斯坦又举行了三场演奏，卖座率很高，但奇怪的是，收入帐单却显示售票率很低。当亚瑟向票房质询时，他们拿出剩余门票，证明情况属实。通过请卖票的人喝酒等幕后活动，他才承认有两套票房收据，给看的那一套原来是假的。对这种营私舞弊行为，鲁宾斯坦十分气恼。跟桂萨达吵过一通后，决定与之脱钩，自行经管在乌拉圭和阿根廷的演出事宜。

亚瑟·鲁宾斯坦在到达蒙得维的亚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后，受到了老友返乡般的热烈欢迎。他的演奏会入场券销售一空。由于亚瑟请到了一位非常诚实的经纪人佛兰西斯哥·茹易兹，此人经常陪伴亚瑟跑遍地方城市，对他的助益很大，赚的钱也多，尽管他抽取的入场券佣金比桂萨达在此间的代表为低。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演奏期间，亚瑟·鲁宾斯坦被人斥之为“人妖”。事情是这样的——

亚瑟上次下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广场大饭店里，当时有一对夫妇带着一个小孩也住在该饭店里。亚瑟就曾跟那位女士眉目传情了好一阵。她丈夫十分富有，是当地的一名大地主。第一次亚瑟经人介绍给他们夫妇时，就受到这位先生的冷遇，用亚瑟自己的话说便是：“迹近无礼”，他因而很难接近他的太太。但因为有人暗中牵线，亚瑟终于找到了亲近的机会。

这一对夫妇的套房与鲁宾斯坦的套房正好相对，中间仅隔着一个庭院。这双野鸳鸯偷偷约定，假如女方的卧房窗台上摆出一个绿色小花盆，即表示她丈夫外出，要几小时以后才回来。这时亚瑟立即行动起来，乘一部仅有两个小车窗的老式计程车，隐蔽地坐在里头，吩咐司机把车子开到一条人迹稀少的小街上去。这时，亚瑟心目中的“大美人”就在那儿守候，她里里外外一身玄色打扮（鞋袜、面纱、帽子、手套全是黑色），显得妩媚极了。她悄悄地钻进亚瑟的计程车里，然后一道前去一个音乐家曾经使用过的秘密幽会地点——坐落在城市闹区一所花园中的房子。车子慢慢地停下，紧靠临街的一个落地窗口。这对男女便从窗口爬进房中。计程车司机则将车子停在外头等候。就这样，他们曾多次在屋里偷情苟合，共度“美妙的时光”。

返回旅馆途中，亚瑟先让情妇偷偷地下车，再叫另一辆车子，让她先行一步，在亚瑟之前到达广场大饭店，只是须得把时间抓紧。这两个男女偷偷幽会的时间通常是在早上，女方必须在午餐之前赶回旅社。亚瑟回去洗过澡之后，换上一套熨好的她所喜欢的西服，领带上再别上那枚彩珠领带夹，西

服左上方的口袋里塞块小手帕，上面还洒上几滴英国香水，脚登一双由恩立克擦得雪亮的皮鞋。亚瑟就是这副公子哥儿打扮走进烧烤餐厅，大摇大摆地走过他们夫妇的餐桌，到自己的桌边坐下。以下是亚瑟·鲁宾斯坦引述偷情女方的一段悄悄话：——

“一天早上，她对我说：‘每当你在餐厅里走过我们桌边时，我丈夫都会咬着我的耳朵说，那个家伙准是个人妖，你闻闻他那身的香味儿就准知道，我这是从消息灵通人士那里听来的。这话他真不知给我说过多少次了。’”

那位戴上绿帽子的可怜男士把亚瑟·鲁宾斯坦仅仅说成是个“人妖”，可能仅是一时的感慨之言，可要是他知道这个“人妖”竟然多次成功地勾引了他的爱妻，他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一天，亚瑟·鲁宾斯坦收到尤琴妮亚·伊拉苏瑞丝女士的一封信，信中除恭贺他的演出成功之外，又附加了一段：“我早就知道你有一天会发财的。假如你有余钱，请寄给我一些。我需要救济一位饥寒交困的天才诗人。”看过这封信后，亚瑟立刻寄去了1000比索给她。

又该动身返回伦敦去会合伊丽莎白·舒曼一道开始巡回演出了。亚瑟在英国“安迪斯号”客轮上订了一间带有浴室的舱房。几番送行聚会，他又朝那没有摆出花盆的窗台“怅然瞥了几眼”之后，在朋友送别声中跟恩立克登上了那艘豪华轮船。

轮船开出港口之后，鲁宾斯坦走进自己的舱室。一位服务生郑重其事地告诉他订有两间舱室。亚瑟大惑不解地问起缘由来，才知道是“船长下令把这间也留给”他的。亚瑟进入邻舱的小门一看，不由大吃一惊。原来里面有12箱香槟，总共144瓶酒，都码齐在那间原本布置优雅的舱室里。箱子边上放有一封同住广场大饭店的一位英国老绅士的信：“你既然是我所认识的最伟大的美食专家，我当然感到无比高兴，也请你尝一尝我个人酒窖中珍藏的香槟极品。”

香槟的消息一经传开，大家都来找鲁宾斯坦狂饮滥喝。每天早晚，在他那酒吧间的桌上，都会有两瓶1904年的蓬玛瑞香槟冰镇在银罐子里。

波兰钢琴家、扑克赌博高手艾格纳斯·符利曼也在船上，他是应桂萨达公司邀请在蒙得维的亚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演奏的。晚间，亚瑟便同这个早年曾在罗武联席演出的符利曼，外加年轻的昆士伯利男爵和英国舞手穆德·亚伦一起打桥牌，伴以大喝香槟。结果在客轮抵达里斯本时，这个集吃、喝、玩、乐于一身的花花公子不仅把144瓶老窖香槟吃了个底朝天，也把随身带的钱输了个精光。最后还是符利曼借了些钱给他，才付清船上的小费。但在伦敦下了火车后，“香槟带给我的胃痛，玩扑克输光钱的懊恼和其他烦人的事，都从我的心中一扫而光。”

保罗·高占斯基和苏菲亚两口子得知亚瑟要来，双双去月台迎接。不料当时伦敦有人满之患，旅馆通通满员。好在亚瑟一生中最能化险为夷，也存心露一手给老朋友看。他于是吩咐仆人恩立克先把行李送去丽池大饭店，他随后偕同保罗夫妇便到。

到达丽池后，他们见恩立克已把行李顺利地存放在饭店的行李间了，便大模大样地步入大厅，用波兰语高谈阔论。说着说着，鲁宾斯坦突然改用英语对两位好友说道：“对不起，请稍等一会儿，我去取房间钥匙就来。”亚瑟一个箭步冲到柜台跟前，打起了官腔：“请把我和佣人的房间钥匙都给我。我忙得不得了，要赶去赴宴，连换衣服的时间也没有了。”这时柜台后边的三名饭店职员不由一怔，大家面面相觑。最后，一人怯虚虚地发问：“您预

订了房间吗，先生？我们可是已经客满了。”亚瑟顿时光火了，大声呵斥：“你这是什么话？我半年前就从阿根廷向你们订好了房间，现在你们却若无其事。我了解你们最会搞这号鬼把戏，好把房间让给显要宾客，是吧？我可不吃这一套，赶快把钥匙拿出来。”紧接着，亚瑟又朝恩立克厉声训斥：“马上去把我的衣服熨好！”这三名柜台人员被弄得目瞪口呆，莫名其妙，以为碰上了什么招惹不起的大人物，赶忙交头接耳了一阵，才取出两片钥匙交给了亚瑟，怯怯他说道：“仅今几个晚上，先生。明天您得另找房间。”亚瑟眼见咋唬的这一招果真奏效，便得意洋洋地给朋友们的朋友们使了个眼色，一边傲然丢下了一句：“那就要看情形喽，我得找你们的头儿好好谈一谈。”说完，便头也不回地走进了电梯间，来到一间带客厅和卧室的大套房，恩立克另有一间住室。保罗和苏菲亚双双佩服，自不在话下。

初步安顿完毕，亚瑟·鲁宾斯坦立即给温妮泰·甘达瑞拉斯挂了个电话，一行人于是应邀去了她家作客。大家吃罢晚饭，保罗·高占斯基畅谈了别后情景，亚瑟才得知十月革命后，贾洛辛斯基、许马诺夫斯基和鲁勃莫斯基王子都已丧失了一切田产和私人所有，四处流亡着；大姐一家人在革命前一直住在莫斯科，大姐夫发了大财，他们的大女儿玛娜嫁给了阮格尔男爵。

高占斯基夫妇在柯克街上租了一幢小公寓，又帮亚瑟在附近找了一间房子。保罗通过指挥家汉密尔顿·哈帝爵士，被安排在女皇音乐厅伦敦交响乐团演奏会中演奏勃拉姆斯的小提琴协奏曲，这是他在伦敦奠定地位的最佳途径。亚瑟·鲁宾斯坦也请伦敦音乐会经纪人密契尔先生为他和保罗在魏格摩音乐厅安排一场小提琴和钢琴演奏，他作了满意的答复。此外，亚瑟跟伊丽莎白·舒曼的巡回演出，在艺术上十分令人满意，因为他有机会听到她在艾佛·纽顿伴奏下的杰出而美妙的歌喉。

这次来伦敦，亚瑟·鲁宾斯坦与博甘太太之间的关系“有了相当大的改变”。她的那位先生是在她前往墨西哥旅行途中在船上认识的。这人并不喜欢鲁宾斯坦。原因何在？鲁宾斯坦自己的分析是：“显然怕我可能乘机分享她的遗产。”

经密契尔先生一手安排的在魏格摩音乐厅的一场小提琴和钢琴演奏会，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亚瑟和保罗演奏了两人最拿手的贝多芬的C小调、勃拉姆斯的D小调和弗兰克的作品，两人清新的合作似乎没有受到阔别6年的影响。当时音乐厅爆满、所有的朋友都亲临捧场。演奏会之后，大家在温妮泰家欢宴并

演奏室内乐，尽欢而散。

这次演奏会之后，亚瑟·鲁宾斯坦便去了巴黎。当时巴黎也和伦敦一样，在闹房荒。他好不容易先在模里斯大饭店的一间佣人睡房熬过了一宿，第二天才在雷金纳大饭店找到了一个房间。

这次在巴黎，亚瑟见到了一些新老朋友，包括卡洛·许马诺夫斯基、伊果·史塔温斯基、焕·亚威拉和达立奥·米约等。

上次亚瑟跟米约见面，是在米约和保罗·柯劳德从里约热内卢前往巴黎路过纽约的时候。这次两人在巴黎再次相逢，自然十分高兴。达立奥·米约在巴黎组织了一个所谓的“法国六大乐派”，参加这个乐派的有达立奥，年轻的钢琴家金·魏纳，

以及奥立克、普朗克、奥涅格和贾媚妮·泰勒菲等法国作曲家。达立奥把他们都介绍给亚瑟认识，还把他们的“发言人”仁·柯克图引荐

给了他。柯克图是“法国的大诗人”，亚瑟·鲁宾斯坦对他的印象很好。

一天，鲁宾斯坦在马克沁餐厅想重温昔日历历如绘的旧梦时，无意中邂逅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卖古董发了大财的焕·亚威拉。他带了一名小妞来到巴黎，租了一所小公寓居住，却一再声明他“不是认真的。”

伊果·史塔温斯基撇下了瑞士的家，来巴黎的目的是希望能找到俄国芭蕾舞团的戴基雷夫。普莱耶音乐公司在洛契卓特街上给他找了间小屋子，还跟他签了一纸灌制唱片的合同。他这次同亚瑟·鲁宾斯坦在巴黎聚会，可说是老友重逢，畅谈甚欢。他谈到了他的许多困境，还给亚瑟看了要灌制唱片的作品和他在瑞士谱写的许多曲子。他很高兴知道鲁宾斯坦的事业已经站稳了脚跟，而且赚了大钱。史塔温斯基说的一席话很令亚瑟产生同感，他说道：“饥寒交迫的莫扎特和舒伯特、发了疯的舒曼、得了肺病的肖邦，还有病魔缠身的贝多芬等留下了许多不朽的作品，供你们钢琴家们演奏，结果你们个个都发了财，成了腰缠万贯的富翁或腰缠十万贯的大富翁。”亚瑟·鲁宾斯坦自己也承认，他们这些钢琴家们都是吸血鬼，是靠那些伟大音乐天才的鲜血维生的。

卡洛·许马诺夫斯基是在亚瑟到达巴黎之后的第三天赶到的。虽说战时受了不少折磨，身体和气色却都还不错。他写了很多美妙的小提琴曲和三首称作《化装舞会》、带有异国风味的钢琴曲，其中一首名叫《唐璜小夜曲》，是专门献赠给亚瑟·鲁宾斯坦的。这是一首生动而卓越的钢琴曲，以后每当亚瑟演奏时，都很受听众欢迎。在亚瑟的眼里，卡洛变了，变成了个“改不了的同性恋者”。他爱“一个美得出奇的青年、一个声音如音乐般美妙的诗人”，简直爱得“像是心脏病发作了似的”。

一天，嘉柏丽拉·毕珊梭尼来信，说她将带上姐姐来巴黎玩三天。她写道：“主要是去看你，我们分别很久了。”亚瑟接信后，马上张罗开了：在马克沁餐厅订了座，晚餐后观看世界最著名的“牧羊女歌舞杂技团”的表演。谁知正当亚瑟要去里昂车站迎接嘉柏丽拉时，史塔温斯基却打来了电话，坚持要好友尽快赶来帮忙处理一件急事。他那死气白赖的劲头，不容亚瑟拒之门外。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经过一番艰苦的恳求，最终请来卡洛·许马诺夫斯基代劳：迎接嘉柏丽拉姊妹俩，陪她们吃饭，请她们看戏。待亚瑟赶到史塔温斯基处，略谈之下，才知道他已爱上了一个女人，只因自己“性功能衰退”而萌“自杀之念”。经过亚瑟做了一番疏导工作，史塔温斯基“已经觉得轻松多了”。

他们吃完一顿丰盛的晚餐之后，便一起赶去看杂技团表演。待他们到达那所著名的音乐厅时，坐在包厢中的嘉柏丽拉一脸怒容，卡洛则像是个“受处分留校的学生”。这时，嘉柏丽拉见他们到了，也不打招呼，只冷冰冰地甩出了一句：“许马诺夫斯基先生，请送我们姊妹回家。”卡洛无助地看了亚瑟一眼，就陪着两位姊妹走了。史塔温斯基始终表现出一副漠不关心的神情。至此，亚瑟已忍无可忍，便把伊果·史塔温斯基带到一家妓院去，让那位名叫玛黛琳娜的“大美人”好好儿“伺候”这位先生达半小时之久。这是鲁宾斯坦头一次陪朋友逛妓院，自己只在外边等着。半小时之后，史塔温斯基漾着一脸得意加感激的笑容走了出来，对鲁宾斯坦说道：“这妞儿还真够味的！”而对鲁宾斯坦而言，这倒媚的一天总算熬过去了。

第二天一早，他接到嘉柏丽拉·毕珊梭尼的绝交信：“亚瑟，一切我都清楚了，你是个无耻的人妖。我在美国就有点怀疑你了，现在我已眼见为实。

你的那个同性恋者很清楚地显示出他接受不了我们姊妹，却宁愿跟你在一起。但愿这一辈子也不再见到你。嘉柏丽拉。”

一怒之下，她第二天就离开了巴黎。亚瑟·鲁宾斯坦多年之后才又遇见她。那时她已嫁给了一个巴西亿万富翁，亚瑟·鲁宾斯坦也同妮拉·莫林纳斯基结了婚。嘉柏丽拉曾去罗马听过亚瑟的演奏会，并对他的高超演技和美满婚姻致以衷心的祝贺，这当然都是后话了。

### 3. 沐浴在新的巴黎光宠中

亚瑟·鲁宾斯坦这次在巴黎小留之后，即履行在西班牙的几场演奏合约。第一场在潘普洛纳，以下三站是在马德里、巴伦西亚和巴塞罗那。

亚瑟搭乘苏德特别快车启程的前夕，在焕·亚威拉和两名佳丽的陪伴下，玩了个痛快，先后在马克沁餐厅、蒙玛特饭店和泰勒密酒店吃了晚餐、夜宵。直到早晨7点才返回旅馆，匆匆洗了个澡，换上衣服就赶往奥塞车站。受了一整天的活罪之后，他和仆人恩立克总算在深夜到达了圣塞瓦斯提安，下榻于玛丽亚·克丽丝汀娜旅馆。由于一整天没吃东西，深夜一点城里的店铺又都打烊，他只好听从旅馆人员的建言，去对面的赌场内设餐馆解决肚荒问题。在那里，亚瑟碰上了几位西班牙好友。他们陪他进了餐，一顿大嚼大喝之后，又把他带入了赌场，还说：“轮盘赌那边有不少漂亮的女人”，亚瑟便坐下赌了起来。口袋里的钱输光之后，就跑回旅馆取来几枚金币。又都输光了，他索性把剩下的全都拿了来。到了早晨，他除预留供支付旅馆房钱和在潘普洛纳的开销外，已一文不剩了。

原定在潘普洛纳中心广场盖雅乐戏院的演奏会因故取消，鲁宾斯坦只好拖着疲惫不堪、睡眠严重不足的身子到达了第二站马德里。

在马德里，鲁宾斯坦会晤了曼纽·法雅，后者将他的新作《贝迪卡幻想曲》献赠给了钢琴家，作为对支持他工作的回报。此外，鲁宾斯坦还跟玛葛·亚斯奎斯的女儿伊丽莎白一起吃饭。那时伊丽莎白已嫁给罗马尼亚驻西班牙公使安东尼·毕比斯可王子。

西班牙的几场演奏会一经结束，亚瑟·鲁宾斯坦便返回了伦敦，重与老友保罗·高占斯基和卡洛·许马诺夫斯基相聚。然后，他又带着这两位好友一道去纽约寻找发展机会。

苏菲亚在纽约东区找到了一幢挺不错的公寓，由保罗夫妇和鲁宾斯坦合租三个月。四个人住得很宽敞、方便。她还请来一名意大利女佣烧饭看家，恩立克则负责伺候用餐和其他家务。

保罗在美国的首次演出非常轰动。他在华德·丹姆罗士指挥的交响乐团伴奏下，演奏了勃拉姆斯的协奏曲，灵感充沛。他的经纪人乔治·恩格斯立即抓住机会进行广泛宣传，一时纽约重要的交响乐团争相聘请他演奏，几乎整个音乐季都安排满了。

卡洛·许马诺夫斯基讨厌外出应酬，只跟那些喜欢他音乐的年轻音乐家们交游。指挥家中音乐素质最高的皮耶·蒙杜发现了他那第二交响乐的高超美质，立即将它列入波士顿交响乐团下一巡回演奏季的节目中。

亚瑟·鲁宾斯坦除接受姜森为他安排的在司令大饭店和巴尔的摩大饭店两处音乐酒会中的演出外，还在其他城市的妇女俱乐部安排了几场音乐会。后来，一位年轻的古巴经纪人邀请他去哈瓦那演奏三四场。亚瑟觉得在美国演奏季节中有这么一次短暂的假期，的确兴味无穷。他立即答应下来，还把卡洛也带了去。演奏之余，他们曾去赌场赌博，卡洛赢了一口袋的钱，返回



了纽约。

回到纽约，保罗给他们谈了一些关于自己的好消息：乔治·恩格斯为他在下一届音乐季中洽妥了一次很好的巡回演出，又美国最佳音乐学院——茱丽亚音乐学院准备聘请他为教授。

在纽约呆完三个月后，他们一行四人又重返伦敦。保罗夫妇留了下来，卡洛则去了华沙。

这次密契尔先生没有为亚瑟在利物浦\_\_或曼彻斯特\_\_这样一些大城市安排演奏会，却专叫他在一些海边休憩城镇演出，听众不是从印度退休归来的军官和眷属，就是一些养病疗休的老

太太。亚瑟·鲁宾斯坦在朴次茅斯\_\_等地尝够了这种滋味之后，又气又恨，决定立即回返巴黎。

到巴黎后，亚瑟通过三哥艾纳西的口信，惊悉父母双双去世。可怜的母亲死于癌症，从未得过病的父亲，两个月之后也随之而去。说是死于肺炎，可能不实。父亲丧失了厮守52年的老伴，难以独自存活下去。亚瑟心里异常悲痛。他让恩立克留在巴黎，只身赶赴罗兹奔丧。波兰自从独立以来，在欧洲国家中恢复了重要地位，有了重大的变化。但亚瑟却发现自己老家特别贫困，过去享有曼彻斯特第二的黄金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罗兹市虽然纺织业发达，但因为失去重要的俄国市场，如今必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贫穷的欧洲另觅纺织品销售的新市场。

过去父母在世时，亚瑟去罗兹演出，都曾同家人小聚一两天，而这次与家人重聚就格外感到悲伤。父母健在时，总有一股子大家长的凝聚力，这时已成了“万事到头都是梦”，“明日黄花蝶也愁”的过眼云烟。他们家的房舍，仍由大哥史丹尼斯拉夫和两位姑妈合住，其中一位姑父已经作古，另一位姑父是楠山·傅尔曼，即那个在亚瑟三岁时曾写信给音乐大师约克琴作推荐的老人。史丹尼斯拉夫是一个大好人，亚瑟对这位长兄深怀感激，现在他也丢掉了献身多年的俄国银行的高薪工作。父母在世时，亚瑟听说母亲身体日渐羸弱，总想设法寄一些药品补品回家，如今已是再也没有这种机会了。好在父母当年确是收到了他托奥汀斯基捎去的金币，稍慰在外漂泊的游子之心。当工程师的二哥大卫·塔迪亚斯结了婚，生了两个女儿，经济情况很糟。小姐姐佛兰妮亚嫁了个赌鬼丈夫里奥·赖克尼可，生了一子一女：女儿贾薇嘉，是个优秀的钢琴人才，曾获华沙音乐学院的金牌奖；儿子专攻医学专业，因就读的大学极端反犹太人而被迫退学。二姐海勒和三个孩子住在华沙。亚瑟一家中唯一飞黄腾达的，也仅只大姐夫毛利塞·岚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带上家小逃往莫斯科，并在当地发了财。1917年之后，他又设法携带全家逃到柏林。在那里，他依靠一位百万富翁发了迹，再度赚了大钱。他买下了罗兹市最大的一家纺织厂，又在萨格勒布\_\_也买下一家厂子，把一家人安置在法国尼斯\_\_宽敞的别墅里，将工厂交给儿子去经管，自己则享受安逸的退休生活。大哥史丹尼斯拉夫在大姐夫工厂里做出纳工作，因外甥继承了他父亲一切的劣根性，而且更为阴狠、自大。大哥只好自己做生意，也找了个合伙人，亚瑟又给了他一些本钱，不幸都给合伙人卷款潜逃。他无路可走，只好重返大姐夫的工厂里做事。亚瑟·鲁宾斯坦足堪自慰的是，他资助了外甥在蒙帕利尔完成了他的医学专业课程，以优异成绩毕业。但华沙大学当局又不承认他的学历，因此他就不能在波兰行医。这个外甥、他的姐姐贾薇嘉和双亲，以及亚瑟全家人，后来都在希特勒的集中营内残遭杀害，只

有几个外甥和外甥女逃过了大屠杀的劫难。这次亚瑟回家奔丧，惊动了华沙和罗兹的两名娱乐界经纪人。他们请这位孝子在这两个城市举行几场音乐会。亚瑟接受了他们的邀请，提出的条件是将来再回来演出，另外坚持酬金以美元支付，因为那时的波市已贬值得很凶了。接着，亚瑟·鲁宾斯坦去马德里演奏了两场。为了答谢西班牙对自己的隆情厚意，亚瑟决定把第二场在豪华大戏院的演奏所得，悉数捐献给维多利亚·尤金妮亚皇后作慈善事业之用。演奏会之后，他决定第三次去塞维利亚市观赏狂欢盛会。亚瑟·鲁宾斯坦住在马德里大饭店里，租了一辆两匹骡子拉的敞篷马车，像个当地人似地顶着西班牙大草帽，赶去塞维利亚参加盛会。第二天，他又陪着远道从纽约赶来观看斗牛赛的大都会歌剧院女高音奥玛·葛鲁克一道观看斗牛，那天国王和皇后也双双驾临，盛况空前。随后，亚瑟又陪着自己的客人去古董市场观看吉卜赛舞蹈。第三天，她又陪伴远道来的女友游览了这个风光特异的都市名胜：哥伦布埋葬地、西班牙最巨大的天主堂、高耸入云的吉拉达塔，晚间又观光了圣塔克鲁斯市区。

奥玛·葛鲁克离开塞维利亚时，热诚地亲吻了亚瑟，感谢他带给她这段难忘的时光。保罗·高占斯基从伦敦赶来西班牙。他跟亚瑟·鲁宾斯坦在西班牙的几个主要城市合奏了几场小提琴和钢琴奏鸣曲。这次演奏为这位波兰小提琴家在西班牙的成名铺下了康庄大道。一天，亚瑟在马德里接到焕·亚威拉的来信，信中说：“巴黎香榭丽舍大戏院经理贺伯楚特先生邀请你在下周内演出节目不同的三场音乐会，酬金以法郎支付，折合美金400元一场。”这是一次重大演出，亚瑟当即欣然复电予以接受。这将是他在巴黎的第二次首演，第一次是在17年前。尽管当时巴黎音乐协会经纪人贾伯瑞·亚斯楚曾把那次演出吹成“盛大演出”，毕竟有欠成熟。这一次，亚瑟·鲁宾斯坦决心着力表现一下。

亚瑟一到巴黎，亚威拉就带他见了贺伯楚特先生，后者相信鲁宾斯坦欣然前来演出，将是他经营娱乐事业的一大飞跃。这位娱乐界大亨为他的这三场演出大造了舆论，在报上广为宣扬，并为亚瑟安排接受媒体采访。不仅如此，神通广大的焕·亚威拉还结识了巴黎第一流大旅馆——美琪大饭店的老板陶柏先生。这位热爱音乐的奥地利人曾与意大利作曲家兼钢琴家布索尼交谊深厚，这次有感于鲁宾斯坦的鼎鼎大名和盛大的演出宣传，特将该饭店一侧楼下的豪华套间以特低租金拨给亚瑟专用。这个包括大客厅、小巧卧室和一间具有现代化设施的宽大浴室的公寓式套房，有许多年一直是亚瑟在巴黎的大本营。

巴黎香榭丽舍大戏院的建成，充分显示了贾伯瑞·亚斯楚先生的远见卓识与雄才大略，他用集资方式将这座戏院改装成极为完美的音乐演奏厅，背景仍沿袭原有的建筑传统，只在舞台上加盖了一个穹隆式的顶篷，增强了音响效果。普莱耶钢琴公司特为香榭丽舍大戏院提供了一架音质绝美的演奏用钢琴，另给亚瑟下榻的套房也送来了一架极佳钢琴。三天演奏的节目都经过亚瑟的精心选排。

三场演出都异常成功。贺伯楚特把巴黎的知名人士和音乐界的精英都拉来了，最有声望的乐评家和钢琴演奏家也一一到场聆赏。一夜之间，亚瑟·鲁宾斯坦被授予了“真正的巴黎人”的光荣头衔。

音乐会之后，休息室挤满了前来道贺的人。那一晚，亚瑟又获赠了一份不寻常的礼物：一位曾在美国认识的美国女演员到后台来对他说道：“你的

演奏会使我万分着迷。我想送给你一份礼物，可我除自身外又一无所有。如果你愿意跟我共度良宵，今晚我就归属于你得了。”用鲁宾斯坦自己的话说是这样的：“那晚的确使我飘飘欲仙。”

这三场演奏会给巴黎产生了极深的印象。“巴黎的上流社会”有一种既可造就一名艺术家又可毁掉他的威力。亚瑟自己认为，这次“他们受领了我，乃是我的幸运。”于是，各方的邀请函如雪片纷纷飞来，其中有社交界的顶尖人物爱德华·洛斯契尔德男爵夫人，她对成名的犹太艺术家尤有好感。

这位男爵夫人有一座皇宫般的住宅，座落在协和广场和佛劳伦汀大道街口处。她曾以高酬请亚瑟·鲁宾斯坦去她家为她的宾客演奏。那次盛会精采之至，除了洛斯契尔德家族和高素

质的音乐家、真正的乐迷外，没有邀请任何闲人或白丁。亚瑟演奏的作品比原定的为多，而且自感良好，发挥得淋漓尽致。

由于亚瑟没有出席盛宴，他在演奏前从来不吃东西，所以演奏完毕，爱德华男爵便挽着他的胳膊走进一个小酒吧间，由男管家伺候他进用鱼子酱、伏特加酒和筵席特为他留出来的美肴佳撰。男爵一直陪着鲁宾斯坦吃喝完毕，才一道去会见其他的宾客。

亚瑟·鲁宾斯坦在巴黎的最后一场演奏之后，有一名年轻的音乐会经纪人到他的旅馆来。此人名叫马赛·华玛赖特，愿负责他在巴黎的音乐会，只抽取极少的佣金。亚瑟就跟华玛赖特先生签了三年合约。这位经纪人立即为亚瑟办妥在“蓝莫如”管弦乐团与科隆交响乐团下季演奏中担任独奏，并建议他在同一时期假佳符音乐厅演奏几场。

这样，亚瑟·鲁宾斯坦在巴黎的艺坛中也开始站稳了脚跟，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他全身心地沐浴在新赢得的巴黎荣耀中，接受纷至沓来、应接不暇的宴请、酒会、舞会和吃馆子、尝夜宵的邀请。

一天晚上，亚瑟·鲁宾斯坦和焕·亚威拉等人去星形广场附近一条小街上的“我的姊妹花园”舞场，认识了舞场主管艾尔莎·麦克丝威尔。这位妇人虽然长得其貌不扬，但眼睛却闪烁着机智、敏黠的炯光。通过交谈，原来这位女士来自纽约，跟亚瑟在大战结束时还有过一面之识。在两次大战之间，这位身躯矮胖但活动能力极强的女士，成了巴黎、伦敦和威尼斯各大名城上流社会中的顶尖人物。她常跟巴黎贵族中的夫人或寡妇打桥牌，赢来的钱就接济贫困的艺术家。

多年来，亚瑟·鲁宾斯坦跟艾尔莎·麦克丝威尔结成了挚友，偶尔她也充任亚瑟的经纪人。一天，艾尔莎通知亚瑟，前玛尔李罗公爵夫人、现范德毕特夫人康淑乐·鲍珊要举办一次私家音乐会，她想请亚瑟演奏，酬金为25,000法郎。鲁宾斯坦惊闻酬金竟然这么高，当然高兴接受。艾尔莎操办的这场演奏会十分成功，邀请的宾客也都很适宜。在那次私家音乐会上，亚瑟结识了法国诗人保罗·瓦拉莱。

第二天，艾尔莎寄来一张15,000法郎的支票给鲁宾斯坦，另附一纸条，说明她截留10,000法郎作为佣金，用来周济贫困的大众。

另一次，艾尔莎又通知亚瑟，说她的老朋友贝尔蒙夫人要给她的儿子威廉·范登毕尔特举行一次小型生日庆祝会，并要送给他一份最好的生日礼物。这位贝尔蒙夫人承诺支付40,000法郎酬金给演奏者。这份报酬超出常格，委实高得惊人。亚瑟生怕这里面有什么阴谋，因为他在纽约曾听威廉·范登毕尔特离异的夫人说过他并不喜欢音乐的。于是，亚瑟决定带自己的演奏钢

琴去。但艾尔莎却加以劝阻，说他们家有一架很好的钢琴。这次宴会也十分奇特，总共才只 8 个人。来宾全是美国人，而且十分乏味。宴会和生日庆祝礼仪甫告结束，大家随即来到大客厅，由艾尔莎宣布，请亚瑟·鲁宾斯坦演奏肖邦作曲。

亚瑟于是一本正经地坐下，试了几个音阶，不由大吃一惊。原来那是一架老掉了牙的伊拉德钢琴，已经连声音都发不出来了。亚瑟正待起身表示无法演奏时，艾尔莎赶紧走过来，附在他的耳边悄声儿说道：“快点开始，我已把这架钢琴卖给他们就这样，他们俩串通一气，大耍了这位富婆一场，诈骗到了 40,000 法郎，那架破钢琴竟然成了老太太赠送给儿子的“一份最好的生日礼物”。事后亚瑟又收到了一张支票，这次扣除她的佣金之外，竟轻易地拿到了 20,000 法郎的报酬。对这位掠富济贫的女强人，亚瑟·鲁宾斯坦是这样描述的：“她的年龄和身世讳莫如深，无人知晓，外貌又全无可取之处，更没有任何出众的才华，仅凭其个人的超凡活动能力，居然在半个世纪中，点燃了数百名志士的生命之光。”

尤琴妮亚·伊拉苏瑞丝新搬入蒙泰茵大道上的一幢公寓。会客室里除了毕加索的两幅画外，什么也没有摆设。两幅画中的一幅是她女儿的肖像，另一幅是极佳的风光画。在尤琴妮亚的新公寓里，亚瑟认识了诗人希瓦斯·辛德拉尔斯，这就是他不久前寄 1000 比索给尤琴妮亚，用以“救济一位饥寒交迫的天才诗人”。亚瑟对这位诗人说道：“你写的《感恩节在纽约》，使我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在这次巴黎音乐季节中，亚瑟·鲁宾斯坦听了许多场音乐会。四大交响乐团：音乐学院、蓝莫如、科隆和帕斯德洛普交响乐团都邀请名演奏家担任精采的独奏节目。

亚瑟·鲁宾斯坦和伊果·史塔温斯基在滨海城市白雅丽茨休养期间，相互研究作曲。晚上，亚瑟常去倍利富赌场。他最喜欢玩轮盘赌和纸牌。一天夜里，他居然赢了两万法郎。次日一早，发现恩立克偷走了一千法郎。经过一再追问，恩立克被迫将那张大钞交了出来。联系到在墨西哥时，他和嘉柏丽拉都曾丢失过一些金币的事，尽管当时没有怀疑到这个表面忠顺的仆人。这下两罪俱罚，亚瑟便把他辞退了事。亚瑟将这事告知史塔温斯基时，后者冷笑一声说：“佣人吗都是天生的贼、痞子！”

在白雅丽茨，亚瑟每天早上努力练琴，史塔温斯基已谱写好了《彼得罗什卡奏鸣曲》，并将这一曲子献赠给了好友亚瑟·鲁宾斯坦。这首奏鸣曲共有三个乐章——《俄国舞》、《在彼得罗什卡》和《丰盛的礼拜》。随后，史塔温斯基留在那里继续谱写他的《马富拉》，鲁宾斯坦则返回了巴黎，他为支援好友伊果·史塔温斯基的姐夫白林金开办一家名为《俄国屋》的夜总会餐厅，又花掉了一大笔钱。

#### 4. 艺海频涌的波峰浪谷

亚瑟·鲁宾斯坦在伦敦小住了一段时期，曾和何罗·高占斯基在魏格摩音乐厅各自举行了一次演奏会，此外还举办了几场微不足道的音乐会。

在离开伦敦之前，亚瑟·鲁宾斯坦又和中音提琴演奏家里昂纳·特提斯在魏格摩音乐厅合作了一场动人的演奏会。他把许多为他谱写了美妙中提琴曲的年轻英国作曲家介绍给了鲁宾斯坦，包括最富才华的亚瑟·布利斯，以及丰富了英国音乐园地的约翰·爱尔兰、佛德烈克·戴流士和亚诺·拜克斯等人。稍后，亚瑟又在亨利·伍德爵士指挥下，演奏了爱尔兰的协奏曲，这

是一首英国风味的优美乐曲。

结束了这一些音乐活动之后，亚瑟就偕同高占斯基夫妇前往美国。他们从利物浦登船，顺利到达了纽约。亚瑟仍住在巴尔的摩大饭店，苏菲亚·高占斯基在东 40 几大街为他们夫妇找到了一所挺舒适的公寓。

保罗·高占斯基正式出任茱丽亚音乐学院的教授。他天赋的教学天才，在另一位小提琴家秦巴斯特的合作之下，很快就成为该学院的教学台柱。他的巡回演奏定在当年暮冬举行。

姜森为亚瑟·鲁宾斯坦在巴尔的摩等地安排了几场演出，

另在华盛顿联系了一场社交音乐会。此外，亚瑟又和波士顿交响乐团指挥、中音提琴家皮耶·蒙杜在波士顿市演奏了肖邦的 F 小调协奏曲。

接着，姜森又为亚瑟·鲁宾斯坦在科罗拉多州的两大学城安排了音乐会。丹佛市  的著名音乐会经纪人亚瑟·欧本海默还跟亚瑟签了合约。

在纽约，亚瑟和保罗联合举行了一次小提琴和钢琴奏鸣曲演奏会，首次演奏瑞士作曲家恩耐斯特·布劳克的奏鸣曲。他们两人都是看谱演奏的。在作曲家从旁协助之下，他们边练奏边对曲中小提琴和钢琴演奏部分作了必要的改进。在正式演奏时，布劳克本人在一旁为亚瑟翻乐谱。他们倾全力演奏，获得听众的热烈喝彩。到了后台，布劳克私下感谢了亚瑟和保罗的通力合作和卖力演奏。

亚瑟的朋友、名指挥亚佛烈·贺兹邀请亚瑟在旧金山担任他交响乐团演奏中的独奏。旧金山的经纪人艾尔文·欧本汉又为亚瑟在旧金山、奥克兰  各安排了一场独奏会，此外在伯克利的加州大学  也演奏了一场。

亚瑟在美国西北部港市波特兰  还有一场演出，这次有交响乐团伴奏。演出之后，亚瑟·鲁宾斯坦又留下了一笔风流债。

那就是多年以后又成为他“颇堪追忆的往事”的“致命一吻”。

原来亚瑟在波特兰市演出之后，当地一家百货公司老板和他的美丽夫人邀他晚餐。在一张小餐桌下，女主人那美丽的玉腿和亚瑟那紧张的大腿像吸铁石般慢慢地贴到了一起。一种触电似的感觉，给了亚瑟勇气约她次日午餐。亚瑟预定次日深夜才离开波特兰市。这位“美丽夫人”答应了，还说：“午餐之后，

我带你去我们山上的寓所看看，从那里鸟瞰全市的风景可美观极了。”

那天午餐的气氛特别热烈。亚瑟给这位“美丽夫人”讲了一大堆的人生经验，她听了十分开心。酒酣饭饱之后，亚瑟坐进由她驾驶的她的这辆名贵轿车，紧挨她的方向盘。道路两旁堆起高高的积雪，车愈往山上开便愈来愈困难。她边开边安慰亚瑟说：“你要知道，我的开车技术是保险的，挺不错的。”

一路开车，一路谈笑，中间难免掺杂了一些调情动作。蓦地，亚瑟捧住她那可爱的粉脸猛吻了一下。这猝不及防的一吻，对她可能是平生的第一遭。她撒开双手，闭上双眼，听任轿车滑去，两人随车一起终于倾覆在一边的雪地里，双双摔得浑身疼痛，艰难地从车子里爬了出来。亚瑟这时既担心误了火车，又生怕她的丈夫知道。女方这时要他跑到山下的一家汽车修理厂求援。亚瑟无可奈何，只好一步一滑地艰难走了半个小时，总算找到了山下的那家加油站。又费了 3 个小时，才算回到了城里。好在她的丈夫没有起疑，亚瑟也没有耽误上车。

亚瑟·鲁宾斯坦回返纽约时，保罗正在准备他那巡回演出。正在这时，



著名的俄国男低音歌唱家兼歌剧演员费奥多·夏里亚平抵达纽约，准备紧接在他在伦敦的轰动之后，在大都会歌剧院也能演唱成功。他到达纽约的当天早上，就跟亚瑟联系上了。通过夏里亚平的引荐，鲁宾斯坦认识了他在纽约的经纪人索尔·霍洛克。当时霍洛克正筹办在马戏场的一场音乐会，准备用低廉的票价聘请走红的演艺家。马戏场是纽约人看马戏的地方，能容纳五千人。给演奏者的酬金是300美元。由于霍洛克在夏里亚平下榻的亚士多大饭店听过亚瑟弹奏史塔温斯基的《彼得罗什卡》，弹得非常精采，便邀请亚瑟和另一名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提塔·鲁佛在马戏场联袂演出。亚瑟也就接受下来。

音乐会如期举行。不过，那晚鲁佛的嗓音并不理想，他在音乐会上的抒情歌曲仅得到听众礼貌性的反应。他的嗓子早在墨西哥演唱时就出毛病了，不久他就放弃了演唱的生涯。可是，亚瑟那晚的演奏却已达到了巅峰状态。令索尔·霍洛克大吃一惊的是，亚瑟·鲁宾斯坦演奏的《纳瓦拉》和答谢曲《火舞》赢得了全场的热烈喝彩，一如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或马德里那样的听众反应。这在他的美国演奏中，是前所未见的事。在亚瑟一连串的失望之余，这场演奏可算是一次极大的鼓舞和慰藉。

在离开纽约前往巴黎之前，亚瑟·鲁宾斯坦要求乔治·恩格斯担任他下次美国巡回演出的经纪人，除了抽成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保证。这位曾是保罗·高占斯基在纽约的经纪人接受了亚瑟的条件。鲁宾斯坦并不觉得跟姜森和他的情妇露露拆伙有什么损失。反正他们的合约已经过期，他此刻也已无能为力，对亚瑟帮不了什么大忙了。

由于高占斯基夫妇已决定长期留居纽约，所以这次鲁宾斯坦只好只身返回巴黎。巴黎音乐会经纪人马赛·华玛赖特为亚瑟在巴黎佳符音乐厅安排了两场演奏，另在其他地区也宣布了六七场。

在佳符的首次演出，听众十分踊跃，亚瑟·鲁宾斯坦首次推出了《彼得罗什卡》，并照他一己的理解去演奏，听众因而非常喜爱。

第二场演奏会的入场券在一天之内就销售一空，因此他们又加了第三场。《彼得罗什卡》组曲对鲁宾斯坦在欧洲演奏生涯的发展有极大的助力。由于这支组曲具有非凡的魔力，每演过一次，在下一次音乐会中必定还要重复一次。第一次世界大战迫使欧洲许多国家的货币贬值，所以他在欧洲所获得的酬劳根本无法和美国的相比。好在亚瑟仍有余力过花花大少式的生活，只是他的银行账户却经常是一片空白。每当他感到口袋轻了时，就赶紧安排一次南美洲的巡回演出，每次都能带回大把大把的钞票。

艾纳斯图·桂萨达为保罗·高占斯基洽受了一次阿根廷和乌拉圭的巡回演出，除了酬劳事先有保证外，一切旅费也由他全包下来。由于经济情况短绌，亚瑟·鲁宾斯坦决定服保罗同行南美，便写信给当地的经纪人佛兰西斯哥·茹易兹，请他将自己的演奏日期排在九月份，另请裴拉斯先生在八月末替他在里约热内卢也安排几场。

在去南美之前，亚瑟·鲁宾斯坦仍下榻于巴黎的美琪大饭店那间幽雅套房，即饭店老板陶伯先生专门给他空着备宿的专用房。

在巴黎，亚瑟遇见了毕加索，五年后重逢的老朋友，其高兴劲儿，自不待言。亚瑟受邀曾去宝泰路的毕加索公寓作客，发现这位大画家的婚姻很不美满。他还经常去毕加索的画室。据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毕加索的画卖到了惊人的高价，一幅画竞标以20万美金。

一天早上，史塔温斯基到美琪大饭店来跟亚瑟共进早餐，他又像往常那样抱怨作曲家赚钱奇难的事，说道：“你活得太容易了，你弹几首曲子，就有大把大把的钱捧上给你。”

亚瑟对伊果的这类抱怨已经听得腻味了，便建议他写一些简易的协奏曲自行演奏，争取交响乐团的独奏任务。伊果·史塔温斯基接受了好友的建言，不久就写成了他那钢琴和吹奏乐器的协奏曲。这是一首很精巧的曲子，用的虽是巧妙的敲击音乐形式，却有歌曲的徐缓调子，听来很像是一首巴赫模仿曲。当消息一经传出，而且作曲家本人又有意公演时，欧洲的许多音乐经纪人便纷纷以重金争聘他。

亚瑟·鲁宾斯坦在促使伊果·史塔温斯基迈上演奏生涯一事上起了决定性作用。伊果先是担任独奏，继而跟一位由他谱写钢琴和小提琴曲的富有小提琴家山姆·杜什肯联袂在美国巡回演奏。之后他又以指挥家的身份出现，在指挥自己的作品上，锋芒盖过了许多知名的音乐指挥。史塔温斯基跟“法国时尚文化界的闪亮新星”可可·沙那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可可风姿特殊，又熟悉巴黎“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在圣·昂诺瑞路上开了一家时尚沙龙。当可可·沙那出资给芭蕾舞界大亨沙吉·戴基雷夫上演史塔温斯基的《布钦奈拉》芭蕾舞剧时，她跟伊果之间的友谊就愉快多了。

可可·沙那跟蜜赛亚是形影不离的友伴。当时蜜赛亚嫁给卡德兰名画家荷西·玛丽亚·赛特。蜜赛亚的哥哥希巴·高德布斯基、嫂嫂艾达以及他们两个可爱的孩子咪咪和琪恩，住在雅典路上的一个小公寓中。他们经常在寓所招待当时最杰出的音乐家和作家。法国作曲家拉威尔是这对夫妇家的最好朋友，他的《鹅妈妈组曲》就是为这两个孩子谱写的。稍后的交响乐《圆舞曲》则是献给蜜赛亚的。

在去南美巡回演奏之前，亚瑟·鲁宾斯坦和保罗·高占斯基夫妇去依万休养了两周，然后搭乘英国轮船前往南美。在船上巧遇妮娜·萨拉曼加伯爵夫人。他们几个人经常一桌用餐，到

达南美时，她跟高占斯基夫妇已是熟稔朋友了，亚瑟在里约热内卢下船，高占斯基夫妇和其他旅伴们则继续南行，稍后再行会合。

巴西音乐经纪人裴拉斯先生的经理能力很强，他这次只安排了亚瑟一人的钢琴演奏，而且是在首都大戏院，听众的素质也不错。

里约热内卢最新赌场旅馆——克巴纳大饭店的老板卡洛斯·昆勒是巴西人品极佳的绅士，他的夫人姬尔达也是美丽可亲的女士。他们俩的音乐修养都不很高，只在朋友邀请下听过亚瑟在巴西的首次演奏。这次昆勒先生和他的家人为鲁宾斯坦设下盛宴。晚宴的排场很大，宾客尽是银行家、咖啡农场主和其他富豪。这次宴会之后，亚瑟·鲁宾斯坦就成了我们府中的常客。昆勒先生在里约热内卢的住宅，堪称是一座宫殿式建筑，四周环绕着美丽的花园。

伊果·史塔温斯基献赠给亚瑟·鲁宾斯坦的“豪华礼物”——《彼得罗什卡奏鸣曲》，成为亚瑟这次巴西之行的演奏节目中最吸引听众的曲子，在其他几场音乐会中，他也以其中的《俄国舞》作为答谢曲。此外，亚瑟在里约热内卢演奏会中还首次演奏了贝多芬的《告别奏鸣曲》，听众的反应极佳。

这次在里约热内卢演出期间，亚瑟在其下榻的荣光大饭店接待了巴西作曲家希托·魏拉——罗伯斯。这位作曲家的短小作品在巴黎受到群众的喜爱。鲁宾斯坦认为，这位罗伯斯和法国作曲家达立奥·米约“的确是我那时代中

最多产的作曲家”。但正是这位作曲家却抱怨巴西对他作品的疏冷和杯葛。事实也正是如此，上次亚瑟在里约热内卢曾演奏魏拉—罗伯斯的作品，遭到听众的嘘声，至今他仍然心有余悸。

为了使同行事业有成，亚瑟·鲁宾斯坦又一次地表现了助人为乐的精神。为此，他找到了卡洛斯·昆勒先生，恳请他资助这位郁郁不得志的作曲家去巴黎待上一年，让他在那里举行一些音乐会，发表他的作品。昆勒在被晓以情理后，慨然拿出一笔巨款，不附加任何条件，至少能支付魏拉—罗伯斯寓居巴黎的一年之需。当这位巴西作曲家把这条好消息汇报给亚瑟时，第一次真情实意地拥抱了他。

美国新任驻巴西大使莫根先生热爱音乐，常在亚瑟演奏之后，设宴请客。

一天早上，亚瑟在首都大戏院的第三场独奏之后，一觉醒来，突然发觉全身不能动弹，像是瘫痪了似的，手也不听指挥，指头僵直不能屈伸。他吓得要死，赶忙用尽平生之力按铃召来服务生，由他请来医生和裴拉斯先生。待医生和裴拉斯两人赶到，把病号上半身拉起又放下。几番紧急抢救之后，亚瑟总算下了床。渐渐地他恢复了一些动作：虚弱的双腿能挪动几步，吃东西无须旁人协助，手也觉得有了些力量，虽说能弹琴，但声音极为微弱。亚瑟勉强穿上了衣服，每穿一件，都得艰难地换取不同的姿势。最后在裴拉斯先生的搀扶下，挣扎着来到了戏院后台休息室。这时，亚瑟已累瘫了，像是一连举行过十场演出似的。

该场演出的头一个节目是舒曼的管弦练习曲。亚瑟弹的第一个音节可能根本听不见，因为连他自己也依稀莫辨。之后，又像过去多次那样出现了奇迹。在第一次变奏之后，他的精力竟全然恢复，又开始弹奏自如了。结果，这场演奏成绩极佳。经过一整天的绝望，亚瑟此时此刻的激动与兴奋是不言而喻的。

这次，莫很大使又在其使馆花园中摆下了圆桌盛宴，招待亚瑟·鲁宾斯坦，陪客中有一位法国丽人，聪慧，又有口才，就坐在亚瑟右手边。她的丈夫是美国人，坐在桌子的另一端。

这时，那位丽人“丰润撩人的朱唇，一对闪亮的蓝眸”又燃起了亚瑟心中的欲火，请看他那精采的自我袒露：

“不到一分钟，我就发狂地爱上了她。我悄声儿向她倾吐了我的爱慕。待主菜鱼一上桌，我就要求单独与她会晤。她嫣然一笑地接受了我爱的誓言，一再用她那副金嗓子柔声说道：‘等吃完了饭再说好了。’”

当主人示意大家可以离席时，那位亚瑟眼中的美人儿在他的热唇上“印下了轻轻一吻”，又向她的丈夫挥了挥手。使亚瑟大失所望的是，她丈夫竟推着轮椅赶来，这位名叫露意丝·德·韦莫琳的大美人原来得过小儿麻痹症，行动不便。这么一来，这位风流钢琴家自然不会去履行他那“爱的誓言”了。不过，后来这位不幸的女士倒成了很出名的作家。她出版了一些诗集和相当优美的小说，其中有的改编成剧本被搬上了银幕。离婚之后，她返回了巴黎。

里约热内卢的演出—结束，亚瑟·鲁宾斯坦立即赶到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亚瑟在当地的新经纪人茹易兹为他安排了一系列的演奏会，而且巧妙地避免了跟保罗·高占斯基的演出有任何冲突。保罗在蒙得维的亚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两城的演奏均极为成功。

这次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亚瑟·鲁宾斯坦遇上了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一个在柏林时代他就仰慕过的杰出钢琴家艾德瓦·瑞斯勒。这人曾是当年柏

林交响乐团指挥亚瑟·尼基希最中意的独奏家，这时由桂萨达安排来布宜诺斯艾利斯演出。他的一名德籍代表恩耐斯特·史兰莫尔为他宣布了十场演奏会，演奏贝多芬的32首奏鸣曲。瑞斯勒的到来，引起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乐迷们的巨大兴趣。亚瑟则除了《彼得罗什卡》之外，再没有任何新奇的演奏节目，主要还是舒曼、肖邦和阿尔贝尼斯的作品，外加斯科里亚宾的一些零星曲子和拉威尔的《伤感圆舞曲》。但就是这样，亚瑟演奏会的入场券却全部售完，听众也还是狂热鼓掌。

亚瑟之所以认定艾德瓦是自己强有力的劲敌，是因为他听了艾德瓦·瑞勒斯演奏了贝多芬晚期的《热情奏鸣曲》、《告别奏鸣曲》和《汉马克拉维奏鸣曲》，觉得无人能与之匹敌：瑞斯勒弹得那么委婉自然，好象曲子在向他倾诉，将这些名曲中高度浪漫主义的内涵宣泄无遗。亚瑟·鲁宾斯坦在这一点上简直与瑞斯勒灵犀相通。他极为反对把贝多芬与“古典”二字混为一谈，而认定贝多芬首先是第一位“浪漫主义”的作曲家。正是这位他无比推崇的作曲家，运用其创作的才华，在自己的作品中尽情地表达绝望、欢乐、愤怒和爱恋。鲁宾斯坦对一个被公认为最擅长贝多芬奏鸣曲的钢琴家亚瑟·史奈柏那近乎炫耀的手法，从来就不曾心服过，只觉得他在演奏时像是给听众上课似的，委实枯燥乏味；反之，当艾德瓦·瑞勒斯演奏《汉马

克拉维奏鸣曲》中的慢板，《告别奏鸣曲》中的茫然感和第三十一号作品之二的D小调，竟会催人泪下。当然，瑞斯勒对鲁宾斯坦也是十分倾倒的，他曾经对亚瑟说过：“我喜欢听你演奏。”

正因为他们俩英雄识英雄，惺惺惜惺惺，相互倾慕，于是决定合作举行一场双钢琴演奏会。双方的经纪人茹易兹和史兰莫尔立即洽妥了宏伟的柯隆歌剧院作为演出场地。一时琴迷们蜂拥来听，当地的音乐家们都到齐了，包括波兰钢琴家艾格纳斯·符利曼和奥地利指挥家费利克斯·范·温加纳。经过几次认真练奏后，他们俩在充分沟通的情况下，演奏了莫扎特动人的《D大调奏鸣曲》、舒曼的《变奏曲》、圣-桑的《贝多芬主题变奏曲》，最后以夏布里埃改编的《西班牙狂想曲》终场。这次演奏风靡了全场听众。在柯隆歌剧院演出之后，鲁宾斯坦和瑞斯勒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蒙得维的亚两城各演出了一场。两人的愉快合作，也平息了各自琴迷们的敌对心态。

高占斯基夫妇返回纽约，亚瑟则去了巴黎，仍下榻于美琪大饭店的那间特留的套房。这次鲁宾斯坦除在佳符音乐厅独奏外，马赛·华玛赖特又在布鲁塞尔和法国的几个城市为亚瑟安排了演出。法国地方城市的音乐水准在当时仍然很低，当时意大利的音乐生活水准也大致如此。

之后，亚瑟前往伦敦履行几场演奏合约。伦敦音乐经纪人密契尔先生在牛津<sub>2</sub>为他安排了一场。捷克驻巴黎公使，亦即这个新兴共和国总统的公子詹·马沙立克，愿意驾驶他的高级轿车送亚瑟·鲁宾斯坦和乔维特·李丝丽一道同去，他们是在战后在伦敦认识的。这位公使带领他们游览了这座学府古城。演奏会在晚间8点一刻于市政厅举行。亚瑟演奏的第一支曲子是巴赫一布索尼的C大调触技曲，随后是《热情奏鸣曲》。音乐会结束后，他们一行人返回了伦敦，心情无比欢畅，并在捷克使馆享受了一顿美味晚餐。

亚瑟在跟李丝丽观赏了几出舞台剧，又在温妮泰家中演奏了一些室内乐之后，就又回到了巴黎。

在巴黎，亚瑟·鲁宾斯坦本该为美国的巡回演出多作准备，好好练奏，但他却又卷入了一场露水般的短命爱情。原来害得伊果·史塔温斯基险些自

杀的祸水，就是芭蕾舞曲《蝙蝠》中跳波尔卡的美女，她经常在薇拉·苏德金的陪同下跟亚瑟、伊果共进晚餐。这位美丽的舞女还经常到美琪大饭店找亚瑟。后者自是求之不得。因此，每逢开心的晚宴之后，亚瑟便经常跟一个年轻貌美的已婚妇女鬼混在一起。“想必她们也很需要在婚姻之外的生活中找些不同的情趣”，——这就是这位钢琴家所持的论点。

返回纽约之后，亚瑟·鲁宾斯坦经由乔治·恩格斯的安排，仅在该市附近的许多小地方争取到了一些演出活动，没有一场是在市内的。好在亚瑟有几位担任指挥的朋友邀请他们在他们的交响乐团演出中担任独奏。

这次在纽约，亚瑟常跟保罗·德瑞柏见面。这位已经跟茱丽儿离了婚的美国歌唱家，已经搬离了他哥哥的家，在格林威治村找到了一间很别致的木房。房里有一架钢琴，他们有时便一弹一唱，以音乐自娱。

一天，德瑞柏先生介绍了一位金发小美人给亚瑟认识，说她很想当演员。那时两位男士正在喝咖啡，她恳请亚瑟随便弹几首曲子给她听听，亚瑟回以无兴致。这位小姑娘挑衅似他说道：“如果我来个倒栽葱给你瞧一瞧，你会弹不弹呢？”亚瑟当下嬉皮笑脸地答道：“那或许能打得动我。”这位小美人听了，登时在地上拿了个大顶，裙子倒翻在头部，暴露出她那赤裸裸的秘密。亚瑟见到这种过度的恳求方式，不得不应允。这位小姑娘就是日后纽约百老汇和好莱坞的红伶泰露拉·班克海德。后来，她每次看到鲁宾斯坦，都会用同样方式来作交换。

在佛德立克·史塔克的指挥之下，亚瑟·鲁宾斯坦在芝加哥金宝音乐厅举行了一场首次独奏会，使用的是梅逊—翰林公司出产的钢琴。借助德国钢琴家欧赛普·加布里劳维契前一天晚上演奏用过的这架钢琴，鲁宾斯坦当晚的演奏可说是超水准的。

去巴黎之前，亚瑟·鲁宾斯坦找到纽约经纪人乔治·恩格斯，对他经管在美演奏不力事表达了个人的不满。这位先生不仅不表示今后努力改善，反而责怪亚瑟的“卖座力差”，甚至横加嘲弄：“你在女人中是蛮吃得开的，你何不去找一些经纪人的太太偷情呢？那样兴许能给你拉到些演奏会的。”他这样狠揭别人的疮疤，未免过于露骨与严苛，亚瑟·鲁宾斯坦一气之下，掴了他两记耳光，把门儿一摔，一边嚷着永不再返回美国，一边气呼呼地离去了。

作为保罗·高占斯基经纪人的乔治·恩格斯不曾将这事向保罗提及；为了不损及好友那蒸蒸日上的演奏事业，亚瑟·鲁宾斯坦也不愿在他面前戳穿。几天之后，亚瑟便回到了巴黎。

巴黎音乐会经纪人马赛·华玛赖特一见面，便通知了他很多好消息：圣·马丁诺伯爵邀请他去罗马的奥古斯都大戏院演奏两场，米兰\_\_的四重奏乐团也请亚瑟担任一场独奏；此外，在法国的演奏场数增加，报酬金额也提高了。

亚瑟在佳符音乐厅的演奏，入场券在两天之内就预售一空。

在里昂、马赛\_\_各一场演奏会也很成功。在图卢兹\_\_的那场演奏会是在专演歌剧和舞台剧的首都大戏院举行的，虽然报酬特高，但没有卖到满座，并受到戏院主管的怠慢。

接着，亚瑟·鲁宾斯坦又风尘仆仆地赶到意大利的首都罗马，在奥古斯都大戏院受到热烈欢迎，整个戏院爆满，他的所有朋友全部到场了。

希托·魏拉—罗伯斯已从巴西赶来巴黎，五月份在佳符音乐厅的首演成绩斐然。他推出了几首供交响乐演奏的大曲子。他那乐声中所含有的稍带变



化的气质、表现主旨的非正统方法、歌曲与乐器独奏方面的新奇处理，在受到巴黎乐迷们的欢迎。

音乐界的一些名人，如拉威尔和普罗科菲耶夫都曾光临魏拉—罗伯斯的演奏会，这两位大师对巴西音乐表现出特大的兴趣。而对这位巴西作曲新秀真正推崇的，则是在巴黎极具影响力的乐评家兼作曲家佛劳伦特·施密特。

除巴黎人士而外，出席演奏会的，还有大量的南美听众。资助魏拉—罗伯斯来巴黎成名的卡洛斯·昆勒及其夫人也坐在包厢里聆听。演奏结束时，魏拉—罗伯斯受到听众的热烈喝彩。当亚瑟趋前向他拥抱祝贺时，他异常兴奋，也为自己前来巴黎的决定倍感骄傲。

但是，魏拉—罗伯斯成名后，却做了两件“失策”的事：一是昆勒先生不仅资助他，还老远赶来听他的首演，想不到他竟向这位老先生索取入场券的票钱；二是他在赠送给朋友的名中，除注明地址和接客时间（每月第二个星期天在家）外，还亲笔加上一句：“请自带食物来。”这样，连亚瑟·鲁宾斯坦“也替他脸红了”。

这年的夏天，亚瑟·鲁宾斯坦接受温妮·波丽格娜克王妃的邀请，前往威尼斯她的别墅小住。此前，他曾去萨维中心宝杰湖畔的休闲胜地——艾克斯浴场悠闲了两周。

初秋，亚瑟·鲁宾斯坦返回了巴黎，在这个令他“心旷神怡”的地方逍遥了一个月。在这一期间，伊斯坦布尔的一位娱乐界大亨阿第提先生来信邀请亚瑟去土耳其、希腊和埃及巡回演出。鲁宾斯坦当即复电接受邀请。

这次巡回演出是从西班牙开始的。

在马德里安排了三场独奏会，入场券都预售一空。不过，这次演奏会却令亚瑟无比震惊：当演奏华尔兹舞曲时，听众席上发出了一片嘘声和怨忿的抗议；而当演奏到李斯特第十二狂想曲时，全场听众爆发出一阵热烈的喝彩，好象前面没有演奏华尔兹舞曲似的。其中有一场，维多利亚·尤金妮亚皇后曾驾临聆听。

## 第七章 上帝助我

### 1. 巴尔干半岛之行

结束西班牙的巡回演出之后，亚瑟·鲁宾斯坦启程去土耳其的安卡拉。下榻于市内最好的一家旅馆——托卡特兰旅馆。经纪人阿第提先生在他的办公室接见了亚瑟，告知他有两场演奏会，在当地法国戏院举行，听众多半是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阿第提先生还为他准备了一架很好的钢琴。

两场节目包括了巴赫、贝多芬、肖邦和西班牙音乐，另外为数量可观的俄国移民特加了《彼得罗什卡》。结果两场演出的结果不坏，听众反应良好。像任何一个欧洲城市一样，听众用鼓掌来表达对音乐的了解：巴赫获得了稀稀落落的掌声，贝多芬的掌声只带敬意，对肖邦表示熟知，西班牙音乐则因新奇而获得了十分热烈的鼓掌，《彼得罗什卡》则赢得了俄国式的喝彩。阿第提先生对演奏结果非常满意，并以此作为在希腊和埃及宣

传的资本。他对亚瑟说道：“我想请你在业已宣布的两场雅典

演奏之外，再增加一场。至于埃及，则除了已安排在亚历山大港的两场之外，想在开罗另加一场。”

这真是天赐的恩宠。对于像亚瑟·鲁宾斯坦这样一个游览瘾特大的人来

说，到了埃及而不去开罗，必将抱憾终生。

第一场演奏之后，一对可亲的亚美尼亚夫妇成了亚瑟的朋友。他们是十分富有、已自商界退休的裴美山先生，60 来岁，颇有文化，还有他那年轻貌美的夫人莎弗。他们住在托卡特兰旅馆附近，而且愿意充当亚瑟在伊斯坦布尔的导游。他们经常徒步走过通往土耳其首都、行人拥挤的长桥。

阿第提先生已将亚瑟以后的几场演出行程排定：先去埃及，

然后转往希腊。在这两国演奏之间，他有一周的假期。经过巧妙安排，鲁宾斯坦将有机会踏上自己祖先的国土，在巴勒斯坦游览两天后，回来时仍能赶上雅典的头一场演出。

在亚历山大港的两场演奏，听众都是意大利、法国和犹太爱乐人士，一个土耳其人也没有看见。

亚瑟从亚历山大港乘坐夜班车，穿过飞沙滚滚的沙漠，抵达了开罗。一路上陪送的亚历山大城的代表，送亚瑟到濒临尼罗河的豪华西米拉大酒店。

在开罗，亚瑟·鲁宾斯坦应邀曾出席英国驻埃及总督派西·罗伦爵士的午宴。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时，曾跟亚瑟和亚威拉同住在一个旅馆的同一层楼上，常常一块儿出去“冶游”。如今飞黄腾达，但仍是个单身汉。这位仪表出众的英国绅士，很懂得欣赏音乐，深谙人生玩味。

亚瑟下榻旅店的对岸，仍可看到英军在控制埃及。美丽的回教寺，数以百计的尖塔，特别是埃及古代艺术馆等简直叫他着迷，几乎连演奏会都给忘了。开罗的演奏场所比起亚历山大的来，要简陋得多，而且听众也来得很少。不过，鲁宾斯坦对此并不介意，因为他的心早就飞到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去了。后来，他把所有可能去的名胜古迹都看遍了，雇的是一名官方导游。

接着，亚瑟从亚历山大港乘一艘小船，渡过汹涌的波涛，来到雅法。他在阿第提的秘书的帮助下，在雅法郊区的特拉维夫找到一家旅馆。这个勉强可称为旅馆的地方，其实是个两层楼、有五六间房子的别墅公寓。当时的特拉维夫只有几条铺得不错的街道，同一类型的公寓，新栽的树木和绿意盎然的草坪。此

外，就只是大片黄沙了。

在特拉维夫—雅法，亚瑟·鲁宾斯坦举行了一次慈善演奏会，当地《希伯来报》特用醒目的标题在晚报上公布了这条演出消息。

演出的那天，有 1000 多名听众站在一个空着的飞机库里聆听。亚瑟演奏得十分卖力，听众和钢琴家都融入了音乐的氛围中。外边大雨滂沱，打在机库的金属棚顶上，掩没了钢琴的声响。亚瑟只好暂停，待暴雨过后再弹。演出结束之后，听众报以如雷的掌声。筹办者获得了一笔可观的收入，全部用来改善这个城市的建设。

亚瑟·鲁宾斯坦怀着首次访问巴勒斯坦故土的美好记忆，

乘船前往雅典。在雅典，他下榻于布列塔尼大饭店。首场演奏的前一天，亚瑟去了雅典卫城的神殿参观。整个一天，他都在瞻仰这些完美无比的神殿，用颤抖的双手抚摸着神殿的宏柱，无端勾起对斜阳衰草下的古陵寝的联想，久久不愿重返红尘生活。

亚瑟的第二场演出吸引了很多听众。《彼得罗什卡》和《纳瓦拉》大获喝彩。在休息室中，一位年轻的希腊银行家史提法尼达斯坚持邀请亚瑟去他家晚餐，从此结成为好友。这位雅典银行家后来又陪伴亚瑟去观看著名的伊庇道鲁斯剧场和诺普利亚古城废墟。伊庇道鲁斯剧场可容下几千人，回音效

果良好。爬上剧场顶部，听剧场下面的话一清二楚，仿佛在身旁说话似的。这证明古希腊人对回音壁的音响原理早就有了完美的认识，令亚瑟感叹的是，“这种学问始终不曾传给我们的音乐世界，先知的这种秘诀我辈迄未发掘出来。”

亚瑟返回雅典后，决定第二天一早搭乘每周两班的东方特别快车前往巴黎。后来由于行李的耽误，致使他在希腊首都又度过了三天的愉快时光，从而错过了在法国的那场不甚重要的演出，但他并不因此感到悔憾。这是因为，他在史提法尼达斯家中，又结识了许多新朋友。他们纷纷邀请亚瑟到他们家中作客，而且成为日后他在希腊演奏时最忠实的听友。

## 2. 人生始终是个美丽的神话

到达巴黎之后，亚瑟·鲁宾斯坦接到波丽格娜克王妃的函邀，请他去欣赏她在亨利·马丁大道宫邸所举行的一场音乐会，由俄苏作曲家兼钢琴家普罗科菲耶夫在交响乐团协奏下演出他自己谱写的《第三协奏曲》。为了办好这次音乐会，王妃特地搭建了一个大舞台，她那宽敞的音乐室中坐满了“巴黎的上流人士”。

在那次音乐会上，亚瑟·鲁宾斯坦凑巧被排坐在罗马的卡拉·帕拉汀妮公主的身旁。他们曾经在两次宴会中相遇，早已相当熟识。帕拉汀妮公主被公认为“意大利的第一佳丽”，亚瑟个人甚至把她说成“是一个最配以‘美丽’这个字眼的真谛来形容的女人”，她那“浓重眉毛下的一双乌黑明眸透过长长睫毛高傲地盯住你，却又散发出一股调侃的神韵。”正因为如此，这一回这对才子佳人又碰到了一起。自然免不了眉目传情，亚瑟的“心又开始在跳了”。他邀请公主到他下榻的旅馆里来，她也毫不爽约，稍后果真翩然而至。那一夜，他们乐到很晚，亚瑟才把她送回她的寓所。

第二天一整个早上，亚瑟都难以置信前一天晚上所发生的风流事，对这种完全不曾料到的情事，他真不知该如何解释好。他暗忖，“除了这美丽女人任性的个性发作之外，不可能有任何别的解释”。在帕拉汀妮公主一周后离开巴黎、返回罗马之前，他们“每天晚上都在一起”。直到她走后，亚瑟的日常生活才恢复了常态：或去巴黎、伦敦和其他地区举行演奏会，或与朋友们聚会、欢宴。

亚瑟到达罗马，准备在勃纳丁诺·莫林纳里的指挥下，借用奥古斯都音乐厅演奏肖邦和圣-桑的协奏曲。这当儿，他收到帕拉汀妮公主的一封邀宴函，信尾附上一句：“我温柔的吻”。

公主在其住宅设宴，除了已分居的丈夫外，另有几位亚瑟认识的罗马贵族和当地显要也应邀出席。其中一位是裴西·布朗特伯爵夫人，亚瑟跟她稍事寒暄之后，两人从此便建立了长久的友谊。

卡拉·帕拉汀妮公主这次请的嘉宾全是喜爱音乐的人士。这些人都听过亚瑟的演奏，因此晚宴一开始，气氛就十分欢洽，他也被大伙儿视为筵席上的焦点人物。他跟其他客人谢过主人的款待，一道离去，返回他下榻的精益大饭店。第二天是星期二，亚瑟和莫林纳里练奏了两次，配合默契。星期三又排练了一次，下午即正式举行演奏。

自从亚瑟·鲁宾斯坦首次在奥古斯都演奏之后，他就感到能在这个场所献艺，可说是上帝所赐予的一种恩荣。罗马听众对这位钢琴家的热爱，每次都使得他会情不自禁地卖力演奏。他们也感觉得出，这是这位钢琴新秀所能给予的无限暖心回报。至此，钢琴家和他的乐迷们已融成一片，心心相印了。

可惜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为了修复奥古斯都大帝  的陵墓，竟将盖在其上的奥古斯都音乐厅给拆了。这么一来，罗马就丧失了一块独特的音乐净土。

此后，圣西西里亚交响乐团试过许多戏院，都找不到音效理想的演奏场所，最后总算获得梵蒂冈当局的恩准，能在怀柔堂演奏，每年亚瑟也在该处举行音乐会。这当是后话不提。

且说亚瑟·鲁宾斯坦在奥古斯都音乐厅演奏完毕，便去后台休息室。那里挤满了旧雨新知，卡拉公主也走过来邀请亚瑟外出便餐。亚瑟只好在婉言回绝圣·马丁诺伯爵的晚宴邀请之后，被她带到纳渥那广场一家偏僻的小饭馆。他们只草草吃了点东西，就返回了精益大饭店，双双进入了亚瑟的房间。连亚瑟都觉得卡拉公主是个“不怕别人风言风语”的女人。后来，亚瑟的朋友裴西·布朗特伯爵夫人为鲁宾斯坦设宴请客，卡拉·帕拉汀妮公主也坚持要去。布朗特伯爵夫人把他们当成一对夫妻来对待，其他客人也处之泰然。用亚瑟自己的话说便是：“罗马的社交圈子并不歧视成员的风流艳事。”

接着，亚瑟在翡冷翠举行了一次演奏会，演出地点在庇提宫的碧安加厅，一个十分适合演奏音乐的庄严、美丽的场所。演出效果极佳。此外，他还在米兰古老四重奏协会的合作下举行了一场演奏会，地点是在米兰学院威尔地音乐厅，听众多半是音乐会的赞助人、音乐学院的年轻学生、资深教授和老迈院长。他们总喜欢拿亚瑟·鲁宾斯坦跟其他的演奏家对比。在亚瑟·鲁宾斯坦的眼里，“米兰这座城市，除了表现人类神功的大教堂之外，建筑方面一无可取。即使闻名于世的拉·斯卡拉音乐厅也比不上威尼斯的芬尼斯音乐厅的美丽和巴勒莫  城马西模大戏院的宏伟。”

早春时节，亚瑟返回了巴黎，但见满目青翠，朋友的欢迎，又温暖了他的心。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宝贵才华，而且他总能以新的目光来看待生养他的这个世界。这位钢琴演奏家不由大动感唱：“人生，过去和现在都一样，对我来说始终是个美丽的神话；我每天无不感谢上帝恩准我生活在其中。”

回到巴黎后，亚瑟·鲁宾斯坦出席了一些音乐会，聆赏乐坛名家的演出。他自己也在佳符音乐厅演奏了两场。由于他在巴黎的音乐会中已有了固定的忠实听众，所以感觉出这已是一年一度的社交界盛事，而不是在晚间欲与听众求得音乐沟通的情感了。

通过朋友马赛里诺·纳洛斯侯爵的引荐，亚瑟·鲁宾斯坦认识了一个兼营暗娼活动的高级女裁缝，此人专为“富有的外国人介绍‘喜爱打扮的良家妇女’”，只要能给她们买高档衣服，她们就愿出卖肉体，因为这些女的丈夫往往付不起这么昂贵的服饰费用。这家服装店还专辟有“一间很舒适的套房”，要求上钩的“顾客”绝对保密。

也是亚瑟的造化，这家服装店老板头一个介绍来的，是一个“花枝招展”、“满脸浓妆”的女人，却掩盖不住“那副松老的体态”，因而“派不上什么用场”；第二个带进来的，却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小姐”，“音乐学院的高材生”。这人没有化妆，身体修长，俏脸蛋上嵌着一对会说话的晶亮蓝眸。她笑着说，她需要买一袭演出穿的高档衣服，可先生又买不起。这样，一个“好述”，一个“贪财”，双方一拍即合。完事之后，女方谈起了一些在世的名钢琴家，就是没有提到鲁宾斯坦的名字。而当她得知面前的人就是“小有名气”的鲁宾斯坦时，“一场好梦竟以悲剧收场”。她趴在地板上竟号啕痛哭起来，说“这下完了”，因为她丈夫“也是个有头有脸的音乐家”。经过亚瑟好一阵哄劝，对她发誓“绝对保密”之后，总算让这位音院高材生平

静下来。后来亚瑟一直没有再见到她，也不知道她的丈夫姓什名谁。

艾纳斯图·桂萨达专程来巴黎跟鲁宾斯坦重修旧好，他已为亚瑟在西班牙安排了几场演出。征得对方同意后，这位乐坛经纪人立即赶回该地作好演出前的相关事宜。

到马德里之后，亚瑟·鲁宾斯坦应西班牙小提琴家恩立克·阿波斯之请，与他合作演奏塞沙尔·弗兰克的变奏交响曲。经过多次猛练，他在正式演奏这首优美的乐曲时，与阿波斯配合得十分好，效果很不错。

亚瑟预定5月底开始南美洲的巡回演出，8月初即打算返回巴黎。

上次卡拉·帕拉汀妮公主在巴黎时，就曾经表示要跟亚瑟·鲁宾斯坦一道去巴西的里约热内卢玩玩。当时亚瑟听了，倒不曾当真，只说里约热内卢很迷人，他去过那里三次，演出过多次，情况很熟悉，等等。这年的4月初，帕拉汀妮公主在女仆的陪同下，果然来巴黎了。她这次的大胆之行，带给亚瑟的惊讶是错综复杂的。

卡拉的女仆作事效率高，对主人也十分忠顺。由于她的哥哥在奥古斯都交响乐团担任大提琴手，所以她对亚瑟也很尊敬。里约热内卢的音乐经纪人裴拉斯先生亲莅码头迎接。他一见面先恭贺亚瑟的新婚，经过解释误会，又将公主引荐给他之后，这位经纪人对这一对男女的态度就显得更为殷勤。他驾车把亚瑟一行送到柯巴卡巴纳海滩和市中心之间的豪华宫大饭店。

裴拉斯先生因为首都大戏院本季的档期业已排满，所以只宣布了三场演奏会，而且入场券全都预售一空。最后一场肖邦作品独奏会，受到听众的普遍激赏，结果又在一家老戏院增加了两场。此前在圣保罗也演出了两场。

在里约热内卢第一场演出之后，克巴纳大饭店的老板卡洛斯·昆勒邀请亚瑟晚宴，他单独赴宴，没有带卡拉·帕拉汀妮公主去。另外的两三次应酬，他也没有带她去，甚至假惺惺地表示：“给你个机会，晚上自行消遣得了。”每场演奏会中，裴拉斯先生都在戏院主管包厢中给她留个位子。亚瑟只是晚间带她去各处走走。仅在圣保罗谢法瑞里教授的晚宴中，亚瑟才把这位公主带去了，主人家对她的美色都赞不绝口。在里约热内卢另加的两场演出之后，他们立刻搭船前往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

由于不愿让阿根廷的朋友们产生好奇，亚瑟不想因公主的伴随而惹来难堪窘迫，因此这次下榻的旅馆不是广场大饭店，而是地处较偏僻地段的皇宫大饭店，在那里订了一间带客厅和两个卧室的大套房。这家旅馆的客人多半是住一两天就走的生意人，不像贵族化的广场大饭店，住的多半是当地人。

亚瑟在奥登戏院举行的头四场演出都是预约订票的。他高兴地注意到，他所演奏的肖邦名曲愈来愈受欢迎。

这次他们一踏上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家就都知道卡拉的来临，喜欢传播闲言碎语的新闻记者开始大作文章。曼纽·昆塔纳女士也常说：“我们的亚瑟真是风流唐璜！”米奎·马丁尼斯伯爵的家人更表现了不屑的神色，因为他们很清楚卡拉在欧洲的名声不好。这样，昆塔纳女士和马丁尼斯伯爵家中的宴会，亚瑟也只能单独前往。

慢慢地，亚瑟和卡拉常常会因一些琐碎小事争吵不休，有一次她在盛怒之下出走，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回来。好在亚瑟在蒙得维的亚等城市还有几场演出。他都是独自前去的，让她留在旅馆中闲坐或呕气。

结束了这次巡回演出之后，亚瑟和卡拉又因乘船问题发生

争执。在归程中，两人变得更加难以相处，用餐也凑不到一起。



到达热那亚的那天，因卡拉去罗巴和亚瑟回巴黎的火车都是次日早上才开出，所以只好在哥伦波旅店中住了一宿。那晚，卡拉公主突然问起亚瑟：“如果我离婚之后，你愿意跟我结婚吗？”

亚瑟当下的答复是：“不行。你说的绝不是当真的话。我无法想象，著名的大美人卡拉·帕拉汀妮会成为亚瑟·鲁宾斯坦的夫人，一个名气不大的钢琴家太太，再说，我尽管爱你，却不能让你住上你早就住惯了的大宫邸呀。你每年要添制的新装，我也是买不起的。”亚瑟说这一席话，显然带有调侃口吻。这使卡拉听了大为不悦，以为是亚瑟拒绝跟她结婚，使她十分难过。这位可怜的公主还痴情得很，殊不知她所挚爱的人儿已把他视同敝屣。且听一听这个放荡不羁的情场浪子是怎么看待“人生”的：

“我是决心不要结婚的。我跟女人交往的长久经验证明了做情夫的好处多得多：他可以依照自己的选择，在最恰当的时刻以最佳的姿态展现给他的示爱目标；想要跟她在一起多久就多久；他的求爱技巧可随时翻新，在最适当的时候献上一束鲜花。

成功之道固然在于谨慎，但时机到来，也不妨发动感情攻势。

“相反，让我们来看一看做丈夫的命运。即使他不想多看她一眼时，她也老是挥之不去。不然，就是在最需要她的时候，却杳无人影。说不定她夜里还打鼾，早上蓬头散发倦容满脸，甚至在洗手间中显得腌臢邋遢。他得替她分忧，向她退让，给她解愁，听她那絮叨不尽、诉说不完的金钱烦恼、生活费用、孩子和佣人等等。这就是我对爱情和婚姻生活的看法。”

难怪亚瑟·鲁宾斯坦会把人生看成“始终是个美丽的神话”了。他每天无不感谢上帝恩准他生活在其中，也不能不是一句发自肺腑的可爱自白！

### 3. 重睹故园昔日的温馨

1924年的夏季8月，巴黎炎热难熬。正当这时，亚瑟·鲁宾斯坦接到温妮·波丽格娜克王妃的短笺，要他再去威尼斯小住。他欣然前往。王妃在他的卧室专门配备了一架钢琴，这份喜悦更是不在话下。

在威尼斯的头两周里，亚瑟抓紧有利时机弹练，准备即将在华沙演出的节目：第一场演奏肖邦的E小调和柴可夫斯基的协奏曲，由葛利格·费特博格担任指挥；另外两场将演奏他的拿手节目。亚瑟在阔别11年后，又重游故园，打算一鸣惊人，震撼桑梓。因此他在勤弹苦练中，决心重新认识这些曲子，注意自己曾经疏忽、极需长时间勤练的一些艰深细节。

在此期间，王妃把亚瑟介绍给威尼斯七位巨人，他们是罗比兰伯爵夫妇和他们的四男一女，是威尼斯势力强大的莫西尼哥家族的后裔，这个家族出过七名威尼斯总督。认识这一户显贵之家确是亚瑟的荣耀。他们的女儿奥尔嘉是葡萄牙贾达佛侯爵的夫人。

一天，亚瑟在比往常用了更多时间勤练艰难的肖邦第四诙谐曲之后，于下午1时左右来到广场上，邂逅了卡拉·帕拉汀妮公主和她的一些朋友。她下榻于当地的达奈里大饭店，约好亚瑟晚上直接到她的房间里去。

后来，当卡拉得知亚瑟还要在威尼斯待两周时，便邀他下周去嘉尔登的嘉达湖游玩。在去嘉尔登的前几天，亚瑟·鲁宾斯坦为波丽格娜克王妃的50多位宾客举行了一次小型演奏会，聊表应邀来这一人间天堂小住的感激回报之心。此外，亚瑟还瞒着主人，在王妃家偷偷地演出了一幕接待卡拉·帕拉汀妮公主回访的艳情。请看他对这一段插曲的精采描绘：

“大约午夜一时左右，我们俩在广场碰面，然后悄悄地回到王妃宫邸的

后门。我用主人给的钥匙悄悄地开了门，为怕她高跟鞋的响汽会吵醒佣人，就抱她上了楼。她将高跟鞋脱下之后，我们像小偷似的蹑手蹑脚地潜入了我的卧室。即使躺在床上，有好几次我见她要大发娇声，就赶忙捂住她的嘴。再怎么说明，这也称不上是个柔情之夜，看着她安全地走进她的旅馆之后，我这才舒了一口长气。”

亚瑟之所以要这么在深更半夜偷偷摸摸做那见不得人的事，主要是怕王妃“一定不高兴我如此不懂礼节”，何况王妃对卡拉的评价还是：“她长得很美，却有点儿怪。”

亚瑟和卡拉分道到达梅斯特里，然后才一起乘一辆舒适的汽车前往嘉尔登。他们在下午来到一家很好的旅馆，要了两间相联的房间，从窗口可以眺望宁静中略呈悲愁的湖水。一宿无话。第二天一早，他们俩吃过早餐，便雇了一辆载客机车去游嘉达湖。湖中荒岛上除死亡外，什么也没有。两人心中都油然兴起一股悲凉感，死亡的念头一时怎么也拂不去，摆不脱，扯不开理还乱。散心的意义全然了无。吃饭时，两人默默感喟，触景伤情。双方心照不宣，她能安返罗马，他能回到巴黎，就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回到巴黎后，亚瑟·鲁宾斯坦跟尤琴妮亚·伊拉苏瑞丝、仁·柯克图、贾曼妮·洛斯契尔德男爵夫人等欢聚几天之后，就启程前往华沙。下车之后，朋友们把他接去欧洲大饭店。

来到华沙，得知旧日情人波拉住在波兹南  的一座大宅子里。大战爆发之初，她已跟家人言归于好，带着两个女儿住在娘家。她弟弟佛德立克仍打单身，一人独住，教授钢琴兼谱写歌剧。由于根据与家庭达成的协议，她不能跟亚瑟见面，所以这次他们便没能见着。

此外，亚瑟还得知好友卡洛·许马诺夫斯基近况良好。克拉科夫的贾格隆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这是波兰颁发的最高学位。他正在谱写一首钢琴与交响乐团合奏的交响协奏曲。

演奏会举行的当天上午，亚瑟与指挥费特博格进行了排练。柴可夫斯基的那首曲子进行得很顺利，指挥速度控制良好，对亚瑟装饰乐段弹奏也颇多赞语。可是，他对肖邦的那首作品却显得疏忽，尤其是齐奏部分更是心不在焉。双方争吵了一阵。所幸在正式演奏时，交响乐团因熟知齐奏部分，所以演出成绩很不错。爱乐协会音乐堂卖了个满座，所有逃过战祸的朋友们和乐评家都到场了。其余听众，都是来听“最受西班牙和南美欢迎的钢琴家，在美国赚了大钱和巴黎、伦敦上流社会骄子”的演奏。那晚的演出也的确十分成功。

其后的两场独奏门票均被抢购一空。亚瑟在这两场独奏中出众不意地选奏了自己拿手的西班牙乐曲，波兰的听众压根儿没有听过。《纳瓦拉》和《火舞》仍最受欢迎，每场都得演奏。这次回波兰，亚瑟的每场演奏酬金是500美元，在当时是一笔大数额。报纸上的乐评文章全是一片赞扬声。仅有一个不谐调的杂音，那就是音乐学院执教合声学的教授彼图·赖德。他不但不给演出以好评，反而认为亚瑟“毫无才华”。

罗兹音乐厅的新任经理卡洛·鲁宾斯坦（跟本书主人公、钢琴家亚瑟·鲁宾斯坦毫无亲缘关系）出同样报酬，邀请亚瑟去老家演奏一场。这次演出的盛况空前：通常只有在盛大节庆日里才会出现的罗兹人，这次全到齐了，其中上百个地方绅士还是亚瑟过去从未见到过的。

卡洛·鲁宾斯坦紧接着又为亚瑟宣布了第二场独奏，盛况比头一次还要

热烈，连台上都坐满了人。亚瑟的两位姑妈和大哥史丹尼斯拉夫，在两次演奏之后，都像父母生前那样在家里设宴庆祝。这时的亚瑟·鲁宾斯坦却黯然神伤，不胜感慨：“情景与往日一样美好，而我却无心消受，因为我的双亲已没有福气分享他们天才么儿那衣锦荣归的光华了！”

离开家乡之后，亚瑟在华沙又多待了几天。他决定利用这一时机去实现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心愿。这几场演出，使他的荷包里装满了花花绿绿的美钞。

首先，他要寻找战前思遇过他的人，偿还欠他们的债务。当他还钱给维多利亚大旅馆的好心老先生史卡辛斯基时，无比欢欣，简直难以形容。史卡辛斯基对获得这笔意外的钱财同样大喜过望。亚瑟欠了债未还的那家裁缝店，虽说已新换了个老板，但借据仍握在他手里。这位老板接过还的钱后，表示亚瑟今后做衣服都可以享受折扣优惠。亚瑟谢过了这位老先生，说自己在伦敦已有了特约裁缝了。而他最急于还钱的债主倒是高德佛兰医生，他曾替亚瑟担保在一家钱行借过 500 卢布。这笔贷款的另一位担保人里昂·伯恩斯坦先生，已在大战期间逝世。这位老医生仍像昔日一样热情地接待了亚瑟，并对他的演出赞扬备至。他带领着这位钢琴家参观了他新收集的青铜艺术品，根本不提起借钱的那一回事。直到借债人主动提到那桩事，表示由于战争延宕了还债期并深感不安时，他才接受了这笔债款。由于伯恩斯坦先生早逝，高德佛兰医生，不得不独自偿还那 500 卢布，这事还是莫士可夫斯基告诉的。但这位医生拿出银行收据给亚瑟看时，还一脸歉意，倒像是他欠了亚瑟的债似的。

在此期间，亚瑟·鲁宾斯坦还见到了约瑟夫·贾洛辛斯基。他们在热情拥抱一阵之后，这位当年的老友不仅不扯起大嗓门抱怨他失去的田庄和财产，反而热心谈论亚瑟在音乐会中演奏的那几首西班牙曲子。而当亚瑟对他战时的损失表示一些同情和关怀时，这位老友反而以波兰获得了自由独立而引以为自豪，认为那才是“最好不过的补偿”。亚瑟·鲁宾斯坦听了，“感动得几乎流出了眼泪”。饭后，亚瑟把朋友带进自己的寓所，将所带的美金悉数交给了他，以报答贾洛辛斯基当年对自己的慷慨厚谊。贾洛辛斯基权当礼物收下，还请亚瑟放心，说他生活得很美满幸福，结了婚，妻子很美，很有绘画天资，他们过得非常快乐，等等。

在亚瑟离开华沙之前，约瑟夫·贾洛辛斯基抱来了一件特大的礼物，用了两三张报纸才包得拢。约瑟夫瓮声瓮气他说道：“我送给你一个很棒的礼物，它是去齐拉索瓦—瓦拉<sub>路</sub>路上的石头！”亚瑟心怀感激地接过了“礼物”。哟！好沉的！他险些没摔倒在地板上。事后，亚瑟悄悄地把这份礼物留给了旅店代为保存。

一天，鲁宾斯坦接到他 9 岁时的第一个初恋情人曼妮亚·赛尔打来的电话，原来她也住在同一家旅馆，已经结婚多年，有了一个女儿，不幸两年前死于塔拉斯的一次山崩中。他们约定在楼下大厅会面，共进午餐。双方见面时，亚瑟费了老半天才认出了对方：她长得很高，穿一袭冬大衣，戴着帽子，罩着面纱。但当她掀起面纱时，亚瑟立即认出了当年的曼妮亚·赛尔，“那位波斯工笔画中的小美女”，美丽的鼻子、丰润的小嘴和一对深色眸子依然如故。她默默不语地跟随着亚瑟进了一家小餐馆，室内几乎没有旁人。在那里，这位青梅竹马的恋人向亚瑟倾诉了她那失去的可悲青春，嫁了个极不如意的丈夫。如今女儿已死，她也万念俱灰。亚瑟沉默良久，才倾泻出积压胸中多年的对她儿时的爱恋：如何骑马逗引她注意；如何嫉恨一个红发男童跟

她跳舞；如何从姨妈窗口久久地注视着对街的她，哪怕能瞥上一眼倩影或手拉窗帘，也是最大的满足；如何在去柏林时伤心透顶，生怕一辈子再也见不着她，等等等等。曼妮亚·赛尔低垂着粉颈，静静地听着，不时用手帕擦拭眼睛，沉默半晌之后，她低声说道：“这些我都晓得，心领神会。有人爱，女孩子是不会不知道的。”还说：“在华沙我无时无刻不感到你对我的爱。”谈到这里，亚瑟情不自禁地热吻着她的手。乘车返回旅馆，进入他的卧室后，双方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彼此都觉得要完成一桩延误过久的大事。他们分手时又再度紧抱在一起。她第二天一早得回罗兹，而亚瑟晚间预定跟卡洛会面。这样，双方在互赠鲜花和祝福之后，依依不舍地道别了。

卡洛·许马诺夫斯基把亚瑟带到一家叫曼斯卡的新餐厅，给他介绍了许多“波兰现代文学界的精英”朱里安·屠文等人。正是这位朱里安，当年四五岁时曾跟随母亲去车站送亚瑟回柏林深造，他母亲小时还是亚瑟大姐贾薇格形影不离的挚友。朱里安接着说道：“我妈常常絮叨：‘你瞧人家亚瑟，已经是个有名气的钢琴家了，你有什么出息呢？’我老是恨你，直到听了你的演奏，你才成为我的崇拜偶像了。”他们热烈拥抱，又相互敬酒，庆祝友谊的新奠立。

当年为亚瑟·鲁宾斯坦联系去罗马演出的奥地利驻罗马梵蒂冈教廷大使馆武官亚历山大·柯兰辛斯基伯爵，这时已荣任外交部长。他和亚瑟在波兰国务院晤面时，都不胜感慨。这位高贵的绅士踌躇满志他说道：“我真高兴，我们两人自从上次在罗马一别之后，事业都有了长足的进展！”告别时，柯兰辛斯基伯爵送给鲁宾斯坦一件十分宝贵的礼物——一本波兰的外交护照。他含笑说道：“这对你的旅行必将提供方便。”

卡洛还告诉了一些华沙音乐界的动态，诸如艾密尔·莫林纳斯基已是华沙歌剧院的主管，他已将该院提高到欧洲的最高水准；他还力排众议，请高级演唱家推出了卡洛谱写的《海吉斯》，甚至应允将上演他正在谱写的一出新歌剧《罗吉王》。又如华沙音乐学院有意聘请卡洛·许马诺夫斯基继莫林纳斯基之后出任院长一职。为了获得一份固定的收入，看来这位可怜的卡洛不得不强己所难，被迫接受这一不合他个性的“官僚性职位”了。这是因为他哥哥菲利斯虽然钢琴弹得不错，却总找不着一份伴奏的工作；他的母亲久病在床，需要一名护士照料；他的两个姐姐娜拉和苏嘉仍然未婚闲居在家，另一个姐姐斯塔西亚是学声乐的，也入不敷出，又离了婚。亚瑟的这位好友始终为自己的家庭重荷压得喘不过气来，直到54岁英年早逝为止。他在对家人的奉献方面和肖邦的情况十分相似。

在华沙期间，亚瑟·鲁宾斯坦接受了一系列演出任务：1925年内，应华沙爱乐协会之邀再来举行两场独出；应卡洛·鲁宾斯坦的邀约在罗兹演奏一场；应克拉科夫的经纪人提奥菲·雀辛斯基之请在该城、罗武和六七个奥属波兰小城作一次巡回演出。

在华沙期间，亚瑟跟大姐贾薇格见面的次数不多。但在两场演奏时，他都为她和她的全家订下了包厢，并在路尔斯茶室请她喝了茶。

返回巴黎的途中，亚瑟在柏林待了半天，履行温妮·波丽格娜克王妃之托，为她的威尼斯宫邸选购了一架贝司坦钢琴。这架钢琴质地好，运输轻便，当即被运去了威尼斯城。

#### 4. 纷至沓来的欧洲巡回演

回到巴黎，亚瑟·鲁宾斯坦一踏进美滇大饭店，就收到许多从未去过的



国家里的经纪人发来的邀请函：来自南斯拉夫的萨格勒布的请柬，要求这位钢琴家去该国巡回演出五场；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列日\_\_、安特卫普\_\_和根特\_\_等城市邀请他去演出；意大利、土耳其、希腊和埃及也纷纷发来邀请函。

在罗马，亚瑟有了一位新的演奏会经纪人，她就是来自特尔尼\_\_的能干女士卡拉拉·卡缪。由于她的安排，他才有机会去游历几个神往已久的神秘古城。罗马奥古斯都音乐厅和圣塔·西西里亚音乐厅的演奏会，则由圣·马丁诺伯爵经手。

一天早上，亚瑟接到波拉打来的电话，说她刚与两个女儿到达巴黎。他立刻邀她共进午餐，两人重逢，相见甚欢。亚瑟捧着她的双手亲吻了多次。席间相互交谈，亚瑟得知她的丈夫已于1923年冬去世。大战开始之后，她跟父母言归于好，才得以跟女儿们团圆，但外婆告诫两个外甥女不准看亚瑟一眼，说他“是魔鬼投胎”。随后两个大姑娘来接母亲，波拉把她们介绍给了亚瑟。在她返回华沙之前，亚瑟跟她又见了几次面。

亚瑟·鲁宾斯坦应邀首次去南斯拉夫演出，觉得兴味无穷。负责这次演出的经纪人，是一位克罗地亚的犹太爱乐人士，他认为亚瑟的这次演出是“本世纪最辉煌的胜利”，还跟亚瑟签定了再来演出的合约。

亚瑟的下几场演出定在米兰和威尼斯的班纳狄托·马赛洛音乐学院小型音乐厅举行。这是亚瑟首次在威尼斯的公开演出，但却不算是正式演出，因为听众几乎都是波丽格挪克王妃宫中听过他演奏的人，其他则是一些教授和学生，充其量仅是一次家庭聚会。

紧接着，亚瑟·鲁宾斯坦乘东方特别快车前往伊斯坦布尔，该地的娱乐界大亨阿第提先生为他在哪里和雅典都安排了演出活动。他的朋友、安卡拉的退休商人裴美山和夫人莎弗仍请这位钢琴家去他们家就餐，并在他们家练奏这次音乐会中选定的一些新曲——几首许马诺夫斯基和希托·魏拉—罗伯斯的曲子，以及亚瑟改编自曼纽·法雅《三角帽》中的一些舞曲。阿第提建议亚瑟再去特拉维夫举行一场音乐会，当地已经盖起了一个音乐厅，外观和内容装饰虽不甚起眼，但音响效果却很好。在亚瑟到达之前，入场券已销售一空。这次演出很成功，一股对自己同胞的热爱，驱使并鞭策着他倾注全力为他们演奏。外面听众纷纷要求入场，当地的音乐界人士邀请亚瑟小宴，轮流向他敬酒。

第二天，鲁宾斯坦转往希腊。他在雅典演奏后，便匆匆离开了。

罗马音乐经纪人卡拉拉·卡缪女士拍来电报，邀请亚瑟在1924年12月28日和30日分别在西西里岛的墨西拿\_\_和巴勒莫各举行一场音乐会，报酬极高。尽管他早已决定在巴黎度过圣诞，参加新年狂欢，但强烈的敬业精神和高酬金的巡回演出，

迫使他搭车前往墨西拿了。到达西西里岛的墨西拿后，当地的经理人代表由于带领亚瑟贪心去陶密纳观看埃特纳火山，致使好不容易从一个法国女人那里筹借到的钢琴未能安全运到演奏现场，结果造成墨西拿的音乐会流产。亚瑟无奈，只好当晚搭乘火车离开，于次日一早到达了阳光艳丽的巴勒莫，受到一位中年男士的迎接。此人对墨西拿的那场流产演出表示了遗憾。

亚瑟反倒极力安慰他，说道：“那位年轻人非常热心，只想带我去观光这个美丽的岛屿，我非常感谢他呢。因此，虽说演奏不成，我也不再索取酬金了。”这人一听最后一句话，脸上立刻绽露出了笑容，他甚至乐意带亚瑟游览巴勒莫。这次亚瑟吸取了墨西拿的教训，提出要先去看看演奏台上有无



钢琴，以确保第二天能准时演出。

来人把亚瑟带到了马西模大戏院，那真是意大利的最大一座歌剧院。他发现台上的那架钢琴非常够水平，音响也调得很好，音量又大。离开戏院之后，这人带领亚瑟去城内各处游览，参观了蒙瑞勒修道院、教堂和宫殿等。

演奏进行得很好，观众满座。演奏完毕，亚瑟·鲁宾斯坦乘船离开巴勒莫，前往那不勒斯，然后返回了巴黎。

对于近年来在欧洲频繁的穿梭演出活动，亚瑟反倒习以为常，而不引以为荣。对此，这位钢琴界冉冉升起的新星有一段发人深省的剖白：

“我的放荡生活方式，对异性毫无止境的痴迷，每晚跟知识界友人的长谈、去剧院、看表演，餐餐讲求美食，尤其是对这一切享受毫无抗拒的意志，都使我无法专心工作。每次演出全靠我积累的一些熟练的曲子，却从无努力改进的内在需求。我不太注重原曲章法，单凭个人记忆力和如何运用一些恩可曲去适时地把听众的热情推到最高潮。总之，我不敢夸口说我曾忠实于原作，毫无瑕疵地认真演奏过一首曲子。尽管如此，我在音乐上的惊人天分和我在钢琴这一乐器所特有的才华，可说丝毫不曾消减。不管我有些什么缺点，但我演奏每一首曲子时，总能注入深厚的感情和热爱，一旦灵感来潮（这又是我的一大天赋），这种感情和热爱也能传递给广大听友。往往长时间的苦练，虽也能使演奏的每一细节能够达到精益求精十全十美，却予观众一种疏冷的感觉，这就是因为丧失了音乐的最主要的素质。”

这次在巴黎与老朋友们重聚的时间很短，亚瑟·鲁宾斯坦又接获密契尔先生促请去英国作短期演出的通知。他立即赶赴英国的朴次茅斯。由于城市偏僻边远，交响乐团又是二流货色，所以演出完，亚瑟就“立即逃回了伦敦”。

这次在伦敦，亚瑟·鲁宾斯坦参加了英国王储威尔士王子的多次盛宴，其中有一次是跟“伦敦最美丽的女人”奥德丽·寇茨、她的朋友达德莉·韦德夫人在一起；另一次是在圣詹姆斯宫晚宴，出席晚宴的仍只有他们四人：两男两女。

这次在伦敦，亚瑟还认识了伦敦上流社会中的骄傲：大文豪毛姆  和威尔斯  等。

这次在伦敦，亚瑟照例常去希尔维亚·史帕罗的音乐室演出室内乐给朋友听。中音提琴家里昂纳·特提斯、大提琴家佛烈克斯·赛孟等人的弦乐四重奏也常作即兴表演。跟他们一道演奏，是亚瑟生活中的一大乐事。

离开伦敦前，亚瑟在布赖顿  和魏格摩音乐厅作了演奏。对在这样一些“海岸小城”的演出，他看不上眼，一心在等待有分量的机会，为伦敦的听众好好演奏一番。

回到巴黎，亚瑟·鲁宾斯坦经由经纪人马赛·华玛赖特的安排，在康城赌场的一场交响乐演奏中担任独奏，由雷纳度·哈恩出任指挥。康城之后，亚瑟还要在翡冷翠、佩鲁贾  和罗马演奏。他拍电报给卡拉·帕拉汀妮公主通知到达日期。她复电表示欢迎。雷纳度·哈恩是位才华横溢的指挥家，因而在康城的那场演出相当成功，在独奏部分他完全随合了亚瑟的心意。继翡冷翠碧堤宫的演出之后，亚瑟匆匆赶赴佩鲁贾。当地推广音乐演奏会的，是著名巧克力制造公司老板的夫人阿尔巴·毕图尼。这位心地高洁的女士喜爱艺术，为这座小城带来了最高尚的音乐，包括德国第一流的交响乐团、合唱团和独奏家的演出。这次的演奏地点是在挂满名画的博物馆大厅。那天下午，

亚瑟的演奏发挥了最高的艺术效果。以后他每次去意大利，总少不了去佩鲁贾演奏一场。演奏会之后，鲁宾斯坦应邀去毕图尼夫人家作客。次日一早，毕图尼夫人用她那高级豪华轿车送亚瑟去了罗马。亚瑟这次在罗马的精益大饭店却没有收到卡拉·帕拉汀妮公主的电话留言。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决定开车去她的宫邸直接面晤她。等了好一阵，仍不见人出来，她回电中明明是表示“欢迎”的。亚瑟于是冒冒失失地闯入公主的卧室，才发现卡拉和另一位西班牙男士坐在床上，两人衣服才刚穿好。亚瑟不由怒火中烧，冲到卡拉跟前，把她一把推倒在床上。那位西班牙男士霍地立起身来，紧握双拳，准备接战。亚瑟将他一把推开，说道：“我的手是用来弹琴奏乐，而不是拿来捶碎你骨头的。”事后卡拉寄来一信，作了必要解释，亚瑟也把这当成阴差阳错，情绪“稳定下来后，也就把他们俩当成结婚多年的一对夫妻看待了。”

在奥格斯都大戏院的那场演出是很特殊的一次音乐会。在勃纳丁诺·莫林纳里的指挥下，亚瑟首遭演奏贝多芬的C小调协奏曲。正是因为这首曲子是首次在交响乐团合作下的演出，所以亚瑟对这次演奏特别卖力，倾注了自己内心的全部爱，因此它是他在罗马最成功的一次演奏会。他相信自己对这首曲子的偏爱，也必然会感染听众；对这首曲子的喜悦，也必然会与听众共同分享。作曲家雷史碧基及其歌唱家夫人双双到后台来亲致贺忱。

次日晚上，咪咪·裴西·米朗特请亚瑟晚宴。宾客大都是意大利上流人士，约有20多个，其中许多是亚瑟在威尼斯、米兰和翡冷翠结识的，这时都来罗马赶热闹了。

几天之后，亚瑟·鲁宾斯坦又风尘仆仆地赶到西班牙的马德里举行了一场独奏。与此同时，他还应俄苏作曲家兼钢琴家普罗科菲耶夫之请，在辉煌大戏院首次公演他的第二协奏曲，演奏的是一位年轻的小提琴手，指挥是阿博斯。普罗科菲耶夫和鲁宾斯坦都很满意阿博斯的指挥和乐团那精确、庄严的演奏。尽管小提琴手的演奏全无灵感，但整个曲子的三个乐章中，亚瑟没有听出一个他所不满意的音符。普罗科菲耶夫当晚得赶回巴黎，而亚瑟在马德里还待了上个星期，才返回巴黎。

1925年，波兰政府决定在巴黎举行一次波兰音乐节。地点定在歌剧院和佳符音乐厅；日期当是6月的最后一周。这两场演奏都邀请了亚瑟·鲁宾斯坦参加。歌剧院的那一场节目是三首肖邦的曲子，最后一首是降A调波兰舞曲，其他曲子由艾密尔·莫林纳斯基指挥。在佳符音乐厅则演奏肖邦的F小调协奏曲，由葛利格·费特博格担任指挥。

亚瑟·鲁宾斯坦欣然接受了自己政府的这一项邀请。同年11月，华沙爱乐交响乐团也请这位钢琴家去演出。他对自己祖国的这份垂爱感到由衷的喜悦。巴黎音乐会经纪人马赛·华玛赖特本已为他在佳符音乐厅宣布了一场演奏，原本计划是肖邦作品独奏会的，由于顾及到与波兰音乐节的冲突，他只得变动了节目。

在变动的节目中，亚瑟除了自己过去经常演奏的之外，决定利用这一良机来作曼纽·法雅的《贝迪卡狂想曲》的全球首次公演，想继《火舞》之后为他再赢来一个好名声。

由于人们对法雅新曲的向往，听众把佳符音乐厅挤得满满的。亚瑟在上半场演奏了贝多芬奏鸣曲和舒曼的一首，获得了听众的热烈掌声；下半场演奏法雅的《贝迪卡狂想曲》时，听众反应却相当冷淡。在分析了一通原因后，亚瑟把失误归咎于“自己弹得不好”，“辜负了好友将此曲献给我的一片好

心”，“心里很过意不去”。

亚瑟·鲁宾斯坦对波兰音乐节的举办，认为是一件“很怪的事情”。他所持的论点是，一方面波兰在重获自由之后，急欲摆脱控制了她一个半世纪三个蛮横邻国的干预，以表现自己在艺术上的成就；另一方面，这些邻国的控制，已对波兰文化的延续产生了可悲又可笑的实际后果。为此，他列举了四个方面的例证：

——尼古拉斯·哥白尼\_\_，原本出生于托伦\_\_，当托伦被德国占领时，他竟被“宣称为德国人”。

——西奥多·约瑟夫·康拉德·柯日涅夫斯基，在 20 岁时离开俄国统治下的波兰，跑到英国，作了船员，把难念的波兰姓氏去掉，只留下“约瑟夫·康拉德”名，尽管他的英语仍带有浓重的波兰口音，但他却“成了英国顶顶大名的文豪。”

——玛丽亚·斯科罗多夫斯卡·居里\_\_，在念完波兰中学后，去巴黎攻读物理和化学，靠替人管家维持生计。在丈夫比埃尔·居里的协助下发现了镭素；她两度获得诺贝尔奖，一次与丈夫分享荣誉，第二次因为发现镭素，单独获享殊荣。法国把她看作法国公民，她却仍是一口波兰口音。

——肖邦，尽管他父亲生于法国，但他年纪轻轻就来到波兰。为了争取自由，他曾跟波兰人民并肩战斗。在波兰成家立业之后，就不再回返法国了。很多法国人强调肖邦有一半法国人的血统，却全然不顾直到临终之前，这位音乐家始终充满了

对自己祖国波兰的热爱。

波兰音乐节分两地举行。一次是在巴黎歌剧院，上半场节目中包括保罗·高占斯基演奏许马诺夫斯基的第一协奏曲，亚瑟·鲁宾斯坦演奏四首许马诺夫斯基献给他的玛祖卡\_\_舞曲和肖邦的 F 大调的叙事曲与降 A 调波兰舞曲。下半场由莫林纳斯基表演他那华沙芭蕾舞剧中一首自作的舞曲，然后是波兰的流行歌曲和合唱。这次音乐会办得十分成功。莫林纳斯基的指挥备受推崇，他对亚瑟的演奏也十分满意。这位波兰著名的指挥家特邀鲁宾斯坦参加将于 1926 年在华沙和罗兹两地的两场音乐会，后者表示欣然接受。

一周之后，在佳符音乐厅又举行了一场演出。费特博格指挥许马诺夫斯基的第三交响曲，亚瑟·鲁宾斯坦则演奏肖邦的 F 小调协奏曲。

波兰大使馆特地举行了一次酒会。席间亚瑟有机会认识了玛丽亚·居里夫人的小女儿艾娃·居里，一个很美的女郎，而且也是弹钢琴的。艾娃的姐姐海伦妮是跟母亲一样作出了很多成就的科学家，后来也嫁给一位物理兼化学教授。自从父亲车祸去世之后，艾娃就跟母亲相依为命。她母亲朝出晚归，疲累万分，在实验室作镭素研究工作，对她的身体伤害极大。艾娃热爱音乐，追求生活；她母亲则献身科学，结交的尽是老教授和高龄朋友；两代人的代沟明显，因此她的这位小女儿总感到自己“孤寂”。亚瑟则经常请她吃饭，“尽量帮助她消除积郁多年的沮丧”。

一天，艾娃请亚瑟·鲁宾斯坦去圣路易岛上她们家中与母亲共进午餐。居里夫人身材瘦小，两鬓斑白。当亚瑟躬身想吻她的手，以示最高的敬意时，这位大科学家却将手缩了回去，显然不喜欢这套礼节。后来居里夫人听说亚瑟跟她的老妹、约瑟夫·德鲁斯基医生的夫人很熟，这才露出了一丝儿喜色。

进餐之前，居里夫人向亚瑟“宣扬了一通共产主义的功绩，还说：‘法国和波兰在这方面要学习的地方很多’。艾娃早就把她母亲的这份政治信念

告诉过我，我自然不敢当面顶撞或争辩了。”

进餐时，当女佣端来一大盘冷龙虾和美奶滋时，居里夫人皱起个眉头质问女儿道：“何必这样大吃呢？”艾娃被质问得一脸通红，赶忙解释说：“鲁宾斯坦先生常请我吃这道菜的，这也是他最爱吃的菜。”

亚瑟自己也很清楚，自己的这身时髦打扮和爱吃昂贵龙虾菜显然有违这位老夫人的习惯，但他仍然尽量博取她的欢心。他把自己穷困的家庭和早年潦倒的生活都毫无保留地讲给她听了，这时这位科学家的眼神才显得柔顺了一些。

艾娃送客出来，为她的母亲那种待客不逊而深感不安。她谈起了有关老人的一些小事，却着实使鲁宾斯坦感动在心。

“亚瑟，你要知道，就因为我喜欢弹钢琴而没有像姐姐那样研究科学，妈妈很是失望。一天，我见她一脸苍白，双手给镭素烧惨了，还要一早上班时，心里难过已极。我求她待在家里多休息一会儿，她却又不肯。我就硬要请她去她那研究室附近的一家名餐馆好好地吃一顿，你猜她说什么来着？‘我这一身破破烂烂，哪配跟我那又漂亮又高贵的女儿在公众场合露面哟！’”

亚瑟·鲁宾斯坦听了，也不由心酸得掉下了泪水。

1925年初夏，亚瑟·鲁宾斯坦先是跟保罗·高占斯基痛快地消磨了几星期，后又结伴去白雅丽茨附近的圣尚卢茨消暑。当时拉威尔和小提琴家贾克斯·狄博也在那里。他们经常凑到一起搭档演奏音乐。一个月后，朋友们都各自离去，亚瑟则经由巴黎前往威尼斯，“再度享受波丽格娜克王妃的款待”。

新钢琴已从柏林运到，温妮王妃很喜欢它的优美音色和操作简易。

在当时王妃的宫邸中还有一位女客，叫薇奥莉·崔佛西斯，是王妃的好友。通过一段时期的接触，鲁宾斯坦觉得这位女士无论是性格或外表都很复杂。一天，亚瑟在大厅练琴时，她从卧室冲了出来，长发披肩，身上只穿了一件胸罩和衬裙，“看来像个娼妓”，后给王妃瞥见斥退；而在盛大的上流宴会中，她又显示出是个出色的女宾。在亚瑟的眼里，这位薇奥莉·崔佛西斯的面容并不美貌，但身材苗条，逗人遐思，虽稍嫌丰满，却能漾出性感来。总之，亚瑟自认为“很喜欢她”。

1925年10月初，亚瑟·鲁宾斯坦离开威尼斯，返回巴黎美琪大饭店。

一天，通过朋友珍妮·马嘉丽的引荐，亚瑟在蒙玛特利区找到了一个小公寓，租金极低，而美琪大饭店的房租就太吓人了。房东是安德烈·布洛克，军事学院工程师，是个犹太人。原来退房的房客是法国演员皮耶·佛赖斯奈，是房东的好朋友。两周之后，亚瑟就搬进了这幢尚未布置好的小木屋中。这是他生平第一个属于自己的新居。看门妇是一位黑发女人，名叫茱蒂丝。

这年的年底，亚瑟·鲁宾斯坦去了华沙。在那里举行了两场独奏。之后，他又在罗兹、克拉科夫、罗武和旧时奥属加里西亚的四个小城巡回演出。自此以后，他每年都要回华沙一次。

完成这次短暂却很辛苦的巡回演出之后，亚瑟·鲁宾斯坦便匆匆赶回巴黎。这次终于住在自己的家里，那种感受真像住进了天堂似的。

紧接在家具购买齐全、室内布置妥帖之后，亚瑟又通过珍妮的引荐，雇用了一名30岁光景、仪态出众、衣着体面、俊美谦恭的青年做男仆，他名叫法兰西奥·戴拉兰德，法文讲得标准流利。他不仅不休一天假，而且侍候主人无比周到，还能化解料想不到的事。

一次，一个妒火中烧的丈夫闯到亚瑟家来捉奸。仆人法兰西奥隐约听到有人在向看门妇茱蒂丝打听主子，就赶紧带着亚瑟和那个女人从厨房的后门穿过走廊，躲进了后院。连亚瑟本人也根本不知道后院还有一条小径通到另一条街上，要是开车绕过去的话，还非要 10 来分钟不可。

无怪乎后来亚瑟会说：“法兰西奥·戴拉兰德一直跟随了我许多年，直到现在，我的男仆中可说没有一个比他更会伺候我了。”

一到巴黎，当地的音乐经纪人马赛·华玛赖特告诉亚瑟，说维也纳请他在宏伟的综合音乐厅举行一场独奏。由于战前在该地的成功演出留下了好印象，所以他便欣然接受了。

维也纳的新经纪人胡果·那普勒先生为此作了尽心而周到的宣传，因而听众异常踊跃。亚瑟跟那普勒的合作也很愉快”。

原定在丹麦的三场演出，因邀请单位哥本哈根歌剧院交响乐团认定“鲁宾斯坦只擅长西班牙音乐”，故只要求他演奏“法雅的作品”，这与亚瑟决定在法雅的《西班牙花园之夜》之后，再加演勃拉姆斯的降 B 调或贝多芬的 G 大调，以使之与法雅的乐曲形成强烈的对比，来唤起听众的兴趣的初衷简直南辕北辙，亚瑟甚至认为这是对他的低估，“不啻扇了我一记耳光”。他于是愤而拒演，并承担赔偿罢奏的一切损失，为的仅仅是：“不向这些人低头”。10 年之后，亚瑟虽曾应符立兹·布绪之邀，在哥本哈根交响乐团一场演奏中担任过独奏和其后另一场预售一空的独奏会，还在报酬甚高的斯德哥尔摩、奥斯陆、和哥德堡等地演奏过（这些地区都有其毕生演出中的最忠实听友），但就是有意拒绝跟哥本哈根歌剧院交响乐团合作。

在这一期间，亚瑟·鲁宾斯坦还出任了两次钢琴大赛中的评审。一次是在日内瓦和洛桑演出之后举行的。当时日内瓦的一个委员会一共聘请了四名评委，除亚瑟外，其他三人是美国钢琴家恩耐斯特·谢凌、法国钢琴家亚佛烈德·柯尔托和慕尼黑的潘包尔教授。另一次则系经由柯尔托推荐，巴黎音乐学院院长亨利·拉宝聘请他担任该院一年一度的钢琴大赛评审。当时除拉宝先生担任评审团主席和另几位音乐学院教授被聘任评委外，院外评委只有柯尔托和鲁宾斯坦两人。

在第一次出任评委之前的一个星期，亚瑟·鲁宾斯坦曾出了一次不小的车祸，头皮上裂开了一道很长的口子，缝了好几针。亚瑟虽说包了一头的白纱布，但他却很高兴有机会炫耀自己的大难不死，不惮裹着白包头登台表演。

1927 年夏，亚瑟·鲁宾斯坦在杜维尔休息了一阵子，又去威尼斯玩了几周之后，便回到蒙玛特利的家中，开始准备秋季演奏会的节目。

华玛赖特为钢琴家在佳符音乐厅宣布了三场独奏。亚瑟·鲁宾斯坦准备了普朗克为他写的《巴黎之旅》、米约的《巴西感伤组曲》和在波兰音乐节中演奏过的四首许马诺夫斯基的玛祖卡舞曲。出乎亚瑟意料之外的是，听众挺喜爱《巴黎之旅》，却不欢迎米约和许马诺夫斯基的作品。亚瑟并不感到气馁，因为后两位作曲家在经过很大一番奋斗之后，才终于赢得了大众的赏识。不过，亚瑟本人对这三场演奏倒是十分满意的，不仅入场券全部售光，有的听众还买了站票。

亚瑟又该去华沙、克拉科夫、罗武和罗兹跟艾密尔·莫林纳斯基合作演出了。

## 5. 誓做世上最欢愉的男子



1927 年的一个寒冷的早晨，亚瑟·鲁宾斯坦到达了华沙。下车伊始，他立即乘车前往老住所——友人理查·奥汀斯基的公寓。

当天上午，亚瑟立即跟艾密尔·莫林纳斯基展开练奏。在华沙和罗兹两地，他都要演奏贝多芬的 G 大调协奏曲。能在艾密尔的指挥下演出，亚瑟感到特别高兴。他为人谦和、指挥若定，运用指挥棒的韵律完美精确，毫无夸饰动作，就能达到预期效果。为了研习乐谱，莫林纳斯基甚至婉谢了有关宴请，显示出这位卓越的指挥家的敬业精神和高尚师德。

在这次华沙演奏会中的第一个节目，是《雷奥诺拉》序曲第三号，之后是协奏曲，休息之后演奏第五交响曲。贝多芬的这首协奏曲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亚瑟用演奏成果向那些忠实于他的华沙听友证实了，他不只是一个能用《纳瓦拉》这首曲子讨好他们的巨匠，而且是能正确阐释贝多芬协奏曲的最佳演奏家。

休息时间，后台休息室的门被一下推开，进来了“三朵金花”，典型的波兰三美女。那位黑发的眼睛最美，带有一份淡淡的哀愁，身材最高的是位金发美女，活泼动人。最后的那一个则一副妖娆，大胆地盯着亚瑟，显示自命不凡。

原来艾密尔·莫林纳斯基有三位如花似玉的千金。大女儿温黛，跟亚瑟认识多年，嫁给一位名叫维克多·拉彭斯基的钢琴家，生有两个儿子。这次来的是二女儿妮拉和三女儿亚丽娜。金发美女妮拉具有较其他两位女郎更高的气质和更多的妩媚，她是头一次听亚瑟演奏，表示了衷心的赞赏。第三位少女则系她们的堂妹海勒。

接下去是克拉科夫和罗武的两场演出，前者对亚瑟予以热烈欢迎，后者则是唯一欣赏亚瑟阐释肖邦作品的城市。两地的演奏成绩都非常杰出。

回到华沙之后，三位小姐请亚瑟和卡洛两位朋友去她们家饮茶。莫林纳斯基就住在歌剧院近旁的一栋宽大寓所里。在她们的闺房中，妮拉充当了女主人。这一次，就像上次初识波拉一样，亚瑟对妮拉滋生出一种触电般的感应。彼此一见钟情，都感到了一分莫名其妙的羞涩。

艾密尔·莫林纳斯基请亚瑟·鲁宾斯坦吃午饭。由于当时他的夫人在他家立陶苑的田庄上，所以就由妮拉代行女主人一职。她妹妹亚丽娜那天表情十分冷峻。饭后，妮拉在亚瑟钢琴伴奏下翩翩起舞，娴雅地跳了一支玛祖卡舞。她经常参加歌剧院芭蕾舞女的练舞，一心想当个芭蕾舞手。

罗兹演奏的时候到了。亚瑟和莫林纳斯基一早联袂出发，赶上了当天当地的排练。由于前一天两人都因演出或应酬闹得很晚才睡，加上一路辛苦，所以在上午排练时都差点睡着了。好在交响乐团平时在指挥的督导下训练有素，所以下午好好休息之后，当晚的演出居然很不错。妮拉也在听众席上出现，亚瑟

知道她是为自己而来，心中好不感动。演奏结束后，艾密尔·莫林纳斯基请亚瑟共进夜宵。匆匆吃完，亚瑟便赶去与家人团聚。

第二天一早，亚瑟同莫林纳斯基父女乘火车回返华沙。他和妮拉站在车厢的通道上，有谈不完的柔情蜜语。他请她第二天上午 11 点在拉辛公园肖邦纪念碑下的长椅上会面，因为他就要前往布达佩斯了。

这一整夜，亚瑟待在奥汀斯基家中辗转难眠。一方面，他终于找到了毕生追求的意中人，她具有一切他所喜爱、所崇慕的那种波兰女性的形象；另一方面，她又太年轻，才 18 岁，而他再有三个月就将进入“不惑之年”了。

彼此相差整整 22 岁！

尽管亚瑟也确信她是深爱自己的，但她的黛绿年华是在大家庭包括叔父母和堂妹的艳羡中长大成人，她立志成为一名杰出的芭蕾舞家，亚瑟能将她夺走引入自己的人生轨迹吗？她有能力抗拒他那些英俊西班牙朋友的男性魅力或他那上百名对手向年轻貌美已婚少妇的争宠吗？亚瑟从一己的惨痛经验中，深深了解到一般婚姻即使是有爱情作基础的婚姻的脆弱性。

第二天早上，亚瑟自感心情异常紧张，他要结婚，要跟理想中的情侣妮拉结婚，他还要把自己心里想的一股脑儿全都诚实地袒露给妮拉听。由于在街上竟然叫不到计程车，亚瑟只好坐一辆慢马车，耽误了约会的时间，心情就更加紧张了。

亚瑟在公园门口一眼瞥见了妮拉，随即向她解释迟到的原因，但她心里仍很难过。他们走到一张长椅子上坐了下来，两人久久地相对无语。亚瑟·鲁宾斯坦终于鼓足了勇气向她表白了要娶她的热望，并倾泻了自己心头的顾虑。他说道：“亲爱的，如果你真心爱我，能等到我深信我们的结合对我们双方都正确无误，那我将是世界上最欢乐的男子。此刻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你是全世界我愿与之生儿育女的唯一佳偶。”

妮拉默然无语地听着，然后轻声甜蜜他说道：“我会等的。”这样，亚瑟便怀着满腔欢乐的心绪和爱的满足离开了华沙，启程前往布达佩斯。

从多方面情况来看，亚瑟·鲁宾斯坦在匈牙利首都的这次演出极为成功。他演奏了勃拉姆斯的降 B 大调协奏曲，由匈牙利指挥家兼作曲家艾尔诺·杜南义指挥。听众很欣赏，杜南义也赞不绝口。第二天，杜南义邀请鲁宾斯坦共进午餐，从而认识了他那美艳的夫人、著名维也纳女星艾尔莎·葛拉佛瑞丝。这位女星的前夫是波兰小提琴家布洛尼斯劳·胡伯曼，于今改嫁给了艾尔诺·杜南义。席间亚瑟还认识了另两位匈牙利的杰出作曲家苏特兰·柯达利和贝拉·巴托克。

布达佩斯的美景教亚瑟·鲁宾斯坦陶醉不已，多瑙河的河水似乎比维也纳的更为深蓝。老城布达的确异常宏伟，新城佩斯则兼具巴黎和维也纳之美。匈牙利的美女在此时的鲁宾斯坦眼里似乎不屑一顾，他现时只惦记着一个人——妮拉。他给心上人儿寄出了一张明信片。

返回巴黎途中，亚瑟在维也纳停留两天，去看望当地经纪人胡果·那普勒，商讨日后的演出事宜。这次回到巴黎蒙玛特利区拉威南路 15 号住宅，亚瑟重又泛起一种“宾至如归”之感，心里好不快活。经过仆人法兰西奥的一番努力，他住所的洗手间已改装成一间现代化的漂亮浴室。这回屋里还摆上了一些鲜花。亚瑟又开始跟心爱的书籍、蝴蝶\_\_、漂亮的椅子\_\_和床上的红绸罩为伍，令他无比开心。

## 6. 一往情深与厌恨难忍

这次回到巴黎后，亚瑟·鲁宾斯坦应好友蜜赛亚·赛特之请，去她家喝茶。蜜赛亚给他听了“一套非常了不起的唱片——渥拉德密尔·霍洛维次演奏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三协奏曲”。女主人注意到了他脸上那惊羨的神色，因为那是他“听过的最好的唱片”，是“一次非凡的钢琴演奏”。据说“他在音乐会上演奏得还要好。”

霍洛维次这位年轻钢琴家在德国和法国的演出都掀起了一阵热潮和骚动，亚瑟·鲁宾斯坦听见了，难免心生嫉妒。因为在巴黎，他最忠实的琴迷，他最诚心的朋友和支持者（包括蜜赛亚·赛特），如今是“除了年轻的霍洛

维次之外，什么都不提了”。由于日期上的冲突，上次亚瑟离开巴黎时，错过了参加霍洛维次演出的机会。这次他将在歌剧院演出，又碰上亚瑟将去伦敦演奏。真是不巧！

这次在巴黎，亚瑟接受了巴西作曲家希托·魏拉——罗伯斯献赠给他的一首很长的曲子——钢琴独奏曲《野性乐诗》。乐谱扉页上写道：“本曲与亚瑟·鲁宾斯坦合写……假如这首作品成功的话，你才是真正的作者。”这是一首极富创意又很美妙的作品，作者企图大胆地表现巴西原始土著的痛苦、欢乐、战争与和平，最后以一场野性的狂舞终曲。亚瑟决心认真掌握它。

亚瑟的心一直牵挂在华沙的妮拉身上，他脑子里萦绕的也始终是结婚的意念。上次离开华沙时，亚瑟相信他们的恋爱和结婚问题只是他们二者的秘密和隐私。

有两三个月的时间，亚瑟·鲁宾斯坦分别在西班牙、意大利、布鲁塞尔和安特卫普等地演出。回到巴黎后，蜜赛亚对亚瑟说道：“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霍洛维次在巴黎歌剧院演奏大获成功之后，我请歌剧院院长鲁谢也为你安排独奏。他刚通知我，他已为你把演出期订在五月间。”亚瑟感动极了，热烈地拥抱了她。

为了搞好这次重大的演出，亚瑟·鲁宾斯坦谨慎地挑选了节目：上半场以《热情奏鸣曲》开始，下半场以《彼得罗什卡》终场，中间穿插了肖邦的主要作品德彪西的名曲和两首西班牙曲子。

亚瑟在歌剧院的这场独奏，盛况空前，他答谢了三首恩可曲之后，听众才肯起身离去。到后台来致贺的人中，有一位高大英俊的青年，他就是渥拉德密尔·霍洛维次，7岁时曾在基辅

听过亚瑟的演奏，那也是他首次听音乐会。通过随后的交谈，亚瑟才得知霍洛维次的老师是卡洛·许马诺夫斯基的舅舅费立克斯·布鲁门费尔德，他和小提琴家纳山·米尔斯坦和大提琴家葛利格·巴替高尔斯基在巴黎有一位共同朋友，即来自美国波士顿的青年作曲家兼指挥家亚历山大·史丹纳特。

几天后，亚瑟·鲁宾斯坦终于听到了钢琴新秀霍洛维次在香榭丽舍大戏院举行的一次演奏会，听众非常拥挤，他只买到了一张站票。在那次演奏会上，亚瑟永远忘不了霍洛维次演奏帕格尼尼——李斯特的降E调和E大调练习曲时的精采，认为“这不只是才华和技巧的杰出表现，更具有一种流畅的高雅——一种难以形容的魔力”。亚瑟觉得当晚最成功的节目，乃是霍洛维次的答谢曲：他自己改编的《卡门》第二幕中的舞曲，

“将三段复奏带至进裂性的高潮，使得我们都跳了起来”。听罢这次演奏会后，亚瑟·鲁宾斯坦也不能不承认，“即使我对自己在音乐诸多方面的优越性深信不疑，我仍不能不承认，渥拉德密尔是当时比我更优秀的钢琴演奏家”。

1928年秋末，亚瑟·鲁宾斯坦就要开始一次大规模的巡回演出了：首站是华沙，然后是布加勒斯特、希腊、特拉维夫和埃及。1929年再去南美洲演奏，存一大笔钱，好为将来的妻子提供一种安适的生活。

亚瑟在去华沙之前，他的旧日情人卡拉·帕拉汀妮公主从罗马赶来，还居然跟他同一班火车前往华沙。到达目的地后，卡拉搭乘欧洲大饭店的交通车离去，亚瑟则径去老住户理查·奥汀斯基家下榻。理查这时给亚瑟转达了英国驻波兰大使馆马克斯·穆勒夫人的邀请，说她在罗马听过亚瑟的演奏，有一面之识。与此同时，卡拉也电告亚瑟去英国大使馆赴宴的消息，要他第

二天上午9点去欧洲大饭店接她一道去。

也是事有巧合。当亚瑟和卡拉进入英使馆贵宾大厅时，首先见到的竟是艾密尔·莫林纳斯基父女俩。由于出乎意料之外，亚瑟的“一颗心几乎僵住了”。大使夫妇依照罗马习俗，像欢迎一对老朋友似的将亚瑟和卡拉介绍给各位宾客，还备加恭维。艾·密尔·莫林纳斯基倒是热诚地跟他握了握手，妮拉却将身子别转过去，弄得亚瑟好不尴尬。那天晚上，亚瑟始终不太理睬卡拉，却几乎逼着妮拉随他走到墙角边。她冷冰冰地怒视着对方，好不容易从牙齿缝里挤出一句话是：“我跟你没啥可说的。”亚瑟只好低三下四地恳求：“你一定得听我说。明天下午我会去看你，向你解释一切。你没有什么可责怪我的。”妮拉向亚瑟报以怨恨的一笑，但表示第二天可以会见他。不多时，她就跟她父亲离去了。因为卡拉是那晚的主客，所以他们不能早退。在送卡拉回返旅馆时，亚瑟受到了她的嘲弄。卡拉把妮拉说成是个“小黄毛丫头”、“德国妮儿”。

第二天下午，亚瑟·鲁宾斯坦怀着一颗猛跳的心，叩开了歌剧院莫林纳斯基的家门，见到妮拉孤零零地坐在角落里，一声不哼。亚瑟于是把自己与卡拉之间的情况一五一十地道来，最后说道：“你不难看出，这根本算不上什么爱情了。已经好久没有往来，这次在巴黎我又见到了她。我告诉她我爱上了你，要跟你结婚。”经过反复解说，总算换取到妮拉一丝宽容的笑靥。这时妮拉说话了：“我怎么能够信任你？人人都对我说你是个见女人就爱的人，我又怎么能够相信你对我的爱呢？还有人说你对女人从来就不真诚，你对人总爱宣扬你准备打一辈子的光棍。对这一切我倒可以不去理会，只要你给我写封信也好嘛。像你这样名声的男人，叫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孩儿家怎么去等呀？”亚瑟听了，自然有愧于心。他倾诉了自己的过去和在柏林的那段最痛苦的日子，以及应无条件地热爱人生的经历，博取了妮拉的同情，然后又信誓旦旦地表示她是自己“惟一要娶的女人”，为了提供给她“过上应有的舒适生活”，故尔请求她“务必等”他，“不要放弃”他。妮拉不动声色地听着，最后说话了：“有一位年轻的钢琴家梅西斯洛·孟兹，他也要跟我结婚。他爱我爱得发狂，天天送鲜花，写情书。为了跟我在一起，他连去日本巡回演出的机会也放弃了。我把我爱上你的事告诉了他，当然也如实地表达了不相信你说的要娶我全是真心话。”

亚瑟听了大为震惊，坚持要她不能“嫁给一个”她所“不爱的人”，决定次日下午再来看她，因为当天晚上他还有演奏会。

那晚的演出“可说是一团糟”，亚瑟只是走过场地把所有节目奏完，毫无感情注入可言。卡拉·帕拉汀妮公主面无表情地和她在罗马就很熟悉的穆勒大使夫妇坐在一起，而妮拉则跟她邻座的女伴们频频耳语，没去注意听亚瑟的演出。

次日下午，亚瑟·鲁宾斯坦去看望妮拉，气氛也颇为不畅。他再次恳求妮拉等他，还告知了他的南美计划：“这趟归来后，我相信就可以结婚了。”亚瑟使用了一切的甜言蜜语，最终使她回心转意，答应等待。

卡拉独自去了罗马尼亚，亚瑟则是在其后一天乘火车去布加勒斯特的。

亚瑟在布加勒斯特的演出，是在庄严美丽的雅典音乐厅举行的。他演出的是两首协奏曲，最后是一首弗兰克的《变奏交响曲》，备受听众欢迎。

接着，亚瑟和卡拉一道乘车去雅典。交响乐团的经理开车送他们去卜列塔冈大饭店的别馆居住。这座别馆，本是希腊总理维尼赛洛斯的别墅，卖给

该旅馆之后改建了一下，权当大饭店客满时，更多的投宿客能转移到这里来。

午餐之后，亚瑟和卡拉一道游览了雅典神殿。次日上午开始了第一次练奏。指挥是狄米屈·麦楚普洛斯，是布索尼的学生。由于指挥跟水平不高的交响乐团配合不好，前后练奏了三次，才算马马虎虎地过了关。

正式演奏的那天晚上，听众十分踊跃，但亚瑟对指挥和交响乐团都不甚满意，好在总算完成了任务。听众的反应不甚热烈，所幸他的两首答谢曲为他挣回了一点面子。

次日，亚瑟和卡拉又一起转往亚历山大港。经纪人阿第提先生的代表为亚瑟安排好了一切，演奏定在当天晚上举行。演奏会上的听众多半依旧是希腊人、意大利人和犹太人，法国人寥寥无几。

由于卡拉急着要去游览开罗，他们便于次日一早搭乘第一班火车启程。到达目的地后，他们下榻于市中心的著名牧羊人大饭店。这次的演出选定在开罗美国大学的大音乐厅举行。在演奏会结束的次日，他们雇了一名向导去游览金字塔。当天晚上，他们在牧羊人大饭店进餐时，邂逅了两个来开罗做生意的法国朋友。趁卡拉离席的间隙，这两人建议亚瑟去开罗著名的妓女区去观光溜达。这时，亚瑟承认自己那“好奇的个性又占了上风”，便欣然同往，却坚决不同意带卡拉去。后者一怒之下，摔门而走。

在妓女区，亚瑟见到的尽是一些“丑陋不堪的女人”，表演的也是“最不堪入目的淫秽动作”，令亚瑟“满心作呕”。卡拉却毫不知情，为此事记恨在心，耿耿不平，在去布林帝西的船上，两人互不搭腔。到达该地后，两人只冷冷地握了一下手，便分道而行：她搭头一班火车去了罗马，亚瑟则返回了巴黎。这时的亚瑟，对卡拉已厌恨已极，难以容忍了。

## 7. 花花公子的变化

回到巴黎蒙玛特利区的拉威南路 15 号寓所，见到法兰西奥交来的一大摞信件，得悉华玛赖特为他安排了法国的演出，密契尔安排了英国沿海小城的一些音乐会，桂萨达邀他去西班牙各地巡回演出，以及意大利斯塔西西里亚等地的演奏。

演奏对亚瑟·鲁宾斯坦来说，已变成例行公事。他从恋上妮拉开始，一心只想改变过去的奢侈习惯——买鲜花送给邀请他晚宴的女主人，添置昂贵的衣装和日夜乘坐没完没了的计程车，等等等等，节省微薄的收入，多存一些钱备用。

这时的亚瑟·鲁宾斯坦已开始善体伊意，能设身处地地为心上人儿着想，“我要她跟一个大她 22 岁的男子分享人生，他又绝不富有，艺事成就也相当有限，住在蒙玛特利区的一幢小房子里”；亚瑟也体会到了妮拉的满腔怒火，“看见自己要嫁的男人竟跟一名丽人一起到达华沙，两个人的情史又早已闻名远近，加上华沙人士又是那么喜欢说长道短”；他对妮拉可能下嫁年轻钢琴家梅西斯洛·孟兹，心头难免酸溜溜的，因为他发现：“这位波兰钢琴家就在我发誓永不去美国的那年到达了纽约。他在当地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在当时即已激发了我的一些羡慕。他在技巧上的日臻成熟，加上肯下苦功，没多久就展现了事业上的辉煌前途，而且无忧无虑。”基于这一切，他有足够的理由坚信，这位情敌孟兹“有足够的资格娶妮拉为妻。他可以提供她所需的一切，而且也仅比她年长几岁。”想到这些，亚瑟就更缺乏给妮拉写信的勇气，但内心又渴望能收到一封她永远爱自己的保证书，这对他“比什么都更需要”。可是，妮拉就是傲气得不肯写信，亚瑟因而在内心就更佩服她。



这一切一切的想法，反而使亚瑟横下一条心来，决定去西班牙、意大利和南美诸国巡回演出，用实际行动证明这些国家可以提供足够的财富来告慰妮拉，她绝不会嫁给一个叫花子。于是，亚瑟·鲁宾斯坦“这个花花大少就开始有计划地俭省起来了”。

为了开源节流，尽量省下一些钱财，亚瑟履行了欧洲各国请他演奏的所有合约，还到霍斯曼大道上代理阿根廷的一家大银行——大西洋银行开了个存款户头。此外，亚瑟又写了一封长信给弗兰西斯哥·茹易兹，请他在阿根廷和乌拉圭设法尽量多安排几场演奏会；再给巴西里约热内卢的经纪人裴拉斯写信，请他在巴西作同样的安排。这一趟，不包括来回两次的漫长航程，亚瑟特地为这些国家的演出，拨出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

在启程前往巴西里约热内卢之前，亚瑟获悉卡洛·许马诺夫斯基谱写了一首供钢琴和交响乐团演奏的交响乐协奏曲，并准备献赠给他。这是一首极美的作品，是第一首波兰音乐风格的巨曲，也是亚瑟最倾心的音乐。卡洛表示一俟乐曲印好，就寄赠给他。

到达里约热内卢后，亚瑟住进了世界著名海滩上的科巴卡巴那大酒店。这是卡洛斯·昆勒先生建造的，里面附有赌场。裴拉斯先生还为这位钢琴家安排了十分紧凑的巡回演出，在里约热内卢有六场，其中两场在首都歌剧院，另四场在旧歌剧院举行。

卡洛斯·昆勒及其夫人姬尔达特地设宴为亚瑟接风。席间亚瑟获悉嘉柏丽拉·毕栅梭尼两年前嫁给了巴西最富有的船王恩立克·赖基，这会儿归宁回罗马娘家去了。

阔别四年之后的首场演出成绩特别辉煌，亚瑟的琴迷对这位钢琴家的热爱无丝毫消减，演奏者与听众之间反而更加亲近。

休息时间，嘉柏丽拉的胞妹雅德兰娜进来见他。待带领她进来的裴拉斯先生退出后，这位年轻姣好、俊秀妩媚的美貌女郎开始对亚瑟进行挑逗。要是在过去，亚瑟准会风流对应的，但这次他却显得冷若冰霜，凛然不可亲近。此后，雅德兰娜就再也不来找亚瑟了。她或许察出，这个尝遍人间闭月羞花娇女的清秀钢琴家，已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可她哪里知道，此中对妮拉的执著之爱确实起了作用；这时说他是选定了“慎独”，也无伤大雅。

这次在里约热内卢，亚瑟又见到了希托·魏拉——罗伯斯。

多年之后，这位当年穷困潦倒的作曲家，已经以世界著名的巴西音乐大师的姿态回归祖国。他在当时的政府资助下，创办了巴西音乐学院，他并以院长的名义，颁赠给亚瑟·鲁宾斯坦以荣誉院士学位。在盛大的颁赠证书仪式上，魏拉——罗伯斯致以热情的讲话，亚瑟·鲁宾斯坦则用葡萄牙语向他表示答谢。

在里约热内卢结束最后一场演出之后，亚瑟的下一站仍是圣保罗，只是这次不仅在这座最大城市演奏，也在省内其他几个城市举行了音乐会。

亚瑟·鲁宾斯坦往北巡回演出，一直到萨尔瓦多和伯尔南布科。也就在伯尔南布科城，当亚瑟坐在咖啡馆中看当地报纸时，惊悉他早期在柏林、华沙两地境遇潦倒时的挚友佛德立克·哈曼死在他的指挥台上。

在结束巴西的演出之后，亚瑟·鲁宾斯坦实现了自己的誓言——在里约热内卢的一家银行存下了一大笔钱。

亚瑟到达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时，立即跟经纪人弗兰西斯哥·茹易兹联系，将他在阿根廷和乌拉圭的各场演出商洽妥当。亚瑟同意去大小城

市演奏，但要求提高酬金，这个条件大部被接受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蒙得维的亚两城市提供了他计划储存的大部分款项。亚瑟的目标是 100 万法郎，他认为这笔存款足以供养他未来的爱妻过上舒适的生活了。

为此，亚瑟特别小心谨慎，而且竭尽全力，把演奏会搞好。每场演出之前，他都勤加练习，大体说来，他并没有愧对听众。但这位钢琴家的心却是放在可赚的钱上，而不是所演奏的音乐上面。这是亚瑟一生中音乐不是他生命脉搏的唯一时期。每场演出之后，他都要清点自己赚得的酬金，仔细估算还要赚多少，才能达到既定目标。与此同时，亚瑟在生活上也比上次要俭省得多了。他三餐饭都在城里的一家小馆子里吃，只偶尔去广场大饭店的烧烤餐厅改善一下生活，打次牙祭什么的。为了约束自己，过好俭省生活，亚瑟连通常演奏后的晚宴也婉言谢绝了。他宁愿在自己的旅店房内吃点东西。

这次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亚瑟惊悉阿根廷已故总统的遗孀曼纽·昆塔纳夫人已经仙逝。亚瑟对这位待自己如同亲生儿子，刻意培植自己，使之在阿根廷成名的长者的去世，是十分悲痛的，尽管她已高寿八秩有三。

在阿根廷首都，亚瑟还听到一则不幸消息：对他殷勤款待、帮助不遗余力的米奎·马丁尼斯先生已经破产。

在广场大饭店喝咖啡时，亚瑟邂逅了跟他有过“窗前摆花盆”之约的女友。奇怪的是，这次她对昔日情人却不理不睬，视同陌路。经过解释，才知是上次卡洛搞的鬼——那位旧日情妇曾经打过电话到亚瑟旅社，遭到“一个女人”极端粗暴的呵斥，还进行了无理的威胁。当时这“一个女人”就是卡洛·帕拉汀妮公主。他又百般陪罪，双方才尽释前嫌。

在阿根廷首都，亚瑟还欣赏了当地新成立的交响乐团的演奏，客座指挥为葛利格·费特博格。休息时间，亚瑟去后台看望老朋友，费特博格笑着对亚瑟说：“亚瑟，我要告诉你一则消息，妮拉·莫林纳斯基已经在华沙跟梅西斯洛·孟兹结婚了。我相信你一定会乐意知道的……”亚瑟听了，十分震惊，当即决定搭下一班船返回巴黎。

#### 8. “失乐园”中的堕落天使

“妮拉终于结婚了”，——这一可怕意念，始终萦绕在亚瑟·鲁宾斯坦的脑际，成为挥不去赶不走驱不散的心头浓重阴影。

“情场失意，赌场得利”。回到巴黎后，亚瑟的精神世界似乎崩溃了，他又纵情于“赌”字上。而九月初的巴黎，仍然空寂无人。他想去杜维尔赌扑克牌，觉得那样会比弹钢琴更容易打发日子，而且是“准赢无疑”。当时的杜维尔、白雅丽茨和康城是亚瑟最喜欢去赌博的城镇。

谁知事与愿违，两场下来，亚瑟在杜维尔的豪赌竟以输掉 50 万法郎而告终。他认为，“这也可以算是送给妮拉的结婚礼物了”。

保罗·高占斯基夫妇从沙克礮返回美国途中，到巴黎来小住几周。他经常到拉威南路 15 号的亚瑟寓所弹琴欢娱。保罗的到来，使亚瑟忘了前几周胸中的怨气，人也逐渐冷静下来。在保罗去纽约的前几天，他单独来见亚瑟，告知他在美国买了一万美金的股票，现在已值得十五万美元了，他的经纪人说很快就会涨到五十万的高限，他因而邀请亚瑟也买上一笔。亚瑟不相信致富之道竟会如此快捷，这样轻巧，更不相信人人都会成为股票游戏中的赢家。因此，亚瑟不仅拒绝参加保罗的这类投机活动，而且诚心劝告好友切切不可轻信自己的经纪人。保罗听了，只是一笑置之，还讽刺亚瑟“太缺乏想象力”，“一辈子赚不到大钱。”两人分手时，双方都固执着各自的成见。

艾纳斯图·桂萨达从墨西哥来信，建议亚瑟去那里作一次巡回演出。桂萨达准备在新落成的艺术之宫大戏院为他安排三场演奏，再在几个小城安排几场，演奏的报酬都按抽成方式支付。他还告诉亚瑟，这位钢琴演奏家自从1919年创下连续26场演奏会的纪录之后，这里的听众总也忘不了他。桂萨达还说，从巴黎去墨西哥很方便，一月间有好几条邮船开往纽约，而从纽约到墨西哥的火车，如今比过去舒服得多，又安全得多，等等。

经不起重游墨西哥的诱惑，何况此行又无惊险，亚瑟也就答应下来。在去墨西哥之前，他照例先在西班牙和意大利两国演出一下，特别是在伦敦多停留了一些时日，度过1928年圣诞节，迎来1929年新春。

新年1月，亚瑟·鲁宾斯坦启程前往美洲。他决定在抵达纽约的第二天就乘火车去墨西哥。在纽约，他谁也不想见，只去了一趟保罗·德瑞柏的住处，惊悉这位可怜的朋友已在几个月前死于精神错乱。

到达墨西哥的京城，亚瑟被安顿在城里最高级的旅馆，房间非常舒适，带有浴室和一应现代化设施。10年期间，墨西哥市的发展变化巨大，宽敞的马路上耸立起了石笋般的现代化高楼；演奏会的听众；多半是新兴的富有资产阶级和外籍人士，他们大都是到这个石油和矿产蕴藏极丰富的国家来淘金的。这些新的墨西哥听友都跟罗马和马德里一样，对亚瑟确实忠心耿耿。每次演出末尾，听众老是狂呼乱喊：“再来，请再回来！”亚瑟内心非常感动。

在墨西哥城，亚瑟收到一位自称是古巴音乐会经纪人的来信，请他在返回欧洲途中，去哈瓦那演奏两三场。因此，他在墨西哥的两个新兴工业城市蒙特雷和普韦布拉巡回演出之后，就赶到了哈瓦那。一周之后，亚瑟开始了第一场演奏，演出成绩很理想，钢琴家和他的听众皆大欢喜。第二场又卖了个满座。他在墨西哥和古巴两地赚了一笔数目不小的金额。回到纽约之后，刚好赶上开往欧洲的船期。

回到巴黎时，亚瑟的心情开朗，平日看戏、练琴，忙得不亦乐乎。

在一次演奏英国作曲家埃尔加作的具有淡淡英国风味的协奏曲之后，亚瑟认识了“大人之声”唱片公司的主管海斯·傅立德·盖斯博格。在此人的恳请下，亚瑟进入该公司的录音室，用布鲁斯纳钢琴录制了一首肖邦的《船歌》。这架钢琴激起了他的灵感，弹得十分成功，结果奇迹出现。他们将录好的唱片放给亚瑟听时，他竟感动得泪水盈眶。而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演奏效果。从此，亚瑟开始了一段新的生命——公开演奏与在录音室内认真、专心地从事录音工作，始终在交替地进行。他在特设的录音室内那蕴育着丰富灵感的演奏，已由转盘凝固成为永恒的乐声。于是，亚瑟和盖斯博格签下了一纸为期五年的合约。

几天之后，亚瑟先后去格拉斯哥和爱丁堡两地巡回演出，与苏格兰交响乐团合作演奏勃拉姆斯的降B调协奏曲，指挥是一位意大利裔的年轻英国人约翰·巴比罗里。他们对共同演奏的音乐有同样的感受，在句法上又能相互辉映。亚瑟·鲁宾斯坦甚至可以闭眼弹奏，而不必看他的指挥。两场演出都受到了听众的热烈欢迎。亚瑟和约翰从此成了终生挚友。

一天，通过温妮·波丽格娜克王妃的牵线搭桥，一位希腊朋友找到亚瑟·鲁宾斯坦，请他为在巴黎流亡的乔治国王家中举行盛会演奏。亚瑟要他去找经纪人华玛赖特，按普通音乐会价码，另加2000法郎。来人完全同意，这位希腊国王乔治喜爱音乐，以前在英国也听过亚瑟的演奏，所以一切如愿。盛会

开得非常成功，宾客都十分欣赏钢琴家的演奏。

亚瑟·鲁宾斯坦在法国东南部滨地中海的两个港市土伦和圣拉发各有一场演出。尽管酬金仅够来回旅费，但在好旅伴的同行之下，能够好好地享受一番地中海的风光。法国名演员爱德华·布德和夫人、法国红伶丹妮丝在土伦附近有一所房子。他们为了参加亚瑟的音乐会，特邀他和密奎尔·波丽格娜克侯爵去小住一周。丹妮丝的妹妹吉赛儿长得很漂亮，闻讯也从波尔多赶来凑热闹。

在布德夫妇家中度过了五天，可说是日夜笙歌不绝。精美的食品，享用不尽的香槟，跳舞，赌扑克，难得有工夫睡觉。演奏会那天，布德夫妇带亚瑟游历了土伦这座驻扎了法国舰队的港都，还参加了密奎尔侯爵的宴会。美中不足的是，他弹奏的钢琴十分差劲，因此土伦的这场演出不甚理想。在去圣拉发时，他们一行曾应巴黎上流社会出身的名媛玛丽·诺艾利斯之请，在她的海瑞斯家中度过了一晚。她举行盛宴款待他们，大家通宵达旦地起舞。次日一早，每人一脸倦容地赶到了附近的圣拉发。

圣拉发的演出定在当天下午3时举行。这时出了一大差错，是亚瑟因为玩疯了，竟忘了下午将演奏一些什么曲子。直到演奏时刻已到，才侥幸地找到了一张节目单。这种不负责任、漫不经心的演出态度，的确是亚瑟演奏生涯的一次重大失误。

1929年春末，保罗·高占斯基和苏菲亚俩口子到达巴黎，打算住上几个星期。保罗终于有能力把他全家从莱比锡迁居巴黎了。他父亲不久前去世，他为母亲和小妹在塞纳河左岸找到了一幢公寓。他的大姐嫁给了一位肖像画家。

这次亚瑟为保罗夫妇举行了一次酒会。宴会之后，他在丹妮丝·布德的怂恿下，在1929年的6月，举办了一次有七八十人参加的“百美皆备”的露天盛会，除美酒佳馐之外，还另加余兴节目，包括表演魔术、玩杂技、乐队伴舞等。宾客之多，涵盖了巴黎社会的各色人等：贵族、财阀、文人和浪迹天涯的艺术家。温妮·波丽格娜克王妃一家人都来了。来的客人中还有洛斯契尔德男爵夫妇、名演员布德夫妇、艾娃·居里小姐、作家尚·柯克图、波兰画家莫赛·齐士林、波兰大使安纳多·穆尔斯坦等等。杜桂大饭店的五人乐队，将他们最擅长的独步、华尔兹、探戈和当时法国最流行的沙瓦舞曲全都抖了出来。四外围观的人众特多。晚会一直闹到凌晨7时。之后，亚瑟和保罗演奏起了勃拉姆斯的D小调奏鸣曲。接着，亚瑟又和剩下的朋友（艾娃·居里小姐、名演员亨利·伯恩斯坦、穆尔斯坦夫妇和高占斯基夫妇）开车去宝隆林荫大道午餐。用亚瑟·鲁宾斯坦自己的话说便是：

“这一晚，是挥金如土的亚瑟·鲁宾斯坦生活中的一次高潮。”

渥拉德密尔·霍洛维次和贾沙·海费兹都先后到了巴黎。他们跟亚瑟·鲁宾斯坦形成了一个三人小组，彼此相处得很好，他们都自称是亚瑟的朋友。不过，“霍洛维次表现的方式是毫不犹豫地接受我的款待，而海费兹则热切地接受我提供给他那享受人生的经验。然而两人都以美国金元的优越标准，在事业上并不把我放在眼里。”接着，亚瑟也表达了对这两位名噪一时的人物的看法：“而我，则从未嫉妒过他们事业上的成功，我认为海费兹是当时受之无愧的最伟大的小提琴家，虽说他的演奏从没有感动过我的内心；而霍洛维兹虽是第一流的钢琴家，却显然不是一个伟大的音乐家。”

一天早上，波兰大使馆的一位武官打电话给鲁宾斯坦，转达法国政府决



定颁赠一枚荣誉武士勋章给他，并表示勋章目前在波兰大使馆存放。据亚瑟自述，“这是一项很高的荣誉”，“是唯一需要全体会员一致推选颁发的勋章，只要有一票否决，就不能赠予。”但亚瑟当天下午去大使馆时，却没有得到波兰大使亚佛烈·贾波武斯基的接见，只收到大使馆看门人转交的一个牛皮纸小包，里面的小盒子里盛放着勋章和文化部长签发的证书。对于大使“将我这项荣誉变成了羞辱”的失礼行为，亚瑟·鲁宾斯坦“感到失望和不快”。

每年巴黎美术学校的学生都要举办一次别开生面的传统舞会。也只在这一天的晚上，巴黎市府当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这些青年艺术家们尽情放纵，恣意狂欢。

舞会的名称是“古代艺术舞会”，它通常是在举办拳击赛或其他体育活动的巨大华格兰馆内举行。巴黎所有的美丽模特儿、画家和雕刻家都被邀请到了。外界人士要想进入这种舞会，必须出示邀请帖，经过审慎检查。一旦被发现有冒充，准会给人撵逐出去。搭帮一位波兰雕刻家朋友，亚瑟弄到了两张请帖（另一张给了贾沙·海费兹）。这样，亚瑟和贾沙便参加了这一“古代艺术之夜”。请看这位“及时行乐”的鲁宾斯坦先生的两段精采描述：

“庞大的馆内挤得水泄不通。中央有一个圆型舞台。许多模特儿女郎穿着蝉翼薄的上衣，充分暴露出了赤裸的肉体。乐队不停地演奏独步、华尔兹和沙瓦，闹得震天价响。其实纯属白搭，因为那一对对的男女全无羞耻地紧紧搂抱在一起，根本不理睬舞曲的节奏。

“夜愈来愈深，舞会中的情景也愈来愈不堪入目。许多人都把身上的薄衫脱下交给了寄存处保管。渐渐地，拥抱舞演变成了另一种的体能运动，进而发挥了这种艺术的最高潮。真不愧为古罗马那荒淫无耻的酒池肉林！”

不过，亚瑟也认为，巴黎艺术学院学生们的想象力远远超过了他们所要模仿的古罗马人。他列举出了两例：一是他和海费兹看见一名美丽的模特儿被两个凶悍的学生强暴，当然是事先约定好的；二是他们在衣物寄存处看见一幕怵目惊心的情景——一个保管衣物的40多岁妇女正在享受六七个经验不足的年轻色狼的暴戾恣睢。亚瑟“看得兴味高涨”，“但海费兹却差点没昏了过去”，“要求赶快离开”。

保罗·高占斯基在1929年返回美国之前，要去依万休养，亚瑟也与他同行。保罗比过去更具风趣，模仿他人时常常令人捧腹大笑不已。他们分手时，亚瑟心中十分难过，他很担心朋友的气色，因而一直惦念着这位病友，亚瑟觉得：“有他在身旁，我就不会去作许多自己喜爱却毫无裨益的事情。”

亚瑟返回巴黎时，从报上看到芭蕾舞大师沙吉·戴基雷夫在威尼斯去世的噩耗。巴黎整个艺术界都在悼念他。温妮王妃邀请亚瑟去她那威尼斯别墅度过夏日。他一到威尼斯，就乘平底船去戴基雷夫的墓地献花致敬。

亚瑟在结束每年一度在王妃别墅作湖口的演出之后，就返回了巴黎。

在巴黎，亚瑟写信给巴西经纪人茹易兹和阿根廷的裴拉斯，请他们安排在该两地下一季的巡回演出。此外，他在西班牙和意大利两国的演出，仍如往常一样成功。由于在这两国的演出都是采取抽成的方式，所以亚瑟对自己的收入更加小心翼翼了。

巴黎人在庆祝1929年圣诞和迎接1930年的心绪大为低落。美国的经济危机和财政灾难，给整个欧洲蒙上了一层阴影。西班牙的政治形势已急剧恶化。这一切，都使人深感不安。高占斯基夫妇在初春又到达了巴黎，即将去



沙克礮休养。他最早投入的一万美元已经损失一空，但总算没有欠债，也仍享有茱丽亚音乐学院的薪资和多处音乐演出。亚瑟建议 1930 年春与他在英国和西班牙合作举办几场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的音乐会，保罗欣然应允。这段时期，亚瑟·鲁宾斯坦应海斯·傅立德·盖斯博格之请，去伦敦录制了一张勃拉姆斯的降 B 大调协奏曲，由阿伯特·寇兹指挥一个很好的交响乐团伴奏。但录制工作进行得很不顺利，那架贝司坦钢琴的音色虽不错，但有些走音，而调琴师却又没有调好，加上演奏者与指挥相距很远，无法注意彼此的演奏，结果录制效果很差。亚瑟请求盖斯博格将录音母片予以销毁，后者也同意了。谁知后来盖斯博格背弃了承诺，亚瑟灌制的这张勃拉姆斯唱片被推出上市，他一气之下，几乎要终止跟他的签约。海斯·傅立德·盖斯博格则以“音乐界人士都挺喜欢”和“销路挺好”为由，要求亚瑟再灌制一张他在演奏中极受欢迎的西班牙乐曲，诸如《火舞》、《纳瓦拉》什么的。亚瑟接受了他的建议，在“大人之声”唱片公司在亚碧路上新建的一座设备现代化的录音场所录制了一张《纳瓦拉》唱片，并准许这张唱片面世发行。

1930 年，亚瑟在欧洲大陆举行过几场演奏会之后，就又回到伦敦去再录制几张唱片。与此同时，伦敦经纪人密契尔先生为他和保罗在魏格摩音乐厅举行了一场联合演奏会，结果，成绩远远超过了他们俩以往任何一次演出。他们演奏了《克罗采奏鸣曲》、贝多芬的 C 小调奏鸣曲，海斯·傅立德·盖斯博格大感兴趣。他敦促这一对好友把他们演奏的那首精采的勃拉姆斯奏鸣曲加以录制，得到亚瑟和保罗的积极响应。他们进入亚碧路的录音室，结果这首奏鸣曲合作得天衣无缝，效果极佳。保罗将缓慢的那一乐章奏得极美，即使最后一个非常艰难乐章，他也没有奏错一个音符。

这年的夏天，亚瑟·鲁宾斯坦因为早期灌制唱片工作的顺利，心情处于极佳状态，他又涉入了几次风流韵事；一次是焕·亚威拉牵的线，搭的桥；另一次是与一位美丽的波兰女士有染，她大大方方地陪亚瑟去西班牙走了一趟。在白雅丽茨消夏时，亚瑟去了几次圣珍德鲁兹和圣塞瓦斯提安。在那里，他不是与友人去观赏斗牛表演，就是到贝鲁莫赌场玩扑克，生活过得极为潇洒，惬意痛快。

### 9. 终于结束了光棍生涯

1931—1932 年演奏季节开始时，亚瑟·鲁宾斯坦又把华沙和罗兹再次列入行程之中。这次，他仍投宿在友人理查·奥汀斯基家里。后者告诉他说：“今晚葛利格·巴替高尔斯基要举行一场演奏，我想你也许会有兴趣去听听。”亚瑟听了，决定出席，因为他听说这位大提琴手是和钢琴家渥拉德密尔·霍洛维次和小提琴家纳山·米尔斯坦同时出逃到国外的。

爱乐音乐厅的听众尚未坐满，有几排位子还空着。亚瑟去寄存衣、物时，瞥见一张熟悉的面孔出现在眼前，定睛一看，原来是妮拉·莫林纳斯基，她是一个人来的。亚瑟赶忙跟她打了个招呼，又吻了她的手，她的表情也很自然，把对方当作者朋友看待。两人进入演奏厅，坐到了一起。巴替高尔斯基演奏得挺美，在大提琴师中，亚瑟认为“是仅次于法国大提琴家帕卜洛·卡沙斯的名家”。演奏结束后，妮拉带他去后台拜见了这位大提琴师。这位艺术家长得俊美，十分可亲。亚瑟·鲁宾斯坦和葛利格·巴替高尔斯基一见如故，奠定了长远的友谊。

走出爱乐音乐厅，亚瑟和妮拉一道去雅德利亚舞场，两人翩翩共舞。当他们欢快地踏着华尔兹舞步时，妮拉半真半假地问道：“怎么样，现在还要

跟我结婚吗？”亚瑟也用同样的语气答道：“当然罗，你是应该知道的。”舞毕，亚瑟送妮拉回家。得知艾密尔·莫林纳斯基从美国费城归来，在华尔斯卡街租了一所公寓。她父亲罹患严重的关节炎，全靠轮椅行动。但他仍在指导上门求教的音乐家的指挥艺术，充沛的生命力并未稍减。亚瑟和妮拉分手时，作了见面之后的第一次深吻。

音乐会结束之后，亚瑟在妮拉的陪伴下在华沙多待了几天，多半是去华尔斯卡街她们的家里。她父母十分好客，每天都是宾朋满座。离开华沙的当天，亚瑟请妮拉在华沙老城美丽广场上的一家新开餐厅吃饭。他原想进一步探出她的心意，是要回返美国，还是准备离婚，真的嫁给他。碰上理查·奥汀斯基的偶然出现和被邀入席，从而失去了交换意见的唯一机会。亚瑟当天下午就要转往罗兹，之后回返巴黎，重新过他那一辈子也改变不了的光棍生涯。

俗话说，好事多磨，良缘自然也不能例外。在1931年圣诞之后和1932年到来之前，亚瑟·鲁宾斯坦收到了妮拉寄自沙克磻的一张明信片，请他去那儿共度节日。亚瑟见了，大喜过望，立即改变了原定计划，于1931年12月30日下午赶到沙克磻，妮拉已在车站等候他了。她把亚瑟带到一所很迷人的别墅，她的堂弟艾尔卡任别墅经理，妹妹亚丽娜也在那里。

在别墅安顿好，并吃过晚饭后，亚瑟请妮拉去莫斯科奥可大酒店玩耍。在那里，他们作了三个小时的长谈，双方都很高兴从头开始他们之间的爱情。

第二天一早，妮拉一身滑雪装束，跟亚瑟互吻早安之后，就外出滑雪去了，直到晚饭前才回来，把亚瑟一个人撇在别墅里好不气恼，深感孤寂。午饭时，隔壁的一位黑发美女好象对亚瑟“挺有意思”，“始终盯着他看”。在他们去莫斯科奥可大酒店欢度新年除夕时，那位黑发美人就坐在他们的邻座上。在午夜12点之前，妮拉显然已经注意到了这位黑发女士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他们特别是亚瑟的身上。她嫌烦地问亚瑟：“你认识她吗？”亚瑟据实相告：“午饭时认识的。”妮拉听了，很不高兴。那位女士的专注眼神惹恼了妮拉，她认为这个女人的举动全是冲着亚瑟而来，是他挑逗出来的。亚瑟则针锋相对，没好气地顶了一句：“坐了一整天的冷板凳，我当然会注意到一位漂亮的女士了。”妮拉听了，也不示弱，冷冷他说道：“明天我还要去滑雪。”说完，便拿过大衣走了。

新年伊始，居然如此的不吉利，亚瑟自然大为扫兴。不过，最后亚瑟还是决定让步，向一位滑雪老师学了几下滑雪动作，又去城里选购了一全套滑雪装束，决定第二天跟妮拉一道去滑雪。

他们乘坐雪橇来到一座高高的雪丘前，又模仿着他人斜起双脚登上了雪坡。亚瑟费了好大的劲，总算艰难地到达山顶了。接下去，他也想跟在众人之后，冲下山头。起初，滑雪还算顺利。但当他快滑到山脚时，由于速度过快，眼花缭乱，结果来了个倒栽葱，头上半身陷进了雪堆里，只露出了双腿。妮拉吓坏了，在另两名男士的帮助下，七手八脚，终于把他抬进了一个小茅屋里。好在只擦破了一点表皮，无甚大碍。其后几天，亚瑟又同妮拉、亚丽娜一起，去一个矮一点的山坡，继续玩滑雪游戏。

三天之后，亚瑟去克拉科夫举行了一场演奏，妮拉则留在沙克磻。演奏完毕，该地的经理人提奥菲·雀辛斯基用美金支付了报酬。休息时，老朋友都来后台向钢琴家致贺，最后一个来的竟是他的三姐佛兰妮亚。她向弟弟诉苦，说她的丈夫里奥·赖克尼可豪赌一场，把家里的钱都输个精光，实在没

法子活下去。弟弟把刚赚到的钱都掏给了姐姐，自己口袋里一毛不剩地返回了沙克磳。

妮拉计划去德累斯顿，她要在那里向美国舞蹈家玛丽·魏格曼学舞。妮拉在华沙的舞蹈界已小有名气。她曾自己编舞、自行选乐，举行过一次独舞音乐会，并将门票所得捐献给了一个慈善机构。

亚瑟·鲁宾斯坦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沙克磳，从此开始了真正的新生活。

回到巴黎，休息了两周，亚瑟便去伊斯坦布尔、希腊和埃及演奏。这三个地区的听众，依旧是早先的那一群，他们成了忠实于鲁宾斯坦的老朋友了。

到达亚历山大城时，亚瑟受到阿第提派来的代表的迎接。前来听他演奏的，依旧是希腊、意大利和犹太籍的听友。这次在开罗计划先弹肖邦的B小调奏鸣曲，然后是六首练习曲；休息之后，再演奏《彼得罗什卡》和几首李斯特的名曲。

就上台演出的前10分钟，有人递给了亚瑟一份电报：“因病住院，速汇钱来，妮拉。”他大惊失色，不知她害的是什么病，心焦如焚。但当他踏上台演奏肖邦的B小调奏鸣曲时，就充分体现出了他那敬业精神，决不分心旁鹜，为奏鸣曲注入了更多的情感。任何悲剧的发生、浓重的孤寂或强忍的嫉恨，都会成为亚瑟优质演奏的触媒。这次演奏，他自始至终全神贯注于音乐之中，还答谢了听众两首恩可曲。亚瑟确信，“演奏是精神的救护衣”。

但当亚瑟回到休息室，手捧着那份电报，就决定前往德累斯顿。阿第提的代表眼看电文的电击效应和亚瑟演奏后的颓靡，生怕出事，在送亚瑟返回旅店之前，总是寸步不离他的左右。这位代表为亚瑟安排好了去德累斯顿的行程，第二天还陪着他去银行电汇款子。

待亚瑟赶回德累斯顿医院时，才得知妮拉已经回家。他又匆匆赶到沙克磳的那个别墅，则见妮拉安然无恙，笑容可掬。再一细探，才知道她的症状经检查后已全然没事。她见亚瑟来这里看她，心里异常感动，两人温情地拥抱了好一阵。

当下亚瑟在附近的一家旅店安顿好后，就带妮拉去一家高级餐馆晚餐，又领着她去当地的歌剧院看戏。由于该戏看不下去，两人又溜了出来，在附近的一家咖啡室边啜咖啡边细细商谈未来的计划。

亚瑟邀请妮拉陪他去布拉格举行下一场的演奏。妮拉很想去，但要先去柏林车站迎接前来德国接受关节炎新法治疗的父亲，车子从华沙开来，中途在柏林停靠半小时。亚瑟当即表示先送她去柏林，妮拉则担心母亲不快，虽说父亲一直喜欢亚瑟，也赞赏他的才华。犹豫一下后，她也就同意了。

他们到达柏林时，正赶上文密尔·莫林纳斯基夫妇的列车刚刚进站。妮拉的母亲站在卧车门口，女儿跑上前去拥抱她。亚瑟尾随其后，老夫人只冷冷地跟他握了一下手。老先生看来周身疼痛，但显得十分刚强。他对女儿非常疼爱，对亚瑟也彬彬有礼。

列车离去后，亚瑟和妮拉赶往另一个车站搭乘去布拉格的火车。他们夜班车的卧铺车厢十分舒适。天亮时，亚瑟见火车停靠皮尔森车站，而妮拉还睡得香甜，便穿好衣服，打算下车去买一张晨报来。蓦地，他瞥见车厢出入口有人在卖地道的捷克肥香肠，就随手抓来两条，抹上芥茉酱，一眨眼工夫，两条香肠就已经下了肚。最后一口还没吞下，他又抓来另外两条，还开了一罐皮尔森啤酒，很快又将第二对香肠送下了肚。正当亚瑟又想去再抢第三对香肠时，下意识地回头一瞥，但见妮拉正圆睁杏眼瞪着自己，示意不能贪

吃。他风趣地写道：“我像个调皮捣蛋给逮住的顽童那样，把香肠扔回到了摊子上。这该不是我惧内的征兆吧！？”

一小时之后，他们在早上8点抵达了布拉格。由于音乐会定在当天的晚上，所以他们在旅馆办好手续后，便打算好好儿睡一会儿觉。

那晚预定演奏的第一支曲子，是巴赫原作、经布索尼改编的C大调触技曲，相当艰深。在正式上演前，亚瑟虽说练奏了1小时，毕竟演奏情况不佳，没有给他“留下任何值得自豪的回忆”，原因是宽大的音乐厅里，听众只上了五成座；触技曲听起来有回音；其他曲子也弹得“缺乏应有的灵感”。

第二天，亚瑟和妮拉休息了一整天。接着妮拉返回德累斯顿，亚瑟则回去了巴黎。在分手时，亚瑟建议妮拉邀请她的小妹亚丽娜一道去意大利，他在那里将有几场很不错的演出，其间可去威尼斯一游。妮拉高兴地答应了。

回到巴黎后，亚瑟闭门谢客，在拉威南路15号的家中勤练预定在意大利上演的节目，尤其是在奥古斯都音乐厅上演的贝多芬协奏曲第四号和柴可夫斯基的协奏曲。两个星期中，他几乎隐姓埋名，中、晚餐都独自一人吃。然后他和仆人法兰西奥一起前往帕多瓦，预定在那里跟妮拉、亚丽娜两姊妹遇合。亚瑟比她们早到一小时。

妮拉跳下车厢，“清新如一朵盛开的雏菊”。她妹妹则戴一顶鸭舌帽，“看来有些滑稽”。他们一行四人当即赶往罗马，准备投入奥古斯都的盛大演出。

亚瑟·鲁宾斯坦称罗马的这次演出为“这座永恒之城所具有的魔力”，是值得向情人姊妹“炫耀”的。这是因为，在挤满听众的奥古斯都音乐厅里，“精采”的呼声响成一片，如雷贯耳。听众如潮水般涌向舞台，好就近聆赏钢琴家演奏答谢曲的盛况。妮拉和亚丽娜从未见过如此轰动的场面，简直目瞪口呆了。圣·马丁诺伯爵为此感到无比荣耀，特意把妮拉姊妹带到罗马最好的夜总会去晚餐。

次日一早，一位意大利友人给亚瑟打来电话，当时这位友人已出任墨索里尼的一位部长。他说道：“大元帅要接见你，今天下午会派车去接你来凡尼西亚宫一行。”

亚瑟·鲁宾斯坦准时赴邀，汽车把他送到戒备森严的宫前入口处。经过门卫仔细对照他从口袋中掏出的像片之后，才把他送到著名的会客室里。亚瑟看见这位“法西斯头子”坐在室内远处一端的桌子背后，便于在客人慢慢向他踱过来时，有时间对来者作一番、端详和审视。亚瑟听说墨索里尼会拉小提琴，爱好音乐，因此以为他会提一些音乐方面的事。

亚瑟用寻常的快步走上前去，墨索里尼略略欠身跟他搔了一下手。亚瑟早就知道他能说流利的法语，所以用法语对他说了几句客套话，一边暗忖，他法语说得没有自己好，这样将有助于掌握谈话的主动。谁知墨索里尼竟然先发制人，用意大利语说道：“听说你掌握我们的语言很不错，我们就用意大利语交谈吧。”

亚瑟情知自己的意语水平仅能应付餐厅叫菜或喊旅店服务生做事什么的，极其有限，不足与人作较深入的细谈。他当即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

这时大元帅先开了口：“听说你在许多国家的演出都很成功。你的报酬是如何取得的？如今华尔街乱得一团糟，许多国家对货币出境都有很严格的限制。”亚瑟见谈话走题，不得不费力地用意语向他说明，这种问题一般都是由他的音乐会经纪人出面解决的。墨索里尼不得要领，就又追问下去：“听



说西班牙就更不容易了。据我所知，如今欧洲国家都对金融情况采取了严厉措施。”亚瑟听了，产生了一股烦躁加怨恨的情绪，就用自己能想出的最佳意语说道：“我们最要紧的是赢得民心，而不是金钱。”以此来杯葛他对铜臭津津乐道的庸俗论调。

墨索里尼双手一拍，高兴得大声嚷嚷：“说得好！精辟！”其实亚瑟的这句话，充其量自认为像是意大利作曲家威尔地歌剧中的抒情曲，想不到竟产生了奇效，给这次会晤注入了一针兴奋剂。

接见结束之后，墨索里尼立起身来，绝无仅有地把亚瑟送到客厅门口。第二天，亚瑟便收到了这个意大利大独裁者赠送的照片，上书：“向一位伟大的艺术家致敬。班尼托·墨索里尼。”这还不算，据鲁宾斯坦所知，这个意大利法西斯党党魁在下一期凡尼西亚宫的阳台上向下面的群众演说时，曾引述并强调了亚瑟的那句歌剧台词般的短语：“我们最要紧的是赢得民心，而不是金钱。”

这次罗马演出之后不久，亚瑟一行四人就去那不勒斯搭船前往巴勒莫，当地的艾吉亚别墅已为他们准备了最美好的住宿环境。就连仆人法兰西奥·戴拉兰德也分得了一间面海的住房。

这次亚瑟又在马西模大戏院举行了一场演出，听众多半是巴勒莫爱乐协会的会员。该会主席墨纳可男爵是一个热爱音乐的人。他不仅带领亚瑟等人去参观了许多一般人难得一见的名胜古迹，还答应这位钢琴家随时可以在马西模大戏院演出。

妮拉决定陪伴亚瑟去突尼斯演出，亚丽娜则要先回罗马去。于是，亚瑟带着妮拉来到了突尼斯这座古城，参观了不少的名胜古迹。

突尼斯的这场演出很成功，听众中的各色人种齐全，而且彬彬有礼，对亚瑟演奏的一些西班牙乐曲反应热烈。演奏结束，他们折回巴勒莫，准备搭船返回那不勒斯。这时却收到亚丽娜拍来的急需钱用的电报，因此妮拉决定搭乘启航不久的水上飞机，先期返回罗马。

1932年初春，亚瑟要去西班牙作一次巡回演出。妮拉答应同行，但要先回华沙，跟父母住一起，德累斯顿已受到希特勒魔影的威胁。他们商定在巴塞罗那会晤。在巴塞罗那的这场演出中，亚瑟的潜力并未得到充分的发挥，但听众仍然热情评好。他们接着乘船去梅诺卡岛，参观了当年肖邦曾经住过的小茅屋。当地的神父荷西正在为筹募肖邦纪念碑的兴建基金而努力。亚瑟也答应在著名的华德莫沙举行一场独奏会，钢琴就摆在小茅屋的门口。他当天演奏的大部分

曲子，都是肖邦在那个小屋中谱写的。独奏会进行得很成功，演奏者和听众都受到极大的感染。在场听他演奏的，有一位在罗兹出生、在巴黎成名的波兰作曲家亚历山大·谭斯曼。事后，他们一道共进晚餐。谭斯曼在席间谈到自己婚姻中的许多不如意事，不禁黯然神伤。妮拉听了，也深受感触，心情一直很低沉。

她对亚瑟说道：“我觉得十分愧对孟兹，谭斯曼的痛苦令我想起了他。我是否该在他痛苦的时刻回到他身边呢？”亚瑟听了，心中自然很不是个滋味。他费了好大一阵工夫，终于使她的良心恢复了平静。到了马德里，亚瑟立即带她参观草原博物馆，她这才绽露出了一丝儿笑容。

亚瑟在马德里的演出，向妮拉展示了西班牙人对他的重大意义，她从此也明白了亚瑟对这个国家的拳拳爱心和深深感奋。



到了西班牙，如果不到塞维利亚去玩，亚瑟认为有虚此行，

“的确是太遗憾了”。尤其是他们那里的六弦琴，加利西亚人称之为“蜂蜜和康乃馨”，名字真美！

五天之后，亚瑟就得赶回巴黎参加重大的音乐季演出了。他先乘坐新辟的“马德里—塞维利亚”航线上的一架小飞机，不到两小时就从马德里飞抵塞维利亚。玩个尽兴后，他们又从塞维利亚去格拉纳达游览，然后乘夜班车赶往马德里。他们俩在马德里分手，妮拉回华沙办理离婚手续，亚瑟则回巴黎去等她。

在巴黎举行的第二届波兰音乐节比第一届办得更为成功。规模也更为庞大。这次钢琴大师巴德瑞夫斯基和女竖琴家温黛·蓝道夫斯基在香榭丽舍大戏院联手举行独奏会。第三场音乐会是费特博格指挥的交响乐演奏，由保罗·高占斯基演奏许马诺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亚瑟·鲁宾斯坦演奏波兰青年作曲家亚佛烈·葛拉德斯坦谱写的四首玛祖卡舞曲。这几首舞曲属于现代形式，却保留着十分纯粹的波兰风格。巴德瑞夫斯基和法国钢琴家亚佛烈德·柯尔托都莅临了保罗和亚瑟的这场演奏会，对这位青年作曲家颇为赏识。音乐会之后，亚瑟大力促成了贾曼妮·洛斯契尔德男爵夫人每月资助葛拉德斯坦一笔费用，以完成他的钢琴协奏曲。

妮拉在一位同学的帮助下，取得了离婚证书。梅西斯洛·孟兹表现了超人的风度，虽说失去妮拉对他来说是莫大的痛苦，但他却极力还给了她自由。不到一星期，妮拉来到了巴黎，随时准备跟亚瑟结婚。亚瑟·鲁宾斯坦把自己的未婚妻安置在史克瑞柏大饭店下榻。妮拉来到巴黎后，赢得了亚瑟朋友们的一致好感，她被授予“巴黎人”的荣誉，跟他（她）们混得很熟。亚瑟和妮拉都恨不能立即取得结婚许可证，但发现巴黎规定婚姻双方最少都要居留一个月以上才能申请，而英国只要两周就行了。他们别无选择，只好去伦敦结婚了。这是1932年7月的事。

到达伦敦后，亚瑟坐计程车把妮拉送到五月花大饭店安顿，自己则租了伯利街上的那幢公寓。在伦敦期间，经由海斯·傅立德·盖斯博格倡导，亚瑟录制了一张柴可夫斯基的协奏曲，伦敦交响乐团伴奏，约翰·巴比罗里指挥，效果良好。

亚瑟在伦敦的朋友们热诚加殷勤地欢迎妮拉的到来，这些英国人特有的真诚永远使这位钢琴家感动不已。为了讲究排场，亚瑟·鲁宾斯坦决定请妮拉的哥哥布朗尼斯劳·莫林纳斯基做他的傧相，尽管这要花费一笔不少的钱。亚瑟在夏蕙大饭店为他订了间房子。

婚礼的两天之前，希尔维亚·史帕罗和她那战时受伤残废的丈夫康特律师送给新婚夫妇一份隆重的贺礼——在他们家中举行第一流的音乐演奏会，持续了两晚。

1932年7月27日，亚瑟夫妇取得了伦敦婚姻注册处批准结婚的公证书，波兰驻英大使康斯坦利·史格蒙特、乔维特·李丝丽、名演员露丝·德瑞柏和布朗尼斯劳四人是他们婚礼上的见证人。

婚礼定在27日下午三时在卡克斯敦厅举行。证婚人要求新婚夫妇念出令人“心惊肉跳”的誓词，他俩都响亮地应了一声：“愿意！”见证人于是一一签了名。紧接着，新婚夫妇乘坐一辆敞篷汽车，浩浩荡荡地开往肯辛顿宫花园区的希碧尔·柯蒙德利侯爵官邸。官邸的巨大客厅里挤满了宾客，连紧邻肯辛顿公园的花园中也到处是客人。好一场最盛大最富丽的宴会！几乎

所有驻伦敦的大使暨夫人都莅临了，英国政府的官员，文艺界的著名音乐家、作家、画家和演员济济一堂。两张特长的自助餐桌上，堆满了冰镇的香槟和各式美味珍馐。每一位客人都向新婚夫妇敬了酒。到散席时，亚瑟的两条腿疲软得几乎站立不稳了。在跟女主人希碧尔·柯蒙德利侯爵夫人致谢并拥吻之后，亚瑟挽起新夫人一道登上敞篷礼车，开往他在伯利街上的公寓。

伦敦的各家报纸都派出了记者和摄影师到卡克斯敦厅和喜宴处来猎取新闻，穷追不舍。许多家晚报的最后一版的头版上都刊出了他们的结婚照片。

婚礼的最后一个节目是在瓜里诺餐厅晚宴。这一次，亚瑟喝得酩酊大醉，也是他毕生中惟一的真正大醉。这次婚礼办得很气派，也十分满意，美中不足的是他的好友保罗没来参加，亚瑟感到非常伤心。他知道这是保罗夫人苏菲亚在从中作梗，以报复亚瑟当年没去参加他们的婚礼。

新婚夫妇带了一大堆礼物回到巴黎，其中有：希碧尔·柯蒙德利侯爵夫人赠给妮拉一枚镶嵌钻石和宝石的胸针；玛葛·亚斯奎斯男爵夫人和她的女儿伊丽莎白·毕比斯可夫人送了一只美丽的名种埃及猫；艾尔莎·克里斯泰宝送给亚瑟一封肖邦亲笔签名的遗笺；乔维特·李丝丽送了一条古董金表链。

到巴黎后，新婚夫妇又接受了一大批礼品，其中有：贾曼妮·洛斯契尔德男爵夫人赠给妮拉一只钻石发夹；有的朋友送了绝版名著和作者亲自签名致赠的书籍。唯一没送礼品的是巴黎百万富婆温妮·波丽格娜克王妃，不过她请新夫妇去威尼斯她的别墅中住上几周，度个蜜月。

亚瑟·鲁宾斯坦送给夫人的结婚礼物是一枚钻戒，钻石是翡翠型，由一名行家珠宝商选出，再请著名的卡迪珠宝公司用白金镶嵌，为了偿还这些巨款开销，亚瑟要银行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汇钱来。谁知钱不能汇出，只能在阿根廷国内花用。这下亚瑟就慌神了，因为他在欧洲赚的钱，都花在最近一连串的开销中：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旅游、妮拉在伦敦和巴黎巨额支出、接她哥哥来和婚礼本身的用度等。

亚瑟立即打电话给巴黎音乐界经纪人华玛赖特，请他马上安排一些演奏会，以备当年夏季使用。华玛赖特答应尽力而为，并要他马上去依万，那边立即有演奏的机会。

亚瑟携带新婚妻子下榻于依万的皇家大饭店。华玛赖特打来电报，通知在四天之内在杜维尔、都桂和依万各有一场演出。

同时贾曼妮·洛斯契尔德侯爵夫人也寄来一信，邀请他们去康城她的别墅住两三个星期。亚瑟电复欣然接受邀请。这时，亚瑟不禁洋洋自得地表示：“我绝处逢生的本领又施展了神功：身无分文，我竟能使我的新娘在康城碧蓝的海岸和人间天堂的威尼斯度过梦幻般的蜜月。”

华玛赖特亲自驾车送这对蜜月夫妻往返于这三座海边小城举行演奏会，只是报酬极低，仅够他们其后几个月的生活花销。

接受了贾曼妮两周的热情招待，又熬过了一阵少见的热浪，

他们夫妇乘东方号特别快车来到了意大利的威尼斯。九月初是游览这座圣城的最佳季节。

温妮王妃这次慷慨地派出她的私家轿车来迎接他们，而且将俯视大运河的一间宽敞卧室暂给他们夫妇使用。王妃见这对新婚夫妇相敬如宾，不胜喜慰。她对亚瑟说道：“你们是很理想的一对。”

在亚瑟夫妇欢度蜜月期间，保罗·高占斯基夫妇也来到了威尼斯。保罗的身体大不如前，教亚瑟好不心疼焦虑。亚瑟表示：“我们之间的友情，是

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支柱。”

在这里，良友对亚瑟·鲁宾斯坦说来，成了良缘喜缔的一大烘托。

#### 10. 追求家庭的温馨美满

一天，苏联文化部的一名官员到巴黎拉威南路鲁宾斯坦的寓所，邀请他去该国演奏，条件优惠：每场付酬金一千卢布；苏方提供旅费，且是头等卧铺；苏方还承担宿费和交通费；可用卢布在苏联国内购物，并准许运出国外；夫人可以随行，苏方承担两人费用。

鉴于当时的波、苏关系“十分友好”，出于想看一看这个共同熟悉的国家的新变化，而更主要的，是因为“不出一毛钱”，可以“舒服地过上一个月的生活”，以作为组成小家庭之后追求新的美满生活的起点。亚瑟和妮拉在这一点上取得了共识，决定接受邀请。

他们乘北方特别快车到达华沙，再转车前往莫斯科。到达目的地后，这对新人被安置在国家大饭店下榻。

在饭店里，亚瑟收到茱丽儿·德瑞柏写来的信函。信中说她担任美国共产党驻莫斯科的代表，学了点俄文，想在他演奏之后见一次面。亚瑟早就把他与茱丽儿的关系告诉过妮拉，这下两人见面，难免“针锋相对”。加上茱丽儿坚持用俄文交谈，尽管妮拉和亚瑟的俄语都说得很流利，亚瑟却哈哈大笑起来。茱丽儿盛怒之下，拂袖而去。此后亚瑟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她，“也无意再看到她”。

亚瑟的首场演出在莫斯科音乐学院的柴可夫斯基大厅举行。音乐厅当时满座，演出令观众十分激赏，特别是鲁宾斯坦对肖邦的诠释，以及他们初次听到阿尔贝尼斯的几首短曲。不过《彼得罗什卡》所获反应却只是迹近冷淡的礼貌性的掌声，而他那《纳瓦拉》和法雅的《火舞》两首答谢曲，却掀起了听众的欢呼和狂吼。对此，亚瑟自有其精当的评语：

“俄国人的基本音乐素质是很高的。他们对演奏非常专心，全副身心地去倾听。他们很容易激动和兴奋，也同样易于气馁和失望。”

音乐会之后，头一个来看望鲁宾斯坦的，是莫斯科音乐学院院长哈瑞·钮霍斯。久别重逢，老友禁不住热烈拥抱。钮霍斯答应跟他们夫妇一起在首都大饭店吃饭。

在点菜时，波兰大使馆的武官亨利克·苏可尼基跑到亚瑟等人的桌边来。他是妮拉的好朋友，两人异国重逢，自然被邀请入席。通过这位武官的叙述，他们得知整个波兰大使馆的人员都去听了亚瑟的演出，大使史丹尼斯洛·巴特克先生将为他举行一次酒宴，贵宾中包括了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这次酒宴挺有意义。亚瑟不仅认识了苏联音乐界中新一代精英，而且结识了苏联外交部长。

一个寒风刺骨的早晨，亚瑟和夫人到达这次演出的第二站——改名为列宁格勒的圣彼得堡。他们被接送到欧洲大饭店下榻。当地的音乐厅依然如故，名字则由“贵族”改为“爱乐”音乐堂了。钢琴的品质异常优越，尤其使亚瑟高兴的是听说普罗科菲耶夫也在城里。

亚瑟在抵达列宁格勒的当天晚上，即举行了第一场演奏，成绩斐然，当地的听众也比莫斯科热情得多。“被视为西方颓废派音乐代言人”的苏联钢琴家兼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也来听了亚瑟的演奏。老友重逢，说不出有多高兴。第二天，普罗科菲耶夫又来旅馆，与鲁宾斯坦聊了好几个小时。

两天之后，鲁宾斯坦在列宁格勒举行了第二场演出。接着，他又启程去

敖德萨和基辅两地巡回演出。波兰领事夫妇到车站向妮拉献花。

演奏会的当天早上，他们一行到达敖德萨。当地音乐学院的两位教授来车站迎接，并将客人送去旅馆。这次演出远比预期的要好得多，就连那首在莫斯科备遭冷落的《彼得罗什卡》，在这里也找到了热情的知音。

通过音乐学院院长的引荐，鲁宾斯坦聆听了该院 13 岁的天才学生艾密尔·杰尔斯弹奏的贝多芬《热情奏鸣曲》的第一小节和当时尚未广为人知的拉威尔的《水之嬉戏》，他亲眼目睹那是一名“真正的天才”，确信这位少年的演奏“像是出自造诣高深的大师手笔”。亚瑟夫妇离开敖德萨时，小小年纪的杰尔斯去车站送行。他在寒冬只穿了一件薄薄的大衣，破了洞的手套露出了两个红萝卜似的小手指头，捧上三朵玫瑰献给了妮拉。后来亚瑟回返莫斯科时，将艾密尔·杰尔斯向哈瑞·钮霍斯作了推荐，后者深为动容。不久，这位钢琴天才便被调入莫斯科音乐学院学习。1938 年，亚瑟在担任伊丽莎白女王钢琴大赛的评审时，全体评委一致投票将首奖颁赠给杰出的青年钢琴家艾密尔·杰尔斯。那时，他才交 19 岁。这当是后话了。

亚瑟夫妇一行乘坐火车来到乌克兰首府基辅，当地主管音乐的工作人员把他们送去市内最好的一家旅店——大陆大饭店。这次演奏的场所，仍是 20 年前他演奏过的那所古老的音乐厅。听众依然表现出他们天生对音乐的热爱。在这里，《彼得罗什卡》也赢得了阵阵喝彩。

在基辅，亚瑟·鲁宾斯坦用赚到的卢布在一家酒铺子里买到了一打以上的斯塔卡白兰地酒。这种酒是波兰的名牌，在酒窖中存放百年以上，是从当年 80 高龄的山大斯库王子的酒窖中直接运来的。一小杯这种酒，当时在波兰的售价是三美元。据亚瑟自称，这一打以上的酒“实际价格至少要超过我这次苏俄巡回演出的全部所得。”

亚瑟在乌克兰演奏的最后一个城市是哈尔科夫。这也勾起了他 1910 年参加安东·鲁宾斯坦钢琴大赛之后拜访赛尔其·库塞威茨基的回忆。这场演奏的听众，也和在苏联的其他地区一样，多半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

哈尔科夫的波兰总领事居然也是妮拉在华沙认识的朋友。他邀请亚瑟夫妇去他的寓所玩了一整天。亚瑟练琴，妮拉则跟总领事夫妇打桥牌。总领事的夫人做了典型的波兰美味来招待

这对新婚夫妇。

亚瑟这次巡回演出的终点站是莫斯科。这次去苏联演奏的最大收获，是鲁宾斯坦见到普罗科菲耶夫和哈瑞·钮霍斯，还有就是苏方坚持邀请他以后再演出。

返回巴黎途中，鲁宾斯坦夫妇在华沙小住了几天。他的岳父母把他们隔壁的小房子腾出来给他们小两口住，妮拉的哥哥布朗尼斯劳婚前就住在那里。屋里还有一架钢琴。

根据华玛赖特的安排，亚瑟夫妇从华沙直接前往瑞士的伯尔尼。当地的交响乐团邀请他们在他们的音乐会中担任独奏，演奏李斯特的降 E 调协奏曲。这首曲子亚瑟从未演奏过，经过短短三天的练习，就把这首美丽且结构宏伟的乐曲的乐谱默记下来。演奏成绩非常突出。他们请求亚瑟再来演出，而且在音乐素质极高的苏黎世市另加一场。

紧接着，亚瑟又赶赴阿姆斯特丹演奏柴可夫斯基的协奏曲，指挥是威廉·孟其保。演奏结果非常成功。孟其保留在台上，听鲁宾斯坦演奏答谢曲，当着全体听从的面，亲吻了他的面颊。

在巴黎，鲁宾斯坦得知妮拉有喜了。他高兴得眼含泪水，紧紧抱住自己的太太，一边嚷道：“准是个女儿，一准是个女儿！”据亚瑟自述，他“还在幼年时，便有一股子想要有个女儿的强烈欲望。”

两名逃出纳粹德国的犹太裔德国经纪人佛德立克·霍洛维次和保罗·席佛医生，加入了华玛赖特公司，因为他们在法国不准独立营业。前者是俄国钢琴家渥拉德密尔·霍洛维次在德国的经纪人，但与这位钢琴家毫无亲戚关系；后者在科隆有一家颇负盛名的文化娱乐经纪机构。华玛赖特建议亚瑟请席佛医生担任经纪人，而他本人作为公司的名义老板，可以从席佛医生的所得中抽取佣金。鲁宾斯坦接受了这一建议，他的演奏事业也就大为改观：斯德哥尔摩、奥斯陆、哥本哈根和荷兰的许多城市纷纷寄来邀请函。席佛医生希望鲁宾斯坦不要再在佳符音乐厅演出。

尽管鲁宾斯坦在欧洲的演奏事业蒸蒸日上，他仍然需要他那笔困在南美的存款。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我即将为人父亲的身分，使我更深切地感到追求家庭幸福是自己应尽的职责。”他计划让妮拉在华沙生产，好就近由她父母照应。因此他建议妮拉于1933年夏天陪伴他去巴西和阿根廷作一次短暂的巡回演出，预计5月动身。这个建议被妮拉欣然接受，因为她的预产期在8月底。

亚瑟·鲁宾斯坦在获悉巴西的经纪人裴拉斯和阿根廷的经纪人茹易兹都答应尽量把他的这次巡回演出安排得更紧凑一些之后，即挈妻渡海抵达里约热内卢。裴拉斯为这对夫妇在皇宫大饭店订了一间大套房，自窗口可以俯望海湾，对街就是他演奏的场所——市立歌剧院。

当天，卡洛斯·昆勒送来鲜花给妮拉，并邀请他们晚宴。他的夫人姬尔达召集全家人来庆贺他们的新婚和即将诞生的小宝宝。昆勒家的女眷热诚照料妮拉，可谓无微不至。

鲁宾斯坦的演奏会进行得很顺利，因为那时他已有了一批执著琴迷，他们像亲人似的为他的演出大加捧场。

圣保罗也以同样的礼遇欢迎亚瑟夫妇。在该地停留期间，圣保罗音乐学院的谢法瑞里教授一家子一直热情地招待他们。这次巴西的音乐季收入不如上一次的多，显然整个南美洲都受到美国经济危机的影响。

当鲁宾斯坦夫妇踏上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土地时，妮拉立即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妮娜·萨拉曼加伯爵夫人和维多莉亚·耿萨拉兹立即负起了照料她的责任，并在城里最好的一家妇科医院为她预定了产房。她第一次去医院检查时，医生说一切情况良好。当时妮拉怀孕已九个月了。

由于阿根廷政府不准将阿币带出国外，只让就地使用，鲁宾斯坦总算放下了一块心头巨石——无论出了什么急事，他总有钱可供驱使了。

这次，佛兰西斯哥·茹易兹处理好了亚瑟的演出，成绩比过去的为好。在阿根廷跟在巴西不一样的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演奏会，不但场场客满，而且其他省城的听众也都要求这位钢琴家去演出。阿根廷副总统朱里奥·罗卡对鲁宾斯坦的印象极佳。他为这位钢琴家争取到了一份许可证，使之可以每月在海外支用一些阿根廷的存款。

由于产期的日益临近，这对夫妇作出了新的决定：女方就在阿根廷分娩，而不必赶返华沙；男方则力争多演出几场，为未来的孩子筹足款项。阿根廷的听众已经感受到了钢琴家在演奏时所发出的一股特异灵感，这种灵感也使得他在阿根廷和乌拉圭两地的空前成功达到了最高潮。茹易兹高兴得喜笑颜



开，他对亚瑟说道：“你可以每年来这儿举行至少 50 场演出。”在此期间，妮拉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发挥了她语言上的天才，初步掌握了西班牙语。她还陪同鲁宾斯坦去了两趟蒙得维的亚，以认识丈夫在那里的朋友，因而尝够了搭夜船的苦头。

1933 年 8 月 18 日，妮拉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内圣塔菲大道上的一家医院，顺利地分娩了一名女婴。夫妻的那份高兴劲儿，就甭提有多大了。他们给新生儿取名“伊娃”，以纪念亚瑟在科隆看过的歌剧《纽伦堡的名歌手》中的女主角。当时德国女高音歌唱家佛丽泰·韩波饰演女主角伊娃，在她向补鞋匠萨克斯倾诉心曲时，这位钢琴家（当时妮拉坐月子）竟感动得哭了起来。

几天之后，亚瑟仁回到广场大饭店。接着又举行了两场演出。在返回巴黎之前，鲁宾斯坦听从友人的劝告，购买了 200 枚金币，还给妮拉打了一条金项链和一些金首饰。

为了在船上照顾好新生的小宝宝，亚瑟请了毕林顿小姐做临时护理，她是英国保姆，在阿根廷带小孩多年，想回国度假，又出不起旅费。这下就有利双方了。临到登船时，一大群朋友带着鲜花和礼物在码头上为亚瑟一家人送行。

回到巴黎之后，亚瑟·鲁宾斯坦遇见了从华沙演出归来的保罗·高占斯基和他的夫人苏菲亚。他在波兰首次演奏了他与卡洛·许马诺夫斯基合作谱写的第二首小提琴协奏曲。那晚演出时，保罗身体虚弱得必须坐下来拉小提琴。保罗夫妇和亚瑟夫妇在应邀去蜜赛亚·赛特家就餐的第二天，他们夫妇就动身去纽约了。一别成永诀。1934 年 1 月，保罗·高占斯基因癌症在纽约病逝，得年 47 岁。失去了一位生平挚友，亚瑟痛不欲生，悲苦了好一段岁月。

妮拉收到她母亲的来信，得知多年来她大姐温黛家的保姆卡若拉现已赋闲。妮拉打算把这位波兰朴实村妇请来带小伊娃。为此，必须把小宝宝带去华沙，当面同她说好。亚瑟则留下来扩修房子。

卡若拉是个 40 多岁、矮小肥胖的憨厚、忠实保姆，工作起来夜以继日，护理婴儿不眠不休。

下一次去伦敦灌录唱片时，亚瑟把一家四口人都带了去，大家仍住在伯利大街上的那幢公寓里。一天晚上，他在录完肖邦的梦幻曲之后，带妮拉夫夏蕙烧烤餐厅吃饭，巧遇英国女名演叶凤·浦伦坦普斯和她的第二任丈夫、法国名演员皮耶·佛赖斯奈，这时叶凤已跟第一任丈夫萨加·纪崔离异。

亚瑟·鲁宾斯坦的下一场演奏定在布鲁塞尔，比利时小提琴家尤金·易沙意请他在一次慈善义演中跟他合作。演奏节目包括法国作曲家塞沙尔·弗兰克的一首奏鸣曲，另外他们各自独奏几支曲子。这位年老的大师和鲁宾斯坦在音乐学院演奏厅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可怕的是，这位小提琴家在开始演奏之际，他的右手突然猛抖起来，几乎连琴弓都拿不稳了。好在他随机应变，来了一段漫长的即兴演说，待到右手机能恢复之后，他才示意亚瑟奏出了四个起首小节，随即将小提琴压在下巴底下，给了听众又一次非凡的艺术享受。就在这次演奏之后才过几天，这位苦命的大师进医院切除了毒素蔓延的右腿。手术之后，亚瑟前去探望他时，他还兴致勃勃地要求跟亚瑟再进行一次合作哩。可是，几个月之后，这位蜚声欧陆的小提琴家就不幸与世长辞了。

一天，鲁宾斯坦在巴黎晨报上看到了他的老朋友焕·亚威拉吸毒贩毒的

惊人消息。原来亚威拉改了几次姓，他那已分居的太太在其父故世之后被袭封为女侯爵。按照西班牙的习俗，丈夫可以冠以太太继承的贵族头衔。这样，他就轻而易举地拥有了侯爵的尊荣。而由于两袖清风，他结识了一位与西班牙国王有血缘的真正公爵，也是个穷光蛋。两人于是合计贩卖海洛英，利用一个高价出租豪华轿车的法国尼斯富商，以“一枚西班牙勋章”和“重赏司机”为诱饵，骗得那个富商出钱派司机送他们去巴黎，一路上极尽声色酒宴之乐。在他们快到巴黎之际，不料东窗事发，巴黎警方注意到了这辆豪华轿车和两名乘客不掏分文却享尽欢娱的荒诞行径。经过突袭检查，在车内又发现了大宗海洛英。在法庭上，当局揭穿了这两人大搞骗局、买空卖空的恶劣罪行，把他们驱逐出境。一年多以后，亚瑟在蒙特卡洛演奏的那天，在赌场前头的大花圃边，曾经见到了亚威拉。两人只简单地交谈了几句，就分手了。亚瑟最后一次见到

亚威拉，是在摩洛哥巡回演出期间。当时他在卡萨布兰卡演奏一首奏鸣曲的第一乐章之后，停下来让迟到的听众陆续入座。

他又发现了一个衣冠楚楚的绅士——焕·亚威拉。他的出现，表明了法国业已准许他入境了，因为那时摩洛哥仍在法国的统治之下。休息时间，亚威拉到后台来看望亚瑟。妮拉首次见到他，

深感兴奋。通过交谈，才知道亚威拉当时是寄居在他的妹妹家里，在报上得知亚瑟·鲁宾斯坦来当地演出的消息，就决定非来聆赏不可。亚威拉说他还不能在法国定居，只因他妹妹是在丹吉尔居住，那是个治外法权的城市，所以无事。随后，亚瑟夫妇请他吃晚饭，饭后来了兩名警察，以“违法入境”罪把他关了三天。西班牙内战爆发期间，亚威拉站在佛朗哥一边，后来在前线作战阵亡，了却残生。亚瑟·鲁宾斯坦对这人一生的评价是：“这是一个自作孽却享尽了人生美丽终结的人，然而他勇往直前的人生观却是应该不朽的。”

鲁宾斯坦的这次巴尔干半岛和埃及之行，比起以往更为成功。这是因为，他有机会将这些国家的辉煌历史介绍给妮拉。有她陪伴在身旁，亚瑟对这些奇景便勃发出某种新的观感。他们俩的喜缔良缘，也受到当地友人的祝贺和赞美。

波兰驻苏大使史丹尼斯洛·巴特克先生从莫斯科通知鲁宾斯坦，苏方决定邀请他去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地各举行一场演出。亚瑟立刻接受了这项邀请，把妻子和女儿留在华沙她父母家中，便只身启程了。

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晚上，亚瑟在柴可夫斯基音乐厅举行了首场演出。在这场独奏会上，他又弹出了《彼得罗什卡》，受到听众的激赏。

口袋里装了一大把带不出苏联国境的卢布，亚瑟只好买了各色貂皮货和一些波斯的织锦缎料，用瞒天过海的迷惑手法，将它们一一偷运过关，混出了苏联国境，而遭到海关查抄并最后被转交波兰大使馆的，却是一本禁止出口的老版书。事后，他不无得意地说道：“我是故意来这一招的。我把书摆在了显眼位置，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就没有闲工夫作彻底的搜查了。”这显示出了这位钢琴家的机智和狡黠。妮拉非常喜爱他带回来的这些锦缎和貂皮，貂皮刚好够她做一顶皮帽子用。这时，妮拉又有喜了，还表示“怀了孕，她的心情好得很呢！”

伦敦的经纪人密契尔先生为亚瑟在英国安排了两场演出，他也准备利用此行灌制几张唱片，聆听最早灌制的唱片初样，亚瑟不禁“胆寒”。他把这

归咎于“懒惰的劣根性”和没有一个像柏林时代启蒙恩师奥特曼先生那样的“音乐导师”，因而“在音乐方面，我除了必要的刻板训练之外，并没有了解配合自己天才的一些深切需要。”亚瑟·鲁宾斯坦在回忆自己琴艺生涯时，有三段精辟的描写，自我剖析至深：

“我童年时期的练琴全然是唬人装样。我时常双手交换着在琴键上制造闹声，其实却在一边往嘴里送巧克力或鲜樱桃，一边猛看小说。

“年岁稍长，我的天赋能使我在短小时内学会一首协奏曲、奏鸣曲或其他短曲，就胆敢旁若无人地上台表演；遇上技巧上艰难的段落，就巧用踏瓣或制造强音的高潮掩饰过去，水平不高的听众，还以为我的演技无与伦比呢。

“由于在数不清的演奏会上，我一再重复同样的曲子，即使不特别勤练，也能愈弹愈好。而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打从我从事职业演艺开始，报章的乐评家们就曾严厉抨击我在演奏贝多芬曲子时缺乏深度，表现舒曼曲子的诗意不足，而对肖邦的作品阐释则稍嫌枯涩，但却从未有谁怀疑过我的演奏技巧不够精练！结果，到头来只有我一人真正了解自己演奏技术的可悲状况了。”

为了节省在计程车上的开销，鲁宾斯坦夫妇用分期付款方式，购买了一辆小巧玲珑的希特隆牌轿车，妮拉能熟练地驾驶，比计程车司机的技术还要过得硬。就连亚瑟也多少学会了点开车技术。在去布鲁塞尔举行一场演出时，晚春的艳阳也催使妮拉亲自开车送夫君去。演出之后，他们夫妇乘坐自己车子，平安无事地返回了巴黎。

早在上次去华沙，亚瑟的岳父请波兰作曲家麦寇·康德基吃午饭时，话题曾涉及到1934年盛夏如何度过的问题。康德基出了个主意，说他的岳母在风景绮丽的萨涅山上有一栋小农舍，位于圣葛维山峰。她有多余的房屋出租，价钱又挺合适。因此，在布鲁塞尔演出之后，亚瑟·鲁宾斯坦一家四口人便开着自己的车子，一路前往维洛的圣尼古拉斯。进入古朴的圣葛维村，崎岖的山路异常陡峭。那栋小农舍就坐落在海拔一千米以上的山巅。1934年8月18日，小伊娃就在圣尼古拉斯的农舍里，度过了她一周岁的生日。

康德基的岳母家有一架竖式钢琴，安放在邻近的马房供使用。夜里，当人们就寝、万籁俱寂之际，亚瑟·鲁宾斯坦便踱进马房，关上房门，开始一段他从未经历过的崭新音乐生活。从某种程度上说来，这是他音乐生涯中的一次升华——重新发现了“练琴的乐趣”。他幡然憬悟到：

“在圣尼古拉斯的那些夜晚，是我艺术探讨过程中的转换点。当我不用踏瓣，也不过分费力，只清晰、正经地弹出肖邦的第三首练习曲时，我竟然觉出了一种强烈的快感。我开始认真地运用左手的手指，这是一向最疏忽的。这时我要听出每一个正确的音符，慢慢控制最难驾驭的第四个手指。我一次又一次地反复练习一个无关紧要的段落，无非是要锻炼软弱左手的信心，一直感觉到无名指已全然运用自如，无需外力辅助为止。”

在那些苦练之夜中，亚瑟把每次演奏中必不可少的每一支曲子中经常忽略的段落，重新仔细研习一遍或多遍。

回到巴黎后，亚瑟得悉保罗·席佛医生已为自己争取到了一大批的演奏会：两场在斯德哥尔摩，一场在哥德堡，另一场在奥斯陆。此外，还得去罗马一次，又答应为“大人之声”唱片公司录制肖邦波兰舞曲的全集，并在英国举行三至四场与灌录唱片有关的演奏会。

妮拉的预产期在1935年的1月下旬。1934年的圣诞和新年，她都留在

巴黎和友人雅沙德夫妇等人一起度过。

这段时期，他们认识了一位波兰富婆艾伦·华登夫人。她原是个出身卑微的波兰妇女，因当过一名美国百万富翁的看护，后来又嫁给了他。富翁死后，她继承了他的全部财产。在 1929 年美国经济大恐慌时期，她没有作任何性质的投资。这不仅使她避过了美国股票市场崩溃的大劫，而且稍后又买进了华尔街的大批廉价股票，结果一举获利，富上加富，从而成为波兰最富有的女人了。这位百万富婆在乌贾兹托武斯卡租下了一幢豪华无比的公寓。

亚瑟跟华登夫人是在康城认识的，妮拉则是在蜜赛亚·赛特家中结识了这位富婆。不久他们夫妇就跟她过从甚密。一天艾伦·华登夫人坚持要妮拉在她离波返美期间搬居她那华沙的豪华寓所，并在那里分娩。

这样，在 1935 年 1 月初，妮拉便带着伊娃和卡若拉去华沙住进了那幢应有尽有、仆人齐全的公寓，还有一位名厨听候使唤。妮拉在那里经常宴请亲友。与此同时，亚瑟·鲁宾斯坦则在各地履行席佛医生和密契尔先生为他安排的演奏合约。同年 1 月底，他开始录制肖邦波兰舞曲的唱片。

1935 年 1 月 29 日，电话传来亚瑟的第一个儿子呱呱堕地的喜讯。为了纪念逝去的挚友保罗·高占斯基，他们给这个满头金发的新生儿取名保罗。那时节，鲁宾斯坦正在哥德堡和斯德哥尔摩巡回演出。演奏会一结束，他立即搭乘飞机从斯德哥尔摩赶赴华沙。在家里待了两天，亲眼目睹新生儿长得白胖可爱，身体结实，不由心花怒放。两天之后，鲁宾斯坦搭乘波兰客机飞抵柏林，再转意大利飞机去罗马。演奏完毕，立即回返巴黎。

返回巴黎后，亚瑟又立即风尘仆仆地赶往华沙。得知妮拉已在离华沙不远的奥特瓦租了一个小公寓，住处宽敞，房租公道，环境幽雅，又有她的表妹管家。小家庭生活舒适欢畅是够美满的。

男仆法兰西奥跟一个开磨坊的女子结了婚。婚后不久，这对新婚夫妇便离开了亚瑟—妮拉家，自谋生路去了。

## 第八章 东方之旅

### 1. 揭开东方的神秘面纱

早在圣尼古拉斯消夏之后返回巴黎家中时，亚瑟·鲁宾斯坦接待了一位远东娱乐界的名人史楚克先生，他是唯一安排艺术家前往日本、中国和菲律宾群岛演出的经理人。他请亚瑟去爪哇岛演奏 20 场，当地也有类似荷兰的爱乐组织。在爪哇演奏结束，如有时间，他愿以高酬金请这位钢琴家去菲律宾演出。

此外，史楚克先生请亚瑟从 1935 年 4 月起在日本至少演出 12 场，在上海、北京和天津还各有数场。

这一计划自然深深打动了亚瑟·鲁宾斯坦的心，因为它确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爪哇希望这位钢琴家在 1935 年 6 月整个一月和 7 月的部分时间在该地演出。爪哇的爱乐协会付给他的标准酬劳是 300 美金一场。史楚克提出的条件也十分优厚，

他对这次远东之行愈来愈热衷，不但提供了半年高报酬的演出，

而且保证亚瑟能得到一次神秘的旅游，以满足这位逐渐飞黄腾达的中年钢琴家那天性喜爱遨游异国、变换环境和认识世界的饥渴。亚瑟不打算搭乘轮船，因为那样不但花费昂贵，而且在海上至少浪费一个月的时间。他计划搭乘西伯利亚号火车卧铺从巴黎转往北京，途中仅需 10 天。史楚克将承担鲁宾斯坦夫妇的来回旅费，途中并将在莫斯科举行两场演出，去程和回程则分

别在列宁格勒举行一场。这样一来，亚瑟在过去访俄期间所赚到的大量卢布，这次总算派上用场了。

1935年2月底，鲁宾斯坦夫妇为这次远征作好了各项应有的准备，带上不同季节换穿的衣服，乘坐火车到达苏联边境。经过检查护照、签证和车票之后，他们终于被许可登上了头等卧车。到达莫斯科后，他们夫妇受到苏方接待人员和两位波兰大使馆人员的迎接。其中一位是亨利克·苏可尼基，他是妮拉的老朋友，以前曾经追求过她。亚瑟在一所小音乐厅举行了两场独奏之后，收到两张去东京并返回巴黎的头等车票。

这次在列宁格勒的演奏，正赶上列宁格勒的最高领导人基洛夫\_\_遇害后的第三个月，“成千上万的人被警察拘捕到西伯利亚集中营去了”，“几乎没有一个家庭不曾遭到迫害”。所以“原说入场券销售一空的音乐厅，竟然几乎是空的”，“演奏終了，没

有听众喊《恩可》”。

这一“令人不寒而栗的消息”，促使鲁宾斯坦立即返回莫斯科。经过10天漫长旅程，他们才到达了海参崴\_\_他们实际路线是经满州里到达哈尔滨，然后直趋日本占领的韩国首都汉城。在该地度过一晚，次日又启程前往釜山\_\_搭船到达马关\_\_。在马关立即乘火车，36小时之后终于到达东京。

到达东京后，下榻于帝国大饭店。这家旅店在上次日本大地震时，是东京唯一幸存下来没有受创的建筑物。亚瑟夫妇坐计程车到达目的地时，服务人员竟通知亚瑟，说他的房间已经订好了，里边还有一架钢琴。

当天晚上，亚瑟夫妇梳洗完毕，正想好好休息，以恢复10来天的辛劳时，想不到史楚克先生来访。他责备亚瑟搭错了车，

造成好几百个去车站欢迎的人扑了空，其中包括波兰驻日的大使夫妇和使馆全体人员，200多名“大人之声”唱片公司的人员要当场献赠礼物和鲜花，另外还有一大批喜欢看名人的群众。

为了不让这些欢迎群众失望，史楚克设计了一出堂而皇之的“名人莅京”的闹剧，办法是让鲁宾斯坦夫妇全副行装，悄

悄地溜出旅馆，并登上开往横滨\_\_的列车。一小时之后，他们又必须重返东京，再一次接受上千人的热烈欢迎，其中有许多还是波兰人。亚瑟夫妇出于无奈，只好客随主便。在他们重返东京时，史楚克甚至煞有介事地当众宣称：“你们看过从巴黎远道而来的人，能像这两位这样精神抖擞的吗？！”连波兰大使夫妇也蒙在鼓里，还啧啧称羨哩。但是，亚瑟夫妇上演这幕骗局的唯一报应是，他们饿得半死。而在他们进餐之前，又不得不假装打开行李，忙这忙那，俨然新来乍到的模样儿。

第一场演奏是亚瑟跟交响乐团合作演出，指挥近卫子爵，是首相近卫文、麿\_\_的胞弟。亚瑟演奏的是柴可夫斯基的降B调协奏曲。首次练奏定在次日上午。乐团中除乐队首席是德国籍人外，其余所有乐师都是日本人。水平虽算不上一流，却也与亚瑟合作过的次要乐团不相上下。这位子爵倒是一位专业指挥家，曾在莱比锡与纽约专攻音乐，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日本人具有模仿造的才华，只要有商品样式，他们就能仿得几乎可以乱真，还据说“价钱便宜得简直难以置信。”且能在极短时间内交货。据此，鲁宾斯坦一口气就订做了18件衬衫，

两天就交了货；此外他还拿了英国定做的上等皮鞋，让日本人照样仿造了4双。妮拉也选了一些高级日本绸缎，拿她的几件



最好的衣裳去仿制了一批服装。

第二次练奏之后，双方配合良好。亚瑟带着妻子去银座观光。银座是东京最著名的一条大街。令他们惊喜的是，路上虽然积雪皑皑，满街的樱花树却大放异彩，绽裂出粉红与雪白两色花朵。起先，他们还误以为是大自然出现了奇迹。细一打听，

才知道那都是些纸扎的樱花。这许是日本人战天斗地的顽强性格和刚毅气概，“真叫人不能不佩服他们。”

演奏成绩十分优异，亚瑟从而确信此番东方巡回演出一定成功。正在这时，艾密尔·莫林纳斯基逝世的噩耗传来，令亚瑟夫妇无比哀痛。可是，巡回演出还须得按原计划执行不误。

亚瑟·鲁宾斯坦在大阪\_\_、名古屋\_\_、神户\_\_、和保有一些日本传统古风的京都\_\_举行了几场音乐会。在京都，他们欣赏了一场古老戏剧，实际是一种歌舞兼有的综艺大观。此外，亚瑟夫妇在波兰大使夫妇的陪同下，特地去看瞻仰了葬有古老僧院住持的日光神社。

日本著名德川幕府\_\_后裔笃川侯爵，是一个典型的日本武士，对亚瑟的演出极感兴趣，双方交谈甚欢。他特邀鲁宾斯坦夫妇去他东京市郊的侯门共度周末，还开车把他们接了去。在侯爵家住了一宿后，第二天他们又参观了女主人表演的日本茶道，那种缓慢节奏和徐徐动作，“很容易使人误解是在开玩笑”。茶道结束之后，亚瑟和妮拉“才算舒了两人一生中最长的一口气”。

这次来日本的巡回演出是非常成功的，听众的确在凝神谛听，演奏完毕，他们总是报以热烈的掌声。

接下去，亚瑟夫妇搭乘一艘日本轮船，顺利到达了上海。史楚克夫妇和他的两个女儿住住在上海，全家人同心戮力协助他经营娱乐事业。亚瑟对上海的初步印象是“似乎都掌握在法、英、美三国手中”。他们下榻的旅馆位于法国租界中，街道名称全系法语名词。街上行人说法语，指挥交通的也是法国警察。不出几步，就进入英国租界。锡克教徒的印度警察，白巾缠头，络腮黑须，代表了英国的统治力量。高耸入云的摩天高楼使人马上意识到自己置身于美国租界。

鲁宾斯坦的三场独奏都在一家戏院举行，而且听众都是清一色的欧洲人和美国人。为他们而不是为地道的中国人演奏，亚瑟的心中感到很不是滋味。

鲁宾斯坦演出的第二站是北京，他们于演出的当天清晨乘火车抵达。在法国人经营的北京饭店，有人为他们预定了一间很舒适的大套房。他们在房内用早餐时，收到各方寄来的贺信和电话，“令人觉得好象在美国或巴黎似的。”

在北京，亚瑟遇见了芝加哥的富有作曲家约翰·阿白·卡本特。他和太太艾琳·博登在当地寓居多年，还有一幢房子。他的太太是美国最大的乳品企业机构的董事长。在当时美国，随处可见他们公司的注册商标——一只艾尔西大乳牛。这对夫妻都表示要带鲁宾斯坦夫妇游览中国古都的重要名胜。

由于演奏用的钢琴质量和音色都太差，鲁宾斯坦威胁要罢演。这使主办人慌了神，争辩说，各国大使都要从首都南京赶来出席音乐会，有的可能已在路上，罢演牵涉面很广，关系重大。好在美国驻北京的领事夫人李昂有一架史丹卫钢琴。通过大力斡旋，她雇用 20 名苦力，终于把那架钢琴给抬了来，稳稳地放在了舞台上。亚瑟总算没有罢演了。

在北京的这场演出可说是盛况辉煌，听众又都是欧洲人和美国人，大家

给了亚瑟以热烈欢呼。他的老朋友包括卡本特夫妇、法国驻华大使亨利·郝普诺都到场了。演奏之后，大家一起欢忆战时在里约热内卢的热闹情景，那时郝普诺还是柯劳德手下的领事。他和他的太太决定在北京多待一天，好跟亚瑟夫妇叙一叙旧。

演奏会之后的两天，亚瑟夫妇畅游了“这座世界上最美丽也最迷人的城市”。在街头，“中国年轻女性出奇的美”给予亚瑟的印象最深刻。“中国女人和日本女人大不相同。她们又高又苗条，仪态万方，楚楚动人。此外，她们身穿开衩的长旗袍也最发人遐思，每迈一步，就展露出浑圆的玉腿。”

卡本特夫妇带领鲁宾斯坦夫妇游览了紫禁城，里面展示的无价之宝令人目不暇给。讲解员指着一面空墙怅然对他们说：“这面墙上曾悬挂过一块精心雕琢、举世无双的宝玉。但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被德、英、法三国军人打碎后瓜分了。”亚瑟听了，一时感到脸上黯然无光。

郝普诺夫人还带领妮拉两口子逛了北京的著名市场。但见闻名全球的珠宝店摆满了珠玉珍宝，琳琅满目，还有许多令人爱不释手的工艺品。

亚瑟夫妇在北京选购了大批珍品之后，就转往另一大城市天津。在这里，和前几场在中国举行的音乐会一样，听众也都是来自伦敦、巴黎和纽约的西方人。

亚瑟的下一站是新加坡，史楚克在上海已为他排定了在该地的一场演出。他们先乘火车从天津到达上海，然后搭轮船前往新加坡，下榻于拉费尔大酒店，那是跟巴黎的丽池、开罗的牧羊人和伦敦的夏蕙齐名的世界第一流旅店。在那里，亚瑟邂逅了英国名演员兼作家诺尔·柯伍尔德。后者是前一天晚上到达新加坡的。

演奏会在维多利亚音乐厅举行，那是一座壮观而肃穆的英国式建筑，舞台两侧竖满了英国国旗，舞台后面放了一架史丹卫大钢琴，质地出奇的好。演奏结束时，由诺尔领头，听众起立向亚瑟欢呼致敬。他答谢了好几首恩可曲和一首肖邦短曲，听众才肯罢休。

次日，亚瑟一行乘船前往雅加达，下榻于东印度洋大饭店。

在当地预定有三场演奏，以后又在爪哇岛巡回演出。一天，他在一个小镇上为四家茶商的16名听众演奏。由于钢琴家立即进入到最佳演技状态，因而在座的听众享受到了那次巡回演出中最精彩的一场。演奏完毕，大家热情交谈。第二天，亚瑟夫妇应一对“特别热心的”茶园主之请，亲临一座典型的爪哇茶园，

品尝了主人敬献的名茶。亚瑟就此“庄严地宣称：不论是酒、咖啡、巧克力乃至牛奶，没有一种饮料曾赐予我的口腹如此至高无上的满足”。他一连喝了10几杯。

亚瑟在爪哇的巡回演出，行程紧凑，却并不感到单调，因为每一座小城镇都具有它那独特的地方色彩。由于天气闷热，蚊虫特别多，而且凶猛异常。隔着蚊帐，嗡嗡直响，可怕的闹声简直令人心惊胆战，彻夜难寐。

下一个巡回演出的城市是泗水，岛上的第二大城，也是最炎热的地方。离开泗水不远，就是日惹国王的宫址。据说国王跟荷兰总督的关系很好，称呼总督为“叔叔”。那天正是爪哇全国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宫廷音乐团也准许在皇宫前演奏。成千上万名喜爱这种音乐的人士聚集在一起欣赏，亚瑟夫妇自然

也好奇地参加了盛典。他对这种新奇的声音相当着迷。乐声嘹亮，演奏

起来井井有条，他不能不接受这的确是一种“音乐”。

该音乐歌舞团曾在上届巴黎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上表演过，德彪西、拉威尔和其他欣赏过该团演出的作曲家都十分赞赏。

最后一站是爪哇岛上最东端的玛琅城——由于该城位于山峦之间，稍微凉快一些。这次演奏在巴达维亚——结束。亚瑟所获得的大笔酬劳是相当值钱的荷币。

根据史楚克先生的安排，亚瑟的下一站是菲律宾群岛。1935年7月初，鲁宾斯坦夫妇将搭乘日本轮船前往香港，在香港待一两天，然后乘美国轮船去菲律宾。亚瑟和妮拉都很高兴有机会在去香港之前游览峇厘岛——。还在新加坡时，他就跟英国名演员兼作家诺尔·柯伍尔德谈到了这个向往已久的世外桃源，诺尔当即表示立即拍发电报给那里的朋友史密斯，请他带领他们夫妇在岛上尽兴玩一玩。

鲁宾斯坦夫妇搭乘“新加坡—峇厘岛”的班机飞抵峇厘岛。

机上有两位知名的美国乘客。其中一位是富有的美国烟草业女继承人桃丽丝·杜克。她与她的新婚夫婿、欧洲血统的绅士到那里去欢度蜜月。他们和亚瑟夫妇很快就熟悉起来了，因为他们在新加坡听过亚瑟的演奏。

由于驾驶员很想让他的乘客俯瞰岛上的旖旎风光，有意把飞机飞得很低，差点给一座活火山喷出的火焰所吞没。大伙儿好一场虚惊！

没多久，他们就在这座梦幻之岛安全降落了，一名高大的金发青年走上来自我介绍是史密斯，受友人诺尔之托特来机场迎接，并表示将招待他们在岛上游览观光。史密斯当即把亚瑟夫妇接送至一所属于荷兰政府的宾馆居住。岛上天气虽说炎热，倒也还干爽。

第二天，亚瑟夫妇一整天都观赏歌剧表演，伴奏的是一个峇厘乐团，风味同爪哇音乐十分相似。予亚瑟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不满10岁男童的特殊舞蹈。但见他的手、足和头部的扭摆动作，和他身躯的扭曲配合得非常巧妙，无比和谐，兼具某种美姿的映衬。晚间，史密斯带他们夫妇去欣赏当地的男声合奏。

第三天，史密斯又开车来接他们环游全岛，看到了幽美的山峦、令人心悸的火山、碧绿的稻田和苍郁的丛林，景色美不胜收。

第四天，亚瑟夫妇租了一辆敞篷汽车穿过温馨的森林，驶过狭窄的弯路，赏心悦目。然后搭乘小舟，不到一小时就到达了爪哇岛。他们随即改乘火车去巴达维亚，各方设宴为他们送别之后，才乘船前往香港。到达香港后，他们住进了一家最好的酒馆。他们要等上两天，才能搭乘美国客轮前往菲律宾。在酒店的餐厅里，亚瑟认识了一名俄国领班。后者在酒店的舞厅为鲁宾斯坦举办了200多人的音乐会。不到中午，这场演奏会的入场券就销售一空。香港有名气的人当天晚上都亮了相，连香港总督也参与了盛会。这场演奏会的第一支曲子是一首肖邦的诙谐曲，最后一首曲子是李斯特的狂想曲。全场热烈鼓掌欢呼，演奏者又加奏了两首答谢曲。由于天气过分炎热，虽说大厅里装有冷气设备，亚瑟还是浑身湿透，一走出舞厅，他就昏倒过去了。众人七手八脚把他扶回房间，妮拉好不容易把黏在他身上的衣服一层层地剥下，又扶他坐在一架电扇前猛吹了一阵，最后才扶他上床安睡。

尽管这次非计划内的即兴演奏害苦了鲁宾斯坦，但他却赚到了一大笔英镑。他那位临时客串的经纪人——俄国领班也自然捞到了一笔“横财”因此对他们夫妇的招待更是无微不至，优礼有加。临别时，这位俄国领班还说：

“你返回欧洲时，一定还要在香港多停留几天的。好不好再演一场呢？”亚瑟不假思索地立即答道：“好，好的！”

经过三天枯燥的航行之后，亚瑟夫妇抵达了吕宋岛上富裕的都城马尼拉他们受到史楚克派驻当地的代表的欢迎，下榻于城里唯一的旅馆——马尼拉大饭店。在旅馆午餐之后，当地两个西班牙俱乐部的会员来访，代表他们的主席邀请亚瑟夫妇参加一次特设宴会，并赠送了一张为期两周的荣誉会员卡，亚瑟欣然一一接受下来。

首场演出定在第二天晚间举行。那天早晨，马尼拉的经纪人带亚瑟到一座宽大的戏院察看演奏场地和一架操作自如的钢琴。当天下午，他又去该戏院练奏。所以到正式演奏时成绩斐然，听众全是当地的西班牙侨民，他们像在西班牙似地给予钢琴家以狂热的反应。

第二天，马尼拉对鲁宾斯坦前夕的演奏好评如潮，亚瑟本人也觉察到自己在马尼拉也是一举成名。菲律宾的社交界名媛们对妮拉表现了高度的钦慕，为她特地举办了茶话会，女士小姐们都穿着菲律宾高雅的蝴蝶装争奇斗艳，据说她们那种服装的料子是用凤梨叶子制成的。于是妮拉也立即定做了一袭，在下次盛宴中，她就穿着这种蝴蝶装出场了，以适应当地上层仕女的装束需要。当时马尼拉各界招待鲁宾斯坦夫妇有如上宾。美国派驻菲律宾的总督，是来自密执安州的参议员法兰克·墨菲先生。他在总督府设宴招待亚瑟夫妇，并介绍了菲律宾的参议院议长也是日后的总统奎松先生给他们认识。

这时，在去峇厘岛的机上结识的美国烟草大王桃丽丝·杜克女士租了一艘豪华游艇，在夫婿的陪同下也来到马尼拉，还邀请亚瑟夫妇和奎松先生上她的游艇享受了一顿丰盛的晚宴。这时，一位名叫温尼图·罗培斯的巴塞罗那人，因跟亚瑟旧日的西班牙朋友相识，也一见如故。他和他的夫人不拘小节，竟然毛遂自荐，请求担任亚瑟夫妇在岛上的导游。

在马尼拉第三场也是最后一场演出之前，西班牙俱乐部为鲁宾斯坦特地举行了一次宴会。就像在西班牙和美国那样，这种俱乐部的会员都是清一色的男性。好在俱乐部的主席夫人特邀了两位女士陪伴妮拉，在宴会大厅一侧的小酒吧间用餐。俱乐部主席向 80 余名会员发表了一篇盛赞亚瑟·鲁宾斯坦的冗长讲话，大肆渲染他在西班牙的轰动，对他的莅临菲律宾更是感激不尽。

鲁宾斯坦的最后一场演奏是邻岛怡朗的省城。他们搭乘一架小飞机，没多久就在怡朗岛上着陆。当地天气湿热，有点像洒水似的。由于怡朗的旅馆设备太差，一位热心的医生愿意提供宿处。他有 19 个孩子，太太还怀有 7 个月的身孕，亚瑟夫妇暗暗诅咒马尼拉的那位经纪人不干好事。这真是个婴儿生产工厂，医生还颇为自豪地对亚瑟夫妇说：“我内人生过两次三胞胎，三次双胞胎。”五胎竟生下 12 个婴孩！怪道客人们一进屋，就有好几十双棕色大眼睛隔着栏杆直朝他们好奇地张望着。

所幸吃饭时，只有他们四个大人在一起，孩子们另外吃。晚上睡觉也很好。只是演奏会的听众毫无表情，音乐素质太差，像是给警察赶来听音乐的。亚瑟演奏完毕，浑身大汗淋漓。

由于飞往马尼拉的机票是次日 7 时起飞，亚瑟夫妇还必须在这个“一无是处”的岛上再待上一夜。医生出于职业性的理解，帮他们在一家破旅馆里找到了一间破旧房子，权当苦熬时光之用。半夜，小岛遭受 7 号台风袭击，亚瑟夫妇也饱受了一场虚惊。



第二天风势趋缓，暴雨仍在下着。待雨稍歇，飞机即腾空而起，只晚了一个小时。到达马尼拉时，机坪上的积水业已盖膝。机场派人到机舱口把这六七名乘客一一背上了一辆大巴士，亚瑟夫妇总算平安地被送进了马尼拉大饭店。时辰尚早，他们搭乘的是当天下午启航的美国金元号客轮，所以在打点行李之余，便拍了一封急电给莫斯科主办音乐会的单位，通知他们可望于8月15日抵达。金元号轮船公司在饭店内设有柜台，所以取船票的时间很充裕。谁知这时却出现了一点麻烦：没有缴清在当地赚取的所得税款，就领不到出境签证；没有签证，自然就不发售船票。经过再三交涉，未见成效。而当地的那名经纪人要到轮船启航时，才能来送行。这该如何是好？

在困难时刻，亚瑟夫妇又得到了那位巴塞罗那人温尼图·罗培斯先生的帮助。在他的斡旋下，税务人员、卖船票人和罗培斯三方匆匆草拟了一份保证书，由罗培斯签字担保偿付鲁宾斯坦先生欠下美国政府的所得税金。几分钟之后，亚瑟总算把船票拿到了手。他们高高兴兴地请罗培斯两口子吃了一顿临别午餐。双方随后在码头上依依惜别，又是亲吻又是拥抱，还表示了后会定期，鲁宾斯坦夫妇才登船而去。

一夜惊魂未定，外加几乎走不成的恐惧，使鲁宾斯坦夫妇几乎疲惫到了极点。他们坐在甲板上，静静地休息着。

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晚上，他们在大海航行途中，偏偏又遇上台风，轮船被吹得左摇右倾，东倒西歪，妮拉跌倒在床上面无人色。经过4天的恐惧加煎熬，既无胃口又难以成眠，鲁宾斯坦夫妇狼狈万状地到达了香港。台风已经变小了。去上海搭火车转返华沙之前，他们还得在这个岛上浪费一整天的时光。

完全出乎亚瑟夫妇意料之外的是，那个“俄国领班”竟然来码头迎接他们了。原来他把上次的戏话当真，特地从金元轮船公司打听到了鲁宾斯坦夫妇到达香港的行期，又在广州市组织了一场音乐会，而且预售完了入场券，正待向亚瑟索要当天下午的节目单呢。

这么一来，鲁宾斯坦真给弄得不知如何是好，考虑再三，最后还是硬着头皮去演出了。演奏地点是广州市的一所大学的礼堂，那里挤满了学生。校长系牛津大学毕业生，他以中国人特有的礼貌欢迎鲁宾斯坦的光临。演奏用的钢琴也是出奇地好。这些都激发了他的演奏灵感和激情。当晚的演出表现了音乐的高超意境，获得了听众的衷心激赏，但演奏者的妙技和钩力却未能降服他们，所以台下对巴赫的F大调触技曲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对贝多芬的降E调奏鸣曲也不停地鼓掌，但当亚瑟弹完《彼得罗什卡》，台下则是一片寂静。待到他打出自认为所向无敌的“战马”——李斯特的第十二号狂想曲时，结果反应不佳，有的听众甚至起身离场。这次的演奏，使亚瑟·鲁宾斯坦被深深震撼住了。他意识到这是一次“珍贵的教训”，并由此反思到西方听众“只知道对耍弄指头的低级趣味的演奏乱捧一气”的作法，在东方人眼里是行不通的。

演奏完毕，亚瑟和那位俄国佬欣然回港，他们俩都获得了一笔不小的收入。到酒店后，妮拉正等候丈夫回来共进晚餐。在这之前，妮拉已打电报给上海的波兰领事馆，请他们预先购好票，并处理好行李的托运事宜。俄国领班兼演奏会临时经纪人这次又尝到了甜头，所以对鲁宾斯坦夫妇特别殷勤，为他们订好了意大利豪华邮轮“威尔地号”直放上海的船票，送他们上船，帮助他们搬运行李。临别时，这位俄国领班还希望鲁宾斯坦下次能再来香港



一行。

亚瑟夫妇都喜欢这条“威尔地号”邮轮，就像回到了欧洲似的，而且住得好，休息得好。但当轮船驶入长江口，却碰上了退潮。预定中午以前到上海的，他们却延迟到下午三点钟才抵达。好在波兰副领事正在岸上等候他们。接着亚瑟又是赶去买火车票，妮拉和副领事又是搬运行李，忙得不亦乐乎。由于售票处半小时之后就要下班，火车不到一小时就要启动，搭不上这班车，就势必要耽误两天两夜的时间，赶不上宝贝女儿两周岁的生日了。等到鲁宾斯坦煞费周章买到车票，再风风火火地乘车赶赴车站、一溜小跑跳上火车时，列车已徐徐启动，缓慢地驶出站台了。他和妮拉无限感激地朝波兰副领事挥了挥手，因为正是这位同胞帮了大忙，叫了两名搬运工，很早就把行李送上车了。经过这一场赶车的惊险比赛，亚瑟夫妇内心充满了强烈的胜利感。假如此后一路顺风，他们准能在8月18日赶到奥特瓦的，那天将是小伊娃的两周岁生日。

亚瑟夫妇顺利地安抵天津。在旅馆用过早餐，妮拉留下休息，亚瑟则去俄国领事馆办理返回莫斯科的签证手续并取回预订车票，结果失望而返。天津领事要他去哈尔滨办理。绝望之余，亚瑟给哈尔滨的俄国领事馆拍发了一封急电，诡称莫斯科有一场演奏会，绝对不能耽搁云云。他们于当天下午黯然搭车前往哈尔滨。途中列车曾在万里长城脚下停靠三小时，亚瑟在一位意大利人的指点下，雇了一辆人力车去游览长城。他们夫妇执意登上长城顶部观赏关内外景致，车夫打手势、大声嚷嚷要他们下来。由于语言不通，他们照旧我行我素，徜徉城上，妮拉还采摘了几朵野花，准备压在书里作纪念。事后当他们获知城下灌木丛里埋伏着日本狙击兵，对城头游客“格杀勿论”时，才大惊失色，并庆幸自己逃过了一场劫难。

亚瑟夫妇登上了开往满州里的列车。在月台上，听说东北“红胡子”活动猖獗，这对夫妇简直害怕得要死，把他们这次东行赚到的金银财宝藏了又藏，折腾了一整夜，没敢须臾合眼。

次日清晨7时抵达哈尔滨，亚瑟夫妇怀着无穷无尽的忧虑下了车，却惊喜地发现一位衣冠楚楚的男士走上前来迎接。原来他就是苏联驻哈尔滨的领事，并把亚瑟在电报中所要求的签证和车票一起带来了。快开车时，这位领事又送他们上车。

近六个月的旅程，带上了至少20几只箱子，亚瑟又为满州里的验关检查而担起心来。他生怕耽误时间，又怕行李遭到检查没收，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面临紧急关头，亚瑟的脑波电流猛烈冲撞，终于又花言巧语，如此这般地赚得过了关，并登上了比利时铁路公司那破旧不堪的老爷卧车，一直朝苏联腹地驶去。到达莫斯科时，列车几乎晚点24小时。这天已是8月16号了。主办演奏会的人员来车站迎接，并告知他们近期内无演出计划。这样，他们便订好了17号返回华沙的车票。行前妮拉已给她母亲和哥哥拍发了电报，通知了返家的日期。当夜幕垂降时，他们准点到达了华沙。

妮拉在站台上找不见她的母亲和老兄布朗尼斯劳，因为他们母子俩当天应朋友之请去乡下度假去了。这下亚瑟两口子可惨了，不得不将部分行李寄存在行李房，其余塞进一辆计程车中，随人一起向奥特瓦驰去。不料快到家时，计程车又出了事故，陷进泥沙里出不来。他们束手无策，只好雇了一辆破旧马车赶路。到达家门口摁门铃时，已经是午夜时分了。

亚瑟夫妇叫开门，忙向婴儿室奔去。小男婴保罗已6个多月，睡得正香；

小伊娃却被灯光和脚步声惊醒。她瞪起一双惺松的小眼，一副委屈的模样儿问父母道：“你们还要走吗？”妮拉把她搂进怀里，抱得紧紧的，哭得像个泪人儿似的；鲁宾斯坦当然也表现出了一个“父亲应有的情怀”，又是抚弄宝贝女儿的金黄卷发，又是天南海北地编造了一些离奇的故事给她听，最后还在女儿的请求下，起身弹钢琴供她欣赏。全家都沐浴在天伦之乐中，鲁宾斯坦夫妇庆幸东方之旅后的这一融融欢聚。

## 2. 跑遍半个地球的人

在奥特瓦住上几天后，亚瑟·鲁宾斯坦先期回返巴黎，留下妻子妮拉在家里付清帐单，同时让她多陪她那新寡的母亲一些时日。

席佛医生找上门来，带给了亚瑟一大摞的演奏计划，他从中依稀看到了自己的前程似锦。从1935年秋天直到圣诞假期，他都得广出奔走，四处演奏，尤其是去瑞典、挪威和丹麦，更是令他乐于往返。1935—1936年的音乐季节中，亚瑟几乎要在欧洲各地巡回演奏一遍；1937年夏天，他还要去巴西、乌拉圭、阿根廷和智利等南美诸国巡回演出。事实上，仅凭鲁宾斯坦所签定的1937年合约，在欧洲演奏50余场，南美40多场，澳洲15场，合计100多场。而根据纽约一个姓霍洛克的经纪人的安排，1937年中旬他在澳洲演奏一结束，从当年12月初开始，一直到1938年3月，他将在美国再举行20场演出。

当妮拉和卡若拉带着孩子回到巴黎家中时，所看到的这个一家之主已是个精神焕发、乐感高涨的人了。妮拉以她那罕见的精力和才干，把他们那栋可爱的小屋改造成为一大乐园，她还雇到了一名波兰厨师和一个波兰女佣，家务事治理得井井有条，彻底解除了亚瑟的后顾之忧。

在鲁宾斯坦漫长的一生中，从未失去对公开演出的热爱，也乐意走遍天涯海角。无论身居何处，他都觉得如在家乡；不管旅行多么辛苦，他却总是乐此不疲。在不久前的东方万里旅程中，演奏节目一再重复，使他对许多曲子有了更深的掌握，进而拓宽了他的拿手曲目，充分发挥出他那异于常人的潜能和特性。

初秋季节，正是北欧阳光璀璨之时，一望无垠的森林披着一身金闪闪的外衣，令人心旷神怡。在瑞典音乐厅里，听众坐

得满满的。整晚节目进行中，个个正襟危坐，聚精会神地倾听。

待到演奏終了，他们顿时狂叫、喝彩，甚至摇晃坐椅。亚瑟由此听出了结论：“瑞典人确实是热心肠的人。”鲁宾斯坦这次在瑞典演出期间，曾应当地经纪人海莫·恩华先生之请，在他的包厢里观赏德国作曲家兼指挥家理查·施特劳斯的歌剧《阿拉贝拉》，并当场认识了他的夫人和另一位民谣歌唱家玛丽安·安德逊黑人女士。她在瑞典和芬兰极受欢迎，每次演唱都是座无虚席。鲁宾斯坦也曾请这位黑人歌星唱一些他爱听的歌曲，“那种令人感动的美，荡气回肠，绝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

亚瑟·鲁宾斯坦在挪威演奏结束之后，认为这个国家在和平脱离了统治它近百年的瑞典之后，“很快树立了自己的风格，而且渐渐地在多方面超越了她的邻国”。接着，亚瑟指出，

挪威人正在唤醒世人对北欧创造的伟大时代的回忆，说明他们拥有伟大的剧作家易卜生那份骄傲，他们还有画家蒙克，自然更不用提那位唱出北欧人民心声的伟大音乐家爱德华·格里格了。

在亚瑟·鲁宾斯坦的眼里，丹麦虽与挪威有许多共同点，但却是三国中最美丽的，尤其是它的首都哥本哈根，更是令人乐而忘返。他很喜欢在这三

国演奏，后来也经常去那里巡回演出。

亚瑟在 1935—1936 年的音乐季中，在欧洲各地进行了梳篦式的巡回演出，而且一场比一场精彩，一场比一场更受听众的欢迎。他眼见自己的身价不断标高、行情日益看好，不由满心喜悦。

近来 1936 年后，亚瑟的演奏活动长盛不衰，而且有日益增长的势头。1937 年的演奏计划就更加庞大了：先在欧洲演奏 50 多场；然后是南美 40 多场；在乘船返回欧洲之后，再从阿姆斯特丹飞赴澳洲，因为澳大利亚广播委员会竟乐意出高酬和旅费请他去作 15 场演出。

在阔别美国 14 年之后，一位当年与亚瑟在纽约有一面之识的霍洛克先生，请亚瑟在澳洲演奏完毕即去美国演奏 20 场，时间是从 1937 年 12 月起至 1938 年 3 月。霍洛克承诺给予亚瑟“满意的酬劳”和他们夫妇“俩人从巴黎来回的头等旅费”，而且还“承包在美国的旅费，以及包括一切宣传和钢琴的运输费用”。这样优惠的条件，自然使得亚瑟心痒难耐，笑得合不拢嘴。因为在一年之内，他能走遍半个地球巡回演出，对他这个“天生就爱跑江湖的人”说来，无疑是千载难逢的大喜事。妮拉能陪伴丈夫四出演奏，所谓“夫唱妇随”，哪会有不高兴的道理。

亚瑟·鲁宾斯坦在 1937—1938 年音乐季中横跨半个地球

的巡回演奏有甜也有苦，个中欢乐与艰辛不难从下列的实录中得悉。

(1) 南美洲巡回演出前后 1936—1937 年间的音乐季，亚瑟有应接不暇的演奏会纷至沓来，在欧洲诸国演奏 50 场，可真不容易。他不时要返回巴黎作几天休息。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准备演奏会的节目，忙得成天团团转。

1936 年夏，亚瑟一家在卢森堡——著名的休憩中心蒙道夫河滨浴场，度过了一个宁静的暑天。在找到一处公寓之前，他们曾在一家旅馆里住了一宿。后来，那家旅馆曾一度关押过二战后所有将在纽伦堡——候审的纳粹战犯。多年来，亚瑟一想到那家旅馆，就不由“心里发毛”，“不寒而栗”。

归来之后，他们在巴黎待了几天。妮拉陪丈夫去了伦敦一趟，为“大人之声”公司录制唱片。

在伦敦期间，亚瑟夫妇发现英国上下都对乔治五世的驾崩备感哀悼，而对威尔斯王子继承王位则忧心忡忡，因为这位王子对“离婚多次的美国妇女的痴情”简直铭心刻骨，未曾须臾或忘。在一次应希碧尔·柯蒙德利侯爵夫人之请去肯辛顿宫花园区她的宫邸赴宴时，鲁宾斯坦夫妇曾亲眼目睹这位大英帝国国王陛下的风采。这也是这位“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年轻国王“逊位之前，最后一次参加社交宴会。亚瑟夫妇和其他宾客都是在国王驾临之前半小时到达的，其中有温斯顿·丘吉尔、乔维特夫妇和戴安娜夫人等，他们在浅啜鸡尾酒恭候国王的驾到。突然，大门开启，英王在辛浦森夫人的陪同下，出席了宴会。女士们向国王躬身行礼，但对辛浦森夫人则显得有些冷淡。在进入餐厅之前，鲁宾斯坦趋前向国王致敬，他却诙谐地打趣道：“上次见面以来，你有没有再弹坏过钢琴呀？”

妮拉与国王同坐一桌，亚瑟则被分到辛浦森夫人的席上，同席的还有丘吉尔、乔维特·李丝丽等贵宾。宴会之后，大家在客厅里喝咖啡，鲁宾斯坦又应柯蒙德利侯爵夫人之请弹奏了肖邦的《船歌》，这是英王最喜欢的一首曲子。

这次宴会之后，这位年轻的国王就为了他那心爱的女人而不惜逊位。在他们成了温莎公爵夫妇之后，亚瑟夫妇经常同他们相晤。

亚瑟·鲁宾斯坦离开伦敦，前往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在皮耶·蒙杜指挥之下与市立交响乐团合奏勃拉姆斯的降B调协奏曲。这场在普莱耶音乐厅举行的音乐会极为成功。另一场演奏会则是在宏伟的阿姆斯特丹的市立音乐厅举行的。原定由阿姆斯特丹交响乐团总指挥威廉·孟其保与他合作，结果却换了个乔治·塞尔指挥贝多芬的第四协奏曲。上次在布拉格听他指挥，印象倒蛮好，而这次却因弹奏速度出现歧见，双方不欢而散。

接着，亚瑟·鲁宾斯坦又去罗马演出。在奥古斯都音乐厅演奏之后，伊莲娜女王和鲁宾斯坦在比利时结识的旧友、女王储玛丽·荷西公主都曾莅临聆赏。演奏完毕，她们母女又招待他晚餐。在康城一家赌场举行演奏之前，亚瑟看望了正在格拉赛一家医院养病的老友卡洛·许马诺夫斯基。他已瘦弱得不成人样，但两天之后正式演出时，他却支撑着病体前去聆赏。临别时，鲁宾斯坦选购了一大束鲜花，献给病人膏肓的卡洛，以示感谢。随后，亚瑟在街上痛哭失声，因为意识到这可能是他们的最后诀别了。不久，医生将卡洛送往洛桑。1937年3月29日噩耗传来，这位波兰作曲家竟与世长辞。由于卡洛生前经济拮据，所以朋友们都担心他的善后费用不好筹集。鲁宾斯坦第二天就得动身去伦敦演奏，还要灌制唱片。好在妮拉在他们的朋友卡兹密尔·柯兰兹的陪同下，带着一笔款子立即赶赴洛桑声援。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波兰政府财政部长在许马诺夫斯基生前曾抱怨他不停地向政府要求资助，一贯吝于救济，死后却一反常态，极尽铺张之能事。他们挂了特别专列，在政府官员和家属的护送下，将卡洛的灵柩运回克拉科夫。在他的灵车上，摆上了波兰最高荣誉的大绶十字勋章，还召集数十万民众沿街肃立，向灵车默哀告别，最后将它安葬在只有国家最伟大人物才准长眠的史卡拉大教堂，以此向全世界炫耀波兰政府的慷慨和重厚。而最令鲁宾斯坦气愤不过的是，他们居然请求希特勒政府让运送卡洛灵柩的列车在柏林停靠，接受纳粹军礼的致敬！

去南美洲演出的时间愈来愈迫近了。鲁宾斯坦在履行欧洲合约的同时，必须为从未演奏过的澳洲准备一大套节目；对美国也是一样，14年前他熟练的曲子还不够多。至于近期要去的南美洲，在节目安排上就颇费周章了。在里约热内卢、布宜诺斯艾利斯、蒙得维的亚和智利的圣地亚哥等城，每一地至少有六场演出。所幸亚瑟有一大套阿尔贝尼斯和法雅的曲子，此外过去四年间勤练出来的一些精采作品也可以补加进去，充实节目内容。

妮拉从洛桑回来之后，他们就急需准备南美洲的巡回演出了。亚瑟只能机械性地作他应该作的事，保罗·高占斯基和卡洛·许马诺夫斯基两位最亲近的朋友的去世，在他的心头留下了一片可怕的空白。动身的那天，他在楼下整理并包装乐谱，妮拉在楼上跟她的好友芭西亚·辛凯维志拉芳忙着打点行装。芭西亚答应在亚瑟夫妇去南美时，帮着照应好他们的两个孩子。

蓦地，楼下的亚瑟·鲁宾斯坦听到芭西亚一声尖叫：“快点上来，保罗病了！”他立即扔下手头的东西，奔到楼上一看，但见保罗脸色铁青，呼吸困难。大家慌忙去请医生，而贾曼妮·洛斯契尔德男爵夫人派来送他们去车站的高级豪华轿车正在门口等着。这时芭西亚请来的医生已经赶到，给孩子检查之后，说是抽筋，打了一针镇静剂，脸色虽然好转，但高烧不退。这样，只好临时决定带孩子一道去南美了。妮拉和卡若拉带着两个孩儿坐那辆高级豪华轿车，鲁宾斯坦则叫了辆计程车押着行李尾随其后，往车站赶去。小保罗一路呕吐，弄得那辆名贵轿车污秽不堪。



到达里昂车站，亚瑟的家庭医生已经赶到，正在开往马赛的卧车上等候。经过这位医生的一番检查，诊断为扁桃体发炎。医生开了一些丸药，作了一些护理须知的指导，并答应找一名同业，在前方下榻的旅馆里等候。这时在车上只有妮拉一人照顾病儿，因为卡洛拉乘坐廉价班车，要随后晚到两小时。抵达马赛，亚瑟一家人住进了诺艾里大饭店，医生随即被请了来。经检查，病儿的热度稍退，带上船是没问题的，及时争取医生照应就可以了。这样，他们夫妇才安下心来。

下午轮船启航。亚瑟突然深感不安，觉得必须请个医学权威作出一个确切诊断，取得保证才好。他奔入船长室，恳求将开船时间往后挪一小时。紧接着，亚瑟打电话给贾曼妮，请她提供一位医学教授的电话号码。过去在闲谈时，她曾提到过那位专科医生。接电话的是医生秘书，遭到回绝，因为一大堆病人正在等着他看病。亚瑟要求跟专科医生直接通话。两分钟后，这位医学教授来接电话了。起初，医生死活不同意马上出诊。亚瑟这时几乎是哭求对方，说道：“我是个靠演奏维生的可怜钢琴家。我就要去南美洲巡回演出，要是你不作个诊断结论，我就上不了船了。”医生烦腻地问道：“那你是谁呀？”亚瑟这时脱口而出：“我的名字叫亚瑟·鲁宾斯坦。”医生不听犹可，一听是“亚瑟·鲁宾斯坦，有名的钢琴家？我这就赶去。”他说完，便匆匆整理药箱出诊了。亚瑟自己再也禁不住感情的冲动，竟然哭出声来。一刻钟不到，这位专科医师就来到了舱房。亚瑟正待吻他的手，以示感激时，谁知对方把手缩回，说道：“这是我的职责。”经过又一番细心检查，医师发话了：“别担心，令郎很快就会好的，我会关照船上医生去合理照料他。”这时，亚瑟如释重负高兴地问道：“请问医疗费多少钱，教授？”医生莞尔一笑，答道：“你奏乐所给予我的愉快就已经足够了。”一席话，说得亚瑟百感丛生。他十分钦佩这位医学教授的高尚医德，也为他的慷慨精神所感动，同时又对自己的音乐天赋增添了一份珍惜。

当下，亚瑟跑去找船长，请他赶快开航，并顺致衷心的谢忱。直到此刻，所幸还没有超过一小时。不久，轮船的汽笛就拉响了。

两天之后，小保罗即能下床行走，父母的脸上都绽露出了笑容。在欧洲大忙特忙一阵之后，这次去阿根廷的漫长旅程，给了这对夫妻充分的休息时间，南海的洁净空气和航路的崎旋风光也增强了他们的精力。

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后，亚瑟夫妇通过朋友的安排，租下了一幢医生的公寓，宽敞而又舒适。

阿根廷的音乐经纪人佛兰西斯哥·茹易兹为鲁宾斯坦安排了一系列巡回演出，除在首都的几场外，多半是在其他省城。丈夫外出巡回演出，妻子就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带孩子。亚瑟鉴于赚来的钱仍不能带出境外，就干脆继续投资，而且决定悉数存在阿根廷。他意识到将大量钱财留在巴黎已不安全了。他的看法是这样的：“法国似乎中了希特勒的邪，反犹太主义的舆论日益露骨，甚嚣尘上。”

在阿根廷的科尔多瓦  演出时，鲁宾斯坦邂逅了曼纽·法雅和他的妹妹。他们是在西班牙内战中逃出来的。大家欢聚，自不在话下。据鲁宾斯坦所叙，法雅有一种出奇的洁癖，跟谁握过手后，必定要把手洗净才罢休。这次他跟亚瑟握过手后，就招呼他的老妹端来一大碗消毒药水给他净手。他形容憔悴、疲惫，却仍在致力于编写他那神剧《阿特兰提达》。他因为身体虚弱，无法亲临亚瑟的演奏会，但事后写了一封信给亚瑟，内容很感人。直到作者执笔



写《自传》时，该信仍然保存着。

此后，鲁宾斯坦在阿根廷和乌拉圭几乎马不停蹄地四出演，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后，他就带妮拉去广场烧烤餐厅打一次牙祭，或是去科隆观赏歌剧。

鲁宾斯坦在智利的圣地亚哥等地仍有六场演出，这次总算有飞机搭乘了。不过，当时飞越安第斯山脉是十分危险的。飞机还不能从上空翻飞，而只能从中间插空穿越过去。遇上山间航道上大雾弥漫，飞机极易撞在高山，造成机毁人亡的可怕后果。

这次仍是亚瑟·鲁宾斯坦独自飞往圣地亚哥，妮拉仍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飞机在门多萨加油并听取气象预报之后起飞没多久，就在山间极窄航道上遇上了浓雾，飞行员只得作了一次极危险的转弯，折返了门多萨。直到一个多小时后大雾消散，他们才再度起飞，总算安抵圣地亚哥。

当时温妮泰·甘达瑞拉斯夫人正住在圣地亚哥，亚瑟应邀去她家小住。朋友久别重逢，无限欢欣。她在当地有一幢非常漂亮的房子，几乎是单人独住——两个大女儿业已出嫁，三女儿卡门跟父亲荷西·安东尼奥·甘达瑞拉斯住在伦敦。寂寞之余，这位夫人只好与宽大餐厅里一只美丽鹦鹉作伴了。她要求把妮拉从阿根廷请来作客，她说得很巧妙：“我相信她看见这里的听众这样热爱你，一定会非常高兴的。”亚瑟听了，不由怦然心动。他们俩便打起长途电话，催促妮拉前来。妮拉也欣然同意，将孩子交由维多莉亚·耿萨拉兹监护，让卡若拉细心照管。

她乘坐的飞机预定在圣地亚哥第三场演出的那天到达。谁知安第斯山脉的通道遇阻，她只好在门多萨待了一晚。第二天，天气更糟，短期内并无好转的希望。妮拉失去了信心，只好放弃此行，返回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害得那边的鲁宾斯坦和温妮泰好一阵急盼，望眼欲穿。

在智利的六场演出完毕，鲁宾斯坦又怀着极度满意的心情，

准备搭乘飞机飞返阿根廷首都。但泛美航空公司却通知 24 小时之内，飞机无法飞行。于是圣地亚哥歌剧院院长瑞纳图·沙维提便见缝插针，劝说亚瑟再加演一场，短时间内入场券就销售一空。他虽说感到荣幸之至，但内心却犯起了嘀咕，生怕不能按时回家探望妻儿了。他们搭乘的轮船五天之后即将在当地启航。动身前的一天晚上，亚瑟在该地还有一场转播演出。其后两天，天气仍未见有好转的迹象。离开船只剩下两天了，沙维提又劝亚瑟在圣地亚哥举行第八场演出。离那场演出也只剩下一天了。这场新加的即兴节目，是临时凑合的，多半是广受欢迎的阿尔贝尼斯和法雅的作品以及百听不厌的肖邦名曲。在这场新加的极为成功的演奏中场休息时间，沙维提又提议说：“鉴于明天没有飞机，我们可以在上午 11 点钟再加一个早场。”他还提出通过出海报、借助电台和晨报的宣传，来招揽听众。那天正好是星期日。

由于星期一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他还有一场转播演出，而星期二早上返回欧洲的轮船就要开航，所以亚瑟在温妮泰为他举行的送行酒会上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看到朋友的情绪沮丧，温妮泰就出了个主意，要他搭乘一架德国飞机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因为她有一个朋友是从事旅游事业的。亚瑟当然求之不得，也敢冒险乘坐那架飞机闯一闯安第斯山脉。温妮泰的朋友果然在星期天下午送来了机票。亚瑟随即打电话通知妮拉，要她随时与德国航空公司取得联系。

那架有两个笨重引擎的小飞机在星期一早上八时起飞，飞了半小时之后，因穿越不成而被迫折返。这时，机上的六名乘客都开始害怕起来。

飞机驾驶员费了老半天时间仍找不到通道之后，就只好降落加油了。再度起飞后，飞机上上下下颠簸得委实厉害，大家都以为末日来临，闭目等死。正在绝望之际，突然驾驶员高兴嚷道：“好了，我们穿越成功了。”大伙儿悬着的一颗心总算落了下来。

但是，俗话说：“好事多磨。”飞机虽然穿过了安第斯山脉，却必须在科尔多瓦加油，以期午后稍晚能飞抵布宜诺斯艾利斯。结果科尔多瓦上空的浓雾弥漫，机上燃油不多，飞机只得在上空盘旋而过。

晚上六时，飞机折腾了一下午，才在滂沱大雨中降落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机场。在舷梯下方，鲁宾斯坦发现自己的爱妻哭得泪人儿似的。一见到亲人下机，她赶紧张开双臂把他搂抱得紧紧的，好一阵才肯松手。机场勤务人员见状，忙对亚瑟说道：“我们见这位女士实在难过极了，这才准许她进入机坪来迎接你。”

鲁宾斯坦匆匆赶回家里，草草吃了点东西，就换好衣服，在九点钟之前赶去戏院演出。妮拉转述了当地电台的广播，“说你们可能过不来，还可能撞山，吓得我要死。他们也警告听众说，这场演奏可能会取消，不过这下会把好消息通报大家了。”说着说着，泪眼里挤出了一丝苦笑。亚瑟深受感动，他把这份情意倾注入一小时后演奏的贝多芬宁静的降E调奏鸣曲中，体现出自己内心的微笑。戏院中坐满了听众，盛况由电台转播出去，成绩斐然。

演出之后，亚瑟夫妇和友人维多莉亚·耿萨拉兹夫妇和贾曼·伊利沙德分享了一顿丰盛的临别晚宴。此后一整夜，他们

都忙着收拾行李。他们上船之后，倒在床上足足睡了12个小时。

在这次南美的演出中，亚瑟在节目安排上独具匠心。这里的听众对他演奏的西班牙乐曲可说是百听不厌，对鲜明对比的《彼得罗什卡》同样情有独钟。他在肖邦作品上所作的阐释，完全慑服了他们。但在波兰他就没有这份能耐了。

南美洲演出—结束，亚瑟面临着新的挑战，准备前往从未去演出过的澳大利亚，以及阔别14年后又重新踏入的美国。好在返回巴黎的船上，有一架挺不错的钢琴，他就将它用来练奏为这两个国家准备的节目。

1937—1938年音乐季中，亚瑟的演出行程排得实在太满太满。亚瑟一家返回巴黎时，席佛医生就将飞往悉尼的来回机票交给了他，他当晚就得赶往阿姆斯特丹搭乘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飞机飞赴澳洲。这次航程的漫长性和艰苦性，在今天看来恐怕是难以置信的。他们一共得飞9天，每天傍晚着陆，日出起飞。机上乘客10名。飞机有两部看来挺牢靠的引擎，正驾驶和他的导航员都是地道的荷兰人。飞机沿途加油或过夜的地方，

都有名胜可供观赏。当乘客在雅典过夜时，鲁宾斯坦曾抓紧时间去瞻仰希腊美丽的古堡，然后就寝。下一站是开罗，以后又低飞通过巴士拉被焦阳燔炙的土地，可以隐隐嗅到机下蕴藏的丰富石油味儿。当乘客们在阿拉哈巴德过夜时，鲁宾斯坦又抽空去参观了大君的美丽红宫。一路上，亚瑟·鲁宾斯坦热衷于追求景物的变换，希望每一站都能停留一天，以参观当地的名胜古迹，同时享受一下各地不同风味的膳食。这不，在下一站加尔各答加油时，适逢大雨滂沱，机场被淹，飞机降落十分惊险，乘客们都涉水走进了候机室。驾驶员宣布，飞机在当地休息一天，第二天一早启航。于是，亚瑟

在一位同机的乘客引导下，参观了加尔各答那店摊拥挤的街头，特别是见到在印度被视为“神圣之物”的一条大白牛在街道慢条斯理地踱步而路人争相避让的奇观，感到大开眼界。此外，他们还见到用普通劈柴焚烧尸体的平房，恶臭扑鼻。的摩尔  是他们到达澳洲达尔文  之前的最后一站。乘客们对横越印度洋的三小时航程，都感到担惊受怕。踏上澳大利亚的坚实土地之后，大伙儿的心情才算明朗起来。第二天一早，飞机向悉尼继续飞去。沿途俯瞰，但见机翼之下是一望无垠、丛林覆盖的大草原，成群的袋鼠给飞机轰隆

声惊得四散逃窜，一跃就是好几码远。原来当时广袤的澳洲大陆尚无内地水陆交通，因而主要大城市都在海岸一线。当天中午抵达悉尼，亚瑟·鲁宾斯坦即不顾旅途劳顿，着手演奏前的一切准备。此外，他还想好好儿睡一觉。谁知去机场迎接的几位澳大利亚人士，却坚持要他去参加一个盛宴。在枵腹难熬的鲁宾斯坦看来，能洗个澡，吃顿好饭，乃是他的当务之急。他在众人致欢迎词后，如实地道出了自己肺腑之言，想不到竟博得了众人的鼓掌。回天旅馆，亚瑟正想休息一下，不料打从机场起就跟随他的一名绅士仍缠住下放，并说“悉尼音乐学院已恭候您的大驾有半个小时了”。无奈，，亚瑟只好又去音乐学院，

接受了学生的鼓掌欢迎和院长的热情赞美。经过这一连串的折腾之后，亚瑟乘车返回了旅店，洗过热水澡，这才上床享受了一夜无梦的安眠。

鲁宾斯坦在悉尼的首场演出，是跟澳洲广播理事会的交响乐团合作，他的第一支曲子选了柴可夫斯基的协奏曲。澳洲听众对它颇为喜爱。因此，其后的各地巡回演出，也都十分成功。

在悉尼和交响乐团合作，并举行一场独奏之后，鲁宾斯坦在广播理事会的一位发言人陪同之下，乘火车转往墨尔本  。位于维多利亚省的墨尔本，对亚瑟说来倍感新鲜，主要是由于它和悉尼之间的强烈对比：悉尼受美国的影响很明显，而墨尔本则有点像是个“可爱的古色古香的英国城市”，例如人们交谈的话题总离不开赛马，就连这里的听众也十分保守，对亚瑟的演出都有着较深刻的理解。

在墨尔本举行三场愉快的演出之后，鲁宾斯坦转往南澳洲的首府阿德雷德  。这是一个很不同于其它的城市，他的演出也获得了热烈的欢迎。在返回墨尔本再度演出之前，他在西澳洲的一个小城举行了此行的最后一场巡回演出。在堪培拉  演出了一场，那是他在返回悉尼的途中。堪培拉当时是一个新兴的小城，当地的英国总督高尔伯在演出的当天特设宴招待亚瑟·鲁宾斯坦。总督夫妇对他优礼有加，请他坐在他们夫妻之间，席间仅有两位武官作陪。堪培拉的这场演奏很成功，听众十分踊跃，多半是各国驻外使节。

亚瑟·鲁宾斯坦在悉尼的最后一场演出，是由乔治·史尼渥特指挥。这位祖籍芬兰的优秀音乐家，虽说年岁已很大，却有着惊人的活力。亚瑟在荷兰曾同这位指挥家合作过一场。这次他们演奏了一首勃拉姆斯的协奏曲，备受赞美。第二天下午，他们一道去当地的动物园参观，除看到无尾熊、鸭嘴兽等珍禽异兽之外，还亲眼目睹了一些会笑的怪鸟，它们毫不留情地嘲笑这两位参观者，气得他们要死。

亚瑟这次在澳大利亚的最后一场演出，是在昆士兰  的首府布里斯班  举行的。第二天，他就搭乘荷兰航空公司的飞机首途返回阿姆斯特丹和巴黎。

回程在缅甸首都仰光  过夜，由于飞机到达的时间尚早，鲁宾斯坦和其他乘客一起去游览了世界上最著名的佛教大庙：圆圆的寺塔是纯金铸造的；



朝香拜佛的信徒都用极薄的金箔来向菩萨敬献；进入寺内必须脱鞋，跣足行走。

澳大利亚的这次巡回演出相当成功，鲁宾斯坦又赚回了一大笔金钱，荷包鼓鼓囊囊的。回到家来，大家欢聚一起，自然喜气洋洋。妮拉对丈夫此行的丰硕收获，特别是对他此行的新鲜经历和音乐方面的更臻成熟，都表现了很大的兴致。不过，她的心仍惦记着一件最重大的事上，那就是夫君相隔 14 年后的美国首次巡回演出。

为了再闯美国，使相隔 14 年后的赴美巡回演出获得成功，

亚瑟·鲁宾斯坦在节目安排上煞费了一番苦心，并因此与美国经纪人霍洛克先生发生了一些争执：霍洛克以经理人营利的目光，要求钢琴家尽量演奏一些轰动的流行乐曲；但亚瑟却要忠实于艺术，绝不容许霍洛克在他所作的决定上进行干预或妄图染指。

与此同时，鲁宾斯坦很高兴获悉几位指挥家邀请他去合作演出，其中包括他的挚友、纽约交响乐团的指挥约翰·巴比罗里，旧金山市立交响乐团的皮那·蒙杜，辛辛那提的尤金·古森斯。此外，尤金·奥曼第请亚瑟在费城演奏三场，而当时已与妮拉的童年友伴贺莉娜·利浦结为夫妇的亚瑟·罗津斯基不仅邀请亚瑟在克利夫兰合作一场，而且欢迎鲁宾斯坦夫妇住在他们家里。

这次去美国演出，亚瑟把夫人也带去了，孩子们则由卡若拉带往华沙交由岳母照应。美国入境签证手续办妥之后，他们夫妇便在一天早晨搭乘火车前往瑟堡，再从那里搭乘《玛丽女皇号》豪华邮轮首途。到达纽约的那天，阳光灿烂，霍洛克先生在码头帮助亚瑟夫妇办妥了入关手续，就开车送他们下榻于大使酒店一间宽大的豪华套房。通过交谈，亚瑟从霍洛克先生的嘴里得知好友陶乐赛·查德威夫人将在首场演出前设宴为他洗尘，并打算请他进行一次有偿演奏。这场堪称为首演前彩排的演奏，大大地提高了亚瑟·鲁宾斯坦的信心。在那里，亚瑟夫妇同时会见了莅临陶乐赛家宴的旧日朋友，包括约翰·巴比罗里、苏菲亚·高占斯基夫人等。

首场演出定在下周四，在约翰·巴比罗里指挥下与纽约交响乐团合作，演奏的曲子是勃拉姆斯的降 B 调协奏曲。第二场定在第二天星期五下午，节目不变。第三场则定在星期天下午，节目换成柴可夫斯基的降 B 调协奏曲。

第一次练奏圆满结束。约翰那振奋人心的指挥极富感染性，亚瑟和交响乐团的成员都被他那魅力所慑服，因而首场演奏进行得十分成功，听众倍加赞誉，纽约的新闻媒体纷纷给予好评。第二场的入场券多被富婆们长期包下了，十分轰动。第三场演奏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也获得了广大听众的热烈反应，好评如潮。

关键性的一场是亚瑟举行的独奏会。他知道这一场关系重大，绝对不可等闲视之，掉以轻心。他准备先演奏塞沙尔·弗兰克的前奏曲、圣咏曲和遁走曲，然后是他自己喜爱的两首德彪西作品和纽约首次听到的《彼得罗什卡》：休息之后，下半场演奏他最喜爱的肖邦作品，而以降 A 调波兰舞曲终场。

这场独奏会定在本周星期六的下午，是独奏最佳的时段。经纪人霍洛克先生不仅通过惊人的宣传魔力，把卡乃基音乐厅卖了个爆满，而且把身在纽约几乎所有的著名钢琴家都请了来，他们是俄国作曲家兼钢琴家谢尔盖·拉赫玛尼诺夫、前维也纳音乐学院优资班主任利奥普·果多夫斯基和德国钢琴

家约瑟夫·赖文及其夫人罗赛娜。要是在从前，当鲁宾斯坦一听说听众里有钢琴家在座，他准会有点儿怯场；而这次能为高手献技，他却感到十分欣慰。所以独奏时，他一出台亮相，便迎来了一阵热烈的欢迎掌声，当即使他对所演曲子产生了一种狂热，而且决心要听众也能分享他的这份狂热。此时此地，亚瑟·鲁宾斯坦隐隐感觉到了那股难以捉摸的、通称为灵感的神授。

弗兰克的作品引发了听众逐渐升高的兴致和好感。之后，《彼得罗什卡》成了这场独奏会的最高潮。这首乐曲不仅是在美国首次公开演出，而且节目单上还特地注明是作曲家卡洛·许马诺夫斯基生前献赠给钢琴家的，从而大大地提高听众兴趣。鲁宾斯坦仍如往常那样不拘小节地演奏，把它当作交响乐曲而非钢琴曲来处理。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喝彩和鼓掌，狂呼：“精采！了不起！”此时听众已呈现出如醉如痴的心态，经一再答谢《恩可》曲，听众的喝采叫好之声仍不绝于耳。

下半场的肖邦作品获得了罕见的听众的反应。这组曲子中的每一支部赢得了如雷的掌声，这种现象是鲁宾斯坦演奏其他作曲家的一套曲子时所未有过的。尤其是这次独奏，他格外审慎，每支曲子都注入了深厚的感情，而且不漏掉一个音符，以满足听觉十分敏锐的美国乐迷们。亚瑟倾注全力演奏的波兰舞曲，获得听众的掌声几可震垮音乐厅。他一连答谢了他们四首《恩可》曲，才算罢休。到他退入后台时，他才终于感到自己在美国已站稳了脚跟。霍洛克先生为此深感自豪和喜悦。而赖文和果多夫斯基的反应尤其鼓舞作用，因为他们早年认定亚瑟·鲁宾斯坦终将出人头地的预言业已得到了现实的验证。

海伦·郝尔夫人是纽约音乐界人士紧急基金会主席，早年跟鲁宾斯坦有过初交。她邀请这位钢琴家出席一次慈善午餐会。午餐会在圣瑞吉斯大饭店的舞厅里举行，至少有300人莅席。席间宾主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获得了出席者的如雷掌

声。

玛丽·波克夫人是费城寇蒂斯音乐学院的创办人，该院院长是约瑟夫·霍夫曼，当时正巧在外地巡回演出。当年妮拉和父母在美国期间，就是住在波克夫人家里，妮拉并赢得了波克夫人的喜爱。这次在纽约，妮拉给波克夫人写了一封信，告以他们已经结婚，而且丈夫在纽约的演出取得了空前成就。这样一来，玛丽·波克夫人便邀请亚瑟去寇蒂斯音乐学院的卡兹密尔音乐厅为学生演奏一场。那次演出也取得了很好效果，尤其是《彼得罗什卡》把学生们都征服了。霍夫曼特地从外地拍来一封贺电给亚瑟，并表示未能在场聆听，深表遗憾。他的这一礼遇，通常是不轻易向人表示的。演奏完毕，亚瑟夫妇请波克夫人吃了一顿晚饭。波克夫人对鲁宾斯坦的琴艺颇为欣赏，对妮拉的这位第二任丈夫也相当满意。妮拉为此感到莫大的欣慰。

妮拉童年的友伴贺莉娜的丈夫亚瑟·罗津斯基在克利夫兰的报上看到了亚瑟在纽约的成功演出，很是高兴。他对亚瑟·鲁宾斯坦说道：“这将使你在此间的首演容易得多了。”他对客居他家的鲁宾斯坦夫妇款待得十分周到、亲切。

演出当天的上午举行了一次排练，情况良好。交响乐团的素质很高，指挥又认真严谨，一丝不苟。那天晚上，鲁宾斯坦将演奏勃拉姆斯的第二号降B调协奏曲。

午餐之后，罗津斯基有睡午党的习惯。妮拉两口子便利用这一空档赶去



看了一场电影，其中一部是保罗·穆尼主演的《左拉传》。他们回来时，一直在念叨着男主角的感人演出，似

乎把当晚的演出也给忘了。罗津斯基好象因此不太高兴。但鲁宾斯坦看过电影后，心中无比舒畅，因而给勃拉姆斯的这首协奏曲注入了比在纽约演奏时更多的爱心，使那晚的成绩更为突出。稍后在晚餐时，罗津斯基对听众的反应表示了极大的满意。

他对鲁宾斯坦郑重宣布：“两年以后，你可要再跟我们合作一次哟，因为我们乐团在两年内一向是不邀请同一位独奏家的。”结果该乐团的董事会要求罗津斯基在下一次音乐季中就破例邀请鲁宾斯坦演出。不久，罗津斯基就来到纽约，他是专程来为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精选由亚图洛·托斯卡尼尼\_\_创建的交响乐团的团员。纽约听众对托斯卡尼尼终于又回来了深表高兴。而在这之前，这位意大利指挥家曾对纽约大部会歌剧院和爱乐协会交响乐团都感到不满，愤而离去，并发誓再也不吃“回头草”了。

此后，亚瑟·鲁宾斯坦的巡回演出一场比一场轰动。当巡回演出到芝加哥时，亚瑟在北京演出期间认识的芝加哥市富有作曲家约翰·阿白·卡本特和他的夫人、牛奶大王艾琳·博登女士坚持邀请亚瑟夫妇去他们家居住。盛情难却，鲁宾斯坦只好勉为其难地接受了这一邀请。卡本特夫人是个极端好客的女主人，从早到晚宴会不断，笙歌不息。

芝加哥的首演定在星期天的下午三时，亚瑟要弹的是柴可夫斯基的协奏曲，由名气很大的奥图·克伦白勒担任指挥。上午他们练奏得很好。有人告诉亚瑟，说柴可夫斯基的协奏曲排在最后一个节目，因此他有恃无恐，在卡本特夫人家参加了一次演奏前的午宴。结果，等到亚瑟惊惶失措地赶到演出现场时，已经迟到很久，指挥克伦白勒气得不跟他答腔。所幸后来他们出场补演协奏曲时，由于演奏优异，多少获得了一些稀落的掌声。亚瑟自认为这是“一幕小悲剧”，但以“喜剧收场”，并引以为戒，表示下不为例。实际上，这是这位耽乐失控的钢琴家毕生演奏生涯中已知的第二次迟到演出现场。

在旧金山，亚瑟的老友皮耶·蒙杜热诚地拥抱并欢迎了他，还郑重其事地通知他，说这次演奏地点是可容纳万人的市政大礼堂，而不是一般的歌剧院。他这场演奏的节目是贝多芬的G大调和拉赫玛尼诺夫的G小调协奏曲。练奏效果不坏，正式演奏的质量也获得了好评。

就在索尔·霍洛克为亚瑟·鲁宾斯坦安排的这次巡回演出结束之前，在西班牙内战期间逃往墨西哥的艾纳斯图·桂萨达又找到纽约来，邀请鲁宾斯坦去墨西哥城演奏三场。因为妮拉有意去游历这座有趣的城市，鲁宾斯坦也就接受了这项邀约。而霍洛克见亚瑟这次在美国已赢得了声誉，便建议他从墨西哥归来后，再在卡乃基音乐厅举行第二场独奏会，还明确表示：“明天的演奏我为你已作好满档安排，你演奏过的城市都要求你再度光临。”

这次在墨西哥停留的时间虽然很短暂，却为鲁宾斯坦夫妇提供了一次愉快的休憩。当地的老朋友都对亚瑟在美国的成功深表高兴，并对他的美满婚姻普遍认可。邀宴的请帖纷至沓来，

连续不断。

墨西哥的三场演出结束之后，桂萨达眼看鲁宾斯坦在美国巡回演出的成功和他在西班牙的响亮名气，建议他在与霍洛克这次合作结束之后，再去哥

伦比亚和委内瑞拉，据说：“这两个地方是目前拉丁美洲最富裕的国家”，“我们可以在这两国好好大捞一把。”

对桂萨达的这项建议，亚瑟又怦然心动，还劝说妮拉一道同去，理由是“一定会很好玩”，“我们需要钱用”，“这回演奏我们并没有发财”，桂萨达也从一旁怂恿：“顶多不超过两个礼拜，而且是十分值得的。”妮拉却以思念孩子为由，作了折衷处理：她先坐船回去，让丈夫跟桂萨达去那两个国家。这时，鲁宾斯坦便开玩笑他说：“亲爱的，我会从哥伦比亚带一袋子翡翠回来倒在你的脚下。”可妮拉却没有心情去开玩笑。因此，他们夫妇只好在纽约依依惜别了。波丽格娜克一家和她同船返回法国，他们答应沿途会好好照顾妮拉的。亚瑟也就放下心来。

亚瑟飞抵哥伦比亚首府波哥大时，在机场上受到桂萨达的欢迎。他要亚瑟注意身体，心跳加快时，就得坐下歇息，因为这个城市位于海拔 8000 英尺以上。其实，这种罕见的高度对

亚瑟的体质并无影响。由于他在拉丁美洲的名声大，因此这两场演出均告客满。

通过波兰驻波哥大领事的引荐，鲁宾斯坦为妮拉买到了一小袋货真价实、型式和色泽均多样化的翡翠。紧接着，他和桂萨达又搭乘飞机飞往加拉加斯。飞越高山时，亚瑟似觉机身就要碰撞峰顶，心中好不怵惕。

当年委内瑞拉的首都跟西班牙的小城十分相似：街道狭窄，

民房低矮，宏伟的广场另一边总有一家大戏院和旅馆。市中心又有一座典型的小公园广场，花圃的中央突出一座喷水池，四周围以长凳。委内瑞拉以盛藏油田而富有。那时代，当地的人口并不很多。许多犹太人从欧洲特别是从德国移民到此。鲁宾斯坦在这里的演奏会也相当成功，肖邦、阿尔贝尼斯和法雅的作品最适合当地听众的胃口，因而他也就赚足了钱。

他们在返回纽约途中，必须在牙买加停留 24 小时。当天下午到达金斯顿。正当亚瑟在市郊一家小旅馆的阳台上欣赏美丽的落日时，桂萨达却悄没声儿地去为亚瑟安排了一场演出。时间是第二天上午 11 点，地点是在一家新开张的电影院，节目则照搬在加拉加斯独奏会上的那一套。桂萨达自鸣得意他说道：“这个城里到处是钱，停留这里 24 小时而不捞它一把，我心有不甘。”结果这场演奏会也出奇地好。

亚瑟与艾纳斯图·桂萨达在机场分手：桂萨达去墨西哥，亚瑟则直飞哈瓦那，再乘船转往纽约。霍洛克公司为他预订了一张法国豪华邮轮“诺曼底号”驶往法国的船票。

1938 年，3 月，亚瑟·鲁宾斯坦在完成美国的成功巡回演出、返回巴黎的愉快旅途中，回顾了美国和自己与 14 年前相比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美国呈现了欧洲需要 100 年才能达成的长足进步”，“美国还出现了蓬勃的求知欲和追求文化价值的新气象。”此外，他在美国各地的巡回演出中，听众对他的了解“也有了显著的增强”，“我非常高兴能在下一季中继续赴美演出。”

### 3. 小楼的共同主人

当“诺曼底号”法国豪华邮轮抵达哈佛港口时，鲁宾斯坦受到妻子妮拉的热情欢迎。她在动过一次小手术后，脸色显得有些苍白。回到拉威南路的小平房后，亚瑟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裤袋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一小袋翡翠，以舞台上的戏剧动作将它掷到了爱妻的脚跟前。她把那一精致小袋拾起，打

开一看，见是一大堆的璀璨翡翠，不由惊喜交集。他们准备送到著名的卡迪珠宝公司，请他们为妮拉立即加工成一枚异彩纷呈的胸针。数天之后，妮拉去华沙把孩子们和卡若拉接了回来。这样，亚瑟一家人又都团聚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了。

为了给这个温馨的小家庭注入更多的天伦情趣，作为典型“贤妻良母”的妮拉，决心寻找一处更优雅更宽大更舒适的寓所。为此，他们夫妇不懈地寻找合适的住宅。看过好几个点，都不尽理想。

这时，比利时的伊丽莎白女王邀请亚瑟·鲁宾斯坦担任易沙意钢琴大赛的评审委员，他欣然接受。此项国际大赛是全世界钢琴演奏家极为瞩目的重量级比赛，对评审委员的要求极高。雍容庄严的比利时伊丽莎白女王一向亲自主持这项大赛，总是坐在自己的包厢里，陪同欣赏的是她的女儿意大利皇后玛丽·荷西。

在这次钢琴大赛中力拔头筹的，是来自敖德萨的年轻钢琴好手艾密尔·杰尔斯，他演奏了两部帕格尼尼——勃拉姆斯变奏曲，立即显示出是“一匹最杰出的黑马”。

接受女王盛宴招待之后，鲁宾斯坦返回了巴黎。

1939年的春天，美丽的巴黎到处是一派社交活动。亚瑟夫妇也参加了众多的舞会、餐会和晚宴，他们的家里也经常是高朋满座，宾客盈门。

一天，他们在贾曼妮·洛斯契尔德男爵夫人家中吃午饭，听到年轻的施特劳斯太太谈起福煦大道上有一幢小巧别致的洋楼出售。亚瑟便按图索骥，果然找到了一幢三层楼、各有三樘大窗户的可爱小洋楼。房前有扇大门，走过一片小花园，有一条玻璃墙遮隔的前廊。楼下是一间大会客室，十分舒适；二楼有间主卧室，另有两间小房和一间大浴室；顶楼是佣人房、杂物室和一间客房。妮拉一眼便看出，这幢小洋楼须得改造一番，才适合于自己的家人居住。巴黎著名的房地产经纪人弗兰克·亚瑟允诺将多半的家具与装饰品留给买主。这么一来，鲁宾斯坦夫妇完全中意，觉得这栋小洋房就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爱巢”。

通过弗兰克·亚瑟先生的牵线搭桥，鲁宾斯坦与房主进行了交易洽谈。当那位女房东得悉买主竟是亚瑟·鲁宾斯坦时，高兴得叫了起来，认为把房子卖给他“真是太好了”。她随即给了房地产经纪人一些指示，并在一名法国公证人的主持下，跟买主办妥了这笔房地产的转手交易。至此，亚瑟·鲁宾斯坦高兴地写道：“妮拉和我是这幢小洋房的共同主人，两人都乐不可支。”

为了让新居粉刷和改建工作能早日完成，又不耽误练琴，鲁宾斯坦夫妇特在艾克斯海滨租了一所别墅，还找来一架挺不错的钢琴。亚瑟鉴于自己在美国的演艺前景看好，所以他在别墅里勤奋练习演奏会中应增加的新曲子。他选了自己从未演奏过的巴赫的意大利协奏曲，以及当年为巴斯教授弹奏反被他严词训斥的那首极美的C小调组曲。在肖邦作品中，亚瑟添加了他的最后一首诙谐曲和歌谣曲以及一些练习曲。此外还有一些冷门的曲子，包括夏布里埃的狂想曲组曲、许马诺夫斯基的四首玛祖卡舞曲、德彪西和拉威尔的几首短曲。在一些每场演出必弹的曲子方面，他也花了一番改进技巧的工夫，主要是想赢得美国乐评界的青睐。

鲁宾斯坦在艾克斯海滨一直住到了1938年9月底。此间他曾应小提琴家贾克斯·狄博的邀请，去他居住的白雅丽茨进行了一次演出。

正是1938年的9月，英国首相张伯伦、法国总理达拉第同德国的希特勒、

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在德国的慕尼黑举行会议并签订协定。协定规定捷克斯洛伐克将苏台德区和同奥地利接壤的南部地区割让给德国。同年10—11月，德军占领苏台德区。这时墨索里尼已经正式跟希特勒结成搭档。这个意大利的大独裁者颁布了反犹太人的法令。亚瑟·鲁宾斯坦一气之下，当即决定将墨魔颁赠给他的勋章退回给他，并拍发了一封电报：“你歧视犹太人的法律深深地触怒了我，假如我继续配戴你颁赠的勋章，将是我的耻辱，因此我决定退还给你。犹太钢琴家亚瑟·鲁宾斯坦。”

亚瑟的这项抗议，激起了意大利当局的强烈反响：意新闻界发布了这一消息；罗马的西西里亚部长写信通知他永远不会获准在当地演出；其他城市如米兰、翡冷翠和威尼斯等地则仅来信表示遗憾，当年他们无法邀请他再去演出。

新居改建就绪后，亚瑟夫妇又为室内家具和其他设施操了很大的心，终于把他们的主卧房装饰得“出奇的美妙”。同时他转往艾克斯海滨，在勤奋练琴中，较之以往更专注于乐曲的细微之处。多年之后，鲁宾斯坦的这一努力并没有白费，终于获得了美国听众的认可。

亚瑟在再度返回纽约之前，席佛医生为他在普莱耶音乐厅又安排了一场演出。可喜的是，这次他又卖了一个满座。

在四度赴美演奏之前，鲁宾斯坦应立陶宛总统安纳塔斯·

斯密脱那的邀请去考那斯<sup>2</sup>举行了一场演出。虽然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立陶宛和波兰就已经分立了。首次到考那斯演出，也使他有机会平生第一次去拜访妮拉的诞生地。由于妮拉需要布置新居，这次却无法陪他同去。

亚瑟在华沙演出一场并取得去立陶宛的特种签证之后，抵达考那斯。在华沙的这场演出十分成功。而在考那斯的那场演出也盛况空前，总统先生亲自光临，并赞誉有加，亚瑟认为这是他“至高无上的荣耀”。

亚瑟的岳母莫林纳斯基夫人专程赶到考那斯来聆赏女婿的演奏。她住在她侄儿詹·葛罗马斯基的家里。演奏之后，岳母和她的侄儿跟亚瑟共享晚餐。次日一早，莫林纳斯基夫人带领亚瑟去她们的老家伊尔果沃。他的爱妻妮拉就是在那里诞生、成长的，她本人对老家也有一份深情。亚瑟在妮拉老家那间宽大的厨房里和堆满水果的地下室里，时时都感受到自己的爱妻虽远在千里，却近在咫尺。亚瑟在这里“像个皇帝似的”，“被招待了两天”。尤其难忘的是他岳母和女厨师芭芭拉的烹调手艺。

亚瑟依依不舍地返回华沙，小留两天之后，才回到了巴黎。

妮拉已经把新居布置得美观、新颖和舒适。俩夫妻决定在去美国之前举行一次盛宴，以庆祝乔迁之喜。这次宴会盛况空前，巴黎的上流人士共约50多位客人光临。那天，连妮拉的母亲也来了。客人们都对女主人妮拉的慧心和才干大加赞赏，甚至舍不得离去，最后一个客人是在第二天清晨6时走的。鲁宾斯坦夫妇随即匆匆奔赴机场，飞赴马赛作去美前的最后一次临别演出。那晚的演出情况不佳，因为亚瑟经过一昼夜的操劳，委实太疲累了。

从拉威南路的小平房，搬迁到福煦大道的小洋楼，标志着亚瑟·鲁宾斯坦演艺事业的突飞猛进，飞黄腾达，也是他和妮拉共同拥有的又一温馨爱巢。

#### 4. 第四次赴美巡回演出

1939年1月，亚瑟·鲁宾斯坦夫妇双双重返纽约，孩子们则留在新居由外婆照管。纽约经纪人索尔·霍洛克亲去码头迎接，并协办一切验关手续。这次，他们在苏菲亚·高占斯基的善意忠告下，住进了较大众化的乐石酒店。



跟 1938 年第三次来美演奏不同的是，这回亚瑟是作好了充分准备并充满了信心的。他感到听众和乐评界人士都很想再听听他的演奏。在节目的准备上，他也作了十分谨慎的处理。当时，由于欧洲政治形势动荡，许多钢琴家没有来美国演出；拉赫玛尼诺夫和霍夫曼又已年逾花甲，虽未退休，但演出的次数均已锐减。不过，他在美国还有不少的劲敌，10 年来，他们在美国已经崭露头角，并站稳了脚跟。如才华惊人的俄国钢琴家涅拉德密尔·霍洛维次，就拥有最狂热的崇拜者，他同意大利名指挥家亚图洛·托斯卡尼尼的女儿结婚后，更是如虎添翼，虎啸风生。又如擅长德国古典乐的钢琴家鲁道夫·赛尔金则赢得了崇尚这类音乐的乐迷们的顶礼膜拜。

鲁宾斯坦这次在美国的巡回演出十分劳累，飞机在当时尚未普及开来，好在那时美国的火车极为舒适。在那次乐季中，他的演出行程甚至包括了加拿大的一次多处巡回演出。

在华盛顿和波士顿两市的演出，予鲁宾斯坦的印象特深。

在华盛顿，亚瑟应邀住在波兰大使馆。昔日在巴黎和伦敦结识的朋友詹·赛查诺夫斯基，那时已出任波兰驻美大使。大使的夫人是比利时人。他们在亚瑟演出之后，曾设盛宴予以款待。亚瑟因此便结交了一些极有影响的人士，对他日后的帮助很大。他们中有维琴尼亚·贝根女士，性情活跃而又好客；还有西奥多·罗斯福总统（1901—1909 年）的女儿阿丽丝·朗沃斯夫人，以及其他外交界朋友。亚瑟这次在华盛顿著名的宪政厅的演奏，揭开了他此后每年一度的演奏序幕，他在该厅的最后一场演出是在 1976 年。

波士顿的这场演奏则又是另一回事了。在该地交响管弦乐团赛尔其·库塞威茨基的指挥下，鲁宾斯坦演奏了勃拉姆斯的降 B 调协奏曲，听众反应热烈。后来，在库塞威茨基家中吃晚餐时，他介绍了一位《波士顿先驱报》的青年乐评家给亚瑟·鲁宾斯坦认识。谁知第二天，此人在早报上把亚瑟的演出批得体无完肤，使得库塞威茨基整整两年没有再邀请亚瑟去演出。这说明鲁宾斯坦在美国的乐评家眼中是有褒有贬，或褒多于贬的。无怪他本人也不得不坦率承认，他“离盛名还差着一段路程”。

这次鲁宾斯坦首访了洛杉矶。那是该市交响乐团邀请他去合作，指挥是亚佛烈德·华伦斯坦先生。亚瑟夫妇同是标准影迷，此时身在电影圣城，其好奇和兴奋自不待言。不过，也发生了一起小小的涟漪。

鲁宾斯坦身为艺术家，对美色始终垂涎，情有独钟。打从结婚时起，他就稍稍收敛起来，个中原因是他所择的配偶确实理想，年轻貌美而又聪慧善舞，外加“妻管严”。亚瑟自己也承认，妮拉对他的约束是“挺严格”的。

这不，在洛杉矶市交响音乐厅顺利练奏了贝多芬的第四号协奏曲之后，他们在返回毕佛利威尔什大酒店之前，就近找了一家高级餐馆吃饭。邻桌坐了一位美貌小姐，她正同一位老者在谈话。这时，亚瑟的目光时不时向邻桌瞟去，妮拉对他专注地盯住那位丽人看显得极不高兴。亚瑟见状，慌忙作了解释：

“亲爱的，我之所以瞅她，是因为她是我所见到的第一个美女而显然不是明星，而且跟她谈话的还是她的父亲。”

在洛杉矶的这场演出十分成功，听众爆满，华伦斯坦的指挥无懈可击，人们纷纷到后台来向亚瑟致贺。华伦斯坦当即请他在下一届音乐季中重来演出。于是亚瑟怀着再度归来的憧憬，

愉快地离开了这座世界影城。

这次在美国的巡回演出都进行得十分顺利，只不幸发生了一次食物中毒事件。那是在纽约之外的一个小城巡回演出时，亚瑟贪吃了一节变质香肠，造成周身奇痒难忍、皮肤搔破，经医生诊断为“巨型风疹”。搭帮治疗及时，到返回纽约时，虽说浑身发痒是减轻了一些，但头脸肿大得“像个南瓜”，“又像个细眼猪头”，但敬业乐业精神特强的鲁宾斯坦，尽管一副如此“尊容”，依然坚持演出不辍。他一周后才痊愈，生活又恢复了正常。

由于在美国的巡回演出极不容易，听众要求十分严格，加上那时他经常灌制唱片，不但一个音符都漏不得，而且需要有灵感，所以亚瑟在漫长的巡回演出过程中，始终注意练琴，琴艺由是有了相当大的进步。结果，他就享受到了勤练的乐趣，并在自己演出的音乐中发现到更多的新含义。基于勤练的喜果丰硕，亚瑟在纽约的那场肖邦作品独奏会，巩固了他在美国这个首要大都市的地位。

### 5. 受宠若惊

在纽约演出的繁忙时刻，威尔佛瑞·范威克发来一封急信，邀请亚瑟·鲁宾斯坦在返回法国之前，去南非作一次巡回演出。由于这是一个有利可图的良机，又勾起前往偏远之国旅游的兴趣，亚瑟自然是不会拒绝的。不过，他却将行期挪到返回法国之后。

在巴黎，两个孩子和他们的外婆都热烈地欢迎鲁宾斯坦和妮拉的归来。他们夫妇的新居也变得越来越美观大方，愈来愈高雅舒适。多年收集的珍贵藏书也各就各位，整齐地排列在巨

型书架子上。1938—1939 两次赴美巡回演出的成功，令势利眼的欧洲人对亚瑟肃然起敬，这时的亚瑟·鲁宾斯坦也有点飘飘然，简直“觉得自己不可一世了。”

尽管 1939 年欧洲上空已是战云密布，危机四伏，但巴黎的社交季节还是出奇的热闹。各式各样的盛会，都有人邀请鲁宾斯坦夫妇参加。这一季的最后一次盛大舞会，是由波兰驻法大使鲁卡塞维茨主办的，巴黎上流社会倾巢出动。在这次舞会上，

妮拉应邀与她的舞伴奥古斯特·詹莫斯基伯爵为贵宾们表演了一场所有波兰舞迷都引以为荣的精采玛祖卡舞蹈。她的表演的确十分出色，盛情难却之下，她又单独跳了一次。在大伙儿享用室内盛筵之后，酣舞通宵达旦。但当宾客们纷纷回家时，都怀有一种共同的悲凉感受，即这次舞会也许是灾难的前奏——

天晓得明天将是个什么样子。

当亚瑟家人准备去杜维尔消夏时，他自己却只身去了南安普敦\_\_，再搭一艘英国邮轮转往南非的开普敦\_\_城，旅程一共是 10 天。

开普敦是一个很迷人的英国风味都市。当地的经纪人是位英国先生，他在亚瑟下榻的旅馆与钢琴家共进午餐时，详谈了

有关这次巡回演出、南非政情和当地荷兰的布尔人\_\_的状况。

鲁宾斯坦在开普敦举行了三场可喜的演出。演奏音乐厅有一段关于巴德瑞夫斯基的逸事。这个音乐厅有许多敞开的窗户，

据经纪人告诉亚瑟说：“他演奏的那天，恰好有一只小鸟飞了进来。那天晚上，巴德瑞夫斯基演奏时，这只鸟受了惊，就在他的头顶和四周扑棱棱地环飞不息。他一气之下，当场终止了那一整个的巡回演出，返回了欧洲。”

另一位钢琴家斑诺·莫赛维支在开普敦也有过一次丧气的巡回演出。这

位钢琴家虽然受人敬慕，但他却有玩桥牌和赌扑克的怪癖，赌牌的秽闻比弹琴的令名还要传得远，而当地的新闻记者却又偏偏要在这一方面大作文章，使他大为扫兴，遂拂袖而去。

亚瑟·鲁宾斯坦的运气倒是十分好，他在开普敦演奏时既无飞鸟骚扰，又不是个恶习难改的赌棍。有鉴于此，他的经纪人威尔佛瑞·范威克不无得意地作了不同寻常的肯定，说亚瑟是头一个受南非听众喜爱的钢琴家。亚瑟听了，不免“受宠若惊”。

以下三场的演出定在约翰内斯堡，南非最大的也是最重要

的城市。在约翰内斯堡的首场演出，造成了一次很大的轰动。

经纪人见卖座情况良好，当即灵机一动，又加演了三场，其中两场还是同交响乐团合作演出。这不仅使亚瑟大为振奋，而且他跟当地听众之间立即建立起了真正的感情，于是竭尽全力演出自己最拿手的曲目，从而更博得了当地听众的欢心，结交了不少的朋友。

约翰内斯堡是亚瑟所到过的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取之不尽的金矿就蕴藏在它的地层底下。黑人们充当矿工，他们要深入地下一英里处去挖掘金矿。当时法律明文规定，凡有人私带粗糙金刚石出矿区，一经发现，将被判 10 年徒刑；矿工下班离矿前，均须接受极不体面的搜身查验。

这次南非的旅行演出行程排得很满，大凡稍有点名气的城市，他都得停下来演奏一番。在中央政府所在地比勒陀利亚——原本是规定不准举行音乐会的，鲁宾斯坦硬是在这里举行了一场。

当巡回演出转到钻石矿藏中心金伯利时，鲁宾斯坦有机会认识了钻石专卖公司——狄毕尔斯公司总裁亚伯特·欧本海默爵士。有朋友告诉他，这位公司总裁可以帮他买到一些钻石，

价钱比伦敦邦德街、纽约第五街或巴黎宁静路上的售价要便宜得多。

演奏会的第二天上午，亚伯特·欧本海默爵士特地派车把亚瑟接到钻石矿场参观，随后又派出一名秘书携带一部分钻石样品到亚瑟下榻的旅馆里当面洽谈、验货。在这里，亚瑟见到了从两克拉一小包到全是十克拉一大包的价值几百万美元的钻石样品。这些大小不一、异彩纷呈的钻石，都雕琢得十分美观，质地也堪称最上乘。但当“这批宝藏”在亚瑟·鲁宾斯坦的眼前展现时，他几乎丧失了理智，又赤裸裸地绝无虚假、毫不掩饰，袒露出自己头脑中刹那间的一闪念：

“摆在我眼前的这批宝藏，立即勾起了我一连串犯罪的念头。这个来人个头很小，而且十分孱弱；刹那间，我的眼睛已被壁炉旁边挂着的一把火钳给吸引住了。我一边打量着他的身材，一边暗自盘算，用这把火钳如何将他立即置于死地。可是尸体怎么处理呢？算了，我还是打消这种反常的念头吧，内心却不能不佩服那些职业刺客在应付这类情况时所表现的干净利索。

“我重又恢复了选购钻石的理智。”

经过对每一颗钻石仔细品鉴、认真筛选之后，亚瑟最终选定了一颗翡翠玉状、品质很高的七克拉钻石。由于“价钱按批发价折算”，所以并未掏光他的口袋。那位来人还说，这些货至少比在伦敦邦德街上卖的要便宜二成。这样鲁宾斯坦又凑钱买了六颗各一克拉的小型钻石，足以给爱妻镶一对闪亮的耳环了。待付钱、来人走后，亚瑟自豪地瞅着这些买来的宝贝，喃喃自语道：“迟到的结婚彩礼总算弄到手了！”

鲁宾斯坦到达这次巡回演出的最后一站——非洲最南端的城市德班。

演奏会上的听众无甚特色，但在情绪上的反应较之其他城市更为炽烈。

南非音乐界经纪人对鲁宾斯坦这次巡回演出所取得的成绩十分满意，并邀请他两年之后再度光临。他为亚瑟买了大英皇家航空公司的水上飞机头等机票离开南非。飞机从开普敦启航，不久就横越最大的国家野生动物园——著名的克鲁格公园，一幅热带瑰玮的动物全景简直一览无遗。飞机最后到达目的地马赛。

妮拉特地从杜维尔赶来码头迎接，她订了两张半夜时分开往巴黎的卧铺车票。在卧铺车厢里，鲁宾斯坦拿出了存放钻石的眼镜盒，把它送给了爱妻。妮拉把眼镜盒打开，看到这些霞光锃亮的宝贝，在感激、赞美了丈夫的珍贵礼物后，报偿了他应得的热吻与拥抱。

第二天，他们到卡迪公司选了一对上等白金镶座，洽谈妥了耳环设计。

在巴黎休息了几天，妮拉急着要去照料孩子，亚瑟也很想他们，夫妇俩便去了贾曼妮·洛斯契尔德借给他们度假用的别墅，别墅位于杜维尔附近。岳母决定返回立陶宛老家。几天之后，妮拉的堂妹妮娜·莫林纳斯基来了。这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女士，受到亚瑟全家人的欢迎。妮拉还请了一名法国保姆依凤小姐为孩子们做事。

当时收音机里经常传来希特勒的尖声吼叫，对波兰的威胁愈来愈凶暴，同时恶毒攻击英法与波兰结盟。

一天，妮拉的胞妹亚丽娜之夫詹·若艾从伦敦来访。他带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英国举国上下都认为一场大战在所难免，而且就迫在眉睫。”

亚瑟得去荷兰的格罗宁根  演奏两天。回返时，更带来了一些可怖的消息，包括希特勒口出狂言，大肆咆哮；德军战车和火炮都已经包围了整个波兰，战争一触即发。

妮娜·莫林纳斯基决定尽快回返华沙，詹·若艾答应一路送她回国。

1939年9月1日，德军向波兰发动全面进攻。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波兰政府撤至罗马尼亚，其中许多政府大员辗转到达了英国。同年9月底，希特勒占领了整个波兰，用极其残暴的手段统治波兰人民，直至大战结束。

在荒无人烟、秋风秋雨的杜维尔村，亚瑟·鲁宾斯坦夫妇对在祖国的家人安全担起心来，也为自己的命运而寝食不安，朝夕忧虑。

一天下午，鲁宾斯坦夫妇踱至海边眺望，蓦地，亚瑟感到了一股难以抑制的冲动，很想一下子消失在大海里。好在妮拉察觉得早，一把将他拽走了。

正是：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

## 第九章入籍美国

### 1. 卡蜜丽娜——布伦特坞

由于战火逼近法国，整个巴黎处于灯火管制之中，尽管街头巷尾的夜生活仍然活跃如常。有鉴于此，妮拉坚决要求全家立即离开法国，前往美国避难。

1939年11月中旬，亚瑟·鲁宾斯坦即将开始在美国的巡回演出。由于战争影响，欧洲已很少举办音乐会了。10月初，有人请鲁宾斯坦去阿姆斯特丹举行两场演出，他马上抓住机会予以回应。

当亚瑟夫妇获悉美国政府已派出“华盛顿号”轮船来接运滞留在法国的美国公民时，立即行动起来。他们赶到美国驻法国的大使馆，求见好友布立德大使，请他协助去美国。大使满口答应，既为这对夫妇那可悯的波兰护照提供必要的签证，又指示有关人员尽力协助成行。这次，鲁宾斯坦要带出家



人远避战火的愿望虽然得到了实现，但是代价也十分高昂：他必须遵照大使馆的训令，尽量少带行李，因而除几箱必需之物外，其余心爱的书籍、宝贵的乐谱和珍稀的毕加索作品，只好忍痛割爱，留在巴黎的寓所了。临行前夕，贾曼妮·洛斯契尔德男爵夫人赶来话别，作出了两项承诺：代为照管亚瑟夫妇的小汽车，另派她的专车送他们去车站。

在一个细雨濛濛的早晨，鲁宾斯坦夫妇带着两个子女和依凤小姐搭乘火车前往波尔多港。结伴同行的有苏菲亚·高占斯基夫人。过去，亚瑟一向羡慕波尔多的美丽歌剧院和高雅的餐馆，这会儿已变成一座名副其实的难民营了。

这次逃难的情景十分可悲：“华盛顿号”轮船上的乘客比往常多了三倍，不少人担心船只超载，会沉入大海。谢天谢地，他们总算安全抵达了纽约。经纪人索尔·霍洛克先生在码头迎接亚瑟一行，而且为他们在白金汉大旅店预订了一间大套房，这家旅店虽不甚高级，但所处位置理想——史丹卫钢琴公司大楼和卡乃基音乐厅几乎就在街对过，而且步行走4分钟就是霍洛克先生的办事处，近在咫尺，立谈之间可至。

在办理好一应手续之后，亚瑟一行五人住进了三间卧室的大套房。一小时之后，妮拉买来了全套厨房用具和各种食物。再过半小时，大家便享受了一顿可口的晚餐。“主妇之功不可没”，——亚瑟·鲁宾斯坦暗忖。

由于正式巡回演出还要在一个月后，因此亚瑟有时间去听音乐会、看戏或看电影。在这一个月中，他完成了至少四件大事：

为波兰难民举行了一场义演，地点在纽约市大都会歌剧院。亚瑟·鲁宾斯坦和著名的波兰男高音庄·凯普拉分别负责一部分节目：上半场由凯普拉唱大轴，下半场则由鲁宾斯坦全包下来，演奏肖邦曲子。那次义演的结果良好，歌剧院全满，票

价而且订得很高。

参加了由费城傅立德·曼先生发起的为成立以色列交响乐团筹募基金而举行的一次盛大餐会。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教授是餐会的贵宾之一。费城的300名阔佬都出了席，每人捐款50元美金。亚瑟·鲁宾斯坦和小提琴家胡伯曼在餐会之后演奏了一两首曲子。在这次餐会上，鲁宾斯坦夫妇认识了爱因斯坦教授，他而且获准与这位科学界巨子合影留念。多年之后，亚瑟对这张保存完好的照片有如是描述：“有趣的是，我那张严肃、谦恭的尊容有点像是一位思想深邃的哲学家，而他（按指爱因斯坦）的一头蓬发和欢欣的笑容却像个德国餐室里的洋琴手。”

聆听了拉赫玛尼诺夫和霍夫曼两位钢琴家的独奏会，在万千感触之余，亚瑟·鲁宾斯坦作出了自己的评价，寓贬褒于这两位琴师的今昔变化中。他首先认为，“这两位杰出的钢琴家，

在事业和人生两方面都已步入了尽头”。接着，鲁宾斯坦逐个议论，指出在霍夫曼“艺术巅峰时期”所“汇聚的钧力和一丝不苟的强撼曾令我惊羨折服，他每次的演出几乎都是一次无懈可击的成功。”但到霍夫曼的“事业晚期”，却表现出对“谈论音乐漠不关心，甚至对世界乐坛的进展毫无兴趣”，由于霍夫曼“长年酗酒”，“已失去了早年的惊人动力”，并由此形成了对“他的演奏毫无任何真挚的音乐情感”的直觉。把话说白了，即

表明在鲁宾斯坦的眼里，约瑟夫·霍夫曼的琴艺已是今不如昔，

呈现出大倒退的可悲惨景。与此相反的，则是拉赫玛尼诺夫的琴艺大有

长进。“听他早年的演奏，常沉溺于他那无法模拟的靡丽琴音”，手指“舞动花里胡哨”，“弹性速度”夸张，常“制造出不安的感觉”，“挑起了过多的色欲”；而“在他晚期的演奏中”，亚瑟却感受到“他对纯音乐的阐释”，“听众能明显地感受到一股清纯的音乐气氛，速度适当，而且对作曲家的原音也表现出了应有的敬重。”在这里，鲁宾斯坦运用今昔对比手法，极力探讨这两位艺术家的弹奏水平与演艺轨迹，贬褒鲜明，观点突出，着实袒露出了他那独特的心声。

亚瑟·鲁宾斯坦发现市面上流行的一张柴可夫斯基协奏曲的唱片\_\_质量较差，“不仅演奏者与指挥家双方缺乏默契，而且唱片本身在录制技术上也有缺陷”。但就是这张唱片却在市面上畅销，而鲁宾斯坦所灌制的由约翰·巴比罗里指挥的同一协奏曲唱片却被冷冻起来，尽管这张唱片“要优异得多”。一气之下，鲁宾斯坦找到了隶属 RCA 的胜利公司\_\_要求解约。为此，

RCA 机构的著名创办人大卫·沙诺夫先生亲自出面，在弄清情况后，将其有关读职雇员予以一一解职，先后对下属炒了两次鱿鱼。接着，沙诺夫先生又亲手挑选了一组新班底，从而为鲁宾斯坦演奏、巴比罗里指挥录制的那张被冷冻起来的柴可夫斯基协奏曲唱片的广泛发行敞开了绿灯，让它再度凯旋般地出现在各地的唱片行里。此外，RCA 公司还跟亚瑟签下了条件优厚的新约。公司又通过新任唱片制作人约翰·菲佛建议鲁宾斯坦灌制一张格里格的协奏曲，由尤金·奥曼第指挥的费城交响乐团伴奏，认为“以这样的阵容推出的唱片，必定会横扫市场。”果然，格里格的这张唱片销路奇佳，因为这首曲子的确“简易而且十分优美”。多年之后，亚瑟·鲁宾斯坦又跟亚佛烈德·华伦斯坦合作录制了这首曲子的立体音响唱片，在美国备受广大听众的欢迎和喜爱，历久不衰，而且格里格的这张古典音乐唱片始终是收藏家们的目光聚焦点。

就这样，一个多月很快便过去了，鲁宾斯坦迎来了 1939—1940 年的音乐季。在这一乐季中，他在北美巡回演出的地域要比以往更为宽广，的确是马不停蹄地到处奔波跋涉。

1940 年夏，亚瑟·鲁宾斯坦带着妻儿和他们的法国保姆，登上了一艘舒适的美国邮轮，去南美巡回演出。同船的有由指挥家艾佛兰·寇尔兹领导的蒙的卡罗芭蕾舞团、纽约经纪人霍洛克夫妇、名演员露丝·德瑞柏、法国美术教授亨利·傅西隆等。

1940 年 6 月 10 日，亚瑟一行到达巴西的里约热内卢，那天也是巴黎陷入纳粹魔掌的凶日，而对鲁宾斯坦“个人来说，这也是世界的末日。”因为他立即想像到他在法国的住所将惨遭纳粹的蹂躏，担心欧洲各地的犹太人将受到希特勒的残害。墨索里尼阴险地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攻占了法国东南部城市兼港口的尼斯。

亚瑟在里约的几场演出成绩都十分优异，这是因为希魔在欧洲频频得手，所向无敌，造成了胸中的积愤，而勤奋练琴则是亚瑟发泄这些积愤的唯一途径，在意志消沉中把自己泡入音乐演奏，不失为一大乐事，继里约热内卢的几场演出之后，鲁宾斯坦又去了圣保罗北部、南部和西部各省的小城去巡回演出。

亚瑟在中美加勒比海沿岸港市科隆的首次演出是个午场，出现了令人感动的场面。休息时间，10 几个从华沙、罗兹和波兰其他城市逃出纳粹魔掌的人、熟朋友，都跑到后台来看望钢琴家，大家拥作一团，欢呼、哭泣和抱舞，

霎时交织成一幕悲欢动人的画面。有的欢庆自己找到了失散很久的亲人，有的发现了最要好的朋友。鲁宾斯坦知道是他使这些人团聚，因而感到分外的满足和自豪。在下一次他重访布宜诺斯艾利斯时，这些人中的佼佼者已在客居国站稳了脚跟，在自己行业中脱颖而出，成为富有的、受人尊敬的公民了。

在返回纽约的前一周，小伊娃感染上了水痘，情况并不严重，在妮娜·萨拉曼加伯爵夫人那肥胖身躯的掩护下，总算混上了船。第二天，小保罗也出现了同样的病症。结果惹出了麻烦，下船时被不幸查出，有关当局误认为是隐瞒天花传染疾病，把他们一家人发送至艾利斯岛上进行隔离，后来甚至被拘禁起来，分男女牢房关押。此后不久，他们虽然被释放出来，却吃了一次大亏，亚瑟也由此憎恨起了美国的移民机关。

回到白金汉大饭店之后，亚瑟夫妇决定在东 47 大街上一个名叫乌龟湾的社区内租了一幢小房子居住。该处有一个十分恬静的游乐场所供孩子们玩耍。

从欧洲大陆涌来纽约的难民与日俱增，其中有爱德华·洛斯契尔德男爵和他的夫人贾曼妮女士。他们被迫仓皇逃离巴黎，

没有带出什么物品，而且是平生头一次坐飞机，经历了由里斯本\_\_直飞纽约的漫长航程。贾曼妮夫妇的女儿贾桂琳和她的夫君、大提琴家葛利格·巴替高尔斯基已先期离开欧洲来到纽约，

下榻于皮耶大饭店的豪华套间。贾桂琳善吹巴松\_\_，这种乐器在美国还是挺吃香的。

从欧洲大陆逃难来纽约的，还有鲁宾斯坦大姐的女儿玛娜·岚道和儿子詹·岚道。这个两次婚姻失败的外甥女在二战爆发之前，一直住在布鲁塞尔。后来哥妹俩设法转往哥伦比亚的波哥大。詹·岚道一家人在波哥大混得不错，像在罗兹似的照样开了一家纺织工厂。妹妹玛娜则在当地开了一家生意不错的女帽店。不久之后，这对足智多谋的哥妹俩又双双来到了纽约，

玛娜还在沙克斯第五大街服装公司的女帽部找到了一份工作干。

鲁宾斯坦在现代艺术馆举行的一场演奏会极为成功。希托·魏拉——罗伯斯所作《印地安人神秘舞曲》的野性冲击力，它的内涵和长度都使听众产生了极深刻的印象。另一首类似小夜曲、由 20 只大提琴合奏的《合弦曲》，也获得了听众的惊叹。

从听众的反应和票房的收入来衡量，亚瑟·鲁宾斯坦在 1939—1940 年的巡回演出是一次空前的大成功，这也是他辉煌职业生涯的开端。这次巡回演出几乎走遍了全美国，以及包括从温哥华\_\_至蒙特利尔\_\_在内的大部分加拿大地区。妮拉初时还能陪伴丈夫东奔西走，后来依凤小姐坚持要回法国，她只好留在纽约照料孩子们了。

1941 年春，霍洛克为鲁宾斯坦安排在洛杉矶和旧金山演出之后，要他前往太平洋中北部的岛群夏威夷演出。对此，鲁宾斯坦十分高兴，因为夏威夷和檀香山\_\_这两个名字对他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这次是亚瑟和妮拉同行，孩子们则留在纽约。他们在檀香山玩得十分痛快。海港上的欢迎场面盛大非凡，穿着草裙的土著女郎，一个劲儿地往他们头上套花环。他们在海边找到了一所富有当地情调的旅馆，又品尝到了当地水果中的珍品——凤梨，还观赏到了当地女郎的舞蹈。临别前的欢送场面比到达时的欢迎场景还要隆重一些。亚瑟夫妇乘游轮在早上返回了旧金山。他们在旧金山待了一整天，除在圣法兰西斯大饭店享受了一顿丰盛的早餐之



外，又去一家电影院看了几部长剧情的片子。午夜时分，他们乘“云雀号”列车，抵达洛杉矶市。在洛杉矶，亚瑟夫妇在布伦特坞住宅区租到了一所带游泳池和地下室以及一个能俯瞰花园的阳台的房子，作为以后举家在加州避暑之用。

回到纽约后，当孩子们知道当年夏天将去加利福尼亚避暑时，不禁大喜过望，欢呼雀跃。

一天，纽约出版家亚佛烈德·诺普及其夫人白兰钗女士宴请亚瑟夫妇，想不到这一饭局又给鲁宾斯坦的成名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机遇，为他的辉煌人生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发展天地。席间，亚瑟的话匣子一经打开，就滔滔不绝地谈起了自己一生的奇闻佚事，诺普夫妇听得入了神，便建议钢琴家把这些往事写下来，必然会是“一部精采的好书”。第二天，鲁宾斯坦应邀去亚佛烈德·诺普办公室签约，并接受了这位出版家交付的250美元的聘约酬金。这样一来，合约就合理合法，亚瑟立即开始写作了。正在这时，艾纳斯图·桂萨达邀请鲁宾斯坦去墨西哥城演出几场，钢琴家欣然前往，因为在这座偏远城市可以好好地构思写作提纲。到达墨西哥城的当天晚上，亚瑟就已在奋笔疾书了。

一天晚上，演奏会刚刚结束，一名波兰难民向鲁宾斯坦提供了一条十分重要的信息，即“美国官方为波兰难民开放了一项新的移民优先额”。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亚瑟立即采取了行动：第二天，他去美国领事馆核实了这条讯息的确无误，唯一的条件是必须举家入境美国。紧接着，亚瑟电召妮拉带领孩子们前来墨西哥城。在填写了一大堆美国领事馆送来的移民表格之后，亚瑟家小便手持这份志愿入籍美国的证明文件，越过了墨西哥边境，按规定五年之后即可以心想事成。

办完办好这件大事后，亚瑟一家便启程去加利福尼亚州的布伦特坞新居，并在那里安顿下来。他们都很喜爱这个所在，把它昵称为“卡蜜丽娜”。

在洛杉矶大埠的布伦特坞住宅区有不少好莱坞的走红影星。饰演《福尔摩斯》的老牌巨星贝赛尔·赖斯邦和他的夫人奥伊黛女士曾设盛宴欢迎亚瑟夫妇的到来。在那天晚宴上，他们认识了查理·卓别麟<sup>①</sup>等一大批影坛红人。

在布伦特坞新居中，鲁宾斯坦又跟查尔斯·鲍育重逢，他们是在巴黎时认识的。当时查尔斯·鲍育已与一位苏格兰籍的女演员派特结了婚。随后在鲍育家中的小聚中，鲁宾斯坦又认识了杰出的英国演员夫妇劳纳·考尔门和宾妮泰·侯姆女士。同时，通过鲍育的介绍，亚瑟还认识了好莱坞中的法国影艺界红人。此外，亚瑟和妮拉也曾经在这里举办过一次盛大宴会，招待老知交和新结识，其中有查理·卓别麟、蒙的卡罗芭蕾舞团的男女台柱舞星、鲍育夫妇、考尔门夫妇、赖斯邦夫妇、指挥家亚佛烈德·华伦斯坦等。宴会之后的余兴节目也不同凡响，卓别麟为大伙儿表演了一套小魔术。妮拉和蒙的卡罗芭蕾舞团的首席男主角佛德烈克·弗兰克林共舞了一支玛祖卡舞。随后，亚瑟演奏了一大段《彼得罗什卡》，一些舞星投入了伴舞。宾主尽欢而散时，已是凌晨三点。

由于在加州布伦特坞的新居宽敞舒适，亚瑟一家人对它产生了感情，有些难舍难分。孩子们更是离不开那间在地下室中的娱乐室，赶都赶不出去，于是，亚瑟与妮拉一商量，就决定在加州定居，买一幢自己的房子。

通过朋友的介绍，鲁宾斯坦夫妇从男明星帕特·奥白朗手中买下了一幢老宅，外加花园、游泳池和一间带淋浴的更衣室，以及宅内一切保管完善的



家具，只花了 15,000 美元。几个星期之后，该栋房子即完全过户了。

亚瑟·鲁宾斯坦一家在这幢房子里度过了 7 年愉快的时光。他们夫妇费了很大的努力，终于把莫林纳斯基夫人从立陶宛取道瑞典接了出来，瑞典经纪人海莫·恩华将她送上了来纽约的飞机。妮位的哥哥布朗尼斯劳·莫林纳斯基历尽千辛万苦，从苏俄集中营经过伊朗、开罗和伦敦，也最终逃到了好莱坞，并担任了妹夫亚瑟的秘书。当母子二人到达洛杉矶机场时，他们一家人享受到了战时难得的骨肉团圆之乐。

布伦特坞定居后，亚瑟·鲁宾斯坦过起了融融欢洽的家庭生活，其高潮是他们的小女儿雅丽娜的诞生，她比保罗小 10 岁；两年之后，他们又为她添了个小弟弟强尼。

## 2. 享受富裕、欢乐、安适的人生

由于在美国东部各州巡回演出的场数愈来愈多，亚瑟·鲁宾斯坦不得不暂时离开在加州布伦特坞那富裕、欢乐的“甜蜜窝”，将自己生活的活动重心定格在纽约。他于是在麦迪逊大饭店内租了一间带会客室与卧室的小套房。他每次从纽约附近的城市演出归来，麦迪逊大饭店就成了他在美国的第二个家。

纽约经纪人霍洛克先生和他属下的机构，以及 RCA 胜利唱片公司，经常跟亚瑟接洽业务。在那段时期内，他每周平均要举行 3 至 4 场演出。1941 年末，亚瑟巡回演奏收获更丰，他在几乎所有美国重要的交响乐团中都担任过独奏，因而十分熟悉各个不同的指挥家的指挥风格及其功力底蕴。鲁宾斯坦认为，明尼阿波利斯交响乐团的指挥、希腊籍的狄米屈·麦楚普洛斯，“是个特异的唯美派人物，也是一位记忆力极强的第一流指挥家”；匹兹堡交响乐团的指挥佛立兹·瑞纳“造诣不错，可惜脾气太暴躁”；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指挥赛尔其·库塞威茨基“非常擅长指挥俄国音乐”，他虽“受人爱戴”，“却十分自得”；费城交响乐团的指挥尤金·奥曼第“稳健可靠”；克利夫兰交响乐团的指挥乔治·塞尔则是亚瑟所“景慕的”人；纽约交响乐团的指挥业已易人，由亚瑟·罗津斯基代替了“我的朋友约翰·巴比罗里”。

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偷袭珍珠港，造成美国“人员伤亡和损失惨重”，“罗斯福总统同时对日本及其同谋希特勒宣战”。当时，鲁宾斯坦正在罗津斯基的指挥下，演奏勃拉姆斯的降 B 调协奏曲”。消息传来，听众的情绪异常激愤。亚瑟在指挥的指示下，演奏了《星条旗国歌》，才使场内秩序稳定一新。全体肃立，国歌演奏完毕，大家又静坐下来听勃拉姆斯的协奏曲。这次亚瑟等人的演奏“特别卖力”。当曲子的最后一个音符一弹完，听众就都向大门口冲了出去。

一夜之间，全美国都卷入到了备战洪流中去：青年纷纷应召入伍，妇女组成了后援队，全国上下摒弃了成见争执，同心同德地团结在罗斯福总统的领导之下，人人争相购买爱国公债，士兵奔赴前线，个个争作贡献——

妮拉参加了一个妇女小组，每周三次由大巴士接去兵营，在餐厅为战士做三明治、蛋糕和咖啡；此外，她还奉派监视来犯敌机，每天一小时；还通过了急救常识的考试。

亚瑟则因年岁太大（54 岁），不能参军；大儿子保罗又太小（6 岁），也当不成兵。他唯一可以为国效力的，就是多买国难公债，跟其他同行联合努力从事多项义演：——在毕佛利威尔什大酒店的游泳池畔举行的一次义演最为盛大，也最为热烈。入场券高得惊人，表演节目包括鲁宾斯坦和小提琴

家贾沙·海费兹演奏贝多芬的《克罗采奏鸣曲》，德国歌唱家洛泰·雷曼演唱的两首联篇歌曲，由卜朗诺·华德伴奏。

奏，中间又穿插了由亚瑟和另一位钢琴家伴奏的海费兹小提琴独奏。

——在交响乐音乐厅举行了一次由慈善团体主办的音乐会，出现了听众大爆满。表演节目为鲁宾斯坦和美籍匈牙利小提琴家约瑟夫·席杰提合作演奏的两首奏鸣曲和一些独奏曲。

由于全美进入了战争状态，飞机仅限于军事人员，老百姓极少准许搭乘。因此，亚瑟·鲁宾斯坦只好再度乘坐火车巡回演出了。由纽约坐车至洛杉矶的家中，用了整整4天的时间。

去加拿大巡回演出的工作又开始了，鲁宾斯坦却碰到了不少的难题。从洛杉矶乘火车，要26个小时才到得了西雅图。从那里几小时内就可以到达加拿大的温哥华和邻近的维多利亚。再往东，鲁宾斯坦必须去阿尔伯达省的卡尔加里。和埃德蒙顿演出，这一地区由于盛产稀有矿物，很快富裕起来。这两个城市的人口虽然每月剧增，但在娱乐消遣方面却仍然十分落后。在卡尔加里城，当地的经纪人安排鲁宾斯坦在一座垫上厚板子的溜冰场上演出，上面只加盖了一个帐篷，而当时的气温是摄氏零下10度。

第二天一早，鲁宾斯坦赶往埃德蒙顿。那里主办这次演奏会的人也是如法炮制，照旧安排他在溜冰场上演出。不过，后来这两座城市都有了自已最标准的音乐厅了。

1942年7月27日，是亚瑟·鲁宾斯坦和妮拉·莫林纳斯基结婚10周年喜庆日。这一天，客居在布伦特坞亚瑟新宅的波兰画家莫赛·齐士林为业已9岁的小伊娃画了一张美极了的肖像，又为亚瑟一家4口画了一幅全家福，作为这位画家对老朋友结婚10周年的赠礼。为了隆重庆祝，鲁宾斯坦夫妇举行了一场盛大宴会，邀请了50位客人参加。

老朋友中包括了早在巴黎相识的名演员查尔斯·鲍育夫妇、英国名演员劳纳·考尔门夫妇、老牌明星贝赛尔·赖斯邦夫妇、著名喜剧演员亚道夫·曼乔夫妇、好友布朗奈克·卡柏夫妇和出版商亚佛烈德·诺普夫妇等。

新朋友计有百万富婆芭芭拉·赫顿和她的第三任丈夫卡莱葛伦、制片大亨山姆·高德温夫妇和大卫·赛茨尼克夫妇等。

为了符合好莱坞风味，亚瑟夫妇租用了人造草皮，铺在庭院的地坪上，夜露润湿，形同萎妻芳草，摇曳生姿。晚宴之后，他们的小伊娃换上了芭蕾舞裙和舞鞋，金黄的长发散披腰际，按着圣一桑编写的美妙舞曲，跳了一场《天鹅之死》以欢娱嘉宾。小家伙的舞技感动得许多客人落下泪来。小伊娃拜戴基雷夫舞团的最佳台柱玛丽亚·贝克菲夫人为师，按正规芭蕾舞手的严格训练，每天按时练舞，其他学科教育另由家庭教师执教。

这次家宴办得极为成功，欢聚的气氛温馨宜人，在战时能有这样富裕、欢乐的生活，的确难能可贵，多少也松弛了一下亚瑟·鲁宾斯坦那绷得紧紧的神经。

那时，俄国作曲家兼钢琴家谢·瓦·拉赫玛尼诺夫在美国已定居14年。在他临死前的一年，曾在毕佛利山麓租了一幢房子，与鲁宾斯坦过从甚密。

一天，鲁宾斯坦夫妇请拉赫玛尼诺夫来布伦特坞的住所小宴。其他的陪客有劳纳·考尔门和查尔斯·鲍育夫妇。席间，这位俄国钢琴大师突然宣称：“对我来说，最伟大的钢琴协奏曲是爱德华·格里格的作品。”鲁宾斯坦一时性起，便告以自己曾在尤金·奥曼第指挥下录过这张唱片。他听了立即表

示要听一听。主随客便，鲁宾斯坦便把新近收到的这首曲子的唱片母版放在留声机上，众人则围坐周围边听边啜咖啡。拉赫玛尼诺夫闭目静听，其余人士则留心注视着这位近七秩大师的反应。但在这首协奏曲放完之前，他始终默默地听着，并不吱声。鲁宾斯坦这时略显紧张，像个正在应试的音乐学院的学生，听候考官判定评语，作出结论。

随后，乐曲放完，拉赫玛尼诺夫懒洋洋地睁开了眼皮，只喃喃地说了一句：“钢琴走音了。”

但在另一次，亚瑟在卡乃基音乐厅与纽约交响乐团合作演出同一首协奏曲时，拉赫玛尼诺夫却又是另一种态度。他在听众喝彩声中，大步登上舞台，高举着双手热烈鼓掌。

在欧亚非三大洲战火越烧越旺的二战酣斗时刻，亚瑟·鲁宾斯坦一家人在美国这块和平绿洲的布伦特坞私宅中，尽情享受富裕、欢乐和安适的生活。不过，他对此并未完全满足，因为他非常需要一张驾驶执照。鲁宾斯坦的住所在布伦特坞的偏远郊区，距离商店和影院都有一段蛮远的路程。依靠妮拉开车，总会有诸多的不便。

通过好友布朗奈克·卡柏的推荐，鲁宾斯坦拜了一位美籍德裔人为师。这位开车老师教车非常认真，每一项驾驶细节，他都要演练一二十遍，直到娴熟为止。两个星期后，亚瑟终于通过了执照和公路行车规章的严格考试，以优异成绩拿到了宝贵执照，从而享受到了陆路交通中来去自由的行动方便。

学会了驾驶技术，接下去自然是要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轿车了。在教车老师的帮助下，鲁宾斯坦买到了一辆白色敞篷凯迪拉克牌轿车，虽是二手车，却新得出奇，犹如刚出厂一般。

这样一来，鲁宾斯坦的生活便大为改观，不必仰“妻”鼻息了。毕佛利威尔什大饭店那恬适的咖啡厅、远处的电影院、购物中心和走亲访友，如今都为他敞开了大门。

1942年夏，亚瑟·鲁宾斯坦首次在好莱坞露天音乐演奏厅举行演出。该露天剧场是依山凿岩，经过多次改建而成的，可容纳28,000名观众。他在史陶高夫斯基的指挥下，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协奏曲。真没料到的是，不用扩音器，最后一排的听众竟能听得一清二楚。洛杉矶位于亚热带，极少下雨，夏天的晚上气温宜人。这一切，都是好莱坞露天剧场大受欢迎的主要原因。更何况好莱坞露天剧场加盖了一座贝壳型舞台，使钢琴的声音听来格外美妙。

此外，那年夏季，鲁宾斯坦还在纽约的鲁维松运动场和费城的罗宾汉溪谷分别举行了一次夏季露天音乐会。前者系与皮那·蒙杜合作演奏柴可夫斯基的协奏曲，后者则系与乔治·塞尔合作弹起勃拉姆斯的第二号协奏曲。这两次露天演出都受到热带飓风和一阵暴雨的袭击。

鲁宾斯坦在歌舞升平的好莱坞生活中，也完成了一次异常成功的巡回演出。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和知识界精英都纷纷来好莱坞避难，他们受到好莱坞那富裕与发展的强大引力，同时也推动着世界文明在隆隆的枪炮中不停地向前发展，加州的生活因而变得愈来愈刺激热闹，越来越多姿多彩了，请看下述九个方面：

——世界著名的作曲家如伊果·史塔温斯基和拉赫玛尼诺夫等人都曾在好莱坞定居，美国其他各地的演奏家纷纷赶来，使得好莱坞露天剧场成为最

吸引人的露天音乐演出宝地，一时钢琴家、小提琴家、大提琴家和演唱家蜂拥而至。

——大批优秀的制片家来到好莱坞，当地摄影棚中的男女演员们都在忙碌不停地工作着。电影明星一举成名之后，立即成为百万富翁。

——以渲染是非为能事的报纸杂志，往往发出报导不完的影星婚变、狂欢酒会、狂赌豪博和其他耸人听闻的小道消息。

——史塔温斯基觉得单靠自己作曲方面的声望，就可以钢琴演奏家的身手轻易地赚进大笔的收入。因此，他马不停蹄地四出演奏，还真发了一笔不小的财。他在前妻死后，又与薇拉·苏德金喜缔良缘。

——一位在罗兹出生、巴黎成名的钢琴家亚历山大·谭斯曼依靠鲁宾斯坦的牵线搭桥，为查尔斯·鲍育主演的一部影片配乐作曲。——RCA 胜利唱片公司邀请同住在一个城里的小提琴家贾沙·海费兹、大提琴家艾曼纽·福尔曼和亚瑟·鲁宾斯坦三人合作录制了贝多芬的《大公三重奏》、舒伯特美妙的降B调三重奏和勃拉姆斯B大调三重奏等唱片。亚瑟认为海费兹的“音色美”、“技巧无懈可击”，“发音无比纯净”，但在“对作品的阐释上”，他们二者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见解。亚瑟认为艾曼纽·福尔曼“对大提琴的操纵”“已臻入化境”，还表示福尔曼“在整个唱片灌制过程中”，是他们三人的“灵感源泉”。对于唱片录制的结果，亚瑟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那就是贝多芬和舒伯特三重奏的“录音成绩出奇地好”，“至今仍是乐迷们普遍珍藏的唱片”；至于勃拉姆斯的三重奏部分，则“三人都不满意”。鲁宾斯坦最后又补充了一下：“好在1972年我又跟波兰小提琴家亨利克·赛瑞恩和大提琴家皮耶·傅尼叶合作录制了这首曲子的极佳唱片。”

——在跟海费兹和福尔曼合灌唱片之后，鲁宾斯坦和这两位艺术家常在晚间演奏室内乐自娱。一次，在海费兹的海滨寓所中，他们曾同其他演奏家演奏包括两个大提琴的舒伯特的弦乐五重奏，这首曲子是舒伯特晚年最后的一部作品，也是鲁宾斯坦最喜爱的一个乐章。他甚至觉得这首曲子“自我耳中听来，就像是平静肃然地步入死亡。我始终盼望自己临终时能听到这一乐章，哪怕是放的唱片，我也死而无憾了。”这种室内乐常常能激发艺术家们的灵感，大家通力合作，往往成为人生的难忘享受，也使鲁宾斯坦容易唤起从前在伦敦德瑞柏家跟狄博、特提斯和卡沙斯等人演奏室内乐的欢畅情怀。

——波兰画家莫赛·齐士林在鲁宾斯坦的布伦特坞住所中欢度了几个礼拜后，就在毕佛利山找到了一间画室，径自搬走了。后来，鲁宾斯坦为他筹办了一次画展，备受好评。在这个电影王国里致富的明星和制片大亨们，突然对艺术发生了一股狂热爱，纷纷以高价订购了他的多幅作品。亚瑟夫妇为此特地为他摆了一次庆功宴。——1942年秋，鲁宾斯坦首次演奏了卡洛·许马诺夫斯基献赠给他的那首交响协奏曲。尤金·奥曼第同意在他领导的费城交响乐团例行六场巡回演出节目中列入这首曲子。他们一共练奏了三次，这首协奏曲的确优美动人。这几场巡回演出，在亚瑟的记忆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每演奏一次，他都感觉到与这首曲子更能融通；在最后一场的纽约演出时，他已经熟练到了有如即席演奏自己作品的地步了。

随着1943年2月2日斯大林格勒会战大捷的消息传来，继之以1944年6月6日美英联军在诺曼底登陆成功，大家都感到盟军的胜利业已在望，希特勒的丧钟开始敲响，一股强烈的希望暖流将住在好莱坞的人团团裹住，他们继续享受富裕、欢乐和安逸的生活，腰杆子也硬撑多了。他们自我陶醉于



大家筹办的豪华舞会、宴请、演奏会以及上百元美金一顿的爱国基金聚餐会中。耗费巨资拍摄的豪华影片和巨星动辄赚进上百万美元的片酬，并未因大战已接近尾声而有所敛足。

由于纽约音乐界大亨索尔·霍洛克每年都要增加亚瑟·鲁宾斯坦的演奏场数，这位钢琴家的生活已被越来越多的演奏会所占有，但他却能很高兴地面对更多的新听众。这时，鲁宾斯坦的时间分别用在美国东、西两部，而以纽约的麦迪逊大饭店为总部。一般说来，冬天多半在东部和中西部度过，夏天与假期则在加州的布伦特坞家中团聚，享受富裕、欢乐和安适的天伦生活。

### 3. 一颗对生活永不衰竭的心

随着亚瑟·鲁宾斯坦的足迹遍及南北美洲，他的声望越来越大，名气也越来越响。他自己总结出的一条因果是这样的：“倒不仅因为我是个钢琴家，而是因为我在从来没有取消过一场演出。”

是的，东奔西走，疲劳演奏，没有缺过一场，这在一般痛恨旅行演出的音乐家眼里，是全然费解的。但对人生抱定永恒热爱的鲁宾斯坦说来，不论旅途发生多大的困扰，气候如何不适，饮食怎样糟糕，他都能安之若素，怡然自得，抓住分秒，趋之若鹜。直到1976年他89岁高龄时举行毕生最后一次公开演出为止，每次坐火车、乘飞机或住旅馆，他都觉得是极富刺激的新鲜事儿，而且总期待会出现新的经历和新的际遇。反之，假若在同一地点待的时间太久，哪怕只是个把月，他也会感到烦腻和不安。

在二战时，美国的独奏家极为稀少，在美国参战之前来到美国并定居下来、归化为美国公民的也不多；而留在欧洲的艺

术家们，由于长期战争和关山阻隔，与美国听众完全脱了节。所以有好多年，美国大众只好聆听包括亚瑟·鲁宾斯坦在内的为数寥寥的几个演奏家的表演了。但就是这些人，也由于各自不同的主客观原因，终于使得亚瑟·鲁宾斯坦得以应运而出，头角峥嵘，令名远播。为此，亚瑟作了必要的解说——

“伟大的克萊斯勒，因为年迈，已停止公开演奏。

“大提琴家艾曼纽·福尔曼在一次开刀手术中英年早逝。

“小提琴家贾沙·海费兹和钢琴家渥拉德密尔·霍洛维次两人始终是演奏界风头最健的两员大将，但由于两人个性古怪，

往往阻碍了听众对他们的喜爱。海费兹和霍洛维次索取的报酬之高，也不是一般经纪人所能争取得到的；而霍洛维次常在最后一刻取消演出，又往往使得经纪人一筹莫展。”

亚瑟·鲁宾斯坦却具有一般演奏家不可企及的优越性：他正当盛年，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热爱生活；他善于交际，广结人缘，从没取消过一场演奏；他索取的演酬常常维持在演艺事业大亨们付得起的范围之内；他摆脱了对他早年演奏生涯为害甚巨的外界分心的影响，又受到跟广大听众频频接触的激励，

所以他比以往更为敬业乐业，更热心于扩大自己的演出范围，在灌制唱片方面，也更加谨慎用心了；他深谙艺术阐释者的重要作用，随时注意为伟大音乐创作者所写下的作品注入所需的活力；他除了与生俱来的第六感觉即音乐感之外，还有天赋的惊人记忆力——任何钢琴曲，他只要看过两三遍，就能不看乐谱弹奏；他从童年时起，音乐就像他的脉搏和呼吸一样自然，即使某一曲子的艰深段落，他没有下苦功勤练，但不论是哪一国籍或哪一风格

的作曲家，包括流行音乐在内，他都能清晰准确地抓住作品主题和作曲家的意象所在；所以，他在音乐会中的演奏和对听众的态度，与任何一位钢琴家均无共同之处；所以，他在公开演出中，只演奏自己喜爱的曲子，将该曲子中予他冲击力最强烈的那一部分传达给听众，并往往能博得听众的理解和喜爱；所以，他每演奏一场，就为下一场学到了不少东西，而当他有了一些新的认知，就会分秒必争地把它投入演奏之中；所以，在二战期间，他以个人独特的方式学习了许多新曲子，并在音乐会中择其精华作了尝试性的演奏，例如幼年时被斥为“次货”的格里格作品，他后来愈弹愈亲近，对作曲家所要表现的那股日耳曼式的柔情简直心醉神迷。

所有这一切，都是基于对人生永不改变的赤子之爱，——这就是亚瑟·鲁宾斯坦在二战期间艺术事业长盛不衰的原因所在。

随着盟军在欧洲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和向巴黎的成功推进，大长了美国人民和热爱世界和平人民的志气，好莱坞更是充满了活力。到处是庆祝大战捷报的豪华舞会，制片界大亨们也争相拍摄有关战斗胜利的巨片。好莱坞露天剧场更是应接不暇，在那里举行的音乐会愈来愈受欢迎。当时所有在美国的知名指挥家都曾在那里展露他们对音乐阐释的才华，亚瑟·鲁宾斯坦在加州居住了13年，每年均在此剧场演出。尤金·奥曼第指挥的第一流水准的费城交响乐团前来客串演出，鲁宾斯坦在勃拉姆斯的降B调协奏曲中担任独奏。此外，他在担任独奏时曾经合作过的著名指挥家计有：史陶高夫斯基、尤金·奥曼第、乔治·塞尔、亚瑟·罗津斯基、奥图·克伦白勒、亚佛烈德·华伦斯坦、约翰·巴比罗里、赛尔其·库塞威茨基、布鲁诺·华德、托马斯·毕勤和史坦贝格等人，其中有几位还跟亚瑟合作过两次以上。跟许多个性迥异的指挥家建立音乐上的沟通，的确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和一大乐事，鲁宾斯坦本人确也从中获益匪浅。

#### 4. 新生命激发新动力

当盟军收复巴黎、攻克柏林、希特勒一命呜呼和麦克阿瑟将军反攻日本胜利等一系列喜讯传来时，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已逐渐接近尾声，好莱坞人士一次又一次地激动、兴奋，召开各种形式的庆祝集会，大家相互敬酒，人们热泪盈眶，全美国上下一派欣喜若狂。和平的曙光终于出现在地平线上。

但就在这时，亚瑟·鲁宾斯坦也陆续获悉他留在华沙和罗兹的全部亲人，都在恐怖的德国集中营中在惨绝人寰的屠杀下丧生了。一个逃往罗马尼亚的侄女提供了确切消息：她和她的丈夫，以及两个兄弟和弟媳，是鲁宾斯坦整个家族中唯一逃过了大难于不死的幸存者。

亚瑟的三哥艾纳西是另一个逢凶化吉的幸运儿。自从战前

分手之后，他们兄弟之间就断绝了音讯。亚瑟对这位哥哥身陷于德军占领区的厄运，向来不抱任何希望。直到大战结束，他才收到哥哥的来信，读后不禁痛哭失声。原来在巴黎沦陷期间，

他一直过着日夜躲藏的生活。到巴黎收复时，他已罹患过三次心脏麻痹，住进洛斯契尔德医院治疗。恰好当时霍洛克先生要去欧洲聘请演艺明星，鲁宾斯坦便托这位经纪人去探望三哥，并代他垫付了折合法郎1500美元的医疗费用。霍洛克回来后，描绘了一通他哥哥那副凄惨模样——全身只剩下皮包骨头，一副骷髅状。

每当想起一家人和犹太人惨遭大屠杀的命运，亚瑟·鲁宾斯坦便会不寒而栗，平静的心湖会泛起一道道忧愤深广、骚动不安的感情流水，回环奔

涌于不息，面对纳粹的这种滔天罪恶和反人性暴行，他几乎无法振作起来面对人生。但是，一想到又有一子一女相继降临人世，鲁宾斯坦又会燃起一线希望，重新面对惨淡的人生。1945年1月17日，亚瑟的第二个女儿雅丽娜降临人世；1946年12月8日，他的第二个儿子强尼又呱呱堕地。新生命的先后降临，强化了鲁宾斯坦对人生的热爱，激发了他前进的动力。

从加州家中返回纽约后，鲁宾斯坦接受了一项无比喜悦的邀请：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交响乐团主持人亚图洛·托斯卡尼尼宣布了一系列的贝多芬协奏曲演奏会，由不同的钢琴家演奏五首钢琴协奏曲，特邀鲁宾斯坦与他合作第三协奏曲。亚瑟认为，“能有机会跟这样一位了不起的指挥家共同演奏”，乃是他的“莫大荣幸”。

荣幸归荣幸，但一天同时演出两场，却又是十分艰巨的。原来根据经纪人霍洛克的安排，他的肖邦作品独奏会定在那天的晚上八点半，而托斯卡尼尼将在同一天的下午五点半与亚瑟合作一场贝多芬第三协奏曲的演奏会。一天同时演出两场，的确是够紧张，也是够艰巨的！

亚瑟在出了名的“一天两场演出”的那天上午，搭乘计程车参加了这首协奏曲的惟一一次练奏。车子开到第五大街街口，司机来了个急刹车，亚瑟的前额撞到了前座的靠背上，弄得满头鲜血，他自个儿还没怎么在意，原因是“匆忙中加上心理有点紧张。”待到他进入后台休息室时，托斯卡尼尼惊得说不出话来。搭帮托氏夫人跑过来为他敷药。不多时，亚瑟那得意的额头就多了一块粉红色的绷带。这个小插曲使指挥家温和多了。他牵着亚瑟的手来到钢琴边，用英语夹杂意大利话把钢琴家介绍给了交响乐团成员，然后立即开始练奏协奏曲。

经过反复演练，贝多芬的第三协奏曲的第一乐章进行得很圆满：不但速度正确无误，而且合奏部分所需的明暗变化均全部出炉；独奏部分的美妙段落也练得十分准确，指挥家连一个细节也不曾漏掉；他很尊重钢琴家的功力，即每当亚瑟运用一丁点儿弹性速度时，托斯卡尼尼就会控制住交响乐团的演奏，待钢琴家奏完装饰音之后，他又会分毫不爽地准时带进合奏。接着，第二乐章进行得极其圆润，妙趣横生，因为其中的音乐正是钢琴与交响乐中最神奇的对话。再下去，第三乐章不仅表现得极具水准，而且托斯卡尼尼的指挥也发挥得雄壮和华丽兼备，淋漓尽致，相得益彰。

负责录制托斯卡尼尼全部音乐会的胜利唱片公司对他们的这次练奏非常欣赏，决定现场录制这场正式演奏。这样，全美听众都能在收音机旁聆听到这场演出，录制的唱片因而非常畅销。对此，亚瑟·鲁宾斯坦和亚图洛·托斯卡尼尼都感到无比振奋。事后托斯卡尼尼送了亚瑟一帧玉照，上书：

“亚瑟·鲁宾斯坦惠存，纪念1944年10月29日我们首次艺术交往的日子。亚图洛·托斯卡尼尼。”

且说亚瑟回到旅店，急急忙忙地喝了杯咖啡，换好衣服，就赶到卡乃基音乐厅，准备当晚八点半钟的演出。那场肖邦作品独奏会的第一首曲子是《波兰狂想曲》，由于形式繁杂，既不易弹奏又难重组。好在前一场演奏的成功和兴奋，对这场仍具有很大的助益。用亚瑟自己的话说便是：“我从未如此热忱地演奏过肖邦的曲子，”“这的确是我演奏生涯中难忘的一天”。

1944年秋，亚瑟·鲁宾斯坦在美国东部的演出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来得忙碌。他原计划当年1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返回加州家里，因为他的二女预产期是第二年的二月初。霍洛克都已表示12月15日结束他的演奏档期。结果12

月 19 日又给他加了两场，一场是当天下午跟 RCA 交响乐团的演奏，另一场是晚上再在卡乃基音乐厅举行一场独奏。而且两场都已经宣布，是无法取消的。在返回洛杉矶途中，霍洛克又给鲁宾斯坦再加了一场——在阿尔布开克城为爱国公债基金会演奏柴可夫斯基的协奏曲。事实上由于大雾，在阿尔布开克城的那场演奏必须顺延到第二天。这样，鲁宾斯坦一直拖到圣诞节那天才回到洛杉矶，这时人已经累得半死。一气之下，他给霍洛克拍发了一封电报，表示将所有的独奏会都顺延到 1945 年 1 月 16 日与费城交响乐团举行巡回演出之后举行。他计划在家中等待孩子出生，好好儿休息一阵。

谁知婴儿晚产，一天等过一天，就是不见动静。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只好只身去履现与费城交响乐团的合约了。

1945 年 1 月 17 日，鲁宾斯坦正跟费城交响乐团指挥尤金·奥曼第练奏时，有人送来了一份电报，得悉“小女儿今晨诞生。”亚瑟高兴得忘乎所以，大声嚷嚷：“我又生了个女儿罗！”按照美国习俗，生孩子时，作爸爸的要分赠雪茄烟给亲友。他先后共送出 17 盒雪茄给乐团同仁，还有个别的低音提琴手抱怨没有分到一支呢。

这次鲁宾斯坦在美国东部的演出很缺乏耐心，只想回家去看一看新生儿。长话短说，待到他终于回到加州时，婴儿已长成为一个可爱的娃娃了。这时，亚瑟身为人父，不胜感慨，他写道：“数百万无辜人民惨遭大屠杀，另有数百万人陈尸疆场，而英国人民英勇抗战直到最后胜利，我这个再为人父的快活人面对着的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亚瑟·鲁宾斯坦这一季在美国西海岸的演出，只举行几场就结束了，其中包括他在好莱坞露天剧场和旧金山的各一场独奏会。

在旧金山的那场独奏会有一段爱国主义的小插曲——鲁宾斯坦曾为恢复波兰国旗应享的尊严地位而吁求呼号。

1945 年 6 月，有 50 个国家参与了在旧金山会议上一份《联合国宪章》的签署。同年 10 月 24 日联合国正式成立时，参加宪章签字的这 50 个国家，便成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

根据鲁宾斯坦所叙，当时“联合国已选定旧金山歌剧院为 4 月底创始大典的开会地点”。他的演出则是利用一个星期天歌剧院休闲时举行的。那个星期天上午，当鲁宾斯坦登上歌剧院的舞台时，目睹了一幅惊人的情景：歌剧院四处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出席签定联合国宪章的国家的国旗，唯独看不见波兰的国旗。一位波兰画家朱里尤斯·卡纳瑞克由于没有入场券，就跟妮拉一起坐在后台。他给亚瑟·鲁宾斯坦提示：“只因无人知晓战后波兰将会有什么样的政府，他们就不给挂波兰国旗，真有意思！”亚瑟听了，一时满心不快。当他走向钢琴时，虽说表面上十分镇定，但内心却蹦跳得很厉害。

鲁宾斯坦遵照战时美国音乐会的规定，先弹了一曲《星条旗国歌》，听众肃然起立，恭敬地听他演奏。受到这一场面的激励，他把这首国歌弹得格外庄严响亮。

弹完美国国歌后，一股正义之气上冲脑门，亚瑟于是亮起嗓子、义正词严地宣布：“在这个伟大国家同聚一堂为我们创造更美好世界的大厅内，我找不着波兰国旗。我现在要演奏波兰国歌。”接着，他坐下身来演奏了波兰国歌——为同拿破仑战斗的波兰陆军所创作的颂歌，歌词开头是：“只要我们还活着，波兰就不会沦亡。”亚瑟全力弹奏了这首曲子，速度缓慢，还以震撼性强音重复了最后一节乐句。弹奏完毕时，包括众多大使在内的听众一



跃而起，鼓掌欢呼。好久好久，鲁宾斯坦那颗激情澎湃的心儿才镇静下来，随后宣布了肖邦的丧礼进行奏鸣曲。在这次演奏会上，亚瑟那种心血来潮的突发举动，赢得了舆论的同声赞佩。

1946年12月8日，亚瑟·鲁宾斯坦夫妇的最小儿子约翰·强尼诞生。一周之后，他的外婆艾密尔·莫林纳斯基夫人在受尽千辛万苦之后，又来到他们的加州家中。一家大团圆，自是乐趣无穷。

这时，亚瑟的人生又开启了一个新的时期。盟军的全面胜利和希魔的彻底失败，对他的性格产生了不少影响。在胜来不易的大战期间，音乐和他的家人继续支持他热爱人生，他也由此享受到了日益辉煌的成就和随之而来的财富。随着雅丽娜和强尼的先后出世，鲁宾斯坦感受到了新生命所激发的新活力。国际的大好形势和家庭的幸福美满，使得这位钢琴家意识到自己的前程无比远大。他需要更强有力的搏击和创造更光彩的辉煌。

### 5. 七年之后的南美行

早在1945年夏，经纪人艾纳斯图·桂萨达就为亚瑟·鲁宾斯坦安排了从墨西哥和古巴开始的南美洲巡回演出。当时妮拉、伊娃和保罗陪同亚瑟同行。他在墨西哥城那座用大理石建造的著名歌剧院“艺术剧场”举行了两场演出。这两场演奏会令亚瑟有宾至如归之感，那里的音乐听众始终予他以最热烈的欢迎。

桂萨达原计划将亚瑟的这次巡回演出从古巴、委内瑞拉和巴西一直推展到阿根廷。但是，当亚瑟一家四口人到达哈瓦那之后，却一时无法离开，因为所有的交通工具包括轮船和飞机都全给美国军方接管征用了。

在古巴待了两个星期，总算等到了一架小型飞机将亚瑟一家人送回了墨西哥，在墨西哥首都又耽搁了几天，才最终返回了洛杉矶家中。

1946年冬，鲁宾斯坦成功地以纽约和南方数州的几场演奏揭开了序幕。这时，桂萨达又请他去阿根廷、乌拉圭和智利作一次巡回演出。桂萨达在信中写道：“柯隆歌剧院可以排出六场独奏的档期。”他还表示，南美听众已有7年没有听过亚瑟的演奏，他们非常渴望这位钢琴家能尽快成行。他并相信，入场券将会很快售空。

但当鲁宾斯坦在佐治亚州哥伦布市演出之后的第二天，得悉妮拉动了胆囊手术。几天之后，当亚瑟回到纽约时，又收到他的内兄布朗尼斯劳的来电，告诉他妮拉还需切除一个致命的凝块，正在接受紧急手术。鲁宾斯坦在惶恐之余，急急赶往加州家中，在抵达洛杉矶机场之前，他没有吃任何东西，也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座位。布朗尼斯劳在机场迎接妹夫，他们一道驱车去医院。亚瑟从内兄的脸色上知道妮拉仍然活着，但生存的希望似乎很渺茫。到达医院后，亚瑟发现妻子经过最近一次手

术后，已虚弱得奄奄一息了。整个漫长的一夜，亚瑟都守候在病榻旁，拼命唤回病妻的生命意识。她迷迷糊糊地从嘴边冒出几句断续的话：“我—我要死了，我—我受不了啊！”直到黎明时分，妮拉才好不容易地沉睡过去。她最终战胜了死神，但身体恢复得仍然缓慢。经过医护人员几周来的精心治疗，病妇总算一点一滴地在康复生机。不过，妮拉一心要陪伴丈夫去南美巡回演出的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了。

亚瑟·鲁宾斯坦只好只身前往阿根廷，途中在波多黎各

举行了一场演出。桂萨达在当地跟他会合，一同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到达该市后，他们得知在柯隆举行的六场演奏，入场券已经全部售罄。

原来预定在柯隆歌剧院的演出，后来因为鲁宾斯坦反对现场转播而改在比柯隆歌剧院容量还大的电影院作抽成性质的演出，也全部客满。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这档演奏，在鲁宾斯坦的记忆中是最佳的一次。由于这次演奏中多加了一些新的节目，准备得比以往扎实，使阔别七年之后的鲁宾斯坦与当地听众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此外，亚瑟还邂逅了一位挺有风韵的花白头发的“徐娘”式女士，原来她就是当年在广场大饭店窗口“摆花幽会”的那位情妇，他们作了一次缅怀旧事的小聚。不过，这时的亚瑟，既不再尝外遇滋味的寻芳兴致，更无另筑香巢的牵牵痴情。

鲁宾斯坦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加演了三场，在蒙得维的亚演出四场，又跟当地老友欢聚之后，便去了智利。他在圣地亚哥演出第一场后，老友温妮泰·甘达瑞拉斯特设家宴为他接风。亚瑟在当地的四场演出的门票全都预售一空。

亚瑟待演事结束，又稍稍逗留之后，便按照经纪人的安排，乘坐一架又慢又小的飞机飞赴秘鲁的利马，预定在到达的第二天晚上演奏贝多芬的G大调、肖邦的F小调和柴可夫斯基的降B调协奏曲，由一位不知名的指挥家率领交响乐团合奏。

经过七个小时的空中折腾之后，亚瑟·鲁宾斯坦才飞抵利马。这时他已累得半死，正想吃点东西上床睡觉，又被喊去练奏。练奏结束之后，亚瑟被人抬上汽车又抬进旅馆房内。他什么东西也没有吃，倒在床上一睡便是12个小时。待到第二天晚上正式演出时，他觉得自己活像“雏菊一般清爽”。相隔7年之后的南美巡回演出是愉快的，也极为成功。这次演出结束之后，鲁宾斯坦搭乘飞机经巴拿马和墨西哥回返美国加州的家中。一家人又团聚一起，天伦之乐融融。尤其是眼见妮拉已逐渐康复，亚瑟更是无限喜慰。

1947年夏末，在鲁宾斯坦的记忆中是他与家人团聚的最快乐的一段假期。妮拉体力日见康复，造成恐怖与心悸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早已获胜，鲁宾斯坦的事业又蒸蒸日上，——这一切，都使得这位开始走俏的钢琴演奏家比以往更热爱人生了。每天早餐之后，他都爱跟孩子们在游戏室里玩耍。小雅丽娜才两岁多，就已是逗人喜爱的小精灵、小宝贝了。她用扑克牌搭的城堡比父亲搭的还要好。伊娃这时已14岁，她学舞进步很快，已显示出了一名职业芭蕾舞手的技艺水准。经纪人霍洛克也在洛杉矶离鲁宾斯坦家的不远处，买了一幢带美丽花园的住宅。一天，他带来了一则好消息，原来共和影片公司计划拍一部有关钢琴家与指挥家合作的故事影片，特邀鲁宾斯坦演奏音乐，由另一位女明星饰演钢琴家。这种幕后配音的片酬为六千美元。这是一份高报酬的工作，气力出的又不多，很划得来。在对剧本进行了一些必要润色之后，鲁宾斯坦即开始与有关人士在摄影棚内着手工作了。主管音乐的沙佛先生将亚瑟负责的那部分工作详加指点。这些技术上的细节虽说对亚瑟颇为新奇，但对他日后在电影方面的事业则是十分有益的。在这幕剧中，亚瑟的主要任务是弹奏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号协奏曲。他得先把整首曲子演奏一遍，然后紧随影片的推进分成几个段落再演奏几次，合同上的规定仅此而已。与此同时，鲁宾斯坦还给饰演钢琴家的那位美貌女星和饰演指挥家的那位荷兰演员作了一些必要的标杆和示范，包括平时在舞台上的动作、弹琴时的正确姿势，以及向听众答礼、出场与步入后台的诸项台风。亚瑟在三天之内就完成了这一工作，气力出的极其有限，而沙佛先生却非常满意。这较之他不久前去南美演出要容易得多，也轻松得多了。

## 6. 重返欧洲

一天，电话机里传来了霍洛克先生从纽约呼送的喜讯，伦敦娱乐界大亨哈洛德·侯特邀请亚瑟·鲁宾斯坦在亚伯特音乐厅举行三场演出，这次演出可以抽取很高的成；由于亚瑟在美国演出成功与录制唱片畅销，他在英国的知名度已大大提高。

亚瑟听了，心里一阵振奋——从小小的魏格摩音乐厅到巨大的亚伯特音乐厅举行三场独奏，不能不是一次惊人的跃升。妮拉也很高兴，这次她可以带伊娃和保罗去英国了。

当亚瑟乘坐飞机去纽约安排有关事宜时，脑海里腾起了一股重返欧洲的兴奋和顺道去巴黎看看老房子的焦灼。他听说公证人已将该屋子租给了他人，亚瑟打定的主意是“一定要收回来的。”此外，他还准备串联名指挥查尔斯·孟斯为钦慕已久的法国抗战举行盛大义演。

亚瑟夫妇带着伊娃和保罗安抵英国南部港口南安普敦，再搭乘火车转往伦敦，到达时天色已晚。霍洛克在滑铁卢车站迎接他们，并将亚瑟一家安顿在一家小旅馆里。据说夏蕙大酒店业已客满，要一两天之后才能搬进去。

第二天，伦敦这个雾都竟然阳光璀璨，但令人黯然神伤的是，这座古都如今大半成了废墟，令人怀念的女皇音乐厅已被夷成平地。虽说战前他在那里从未卖过满座，内心仍难免一阵凄然。当时严格的食物和用品配给制仍在施行，全国人民还须缴纳高额赋税。但英勇爱国的英国人对国家毫无怨言。

亚瑟还

高兴地得悉，他的好友威谦·乔维特已被任命为丘吉尔联合政府中的大法官兼上议院议长。

一天之后，亚瑟一家搬入了夏蕙大酒店。

由于从德国、波兰和罗马尼亚等地幸存下来的犹太人，纷纷涌入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从而触发了犹太人和英军的对抗。亚瑟·鲁宾斯坦出于对犹太人利益的维护，曾经拒绝在伦敦演出。后来，伦敦经纪人哈洛德·侯特和纽约经纪人索尔·霍洛克根据入场券销售极佳的事实，只好同意亚瑟所坚持的要求，在音乐会海报上注明这三场演奏系“为汉堡受难的犹太人义演”的字样。加上洛斯契尔德银行的伦敦首脑，也以同一目标组成了一个委员会，负责处理有关救济事宜。

亚瑟·鲁宾斯坦终生难忘在亚伯特音乐厅举行的这三场演奏，入场券全部售空，而且肯特女公爵玛丽娜对他的演出甚为支持，三场音乐会她都翩然而至，坐在皇家包厢中聆听。中场休息时，女公爵殿下特地请鲁宾斯坦喝茶，并主持正义，赞扬了鲁宾斯坦维护犹太复国主义的坚定立场。他那两位经纪人由是如释重负，洛斯契尔德银行还为他摆下午宴。整个演出过程并未出现任何不愉快的事件。演奏完毕，乔维特·李丝丽很高兴地请亚瑟全家在她那上议院议长官邸晚宴。

鲁宾斯坦一家人怀着愉快的心情离开了伦敦，抵达了法国首都巴黎。

亚瑟为英雄的法国人民举办的慈善义演，预定三天之后举行。他和查尔斯·孟斯指挥的乐团只有一次机会练奏贝多芬的第四号和肖邦的E小调协奏曲以及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

到达巴黎的第二天，亚瑟碰上了两件很不愉快的事：一是去洛斯契尔德医院探视病中的三哥艾纳西，发现他虽然机警聪慧，但人已形销骨立，被折磨成了“一具骷髅”；这还不打紧，前托经纪人霍洛克先生捎给他的1500美元，都给他全花光了，而住院的三年费用却分文未交，害得医院院长一见

面就抱怨欠帐不还，鲁宾斯坦只好再给医院一大笔钱了事。二是去宝隆丛林广场探视早先的住宅，亚瑟不看犹可，一看沮丧万分。原来战前这栋“漂亮的小洋楼”已被一户人家占住，室内脏乱得无法形容，面目全非，这户四口之家还不打算搬走，因为他们原先的公寓被公证人的儿子霸占；不仅如此，家中东西全被这排房屋的看守盗窃一空，在德军入侵之后，这名恬不知耻、认贼作父的看守竟与德军合作，换来的代价是这人至今保有这份工作和这排房子的钥匙。

亚瑟夫妇带着满腹的沮丧，返回了拉费尔酒店，对面就是曾给予这位钢琴家无限美好回忆的豪华大饭店。

第二天在香榭丽舍大戏院的练奏，进行得非常顺利。孟斯在指挥贝多芬和肖邦的曲子时，态度十分谨慎而且注入了爱心，但他对拉赫玛尼诺夫的曲子却煞费气力，担心巴黎听众会起反感。

傍晚时分，妮拉给保罗雇了一辆汽车，叫儿子去医院给三伯父转达她特地带给他的一些食物和冬衣。待保罗一回来，他们一家人就匆匆赶去戏院准备演出了。

在香榭丽舍大戏院的这场演出是十分成功的。听众既喜爱贝多芬的作品，也欣赏肖邦的曲子，但他们最欢迎的却是拉赫玛尼诺夫的这首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在现实面前，孟斯也大受感动，说：“这首曲子其实是挺不错的。”他们谢了多次幕，听众才相率离去。

这一炮打响之后，一直到1976年的最后一场，亚瑟·鲁宾斯坦在巴黎的任何一场演出都卖的是座无虚席。

那晚演出之后，一大群巴黎朋友在后台排队，等着跟鲁宾斯坦拥抱、热吻，有的还感动得泪水涟涟。他们或是夫妇同来致贺，或是同行老友如奥立克和普朗克等前来捧场。大家都庆幸二战的劫后余生，用鲁宾斯坦自己的话说，“这真是一次温馨心灵的重聚！”

前巴黎德籍经纪人保罗·席佛医生在美国去世之后，他的老伙伴佛德立克·霍洛维次接管了鲁宾斯坦的演奏经理业务。战时这位先生一直在法国东躲西藏，生怕被盖世太保抓住杀害。战后总算松下心来，他重新与战前的同行马赛·华玛赖特合伙经营演艺事业。

亚瑟通知佛德立克·霍洛维次关于自己回返欧洲的消息，要他立即着手安排一连串的巡回演出。此时的亚瑟挟其在美国成功的余威，正享受到每场预售一空的洋洋自得感。

亚瑟一家4口人去布鲁塞尔、根特和奥斯坦德\_\_游览了一遍。在巴黎香榭丽舍大戏院演出两场之后，下一站是瑞士，然后巡回演出到罗马。意大利的经纪人卡拉拉·卡缪女士给亚瑟看了一位部长写的信，恳请她劝告亚瑟再到罗马演出。当年（1938年）写过一封信，不准亚瑟去罗马演出的人，也正是这位部长。好一条变色龙！

罗马演出之后，亚瑟一家又去了巴勒莫和米兰。在这些城镇，听众像接待老友一般热烈欢迎亚瑟的到来，久别重逢，又是一次“暖心重聚！”这次巡回演出的成绩辉煌，亚瑟有机会再度沐浴在威尼斯的美景和友谊的海洋中。

亚瑟一家4口人怀着重返欧陆的初战大捷心理，高高兴兴地返回美国的加州家中，与留下的一双小儿女重温天伦之乐。

这次归来，他们夫妇又心血来潮，把原先住所以高价卖给了一位意大利



女演员，然后再以低价购进了一座位于毕佛利山高塔路上的小山庄。新居占地 5 英亩，有一大片英国式的茂密草坪，一个丝柏树丛环绕的大花园，中围一座小金鱼塘。原房主的日本花匠乐意为新主子效力，此人将花园整理得井然有序，

又垦植了几块新的花圃，种上了亚热带适宜成长的奇花异卉。小山庄的这幢房子全用巨石筑成，里面房间挺多，一切具备，舒适宽敞。另有一个大型地下室，阁楼上还有一座玲珑戏院，带有舞台和后台。有这么一座山庄，亚瑟夫妇理所当然地挤入到了“富有人家”之列。他们在这所新居度过了 7 年的美好时光。其间，1948 年 5 月 14 日，以色列国成立。这个消息为亚瑟的“心房注入了欢欣”。1948—1949 年战争中，年轻的以色列军队“赢得了第一场求生存的战役”，领土面积由原来的 1.4 万平方公里扩展到 2.07 万平方公里，“将一片荒漠建设成一个美丽的国家”，还“创造了奇迹”，“将海水变为灌溉用的淡水”。

亚瑟一家常在高塔路新居中演奏音乐，还为资助洛杉矶室内交响乐团举办过一次音乐会。募捐所得，使该乐团又维持了一个音乐季。此外，亚瑟还在家中跟小提琴家贾沙·海费兹和大提琴家葛利格·巴替高尔斯基合作录制了柴可夫斯基、拉威尔和蒙特威尔地的一组唱片。

雅丽娜和强尼很小就展露出他们在音乐方面的天赋：雅丽娜钢琴弹得很好，亚瑟巡回演出归来，这个未满 6 岁的小囡弹了一首小曲，居然还作了一两次转调；强尼则表现了作曲上的才华，对美国现代风的作曲很在行，善于饰演人物，4 岁的小小年纪，还能毫厘不爽地重弹他小姐姐弹过的那首小曲，且另有一种乐感，小强尼甚至夸口说：“随便哪个键，我都能够弹。”

### 7. 迁居纽约的前后

随着亚瑟·鲁宾斯坦演艺事业在美国的巨大成功，他的票房价值日益看涨。战前，在诸如伦敦、巴黎、阿姆斯特丹和斯德哥尔摩等许多首都的大型音乐厅，他都很难卖得满座。战后，只要他的演奏日期一经宣布，即使连节目内容和其他细节尚未披露，入场券也会预售一空。就连地方性的城市，也肯出高价聘请亚瑟去满足那些不愿跑远路的听众的要求。在这类偏远的城市演出，使得这位钢琴家享受到了大自然的无限美景，即所谓“瀑布杉松常带雨，夕阳彩翠忽成岚”的乐趣。

在意大利米兰市的史卡拉歌剧院、那不勒斯市的圣卡洛斯歌剧院和吉诺亚歌剧院、威尼斯市的芬尼斯歌剧院和翡冷翠等地的歌剧院，还有梵蒂冈的大会堂举行的独奏会，或是同该地水准极高的交响乐团的合作，亚瑟·鲁宾斯坦都卖了满座。听众的热情欢迎，使他有游子返乡、倦鸟归林之感。亚瑟深爱的两首勃拉姆斯的协奏曲，都是听众至为欣赏的。此外，他演奏的任何曲子，他们听来都比以往更有兴趣，也更为理解。

二战结束，伦敦继柏林之后成为欧洲最重要的音乐中心。女皇音乐厅虽毁于战火，伦敦人士却又在泰晤士河彼岸建造了一座定名为季节音乐厅的大型现代化音乐中心。音乐厅的演奏厅立即成了当地重大音乐活动的最佳场所。

正当亚瑟在苏黎世演出时，经纪人佛德立克·霍洛维次打来电话，通报他的三哥艾纳西已在巴黎洛斯契尔德医院逝世的噩耗，并愿意协助他去料理后事，因为亚瑟无法取消在瑞士的巡回演出。

就在亚瑟伤感胞兄病逝的前后，他的故旧良友也如黄叶般纷纷凋落，一

一作古：

亚瑟的第一个情妇波拉，长年遭受癌症摧残，最后死于华沙。当她生前听说亚瑟·鲁宾斯坦结婚，曾不胜感慨地坦诚心迹：“他的人生才刚刚起步，我却已走到了尽头！”这正是：自怜红颜薄命时，却见俊鹏始展翼。

热情善变的女中音歌星嘉柏丽拉·毕珊梭尼嫁给巴西船王后，即放弃了演唱生涯。她不久就守了寡，过着富有却孤寂的生活。后来，她重返罗马故居，并在一次演奏会中见过亚瑟，随后也因厌世愤俗而玉殒香消。

前巴黎汽车公司经纪人阿曼·耿陶毕荣伯爵，是亚瑟当年的恩人，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娶了一位富有的巴西名媛为妻，最后也英年早逝。

亚瑟早年的友伴约瑟夫·贾洛辛斯基不仅奇迹般地逃过了纳粹占领后的大屠杀，而且在波兰大动乱中也幸存下来。战后，他曾写信给亚瑟，信中既不诉苦也不求助，只向好友推荐了一位名叫华勒狄斯拉夫·柯德拉的波兰青年钢琴家。此人后来成为职业钢琴家，却过早夭折。而贾洛辛斯基本人也在晚年死在克拉科夫的一所孤老院里。春去秋来，花开花谢，任何人也难逃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

巴德瑞夫斯基丧偶之后，离开莫吉斯家园，前往美国举行了几场演出，一来是为波兰从事爱国活动，二来是偿还积欠美国的税款。他在麦迪逊广场举行的最后一场演出，吸引了大批听众，可是这位八旬老翁却由于过分激动，还没有开始演出就误以为演奏会已经结束；他最后录制的一批唱片，也全然丧失了这位艺术大师的真正素质。最后，在二战最惨烈的1941年死于纽约的白金汉大饭店，孑然一人，身无分文。美国政府为追

褒这位不朽人士，特将他的遗体安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中。

艺术声望始终长盛不衰的苏俄作曲家兼钢琴家谢·瓦·拉赫玛尼诺夫，也于巴德瑞夫斯基谢世之后两年，即1943年撒手尘寰。紧接着，著名的德国作曲家兼指挥家的理查·施特劳斯也于1949年溘然长逝。

苏联作曲家兼钢琴家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以其交响乐曲、钢琴和小提琴协奏曲、钢琴奏鸣曲、美丽的芭蕾舞曲和为电影大师爱森斯坦\_\_名作所配制的音乐康塔塔《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曾一度雄踞世界乐坛，不幸也于1953年骑箕仙去。

早期作品就为演奏家所激赏的已尔托克\_\_，1945年在纽约凄然辞世之后，几乎一夜之间成了最受演奏者广为阐释的一位大手笔作曲家。

亚瑟·鲁宾斯坦一家在高塔路度过的头几年，简直是如梦似幻的甜蜜生活。在怆然怀故旧、悲咽人代非的时节，他的事业仍如日中天。幸福和美满，似乎与亚瑟·鲁宾斯坦结下了不解之缘。

妮拉的母亲莫林纳斯基夫人也在女婿这个欢乐的小家庭中安享自己的余年，幼儿绕膝，含饴弄孙，其乐无穷。她住的是一间阳光充足的大房子，凭窗远眺，海湾尽收眼底。笼子里养着一只可爱的鸟，成天为她歌唱不息。

伊娃以优异成绩从西湖中学毕业，进入洛杉矶的加州大学攻读戏剧表演专业，并继续追随戴基雷夫舞团的前台柱玛丽亚·贝克菲夫人学习舞蹈，颇具天赋异禀。

保罗以获优秀学生奖从圣巴巴腊\_\_附近的凯特中学毕业。经耶鲁大学录取入学。

雅丽娜和强尼的生活充满了阳光和幸福，极逗父母疼爱，成天跟四邻旁

舍的明星子弟们玩乐在一起。

在高塔路的这幢住宅里，鲁宾斯坦收藏了一批价值连城的善本书和在巴黎业已绝迹的印象派名画。

一年夏天，芝加哥附近筹办拉维妮亚公园音乐会的人，特邀鲁宾斯坦、海费兹和巴替高尔斯基在一周内举行四场三重奏和奏鸣曲演奏会。他们精心设计了四套节目，其中包括柴可夫斯基、拉威尔和蒙特威尔地的三重奏，以及他们经常在一起演奏的著名奏鸣曲。他们这次的合奏会非常轰动，听众极为踊跃。一时在全美有“百万美金三重奏”之说。后来，他们仨又倾注爱心，认真录制了这三首三重奏的唱片。

亚瑟·鲁宾斯坦在 RCA 胜利唱片公司还录制了几张个人演奏的唱片。

鲁宾斯坦在美国演出的场次愈来愈多，也愈演愈成功。洛杉矶交响乐团的指挥亚佛烈德·华伦斯坦邀请这位钢琴家合作演奏贝多芬的五首协奏曲，其中头两首他还得现学现弹，而《皇帝协奏曲》他迄未公开演奏过。不过，鲁宾斯坦还是乐意接受这一邀请，非常愉快地勤练苦习这五首乐曲，结果在正式演出时又创造了辉煌。

受到这次辉煌成绩的鼓舞，亚瑟决心日后更上一层楼，准备演奏五首他一直梦寐以求的莫扎特协奏曲。只是美国交响乐团坚持要演奏诸如柴可夫斯基、圣—桑或李斯特等叫座的名曲，亚瑟始终没有机会公开演出这些莫扎特的协奏曲。

同样地，在那次辉煌成绩的鼓舞下，鲁宾斯坦还准备录制下列唱片：塞沙尔·弗兰克的《变奏交响曲》和谢尔盖·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变奏曲》，后者极为艰深，拉赫玛尼诺夫在世时，他是不敢擅自演奏，班门弄斧的。

为此，鲁宾斯坦在高塔路住宅大客厅里摆设了两架钢琴，而且都是精美的史丹卫钢琴，其中一架是他的老友席尔多·史丹卫赠送的，专门用作协奏曲的伴奏或双钢琴作品演奏之用。在一连串辉煌成绩的激励下，亚瑟决心在家里不断扩充自己演奏的节目，加入了许多众人所喜爱的肖邦、舒曼、舒伯特和勃拉姆斯等大师的钢琴曲。这些曲子要公开演出，都得在技巧上下一番苦功夫，他承认自己“过去太懒，没有这份耐心。”有些夜晚，鲁宾斯坦还在高塔路家中邀请友人演奏曼妙的室内乐，大大充实了在加州的生活内容。

由于演奏会办得成绩辉煌，听众踊跃，亚瑟·鲁宾斯坦曾因此连续两年荣获此项银杯奖，还由于他每场索取的酬金只有 3000 美元，仅及其他两位入选的贾沙·海费兹和渥拉德密尔·霍洛维次每场酬金的一半。为此，亚瑟收到了好莱坞露天剧场委员会的感谢信，信中还附上补发的另一半 3000 美元。

1952 年 7 月 27 日，正是亚瑟和妮拉结婚 20 周年纪念日。他们在加州高塔路家中举办了一次好莱坞式的传统盛大酒宴和舞会，应邀贵临的贵宾约计 100 余人。两小时鸡尾酒宴之后，又由好莱坞最佳乐队伴舞。席间穿插由伊娃的一位大学同学编写、伊娃主演的一出独幕短剧，赢得了那天出席的重要贵宾、影业大亨山姆·高德温和大卫·赛茨尼克等人的热烈鼓掌，名演员查尔斯·劳顿等对伊娃的表演艺术还颇为赞赏。宴会之后，宾主尽情欢舞，直到深夜，才依依不舍地离去。亚瑟夫妇常在毕佛利山庄的家中举办大型酒会。其中的一次是在可以观赏花园的那一边宅子里举行的。他们家的老友“夜莺”先生特地设计了当晚的灯光照明，主客是从欧洲赶来加州探视女婿葛利格·巴替高尔斯基的贾曼妮·洛斯契尔德男爵夫人，其余客人则多半是音乐界人士

以及来自欧洲的朋友和英、法两国的演员。亚瑟的内兄布朗尼斯劳·莫林纳斯基跟默片时期的美艳女星陶乐丝·肯扬结为连理。这一时期，他开创了经营邮购古书的业务。通过这位内兄的协助和他对拍卖行情的灵通信息，鲁宾斯坦居然在伦敦的一次大拍卖中购得了肖邦当年使用的唯一

一本护照。此外，通过布朗尼斯劳的协助，妮拉还专程去日内瓦，在当地举办的签字信函大拍卖中，以高价购得了她那仍健在的丈夫所写的信函，包括 1906 年亚瑟寄自美国、拼命向人借钱请求接济的函件，以及多年来有关节目安排、接受或拒绝演出合约等方面的函件。

在那一时期，鲁宾斯坦曾将欧洲的巡回演出安排在秋天，美国的演出则挪到新年之后，因为这样，夏天他就可以在毕佛利山庄休息了。每次去巴黎，妮拉都陪伴着丈夫去，下榻于胡沙大道上的皇岗酒店内。去欧洲巡回演出时，鲁宾斯坦通常都是在巴黎的卓卡德洛音乐厅或香榭丽舍大戏院举行二三场演出，

然后转往伦敦、北欧国家或意大利。

有一年的 12 月份，鲁宾斯坦在大女儿伊娃的陪同下，去以色列举行了 20 场音乐会，为期 20 天。那次的巡回演出十分吃力。光是在特拉维夫，必须在 8 天中重复 8 次演奏勃拉姆斯的降 B 调协奏曲，这是因为音乐厅过于小，购得入场券的听众得分成 8 次入场。休息几天之后，亚瑟又必须在耶路撒冷和海法

重复演奏这首曲子。在其他几场独奏会之间，留有几天的假期。

亚瑟·鲁宾斯坦对头一次访问以色列这个于 1948 年 5 月 14 日新建立的国家，觉得是毕生难忘的一次经历。伊娃此行表现得漂亮大方，她白天去医院慰问伤兵，“以她的女性柔情加青春活力带给战士们一些欢愉。”晚上，每场演奏她都陪伴着爸爸，或端坐在听众席上聆听，或在后台休息室里看书。回到加州之后，伊娃在几次私人聚会中，也曾就以色列的事态和发展作过一些演讲或报导。

早在 1951 年 8 月 18 日，正当伊娃 18 岁生日之际，亚瑟夫妇决定隆重地庆祝长女的成年和正式踏入社交圈子。为此，他们通过在华盛顿的三位知名女士——维琴妮亚·贝根夫人，敦巴顿橡园的劳伯·卜利斯夫人和老罗斯福总统的女儿、也是众议院议长柯拉斯·朗沃斯的遗孀阿丽丝·朗沃斯夫人的鼎力协助，将伊娃的舞会安排在索尔格瑞夫俱乐部举行。伊娃在贝根夫人家中住了两个星期，应邀参加了许多同一型式的庆祝舞会，从而在华府结识了很多年轻的朋友。

鲁宾斯坦邀请了 100 多位青年人，其中多半是华府上流社会的子弟。这次舞会总共到了 300 多位嘉宾。舞台上摆出了一架史丹卫演奏钢琴，美国乐队协会主席朱里斯·史坦先生专门挑选了一个最出名的舞会乐队伴奏。鲁宾斯坦、妮拉和伊娃三人站在会场入口处迎接宾客，场面至为隆重：女士穿盛宴晚礼服，男士则着燕尾服打白领结。

乐队奏完《星条旗国歌》之后，鲁宾斯坦在钢琴前坐下，朗声宣称：“我现在演奏肖邦的大波兰舞曲，正式介绍我的长女步入社交界。”他这次弹得特别卖劲，也相当精采。弹完之后，伊娃和宾客们共跳了第一首华尔兹舞。这次舞会一直持续至凌晨，宾主才尽欢而散。多年之后，许多莅会的宾客仍在赞赏这次舞会办得极度不凡。

返回高塔路家中后，鲁宾斯坦就忙着灌制唱片，包括舒曼的《狂欢节》、



《狂想曲》和一张献赠给爱德华·格里格的唱片，

以及跟一位战后在墨西哥认识的波兰小提琴家亨利克·赛瑞恩合作灌制的勃拉姆斯小提琴奏鸣曲和三首亚瑟最喜爱的贝多芬奏鸣曲。这些唱片的录制成绩都很好。

1953 年左右，妮拉又动了一次艰险的大手术，好在不久她就康复了。那位日本花匠也因病自动告辞。亚瑟以后雇请了两名、后又增至三名花匠，一直没能将花园管理好。这对夫妇已在考虑将这座住宅卖掉了事。

亚瑟又开始了巡回演出，先从加拿大东部开始，然后从波士顿、纽约、华盛顿，一直到热带性气候的佛罗里达，另加上了古巴的哈瓦那。

古巴之后，亚瑟继续在美国中西部演出。在底特律演奏后的第二天，当他正忙着赶赴机场搭车，忽接妮拉打来的长途电话，通知有人愿出比他们原定价高出五成的钱购买高塔路住所，亚瑟当即表示同意卖掉。他们家从此离开了加州，迁居纽约，展开了生活中的又一新篇章。

妮拉在纽约市公园大道和第六十六大街口的一幢大宅子里找到了一栋公寓，全家人包括妮拉的母亲、两个小的孩子和女佣凯莎琳·卡德威尔一起搬了进去。伊娃则在附近找了一间套房和室友同住；保罗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华盛顿财政学院即将修完学位。雅丽娜进了夜莺中学，她学习刻苦，成绩优异，人人喜爱。强尼入学后，在学校的话剧团中总是饰演主角，极有艺术天赋。亚瑟·鲁宾斯坦则在美国东部的演艺活动中，比以往更活跃，更紧张，更称心如意。

搬到纽约后，一位在茱丽亚音乐学院学习、年约 15 岁的小女孩，她名叫黛博拉卡·汤希克，早年曾去卡乃基音乐厅向鲁宾斯坦献赠过一朵小花并轻声致贺。以后，这个小女孩每年都会这么作一次，从未间断过。亚瑟夫妇了解情况后，便把她请来家中喝茶，并聆赏了她弹的几支曲子，发现这女孩极具才华，造诣很深。此后，她每学会一首新曲，就来弹给亚瑟老师听。

一天，汤希克小姐来到亚瑟夫妇家，说由于学费太高，南斯拉夫政府已停止对她的学业资助，而未完成学业便离开纽约，今后就甬想再当职业钢琴家了。

出于对女孩艺术生命的惋惜，亚瑟·鲁宾斯坦伸出了援助之后，专程赶赴华府，找到南斯拉夫驻美大使。大使先生表示理解，愿意尽速跟他们的政府联系，以后又亲自到纽约来转达南联邦政府的答复：“我们的铁托总统提出建言，假如你这位钢琴大师肯指导汤希克小姐的琴艺，总统本人愿自掏腰包资助她在美国继续深造。”亚瑟当下满口答应。此后的两年期间，他经常辅导汤希克，直到这位小姐以优异成绩同时在中学和茱丽亚音乐学院毕业为止。

在巡回演出的间隙，亚瑟经常返回纽约。一天，他吃惊地看到卡乃基音乐厅门前贴出的一张海报，原来黛博拉卡·汤希克小姐竟在午后与晚间两场音乐会之间的下午五时最糟时刻举行一场独奏会，还送了几张包厢的票给亚瑟一家。当他们赶到音乐厅时，见听众十分踊跃，且多半是年轻人，此时的汤希克小姐，已出落成一位身材高挑、清纯可爱的黑发美女，身着一袭长礼服登台出场。接着，她演奏了极为杰出的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以及李斯特的《魔鬼圆舞曲》，演奏的速度惊人，获得全场听众如雷的掌声。大束大束的鲜花纷纷掷到了舞台上，演奏者一连答谢了两三首恩可曲，台下听众仍然不肯离去。直到音乐厅经理提醒下一场演出即将开始，必始清场时，听

众这才作罢，纷纷退场。亚瑟一家人冲入休息室紧紧拥抱住她，细一打听，才弄清事情的原委。原来这是汤希克小姐自己一手筹办的音乐会，有中学和茱丽亚音乐学院的同学来捧场，又能赚到一笔钱，何乐而不为。这位小姐说道：“不过反正我已下定了决心，付不起场租的话，就是去坐牢也在所不惜。”

不久，这位剑胆琴心、多谋善断的女郎便毅然返回了她的祖国，铁托总统在其夏宫亲自接见了她。后来，汤希克姑娘不仅是南斯拉夫的首席钢琴家，而且在德、意、西班牙等国也享有极高的声誉。亚瑟一家始终同她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这些年来，音乐界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分化组合，沉浮妍媸，各擅胜场，互有千秋：

渥拉德密尔·霍洛维次声称自己罹患大肠炎，不断取消演奏档期，最终完全放弃了演艺生涯。眼见这样一位卓越的钢琴家在演艺事业处于巅峰时期竟然不再演出，着实令人伤感。

亚瑟的年轻弟子威廉·卡柏，原本事业有成，有可能成为美国出生的最优秀的钢琴家之一，不幸在一次澳大利亚巡回演出之后，在飞返旧金山时因飞机失事而丧生。

敖德萨的杰出钢琴家、也是亚瑟的私淑弟子的艾密尔·杰尔斯，在英、法两国一举成名之后，由霍洛克邀请到了美国，后来成为在世界各国最受欢迎的钢琴演奏家之一。

在小提琴家方面，自从1962年奥地利小提琴家克莱斯勒去世后，只有贾沙·海费兹每次演出尚能卖个满座。贾克斯·狄博来到纽约后，曾在卡乃基音乐厅举行了一场演出。他演奏的圣—桑作品《哈瓦奈斯舞曲》和其他名曲可谓美不胜收，只因音量较弱而为舆论所诟病。两年之后，这位小提琴家就在一次飞往日本演出途中因空难而去世。另一位来自旧金山的青年小提琴家艾沙克·史登潜力深厚，且进步飞速。

在指挥家方面，较为著名的有希腊籍的狄米屈·麦楚普洛斯，是一位记忆力超人的音乐家。他在为任何协奏曲独奏部分担任伴奏时，从不用乐谱。后来他出任纽约爱乐交响乐团指挥，在指挥阿尔本·贝尔格的歌剧《沃伊采克》时全凭记忆，演

出异常精采。他本人也是一个极有水平、特有作为的钢琴家，不愧为是布索尼的入室弟子。他偶尔也喜欢演奏普罗科菲耶夫艰深的第三协奏曲，或是巴尔托克的作品，在钢琴旁指挥乐团。除狄米屈·麦楚普洛斯外，年轻指挥家中的佼佼者当推里昂纳德·伯恩斯坦了。他在一次临阵受命替代纽约交响乐团指挥亚瑟·罗津斯基之后，声名鹊起，随后就担任了波士顿交响乐团指挥查尔斯·孟斯的助手，此后经常在许多大城市担任客座指挥。

俗话说，不打不相识，亚瑟·鲁宾斯坦同年轻的里昂纳德·伯恩斯坦的头一次合作，是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当时亚瑟要演奏爱德华·格里格的协奏曲和曼纽·法雅的《西班牙花园之夜》，本来那次演奏系由亚瑟的老友狄西利·戴佛担任指挥的，他临时有病由伯恩斯坦代替。在正式演出的当天早上有一次练奏，由于他不尊重钢琴演奏家的意见，甚至诋毁这两首曲子，亚瑟一气之下，拂袖而去，拒绝与他合作。这引起了筹办这次演出、脾气火爆的法裔加拿大人的强烈不满。最后，伯恩斯坦屈服了，给鲁宾斯坦买了一条克什米尔的精美羊毛围巾，

到他旅馆来赔礼道歉。两人重又言归于好，和好如初。虽然来不及练奏，

但因为这两首曲子他都可以不看谱演奏，所以到正式演出时，他指挥得美极了。这场演出因而获得了无比的成功，

钢琴家和指挥家一连谢了五六次幕，听众才肯依依不舍地离去。

事后伯恩斯坦不胜感慨地说：“我有点喜欢这两首曲子了。”他同鲁宾斯坦从此成为难得的好友，双方合作多次，结果也都良好。直到七十年代，伯恩斯坦以其指挥兼作曲家的双重盛誉，一直在主宰着纽约的音乐生活，领导了多年的爱乐交响乐团，口碑甚佳。他还别出心裁，交替使用上电视、录音和举办儿童音乐会等新招为该团赚钱赢利。

乔治·塞尔也是一位素负盛名的指挥家，早年鲁宾斯坦在布拉格曾听过他指挥的歌剧就对他非常倾慕。后来塞尔担任克利夫兰交响乐团的音乐指导兼指挥。不出几年，他们的超然成绩就令称霸几十年的费城和波士顿交响乐团相形见绌。令人惋惜的是，塞尔去世过早，然而他灌制的贝多芬、勃拉姆斯、舒曼和其他多首交响曲的唱片，都为亚瑟·鲁宾斯坦的晚年带来了难以言喻的欢乐。

1955年，亚瑟·鲁宾斯坦突然心血来潮，打算将历年积累的全部协奏曲，分别在巴黎、伦敦和纽约各举行的5场音乐会中推出。好在巴黎音乐学院的顶尖交响乐团和伦敦的一个一流交响乐团都接受了亚瑟的这项宏伟计划，允诺在这些演奏会中跟他通力合作。纽约的霍洛克先生则缺乏这方面的积极性，鲁宾斯坦决定自雇一个交响乐团，请洛杉矶交响乐团亚佛烈德·华伦斯坦充任客串指挥，这样他个人的收入和霍洛克的佣金自然都会大大减少。

亚瑟计划中的演奏节目包括17部作品，为了展示某种特定形态，每次演奏会都是以一首贝多芬的协奏曲开始，以下是勃拉姆斯、肖邦、舒曼、莫扎特、李斯特、圣-桑、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变奏曲、弗兰克的变奏交响曲和法雅的西班牙花园之夜。在伦敦则以格里格的作品替代圣-桑作品。巴黎由尚·傅奈任指挥，伦敦的指挥则由阿德尔兰·鲍特爵士担任。伦敦与巴黎的演出均采用隔日轮流举行法，每次演出前一天有一次练奏。亚瑟乘飞机两地来回奔波。伦敦与巴黎两市的广大听众，都对亚瑟的这些演奏会给予最热烈的喝彩。纽约的5场演奏会，更是成绩辉煌，听众爆满，亚瑟本人也乐趣无穷，因为这些协奏曲都是他经常演奏的节目，只不过在这5场中悉数抖将出来罢了。其中的一些协奏曲还录制成了唱片，指挥仍是华伦斯坦先生

## 第十章再创辉煌

### 1. 重整巴黎旧居与十场义演

二次大战之后的年代，亚瑟夫妇每次返回巴黎，都得住在旅馆内，因为他们无法赶走赖在他们住宅里的那户人家。

碰巧占住房子的那对夫妇在闹离婚，俩人又都穷得叮当响。这时，亚瑟的律师劝他支付给他们一百万法郎（约值3000美元），打发他们迁出，免得惹上官司的麻烦。这样，鲁宾斯坦终于收回了自己在巴黎的寓所。

亚瑟夫妇趁热打铁，在贾曼妮的推荐下，立即雇请了一位建筑师，用了10个月的时间，把这座住宅重建一次，粉刷一新。雅丽娜和强尼初次到巴黎来游览，饱餐了法国首都的秀色，领略了花花世界的大观。

重建后的小洋楼颇具气派：楼下经过拓宽，楼顶另加阳台；前门进口处改建成一个由三道台阶引上去的凉台；前院的小花园也新辟了两块花圃；二楼多加了5间房子，饭厅旁增设了一间宽大的现代化厨房，以取代地下室那又脏又旧的灶披间；客厅和饭厅都加了橡木厨架。亚瑟夫妇再从纽约的贮藏

室中搬来了一些家具，配上原有的和新购的名画，使这个新居添加了一份温馨，几许雅致。

此后，亚瑟·鲁宾斯坦的生活便平均分配在欧美之间了。他也时常去以色列，每年在该地举行多场演出，以协助完善以色列的交响乐团，并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设立了音乐学讲座。

鲁宾斯坦回到纽约后，得悉霍洛克已把著名的德裔俄国钢琴家史维托斯拉夫·雷克特请到美国来，为他在卡乃基音乐厅安排了六场演出，演奏节目一成不变。

鲁宾斯坦去听了他的头一场。先是对他不演奏李斯特奏鸣曲而改弹舒曼的C大调幻想曲“大感失望”，继而发现雷克特弹奏舒曼这首幻想曲的“观点有些怪异”，觉得他的“音质极美，但在速度上有夸张的倾向。他的快板太快，而行板又太慢”，因而认为这首舒曼的曲子“的确把我听得稀里糊涂的。”在下半场，雷克特演奏了三首拉威尔的作品，鲁宾斯坦觉得“真没听过有人比他弹得更美了”，尤其是那首《倦意的感伤》“至今仍萦绕在我的耳际”。随后雷克特又弹了斯克里亚宾的第五奏鸣曲，鲁宾斯坦听来似乎是“一首新曲”，因为多年之前，他曾首次在伦敦演出过。亚瑟承认这位雷克特的确“是众人久仰已久的第一流钢琴家”。

雷克特首场之后，鲁宾斯坦就没有再去听他演奏，因为他自己必须立即动身去各地巡回演出。不过，在下一季演奏中，鲁宾斯坦又听了雷克特一次全部贝多芬作品的独奏会，他弹了四首贝多芬早期的奏鸣曲，以《热情奏鸣曲》终场。用鲁宾斯坦听完后的话说便是：“这次他在速度上走的极端，可真叫我有些吃不消了。”

从这两次聆听雷克特演奏的观感来看，亚瑟·鲁宾斯坦对这位俄籍德国钢琴家的榆扬确有很大的保留，这方面更多的是艺事上的意见相左，而绝非“同行是冤家”所能解释得清的。

几天之后，霍洛克在自己家里设宴款待史维托斯拉夫·雷克特，亚瑟·鲁宾斯坦夫妇也应邀奉陪。这是这两位钢琴家的首遭晤面，初次结识。10几位客人围坐在一桌丰盛的自助餐周围，食物全是俄国佳肴：鱼子酱、基辅肉片和鲑鱼干。此外，霍洛克还为这两位钢琴演奏家在书房里另摆筵席。席间鲁宾斯坦得知当年自己在敖德萨举行独奏会时，雷克特和杰尔斯一样都是他的小听友。雷克特说道：“当时我正在攻读建筑学，从未想过成为职业钢琴家。只是那晚听了你的演奏，我受到了极大的启发，才下定决心去莫斯科拜钮霍斯为师。”这里的钮霍斯就是鲁宾斯坦的老朋友哈瑞·钮霍斯，亦即是鲁宾斯坦另一挚友卡洛·许马诺夫斯基的表弟。

谈着谈着，这两位一老一少的钢琴家就演奏速度问题展开了正面交锋，而且互不相让。尽管双方唇枪舌剑，展开了艺事上的争鸣，鲁宾斯坦还是认为那是“一次美好的聚会。”第二天，两人都尝到了从未有过的酗酒痛苦，难过得只好向医生请求搭救了。

星移斗转，光阴荏苒，转眼已是1960年了。

霍洛克征询鲁宾斯坦对下一届纽约演奏季的规划时，这位钢琴家表示要举行10场钢琴独奏会，并将“这些演奏所得全部捐赠给10个慈善团体，以答谢多年来大众对我的爱护和支持。”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看看，艺术家也懂得感激，而不只是一味地要求提高报酬。”随后亚瑟列举了10个慈善团体，其中包括音乐演奏人员紧急基金会、犹太人团结控诉协会、



一个黑人慈善机构、一个协助儿童的“大老兄”慈善机构，另对雅丽娜和强尼两人所在的学校提供捐助份额。

这 10 场义演一经宣布，入场券立即被认购一空。亚瑟坚持要演奏 10 套完全不同的节目，并毫不掩饰这样作的意图，全是为了对抗雷克特“首场演出”竟然风靡纽约，六场演出又用的全是重复老一套节目。当然，这可是一项相当繁重的工作，亚瑟必须演奏 20 小时截然不同的作品。他得把过去经常演奏的乐曲全部搜集拢来，其中有他 30 年来从没碰过的贝多芬奏鸣曲。

为此，鲁宾斯坦设计了一套综合性节目单：除舒曼的交响练习曲和幻想曲之外，又加了狂欢节和他近期演奏过的高雅圆舞曲：勃拉姆斯和李斯特的精粹奏鸣曲，舒伯特那仙乐般的降 B 调，以及他所能想到的莫扎特、舒曼、勃拉姆斯、舒伯特和李斯特等人的短曲；重头节目则放在肖邦的主要作品上，包括他的奏鸣曲、诙谐曲、咏唱曲、即兴曲、玛祖卡舞曲、圆舞曲、波兰舞曲、前奏曲，以及他能正确演奏的几首练习曲；除了史塔温斯基、许马诺夫斯基和几首普罗科菲耶夫、魏拉-罗伯斯、拉威尔和德彪西的名曲外，他还选了阿尔贝尼斯的《伊贝利亚组曲》中的几首最精采的短曲；此外，答谢曲中自然少不了法雅的《火舞》和《纳瓦拉》。

10 场演奏在 24 天内完成。整个音乐厅不但狂满，连舞台边上都挤满了人。各种慈善机构不仅获得了一笔可观的基金，他们还在厅内向支持人士兜售各种高价义卖彩券。

RCA 唱片公司把这些演出全部录了下来，不过，鲁宾斯坦只准许他们发行许马诺夫斯基的四首玛祖卡舞曲、普罗科菲耶夫的《流浪者的幻梦》和魏拉-罗伯斯的儿童短曲。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怕其他的演奏节目中有太多弹错的音符。亚瑟像以往一样，演奏时不太谨慎，只注意灌注情感，却忽略了细节的处理。

就在这些年中，鲁宾斯坦的生活发生了不少的变化。

首先是他们家搬入了公园大道上一幢双楼公寓中，不但距离雅丽娜和强尼的学校近多了，而且他也开拓了新的生活领域——悬挂并陈列历来所收集的名画、珍书等。

其次是伊娃在艺事上日臻成熟，她在著名的编舞家兼舞蹈家艾葛娜丝·蒂密尔的建议之下，经美国国务院选派与其他三名舞蹈家去欧洲演出罗杰斯和韩默斯坦合编的歌舞名剧《奥克拉荷马》。在这次成功的巡回演出之后，伊娃放弃了舞蹈，转而致力于戏剧。在包括于外百老汇上演的《恶魔》等几部舞台剧中，她都有精采的表演。乐见其成的著名剧作家卡森·凯宁，请伊娃在其首次推出的《安妮·法兰克的日记》名剧中担任一个重要角色，这出名剧曾轰动一时。卡森和他那位名演员夫人露丝·葛登从此与亚瑟夫妇过从甚密。他们常在亚瑟夫妇去洛杉矶时，设宴款待，情意恳切。

就在伊娃演出《安妮·法兰克的日记》一剧之后的第二年，她突然决定跟一位长老教会  的牧师威廉·史龙·柯芬结婚。婚礼于一年之后在一所纽约教堂内举行。女儿出嫁，失去了“最理想的陪伴”，鲁宾斯坦自然“十分伤感”。女婿先是在一所小学教书，后在威廉学院任教。在那里，他们生下了头一个千金。在女婿荣任那鲁大学的牧师之前，他们这对小夫妻又一连生下两个儿子。

保罗在纽约和加州先后工作了一阵之后，应召参加了美国陆军部队。

亚瑟·鲁宾斯坦本人在这段岁月中，每年至少举行 100 场演出。

这一时期跟亚瑟一家过从甚密的友人，当推在华盛顿历史性巨厦中过着独身、豪华生活的维琴妮亚·贝根女士了。她家就座落在亚瑟曾演出过的宪政厅附近。多年来，她都把亚瑟一家子当成自己的亲人。每当鲁宾斯坦巡回演出到华盛顿，都有游子如归的亲切感。每次演奏之后，她必定在她那巨厦或极美花园里摆设盛宴款待。贝根女士还喜欢与亚瑟一家结伴旅行：她曾与亚瑟夫妇、伊娃和保罗结伴同游巴西、阿根廷、智利和秘鲁等南美国家；还同他们去过希腊、波兰和巴黎。这位精力充沛的夫人，从不曾错过任何一次社交活动，经常出现在层出不穷的午餐、晚宴或盛大的舞会中。

## 2. 给听众以艺术享受

在长达 70 年的乐坛生涯中，以琴键征服了世界的亚瑟·鲁宾斯坦，仍然刻意追求他那“让听众享受更多更好的耳福”的至尊至圣境界。

1958 年，华沙爱乐交响乐团邀请亚瑟担任独奏，举办与他们合作数场的音乐会。渴望与家乡中劫后余生的亲友晤面的那股子无法抗拒的诱惑，是促使亚瑟夫妇接受邀请的主要原因。他们带着 13 岁的雅丽娜和 12 岁的强尼从巴黎乘坐飞机抵达华沙机场，受到妮拉的一大家子亲人、亚瑟的两名侄子和一名外甥女以及音乐界一大批人士的热烈欢迎，下榻于那家古老的布里斯图大饭店。一路上，他们亲眼目睹波兰人民在遭受巨大的战争创伤之余，又奇迹般地站立起来，并把自己的首都建设得比昔日更漂亮更壮丽更宏伟。

鲁宾斯坦在克拉科夫举行了一场演出，两个孩子也有机会瞻仰了这座未曾遭受摧毁的古城。此后，亚瑟返回华沙，在文化厅举行了一次午场演出。亚瑟的老家罗兹市曾请求他去演出一场，遭到了钢琴家的婉拒。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一想到我父母的茔地惨遭损毁，每一条街道的房舍都会使我忆起我心爱的亲友已横遭杀戮，我的残破心境是无法平静的。”

1959 年，鲁宾斯坦又返回波兰作了一次更大规模的巡回演出。

一天上午，罗兹市长在市委书记的陪同下，乘车来到华沙邀请亚瑟去家乡接受“荣誉市民”的表彰。鲁宾斯坦这时的感觉是：“如此崇高的殊荣赠予一名反共的犹太斗士，而且还是改变了国籍的人，我怎样也难以推让拒领的。”这样，他们便在亲友的簇拥下，驱车直驶亚瑟曾多次演出过的老音乐厅。亚瑟·鲁宾斯坦在与当地官员一同坐在舞台上，听取市长宣读表彰荣誉状之后，接受了当地交响乐团委员会、音乐学院、大学和许多工厂企业方面的人士所敬献的鲜花和书籍。代表们向亚瑟表达的热爱和钦敬，使这位钢琴家“感动得热泪夺眶而出”。这时，鲁宾斯坦所想到的，竟是“我父母如能出席如此盛大的仪式，他们的心里不知该有多么快乐！”他满怀感激之情快步走向钢琴，弹了几首在这座音乐厅中曾广受听众喜爱的曲子，让故乡父老大饱了耳福。

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现代化的音乐大厅落成的那天，举行了盛大隆重的庆典。亚瑟·鲁宾斯坦自然躬逢其盛，并用自己的精湛琴艺使以色列听众大饱了耳福。这一天，也是特拉维夫音乐界引为最自豪的日子，因为以色列爱乐交响乐团终于获得了一个令人钦慕而又稳固的演出基地。

筹建这座音乐大厅的最先发起人，是美国费城的傅立德·曼，他带头捐献了一笔巨款，接着美国其他的爱乐人士也捐募了更大的数额，特拉维夫市和以色列政府则提供了建筑所需的剩余款项，因而这座音乐厅就是以最早捐献巨款的傅立德·曼命名的。

在音乐厅落成启用的盛大庆典上，里昂纳德·伯恩斯坦出任乐团指挥。

在演奏开始时，伯恩斯坦指挥乐团先奏以色列国歌，“非常感人”。紧接着，班一顾伦以希伯来语作了冗长的开幕词，鲁宾斯坦等人包括伯恩斯坦在内都听不懂，而由基督徒、法国大提琴家保罗·托特利叶为他们作翻译。托特利叶很早就爱上了以色列，曾携其家人在以色列的集体农场生活了整整一年。随后演奏乐曲，先由艾沙克·史登演奏了一首小提琴协奏曲；继由保罗·托特利叶指挥、鲁宾斯坦弹奏了贝多芬的《皇帝协奏曲》。这次演奏的中场休息时间特别长，亚瑟在弹完最后一个节目后，没有演奏答谢曲，而是拉着始终被冷落一旁的傅立德·曼回到舞台，用英语向听众介绍了这位倡导兴建这座音乐厅的发起人，赢得了满场热烈的掌声，盛会到此结束。据查傅立德·曼之所以备受冷落，是因为盛会主持人班一顾伦责怪他“光顾着为特拉维夫而不为耶路撒冷兴建一座音乐厅”。

20世纪50年代的中期，亚瑟·鲁宾斯坦对威尼斯的钟爱与对波丽格娜克王妃宫邪度假的甜美追忆，使他非常渴望再去那儿避暑。正在这时，渥尔皮女伯爵慨然邀请亚瑟去她那“吉奥狄卡”的美丽别墅作客。这座别墅两旁各有一座花园，一座是果园和菜圃，另一座则主要是花圃。

在别墅消夏的日子里，鲁宾斯坦早上练琴，随后便把钢琴让给雅丽娜和强尼去弹，他们这时已可凭记忆四手合弹不少支曲子了。

一天，他们在别墅举办了一次盛大的酒会，宾客中包括了伊果·史塔温斯基在内的一些著名作曲家、音乐家和乐评家。雅丽娜和强尼竟不畏众多行家在场，高高兴兴地合弹了福莱的全部童谣组曲和拉威尔的《鹅妈妈》。这群音乐界朋友边听边大为惊羨，史塔温斯基甚至大声嚷嚷：“弹得还挺不错嘛！”

亚瑟夫妇在威尼斯度过了两次难忘的夏天。一次是当时担任威尼斯影展评委主席的瑞内·克华尔先生邀请亚瑟俩口子观赏影展。当时他们同众多的大明星和制片商们同时投宿在利多河畔的精益大饭店内，还跟钦慕已久的大导演维多利奥·狄西嘉和另一些名人共进午餐。观赏参展名片之后，在杜卡尔宫邸和其他名宫常常举行盛大酒会和舞会。只是由于气候湿热，威尼斯享受不到应有的休息。

1957年夏，妮拉租下了一对法国明星夫妇尚一路易·巴洛和玛德琳·瑞诺的农庄，该农庄就座落在杜维尔城附近。孩子们很高兴在农庄居住，他们继续追随跟他们一起避暑的老师密尔·贺洛德学习钢琴。

1957年7月27日，正是亚瑟和妮拉结婚25周年的纪念日。他们在杜维尔的赌场内举行了一次盛大宴会，从巴黎和伦敦请来25位好友，共同欢度这一银婚吉日。宴会极尽豪华奢侈的排场，宾客酣舞直至深夜才曲终人散。

这一切都十分惬意。不过，漫漫长夏接近尾声之际，下一届演奏季即将开始。这时，鲁宾斯坦常常感到担心，生怕一段时期长休之后自己是否还能吸引听众享受更多更好的耳福。他渴望在每季的第一场演出时就能获得听众的掌声和嘉许，这样他才能愉快地继续以后的巡回演出。

仲夏的一天，亚瑟·鲁宾斯坦获悉他的岳母在美国堪萨斯城病逝的噩耗，当时莫林纳斯基老夫人已同她的长女温黛住在一起。妮拉立即从巴黎赶去奔丧，并安排将她母亲的遗体运往华沙，埋葬在荣誉国民公墓其先夫的墓旁。为了不让两个孩子（雅丽娜和强尼）留在巴黎无人照料，鲁宾斯坦在去摩洛哥的蒙的卡罗等地巡回演出时，只好带着他们一同前行了。

60年代初期，多所著名大学纷纷颁赠荣誉博士学位给了亚瑟·鲁宾斯

坦。

耶鲁大学校长亚佛烈德·葛利斯华尔德先生邀请亚瑟·鲁宾斯坦在该校毕业典礼的前夕到他的官邸过夜。通常他都要宴请那些接受颁赠学位的贵宾。席间，这位校长悄悄地透露，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这次也是获得这项殊荣的一位嘉宾。他说道：“因此各位朋友如果看见大批警察和摄影人员，请不必惊慌。总统要在最后一刻才会到达。”

第二天一早，应邀嘉宾都穿好大礼服，戴上方帽子。然后两人一排，登上面对大广场的一座讲坛，分坐在葛利斯华尔德校长的两旁，下面是黑鸦鸦的人群。

约翰·肯尼迪在仪式开始之前莅临。葛利斯华尔德先生宣布请他接受荣誉学位，一阵热烈掌声过后，肯尼迪即席发言，就一项引起争议的政治问题发表了近半小时的演说。在场的那鲁大学的学生反应十分冷淡，据说“肯尼迪总统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

轮到宣布亚瑟·鲁宾斯坦的姓名时，台下的群众一阵沸腾，场面至为感人。这次由于肯尼迪总统的光临，宾主照了好几百张相。其盛典的场面，较之这位钢琴家接受后续八所大学赠予学位的场面，当然是最隆重、最热络的一次了。

也就在60年代初期，亚瑟·鲁宾斯坦灌制了几张高质量的重要唱片——由奥地利籍的约瑟夫·柯里普斯担任指挥，两人合作演奏勃拉姆斯的降B调协奏曲和亚瑟最喜爱的莫扎特的C小调。在制作和销售的过程中，每次试听，柯里普斯都会失声惊呼：“这简直是出神入化了！”

此后，在美国长期巡回演出期间抽空陆续灌制的一套精湛唱片，是亚瑟·鲁宾斯坦和亚佛烈德·华伦斯坦指挥合作完成的，它包括李斯特的降E调协奏曲、弗兰克的变奏交响曲、圣-桑的G小调、许马诺夫斯基的协奏曲和四首莫扎特的协奏曲。这一系列唱片的录制，使鲁宾斯坦忙了整整一个音乐季。

1963年1月17日，鲁宾斯坦夫妇的二女雅丽娜已出落成18岁妙龄的青葱少女了，她同时以优异成绩从高中毕业。亚瑟去华盛顿演出时，抽空忙着筹办把爱女推入社交界的隆重舞会。他们夫妇决心重演12年前的故事，把它办得跟伊娃那次舞会同样精采，令人拊掌称绝，余味绵长。

这次，老罗斯福总统的女儿、美国众议院议长的遗孀阿丽丝·朗沃斯女士又帮忙将此项舞会安排在索尔格瑞夫俱乐部举行，维琴尼亚·贝根女士也邀请雅丽娜提前在她家小住，以便熟悉许多同类型的庆祝舞会，结识一些年轻朋友。在正式举行舞会的那一天，亚瑟夫妇请来了当时顶尖的乐队，在会场上摆好了演奏用的钢琴。雅丽娜穿一袭华丽的晚礼服，婷婷娉娉，楚楚动人，舞会轰动一时，达到了预期效果。

中国素有“七十古来稀”之说。不过，这个年限对亚瑟·鲁宾斯坦来说，却是个例外。因为他老当益壮，艺事仍长盛不衰，生活俨如彩虹般美艳。

就在亚瑟76岁高龄之际，他那每年一度的欧、美巡回演出，竟扩展到了包括新西兰在内、重返澳大利亚的破冰之旅。一位娱乐界大亨为亚瑟提供了赴南太平洋部分国家演出的合约。在回程中，他还可以在香港和印度稍事逗留，演出数场。鲁宾斯坦把这称作“超级观光旅游”，认为此行除带给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精采演出，让广大听众享受更多更好的耳福之外，也为自己的家小大饱游览之福。每到一处，人们都像接待阔别已久的老友般热情接待着



亚瑟家人。

亚瑟夫妇带上雅丽娜和强尼一道随行。他们从纽约启程先飞旧金山，然后转往檀香山，在当地痛痛快快地玩了一周——游泳、冲浪板，还饱啖了美味的凤梨。

在飞往澳大利亚悉尼的漫长旅途中，他们在斐济\_\_休息了一宿。到达该地时，由于时差关系，日历上仍是“昨天”，真有意思！澳大利亚演奏会经纪人哈瑞·密勒亲去接机。这次在他的安排下，亚瑟一家人在当地玩得过痛极了。

二战后澳大利亚政府向白种移民实施门户开放政策，欢迎 10 万波兰人从英国移民入境，并为他们安排了就业机会。墨尔本就有一个波兰上流人士俱乐部。悉尼有一个波兰诗人、画家和音乐家联谊会，还举行盛会欢迎了亚瑟全家。

这次，亚瑟一家人又去了澳大利亚著名的动物园游玩，动物园园长为此特地准备了一辆汽车代步，让他们在全园游览了一圈，在每一座兽栏旁逗留，让孩子们抚弄抱玩无尾熊。园长还带领他们去袋鼠的产房，观看袋鼠母袋中藏着的小宝贝，袋鼠都安静地蹲坐着。就连笑鸟这回也驯顺多了，发出了声声的迎客温笑。

鲁宾斯坦的这次巡回演出，由布里斯班的两场开始，随后返回悉尼又举行了一场。哈瑞·密勒陪同亚瑟一家乘飞机一同前往墨尔本和阿得雷德。亚瑟在这两个城市分别举行了几场演奏，每场演出爆满。这令哈瑞十分高兴，他跟亚瑟一家四口人

都相处得十分融洽。

亚瑟全家的澳大利亚之行，在阿得雷德告一段落。接着，他们飞往新西兰惠灵顿\_\_的航程既漫长乏人又惊心动魄，还险些掉落在大海上。他们都觉得惠灵顿和奥克兰\_\_两市很像英国的伯明翰\_\_和曼彻斯特。大英国协巧妙地在所有自治领与殖民地上都留下了烙印。不过，他们在惠灵顿却也发现了一丝异国的情调，那就是当地居然有一家地道的法国餐馆，他们一家人的三餐都是在该餐馆吃喝的。

鲁宾斯坦在新西兰的首次演出成绩斐然，特别是头两场独奏，使当地听众大饱耳福，受到特别热烈的欢迎和音乐方面的了解，佳评如潮。

其后，在奥克兰一连两天举行的两场演出，却碰上了小小的麻烦。

原来亚瑟使用的那架钢琴，是重新调整后，特地从伦敦运来的史丹卫钢琴。可他在试弹时，却发现有两个琴键动作不灵，

每次按过后，都会卡住跳不上来。经过一个满嘴啤酒味的老调

琴师摆弄一番后，到正式演出时，迄无好转，首场演奏的第一支曲子是月光奏鸣曲，亚瑟发现那两个琴键依然不听使唤，整个键盘都显得不稳。钢琴家在演奏这首奏鸣曲和其他节目时，急得手忙脚乱，不断为拉起这两个不驯的琴键而拼搏不已。不过，

他总算硬撑到了终场，没有半途而废。事后他想起这事，总觉得不可思议似的。

因此，亚瑟·鲁宾斯坦理所当然地拒绝了次晚的演奏，加之根本没有备用钢琴可资取代。哈瑞·密勒在绝望之余，请来了一位口中无啤酒味的年轻专家。此人来到钢琴跟前，掀开琴盖，只略施小技，便使那两个琴键变得乖顺起来，整个钢琴的品位由是剧然提高，发出的声音最美妙，也最清晰动人。

当晚亚瑟的演奏格外出色。当热情的听众大饱耳福之后，频呼恩可，声震会场内外。这时，鲁宾斯坦扬手止住听众的潮涌激情，大声说道：“假如各位没有听累，我愿把昨晚的节目再给大伙儿献奏一遍。”亚瑟话音刚落，也不顾台下会作出什么反应，

就重弹了一遍《月光奏鸣曲》。最后，赢得了全场的频频欢呼和阵阵喝彩。

亚瑟一家人把整个岛屿游览了一遍，观赏了毛利\_\_土著居民的民族舞蹈，以及他们用来煮熟鸡蛋的热泉。在美丽的基督教堂音乐厅演出之后，他们返回悉尼演奏最后两场，又在一个小城完成了这次巡回的终场演出，这才跟哈瑞·密勒一起飞赴香港。

这次在香港这个“幻梦仙岛”上的演出可好了。亚瑟是在一座现代化的宏丽大会堂内演出，而不是像上次那样在烫人的灼热屋顶之下。看来英国人已将他们对音乐喜爱的种子播撒到了这个东方小岛上，他演奏起来感到格外轻松，也分外愉快。当地的一位财势雄厚的影业巨子是个精明而又可亲的上流绅士，他邀请亚瑟一家在他的私邸中晚宴，畅谈甚欢。这次重游香港的另一高潮，是当地主办音乐会人士设下的盛宴。席间共有 13 道美味佳肴，每一道菜的分量极少，但却煞是精致。香港另有一股难以抗拒的魅力，那就是物美价廉：各种衣物、珠宝、照相机和收音机等商品比起其他地区要便宜得多。瑞士和日本的精密仪器，其价格比原产地还要低。亚瑟一家人买了许多衣服，不仅在 48 小时内全部交货，而且价钱只及欧洲同类商品价码的五分之一。

离开香港，亚瑟一家人在新加坡稍事逗留，又在曼谷\_\_度过了几天愉快的假期，畅游了当地的庙宇和观赏了被称为“曼谷脉搏”的湄南河\_\_水上人家的生活异趣。

鲁宾斯坦的下一站是印度首都新德里。\_\_由于哈瑞·密勒的安排，他们认识了当地的一位显要人士，并由此人担任向导，

游览了各处的迷人美景。根据这位向导的安排，他们决定早上 7 时乘飞机飞赴亚格拉\_\_。去参观著名的泰姬·玛哈尔陵。\_\_下午稍晚，亚瑟飞返新德里。第二天他们又匆匆赶往孟买，\_\_在当地最大的音乐厅举行演奏。在去孟买的前一天，强尼抓紧时间，

独自雇了一辆计程车，专程去亚格拉摄制了一部著名泰姬·玛哈尔陵的纪录影片。晚上回返新德里时，他人已经累得不成样子。但他拍的这部影片，是他父亲所看过的最佳的一部片子。到达孟买后，碰上了伊娃陪同她的夫婿威廉·史龙·柯芬在当地公出。亲人异国邂逅相逢，自然无比惊喜。

亚瑟·鲁宾斯坦在孟买的这场演出，是他在印度举行的唯一一场，据说也是他这次巡回演奏“画龙点睛的高潮”。因为在任何一处，他都没有受到过听众如此的热爱，当地主办音乐活动的人士也给予他们罕见的欢迎和殷勤的接待。孟买演出一结束，哈瑞·密勒便与亚瑟夫妇告别，彼此分道扬镳了。

接下去，亚瑟一行便是尽情地游览各地的风光。他们先在伊朗首都德黑兰\_\_停留了两天，在国家银行的保险库内观赏了他们收藏的著名皇冠珠宝。随后，他们一行到达伊斯坦布尔，勾起了他的无限回忆。亚瑟带领雅丽娜和强尼看遍了当地一切值得观赏的古迹，这两个儿女犹嫌不足，又单独跑去游览了拜占庭和土耳其的皇宫。

1964 年 10 月，亚瑟·鲁宾斯坦继大洋洲和西南亚之行后，又在索尔·霍洛克的安排和陪同下，以每场 2000 美金的酬劳，带着妮拉出发前往莫斯科。

包括他的“知音”艾密尔·杰尔斯在内的许多当地音乐家都去机场迎接。杰尔斯当天碰巧也有远行，但这位私淑弟子行前在报章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欢迎从美

国远道而来的钢琴家兼恩师亚瑟·鲁宾斯坦。

这次莫斯科之行的首场演奏，是跟吉利尔·康德拉辛指挥的交响乐团合作，演奏了勃拉姆斯的降B调、肖邦的F小调和柴可夫斯基的协奏曲。演奏一完，亚瑟所受到的热烈喝彩是“他平生未曾经历过的。”当他得知预售一空入场券价格高昂，

远非一般学生和教授所能承担得起时，便建议康德拉辛在次日上午11时另加一场，演奏同样的节目，入场券免费，但只限于招待与音乐有关的人士。在特加的那场演奏会上，亚瑟·鲁宾斯坦还特意加奏了贝多芬的《皇帝协奏曲》。

列宁格勒的演出令亚瑟永世难忘。这次，他在历史悠久的贵族俱乐部音乐厅举行了两场演奏。列宁格勒交响乐团的全体团员从舞台上起立，跟听众一起对亚瑟作了长时间的致敬欢呼。

亚瑟在莫斯科的最后一场演出是肖邦作品的独奏会。文化部长叶·福尔采娃也坐在听众席上。官方包厢中则坐着一位“颇显孤寂的贵夫人”，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妻子。第二天，“她那不可一世的丈夫就被同党罢黜了”。

当鲁宾斯坦演奏完最后一支答谢曲之后，福尔采娃部长在后台休息室的门口出现，并缓缓地朝亚瑟走来，张开双臂拥抱了他，“她那又大又软的乳房令我感到十分的不自在。”

返回巴黎的途中，亚瑟夫妇决定将纽约的昂贵公寓卖掉，因为在大学就读的雅丽娜租下了自己的公寓，而强尼从柯立盖特中学毕业之后，也去洛杉矶加州大学攻读戏剧表演专业了。

1965年，亚瑟在欧洲举行了一次辉煌的巡回演出，也乘机去华沙在新建的宏丽歌剧院观赏了许马诺夫斯基的歌剧《罗杰王》。这出歌剧听起来像是神剧，表演则稍嫌僵硬，但全剧的音乐则是庄严、动听的。合唱占全剧的重头部分，演唱也是无懈可击。

那年夏天，亚瑟夫妇在西班牙的马贝拉镇租赁了一幢很舒适的房屋。他们在主房旁边增盖了一间工作室，再从巴黎运来了一架史丹卫钢琴。妮拉买了一些简朴的家具，加上烧了一厢壁炉，室内便流溢出一股亲切温馨的气氛，成为一个理想的写作环境。鲁宾斯坦自传的上册《我的青春岁月》就是利用六个暑期在这间工作室里创作完毕；他的自传下册《我更多的岁月》也是在这里开始动笔的。

1966年，亚瑟·鲁宾斯坦在妮拉和雅丽娜母女的陪同下，又重返日本作了一次巡回演出。日本也和德国一样，战后获得了飞速的恢复和发展。由于人们勤奋工作，这两个国家很快都达到了繁荣的巅峰。东京的一家重要报纸发起并赞助了一个交响乐团，该乐团在东京的音乐生活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也正是这个交响乐团，邀请亚瑟跟他们合作演出15场。

鲁宾斯坦尽量搜索记忆中的日本，对比现实中的东瀛，发现变化太快，恰如东海扬尘。在大都市中，随时可见主修音乐

的学生。他们在西方音乐的造诣上，展现了可观的潜力和了解，

其中不少人还曾在国际大赛中得过奖。早在1935年，亚瑟到过的一些小

城，如今都发展成为庞大的工业中心。日本南部的大阪市不但有自己的地方报纸，也同样资助了一个交响乐团。在鲁宾斯坦的眼里，“整个日本似乎激发了一股音乐狂热”。因此，

他对这次日本的巡回演出非常满意，尤其是对最后一场的演出历久难忘。那次演出是在他们为世界运动会筹建的室内运动场中举行的。鲁宾斯坦当场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协奏曲；听众至少有 14,000 人，现场挤得水泄不通，雅丽娜还没有坐位，只好从后台休息室内搬出一把椅子，才算解决了坐的问题。除天皇之外整个日本皇族，也都全体出席聆听。

演奏会散场之后，亚瑟父女一下子陷入了好几千人的重重包围圈中，群众纷纷向钢琴演奏家索取签名，致使他们无法走近汽车。一个小时之后，警察赶来为这两个可怜的父女解围开道。他们好容易才挤进汽车，汽车也才缓慢地往前爬行了。不过，亚瑟在此特别指出：“这批群众非常和善有礼，不停地朝着我们微笑，只是人数太多，汽车根本无法开动。”

妮拉决定先行离开日本，越北极飞赴巴黎；亚瑟则打算携带幼女经香港、曼谷等地去巴黎会合。亚瑟在前往香港途中，曾在韩国首都汉城\_\_举行了一场演出。不过，在到达汉城时，他们正碰上一场瓢泼大雨。在去旅馆休息之前，他还得去汉城市政府接受颁赠“市钥”的隆重仪式。正式演出地点是汉城大学的音乐厅，只是供演奏用的钢琴“相当差劲”。

到达廉价购物天堂香港后，亚瑟接受女儿的请求，准备在罗马再玩一天，因为预计抵达罗马时才早上 7 点钟。为此，他通过越洋电话，预订了罗马精益大酒店的房间。之后，他们父女俩便放心大胆地飞离了香港。途中在新加坡、曼谷和新德里作了短暂的过镜停留。到达德黑兰机场时，他们就买了 4 盒半公斤装的鱼子酱。飞机经过特拉维夫，平安地飞抵罗马。

但这次在罗马的一天停留却极不理想，精益大酒店客满，经该店在对街夏意大酒店另订的房间，也要到午后才能腾出来。父女俩无法，只好去法妮西纳别墅参观拉斐尔的壁画。经过好一阵寻寻觅觅，他们才找到了业已更名为“意大利艺术学院”的旧址，总算参观到了在阳光中仍在熠熠闪闪的拉斐尔壁画。参观完毕，他们父女午餐之后，又去博吉斯宫观赏了宝琳·邦纳帕特的裸像、提香\_\_的《圣洁和淫秽之爱》和其他珍贵秘藏。大饱眼福之后，他们才去夏蕙大酒店提取行李，准时赶到达文奇机场，在巴黎安然降落，然后找了一辆计程车，返回了家中。

当时妮拉去了美国，家中男仆也已经安睡了。父女俩无奈，只好驱车至福桂餐厅，享用了一顿美味的法国大菜。晚餐后，他们父女俩又去一家戏院看晚场电影，直到午夜一时才回家就寝。

后来，鲁宾斯坦把这一天称为他“一生中 longest 也最迷人的 24 小时。”

1966 年下半年，鲁宾斯坦在继日本的 15 场演出之后，又去南斯拉夫、布达佩斯和伊斯坦布尔进行了巡回演出。

在下一次的美国巡回演出季中，鲁宾斯坦与瓜纳利四重乐团合作录制了几张室内乐的唱片，该团成立不久，但技术精良。

他们在很短时间内，便录完了勃拉姆斯的三首钢琴四重奏、他的五重奏和舒曼的五重奏，效果奇佳。他们双方受到这次成功的启示，随后又合作录制了德伏夏克\_\_的钢琴五重奏、极不寻常的福菜的降 E 调四重奏和他的 C 小调钢琴四重奏，结果也都良好，双方都非常满意。

60 年代中期，亚瑟·鲁宾斯坦忙于灌制自己的独奏唱片。



他在纽约最后一次地演奏了肖邦的全部玛祖卡舞曲、舒曼的圆舞曲和肖邦的两首奏鸣曲。同年，鲁宾斯坦跟 RCA 唱片公司合作，在罗马郊外建造的完美录音室内录制了李斯特的奏鸣曲、舒伯特的《流浪人幻想曲》、舒伯特的降 B 调奏鸣曲和肖邦的全部华尔兹舞曲。此前几年，亚瑟已经录完了肖邦的前奏曲、诙谐曲、叙事曲、波兰舞曲和即兴曲。

早在少年时期，亚瑟就听到过约克琴教授四重奏的私下练奏，给他留下了生动难忘的印象。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很热衷于灌制自己拿手的交响乐曲、独奏曲和许多室内乐唱片了。因为在亲切的家庭氛围中聆听，别有一番情趣。其实有许多为亚瑟极为喜爱的曲子，虽说其中有不少曲子他从未公开演奏过，只在私下里不停地弹练，孤芳自赏，以琴自怡罢了。

1967 年初，当亚瑟·鲁宾斯坦进入 80 高龄之际，他的儿子保罗的第二任妻子为这位老耄生下了头一个孙儿，取名杰森。

1967 年 7 月，正当鲁宾斯坦仍在四出演奏奔忙的时刻，又爆发了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战争。在以色列人赢得了这场战争之后，亚瑟又重访了以色列，有机会亲吻了高达·梅耶总理的手，向她申致最深的感激，也向“胜利英雄”达扬和拉宾等人表达了敬意。通过这一重大的国际事件，进一步表现了亚瑟·鲁宾斯坦对以色列的赤诚拥戴，对犹太复国的无保留支持。

### 3. 喜获金光闪闪的奥斯卡

拍摄名人影片，在西方早已相沿成习。

一天下午，《费加罗报》的著名乐评家伯纳德·盖涅提前来亚瑟家走访，打算介绍一位很有才华的法国影视界青年跟这位钢琴家认识，然后为法国电视拍一部有关他个人的影片。亚瑟对这号事不表露乐观，但表示愿意认识这位年轻人。因此，他决定邀请这位乐评家和他那青年朋友共进午餐。

这顿午餐吃得津津有味。亚瑟对这位法国电视记者法兰索·瑞申巴赫的印象很好，既富创意，个性也讨人喜欢。两位贵宾的想法不谋而合，都敦请亚瑟随意漫谈，谈他的人生，谈音乐，谈他的家庭，谈他所想到的一切事。鲁宾斯坦则承诺合作，但因为要去马贝拉避暑，之后还得去伊朗和以色列演出，所以嘱咐他们最好先把脚本尽快写好，寄到马贝拉去审阅。这事就这么决定下来。

十天过去了，亚瑟在马贝拉仍未见寄来脚本。他心里不由犯起了嘀咕。谁知就在第二天，他家一下闯进来了六七个人，其中包括瑞申巴赫和盖涅提两位先生，并当即宣布马上去兰园开拍。他们认为，“有鲁宾斯坦这个活人在，还需要什么脚本。”

就这样，这部使亚瑟·鲁宾斯坦获得一座金像奖的影片算是开镜了。

一行人游遍了马贝拉小镇，又陪伴亚瑟夫妇和雅丽娜去了伊朗，钢琴家在波斯波利斯城\_\_大流士\_\_和歌萨王的废墟前演奏。伊斯法罕\_\_的美景全都摄入瑞申巴赫的镜头中。但真正显示这部影片“即兴”特色的一场，是在回教王花园宫庭内拍的景色，简直是《一千零一夜》的豪华场面，加上运用“移花接木”的剪接手法，把澳大利亚悉尼国家动物园的笑鸟那滑稽情景也巧妙地移插进去，平添了不少的韵味和离奇。

在伊朗也发生了一件令人不安的事。

一天早上，妮拉突发一场怪病：无法行动。这样一来，大伙儿就显得左右为难，因为鲁宾斯坦得跟随拍片小组前往德黑兰，中途在伊斯法罕稍事停留；当晚还得飞往以色列，以便次日能拍摄到钢琴家和交响乐团练奏的那场

精采一幕。经过再三

考虑，决定让雅丽娜留在设拉子\_\_陪伴母亲，然后尽快去特拉维夫与他们会合。但等鲁宾斯坦一行到达德黑兰，并打电话给设拉子的投宿旅馆询问妮拉病情时，得到的回答却是：“两位女士都已经走了。”鲁宾斯坦一听慌了神，脑海里泛起了种种难以揣测的遐想，其中被救护车拉去医院动急救手术的悬念，一直使他心惊胆战。他想到这里，随即赶赴机场，准备立即飞返设拉子。待亚瑟到达机场候机室，却见妮拉、雅丽娜和摄影小组人员正围坐在餐桌旁享用美点。这时鲁宾斯坦惊喜交集，立即决定跟大伙儿一起愉快地飞往以色列。紧接着，在以色列进行了紧张的拍摄，完成了这部影片的最感人段落。随后，一行人又去了纽约，这才大功告成，返回了巴黎。

影片拍摄工作落幕之后，亚瑟·鲁宾斯坦便开始了自己的演奏乐季。在巡回演出期间，他很少想到这部影片，即或偶尔想到，也只觉得全片不够完整——匆匆忙忙，过于即兴，常常未经导演或试拍就开机，说话欠熟虑，演奏嫌草率，等等等等。

但就在这时，瑞申巴赫将毛片初演了一次，朋友们看了，都纷纷写信赞扬这部片子，甚至电讯从巴黎传到了美国。一次，亚瑟在摩洛哥的蒙的卡罗市演出之后，摹见伯纳德·盖渥提就站在音乐厅的大门口。交谈之下，亚瑟始得知美国国家电视广播

公司要求他作某些英语配音，该公司愿出高价播映。喜讯传来，他们当即打开香槟酒庆贺，一瓶又一瓶，直到尽欢而散。

得到这笔钱后，瑞申巴赫就根据这一小时的电视影片剪辑成一部完整的纪录片。当这部纪录影片在康城影展中推出时，放映厅里挤满了观赏的人群，其中有全部评委，亚瑟也在那里第一次观赏到了。不过，他边看边胆怯心虚，生怕挨骂遭嘘。殊不知大伙儿竟纷纷起立，向他祝贺道喜。这一整天整晚，亚瑟都忙得不可开交：不是接受一批批的记者采访，就是上电视，用不同语言向多国观众发表冗长的讲话。

这部影片在巴黎香树丽舍大道上的一家戏院举行了盛大的首映仪式，巴黎的知名人士几乎全都出席盛会。单是巴黎一市，就有5家戏院联映了好几个月。法国影艺委员会选派这部片和另一部故事长片参加角逐当年好莱坞的金像奖。妮拉和瑞申巴赫应邀出席了在洛杉矶举行的颁奖典礼。这时的亚瑟·鲁宾斯坦，心情异常紧张，特意留在纽约举行演奏会，连电视上的颁奖实况转播都不敢去看。影星佛烈亚斯坦上台拆开信封，宣布亚瑟的影片是金像奖的得主时，当即欢声雷动，在将奥斯卡奖颁赠给了妮拉和瑞申巴赫之后，妮拉代表丈夫向大会致谢。

不过，后来这座奥斯卡却转到了该片的制片人伯纳德·谢佛莱先生手里，因为亚瑟既非最佳男主角，瑞申巴赫也不是最佳导演。美国影艺学院上千位评委主持公道，他们投票一致通过了一项特别动议——另行颁发一座奥斯卡给片中的男主角亚瑟·鲁宾斯坦，该学院主席葛利格莱毕克先生专程飞抵巴黎的亚瑟家，向他颁赠了这尊金光闪闪的奥斯卡像。

于是，在亚瑟的卧室圆桌上，便耸立着一座奥斯卡金像。与此相互辉映的，是代表当年美国最佳电视影片奖的艾美女士的芳照。

这以后，亚瑟·鲁宾斯坦再去以色列时，这部影片曾在当地举行了慈善性质的义演，梅耶夫人也莅临了首映仪式。以色列政府和耶路撒冷市市长泰迪·柯利克在该市的市郊特地辟垦了一块以“鲁宾斯坦”命名的森林区，以

此表彰这位犹太裔钢琴家的非凡业绩。以色列森林委员会向全世界的亚瑟朋友们呼吁为这片森林捐款。在植树典礼上，亚瑟和妮拉先种了两棵树，然后由以色列政府的司法部长罗森先生和泰迪·柯利克市长先后致词，并竖起了一块纪念碑。这使鲁宾斯坦感动得流下泪来。许多朋友从特拉维夫赶来参加盛典，其中包括了名画家卢宾夫妇。用鲁宾斯坦的话说，“这是我永志不忘、铭心刻骨的一天。”

#### 4. 接踵而来的荣誉

亚瑟·鲁宾斯坦在80多岁的耄耋之年欣然指出：“过去10年为我带来了不少哀愁，也赐予我很多的荣誉。”

的确，在鲁宾斯坦这样的高龄期，他的所有亲朋好友都纷纷作古，撒手人寰：受到朋友们尊重、被昵称为勇敢而崇高的“索尔”的路易·华拉利·赖达教授的逝世，给亚瑟的感触极深；是鲁宾斯坦的好友也是近邻的法国名演员马赛·帕格奈和马赛·雅沙德不久前也相继谢世，和蔼可亲的渥拉德密尔·高诗曼也在撰写回忆录时，不幸心脏病猝发倒毙；多年来所有与亚瑟愉快合作过的指挥家，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人世，把他们的特权园地交给了那些极大地改变了美国交响乐的年轻一代人之手。

与年高的尤金·奥曼第指挥的费城交响乐团和艾立克·兰斯道夫指挥的波士顿交响乐团合作，给亚瑟·鲁宾斯坦带来了莫大的乐趣。他也非常幸运地能与杰出的指挥家丹尼尔·巴伦保恩和祖宾·麦塔合作录制了一些唱片。此外，市面上还可以买到不少精美的唱片，鲁宾斯坦从而可以在家中舒服地欣赏由独一无二的卓越指挥家乔治·塞尔灌制的舒曼、勃拉姆斯和贝多芬的交响乐曲。他本人也获得一些难逢的机会，重录了不少的新唱片，从而得以对过去的作品作出一些改进。

这段时期，亚瑟·鲁宾斯坦在巴黎居住的日子更多了，因为他在那里可以安详地饱读书籍，欣赏名画，练弹钢琴。

1971年，是亚瑟·鲁宾斯坦美好记忆的一年，也是他那意外荣誉接踵而来的一年。法国颁赠给他以国家最高荣誉勋章。法国总统蓬皮杜先生和他的总理都曾自来函通报了对他的这一决定。两个月之后，意大利政府也颁赠给了鲁宾斯坦以同等的荣誉。此外，荷兰政府的文化部长也将该国最高文化勋章颁赠给鲁宾斯坦，以表彰他在乐坛所取得的光辉成就。阿姆斯特丹交响乐团主席提名鲁宾斯坦为他们乐团的荣誉团员，他还被邀请到一座特别布置的大厅，荷兰的花卉工业代表宣布，将一种新配种的郁金香命名为“亚瑟·鲁宾斯坦郁金香”。

在阿姆斯特丹美轮美奂的音乐厅举行了一场演出之后，荷兰人对鲁宾斯坦表达了深挚热爱的情谊。他刚弹完最后一首曲子，就有人献上了一大束玫瑰花，并附上一封茱丽亚女王的御笔贺柬。

对于接踵而来的荣誉桂冠，鲁宾斯坦的态度是十分谦逊的，他认为：“所有这一切荣誉，多半是根据我的高龄，而不是表彰我在艺术上有任何成就。”

回到巴黎之后，鲁宾斯坦突然接到法国国家委员会主席贾斯登·帕鲁斯基打来的电话。他的这位朋友通知他“刚刚当选为法国美术研究院的院士”，要他“尽快到丽圃餐厅”，“向其他同仁敬献香槟酒。”一个从没有进过艺术学院、大学、音乐学院的门槛，甚至连一所学校也没有结业的鲁宾斯坦，于今竟然担当起有充分资格的法国研究院的院士，还可以穿上手工精绣的金、绿两色叶片的鲜衣礼服，真是不可思议！他在惊喜之余，立即偕同夫人

妮拉赶到了丽圃餐厅。他们刚到餐厅门口，就见法国国家研究院的 5 位院士一窝蜂似的拥上前来，向亚瑟道贺。这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滑稽插曲。

正当鲁宾斯坦夫妇在前来欢迎的人群的簇拥下，向餐厅走去时，在楼梯下有一位 95 岁高龄的人瑞在守候他，并等着向他致贺。原来那就是曾任法国国家音乐学院院长的著名作曲家兼风琴家马赛·杜普莱大师。他因为年老体衰，爬不上楼梯，所以在楼下等候鲁宾斯坦的到来。有趣的是，这位老先生竟混淆了亚瑟·鲁宾斯坦和安东·鲁宾斯坦，把前者误当成为后者来贺喜。所以当亚瑟向这位乐坛耆宿感谢盛意时，杜普莱大师贴

身附在鲁宾斯坦的耳边说起了悄悄话：“你还记得那次在鲁昂，你抱我坐在你膝上的事吗？那时我才 5 岁呢！”显然，他这里指的当是亚瑟那同姓不同宗的老安东·鲁宾斯坦（1829—

1894）在 19 世纪 70 年代的故事了。这段滑稽的小插曲一经传开，大伙儿禁不住哄堂大笑起来。

登上楼堂的餐厅亚瑟发现有许多院士正在那里等候他请喝香槟呢。按照传统，当选为美术研究院院士的，必须礼请其他同仁开怀畅饮香槟酒。尤其是许多院士还是亚瑟熟识的朋友。于是，一场狂饮香槟的盛会开始了。大家济济一堂，觥筹交错，足足喝了三个小时还不过瘾，香槟开了一瓶又一瓶。好一个欢乐的一天！

入选法国美术研究院的 10 位外籍院士，按照鲁宾斯坦的说法，“多半是基于他们的人格表现，而非纯艺术上的成就。”“这由后来获此殊荣的比利时的伊丽莎白皇后、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威尼斯的西尼伯爵，直至西班牙的阿房索国王也是院士的事实，即可资佐证。因此，我实在很难把这些人统称为我的同仁。”

亚瑟·鲁宾斯坦在该美术研究院接替的是一位瑞士雕刻家爱德华·马赛·山多兹的席位，而山多兹又是继承巴德瑞夫斯基的席位。因此，不妨可以说，巴德瑞夫斯基在法国美术研究院的院士中，可称得上是鲁宾斯坦祖父级的先辈，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欢迎一名新院士入闱，乃是一桩十分隆重的大事。大会厅里坐满了各方贵宾。盛装佩剑的院士们聚齐之后，要陪着入选的新院士走到台边的一张桌子跟前。院主席是一位终身的秘书长，他在一位助理的随同下，要就新院士的生平和功绩发表冗长的讲话，以示欢迎之意。最后，新院士在向主席致谢之后，必须发表一篇缅怀自己所继承的前任院士的演说，即宣读一篇正式文稿。这篇文稿在院方公开发表之后，予以存档。

撰写一篇对山多兹先生的缅怀颂词，颇不那么轻松。为此，亚瑟·鲁宾斯坦专程去瑞士洛桑，在当地的艺术馆内参观了这位先贤的生前作品，又去了一座公园观赏了他捐赠给洛桑的众多优秀动物雕像。此外，山多兹先生的女儿还提供了其显考的生平事迹和讣文；巴德瑞夫斯基一生所使用过的史料也可资借鉴，助益良多。把材料收集完毕，鲁宾斯坦就在日内瓦他们家的寓所里，对颂文作了必要的整理和润饰。只用了三个小时，任务就圆满地完成了。随后，他又在卡尔登服装公司定制了一套端庄、华美的礼服，破费了一大笔钱。

鲁宾斯坦的入院仪式进行得十分顺利。他准备的颂文并不长，大家听了都大受感动，对亚瑟的随后即兴致辞也颇为赞赏。

当时光流逝到 1972 年，出生于犹太富商之家的法国作曲家达立奥·米



约，已进入 80 岁高龄。在他 80 华诞之际，这位著作等身、作品近 500 件的作曲家，因厌烦一大堆友人送礼、敬献蛋糕、拍发贺电等繁文缛节式的铺张庆生活动，而宁愿接受比自己年长 5 岁的大兄亚瑟·鲁宾斯坦的邀请，两对年高德劭的夫妇开车前往日内瓦附近的一座宜人酒家小酌，在露台上共叙友情和交流艺事。

这次为达立奥·米约庆生，勾起了亚瑟·鲁宾斯坦对在巴西巡回演出的许许多多愉快回忆，包括 1919 年和法国驻巴西公使保罗·柯劳德的交往，当时达立奥·米约任“法国公使的私人秘书”，或者说“名义上是他的秘书，实际上是合作写书的”。亚瑟还欣然忆起米约的歌剧《波里瓦》和演奏他作品的那些难忘的日日夜夜。可惜又可叹的是，那已是亚瑟最后一次看见这位可怜的作曲家了，因为两年后的 1974 年，达立奥·米约即与世长辞。因而在鲁宾斯坦此后尚多活 8 年的余生中，两位耆老这一晚的聚会，更使他念念不忘，情思难释。幸运的是，在寿命比赛中，年长 5 岁的老兄亚瑟·鲁宾斯坦毕竟是个赢家，创造了诸般显赫辉煌的长命资历。

寿翁多福，却也难逃小恙。

就在那晚进餐时，亚瑟的右颊突然生起一个小疙瘩来，他内心颇感不安。谁知第二天整个右脸都满是斑疹。巴黎美国医院的一位医生说他罹患的是匍行疹，却开不出任何祛病的良方来。他不得不敦促索尔·霍洛克先生将美国的 11 场演出取消，尽管内心很不情愿，也非常难过。这样，亚瑟昏昏沉沉地一坐就是好几小时，连头都不敢转动。奇怪的是，他每天躺在床上睡竟是 12 小时，这种静卧休息倒是增强了病体的抵抗力。

尽管抱病在身，痛苦莫名，亚瑟·鲁宾斯坦还是决定参加亚兰·洛斯契尔德男爵及其夫人玛丽的宴请。按照传统习俗，新人入选美术研究院院士，当由友人赠送一把荣誉长剑。为此，这

两位男爵夫妇就在玛利格尼大道他们的宫邸内设宴，举行赠剑仪式，并邀请散居各国的鲁宾斯坦的友人作陪。该剑是一件十分名贵的艺术品，既可用来防身，又能供作装饰用。它是由一位艺术家精心设计，再由专家特为铸造的。但就在盛宴的头天晚上，亚瑟左颊也冒出了一大片斑疹。医师赶来细心诊断为出麻疹，并当即将病号送进了医院。第二天，亚瑟虽说已经退烧，却仍被禁止出院。参加当天男爵家的盛宴只好由夫人妮拉代表了，她在席间还致词答谢。

正巧这时，一出由小儿子强尼担任主角的歌舞喜剧《匹宾》，公布了在纽约百老汇的首演日期。亚瑟一家人都异常兴奋，

妮拉决定赶去纽约观赏这次首演。鲁宾斯坦也决定抱病参加。

上演之前，鲁宾斯坦既担心又紧张。那年夏，强尼曾将歌剧中的歌词念给父亲听。故事叙述的是西罗马帝国的查理大帝和他的王子匹宾·布瑞夫的故事，剧中将匹宾描绘成一个正面人物和严肃角色。鲁宾斯坦对此颇有微词，甚至“觉得十分荒谬”。不过，这出耗资百万美元的喜剧，在百老汇上演倒是造成了罕见的轰动效应；对历史人物嬉笑怒骂，爱憎臧否，叫座率反而极高。

在首演《匹宾》喜剧时，强尼的表现堪称上乘，他不仅要演出严肃的喜剧，唱多首歌曲，还要完成多场吃力的舞蹈。整整两年，这棵剧坛新苗在百老汇十分走俏，有“峰峦浑厚，草木华滋”之评，首演的那天，鲁宾斯坦整个晚上全副身心投入，看得过于入神，亦如平日专心于演奏那样，竟然忘却

了自己身上的小恙。

第二天，鲁宾斯坦就通知索尔·霍洛克先生，恢复业已取消的11场演奏会。亚瑟终于又一次奇迹般地战胜了病魔的肆虐，摆脱了死神的骚扰。

### 5. 由钢琴家到作家

“献给——妮拉，与我厮守40年的夫人，和朋友们，是他们鼓励我完成这本书；

“并感谢——他们对我那勇敢的青春岁月给以如此美妙的理解。”

上面的寥寥数语，是亚瑟·鲁宾斯坦撰写《我的青春岁月》一书扉页上的题词，也是他实现梦寐以求的理想——由钢琴演奏家向知名作家——所迈出的第一个坚实的步子。

“我从未写过日记，即或写了，也早就和我身边的其他物件一样，在两次大战中流失殆尽。幸运的是，我天生具有超人的记忆力，所以我几乎能把我那漫长的一生履历逐日追忆起来。

“在我向读者披露我那浅薄而真实的奋斗、错误和荒唐的经历，以及奇迹般的美妙快乐的青春岁月之前，谨以此寥寥数言，表示我由衷的歉意。”

以上的几行字，是亚瑟·鲁宾斯坦在其撰写的《我的青春岁月》一书中的序言，写得深入简出，语不妄来句无玷。

“我在这里作一结束，自有我的用意所在。因为就在这一阶段，我的青春岁月飞逝了。此后，我的人生易色，我也就以更稳健的步伐向前迈进。我在我的事业上站稳了脚步；我的事业纵有浮沉，但至今始终带给我以难以言喻的欢乐。”

这一小段话，是亚瑟·鲁宾斯坦写完《我的青春岁月》一书中的后记，它写于1973年1月，于纽约市。

《我的青春岁月》一书，是在亚瑟·鲁宾斯坦20年期间停停写写、写写停停中写作完毕的，一般是每年的夏天提笔书写，碰上全书的体裁和润饰等问题，常使他心烦气躁，欲罢不能。经过多年苦战，终于在1973年1月他86岁高龄时始大功告成，聊堪自慰了。

亚瑟·鲁宾斯坦按早期合约将书稿交给了自己的老友、纽约出版商亚佛烈德·诺普先生，他都耐心地苦等了30年了。可惜，他的夫了白兰钗·诺普却过早去世，她多年来不断鼓励亚瑟成书，却看不到该书的出版。谁知这时却插进来另一位颇着声誉的出版代理商，有意为鲁宾斯坦这本书的出版牵线效劳。这位代理商从法、德两国出版公司争得了高额的订金。鲁宾斯坦认为，这是他头一遭通过外行写作所获得的一笔巨额酬劳。为了心安理得，这位从钢琴演奏家发展到知名作家的鲁宾斯坦，决定将这笔意外之财分赠给他的妻子和儿女。

诺普出版公司出版的英文原版书，经过一阵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作之后，终于在美国面世。在该书编辑期间，诺普出版公司还忧心忡忡，唯恐美国读者对书中的某些情节缺乏兴趣。谁知每月一书俱乐部却对这书十分看好。诺普高兴之余，立即通过越洋电话把作者请到了纽约，并在卡乃基音乐厅的舞台上举行了隆重的庆祝酒会，文学和艺术两界的名人都被邀请出席了。亚佛烈德·诺普和多位文学家、音乐家都站在舞台上，他们的身后竖立起了一幅作者的巨幅肖像。接着，他们先后致词祝贺，香槟酒也不知开了多少瓶。《我的青春岁月》一书雄踞畅销书发行行列长达3个月之久，全美各地纷纷发表书评予以介绍。亚瑟·鲁宾斯坦多年来在文学崎岖小道上所吃的苦头，总算

换来了一次巨大的丰收。正是：良知热血催椽笔，沟沟坎坎凝深情。

与此同时，《我的青春岁月》一书法文版也开始发行，印刷极为精美，只是译文没有达到预期标准。

对《我的青春岁月》一书的出版，各国舆论反应良好。仅有部分乐评人士批评作者没有在书中致力于谈论音乐，他们忘了鲁宾斯坦在书中要阐述的是他那充实、完美的一生。亚瑟认为：“音乐是与我有生俱来的，是我的第六感觉。”除了音乐之外，他没有任何嗜好。亚瑟反复强调：“我没有嗜好，只有对书籍、绘画和旅游的热忱，我对人生的各个层面始终笃爱不移。但音乐与这一切都毫不相干，它本来就存在于我的体内。”尽管“流光容易把人抛”，但却“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我的青春岁月》在环球获得了畅销，在德国、日本、以色列、芬兰、南斯拉夫和波兰等国家发行情况良好。此后，各方纷纷恳请他继续写下去。许多出版商眼见此书造成了轰动效应，便纷纷敦促鲁宾斯坦继续写回忆录。这时的鲁宾斯坦却有着无穷无尽的考量和顾虑。首先是撰写自传上集已经吃尽了苦头，悠悠廿载才好不容易完成它，如今再要从事这一内容更浩繁而且是更重要、更庞大的著作，只怕心有余而力不足，因而趑趄不前。其次，当他握管拟写时，又必须充分把握住事实的真相，提高它的可信度，这样就难免不会触及甚至伤害许多至今尚健在的好友或他们的后代，心头油然泛起一阵的惶恐与怵惕。但事到如今，各方都在劝诱敦促，自己又觉得记忆力仍然良好，思维敏锐，如不趁此时机再努一把力，拖下去显然是不适宜的。

就在这时，亚瑟·鲁宾斯坦找到了两名得力助手：一位是他在西班牙马贝拉夏日别墅中认识的年轻朋友东尼·麦迪根。此人为了支持亚瑟把《我的青春岁月》一书的下集《我更多的岁月》写作完毕，宁愿暂时放弃巴塞罗那的戏剧事业，而承担起为亚瑟记录口述的艰苦工作。用亚瑟自己的话说便是：“我们俩人的合作进展得十分顺利。一开始就很迅速，而且成绩良好。”

另一位是1973年去世的艾纳斯图·桂萨达在马德里办公室聘请的一位英国小姐，她名叫安娜蓓拉·怀斯登，工作效率极高。一次，她来马贝拉公干，开始对鲁宾斯坦撰写他下半生自传表现了极大的兴趣，并乐意接受替作者将原稿逐页打字的请求。后来，这位年轻小姐干脆辞掉了桂萨达方面的工作，跟随亚瑟一道返回巴黎，继续他那自传下集的写作。

看过鲁宾斯坦下半生自传《我更多的岁月》的头100页初稿之后，亚佛烈德·诺普极为满意，立即将版权买下。后来，东尼·麦迪根决定重返马德里继续戏剧工作，安娜蓓拉·怀斯登便一人挑起了两副重担——身兼口述记录和打字双项职责。她自始至终忠于职守，尽心工作，一直到1980年《我更多的岁月》付梓，当时业已退休息演且双目迹近失明的亚瑟·鲁宾斯坦已届93岁人瑞高龄了。

这时的亚瑟·鲁宾斯坦不仅是独步琴坛、蜚声世界的演艺大师，而且是声名籍籍的自传体作家了。

## 6. 绚烂的晚年

当亚瑟·鲁宾斯坦踏入耄耋之年时，他的演奏生涯较之过去更为充实了。他那部正在放映的记录影片，他所喜获的奥斯卡金像奖，他参加的电视节目，最后再加上他的自传体小说，都使世界各地的人士对他刮目相看，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人们把我视为知名人士，而不仅仅是个钢琴演奏家了。”

从此，亚瑟收到了很多从未听过他演奏的人写来的充满温馨的贺函，人

们纷纷赐给他以友情和了解，另有不少人甚至非常渴望跟他谈论他的自传和他的那部纪录片。

亚瑟·鲁宾斯坦在其自传下集《我更多的岁月》的“后记”中，曾对此作了精辟的答复。他写道：

“在结束本书（按指《自传》下集）之前，我愿向全世界各地赐给我温馨友谊的人士，敬致深深的谢忱，我也要向大家再度保证，我仍然是我所见到的最愉快的人。

“我的部分失明更加深了我对生命的热爱。我对音乐的情感，我的思维意念益发清晰；我可喜的吉人天相也提供了我一生最绚丽的晚景。”

是的，亚瑟·鲁宾斯坦的“晚景”是“最绚丽的，”——他不仅老当益壮，巡回演奏不辍，而且大力提携后辈，还承戴了一个又一个的荣誉光环。

在巴黎的一天早上，亚瑟从报上看到了一则报道，热情记叙了一位法国青年钢琴家举办独奏会的经过。这位钢琴家名叫法兰沙·杜沙博。通过朋友的引荐，鲁宾斯坦一下便喜欢上了这位谦逊朴实、讨人喜欢的年轻人。他在老钢琴家面前试弹了肖邦的B小调八度音程练习曲，“像小孩弹着玩儿似地轻松，但当弹到这首练习曲中的小步舞曲时，却充分显示出，他那极佳的音乐悟性。”就这样，亚瑟非常钟爱这位青年，并努力为他争取到了一些公开演出的机会。这位艺术新秀几乎立即在西班牙崭露头角，掀起了罕见的轰动，直到后来成为法国堪以为荣的一位最杰出的青年钢琴家。

1973年，以色列即将庆祝建国25周年纪念。在华沙因创办肖邦钢琴大赛而才华大展的经纪人贾克伯·毕斯雀茨基特地从波兰赶到以色列，准备以鲁宾斯坦的名义筹备一项钢琴大赛，以此作为这次庆典的高潮。亚瑟起初还有点儿犹豫，不打算接受这一计划。经过以色列驻法大使、观光部长直到梅耶总理等人的恳请，以及妮拉的说服动员，亚瑟这才答应下来。但是，由于赎罪日战争的爆发，以色列的开国庆典也因此顺延了一年。这时，亚瑟的密友、纽约经纪人索尔·霍洛克在纽约病逝。他健康早就衰退了，但一直拖到临终之前，仍在为繁荣乐坛而不懈地工作着。几个月之前，音乐界人士对此公毕生的功勋表达了高度的敬意，在大都会歌剧院举办了一次盛会，许多艺术家专门为他演出。全世界各地钦慕此公的人士都纷纷莅场致贺。亚瑟·鲁宾斯坦由于远在欧洲巡回演出而无法亲临盛会，只好委派爱妻妮拉权当代表。事后据悉，霍洛克先生的娱乐企业机构由他的三位忠实同仁接管，他们是华德·普鲁德、谢尔登·高德和乔治·裴柏。只可惜他们三人接管的时间并不太长，最后被波士顿的一位商人收购了他们的公司。一年之后，新收购的娱乐公司也宣布破产倒闭。这三位霍洛克公司的元老，又合组起了自己的公司。且说毕斯雀茨基在筹办钢琴大赛的工作上异常积极，显示出他那特具的才华。世界各国的著名青年钢琴家不畏长途跋涉和可能遭遇的危险，纷纷赶到以色列参加竞技比赛。大赛的评审委员中有一位意大利钢琴家亚图洛·米其朗吉利，他举行了一场独奏会，并将演奏所得全部捐赠给大赛供开支之需。以色列总统和总理所领导的以色列政府，自始至终鼎力支持这次大赛，使它得以顺利进行。毕斯雀茨基特地为大赛铸造了一组精心设计的金、银、铜质奖牌，上面镌刻有毕加索为亚瑟·鲁宾斯坦绘制的画像。大赛结果，选出了四大首奖的得主，他们都是在钢琴演奏生涯中已经起步并卓然有成的青年钢琴家。他们是：艾曼纽·亚克斯、尤金·殷吉克、珍妮娜·费克武斯卡和沙塔·泰尼尔。后来，费克武斯卡小姐多次在巴黎、纽约和马贝拉别墅为亚瑟·鲁



宾斯坦欣弹她在演奏会节目中列入的新曲。在成功地举办以纪念以色列国庆为庆典高潮的“鲁宾斯坦”钢琴大赛落幕之后，贾克伯·毕斯雀茨基又邀请到了12位声望卓越的作曲家刻意谱写了一些钢琴曲，并准备将这些不拘形式的曲子献赠给亚瑟·鲁宾斯坦。这些著名作曲家是：乔治·塞维洛、卡洛斯·沙维兹、亨利·杜提卢、亨利·贾格尼宾、卡玛革·郭尼尔利、鲁道夫·哈夫特、马洛斯·诺伯利、马赛·浦特、亚历山大·谭斯曼、海姆·亚历山大、麦纳罕·亚维登和约瑟夫·泰尔。这12位作曲家都将自己谱写的乐曲慨然寄给了大赛会场，并当场赠送给了亚瑟·鲁宾斯坦。对此，这位80多岁高龄的钢琴家深受感动，他说道：“这种珍贵的友情深深感动了我。”这次钢琴大赛之后，亚瑟·鲁宾斯坦去西班牙巡回演出，又一次地感受到了听众所给予他的巨大温馨和珍贵友情。

1975年，正当亚瑟·鲁宾斯坦88岁那年，他开始度过了一生中最富希望、最多乐趣也最为活跃的一年。

首先，他举行了一次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扩大的美国巡回演出。在洛杉矶，这位年迈钢琴家跟指挥家祖宾·麦塔合作了一场演奏会。亚瑟认为，祖宾的指挥“始终予我莫大的鼓舞”。此外，亚瑟还在洛杉矶和圣地亚哥分别举行了一次独奏会。

其次，鲁宾斯坦参加了一次定名为“人类的神藏”的奇特座谈会。主持这次座谈会的，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约瑟夫·鲁宾斯坦博士，参加讨论的人士中包括两度获得诺贝尔奖金的路易斯·鲍林博士，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和另外一些著名的物理学与医学教授。亚瑟·鲁宾斯坦认为自己能同这些学识渊博的学者共聚一堂，颇有“省躬无有，被宠若惊”之感。

在斯坦福大学的大礼堂里，听众非常踊跃。大家听了约翰·尼古拉斯教授发表了一篇冗长演说，分析人类头脑的天赋、上百万根支脉和它的支配能量。演说结束之后，亚瑟·鲁宾斯坦应邀上台同讨论会的代表坐在一起，并被问及有关他在自传上集《我的青春岁月》一书中谈到的事。他们想知道亚瑟所说的“无条件”的快乐是指的什么，老琴师用自己对此的坚定信念向他们作了详尽的解释。他说道：

“我一辈子都热爱人生，得出的结论是，我们需要在逆境中来认识人生的奇观和乐趣。我无法接受所有宗教均倡导人生要——为来世赎罪的说教。我满怀敬意地专心听取了约翰·尼古拉斯教授的精辟演说，但我却未能信服。以我个人来说，我的头脑运作有些像是计算机。我头脑中的决策永远不只是一个，因为我总得有所选择。但在我的生活中，我多半顺从自己的直觉。”

这时，亚瑟·鲁宾斯坦问在座的学者，人的头脑是否同世界多种语言所提到的灵魂有关联，而灵魂的含义又是什么，谁都答不出个所以然来。这些学者也似乎提不出某种满意的结论。亚瑟于是又说道：

“我演出时，帮助我准备演出的头脑，多半都很冷静。这种灵感和将音乐传递给听众的那股子冲动，正是我乐意称之为灵魂的东西。”

为了不使自己谈得离题太远，亚瑟·鲁宾斯坦便停下不说了。这时，他却欣然发现，大伙儿都在聚精会神地听他说下去，其中路易斯·鲍林教授听得尤为专心。这位教授在次日约瑟夫·鲁宾斯坦博士所设的午宴中，又就这一命题跟亚瑟作了一次探讨性的长谈。总之，这个座谈会对他是一次难忘的重大经历。

几天之后，亚瑟·鲁宾斯坦在纽约与丹尼尔·巴伦保恩合作演奏了一场

勃拉姆斯的D小调协奏曲。演奏前夕，亚瑟得知妮拉将于次日再动一次大手术。他本待取消演出计划飞回去探视病号的，经过爱妻和她的外科医生的电话劝说，才勉为其难地没有赶回家去。

练奏时，亚瑟自然很难专心。练奏一完，他立即赶回旅馆，守候强尼来电通报手术结果。傍晚6时，强尼来电告知母亲业

已完全脱险。快讯传来，鲁宾斯坦大喜过望。当天晚上正式演奏时，他的心情格外高涨。事后与一些好友在旅馆房间里共进晚餐，痛饮了整整一箱的香槟，狂欢达旦，到天色黎明而不知晓之已至。

当天上午，亚瑟飞抵洛杉矶，当即从机场赶去医院探望妻子，见她睡得正香甜，也就放心下来。两天之后，妮拉已能起坐用餐进食，看来气色极好。遗憾的是，亚瑟必须立即启程前往欧洲巡回演出。

这次欧洲演出的头一站是伦敦，亚瑟跟丹尼尔·巴伦保恩指挥的伦敦爱乐管弦乐团录制了五首贝多芬协奏曲的唱片。他们两人都很卖力。在这次录制唱片中，丹尼尔的夫人、大提琴家贾桂林·杜波利也参加了这次演奏，尽管她长年受到多项硬化症的折磨，但她那高超的技艺依然发挥得有色有声，淋漓尽致。

紧接在录完唱片之后，亚瑟·鲁宾斯坦在欧洲开始了一次大规模的巡回演出，包括去英国、荷兰、瑞士和西班牙等国作辉煌层次的演出。在复活节假期中，亚瑟·鲁宾斯坦有幸前往梦寐以求的莫扎特故乡萨尔茨堡，为亚瑟制作录影带的青年制片人赫伯·柯乐柏邀请这位钢琴家乘坐他的私人飞机飞赴该地。

他们俩先去参观了莫扎特的旧居。亚瑟一眼瞥见他所深爱的大师生前所用的那架翼琴，一时技痒难忍，立即弹奏了大师的A大调协奏曲第二乐章的开头一段，边弹边激动得热泪盈眶。满屋的游客都跟他一样，觉得这位稀世天才就在自己身旁似的，大家都禁不住擦拭着眼睛。

亚瑟·鲁宾斯坦在萨尔茨堡观赏了他所喜爱的《纽伦堡的名歌手》，指挥是贺伯·范·卡拉扬。这真是一次令亚瑟难忘的演出。4天之后，青年制片人赫伯·柯乐柏在完成其向导使命后，又驾机送鲁宾斯坦回巴黎。休息几个星期后，亚瑟就得为他拍摄一套新的录影节目了。这次是在伦敦，跟安德瑞·浦莱文指挥的伦敦交响乐团合作演出。工作十分愉快，浦莱文是一位挺好的音乐家。只是面对一大堆的人刺眼的聚光灯，亚瑟的眼睛受不了。在以后的几周里，他都感到双眼极不舒服。

紧接着，亚瑟·鲁宾斯坦以近90的高龄，又开始了一系列的巡回演出。

先是对耶路撒冷市进行了旋风式的三天访问，市长泰迪·柯利克以好友的身份，特邀这位乐坛耆宿参加以色列纪念开国庆典，并举行一场演奏会。

在马德里演出结束之后，亚瑟飞返巴黎，紧接着又搭机飞赴纽约，接受哥伦比亚大学在开学典礼中颁赠的名誉博士学位。与此同时，亚瑟的小女雅丽娜获准进入该校首屈一指的医学院就读。这使亚瑟深感双喜临门，高兴不已。不过，这天的天气十分炎热，在一大群学生和来宾面前，太阳灼眼，又使一坐好几小时的亚瑟吃尽了苦头。获赠同一荣誉的共有五人，其中三人是其他大学的教授，另一位是发明了避孕丸药的青年专家。在接受颁赠名誉博士学位时，亚瑟·鲁宾斯坦获得如雷的掌声和热烈的喝彩声。

接着，亚瑟又匆匆飞抵英国，6天中举行了6场演出。返回欧洲后，他又接受了自己的出生地罗兹市的请帖特邀他参加当地爱乐交响乐团的成立庆

典活动并举行演奏。在华沙机场，亚瑟受到了一些老朋友、他的外甥和外甥女，以及老友罗门·贾辛斯基的欢迎，罗兹爱乐交响乐团的指挥亨利克·蔡斯还特地驾车送他去罗兹市。

离开华沙之前，亚瑟瞻仰了在纳粹占领期间全毁、如今已经重建的波兰皇宫。两小时之后，亚瑟一行即到达罗兹市。他发现自己的家乡毫无变化。每一条街、每一栋房，都像他儿时一样，依然座落在原来的地方。

在罗兹与蔡斯合作的这场演奏中，亚瑟弹了肖邦的F小调和贝多芬的第五协奏曲。他在这次演出的过程中，受到了家乡人民的热烈欢迎。亚瑟和听众都为这一场面而深受感动，因为他们都意识到，这将是这位钢琴家最后一次为故园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演出了。

由于这场罗兹市的演出，亚瑟·鲁宾斯坦获得了一大笔波币的酬金，广播电台和转播实况的电视台也分别付给他同等的酬金；就连拍摄他在当地停留的纪录影片，也支付给他一笔巨款。因此，这次来家乡的演出，虽嫌劳累，却也令人难以忘怀。为了报答家乡人民的厚爱，亚瑟·鲁宾斯坦决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将所得收入分作四份，一份捐赠给华沙皇宫作为开销之用，另两份赠送给罗兹管弦乐团和波兰作曲家协会，最后留一笔款子给罗兹爱乐交响乐团，作为每年奖助一名青年演奏家的活动基金。亚瑟离开波兰后，又在西班牙举行了几场演出。此后，他还同丹尼尔·巴伦保恩指挥的巴黎管弦乐团合作，同一天晚上在议会音乐厅演奏了两次《皇帝协奏曲》，头一场是晚间7时，第二场是当晚9时，两场都卖了满座。

1975年6月，亚瑟·鲁宾斯坦在苏黎世举行的那场演奏，被认为是当年表现最优级的一次演出。不过，那季的最后一场演奏，却是在蒙的卡罗为魏茨曼学院所作的义演。那是一场肖邦作品的独奏会，高雅的摩洛哥王妃葛丽丝也亲临观赏。亚瑟总以为参加义演的听众，一般素质都不很高，因此对自己的这场演出很不满意，不料德裔俄国钢琴家史维托斯拉夫·雷克特竟专程赶来蒙的卡罗听亚瑟的这场演奏。

那年在马贝拉别墅消夏时，鲁宾斯坦度过了一生中最忙碌的暑天——沉醉在博览群书的欢乐中。他不知从何而来的那股子直觉，竟把多年来没有看完或延宕没看的书，都一股脑儿地看了个完。九月，罗兹老友罗门·贾辛斯基特地来马贝拉别野小住，亚瑟接着开始阅读了一些德文版书籍。

结束暑期休假之后，亚瑟·鲁宾斯坦又开始了爱丁堡和格拉斯哥的巡回演出。这以后，他在巴黎与“爱克里夫兰”、管弦乐团合作，由劳伦·马赛尔指挥。演出甫告終了，他又返回伦敦履行温莎艺术节和伯明翰等地的演出。在演出过程中，他得知老朋友温妮泰·甘达瑞拉斯家人也赶来聆赏，高兴已极，因而演奏的兴致格外高涨。

鲁宾斯坦的下一场演出，是在阿姆斯特丹的音乐厅里举行。

荷兰听众富有音乐素质，能激励钢琴家作最佳演出。演出的第二天，荷兰未来的女王碧翠丝公主曾在她的宫中设宴款待亚瑟夫妇。由于来宾只有两人，所以情调分外亲切。她和亲王都殷勤招待，使客人享受到了一生最美味的晚餐。荷兰皇家十分奇特，所有皇宗贵戚对音乐可说纯属外行，却始终对亚瑟表现出特殊的友谊，深受青睐之惠，以前有一次，茱丽亚女王曾摆下国宴，招待鲁宾斯坦夫妇。当对亚瑟曾告诉碧翠丝公主，他小时候曾在麦克伦堡她外祖母的生日庆典上演奏过，当时她那新婚不久的母亲也在场。这次，这位公主已经看过亚瑟的自传上集《我的青春岁月》一书了。

在伦敦，亚瑟·鲁宾斯坦和丹尼尔·巴伦保恩合作演出了精采的勃拉姆斯D小调协奏曲。紧接着，亚瑟在罗门·贾辛斯基的陪同下，一道赶去瑞士巡回演出，行程包括巴塞尔、日内瓦、洛桑和伯尔尼。当年的10月底，亚瑟·鲁宾斯坦又飞赴美国洛杉矶，履行美国西海岸20场演出中的头8场。当时的条件之一是，下一音乐季中，同一城市的演出机会必须让与上次在以色列举办钢琴大赛中的四大首奖得主之一的珍妮娜·费克武斯卡和法国最杰出的青年钢琴家法兰沙·杜沙博。

亚瑟夫妇十分高兴地到达了加州，能与众多老友聚会，总是人生一大乐事；何况又能合家团圆，跟强尼夫妇、孙辈贾希嘉和麦克重又相聚，更是天伦之乐无穷。家，始终是亚瑟生命中最华丽的殿堂。

洛杉矶的头一场独奏会在新建的轩敞音乐中心举行，气氛十分热烈，亚瑟感到像是在家中为家人和好友演奏似的。他全心全意地弹奏，以万钧之势奏完了六首肖邦的练习曲，不过最后一首曲子却漏掉了几个小节。听众并没介意，仍一个劲儿地朝他喝彩欢呼。但在他退入后台之前，向大家宣布说：“在我演奏答谢曲之前，我想把最后一首练习曲再重弹一次，因为刚才没有弹好。”说完，鲁宾斯坦便坐了下来，一板一眼地把那首练习曲认真弹完，才继续演奏答谢曲。这样，亚瑟又再次赢得了听众的热烈反响。

在洛杉矶的最后一场演出，是鲁宾斯坦跟当地的管弦乐团合作，由祖宾·麦塔担任指挥。他演奏了肖邦的F小调协奏曲和贝多芬的《皇帝协奏曲》。由于钢琴演奏家和指挥家双方配合默契，共享了那份灵感和振奋，所以这场演出异常成功。亚瑟觉得在麦塔的指挥下，的确痛快过瘾，这有点像是跟当年克利夫兰交响乐团指挥乔治·塞尔合作一样。

第二天早上，当亚瑟·鲁宾斯坦在毕佛利威尔什大酒店套房内进早餐时，妮拉兴冲冲地拿来一张《洛杉矶时报》，报上有段乐评，对鲁宾斯坦极尽吹捧之能事，而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

亚瑟接过爱妻拿来的那份报纸，并立即翻到了艺文版。可这时他却大吃一惊，因为发现自己的视力全然不清，连标题上的字体也模糊莫辨。就在这致命的一刻，亚瑟双眼的瞳孔已不再容许他看清他想看的字了。他蓦地背脊发凉，想到自己今后的书信必须请别人代劳朗诵，甚至连电话都无法拨弄时，更是毛骨悚然。经过一段短暂的气馁之后，对生命的无比热爱又使亚瑟的心态恢复了平衡，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我仍然满不在乎。”

在妮拉陪伴下，亚瑟·鲁宾斯坦前去爵士乐团名指挥朱里斯·史坦的眼科诊所求医，一位眼科名医为他作了仔细诊断。结论是：他的眼睛黑点细胞业已退化，没有医治良方，尤其是在高龄期。这真是亚瑟视力的全盘崩溃。两年之前，这位钢琴家的左眼就已出现了退行性病变，只是当时并未介意罢了。此外，在某一距离之内，过去10年期间常把物体看成双的，叫亚瑟十分烦恼。但当左眼视力退化之后，他用右眼看东西又恢复成单的了，视力反而正常了一些。

尽管鲁宾斯坦的视力发生了缓慢的不可逆转的病变，但他仍坚持自己的那句“绝不气馁”的座右铭，对今后的“演奏信心比以往更深更强”。事实上也是，只要琴键上方的照明度强，他依然可以弹奏，因此决定继续其巡回演出，绝不在困难面前败阵退却。

为了预防万一，亚瑟请了一位忠实跟班路易斯·班德当助手。在班德的随行照护下，他又飞赴旧金山；而由于在该地的演奏成绩良好，就更增强了



他继续演出的信心。随后他又去波特兰市，在当地的那场演奏效果尤佳。尽管如此，也不是没有一点问题。当他去西雅图演出时，就曾出过纰漏。那场演出是跟密尔顿·卡提姆合作演奏莫扎特的D小调协奏曲。乐团伴奏

刚开始，亚瑟漫不经心地把视线挪开了一下琴键，等他收回目光，面前竟是糊涂一片。对莫扎特的一贯敬爱，不容许他蒙混过关，随便应付了事。他决定暂时停一下，待视力恢复过来，再请卡提姆先生从头再来一次。这样，他们终于圆满地把这首曲子演奏完毕。此行的最后一场演出是在盐湖城，亚瑟和老友毛里斯·亚伯拉佛纳合作。在登上塔勃那克音乐厅的音乐台时，鲁宾斯坦为了不致摔交，小心翼翼地摸着踏上那段阶梯，步履是艰难的。

为了根治眼疾，亚瑟·鲁宾斯坦抱着残存的一点希望，专程去纽约请求眼科专家密尔顿·柏林纳先生作仔细检查。这位医师因为看过多年亚瑟的病，所以驾轻就熟。他看得很仔细，最后也证实了先前的诊断，只是他抱有谨慎的乐观，认为亚瑟并不致变瞎。这的确是他视力极度衰退以来，首次听到过的乐观性慰勉，因而大大激励并增强了他的抗病动力和治病决心。他也总算得知，情况并不像原先想象的那么绝望，他至少还可以看清四周的景物，何况很多事情还可以独立完成，并能独自在街上行走。

亚瑟满怀希望返回了巴黎，并在新建成的巨大国会大会堂里举行了一场独奏，最后他将这次演奏所得捐赠给了该市的美国医院。亚瑟在巴黎的最后一场演出，是在香榭丽舍大戏院举

行的，尽管他一向不喜欢自己的演出经由电台转播，但还是跟巴黎的广播管弦乐团作了首次合作联演。

1976年初，亚瑟·鲁宾斯坦步入了89岁高龄。虽然这时他的眼睛处于半瞎状态，给工作和阅读增添了不少的烦恼，但他仍然坚持“绝不气馁”的意念，继续不断地顽强拼搏，执意不肯轻易取消业已签下的演出合约。这样，新年伊始，他就在西班牙举行了最后三场演出：一场是在梅诺卡岛，另两场则是在巴塞罗那。这以后，亚瑟·鲁宾斯坦又去法国的斯特拉斯堡举行了两场演出，还在米兰的弦乐四重奏协会举行了一场独奏。在这场独奏之后，亚瑟曾与意大利钢琴家波里尼等音乐界人士共进晚餐。

返回巴黎休息了一天，鲁宾斯坦夫妇就飞赴美国履行因签约重复而欠下的12场演出。这次都是在东部城市。从各方面情况来看，这是在美国的最后一次巡回演出，也是亚瑟记忆中的最佳演出了。他的那些忠实听友，都感到这将是这位钢琴大师毕生的最后演出；而亚瑟所能作的，也只有以满腔的爱心和由衷的感激来把演奏的事做好，做得尽善尽美，余音袅袅，余味回甘，以此来报答他们的垂青。

波士顿和纽约的独奏会最为突出，成绩也最佳。其他各场分别在芝加哥和费城各举行两场，还在华盛顿、克利夫兰、休

斯顿、哥伦布和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各举行一场，最后一场则是在辛辛那提举行的。

在辛辛那提的那场演奏会的第二天早上，美国总统福特先生用专机把亚瑟·鲁宾斯坦接到华盛顿，在白宫颁赠给他一枚自由勋章，在场观礼的有各国驻美使节和300多位贵宾。福特总统在一座特设的圆台前宣读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赞颂词，鲁宾斯坦也即席发表了一次答谢讲话。赠勋仪式之后，福特先生和第一夫人特设午宴招待亚瑟·鲁宾斯坦一家老少，作陪的贵宾有维琴妮亚·贝根女士，亚瑟的好友比尔·库克和季辛吉先生。

宴会结束后，总统特派他的座机把亚瑟一行送回了纽约。一小时之后，他们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了整个盛典的转播。

亚瑟·鲁宾斯坦怀着温馨与荣耀的心情返回了巴黎。他就要开始毕生最后的公开演出和灌制唱片了。亚瑟曾跟指挥家祖宾·麦塔约好要与以色列爱乐交响乐团合录一张唱片。

鲁宾斯坦夫妇搭机飞抵特拉维夫，费了两个整天的时间才录完了勃拉姆斯D小调协奏曲的唱片，成绩是他灌制唱片以来最满意的一次。接着，亚瑟在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两地分别举行了这首协奏曲的演出之后，便离开了以色列。

一周之后，亚瑟·鲁宾斯坦又风尘仆仆地飞赴伦敦，与麦克斯·威尔柯克斯合作录制了他最后的一张独奏唱片：舒曼的幻想曲和贝多芬的降E调奏鸣曲，作品第卅一号第三首。亚瑟本想再录制几首其他的曲子，但因为无法看清乐谱，只好作罢。

亚瑟在法国的图卢兹举行了在该国的最后一场演出，节目是舒曼的协奏曲，与优秀指挥家领导的一个新管弦乐团合作。鲁宾斯坦夫妇此行是在老乡兼好友罗门·贾辛斯基的陪同下进行的。练奏时，当弹到第二乐章结尾部分，亚瑟突然看不见上排的音符。幸运的是，当天晚上正式演奏时，这种现象再也没有发生过。

亚瑟·鲁宾斯坦整个演奏生涯中的最后一场，是在伦敦魏格摩音乐厅为该厅筹募基金举行义演，这座音乐厅正面临着被拆除的命运。他的这番演出也是为那些有心拯救这座古老可爱的音乐厅的乐坛人士起个带头示范的标杆作用，当然对亚瑟来说，他这样作也确有其深远的涵义。当年他在伦敦的首场演出，就是在这座音乐厅举行的。几十年后，他毕生的最后一场演出，又戏剧性地返回到了原地。这使亚瑟想到自己的一生犹如一首奏鸣曲：第一乐章代表了他少年时代的苦斗，下一乐章的行板谱出了他天赋中较严肃的一面的茁长，诙谐曲部分恰到好处地点出了他事业上出人意料的 success，末章则是业绩辉煌而又人生美满的结局。

1977年1月底，亚瑟·鲁宾斯坦飞赴纽约探望子女并缴纳所得税，同时度过了他90岁的生日。庆贺电话从世界各地纷纷打来，一天到晚响个不停，友好、热情的祝贺也使他感动不已。他们家的房屋内外都堆满了鲜花，到处姹紫嫣红，绚丽异常，蔚为奇观。使这位九秩寿翁永志不忘的，是青年钢琴家范·柯里本送来的礼物——90朵美丽的玫瑰花，馨香四溢，环屋生辉。更令亚瑟感动的，是这位年轻的同行在每年的1月28日，都不忘给他这位前辈大师赠送一份类似礼物，只是玫瑰花的朵数不同而已。

在1977年1月28日亚瑟·鲁宾斯坦华诞的一整天，他都应接不暇，不断接受新闻界的登门造访。下午稍晚，全家人才欢聚一起，共享鸡尾酒宴。在鲁宾斯坦的记忆中，打4岁在罗兹过生日时起，他从未度过像这次这么隆重、如此豪华的生日，只不过那时仅罗兹全城为他庆贺诞辰，这回却是全世界的音乐界人士都在为他举觞祝寿罢了。

度过九秩华诞之后，亚瑟·鲁宾斯坦就一直过着一生中最欢乐最惬意最幸福最舒徐的晚年生活。他那架精良的唱机和收藏丰富的唱片，给他生命的余年注入了辉煌成就、锦绣列峙的欣悦，他从此可以从早到晚地聆听、欣赏一些最高尚、最美妙的乐曲，而过去他马不停蹄地巡回演出，连听一小场独奏或零星地听一些交响乐演奏都几乎是不能的。

这时的安娜蓓拉·怀斯登小姐那卓著成效的努力，又为亚瑟·鲁宾斯坦敞开了音乐殿堂的大门，他有幸在桑榆暮年终于聆赏到了莫扎特、海顿和贝多芬所有辉煌的室内乐曲，以及他从未听说过的各种弦乐和管乐合奏的曲子。在欣赏一些名曲的过程中，亚瑟·鲁宾斯坦写下了如下的论断和感受：

“马勒的才华全部展现给了我。我也可以聆赏我那永难忘怀的许马诺夫斯基的作品，以及乔治·塞尔指挥演奏的贝多芬、勃拉姆斯和舒曼交响乐曲。小提琴家亚瑟·葛鲁米奥和亚利哥·裴利其亚演奏莫扎特的降E调交响协奏曲，令我感动得流下泪来。大提琴家贾桂林·杜波利和指挥家丹尼尔·尼伦保恩夫妇演奏的大提琴奏鸣曲，无人能出其右。他们的表现甚至掩盖了大提琴家帕卜洛·卡沙斯的光芒。”

1978年，亚瑟·鲁宾斯坦获白宫肯尼迪中心荣誉奖。仪式完毕后，他应邀与卡特总统等人合影。

1979年，当亚瑟·鲁宾斯坦进入92岁高龄时，尽管部分视力的丧失为生活带来了严重的不便，他仍在安娜蓓拉·怀斯登小姐的陪伴与护理下，重游了他心爱的威尼斯、罗马和以色列。不过，他这次不是去演出，而是一如他自己所说的，“去呼吸我祖裔神圣土地的空气。”此外，他还要向世界表明，他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在“如今92岁高龄”，还要向“大家再度证实这一事实”。

亚瑟始终坚信，“他那化险为夷的神力至今未曾泯灭”。不过，他有时也会想到自己一辈子毫无匮乏地享受人生和音乐，获得的又是那么多，对社会、对人民却奉献得那么少，心中就“难免有些懊悔”。

一天，法国电视记者、老朋友法兰索·瑞申巴赫介绍了一位名叫艾密洛·亚兹卡拉加的墨西哥朋友给亚瑟·鲁宾斯坦。这个墨西哥人是墨西哥电视公司的主管，在北美也拥有几家电视台。他们在巴黎相处了几天之后，这位艾密洛先生特邀诚聘亚瑟为他拍一组半小时的电视节目。当亚瑟认为自己已处夕阳期，不能再演奏时，艾密洛竟大声强调：“我要的是你的名人效应，你的人格和个性，而不是你的演奏。”他还要鲁宾斯坦随意自选地点、人物和谈话的题目。艾密洛说道：“我要给电视观众介绍你对伟大音乐的认识、心目中的演奏家和对他们的评价。”在这种条件下，亚瑟怦然心动，表示愿意尽力而为，密切合作，力求借此一抒胸臆之浩浩。安娜蓓拉·怀斯登小姐也欣然参加进来，担负起如下职责：监督全套节目的细节和鲁宾斯坦发表的谈话，以及用作背景和说明的各种不同乐曲。

这么一来，接近期颐之年的鲁宾斯坦和他的助手们又忙得团团转了。他在跟技艺精湛的法国大提琴家保罗·托特利叶在巴黎拍了两三场戏，便与工作组一道出发前往威尼斯、帕多瓦、维罗纳和佛罗伦萨。在维罗纳，亚瑟谈了很多很多，瑞申巴赫也不失时机地拍摄到了不少的珍贵镜头。

在杜维尔稍事停留，亚瑟·鲁宾斯坦跟钢琴家布鲁诺·里奥纳多·盖尔伯会晤并畅谈了一番音乐。这以后，他们赶赴瑞士的卢塞恩参加音乐节。接着，亚瑟一行又匆匆赶赴以色列，当地的几位杰出青年学生在耶路撒冷音乐中心为这位乐坛先驱演奏；此外，他还听了里昂纳德·伯恩斯坦指挥的一场精采演出。

## 7. 回味人生的格言警句

亚瑟·鲁宾斯坦创造了95个春秋（1887—1982）的辉煌一生：从“音乐神童”起步，到以琴键征服了世界，先后荣获美利坚合众国的自由勋章、白

宫肯尼迪中心荣誉奖和肖邦艺术奖等共 100 多次，还接受了美、法等国的高级荣誉学位。他的一生可谓灿烂辉煌！

就是这位被誉为“欧洲最后的贵族”的美籍波兰琴师，写下了不少掷地有声的金石语，值得玩味：

——传记写的，正是大大小小的趣味世界，长长短短的有限时空，形形色色的无限创作。

——我不赞成耽搁生命中的任何事物。假如你心中对某种事物产生一种渴望，而又有机会求得，最好莫去等待，赶紧抓住它。这种幸运的时刻是上天的厚赐，待到你想要时，往往是不再复返的了。

——我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宝贵才华；我始终能以新的目光来看待我生活的这个世界。人生，过去如此，至今对我来说仍是一个美丽的神话；我每天无不感谢上帝恩准我生活在其中。

——人生或许能剥夺我们的自由、健康、财富、朋友、家人或事业的成功，却抢不走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想象；何况我们总会有爱，有音乐和艺术，有花朵与书籍以及对一切事物的狂热兴趣。

——艺术必须简易，要不就费解悬疑。莫扎特的作品为什

么听来那么简明？达到这份简明须得一番艰苦努力，却又不显露任何斧凿痕迹。

——我们当前生存的世界，无论从道德或艺术的水准来衡量，都处于最低点。《我的青春岁月》一书所以颇获好评，是因为我对所谓的“美好时代”作了详尽的评述，然而我个人却认为这个名称用错了。我自己的人生，在上、下两集自传中都作了翔实的说明，从我幼年一直到我仍未停下笔来的此刻，可说始终是对生命无条件的热爱，但是我所见过的、听到的乃至观察所得的。却正好和“美好时代”一词大异其趣。

从我懂事时起，就牢记了法国发生的德雷福斯恐怖事件。

这一污点，我至今仍无法从心头抹掉。在我的记忆中，随后又呈现了战争的狂潮——西（班牙）美（国）战争；日俄战争；一场又一场惨烈的巴尔干群岛之战；以及由于德皇威廉二世的政治行动而引发的长达一年的战争威胁。

但即使如此，我仍可将这些岁月称之为“文明时代”。和平终于来临之后，敌我双方仍能秉承旧时古风，重修友好关系，将残酷岁月中的敌意抛诸脑后。

可是，两次世界大战却结束了“文明时代”。今天，我们仍不断生活在冷战、虚伪与惧怕被科学天才的危险发明所灭绝的恐怖之中：原子弹和飞弹可以轻而易举地毁灭掉一整个国家。

最可悲的是，由联合国多数国家所代表的整个世界……总是站在强权一边。

对上帝的信念，人类因恐惧死亡，一般都极为需要的这一信念，却在人们利用同一上帝的美名相互残杀之下遭到了歪曲；大家都忘了这位上帝只是说不同的语言，被人取用另一名字而已……

宗教战争演变得日益激烈，实在令人痛心，它促发了经济上的混乱。我个人对基于一种深厚的要为自己寻找一个上帝即有独立个性的男女的信念，始终持有一份崇高的敬意。

可我有什么资格来作这种判断呢？我的看法是，我对自己企图描述的许



多事物，倒是有权作一些结论的。在欧洲，家庭生活和道德已经沦落到它历史中的最低水平——淫秽之物公然泛滥，大批丧失道德的年轻人吸食毒品。

上一世纪遗传下来的美丽文学和艺术宝藏的情况又是如何呢？宣称艺术无须表现情操的新派作曲家、画家和雕塑家，竟对艺术家的存在也持相同的信念。我痛心地看着，不加选择地赞同并风靡新艺术创作的年轻人，对这类作品既无动于衷，又不信服，仅用它来反抗上一代的革命姿态而已。过去时代中的许多可爱而优雅的品质，如今都被那些跟城里保存的历史遗迹毫不谐调的粗俗和丑恶所取代了。

不过，世事的现状却无法干预我对人生的深深挚爱。我跟历史学家的看法全然相同，坚信必将出现另一文艺复兴。到那时，我这些悲观看法至多占几页历史的篇幅，作为全面欣赏美好时代的一点必要对照罢了。

× × × × ×

在书写这最后的 10 小段结束语时，93 岁高龄的亚瑟·鲁宾斯坦一行正计划去美国纽约、西班牙和波兰拍摄一些有意义的影片。这正应了“晚来斜日无多暖，映看西窗亦可人”。

这时，一贯“热爱生命和音乐”的亚瑟·鲁宾斯坦，在创造毕生的辉煌和亮丽之后，宁愿在钢琴边离开了这个可爱的世界……

他身后留下的格言警句无疑是人类的宝贵财富。

## 附录

### 本书主要人物表

亚瑟·鲁宾斯坦	世界级艺术大师，钢琴演奏家，本书主人公，乳名“里奥”。
妮拉·莫林纳斯基	芭蕾舞演员，亚瑟之妻。 子女：伊娃、保罗、雅丽娜、强尼。 孙辈：杰森、贾希嘉、麦克等。
威廉·史龙·柯芬	美国纽约长老教会和耶鲁大学的牧师，亚瑟的大女婿。
毕林顿小姐	亚瑟的英国临时保姆，曾护送亚瑟的新生女婴从阿根廷回返英国。
卡若拉女士	亚瑟的波兰保姆。
依凤小姐	亚瑟的法国保姆。
凯莎琳·卡德威尔	亚瑟的美国保姆。
加利哥·恩立克	亚瑟的男仆。
法兰西奥·戴拉兰德	亚瑟的男仆。
路易斯·班德	亚瑟晚年外出演奏的跟班。
海曼	亚瑟·鲁宾斯坦的外祖父。
嘉薇格	亚瑟的大姐，昵称“嘉紫雅”。
丈夫	毛利塞·岚道。
子女	詹·岚道、玛娜·岚道，后双双去纽约定居。
女婿	阮格尔男爵。
海勒	亚瑟的二姐，学名“海伦娜”。
丈夫	亚道夫·岚道(毛利塞·岚道的哥哥)。
佛兰妮亚	亚瑟的三姐。
丈夫	里奥·赖克尼可，赌鬼。
史丹尼斯拉夫	亚瑟的大哥，银行职员，昵称“史塔斯”。
大卫·塔迪亚斯	亚瑟的二哥，工程师。
艾纳西	亚瑟的三哥，早年从事革命活动，后流亡巴黎。
莎罗蜜娅	亚瑟在柏林的姨妈，昵称“莎卡·梅耶”。
丈夫	赛格佛瑞·梅耶。
女儿	芬妮·梅耶。
保罗·海曼	亚瑟的大舅，家住罗兹市。
妻子	弗兰西亚。
养女	诺蜜。
贾柯博·海曼	亚瑟的二舅。
楠山·傅尔曼	亚瑟的姑父，曾推荐亚瑟去柏林学艺。

鲍勒斯洛·司尼可	亚瑟的姨父，意大利男中音歌手。
魏赛尔	亚瑟的姨父，家住华沙。
艾密尔·莫林纳斯基	著名的波兰指挥家，华沙交响乐团团长兼首席指挥，亚瑟·鲁宾斯坦的岳父。
温黛	莫林纳斯基的长女。
丈夫	维克多·拉彭斯基，钢琴家。
亚丽娜	莫林纳斯基的三女。
丈夫	詹·若艾。
布朗尼斯劳	莫林纳斯基的儿子，妮拉的哥哥，亚瑟—妮拉婚礼的傧相。
夫人	陶乐丝·肯扬，美艳女星。
艾尔卡	妮拉的堂弟，别墅经理。
妮娜	妮拉的堂妹。
詹·葛罗马斯基	妮拉母亲的侄儿。
齐珍斯卡夫人	嘉薇格的钢琴教师，也是亚瑟的启蒙老师。
鲍罗斯嘉太太	亚瑟的第一位家庭钢琴教师。
阿道夫·浦瑞琪纳	亚瑟的第二位家庭钢琴教师。
罗赛琪	亚瑟的第三位家庭钢琴教师。
儿子	鲁德密尔·罗赛琪，著名波兰作曲家，亚瑟幼年时曾遭其辱，故终生不用其作品。
约瑟夫·约克琴	柏林皇家音乐学院院长，小提琴家，带头组织基金会，资助亚瑟早年在柏林学艺。
劳勃·孟德尔松	柏林业余大提琴家，资助亚瑟在柏林学艺的四人基金会成员之二。
劳勃·华绍尔	柏林银行家，四人基金会成员之三。
马丁·李威	柏林退休商人，四人基金会成员之四。
亨利克·巴斯	柏林皇家音乐学院的高级钢琴教授，亚瑟在柏林学艺的监护人。
养父母	贺尔·斯丹曼夫妇。
席尔多·奥特曼博士	亚瑟在柏林的家庭中学教师。
朋友之一	阿弗烈德·柯尔博士，柏林《人生日报》剧评家。
朋友之二	麦克西米伦·哈登，柏林《未来》周刊主笔，犹太人。
米奎尔·柯隆智	巴斯教授的弟子，接替奥特曼博士辅导亚瑟大学音乐系的预备课程。
克拉若·韩柏小姐	巴斯教授的弟子，接替柯隆智任亚瑟的

柯隆肯夫	家庭教师，老处女。
葛拉斯太太	柏林时期亚瑟的合声学教授。
女儿	亚瑟在华沙的亲戚，早年求学华沙时的寄居处。
曼妮亚·赛尔	依莎贝拉。
弗·乔·罗森陶夫人	亚瑟童年时的第一个初恋情人，在亚瑟眼里，是一位“波斯工笔画中的小美女”。
女儿三人	柏林一富商的遗孀，亚瑟在柏林时的寄居处之一
乔治·苏罗门教授	玛丽、艾尔莎、阿丽丝。
儿子二人	罗森陶夫人家的保健医生，犹太人，酷爱钢琴，与小亚瑟是忘年之交。
温特夫人	理查和弗瑞兹。
贝莎·朱小姐	亚瑟在柏林时的寄居处之二，亚瑟少年时的“情妇”，昵称“涵妮”
威廉·英格曼教授	美国波士顿来柏林留学的女生，亚瑟少年时的情人。
夫人	柏林大学生理学研究所所长，与少年亚瑟过从甚密。
儿子	艾玛·卜兰德丝，钢琴家，舒曼夫人克拉拉的得意门徒。
威廉·岚道	汉斯，小亚瑟的同龄知交。
洛泰·韩	柏林银行家，少年亚瑟的良师益友。
儿子	威廉·岚道夫人的胞妹，有很高的钢琴造诣。
约瑟夫·贾洛辛斯基	寇特，小亚瑟的少年知交。
哈曼	音乐爱好者，亚瑟的终生密友。
玛黛琳娜	波兰一家商行主管，早年待小亚瑟如亲人。
女侍	哈曼夫人，与少年亚瑟关系暧昧。
佛德立克·哈曼	宝琳。
海伦娜·巴托辛斯卡	哈曼儿子，作曲家兼指挥家，少年亚瑟的好友，后断交。
波拉	波兰村姑，佛德立克的早年恋人。
丈夫	哈曼长女，亚瑟的“旧日情人”。
蓓莎	柯先生，生有两个女儿。
高德佛兰	哈曼次女，少年亚瑟一度热恋的情姐。
莫士可夫斯基	华沙医生，借过钱给青年亚瑟。
儿子	波兰华沙的小股票商，待亚瑟友善，早年亚瑟经常去他家食宿、练琴。
	安泰克、华赛克，均亚瑟好友，曾怂恿



	亚瑟参加彼得堡的钢琴家和作曲家大赛（1910年）。
卜瑞奥斯基	佛德立克好友，亚瑟曾去其乡间别墅消暑。
理查·奥汀斯基	剧作家助理，家住华沙，亚瑟常去其家投宿。
达嘉玛·夥夫斯基	亚瑟在维也纳时代的女友，曾在纽约请她吃过饭
柯德威纳斯	亚瑟在巴黎寓所的房东之一。
考尔太太	亚瑟在巴黎寓所的房东之二。
阿曼·耿陶毕荣	巴黎贵族青年，亚瑟曾在他家住过。
男管家	佛狄南。
好友	乔治·布鲁克顿和亨利·格兰梅逊。
渥拉德密尔·高诗曼	亚瑟好友，撰写回忆录时猝死。
布朗奈克·卡柏夫妇	亚瑟好友。
陶乐赛·查德威夫人	亚瑟好友，曾在其纽约寓所多次宴请亚瑟夫妇。
珍妮·马嘉丽	亚瑟在巴黎的女友。
汉斯·艾芬博格	维也纳皇家图书馆馆员，曾为亚瑟弄到护照。
莫德斯特·柴可夫斯基	俄国作曲家彼·伊·柴可夫斯基的弟
弟，	曾协助亚瑟办过护照。
希尔维亚·史帕罗	亚瑟好友，常在她的寓所举行室内乐，立陶宛人。
丈夫	康特，律师。
艾娃·居里	科学家居里夫人的么女，亚瑟好友。
艾德华·魏斯伟勒	巴黎银行家兼业余钢琴爱好者，早期亚瑟的好友。
约翰·博甘	石油富商，长期为亚瑟提供资助和伦敦食宿。
夫人	克拉拉·博甘。
侄儿	彼得。
侄女二	妮娜和玛兰（丈夫是佛利得·麦加威）。
女仆	维琴丝。
陶乐赛小姐	亚瑟首次赴美巡回演出时的露水情人。
人。	
奥莉芙·怀特夫人	美国纽约一富商之妻，来欧洲旅游时与亚瑟过从甚密。
女伴	莎莉。
情人	范·霍琪伟特，德国男爵。
尤琴妮亚·伊拉苏瑞丝	智利外交官的下堂夫人，亚瑟好友。
外甥	荷西·安东尼奥·甘达瑞拉斯，亚瑟好

外甥之妻	友。 温妮泰·甘达瑞拉斯，智利驻英大使之妹。
曼纽·昆塔纳夫人	阿根廷故总统的遗孀，待亚瑟如亲子，常招待食宿。
女婿	莫瑞诺，阿根廷驻西班牙大使，是亚瑟在西班牙的最热心的听友之一。
米奎·马丁尼斯伯爵	阿根廷骑师俱乐部主席，亚瑟挚友。
女儿	妮娜·萨拉曼加伯爵夫人，亚瑟好友。
女婿	路易·萨拉曼加伯爵，对亚瑟推崇备至，
	双方“混得很熟”。
卡拉·帕拉汀妮	罗马公主，亚瑟的短期情妇。
李奥纳德·赖柏林	亚瑟在纽约时的赌友，曾骗赖过亚瑟的巨额赌债。
茱蒂丝	亚瑟在巴黎头一个寓所的看门妇。
维多莉亚·耿萨拉兹	亚瑟夫妇在阿根廷的亲密女友。
贾曼·伊利沙德	亚瑟夫妇在阿根廷的友人。
芭西亚·辛凯维志拉	芳妮拉的女友。
芭芭拉	妮拉在立陶宛老家伊尔果沃的女厨师。
卡兹密尔·柯兰兹	亚瑟夫妇的好友，曾陪同妮拉去协助料理卡洛·许马诺夫斯基的丧事。
温尼图·罗培斯	西班牙巴塞罗那人，曾主动为亚瑟在马尼拉做导游。
亚佛烈德·诺普	纽约出版商，曾积极协助亚瑟出版其《自传》上下集，双方在悠悠岁月中友情弥笃。
夫人	白兰钗，亚瑟夫妇好友。
傅立德·曼	费城上流人士，筹建特拉维夫音乐厅的首发捐助人，亚瑟朋友。
瑞内·克华尔	威尼斯影展评委主席，亚瑟朋友，曾特邀亚瑟夫妇去威尼斯观赏影展，参加各种盛会。
亚佛烈德·葛利斯华尔	美国耶鲁大学校长，曾授予亚德瑟以该校荣誉博士学位。
葛利格莱毕克	美国影艺学院主席，亚瑟朋友，曾亲手颁赠给亚瑟以奥斯卡金像奖。
路易·华拉利·赖达	教授，亚瑟朋友，被昵称为勇敢而崇高的“索尔”。
约瑟夫·鲁宾斯坦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博士，亚瑟朋友，曾主持知名学者和社会闻达参加的“人类

密尔顿·柏林纳	的神藏”的座谈会。 纽约眼科专家,曾为早年和晚年的亚瑟治疗眼疾。
罗门·贾辛斯基	亚瑟的老乡兼老友,曾陪同晚年的亚瑟去各地巡回演出。
陶伯	巴黎美琪大饭店老板,奥地利人,长期为亚瑟提供优惠套房。
卡洛斯·昆勒	巴西里约热内卢克巴纳大饭店和科巴卡巴那大酒店老板,亚瑟长期密友,多次宴请过亚瑟。
夫人 梅兹格	姬尔达·昆勒,待亚瑟一贯友善。 柏林贝利夫大饭店老板,与亚瑟交往甚多,早年亚瑟曾长期拖欠其房租未还。
鲍曼	纽约司令大饭店,总经理,曾礼聘亚瑟等音乐家演出。
史卡辛斯基	华沙维多利亚大旅馆老板,早年曾借钱给亚瑟,是个“好心老先生”。
马奎斯·波里奈克	纽约“蓬模瑞—格里诺”香槟酒公司老板,与亚瑟交情甚笃。
阿尔尼·华图尼夫人	“佩鲁贾”巧克力制造公司老板之妻,与亚瑟有过交往,对艺术喜爱。
席尔多·史丹卫	美国“史丹卫”钢琴公司老板,亚瑟好友,曾赠送钢琴给亚瑟。
伊登·佳符	法国“佳符”钢琴公司老板。
威廉·奈博	美国“奈博”钢琴公司总裁。
胞弟	恩尼斯特,银行家。
雇员	尤里克,“奈博”钢琴公司经理人。
鲁德威格·勃森道佛	维也纳“勃森道佛”钢琴公司老板。
腓特烈	德国皇后
伊莲娜	罗马女王
伊丽莎白	比利时女王
女儿	玛丽·荷西,意大利皇后。
维莲密娜	荷兰女王
茱丽亚	荷兰女王,曾摆设国宴招待亚瑟夫妇。
碧翠丝公主	荷兰女王储,曾多次宴请亚瑟夫妇。
葛丽丝	摩洛哥王妃,曾亲聆亚瑟为蒙的卡罗魏茨曼学院所作的义演。
阿房索三世	西班牙国王,曾为亚瑟出具御笔签署的护照。
玛丽亚·克丽丝汀娜	西班牙皇太后,对亚瑟十分赏识。
维多利亚·尤金妮亚	西班牙皇后,曾亲聆并激赏亚瑟的演出。

伊萨伯拉	西班牙公主 ,多次聆赏过亚瑟的精采演出。
威尔斯王子 朱里奥·罗卡	英国王储 ,与亚瑟保持良好接触。 阿根廷副总统 ,曾给予亚瑟在境外动用阿币的特殊优惠。
安纳塔斯·斯密脱那 玛丽娜 威廉·乔维特·李丝丽	立陶宛总统。 英国肯特女公爵殿下。 英国丘吉尔联合政府中的大法官兼上议院议长 ,与亚瑟过从甚密。
丈夫	乔治·路易斯 ,英国最高法庭律师 ,亚瑟在伦敦的好友。
温妮·波丽格娜克王妃	富甲巴黎的百万富婆 ,亚瑟常应邀去她那威尼斯别墅消暑。
阿尔巴公爵	西班牙第二号人物 ,地位仅次于国王 ,曾多次宴请亚瑟。
史派斯夫人	化学药剂富商的遗孀 ,曾为亚瑟等人在柏林、莱比锡和维也纳的演出积极提供资助。
儿子	史蒂芬 ,卡洛·许马诺夫斯基的挚友。
德密屈·戴维杜夫	乌克兰的贵族首领 ,俄国作曲家彼·伊·柴可夫斯基的外甥 ,亚瑟好友 ,曾多次接待亚瑟在其乡间别墅消暑。
夫人 内弟	娜莎丽。 高丁·李可维志 ,乌克兰省长崔勃夫的乘龙佳婿。
爱德华·洛斯契尔德 夫人	巴黎银行家 ,法国男爵 ,亚瑟挚友。 贾曼妮·洛斯契尔德男爵夫人 ,亚瑟夫妇的车笠式至交。
女儿 女婿 家 ,	贾桂琳 ,善于吹奏巴松。 葛利格·巴替高尔斯基 ,俄国大提琴曾与亚瑟等音乐家录制了不少极佳唱片
宝琳·娜珀	俄国将军的遗孀 ,波兰富婆 ,曾为亚瑟和波拉情妇提供婚外恋食宿。
波特·珀模夫人	美国富婆 ,曾邀请亚瑟去伦敦演出歌剧《莎乐美》。
艾德门·戴维斯	犹太百万富翁 ,爵士 ,在伦敦与亚瑟有一面之识。
艾伦·华登夫人	美国一位百万富翁的遗孀 ,波兰富婆 ,曾为妮拉母女提供食宿。
芭芭拉·赫顿	美国百万富婆 ,曾参加亚瑟—妮拉结婚

第三任丈夫	十周年庆典。
桃丽丝·杜克	卡莱葛伦。
	美国烟草业女大王，与亚瑟有一面之识。
亚伯特·欧本海默爵士	南非“狄毕尔斯”钻石专卖公司总裁，曾协助亚瑟买到了价廉物美的钻石。
笃川侯爵	日本德川幕府后裔，曾宴请亚瑟夫妇，席毕并表演日本式“茶道”。
希碧尔·柯蒙德利侯爵	瑟好友，1932年亚瑟—妮拉夫妇婚礼在其伦敦肯辛顿宫花园区官邸举行。
亚斯奎斯	英国男爵，亚瑟好友。
夫人	玛葛·亚斯奎斯，以机智善辩著称。
儿子	安东尼。
女儿	伊丽莎白。
女婿	安东尼·毕比斯可王子，罗马尼亚驻西班牙大使。
罗比兰	威尼斯伯爵，意大利势力强大的莫西尼哥家族后裔。
葛瑞福女伯爵	“法国贵族试听会”发起人。
康诺德公爵	英王爱德华七世的皇弟。
女儿	柏翠西亚公主。
儿子	亚瑟王子。
勃恩翰	英国《每日电讯报》董事长，英国犹太裔爵士，曾在其别墅宴请亚瑟。
拉德斯拉斯·鲁勃莫斯	波兰王子，大力赞助音乐事业，基亚瑟好友。
弟弟	史丹尼斯拉夫·鲁勃莫斯基，波兰银行家。
波多基	法国伯爵，对亚瑟十分礼遇，曾接纳他在自己的别墅中悠然消夏。
秘书	贝尔纳基。
朋友	史卓格诺夫，俄国伯爵。
表亲	史丹尼斯拉夫·蓝毕林斯基，波兰贵族，曾倾囊资助过亚瑟。
族，	
柯莱登上校	康诺德公爵的侍从武官，曾邀请亚瑟首次赴伦敦演奏。
史屈莫可夫上校	波兰军官，犹太人，曾助亚瑟缓役。
奥斯诺毕辛上校	俄驻法大使馆武官，为亚瑟免役提供过帮助。
亚兰·洛斯契尔德	巴黎男爵，亚瑟好友，曾在亚瑟当选为法国美术研究院院士时，向他赠送了一把荣誉剑。
夫人	玛丽·洛斯契尔德。



密奎尔·波丽格娜克 康斯坦享·史卡辛斯基	巴黎侯爵，亚瑟好友。 法国伯爵，为亚瑟去巴黎“自立”作过引荐，并招待食宿。
渥尔皮女伯爵	拥有“吉奥狄卡别墅”，曾邀请亚瑟去别墅消夏、作客，双方保持良好友谊。
贾斯登·帕鲁斯基	法国国家委员会主席，亚瑟明友，曾率先电告亚瑟当选为法国美术研究院的院士。
马赛里诺·纳洛斯	巴黎侯爵，亚瑟朋友，曾介绍亚瑟认识一个兼营暗娼活动的高级女裁缝。
史提法尼达斯 裴西·布朗特	雅典银行家，亚瑟好友。 罗马伯爵夫人，亚瑟朋友，常宴请这位钢琴家。
蓓德嘉·波多卡	波兰罗武（即热舒夫市）一女伯爵，早年亚瑟曾去她的宫邸演奏。
丈夫 外甥女 甫鲁辛斯基	罗曼·波多卡。 瑞兹威尔公主。 波兰伯爵，曾介绍亚瑟认识乌克兰的贵族人士。
塞尔基·伍康斯基王子 莫莱 约翰·华森 亚历山大·柯兰辛斯基 伯爵	俄国彼得堡皇家剧院监督。 英国男爵，早年曾宴请少年亚瑟。 英国绅士。 石油大亨，奥地利驻罗马梵蒂冈教廷大使馆武官，曾协助青年亚瑟去罗马演出。
胞妹 杜拉·鲁蒂妮	泰诺武斯基女伯爵。 罗马女候爵，曾多次邀请亚瑟去其宫邸作有偿演出。
鲁意莎·卡赛提	罗马侯爵夫人，欣赏亚瑟琴艺，曾多次约请亚瑟在其“摩登的寓所”里演出。
奥图·贝特爵士	南非富翁，亚瑟早年在伦敦时，曾去他那“豪华寓所”里演奏。
艾雪男爵夫妇 维琴妮亚·贝根女士	亚瑟曾应邀去伦敦他们家演奏。 华盛顿三知名女士之一，独身富婆，亚瑟夫妇在华府的挚友之一。
阿丽丝·朗沃斯夫人	华府三知名女士之二，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女儿，美众议院议长柯拉斯·朗沃斯的遗孀，亚瑟夫妇挚友。
劳伯·卜利斯夫人 泰迪·柯利克	华府三知名女士之三，亚瑟夫妇挚友。 以色列耶路撒冷市市长，亚瑟好友，曾在耶路撒冷市郊特辟“鲁宾斯坦”森林区。

罗森	以色列司法部长，曾主持“鲁宾斯坦”森林区的纪念碑奠基仪式。
派西·罗伦爵士 高尔伯	英国驻埃及总督，亚瑟朋友。 英国驻澳大利亚总督，亚瑟朋友。
康斯坦利·史格蒙特	波兰驻英国大使，亚瑟妮拉婚礼见证人之一。
安纳多·穆尔斯坦	波兰驻法国大使，曾应邀出席亚瑟于1929年6月于巴黎主办的“百美皆备”的露天盛会。
亚佛烈·贾波武斯基	波兰驻法国大使，在授予法国政府颁赠给亚瑟的“荣誉武士勋章”时有“失礼”之举。
沙培亚王子	波兰驻英国大使，亚瑟跟其夫妇均十分友好。
史丹尼斯洛·巴特克	波兰驻苏联大使。
亨利克·苏可尼基	波兰驻苏联大使馆武官，妮拉朋友。
法兰克·墨菲	美国驻菲律宾总督，曾宴请亚瑟夫妇。
莫根	美国驻巴西大使，经常宴请亚瑟。
魏乐	美国驻西班牙大使，亚瑟好友，曾为亚瑟疏通外交渠道。
纽瑟夫·魏拉德	美国驻西班牙大使，亚瑟朋友。
雷史曼	美国驻意大利大使，曾多次邀请亚瑟便宴。
马克斯·穆勒	英国驻波兰大使，曾宴请亚瑟。
葛瑞爵士	英国外交部主任秘书，曾协助亚瑟首次去西班牙演出。
保罗·柯劳德	法国驻巴西大使，亚瑟挚友。
亨利·郝普诺	法国驻巴西领事，后任法国驻中国大使，亚瑟密友。
詹·马沙立克	捷克驻巴黎大使。
杜格鲁基王子	俄国驻罗马大使，曾为亚瑟提供亲笔签署的护照。
班肯朵夫伯爵	俄国驻英国大使，曾为亚瑟出具亲手签发的签证。
伊格纳泰夫伯爵	俄国驻法国大使。
柯瓦皮兹夫斯	波兰驻纽约副领事，在颁发给亚瑟以临时护照后，收取了西班牙阿房索国王的御赐证件。
李昂	美国驻北京领事夫人，曾为亚瑟在当地演出借给私人的优质钢琴。
詹·赛查诺夫斯基	波兰驻美国大使，曾宴请亚瑟，并介绍与华盛顿上层人士认识。

鲁卡塞维茨	波兰驻法国大使，曾于 1939 年在巴黎举行盛大舞会，妮拉在会上表演了精采的舞蹈。
布立德	美国驻法国大使，亚瑟好友。
孟斯多福伯爵	奥地利驻英国大使，与亚瑟有交往。
克莉丝泰宝·麦克拉伦	伦敦社交名媛。
玛丽·诺艾利斯	巴黎社交名媛，亚瑟等人曾在其海瑞斯寓所受到热情款待。
奥德利·寇茨	伦敦一佳丽，亚瑟朋友，曾参加英国王储威尔士王子的多次宴请。
达德利·韦德夫人	寇茨好友，多次参加英王储的盛宴。
佛南·纽奈斯	西班牙一伯爵，亚瑟朋友，曾邀请亚瑟等人去塞维利亚旅游。
鲁道夫·艾森巴赫	钢琴家傅立德曼的表兄，亚瑟初期的演艺经纪人（1912—1914）。
艾纳斯图·桂萨达 创” ”	西班牙“爱乐之友社”经理人，后自丹尼尔”音乐会，亚瑟初期的演艺经纪人（1914—1916）。
焕·亚威拉	亚瑟初期的演艺经纪人（1916—1918），后纵情声色，搞非法走私致富，最终殁于西班牙内战中。
裴美山	土耳其退休商人，阔佬，为亚瑟作过短期志愿导游，并多次宴请他。
夫人	莎弗。
贾伯瑞·亚斯楚	巴黎音乐协会经纪人，曾大力协助亚瑟早期在巴黎的演艺活动。
劳勃·布鲁索	亚斯楚的秘书。
白卡曼诺	罗沙戏院为亚瑟配备的演出随员，有恶评。
密契尔	英国绅士，伦敦音乐会经纪人，长期为亚瑟提供在英国的演出服务。
马赛·华玛赖特	巴黎音乐会经纪人，长期为亚瑟提供在欧洲各国的演出服务。
索尔·霍洛克	纽约音乐会经纪人，长期为亚瑟提供在美国的演出服务。
华德·普鲁德	接替霍洛克娱乐企业的三元老之一。
谢尔登·高德	继承霍洛克事业的三元老之
乔治·裴柏	继承霍洛克事业的三元老之
姜森 R . E .	纽约音乐会经纪人，早期曾协助亚瑟初闯美国娱乐界。
保罗·席佛	犹太裔德国医生，配合华玛赖特为亚瑟

佛德立克·霍洛维次 圣·马丁诺伯爵	经理演艺活动。 犹太裔德国经纪人，继承席佛工作。 圣塔·赛西利亚学院校长，罗马奥古斯都音乐厅交响管弦乐团主管 经常邀请亚瑟去演出。
胡果·那普勒	维也纳娱乐界经纪人 亚瑟与之合作得很愉快。
海莫·恩华	瑞典娱乐界经纪人，亚瑟好友，二战中曾协助把莫林纳斯基老夫人从立陶宛接到美国。
佛兰西斯哥·茹易兹	阿根廷音乐界经纪人，长期为亚瑟提供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和乌拉圭等地的演出服务。
裴拉斯	巴西音乐界经纪人，长期为亚瑟提供去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等地的演出服
务。	
丹尼尔·梅叶	伦敦贝司坦音乐厅的经纪人，早年曾跟亚瑟合作过。
顾格	维也纳乐协音乐厅经纪人。
提奥菲·崔辛斯基	波兰克拉科夫娱乐界经纪，曾多次邀请亚瑟在波兰各地巡回演出。
米皮沃斯基	克拉科夫乐协经纪人，早年曾同亚瑟携手合作过。
贾克伯·毕斯崔茨基	华沙音乐界经纪人，多次举办钢琴大赛活动，曾在以色列筹办“鲁宾斯坦”钢琴大赛。
哈瑞·密勒	澳大利亚娱乐界经纪人，曾邀请亚瑟去澳、新两国演出，招待甚殷。
卡洛·鲁宾斯坦	罗兹音乐界经纪人，该市音乐厅经理，曾邀请亚瑟回家乡演出。
卡拉拉·卡缚	罗马演奏会女经纪人，为亚瑟多次提供去意大利的演出服务。
威尔佛瑞·范威克	南非娱乐界经纪人，协助亚瑟首闯南非，并激赏他在当地的巡回演出。
赖佛尔·山加士	律师，兼任墨西哥音乐会经纪人。
安德瑞·戴德烈志	“贝司坦”钢琴公司驻彼得堡代办，彼得堡乐协经纪人，亚瑟朋友，曾积极支持他参加彼得堡的钢琴大赛（1910年）。
艾伟瑞诺	莫斯科库（塞威茨基）办（公室）主任，曾大力协助亚瑟在俄国演出。

艾兹柯武斯基	基辅音乐会经纪人 ,早年曾主办过亚瑟在乌克兰的演出。
蒙太古·柴斯特	伦敦“佛尔特”音乐社主管,一度主办过亚瑟在伦敦的演出。
乔治·恩格斯	美国音乐界经纪人,曾为亚瑟及其好友积极主办演奏会,以后又曾以言语伤害他。
亚瑟·欧本海默	美国丹佛市音乐会经纪人,曾与亚瑟签订演出合约。
艾尔文·欧本汉 佛斯丁诺·罗沙	美国旧金山音乐会经纪人。 阿根廷首都柯隆剧院和奥登戏院的老板。
华德·莫可琪	里约热内卢大都会戏院和圣保罗歌剧院老板,多次邀请亚瑟去演出。
瑞纳图·沙维提	智利圣地亚哥歌剧院院长,亚瑟早年初闯南美时,曾在该剧院演出3场,以后又多次演出。
欧利奥·贾提·卡塞沙 安东尼奥·布拉卡勒	纽约大都会歌剧院院长,亚瑟朋友。 哈瓦那歌剧院院长,曾与亚瑟签订演出合约。
鲁谢	巴黎歌剧院院长,曾多次为亚瑟安排演出。
墨纳可	巴勒莫爱乐协会主席,意大利男爵,曾带领亚瑟参观了巴勒莫的名胜古迹。
海伦·郝尔夫人	纽约音乐界人士紧急基金会主席,亚瑟曾应邀出席其宴请。
查尔斯·蓝尼尔夫人	银行家,纽约“音乐之友社”的创始人。 范登毕尔特·蓝尼尔,亚瑟在纽约的挚友。
卡文·柴尔滋 高达·赖伯森 大卫·沙诺夫	纽约胜利唱片公司老板。 纽约哥伦比亚唱片公司老板。 纽约 RCA 机构创办人,热情支持亚瑟的灌制唱片工作,讲求工作优质高产。
约翰·菲佛	RCA 机构唱片制作人,与亚瑟合作良好,灌制唱片出奇效。
伯纳德·谢佛莱	纽约制片商,曾因制作亚瑟个人活动电视影片而获奥斯卡金像奖。
贺伯楚特	巴黎香榭丽舍大戏院经理,多次邀请亚瑟去该戏院演出。
艾尔莎·麦克丝威尔	巴黎“我的妹妹花园”舞场的女老板,亚瑟好友,偶尔充任他的经纪人。
沙佛	美国共和影片公司的音乐主管,曾与亚



玛丽·波充夫人	瑟愉快共事过。
海斯·傅立德·盖斯博	费城寇蒂斯音乐学院的创办人,与妮拉父母很要好,后与亚瑟夫妇结为良友。英国“大人之声”唱片公司主格管,亚瑟在该公司邀请下,录制了许多“永恒乐声”的转盘。
艾密洛·亚兹卡拉加	墨西哥电视公司主管,曾邀请亚瑟拍一组半小时的电视节目。
若伍·耿斯博	蒙的卡罗大歌剧院主管,曾邀请少年亚瑟去该剧院观戏。
赫曼·乌尔夫	柏林音乐、娱乐界大亨,早年亚瑟崇拜的偶像。
佛诺	乌尔夫办事处经理。
荷西·瑞维拉	墨西哥演艺事业大亨,曾邀请亚瑟的情妇嘉柏丽拉去演唱《卡门》等歌剧。
阿第提	埃及和土耳其娱乐界大亨,常为亚瑟提供去该两国的巡回演出。
史楚克	远东娱乐界大亨,曾安排亚瑟去日本、中国和菲律宾等地演出。
沙吉·戴基雷夫	俄国芭蕾舞界大亨,曾在英、法等国引起轰动。
首席舞手	尼金斯基。
二号舞手	列昂尼德·马辛尼·基戴雷夫。
乐团指挥	恩耐斯特·安沙密特。
哈洛德·候特	伦敦娱乐界大亨,曾邀请亚瑟去英国演出。
山姆·高德温夫妇	好莱坞影业大亨之一,曾参加亚瑟夫妇结婚十周年庆典和廿周年庆典。
大卫·赛茨尼克夫妇	好莱坞影业大亨之二,曾参加亚瑟夫妇结婚十周年庆典和廿周年庆典。
弗兰克·亚瑟	巴黎房地产经纪人,曾协助亚瑟·鲁宾斯坦购进私房。
亚瑟·尼基希	柏林交响乐团指挥,早年亚瑟的崇拜“偶像”。
裘力亚·柯华斯特	荷兰小型交响乐团指挥,曾建言亚瑟从幼习琴。
卡密尔·谢维拉	巴黎“蓝莫如”管弦乐团指挥,亚瑟早年在巴黎曾同他首次合作演出。
佛列兹·席尔	德国音乐家,纽约卡乃基和费城管弦乐团指挥,亚瑟首次赴美演出时双方曾首轮合作过。
佛德立克·史塔克	美国芝加哥金宝音乐厅指挥,亚瑟首次

菲列克斯·莫托	赴美时曾合作演出 ,以后又多次联袂登台表演。
乔吉奥·波拉柯	慕尼黑交响乐团指挥 ,早年亚瑟曾在慕尼黑聆赏过他的精采指挥 ,认为是“超水准的”。
奥斯卡·奈贝尔	芝加哥交响乐团指挥 ,曾在古巴与亚瑟等合作演出。
赛尔其·库塞威茨基	维也纳音乐艺术管弦乐团指挥 ,与亚瑟早年合作过。
勃纳丁诺·莫林纳里 葛利格·费特博格	在波士顿交响管弦乐团执掌指挥 25 年 ,最佳低音提琴家 ,早年俄国娱乐界主管 ,与亚瑟有过多年的愉快共事。
乔治·韩雪尔	罗马奥古斯都音乐厅管弦乐团指挥。波兰指挥家 ,维也纳歌剧院皇家宫廷指挥 ,与亚瑟曾多次合作演出。
女儿	波士顿交响乐团首任指挥 ,演唱家 ,瓦格纳迷。
皮耶·蒙杜	海伦 ,高音歌星。
亚瑟·波丹兹基	波士顿、旧金山和阿姆斯特丹等交响乐团指挥 ,中音提琴家 ,经常与亚瑟同台演出 ,逐渐成为终生挚友。
亚佛烈·贺兹	大都会歌剧院交响乐团指挥。
威廉·孟其保	大都会歌剧院和旧金山交响乐团指曾同亚瑟联袂演出。
佛布鲁根	阿姆斯特丹交响乐团总指挥 ,亚瑟曾多次与之同台联演。
汉密尔顿·哈帝爵士 华德·丹姆罗士	伦敦交响乐团指挥 ,曾与亚瑟联袂演出。
约瑟夫·史特兰斯基 尤金·古森斯	伦敦指挥家和音乐家。
尤金·奥曼第	纽约交响乐团指挥 ,与亚瑟及其友好曾多次联袂演出。
亚瑟·罗津斯基	纽约乐团指挥。
夫人	辛辛那提乐团指挥 ,原是柏林的小提琴家兼作曲家 ,亚瑟好友。
奥图·克伦白勒	费城交响乐团指挥 ,曾多次与亚瑟合作演出 ,被认为指挥“稳健可靠”。
	克利夫兰、纽约交响乐团指挥 ,亚瑟夫妇曾应邀客居他们家里 ,两人曾合作演出过。
	贺莉娜·利浦 ,妮拉童时的友伴。
	芝加哥交响乐团指挥 ,名气很响 ,亚瑟曾因迟到演出现场而一度与之关系不佳。

亚佛烈德·华伦斯坦	洛杉矶交响乐团指挥曾与亚瑟多次合作联演。
亨利·伍德爵士	伦敦管弦乐团指挥,曾与亚瑟联袂演出约翰·爱尔兰的协奏曲。
约翰·巴比罗里	苏格兰、伦敦、纽约交响乐团指挥,意大利裔的英国人,长期与亚瑟同台演出,终生挚友。
阿伯特·寇兹	伦敦乐团指挥,亚瑟曾与之合作灌制唱片。
狄米屈·麦楚普洛斯	雅典乐团、纽约爱乐交响乐团和明尼阿波利斯交响乐团指挥,多次与亚瑟合作演出,颇受亚瑟的好评。
费利克斯·范·温加纳	奥地利指挥家。
乔治·史尼渥特	悉尼交响乐团指挥,澳籍芬兰人,亚瑟曾与之同台联演。
艾尔诺·杜南义	匈牙利指挥家兼作曲家,曾与亚瑟同台演出过。
夫人	艾尔莎·葛拉佛瑞丝,维也纳女红伶;其前夫布洛尼斯劳·胡伯曼,波兰小提琴家。
艾佛兰·寇尔兹	蒙的卡罗芭蕾舞团指挥,多次去南美巡回演出。
恩立克·阿博斯	马德里辉煌大戏院乐团指挥,小提琴家,亚瑟好友。
雷纳度·哈恩	康城赌场交响乐团指挥。
近卫子爵	日本东京交响乐团指挥,与亚瑟曾同台演出。
佛立兹·瑞纳	匹兹堡交响乐团指挥,与亚瑟曾共事过。
乔治·塞尔	克利夫兰、费城交响乐团指导兼指挥,在弹奏速度上曾与亚瑟产生过歧见,技术高超。
史陶高夫斯基	好莱坞露天剧场指挥,多次与亚瑟合作演出。
查尔斯·孟斯	波士顿交响乐团指挥,亚瑟朋友,曾多次同台演出。
朱里斯·史坦	美国爵士乐团指挥,美国乐队协会主席,曾参与主办伊娃18岁生日庆典,他的眼科诊所也为治疗亚瑟的眼疾大有助益。
里昂纳德·伯恩斯坦	波士顿交响乐团、纽约爱乐交响乐团指

艾立克·兰斯道夫	挥，多次与亚瑟合作演出，颇为亚瑟所推重。
祖宾·麦塔	波士顿交响乐团指挥，与亚瑟曾愉快共事，联手演出。
安德瑞·浦莱文	洛杉矶管弦乐团指挥，曾与亚瑟联手录制了不少唱片，他的指挥对亚瑟是“莫大的鼓舞。”
丹凡尔·巴伦保恩	伦敦交响乐团指挥，曾与亚瑟合作联演，拍摄录影节目。
夫人	伦敦爱乐管弦乐团指挥，曾多次与亚瑟合作录制了一些极佳唱片，以后两人还登台联演。
阿德兰·鲍特爵士	贾桂林·杜波利，大提琴家，曾参加亚瑟和其丈夫的唱片录制。
尚·傅奈	伦敦乐团指挥，曾与亚瑟合作演出其历年积累的全部协奏曲。
贺伯·范·卡拉扬	巴黎乐团指挥，曾与亚瑟联袂推出其历年积累的全部协奏曲。
约瑟夫·柯里普斯	奥地利萨尔茨堡乐团指挥，他指挥的《纽伦堡的名歌手》的演出，令亚瑟看了“难忘”。
狄西利·戴佛	奥地利籍的指挥，曾与亚瑟合作灌制了几张高质量的重要唱片。
吉利尔·康德拉辛	加拿大蒙特利尔交响乐团指挥，亚瑟朋友。
亨利克·蔡斯	莫斯科交响乐团指挥，曾与亚瑟同台演出。
布鲁诺·华德	波兰罗兹爱乐交响乐团指挥，曾驾车送亚瑟去罗兹市参加该团成立庆典活动。
托马斯·毕勒爵士	指挥家。
史坦贝格	指挥家。
密尔顿·卡提姆	指挥家。
毛里斯·亚伯拉佛纳	西雅图乐团指挥，曾与亚瑟同台联演。
亚图·洛辛斯基	盐湖城“塔勃那克”音乐厅指挥，亚瑟朋友，两人曾联手登台上演。
亚历山大·史丹纳特	洛杉矶交响乐团指挥，曾任华沙歌剧院莫林纳斯基的助理。
麦克斯·威尔柯克斯	波士顿青年指挥家兼作曲家。
符立兹·布绪	伦敦交响乐团指挥，曾与亚瑟合作录制了他最后的一张独奏唱片。
	哥本哈根电台交响乐团指挥。

麦克·浦拉松	法国图卢兹管弦乐团指挥。
劳伦·马赛尔	巴黎“爱克里夫兰”管弦乐团指挥，曾与亚瑟合作演出。
莫洛斯基	华沙国家音乐学院院长，波兰音乐家，是亚瑟“终生的挚友。”
奥斯华图	巴西国家音乐学院院长，曾宴请亚瑟，结成好友。
哈瑞·钮霍斯	莫斯科音乐学院院长，卡洛·许马诺夫斯基的表弟，一位卓著才华的钢琴家和作曲家。
约瑟夫·霍夫曼	费城寇蒂斯音乐学院院长，波兰钢琴家，安东·鲁宾斯坦的入室弟子。
亨利·拉宝	巴黎音乐学院院长，曾聘请亚瑟担任该院一年一度的钢琴大赛评委。
亚伯特·山蒙斯	伦敦弦乐四重奏主管，常与亚瑟等人举行曼妙的室内乐。
利奥普·夥夫斯基	维也纳音乐学院优质班主任，曾请亚瑟去他家作客。
彼图·赖德	华沙音乐学院合声学教授，曾认为亚瑟“毫无才华”。
潘包尔	慕尼黑音乐教授，曾与亚瑟一道出任日内瓦钢琴大赛的评委。
谢法瑞里	圣保罗音乐学院教授，对亚瑟和亚瑟夫妇一贯优礼有加。
约瑟夫·史立文斯基	波兰钢琴家。
艾格纳斯·符利曼	波兰钢琴家，扑克牌高手；1910年曾与亚瑟在罗武城合作举行肖邦作品发表会。
柯立沙	波兰钢琴家。
梅西斯洛·孟兹	波兰钢琴家，妮拉的第一任丈夫。
华勒狄斯拉夫·柯德拉	波兰青年钢琴家，约瑟夫·贾洛辛斯基曾推荐给亚瑟，但不幸早夭
席尔多·雷协替茨基教授	波兰钢琴大师，音乐家，曾聆赏亚瑟在维也纳的成功演出。
第三任夫人	安妮泰·伊丝波娃，钢琴家，曾系1910年彼得堡音乐大赛的12位评委之一。
第五任夫人	莫利斯·罗森大尔，钢琴家，在维也纳演出后，曾去后台热情祝贺亚瑟·鲁宾斯坦。
尤金·达贝尔	英国钢琴家，曾亲耳聆赏过小亚瑟的音乐异才。
李奥普	德国钢琴家。



果朵渥斯	德国钢琴家。
欧赛普·加布里劳维契	德国钢琴家, 早年在柏林即与亚瑟有来往。
约瑟夫·赖文	德国钢琴家, 亚瑟好友。
夫人	罗赛娜, 女钢琴家。
亚佛烈德·霍恩	德国钢琴家, 曾获 1910 年彼得堡钢琴比赛大奖。
艾德瓦·瑞斯勒	德国钢琴家, 早年柏林交响乐团最中意的独奏家, 被亚瑟认为是自己的钢琴“劲敌”。
经纪人	恩耐斯特·史兰莫尔。
弗朗西斯·普兰特	法国钢琴家, 曾与亚瑟在巴黎的一次日场慈善义演中合作过。
若武·浦格诺	法国钢琴家, 曾与小提琴大师易沙意联袂在华沙举行过奏鸣曲演出。
亚佛烈德·柯尔托	法国钢琴家, 曾与亚瑟一道担任日内瓦钢琴大赛中的评委。
法兰沙·杜沙博	法国青年钢琴家, 经亚瑟栽培, 最后成为法国最杰出的青年钢琴家。
艾密尔·杰尔斯	苏联钢琴家, 少年时起即由亚瑟推荐至莫斯科音乐学院深造, 多次赢得国际钢琴大赛头奖。
亚历山大·勃罗沃斯基	俄国钢琴家, 伊丝波娃女钢琴家的弟子, 曾获 1910 年彼得堡钢琴比赛第二特别奖。
皮士诺夫	俄国钢琴家, 伊丝波娃女士的门徒。
伊赛利斯	俄国钢琴家。
赛罗诺	俄国钢琴家。
涯拉德密尔·霍洛维次	俄国钢琴家, 曾轰动法、德两国, 琴艺精湛, 具有一种“难以形容的魔力”。
史维托斯拉夫·雷克特德裔	俄国钢琴家, 早年因听了亚瑟的钢琴演奏而改行从艺的职业钢琴家。
艾德文·费沙	瑞士钢琴家。
波里尼	意大利钢琴家, 亚瑟朋友。
亚图洛·米其朗吉利	意大利钢琴家, 曾参加以色列“鲁宾斯坦”钢琴大赛的活动, 充任大赛评委。
玛丽亚·卡瑞拉斯	意大利女钢琴家, 跟亚瑟有过来往。
丈夫	卡瑞拉斯, 充任妻子演出的经纪人。
乔治·鲍斯可夫	罗马尼亚钢琴家, 亚瑟曾与之同时演出。
皮耶·鲁波舒兹	纽约钢琴家。
恩耐斯特·谢凌	美国钢琴家, 曾与亚瑟一道担任日内瓦钢琴大赛中的评委。
阿尔贝尼斯夫人	西班牙钢琴家, 西班牙作曲家兼钢琴家

小女儿	阿尔贝尼斯的遗孀。
密尔·贺洛德	罗拉，女钢琴家。
哈洛德·鲍维尔	雅丽娜和强尼的钢琴教师。
胞妹	钢琴家。
亚瑟·史奈柏	葛楚·鲍维尔，女中音提琴家。
	钢琴家，被公认为最擅长贝多芬奏鸣曲的钢琴演奏家，亚瑟并不同意，也不心服。
卜朗洛·华德	钢琴家，曾参加二战义演，为德国歌星洛泰·雷曼伴奏。
范·柯里本	青年钢琴家，对亚瑟无限崇敬，每年亚瑟华诞时，他都要登门献花致敬致贺。
布鲁诺·里奥纳多·盖	钢琴家，亚瑟朋友。
尔伯贾克斯·费佛瑞尔	青年钢琴家。
斑诺·莫赛维志	钢琴家，曾在南非的巡回演出中遇挫。
鲁道夫·赛尔金	擅长德国古典乐的钢琴家，亚瑟在美国演艺的“劲敌”之一。
劳伯·卡沙戴修	钢琴家，亚瑟在美国演艺的“劲敌”之二。
亚诺·洛赛	维也纳“洛赛”四重奏乐团团长，与亚瑟在维也纳曾联袂合演过。
艾曼纽·亚克斯	以色列钢琴大赛中的四大首奖得主之一。
尤金·殷吉克	同上，之二。
珍妮娜·费克武斯卡	同上，之三，与亚瑟晚年接触频繁，为他弹琴欢娱。
沙诺·泰尼尔	同上，之四。
威廉·卡柏	亚瑟的美国弟子之一，空难夭折。
罗拉·杜柏曼	亚瑟的美国弟子之二，旧金山少女。
黛博拉卡·汤希克	亚瑟的美国弟子之三，南斯拉夫的首席女钢琴家，与亚瑟夫妇始终保持着紧密的友好联系。
乔治·霍志曼	美国纽约的调琴师，短期为亚瑟服务过。
威廉·高利谢	亨利克·巴斯教授的波兰高足，亚瑟在乌拉圭的朋友。
费立克斯·布鲁门费尔	波兰钢琴家，卡洛·许马诺夫斯基的舅舅，著名钢琴家涅拉德密尔·霍洛维茨的老师。
勃朗尼斯洛·侯伯曼	波兰小提琴家，早年的音乐天才。
尤金·易沙意	著名的比利时小提琴大师兼指挥家，是亚瑟·鲁宾斯坦“金石之交”的挚友。
贾克斯·狄博	法国小提琴家，亚瑟朋友，在伦敦时曾

保罗·高占斯基  
夫人  
弟弟  
妻子表兄

与亚瑟等人演奏室内乐。  
波兰小提琴家，亚瑟终生密友。  
苏菲亚·高占斯基。  
伊利·高占斯基，大提琴手。  
史提芬·葛罗斯登，住彼得堡，曾接待亚瑟住宿并支持他参加1910年彼得堡的钢琴家和作曲家的大赛。  
乌拉圭小提琴家，亚瑟朋友。

侯昆·莫拉

亨利克·赛瑞恩

波兰小提琴家，曾与亚瑟等人合作录制了“极佳唱片”，与亚瑟有多年的友好交往。

纳山·米尔斯坦  
艾佛伦·秦巴利斯特夫人  
山姆·杜什肯

俄国小提琴家。  
美国小提琴家。  
美国小提琴家，曾与亚瑟好友史塔温斯基联袂在美国巡回演

艾沙克·史登

旧金山青年小提琴家，亚瑟认为“潜力深厚”、“进步飞速”。

约瑟夫·席杰提

美籍匈牙利小提琴家，曾与亚瑟联袂参加二战中的一次义演。

秦巴斯特

美国茱丽亚音乐学院小提琴家，该学院的教学台柱。

克莱斯勒

奥地利小提琴家，曾独步琴坛多年，享誉遐迩。

亚瑟·葛鲁米奥  
亚利哥·裴利其亚

小提琴家，备受亚瑟推崇。  
小提琴家，演技精湛，能催亚瑟泪下。

胡伯曼

小提琴家，曾与亚瑟在筹募以色列交响乐团的聚餐会上联袂演出。

贾沙·海费兹

小提琴家，亚瑟好友，曾与亚瑟多次联袂演出，录制唱片多组。

米沙·艾尔曼

小提琴家，曾在纽约“交谊音乐会”上与亚瑟同堂演出过。

彼得洛·莫瑞勒斯  
里昂纳·特提斯

西班牙中音提琴家，亚瑟好友。  
中音提琴家，与亚瑟结成了“亲密的终生友谊”，多次合作演出过。

帕卜洛·卡沙斯

法国大提琴家，深受亚瑟敬重，两人结下了“欢洽友谊”。

奥格斯丁·鲁比奥  
卡斯伯·卡萨度

西班牙大提琴家，亚瑟好友。  
西班牙青年大提琴家，曾与亚瑟同台演奏。

艾曼纽·福尔曼

大提琴家，曾与亚瑟等录制了一些畅销唱片，被誉为录制过程中的“灵感源泉”。

皮耶·傅尼叶	大提琴家，曾与亚瑟录制了一些“极佳唱片”。
艾伟瑞诺	大提琴家，曾为夏里亚平去各地巡回伴奏。
伟烈克斯·赛孟	大提琴家，曾与亚瑟等人多次举行室内乐。
保罗·托特利叶	法国大提琴家，亚瑟朋友，通晓希伯来语，两人曾在巴黎合作拍了两三场戏。
梅·穆克勒	低音提琴家。
温黛·蓝道夫斯基	波兰女竖琴家。
亚历山大·米可罗斯基	华沙音乐学院的首席教授、钢琴家。
玛丽·嘉登	法国女高音歌星，早期同亚瑟相好，并同台演出过。
艾美·戴丝汀	法国女高音歌唱家，同亚瑟有过短期的浪漫史，后另结新欢。
玛芝诺尔	德国女低音歌手。
尚德·瑞斯克	法国男高音歌手，蓓莎·哈曼小姐的声乐老师。
杰拉婷·法拉尔	纽约女高音歌唱家，以饰演《卡门》而著称，早年曾与亚瑟、卡鲁索在巴黎合作演出，被冠以“三大国际巨星”的尊号。
奥莉芙·傅兰丝德	美国女高音歌星，曾与亚瑟在伦敦合作演唱歌剧《莎乐美》中的《七重纱舞》
莎沙、蕙蒂、奥嘉	美国韦伯三姐妹，歌星。
奥玛·葛鲁克	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女高音歌星，曾专程从纽约来到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在亚瑟陪伴下游览当地名胜。
保罗·德瑞柏夫人	美国男歌手，亚瑟好友。
妹妹	茉莉儿，后离异，此前与亚瑟一度关系暧昧。
好友	露丝，曾积极支援哥哥还清赌债。
玛丽亚·巴伦托丝	玛贝儿·宝奇，在意大利有别墅，曾接待过亚瑟等人居住。
佛丽泰·韩波	西班牙花腔女高音歌手，与亚瑟有过交往。
洛泰·雷曼	德国女高音歌星，饰演歌剧《纽伦堡的名歌手》中的女主角。
玛丽安·安德逊	德国歌唱家，曾参加二战义演。
帕斯奎·瑞洛	瑞典黑人民谣女歌星，备受亚瑟称赞。
提塔·鲁佛	那不勒斯女歌星，亚瑟早年曾在罗马聆赏其“精采演唱”。
	意大利男高音歌星，曾与亚瑟在纽约马

嘉柏丽拉·毕珊梭尼	戏场同台演出。
门》	意大利女低音歌星，一贯以饰演《卡门》中的女主角而著称，亚瑟早年情妇。
丈夫	恩立克·赖基，巴西船王。
胞妹	雅德兰娜。
配角	艾达·柏姬，饰演《卡门》中的配角。
庄·凯普拉	波兰男高音，亚瑟曾与之联袂举办义演。
卡尔威女士	古典歌曲女歌手，亚瑟曾与之同台演出。
伊丽莎白·舒曼	女歌手，曾与亚瑟在英国巡回演出，歌喉美妙动人。
诺尔·柯伍德	英国名演员兼作家，亚瑟朋友。
朋友	史密斯，曾为在巴厘岛的亚瑟夫妇作过导游。
劳纳·考尔门	英国名演员，亚瑟夫妇的好友。
夫人	宾妮泰·候姆。
贝赛尔·赖斯邦	饰演《福尔摩斯》的老牌明星，亚瑟夫妇的好友，曾宴请过他们。
夫人	奥伊黛。
保罗·穆尼	美国名演员。
艾美女士	美国最佳电视影片奖的得主，亚瑟朋友。
艾葛娜丝·蒂密尔	美国舞蹈家兼编舞家。
马赛·帕格奈	法国名演员，亚瑟好友兼近邻。
马赛·雅沙德	法国名演员，亚瑟好友兼近邻。
尚一路易·巴洛和玛德琳·瑞诺	明星夫妇，在法国杜维尔有一处农庄。
查尔斯·鲍育	名演员，亚瑟夫妇的好友。经常在其家中小聚。
夫人派特·鲍育，苏格兰籍女演员。	
奥古斯特·詹莫斯基伯爵	妮拉的男舞伴，曾在1939年巴黎盛大舞会上与妮拉翩翩起舞。
佛德烈克·弗兰克林	蒙的卡罗芭蕾舞团的首席男主角，妮拉的芭蕾舞搭档。
玛丽亚·贝克菲夫人	戴基雷夫芭蕾舞团的台柱，小伊娃的舞蹈教师。
亚道夫·曼乔夫妇	喜剧演员，曾参加亚瑟—妮拉结婚十周年的庆典。
帕特·奥白朗	美国男明星，曾出售加州一住房给亚瑟夫妇。
佛烈亚斯坦	影星，曾宣布亚瑟的电视影片独领风骚，赢得了当年奥斯卡金像奖。
沙吉·赖发尔	芭蕾舞手。
安娜·帕芙洛娃	芭蕾舞女。



查尔斯·劳顿	名演员，曾应邀参加亚瑟—妮拉结婚20周年庆典。
亨利·伯恩斯坦	法国名演员，曾参加亚瑟在1929年于巴黎寓所主办的“有美皆备”的露天盛会。
露丝·德瑞柏	名演员，亚瑟—妮拉婚礼的见证人之一。
叶凤·浦伦坦普斯	英国女名演。
第一任丈夫	萨加·纪崔，已离异
第二任丈夫	皮耶·佛赖斯奈，法国男名演。
爱德华·布德	法国名演员，亚瑟好友，曾在其土伦寓所接受盛情食宿款
夫人	丹妮丝，法国红伶。
小姨子	吉赛儿。
蒙奈·苏利	饰演悲剧的“圣手”。
雷琴娜·巴德	法国女伶，亚瑟在赴南美演出的轮船上曾与之苟合，“共享良宵”。
泰露拉·班克海德	美国好莱坞的红伶，曾多次拿顶给亚瑟瞧，以祈求他弹奏钢琴。
可可·沙那	法国时尚文化界新星。
维多利亚·狄西嘉	著名导演，深受亚瑟钦慕。
马克斯·伦哈德	德国名导演、名剧作家，早年小亚瑟在柏林时，曾目睹其监制的《莎乐美》的演出。
柏丝朵拉	吉卜赛女歌舞家，以自编自演芭蕾舞剧《巫师的爱情》而著称。
玛丽·魏格曼	美国舞蹈家，妮拉的教师。
丽蒂亚·鲁普寇娃	戴基雷夫芭蕾舞团的舞蹈家之一。
莉拉·卡修芭	同上，之二。
阿道夫·鲍姆	同上，之三。
沙白尔斯基姐妹	同上，之四。
奥立克	法国作曲家，法国“六大乐派”成员之一。
金·魏纳	同上，之二。
贾媚妮·泰勒菲	同上，之三。
卡洛·许马诺夫斯基	波兰作曲家，亚瑟的终生密友。
马赛·杜普莱	法国国家音乐学院院长，著名作曲家、风琴家，95岁高龄，曾把亚瑟误当成安东·鲁宾斯坦，一时传为笑柄。
伊果·史塔温斯基	波兰作曲家兼钢琴演奏家，亚瑟的终生挚友。
第二任夫人	薇拉·苏德金。
姐夫	白林金，曾接受亚瑟的巨额资助。
恩歌伯·亨伯定克	德国作曲家，名歌剧《汉赛尔与葛雷

泰》	
马可思	的作者。 德国作曲家，曾亲耳聆赏过小亚瑟的精彩演奏。
布鲁赫	德国作曲家，曾恭贺小亚瑟的演奏才华。
莫里斯·拉威尔	法国作曲家。
唐·鲁佛道·凯丹尼	法国歌剧作家，曾将少年亚瑟举荐给巴黎贵族阶层。
佛劳伦特·施密特	巴黎作曲家、乐评家，对西班牙作曲家魏拉——罗伯斯十分推崇。
娜蒂亚·鲍兰杰	法国作曲家
乔治·葛史文	美国歌曲家
约翰·阿白·卡本特	芝加哥富有作曲家，寓居北京多年，曾在北京寓所热情接待去当地演出的亚瑟暨夫人妮拉。
夫人	艾琳·博登，美国乳品企业董事长，待亚瑟夫妇友善，并曾邀请亚瑟夫妇客居其芝加哥家里。
卡森·凯宁	美国名剧作家，名剧《安妮·法兰克的日记》的作者，亚瑟夫妇的好友。
夫人	露丝·葛登，名演员。
麦寇·康德基	波兰作曲家，与亚瑟的岳父来往甚繁。
亚佛烈·葛拉德斯坦	波兰青年作曲家，在巴黎第二届波兰音乐节上，亚瑟曾演奏其作曲。
亚瑟·布利斯	英国年轻一代的中音提琴作曲家之一。
约翰·爱尔兰	同上，之二。
佛德烈克·戴流士	同上，之三。
亚诺·拜克斯	同上，之四。
艾密尔·傅瑞	瑞士作曲家、钢琴家，曾获1910年彼得堡作曲家大奖。
恩耐斯特·布劳克	瑞士作曲家，亚瑟等曾首演其奏鸣曲。
曼纽·法雅	西班牙作曲家，与亚瑟私交甚笃。希托·魏拉——罗伯斯巴西作曲家，亚瑟挚友，彼此患难相助，曾颁赠给亚瑟以巴西音乐学院荣誉院士学位。
法兰西斯可·布拉	巴西首席作曲家。
阿伯图·兀波穆塞诺	巴西首席作曲家，教授。
雷史碧基	罗马作曲家，曾聆赏亚瑟·鲁宾斯坦的演出。
苏特兰·柯达利	匈牙利作曲家，与亚瑟有过交往。
贝拉·巴托克	匈牙利作曲家，与亚瑟有过幸会。

阿伯图·魏廉斯	阿根廷作曲家，曾招待亚瑟晚宴，介绍阿根廷的重要音乐家同他认识。
兰士塔高维契	苏联年轻作曲家。
乔治·塞维洛	为晚年亚瑟·鲁宾斯坦志愿献曲的12位名作曲家之一。
卡洛斯·沙维兹	同上，之二。
亨利·杜提卢	同上，之三。
亨利·贾格尼宾	同上，之四。
卡玛革·郭尼尔利	同上，之五。
鲁道夫·哈夫特	同上，之六。
马洛斯·诺伯利	同上，之七。
马赛·浦特	同上，之八。
亚历山大·谭斯曼	同上，之九，罗兹出生、巴黎成名的波兰作曲家，亚瑟的好友。
海姆·亚历山大	同上，之十。
麦纳罕·亚维登	同上，之十一。
约瑟夫·泰尔	同上，之十二。
李奥普·施密特	《柏林日报》的乐评家，对小亚瑟赞赏备至。
奥图·李斯曼	柏林《音乐新闻》的乐评家，高度评价过小亚瑟的演奏。
伯纳德·盖渥提	法国《费加罗报》的乐评家，曾为拍摄亚瑟的个人活动影片牵线搭桥。
詹姆斯·胡尼克	纽约乐评家，对亚瑟的演奏颇为欣赏，称他为“工笔演奏家”。
柯瑞贝尔	美国乐评家，对亚瑟演出一贯持有异议，一度被亚瑟认为是“水火不相容的死敌”。
路易·米德里	阿根廷《民族日报》老板，亚瑟初闯南美时，曾向他“拜了码头”。
荷赛·奥海达	《民族日报》乐评撰稿人，曾为亚瑟初闯南美积极捧场，着力颂扬。
拉瓜迪亚	布宜诺斯艾利斯《新闻报》乐评人，曾对亚瑟初闯南美的演奏贬多于褒。密奎安尼阿根廷《论坛晚报》乐评人，
尔·马斯楚吉	对亚瑟初闯南美的演奏持否定态度，后来态度大变。
荷赛·佛莱雅斯	阿根廷乐评家，初期对亚瑟初闯南美的演出颇“含敌意”，以后态度也大变。
贺昆·裴纳	巴塞罗那《先锋报》乐评人，亚瑟好友。
东尼·麦迪根	巴塞罗那戏剧界青年，志愿协助亚瑟出版《自传》。
安娜蓓拉·怀斯登	英国小姐，亚瑟出书的得力助理。
法兰索·瑞申巴赫	法国电视记者，亚瑟好友，曾为拍摄亚瑟个人活动影片而效力。

赫伯·柯乐柏	青年制片家，为亚瑟活动录像，曾用私人飞机运送亚瑟去莫扎特的故居参观游览。
爱德华·马赛·山多兹	瑞士雕刻家，法国美术研究院的外籍院士，后由亚瑟继承。
约翰·麦克马伦	室内装潢家，曾与亚瑟等人一道同游威尼斯。
亨利·傅西隆	法国美术教授，曾与亚瑟一家人同船从纽约去南美巡回演出。
露意丝·德·韦莫琳	法国女作家，她的诗集和小说很受读者欢迎，有的小说被改编为剧本，搬上了银幕。
哈洛·尼柯逊	英国作家
达夫·古柏	英国作家
朱里安·屠文	波兰文坛“精英”，亚瑟童年时的小伴侣。
亨利·山克维志	波兰作家
希华斯·辛德拉尔斯	巴黎诗人，曾接受亚瑟的周济。
保罗·瓦拉莱	法国诗人，亚瑟朋友。
仁·柯克图	法国诗人，“法国六大乐派”的“发言人”，亚瑟好友。
莫赛·齐士林	波兰画家，亚瑟好友，曾参加亚瑟在巴黎主办的“百美皆备”的露天盛会。
朱里尤斯·卡纳瑞克	波兰画家
柯兰斯蒂	波兰画家，与亚瑟有过交往，友情深厚。
菲列普	瑞士画家，曾为亚瑟作过画像。
荷西·玛丽亚·赛特夫人	西班牙“卡德兰”名画家。 蜜赛亚·赛特，亚瑟好友，积极资助音乐事业。
内兄	希巴·高德布斯基，夫人文达，两名子女咪咪和琪恩。
约翰·沙金特	美国名画家，亚瑟好友。
奥佳·波茨兰斯卡	法国女画家，老处女，亚瑟曾在其画室充当过模特儿，供作卢宾夫妇名画家，曾参加“鲁宾斯坦”森林区及其纪念碑的奠基仪式。
奥古斯特	画家，与亚瑟要好。

